



下冊







補

漢

漢書補注

●下冊

書目文獻出版社

●二十四史考訂叢書專輯

性

書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曰賢智助之大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涉陽城人師古曰涉陽城人

有陽城縣故城之陽城為侯國宣帝時始置此當是潁川之陽城

先謙曰潁川陽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潁川之陽城

並無汝南郡也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志潁川秦時無

屬今陳州府太康縣治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傭耕謂受人與

而為之耕言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壟止也之往也 悵然甚久曰苟

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

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鵠大鳥也

舉千里鵠音胡晉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長利篇秦二世元年秋

今使燕雀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與此意同秦二世元年秋

補注沈欽韓曰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翳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後

王翳王負羽獨始皇紀言二十二年虜荆王項燕立昌平君陳勝

言或以項燕為在秦時則始皇紀作自殺為是若先一年為秦所勝

楚人豈得不死乎先謙曰史 今誠曰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

有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九字官本顏注在宜上廣曰為然遇行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

日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

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下者云事成有功然須鬼託鬼人乃

可舉起耳故勝廣曉此意則為魚書孤鳴曰威眾耳補注沈欽韓

曰列子說符篇楚人鬼而越人機張湛注信鬼神與勝廣同

寶或字曉勝廣喜念鬼 補注沈欽韓曰索隱念思也 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遇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網也形

之者 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反又問令廣之次所旁

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鄭氏曰開謂籍令人行

陽詳地 二月餘補注葉德輝曰史記月表二世元年九月周文兵至歲敗走二年十一月周文死此云二月餘與表合陳涉世家作二月亦約計之秦以章邯追敗之復走屯池
合陳涉世家作二月亦約計之秦以章邯追敗之復走屯池
日屯音通補注先謙曰屯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劉軍
宏農縣今河南府郃池縣治
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
右丞相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先謙曰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國也文偶異耳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補注
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日史記正義成都郡縣治邈邈之案以上文房君例之成都君
是封邑然涉何事取名遠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置縣差為近耳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師古曰趣讀曰促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日勿令兵使使北徇燕地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
西出也

前漢三十一

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趙承秦楚之敵可已得志於天下
補注沈欽韓曰案此仍策士之故智六國之誦以亡者
志於天下正以人人欲安坐而乘其故巧為自便而楚獨以至
補注沈欽韓曰案此仍策士之故智六國之誦以亡者
項王云趙舉而秦強何敵之乘此固英雄也趙王曰為然因不
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地貴人豪
張晏曰卒地貴人豪
築謂韓廣曰補注王先謙曰地字當在上文北徇燕下燕地貴人
補注王先謙曰地字當在上文北徇燕下燕地貴人
勢者如李廣傳故將軍之比若此秦時燕地無所謂貴人而今失
勢者脫故字誤移地字實之史記地作故上燕下有地字即其證
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
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呂楚
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又安敢害將軍之家乎補注錢
補注錢
關本又作獨無之字南監本作獨有之字王先謙韓廣曰為然迺
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
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
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

田儼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
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勝迺立甯陵
師古曰反勝迺立甯陵
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
服度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秦軍
補注先謙曰史記秦軍
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守滎陽師古曰滎陽遺雷也悉精兵迎秦軍
師古曰滎陽遺雷也悉精兵迎秦軍
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呂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師古曰矯詐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呂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鄆師古曰說讀曰悅鄆東海縣也音談補注
師古曰說讀曰悅鄆東海縣也音談補注
與鄆地相近先謙案陽城鄆並潁川縣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
南三十五里鄆鄆前漢三十一
今汝州鄆縣治章邯別將擊破之補注劉放曰案是時章邯方至
補注劉放曰案是時章邯方至
是鄆字下乃有鄆下軍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
之五逢亦走陳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逢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逢
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逢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逢
聲相近故字相通案漢書伍姓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
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
張晏曰
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緹音先列反取音
超又音秋慮音盧補注先謙曰凌縣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五十
里取慮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八十里將兵圍東海守於鄆補注先
補注先
縣今泗州府臨淮縣西北八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張晏曰
府名鄆城縣西南三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府名鄆城縣西南三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鄉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呂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
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補注錢大
補注錢大
關本有敗字先謙曰史記臨戰作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
張晏曰秦之臘
監於義為長疑字形相近而誤

前漢三十一

田儼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
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勝迺立甯陵
師古曰反勝迺立甯陵
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
服度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秦軍
補注先謙曰史記秦軍
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守滎陽師古曰滎陽遺雷也悉精兵迎秦軍
師古曰滎陽遺雷也悉精兵迎秦軍
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呂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師古曰矯詐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呂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鄆師古曰說讀曰悅鄆東海縣也音談補注
師古曰說讀曰悅鄆東海縣也音談補注
與鄆地相近先謙案陽城鄆並潁川縣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
南三十五里鄆鄆前漢三十一
今汝州鄆縣治章邯別將擊破之補注劉放曰案是時章邯方至
補注劉放曰案是時章邯方至
是鄆字下乃有鄆下軍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
之五逢亦走陳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逢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逢
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逢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逢
聲相近故字相通案漢書伍姓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
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
張晏曰
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緹音先列反取音
超又音秋慮音盧補注先謙曰凌縣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五十
里取慮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八十里將兵圍東海守於鄆補注先
補注先
縣今泗州府臨淮縣西北八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張晏曰
府名鄆城縣西南三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府名鄆城縣西南三十里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鄉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呂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
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補注錢大
補注錢大
關本有敗字先謙曰史記臨戰作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
張晏曰秦之臘
監於義為長疑字形相近而誤

今書本有作暇字者流俗所已耳

欲舉大事爲將者非此人不可先諱曰其不誡此言爲

優下名族乃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其眾從之趙呂其
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
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通將軍也
軍也補注先謙曰索隱章昭云蒲姓也服云英布起蒲非也布初
起於江湖之間案吳仁傑刊誤補遺應斷蒲將軍為棘蒲侯陳武
引不取此自是也傳寫倒誤耳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補注先謙曰下
徐州府銅山縣治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趙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補
先謙曰軍上當更有嘉字史記有此脫嘉還戰師古曰一日嘉死
胡陵山陽縣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
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胡陵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
謙曰官本重軍字史記同此脫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
治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
陵梁迺引兵入薛前漢三十一薛魯國縣今充
羽別攻襄城補注先謙曰襄城縣今許州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
師古曰陷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
於阮盡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
從沛往居鄭人范增晉灼曰鄭音鄭絕之鄭師古曰居鄭縣名也
時東國補注先謙曰今盧州府屬盧江縣鄭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
五里官本鄭絕之鄭師古曰今盧州府屬盧江縣鄭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
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
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亡秦
補注齊召南曰南公自是姓南索隱引袁喜志林曰南公國時人
識廢家流服注謂南公之老非也沈欽韓曰廣韻注南公國時人
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公之老非也沈欽韓曰廣韻注南公國時人
姓六國時有南公以稱南公者陰陽五行事案此南公四年傳界
楚師於三戶紀年惠成王二十四年孫何侵楚入三戶今陳勝首
郭以為地名固有實徵然蘇氏望文為解於辭順也
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

曰蠡古蜂字也蠡起如蠡之起言其眾也一說蠡與鋒同言鋒銳
而起者補注先謙曰蠡起如蠡之起言其眾也一說蠡與鋒同言鋒銳
王念孫以爲史漢皆作君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
梁迺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曰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
縣今泗州盱眙縣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縣今濟甯州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儼於臨菑補注先謙曰齊王田儼
南五十里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儼弟榮走保東阿補注先謙曰齊王田儼
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儼弟榮走保東阿補注先謙曰齊王田儼
陽穀縣東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
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聞故將補注先謙曰
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儼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逐追秦
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張晏曰與黨與也補注宋祁曰田假
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與國之王又在田儼傳作懷王語
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聞呂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贊
榮猶不用命梁急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呂利也梁救榮難
易他利呂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曰後齊故曰市市質易也晉灼
曰欲令楚殺田假呂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呂買其計故也市也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音呂角間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聞
呂求齊兵耳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作加初作禮是集解引齊遂不
張注不如下多依春秋寄公五字官本無故曰市也四字齊遂不
肯發兵助楚梁使市與沛公別攻城陽補注齊召南曰梁城陽當
陽國之城陽可以補三劉刊誤所不及先謙曰成陽濟陰縣今曹
國之城陽是矣以爲誤加土旁非也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
先謙曰濮陽東郡縣秦兵收入濮陽沛公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今大名府開州南秦兵收入濮陽沛公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補注先謙曰定陶濟
縣西北雍丘外黃並陳留縣雍丘今開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
封府杞縣治外黃並陳留縣雍丘今開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
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
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

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

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衛故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

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迺與呂臣俱引兵

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場章邯已破梁軍則呂

爲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

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

平鄒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章邯軍其南

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爲甬道而運陳餘將卒數萬人軍

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可謂知

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呂爲上將軍羽爲魯

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

補注錢大昭曰皆屬下當有義字先謙曰集解引文穎云卿子時

人相與尊之詞猶言公子也冠軍者張晏云若霍去病功冠三軍

因封爲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補注葉德

冠軍侯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補注葉德

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後魏地志已氏有安陽城是也

在今宋州楚邱西北沈欽韓云以下文宋義送子至無鹽秦三年

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曰破蝱張晏曰搏音搏

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耶等也如涓涓曰猶言本

欲曰大力伐秦而不可曰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曰手擊力與

背可曰殺其上蓋而不能破蝱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

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補注先謙曰秦隱引郭

氏云搏音附言蝱之搏牛本不礙破其牛之機蝱以言志在大不

在小也似較顏說文義爲順沈欽韓云羅願雖雅蠶蠶有數種商

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蠶長大綠色殆如次蠶蠶牛馬或至賴什

黃蠶狀如蜜蜂黃黑色又一種小者名蠶蠶大如蠶蠶牛馬亦狂

據此是蠶有搏牛音沈說與鄒意合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罷不

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闢

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

如虎俱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遺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

鹽師古曰縣名補注先謙曰無鹽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天寒大

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効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貪食半

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曰菽雜半之師古

云斗一環說是也菽謂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芋菽義解引徐廣

云芋一作半五斗器也索隱引王劭云半量器名容五升也

半本器名此言辛須食五升菽耳今無見糧不堪供食文本相承

斗字乃升之誤注軍無見糧師古曰無遇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并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呂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

舉趙趙舉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

將軍師古曰屬委也師古曰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補

先謙曰官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義頭

師古曰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驚

服師古曰驚失氣莫敢枝梧如涓涓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打也臣瓚

是也補注先謙曰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

官本注梧作吾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爲使人追宋義

共立羽爲假上將軍師古曰補注先謙曰正義假攝也使人追宋義

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軍將卒二萬

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補注先謙曰當陽君陳餘復請兵羽迺悉

引兵渡河已渡皆湛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於水中補

官本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

官本史記下有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

蘇角文穎曰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

最爲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諸侯軍人入懽

恐服度曰音章端反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官本無注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

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重諸侯將三字是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讀與由同將軍兵皆屬焉

補注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爲句按史章邯軍棘原音灼曰地名在

政韓曰明史地理志順德府平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

日卻退也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

咸陽雷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

馬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復爲軍旅之事不可

趙高顓國主斷師古曰顓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顓

將軍熟計之補注葉德輝曰然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

南并鄆郢北阮馬服服度曰馬服道也父奢焉趙時有功賜號

皆楚邑也鄆音邈鄆音七井反補注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

死師古曰幸終也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

補注宋一新曰監本十作千是先謙曰官本上郡界蘇說是也竟斬陽

周補注先謙曰今延安府安定縣北九十里何者功多秦不能封記補注先謙曰史記因呂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

已十萬數而諸侯竝起茲益多補注先謙曰史記彼趙高素諛日

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欲如六

反國時共破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退兵內衛曰攻秦也從者

也補注先謙曰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錐也古者

竹林反音章邯孤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侯軍候也始注

隱始成其約補注先謙曰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康曰在鄆西三十里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水經漳水東逕三戶津水經

擊秦軍汧水上師古曰汧水在鄆西南音于補注錢大昭曰水經

德府志汧水在臨漳縣西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適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

湯陰界殷虛故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

清水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

索意漢家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家曰殷虛南去鄭州三十里

也官本注至下無中字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適立

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補注先謙曰史將秦軍行

前師古曰行前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補注葉德輝曰史

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補注先

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補注先謙及秦軍降諸侯

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補注先謙曰史記

無一吏卒多竊言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有言下有曰字

本是一吏卒多竊言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有言下有曰字

同章將軍許吾屬降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有章將軍

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

子補注先謙曰史記又作必是諸將微聞其計微猶密也問其計慮如此

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

事必危不如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至關下有中字獨與章邯長

史欣都尉翳人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

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補注先謙曰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補注沈氏曰長安志鴻門在滎陽縣東十七里漢舊大城北下阪口名也關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魯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召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疏也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呂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焚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檢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謂之中之人失節自處約法三章反所望也補注宋祁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補注東漢書關中散關北蕭關肥饒可都呂伯師古曰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宮室字引宋祁

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迺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呂距塞漢道迺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呂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呂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補注錢大昕曰予謂此公非老人之稱春秋之世楚縣令皆借稱公楚漢之際官名多沿楚制故漢王起沛稱沛公楚有蕭公薛公鄒公留公松公漢有張耳公成公皆縣令之稱此瑕丘公亦是瑕丘縣令孟說非也張耳變臣也師古曰變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立印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補注宋祁曰共一作兵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先謙曰史記亦作共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已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統南皮三縣音宣補注先謙曰南皮勃海番君將梅鋗師古曰鋗音火玄反環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北八里番君將梅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字下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師古曰伯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呂齊反迎擊都而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補注先謙曰即墨膠東縣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補注何焯

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

之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傳敘趙叛尚在二年故改齊趙為齊梁

下文張良以齊趙反書趙為齊梁是矣下齊梁反書史記與此

也非齊趙大怒迺呂故吳令鄭昌為韓王呂距漢令蕭公角等擊

彭越越敗蕭公角等補注說欽韓曰蕭縣公名時張良御韓遺項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又呂齊

梁反書遣羽羽呂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補注宋祁

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先謙曰三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

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呂為

不可師古曰於前漢三十一

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呂復趙王請呂國為扞蔽師古曰猶為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

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

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

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

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

翟突服說非也補注葉德輝曰劫史記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

在高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呂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補注先謙曰魯魯國縣今兗州府曲阜縣治漢王皆已破彭城

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

北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縣今徐州府蕭縣西

音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得先謙曰靈壁

明地理志宿州靈壁縣北有睢水漢軍卻為楚所擠師古曰擠排也師古曰多殺

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師古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漢王迺與數

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閒求漢王師古曰求漢王行而求之反遇楚軍楚

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

戰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各反補注先謙曰京河內縣有大索小索亭詳志敗楚楚呂故不能過

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

王食乏請和割滎陽呂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補注先

陽九江縣今和州治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迺急圍滎陽漢王患之

迺與陳平金四萬斤呂聞楚君臣師古曰呂聞楚君臣音居竟反語在陳平傳項羽呂

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癰也音千餘反於是

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呂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

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魏豹曰元何縱音千答反補注先

成公廣韻同作從何氏姓苑云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師

今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葉並南陽縣宛今南陽縣治葉今葉縣治

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淮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阿殺薛公羽迺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

成泉補注先謙曰成泉河南縣今開封府汴水縣西北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引兵

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泉漢王跳師古曰

急出也跳音徒彫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跳作逃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

信補注先謙曰修武河內縣今衛輝府獲嘉縣治楚遂拔成泉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

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

國也屬東郡補注先謙曰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

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

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

陳留外黃外黃不下補注錢大昭曰關本不重外黃二字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

五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

者呂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師古曰強反外黃恐故且降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呂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

之皆爭下補注先謙曰睢陽梁國縣南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

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卒半渡漢擊大

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咎故

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

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補注先謙曰羽軍至漢

軍畏楚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補注羽亦軍廣武相守補注先

記云項王已定東海東師古曰東音東羽亦軍廣武相守補注先

西與漢俱擊武而軍師古曰武音武羽亦軍廣武相守補注先

也補注周勃曰項王師古曰項音項羽亦軍廣武相守補注先

太公於上師古曰太音太羽亦軍廣武相守補注先

急下吾亭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曰懷音懷

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音翁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羹音羹

者曰杯盛羹今之側師古曰側音側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

下匈匈徒呂吾兩人師古曰匈音匈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

罷天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音罷漢王笑謝曰吾寧

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

李奇曰後為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也

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劉放曰安知無姓樓煩者

乎錢大昭曰功臣表有樓煩將丁復恭將樓煩之兵耳樓

煩非姓名沈欽韓曰灌嬰傳斬樓煩將五人與此同也楚挑戰

三合樓煩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

叱之師古曰瞋音充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

出漢王使問問之迺羽也師古曰問音問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音數羽在反語在高紀羽怒伏

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

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師古曰龍音

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王鳴

盛曰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言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

監本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考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

者以傳中可互見且羽雖不信人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

故其敘事皆稱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漢紀亦皆但有龍

且史記高紀又以是役為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云從韓信擊

斬龍且虜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合然則是役楚

所遣將凡三人矣項聲項它皆楚將其戰事散見諸紀傳中者甚

多觀高紀楚使項聲龍且攻縣布曹參傳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

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攻縣布曹參傳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

二人皆善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灌嬰傳降彭越城廣柱國項

死周蘭被虜全軍盡沒不應它獨得免至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

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

在信傳補注先謙曰史記項羽紀序羽擊彭越欲脫外黃及漢破

為是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

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

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補注先謙曰官本

紀羽紀本書高紀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

故作固說詳紀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

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

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

補注先謙曰漢沛郡交縣下軍少食盡漢師諸侯兵圍之數重

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婦人從夫姓即以己姓為名後世猶然

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日惠班妻李恆妻衛氏稱名曰趙管皆是常幸從駿馬名

騏驎蓋其色名之曰悲歌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

汝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

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又音許為反漢書通呂戲為旌麾

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呂五千騎

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也音之欲反羽至陰陵迷失道

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補注先謙曰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令左也左迺陷大澤中呂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讀曰霸然今卒困於此

終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快戰

快南監本閩本並作決漢紀同王念孫曰諸軍當依史記漢紀

諸君其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亦作諸君葉德

史集解本作決先謙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死補注先謙曰

我於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孟康曰四下隕地也輿地紀勝四

山在烏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陰而為圓陳外鄉師古曰隕音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

火故反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

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音頻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迺馳

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

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先謙曰正義引括地

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音切為縣案在今和州東北烏江亭長橫船待

岸曰橫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

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呂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為且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

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呂賜

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

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馬童面

之張晏曰呂故人難親所之故背之也如清曰面謂不正視也師

元說曰為但見其面非也補注劉效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沈欽韓

也亦作僞說文僞鄉也指王翳曰如清曰指示王翳補注宋一新

少儀尊壺者僞其鼻指王翳曰如清曰指示王翳補注宋一新

豆吾為公得師古曰令公得我為功也晉灼曰字通迺自劉王翳取

其頭亂相轅路師古曰轅路也音九反補注爭羽相殺者數十

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呂封

五人皆為列侯馬童中水侯勝涇陽侯吳房侯侯漢王迺曰魯

公號葬羽於穀城補注何焯曰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魯公為次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第一篇也司馬遷取曰為贊班固因之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

是也洪瀾君臣固守而闔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

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

選同始有紀作之志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內立法

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闔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

至於岸門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謂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

攻奪我先君河西地是則魏先侵秦秦地故得樂長城自洛北有

代說聞王曰衛鞅見魏王云云魏王大恐按兵於閭而東次於齊

盡入秦世家襄王五年子秦西河之外此惠成王之子也然其地猶未

漢書補注 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之魏魏勝成王兵罷敵恐秦秦魏西河之外此即襄王之地也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

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呂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

系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田文孟嘗君

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黃歇魏有信陵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

書史記文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

之謀補注周壽昌曰呂覽不廣篇衛鞅可謂知用文武矣注衛鞅

亦見周策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明說卓滑以伐秦則滑為楚相先諫曰始皇起周昭滑世家齊

仕秦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翟景王念孫以為即楚魏策

侯王郭人徐廣聲近引一作景為景疆通作之證吳起孫臏帶他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師古曰良王良

注王念孫曰易林益之臨云帶季兒良明知韓將帥合戰敵不

能當趙魏以強帶季蓋即帶他二人為趙魏將故云趙魏以強

不知孰趙魏也周壽昌曰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呂覽

不三篇王廖貴先兒良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注云王廖謀兵

事齊先建策也見良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注云王廖謀兵

良作兵謀貴也常呂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

仰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關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

古法當云仰關也補注王念孫曰仰關本作仰關也今流俗書本

改爲仰也刪去仰關也補注王念孫曰仰關本作仰關也今流俗書本

是仰也何緣誤爲仰乎先諫曰始皇起周昭滑世家齊

擊也於義亦通新書澤本作扣關與叩同建本作叩關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

讀首固之而為遁巡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巡已奔竄斯亦誤矣

而天下已困矣師古曰困矢鋒也音子木反補注先諫曰

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

流血漂杵師古曰漂浮也杵盾也其血可浮杵言殺人多也

楠之省文先諫曰官本注無卡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五字史記文選作標新書作楠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

子即始皇父也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昭襄王振長策而馭宇內馬為喻也策

所呂挺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

日敵皆苦交反排音普木反威震四海補注錢大昭曰此句與

也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爲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賢大夫作賢人也項羽紀集解引文穎云周時賢者則官本是此
大夫二舜蓋重童子補注大昭曰童子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
字有誤舜蓋重童子沈欽韓曰童子三子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
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楊倞注尸子曰舜兩項羽又重童子師古
睨子之謂重明淮南修務訓亦本尸子語項羽又重童子師古
睨子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
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晉
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曰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補注先謙曰
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五國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
并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呂來未嘗有
羽出師古曰繇號爲伯王讀曰霸位雖不終近古呂來未嘗有
也師古曰近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
歸而彭越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舍關中形而怨王侯畔已難
勝之地而彭越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舍關中形而怨王侯畔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補注宋祁曰舊本
王先慎曰史欲呂力征補注沈欽韓曰商子開塞篇湯武致強經
記始作謂是欲呂力征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力征諸侯者退德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補注宋祁曰舊身死東城尙不覺寤不自
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傳第一 終

漢書二十一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書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耳大梁人也 臣瓚曰今陳雷大梁城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陳

西北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師古曰其向及見毋忌為之賓客

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亡命者名也凡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特賴亡邸父客時故賓客

也師古曰其夫庸奴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時故賓客

去抵父客王孫云徐廣注一本云其夫亡也案一也嫁字後人所加亡

甚辨但史嫁字諸本皆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

有之應去究嫌武斷 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

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 女家厚奉給耳耳故致千里客宦為

外黃令 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宣魏為外黃令是也必有魏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 陳餘與子魚語亦其好儒之證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漢中山縣秦時益屬代郡今正定府無極縣東北 富人

公乘氏呂其女妻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亦餘年少父事耳相與

為刎頸交 師古曰刎頸也刎頸交者言托契深重 高祖為布衣時

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補注先謙曰史記秦滅

士也句 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之職此兩

嘗曰過咎餘餘欲起耳攝使受咎 師古曰史記攝引持之補注更去

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

平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 師古曰上謁若今之通名見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

士卒曰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對曰

將軍瞋目張膽言勇之甚 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

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 師古曰視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

立六國後自為樹黨 師古曰也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曰令

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 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

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

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 師古曰官本相知也補注奇

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曰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

校尉 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上史記有部驩為護軍一句又下文

情不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 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

有府滑縣東二十里至諸縣說其豪桀 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

刑殘滅天下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殘賊北縣說之曰秦為亂政虐

之成 服虔曰山通有五箇曰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

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陽山是為五領

也臨賀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

案淮南書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維發卒五十

萬守南野之界一軍塞緡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

此也案漢志緡城縣屬武陵郡南望縣餘干縣 外內騷動百姓罷

並屬豫章郡九疑屬零陵郡番禺屬南海郡 外內騷動百姓罷

徹師古曰罷頭會其斂 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

其於衡會斂 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師古曰斂

使天下父子不相聊 師古曰相保養 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

不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 家自為怒各報其怨 師古曰為反縣殺其令

丞郡殺其守尉今曰張大楚王陳 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

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取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臣

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迺引兵東北擊范陽師古曰范陽漢縣屬秦屬漁陽郡

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范陽人剗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

君補注濟南曰案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

祖基恭生前豈應稱諡漢又說武信君曰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

書改高祖為皇帝當矣

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補注先謙曰邯鄲漢趙

平府邯鄲縣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補注蘇林曰至戲又聞諸將

為陳王徇地多曰讎毀得罪誅怨陳王不召為將軍而召為校尉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怨陳王不召為將軍而召為校尉

師古曰非不也補注先謙曰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師古曰介

音憂臣瓚曰介特也師古曰二不王無呂填之師古曰填且陳王

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前漢三十二

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願將軍毋失

時武臣迺聽遂立為趙王呂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

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補注錢

相國當作柱國陳勝傳云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史記作

相國亦誤周壽昌曰當造亂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尊者稱

之非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賈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

君使使者賀趙趙兵西入關師古曰趙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

楚意特呂計贊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

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呂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

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呂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師古曰騫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

趙王迺與陳餘北略地燕界補注王先慎曰傳例敘事不書姓陳

又言耳餘患之尤耳同往略地之明證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師

此不得單言餘也先謙曰官本陳作耳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師

隙而微出投間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趙古曰要劫之令割也使者往燕

輒殺之呂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

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曰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

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

人字非也廝音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章昭云析薪為廝炊烹為

廝案廝即斯詩斧以斯之斯本字廝後起字也史記舍作舍中案

隱漢書作舍人即顏所請流俗本亦太泥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

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補注宋祁曰別本為舍中人皆笑曰

使者往十輩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二公亦通舍中人皆笑曰

走燕壁師古曰走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

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亦各欲南面而王

大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且呂長少先

立武臣呂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

呂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提挈况呂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

燕易矣師古曰提挈况呂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

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補注先謙曰石邑

鄆郡在真定府秦兵塞井陘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未能前秦將

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偏曰良嘗事我得顯幸

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

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呂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

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迺不為將軍下車請追

殺之良旨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

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補注先謙曰據史記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

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旅客也

欲附趙難可獨立趙後輔呂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重立字是也史記亦作難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迺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也補注先謙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迺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

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歷陳釋所在餘曰歷釋已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曰爲殺之數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

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補注先謙曰史

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迺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

趨出耳遂收其兵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耳字引宋餘獨與麾下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

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

稱譽也補注先謙曰劉敬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是以多爲人所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稱是以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能耳雅遊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開反先至必王楚雖疆

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巨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章邯東如咸陽引兵圍

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通言方圍廢巨

時耳謁漢王爾目他事於後漢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

參錯不同疑傳誤也補注先漢曰高紀元年五月圍章邯廢巨二

年十月耳謁漢廢巨未破至六月方破廢巨紀傳並無參錯顏

說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德懷其德

立呂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雷傳趙王而使夏說呂相國守

代師古曰爲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迺

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迺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

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泚水

上蘇林曰泚音祗也音灼曰問其方人音祗師古曰蘇晉二說皆

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補注泚音灼曰明志真定府元氏縣西

北有封龍山泚水所出下流入河趙州志泚水自元氏縣南

境流經臨城西柏鄉亭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前漢三十二

餘步復出東流經鉞盤山下入河俗名三盤縣楊河

歇襄國補注先漢曰官本考證云景德王歇襄國七字劉四年夏立

耳爲趙王補注泚音灼曰史表在五年秋耳薨補注宋一新曰異

五年十二月乙丑薨高紀五年正月諸侯上疏已有張敖名諡曰

則耳之薨在正月前可知表作十一月是也此秋字當作冬諡曰

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尙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增禮高祖箕踞罵詈甚

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

吾王孱王也孟康曰貫州人謂懦弱說敖曰天下豪桀竝起能者

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謂其指出

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

帝得復國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

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肯德且

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爲師古曰言例

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

先漢曰無南垣縣名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厠文類曰置

已何高祖補注劉放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厠中故云置厠東

海貢荔枝五里一墩十里一置錢大頭曰厠與厠同非厠之厠

也伏人於厠側欲要而殺之先漢曰置劉說是也解見田僑傳上

厠錢說是也解在汲黯傳柏人趙國縣在今順德府唐山縣南上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

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

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迺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

爲檻形謂曰板四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

周之無所通見師古曰榜謂撻擊之刺熱身無完者應劭曰曰鐵刺之又燒灼終

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呂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

下豈少迺女辱師古曰迺女辱廷尉曰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曰私

問之張晏曰曰私情相問也師古曰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曰私

知之師古曰私情相問也師古曰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曰私

不侵爲然諾者也師古曰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叩視泄

公師古曰復與者與泄公也泄公曰爲與與泄公也泄公曰爲與與泄公也

文十五年傳注竹使一名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與語問

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果猶決也補注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

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曰論死豈曰王易吾親哉師古曰易代也願爲王

實不反師古曰願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根所目王不知狀補注先

字句絕謂本根所由也史記作於是泄公具報上上迺赦趙王

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師古曰

猶重故赦足下高曰所曰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

矣師古曰塞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通仰絕亢

而死蘇林曰充頭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充者總謂頭耳

曰爾雅云充鳥噉即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補注先謙

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四十教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

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過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

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言主

掌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補

注王引之曰索隱韋昭云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

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案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

為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

訓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

諸客皆曰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

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高

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補注劉放曰呂太后

立敖子偃為魯王呂母為太后故也師古曰呂公主為齊王又憐

其年少孤弱迺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修為信都侯補注

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補注先謙曰表偃薨子歐嗣歐薨侯子

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師

千戶日唯音雖補注先謙曰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補注先謙曰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

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相然信死補注先謙

然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

昔也後相背之蓋也師古曰蓋古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張耳陳餘傳第二終

虛受堂

十

漢書三十二

魏豹田儼韓信傳第三補注先謙曰官本

漢書三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魏女節

補注先謙曰高紀張晏注魏徐言引警險也酈生至豹謝曰補注酈大昭曰至南雍本

往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

篇忽然而無異其驅之馳過隙也墨子兼愛篇人之生乎

地上之無幾何也警猶驅馳而過卻也據此則謂馬也今漢王

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

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榮陽呂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

王令豹守榮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

其言叛也

田儼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補故齊王田氏之

族也師古曰亦六僇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

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儼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度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儼欲殺令故詐縛奴呂謁也師古曰

傷其奴為殺奴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為字作

傷非也師古曰傷耳不當重言之補注王念孫曰為古通作傷字

故改偽作為而反以古本為俗本見秋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儼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

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儼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

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儼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儼於臨濟下補注先謙曰此儼從弟榮收儼餘兵東走東

阿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齊人間儼死迺立故齊王建

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呂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

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

趙角弟閒前救趙補注王先謙曰史記救因不敢歸榮迺立儼子

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死章邯兵益盛項梁

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

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

人入海居陽中韋昭曰海中曰陽師古曰音丁老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北史楊道遠東入田橫島史記正義云

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北元志小爾山在東海北六十里田橫避漢所居也今海州東

皆百餘里惟東南一道略通行人案小爾山今南直海州東高七

百二十丈周圍十餘里去岸二十餘里中可居千餘家其上累石

爲城謂之高帝聞之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等陛下之使

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

海陽中使還報高帝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卽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曰詔意曰橫來

大者王師古曰王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小者迺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亦不失爲侯詳語意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

雒陽師古曰雒陽音張懸反至戶鄉師古曰戶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

前漢三十三五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於尸氏師古曰尸氏春秋時尸氏

官本師古云應劭是偃師縣屬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

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

是呂侯王自謂孤寡不殺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北面事

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召欲見

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開形

容尙未能敗猶可知也補注錢大昭曰閻本知作觀遂自劉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補注錢大昭曰閻本知作觀遂自劉令客

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高帝曰嗟乎有呂起布衣兄弟三人更

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焉補注錢大昭曰閻本知作觀遂自劉令客

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哀焉補注錢大昭曰閻本知作觀遂自劉令客

也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不賢乎哉班以有呂二字屬

下讀呂字不另作句苟紀嗟乎下省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

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呂王者禮葬橫補注王先慎曰案正義田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劉從之高帝聞而大驚呂橫之客皆賢

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

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

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漢復已爲

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穎川師古曰剖分也

先謙曰以穎川爲王都六年春上召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曰鞏今鞏縣

記北上有王都二字南南鞏縣西南三十里維補注先謙曰鞏今鞏縣

南南鞏縣西南三十里維補注先謙曰鞏今鞏縣

府南鞏縣西南三十里維補注先謙曰鞏今鞏縣

淮宜陽縣治胡三省云鞏縣南三十里補注先謙曰鞏今鞏縣

安宜陽縣治胡三省云鞏縣南三十里補注先謙曰鞏今鞏縣

符王穎川其地東有淮陽之南近宛葉師古曰宛今宛縣

近南迫言其地東有淮陽之南近宛葉師古曰宛今宛縣

原郡爲韓國徙信曰備胡都晉陽補注先謙曰晉陽今太原府

曰國被邊師古曰被音被馬之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時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時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

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先謙案今朔平府朔州治上許之秋旬

奴冒頓大入圍信數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師古曰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

軍必死之意不得爲勇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

也必生非任也補注先謙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

能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曰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

朕所自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已安存

專死專生二者皆非朕所望責其竭智勇以信得書恐誅因與匈

奴約共攻漢曰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鞏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

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補注先謙曰

與字周壽昌曰曼邱姓臣名兩人皆白土賈人見陳稀傳先立趙

苗裔趙利爲王師古曰六復收信散兵補注先謙曰而與信及

煩西北補注先謙曰樓煩門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

追北聞冒頓居代谷補注先謙曰此主父偃傳所謂匈奴聚於代

北塞在其北谷中補注先謙曰水經灤水注代谷者恆山在其南

義云今代州王念孫云代谷在東代郡在西代郡居代者谷正

上谷郡治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匈奴補注先謙曰唐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死范范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
信引之曰自餘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蓋逃亡則獲免蓋言種補
注先錄曰言二人無罪然一死一見殺蓋逃亡則獲免蓋言種補
皆不能保其位文義甚明無煩曲說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
胥所已償於吳世也蘇林曰伍音奮孟康曰償猶贖也言子胥得
也音方謂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師古曰貢僕之
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妾風痺病也音人佳反
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補注先錄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縣名
可取證無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帝時頽當及
嬰率其眾降補注先錄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帝時頽當及
嬰為襄城侯晉曰功臣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
補注先錄曰表屬楚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
子失名孫名則孫無子國絕嬰孫弓不敬失侯補注先錄曰坐詐
續當學孫媽古曰鄭音是也音繼貴幸名顯當世見後幸傳

嬌弟說師古曰說曰校尉擊匈奴封龍頽侯師古曰字或作鍾補
寬有重罪繫獄說諫之上後坐酎金失侯補注先錄曰官本引孔武
感而賀寬見劉向傳侯父往死之帝侯下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下式上書
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制縣侯失國賜益祿諸侯之不從
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裁失侯復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
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頽侯後為
議按道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韓表通云龍頽侯名
師古不加訂正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
掘蠱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師古曰掘子與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
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辜之論坐伏辜者
諫皆為怨枉故上曰母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
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迺復封與弟增為龍頽侯增少為郎諸曹
勿論之所已追龍說也

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
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
世貴幼為忠臣補注周壽昌曰幼為忠臣諸不甚可舉功臣表陽
書趙溫傳師古曰溫侯子不為操操怒奏溫時忠臣子弟選舉不
然操奏勅人豈自稱忠臣耶師古曰溫侯子不為操操怒奏溫時忠臣子弟選舉不
忠臣之子復為忠臣也案溫侯子不為操操怒奏溫時忠臣子弟選舉不
先帝亦以忠節著是世忠之名也案溫侯子不為操操怒奏溫時忠臣子弟選舉不
忠臣九篇注劉向別錄之忠臣傳天下忠臣疑於此矣案溫侯子不為操操怒奏溫時忠臣子弟選舉不
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曰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
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
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頽侯薨子持弓嗣補注先錄
共持弓王莽敗迺絕補注周壽昌曰新莽時
作散弓王莽敗迺絕補注周壽昌曰新莽時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也言諸
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掃地盡矣師古曰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儼兄弟
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
非天序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師古曰韓氏與周同姓
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師古曰韓氏與周同姓
世則韓氏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曰師古曰韓氏與周同姓
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韓信淮陰人也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今淮安府清河縣東五里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淮陰王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賣於鄉

里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士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賣於鄉

明見於州郡韓非問田篇公孫宣同聖相也而關於部楚策汙

以無行故不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賣常從人寄食補注

言奇食為補注其母死無日葬補注宋祁曰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

置萬家者補注古曰言其有大志也先謙曰史記贊作高燥地信從

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亭在淮安府西三十里周壽昌曰案隱引楚漢

春秋南昌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補注王先謙曰案亭長上

作新昌亭長妻苦之當有數月二字下文信謂亭長曰公小人也

為德不竟明從食之日久矣若無數月二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

中食補注王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韓侯有一漂母

哀之飯信而飯之漂母曰呂水擊絮曰漂母古曰哀憐竟漂數十日信謂

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補注何焯曰博物志云王孫公子皆相

推敬之詞案索隱引劉德云秦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而

俗韓王後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補注王念孫曰案此

又韓王後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補注王念孫曰案此

少年有侮信者補注韓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

屠中二字雖長大好帶刀劍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

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

師古曰一市皆笑信曰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

亦師古字居戲下無所知名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

項羽為郎中信數言策干項羽補注宋祁曰羽弗用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補注周壽昌曰功

臣表作連敖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入漢為連敖票客史記功

如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也時功臣以

連敖起家者尚有柳丘侯賜隆處侯周寵河陵侯郭亭朝陽侯

華奇若煮栗侯朱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

坐法當斬其嚙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師古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天子宋祁曰本傳上字錢大昭曰官

本作天下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與語

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曰為治粟都尉上末奇之也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補注周壽昌曰至南鄭為高

王都南鄭諸將士卒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量上不用

皆思東歸故多道亡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量上不用

卽亡何聞信亡不及曰聞自追之補注沈欽韓曰許彥周詩話蜀

陰處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

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數十補注先謙

十數據上文則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

是也官本已作以國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師古曰願王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補注宋祁曰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

信卽雷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曰為將何曰雖為將信

不留王曰曰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

無禮師古曰慢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曰去也必欲拜之

有王字先謙曰官本有王字史記同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

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曰拜上坐補注先謙曰官本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皆驚信曰拜上坐補注先謙曰官本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怨於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其下強，呂威王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彊』

百姓服字新序善謀。
篇亦有服字是也。
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
師古曰：封曰封，白號曰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為霸也。

誅師古曰：言何所不？
目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
呂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
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補注：劉放曰：何不不散者，索隱引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三秦王爲秦將。
師古曰：章邯將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

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賢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上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
補注：先謙曰：今楚強呂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
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
師古曰：言家家皆知。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安不以慈戶

知之卽用此三字顧炎武謂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耶。
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
師古曰：師古曰：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於是漢王大喜自呂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之分而署置之。

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補注：先謙曰：陳倉扶風縣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
定三秦二年

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越。
補注：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通合而其擊楚也。先謙曰：西漢年紀考雲：云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齊王佼人安加耳。先謙案史記作合擊楚彭越則齊不與是班氏改併史記偶未及檢處。
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
補注：先謙曰：史記發作收是也。高紀亦云收兵與漢王會若閭中之兵權在漢王蕭相非信所得專發也。

能西漢之敗卻彭城。
師退也。師古曰：彭城即徐州。
塞王欣翟王驍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補注：先謙曰：齊未嘗與楚和。此天氏記初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

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鄺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補注宋

本作大曰栢直也信曰登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補反塞臨晉補注宋

今補注先謙曰蒲坂河東縣信迺益爲疑兵補注宋

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呂木罌缶度軍冀安邑補注宋

呂木罌缶度軍冀安邑服虔曰呂木罌補注宋

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補注宋

宋祁曰伏越本作復劉敞曰復當作伏周壽昌曰功臣表祝阿侯補注宋

高邑下注云屬淮陰陳度軍則此役高邑或以爲地名諺語晉補注宋

先謙曰陳船者索隱陳度軍則此役高邑或以爲地名諺語晉補注宋

胡縣今同州府大荔縣西夏陽馮翔縣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補注宋

里安邑河東縣北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補注宋

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呂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補注宋

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趙代破代禽補注宋

夏說閼與李奇曰夏說代也孟康曰閼與是邑名也在上黨閼補注宋

武安縣西南五十里先謙曰上黨無縣縣陰蓋沾之說索隱引續補注宋

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補注宋

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補注宋

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補注宋

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補注宋

二子所禽矣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補注宋

秘語爾補注宋

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補注宋

韓曰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戰之倍則戰補注宋

之先謙曰官本注成作敵是史記戰下行之字今韓信兵號數萬補注宋

其實不能千里襲我補注宋

已罷極能字屬下句讀先謙曰其實不能數千里而襲我亦補注宋

兵號二十萬餘言不遇數千似非情理故班固詳見經傳釋詞亦曰補注宋

乃非才能之能能乃聲義通此王念孫說詳見經傳釋詞亦曰補注宋

罷矣補注宋

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聞人窺知其不用補注宋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補注宋

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補注宋

反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補注宋

文草草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補注宋

從神卑聲補注宋

汝也令其裨將傳餐補注宋

官本注驍先謙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補注宋

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補注宋

日行音恐吾阻險而還補注宋

胡郡太守王念孫曰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吾阻險補注宋

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補注宋

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補注宋

前行屬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補注宋

上句補注宋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補注宋

韓信攻趙背水為陳即此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為絕地向陳
為廣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先諱曰繚曼水自太原陳
水立營今所謂井陘信背水也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行出井陘口鼓而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
旗走水上軍趙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復疾戰三字衍
文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
注宋邵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有二張信所出奇兵
字先諱曰上言張耳矣此不必有張字宋說非
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
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曰漢為皆
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祗又音丁計反補注先諱
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風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
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

前漢三十四

七

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皆讀曰鄉補注周壽昌曰漢初禮以東鄉
也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東鄉坐東鄉坐東鄉坐東鄉坐東鄉
鄉坐責之勃自尊也皆此類諸校劫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
鄉也勃致也諸致致見其所獲補注沈欽韓曰勃當作牧誤字因
馬效羊注效猶呈兒先諱曰官本作牧誤字因
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
左水澤南兵略為地利者後生而重死左杜牧注孫子
此注高者為生下者為死左水澤為杜牧注孫子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曰勝此何術也信曰此
在兵法願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願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
亡地而後存乎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危則士自修
死地則戰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
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拊同也忽入市而戰取其人令戰
言非素所練習補注宋祁曰新本注文同也無也字沈欽韓曰呂
覽簡選篇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也厚蘇教卒焉民
遠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兵不為用與歐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
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陣
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鳥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

不察也王先慎曰經史記作此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卻
則經非指兵法言顏說無據
予生地皆走補注先諱曰史記作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
置死地使自為戰今予之生地則皆走今謂為即史漢多有記語言非
通此益後人旁注即字以釋今義傳寫者不知而併入正文也
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
大夫不可言圖存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若臣者何足言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百里奚
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曰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
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亦有一得一失焉人千慮必有一得史記亦作必明亦為必之誤
故曰狂天之言聖人擇焉故臣計未足用師古曰擇焉故臣計未足用
前漢三十四

前漢三十四

八

之故當作願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王先慎
官本不設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王先慎
夫一日而失之軍敗鄒下李奇曰鄒音羹醢之醢常山縣也光武
趙州柏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
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餼食
傾耳以待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餼與餼字同餼苟且也
補注先諱曰官本禽作禽是史記同靡衣餼食史記作
餼衣甘食索隱言漢書作美衣餼食所見與顏注本異然而眾勞
卒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
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
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補注宋祁曰齊必距境而呂自疆二國相
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
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
牛酒日至呂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

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短

補注先謙曰官本呂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

著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補注周壽昌曰廣

君李左車之後是廣武有子孫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曰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得九江王布入成

泉楚復急圍之四年補注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

三年亦誤漢王出成泉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

摩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補注

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

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補注先謙曰官襲歷下軍至臨淄

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淄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齊王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寇戰鋒不可

當也補注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

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城間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

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

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

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水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其作經引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其縣沈欽韓云元和志濰水在

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濰州高密縣西有濰水

水方與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溝相傳亦信所鑿信乃夜令人

為萬餘囊沙壅水上流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上有引兵半度擊

龍且補注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雷兩意皆俱通陽不勝還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

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南邊荒師古曰邊近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不為

假王呂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今權輕不足呂安之臣請自立

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

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呂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徵其兵使擊楚楚亡龍且補注宋祁曰以疑作已周壽昌曰以

必攻謂楚不勝改即作以本字文義項王恐使肝台人武涉往說信

謂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

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目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稱金

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目得須臾至今者呂項王在補注

故武王傳奉天期今不得須與張晏
注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與語之轉耳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
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已擊楚且為

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
戰張晏曰郎中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

印數萬之眾補注宋部曰漢本數萬字上有御解衣衣我推食食
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

之不祥補注先謙曰史記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崩通知天下
權在於信深說曰三分天下之計補注宋部曰景祐本越本無之

本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
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

徙信為楚王都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
在楚此其意欲得故邑正義云謂從陳項州北以東海與信家

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信信又先有故齊舊地先謙
案徙信王楚所以實前漢三十四

言而齊地送焉郡縣矣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
長錢百師古曰曰公小人為德不竟晨炊尊食召辱已少年令

出跨下者曰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
死之無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兩死字皆作殺蓋故忍而就此師

日就成也成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昌反補注周壽昌
金首間之昧蓋楚重將家伊盧師古曰伊盧南有此邑章昭

先謙曰官本昧皆作昧在伊盧師古曰伊盧南有此邑章昭
志中盧在襄陽之南補注先謙曰續志東海縣有伊盧鄉元和

海州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間在楚詔楚捕之信
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凡言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

非常書聞師古曰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
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欲謁上恐見

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曰

不擊取楚曰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
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劉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猶也師古曰此黃
文子上德篇狡兔死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

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謀也謂臣曰狡兔死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
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爲太宰趙道大夫種書刺上

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曰引黃石公三略非也
日人告公反逐械信至雒陽赦曰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也補注宋部曰浙本無王字案六年游雲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
夢時高祖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師古曰執執志不滿也音於兩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羞與絳
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師古曰言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師古曰言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

謙曰官本注在有差下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陸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補注先謙

善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陸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爲陸下禽也且陸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

相監邊辭信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豨豨爲鉅鹿守辭於淮陰
擊其手師古曰豨與步於庭數市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

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
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

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補注周壽昌曰豨此時無
反不懼豨之言於上乎此陳豨素知其能信曰謹奉教漢十年

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補注宋部曰浙本病字上有稱
字周壽昌曰病與稱病情事絕異觀下相國給陰使人之豨所而

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補注

人樂說也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懷陽樂說為淮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後二千戶齊召南曰劉據表以正晉誤是也本書作樂說史表作樂說樂樂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亂師古曰黨音他則反補注錢大昭曰亂南監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死官本死作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補注周壽昌曰紀表俱作信方斬曰吾不用劓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稀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引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劓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補注劉敞曰訓釋為解也猶云解說也先謙曰自說即自解不當復顏是劉非語在通傳本無此四字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常漁鉅野澤中前漢三十四

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中補注先謙曰陳勝官本注中作縣是鉅野山陽縣今曹州府鉅野縣南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弓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皆笑也校音下教反

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呂擊楚補注劉氏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先謙曰劉說是也事見高紀

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事補注何焯曰擅將兵者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項王與漢王相距榮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補注先謙曰穀城即縣西北洛陽府洛陽縣西北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奏夏音攻雅反補注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已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補注劉敞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補注錢大昭曰固陵在楚之南王之敗敗於陽夏南非固陵也其與留侯計議合信越并力擊楚乃在壁固陵之時見於本紀及張良傳此固陵上當有壁字先謙曰高紀明言擊楚至固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今取睢陽呂北至穀城皆許曰王彭越補注先謙曰正義從宋州以北又言所曰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陳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稀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其有司非也臣贊曰扈輒勸越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曰楚為彊呂漢為弱此臣

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

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鑄也言伏於鑄上而

斧斬之呂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適言之之王見之隨何曰漢

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

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此

先謙曰官本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

呂楚為彊可呂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

士卒先下呂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悉盡也身自將為

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呂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補注先謙曰此謂漢王率五諸侯擊楚時項王

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掃者謂

之為補注宋祁曰彭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

孰勝師古曰孰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夫託國於人者固

若是乎大王提空名呂鄉楚師古曰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

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呂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呂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呂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

王特呂戰勝自彊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

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開呂梁地服虔

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梁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

古曰梁音居竟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呂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

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或之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或之者疑也臣非呂淮南

之兵足呂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呂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

王補注先謙曰史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補注宋祁曰淮南本

字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

何直入呂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呂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起何因

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楚之事呂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

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

龍且攻淮南項王雷而攻下呂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補注先謙

東掘高紀是時周補注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交雖

呂侯將兵居下呂數月補注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交雖

邑又非齊地先謙曰數月字屬上是也劉於非

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開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

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

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呂布先入

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

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

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

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陳

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破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

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

勞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五萬人騎五千能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曰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補注王先慎曰史記作七年陳即合諸侯執韓信之歲本書六年是也朝雒陽之年當從史記高紀八年三月行如雒陽九年三月行如雒陽王從即此史明七為八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復漢誅梁王彭越補注王念孫曰高紀十一年二月梁王彭越謀反與三族王彭越謀反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記時而此獨記時亦為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為夏又倒盛其醢曰獨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曰為醢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

前漢三十四

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妄從知之師古曰安從具道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具說狀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音張戀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上召其書諸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補注宋祁曰微景德本布見赫曰罪已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曰為將軍補注宋祁曰上字召諸侯補注先謙曰官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阮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曰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孫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

前漢三十四

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三人皆同年同耳文相避也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補注王先慎曰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補注王先慎曰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補注先謙曰下蔡沛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直用反師古曰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補注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

中

彼敗吾一補注先謙曰史記一下有軍字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斬西會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音史

高帝紀作會而周壽昌曰鑑史記作戰一作戰斬之鄉名音與

此同先謙曰官本作是過史記作過是官本同此形近致誤

兵精甚上乃壁庸城師古曰庸音通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望見險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險音通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下不勝願注險與險同陳湯傳廣烏孫歸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集都賴注險與險同陳湯傳廣烏孫歸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鴈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四引楚

尚未足數徒羣盜所耶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

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萬之孫同也師古曰據袁

荷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

晉說尚有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十二字師古刪之而據

為己偽與俱走越師古曰越音通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

茲鄉師古曰鄉音通據史漢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則茲鄉當在番陽界賈字記

廢鄧陽縣在鄧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正義英布家遂滅之封賁赫

在饒州鄧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牟侯單右車

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牟侯單右車

相侯冷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

布功封與期思侯賁赫凡七侯也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

高祖父太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

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補注宋祁曰縮本嘉作喜

史記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

縮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補注先及高祖

初起沛縮曰客從入漢為將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日從入漢即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曹參以中尉從起沛

以將軍入漢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

皆其常侍中從東擊項籍曰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

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曰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者封為長

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奇

古曰共尉子也師補注先謙曰史記一下有軍字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七人上欲王縮為羣臣歟望師古曰歟謂相缺也望怨望也歟音

又字姚鼐曰師古語殊不明余謂歟即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傳太

或謂師歟反而解為望之義故蘇宗李通傳論云以歟一切之

功此義義則歟不取又案說文無歟字依顏義即缺字之異

部依舊義則歟及虜賊茶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

呂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縮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

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縮立六

年呂陳稀事見疑而敗稀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

皆勅補注先謙曰宛句今曹州府荷澤縣西不知始所已得從及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曰郎中封為列侯呂趙相國將

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補注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案功臣

傳誤爾又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吳仁傑曰淮陰侯傳稀為代

相監邊高紀稀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

如意王趙而稀就還趙相國則稀為代相在七年為趙相國在九

年歲月可攷蓋未嘗為代相國也功臣表亦載稀以趙相國反

而紀於十年九月書稀反時為代相國此紀誤也漢紀承誤作代

相尤非至通鑑但書稀為相國而不著其為趙若代趙偶脫一字

有相國呂為丞相相國將趙代兵先謙曰史無九年稀為趙相國

置相故稀以趙相國相國將趙代兵先謙曰史無九年稀為趙相國

明文亦無周昌為丞相相國將趙代兵先謙曰史無九年稀為趙相國

如此據高紀帝言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其地每

為代相國明矣又云代地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故稀為代

相國並監趙代邊及稀反周昌以趙相國相國將趙代兵先謙曰史無九年稀為趙相國

合觀趙代始分稀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及將守邊招

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

皆滿稀所曰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趙相

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

稀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
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曰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
於滅亡張耳呂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
號五世呂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呂矣夫師古曰呂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
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虛受堂

五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荆王劉賈補注錢大昕曰宗室王例不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兄從父兄也言本同祖從父兄而別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又史記劉濞諸劉遠屬此云從父兄從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

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

曰破其業無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王念孫曰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

與戰也吳王濞傳條侯壁不肯戰是其後孫耿弇傳法壁謂築壘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為避其失甚矣荆燕世家正作壁

不肯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

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

孫曰後書鄧禹傳注間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項羽紀沛公道蒞

陽間行謂私行也漢王間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開出謂私出

也顧注於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陰下誅項籍漢

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其尉師古曰其

日龔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

欲王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

弟可曰為王者肥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立弟交為楚王羣臣皆

日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補注先謙曰時分韓信地為二國楚王

高紀作東陽郡郡吳郡五十二縣吳王濞傳云云三郡立六年

五十三城即賈舊封也史記二十三當依此訂表云都吳

而淮南王黥布反補注先謙曰賈以高帝六年正月立十一年布反

東擊荆賈與戰弗勝

漢書補注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漢書補注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漢書補注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漢書補注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補注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補注

張卿師古曰劉澤宗家也言宗家似疏遠先謙引楚漢春秋田子春說

史闕當別有見楚漢春秋非陸賈元書不足據證高祖三年澤為

郎中十一年呂將軍擊陳豨將王黃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王黃

而史記陳豨傳王黃以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漢春秋云

賞購得之情事可互證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漢春秋云

字子春補注先謙曰游之資呂畫奸澤服虔曰日計畫千之文類

官本注在游之資呂畫奸澤服虔曰日計畫千之文類

其為計策欲目呂王及說是也書音義補注王先謙曰澤大說之

史記如作干掘服注所見本亦作干本書好干通用

讀日悅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田生已得金即

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

相知也師古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

幸大謁者張卿如補注宋祁曰南本批本並作張澤

日荆燕吳傳云張澤或作釋卿案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

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齊召南

曰案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何

奴傳作張澤與史記文帝紀及表同宋祁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

每遇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官者

張卿名釋名澤究難懸定也先謙曰釋澤古字通用卿蓋美稱下

文卿生亦履卿卿蓋若魯扶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張族生載固生申培公之此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謂田生令子請之故

云然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為主親脩具

迎田卿夫妻治具是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補注先

置簞帷帳具也史記張卿驚酒酣遇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

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補注先謙曰索隱此一切猶一今呂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補注呂公知高祖貴呂女妻之推轂使

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補注先謙曰雅常功至

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重難發其事補注先謙曰

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呂展曰重難發其事補注先謙曰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呂聞太后師古曰

亦同 太后必喜諸呂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

為內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補注先謙曰官本過張卿大然之乃

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

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補注先謙曰官本過張卿大然之乃

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

將軍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劉下少長字當依此獨此尙缺望師古

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

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補注先謙曰官本須作須

營陵侯澤為琅邪王補注劉敞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琅邪王

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

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

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

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前漢三十五

琅邪國而將其兵琅邪王既見其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

補注宋祁曰齊王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於誅諸呂特見許於齊王其後又因敗以

為功耳是以通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其立代王是為

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呂琅邪歸齊前漢三十五

齊與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補注宋祁曰

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錢大昭曰自文三子定國嗣定國與

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清曰定國自欲有所殺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等縣令之名也定國

別欲誅其臣又欲誅其肥如令郢人等縣令之名也定國

秋向炎武云地理志肥如令屬遼西郡而為郢人等所告也補注先謙

縣北三十里肥如令郢人即定國所定國使謁者呂宅法劾捕格

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補注先謙

亦發定國陰下公卿皆諍曰當在議下誤倒定國禽獸行亂人

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補注宋祁曰

高后七年至元朔二年凡五十四年表傳俱誤哀帝時繼絕世

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

第一爵歸生名也補注錢更始中為兵所殺之年號也補注先謙

大昭曰歸生為侯表失載更始中為兵所殺之年號也補注先謙

脫年字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

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補注先謙

子為句言歸命於天子也不忍致法上當更有天子二字語

意方足史記重天子二字是也此奪文合陽鴻縣說詳志子濞

封為沛侯補注先謙曰沛沛郡縣三國時

之濞年二十補注先謙曰史記呂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

所殺無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引宋上惠吳會稽輕悍無壯

王填之功補注先謙曰漢書吳王濞傳上惠吳會稽輕悍無壯

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

誤後人妄增之齊召南云吳會稽傳功臣表周聚下皆言吳郡是楚

誤間當論之先謙案高紀灌嬰傳功臣表周聚下皆言吳郡是楚

顧齊說諸子少師古曰

郡五十三城補注宋祁曰故東陽郡

若狀有反相師古曰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潁頓首曰

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

豫章郡銅山章昭曰此有豫章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補注

九三二

重補注先謙曰史記重作善義異曰曰益書言有之曰狩秘乃米

師古曰猶古時宇地用舌食也蓋曰大為喻也言初地雖遠至食米也地音食爾反補注齊召南曰索隱言括據盡則至米謂創土也則誠國也顏注迂曲不如索隱說王先慎曰說文括下云大食也則下云以舌取食也或作地顏以括為地非括據盡則米見語出流俗不妨以人為喻小司馬釋應高本意義得並存齊駁亦非也史記作猗荀子強國篇伏而暗天注暗與猗同然猗暗皆說文所無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常患見疑無不自白師古曰明也荀肩紫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荀肩也謂欲之足也並謂懼耳竊聞大王曰爵事有過補注責也所聞諸侯創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此恐不止創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

補注王念孫曰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案惡助為禍好畱為禍情成字或作疏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誤今吳王自呂與大王同憂願而為求矣翻之什碎虧轉饒來今吳王自呂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呂除患於天下循順也意亦可乎補注發大昭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周壽昌曰言安得不以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同德之也補注之義沈欽韓曰孔子世家匹夫而敵孟賁者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憂惑諸侯者罪當誅營或即焚惑敵患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補注宋祁曰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召起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所吳王內呂朝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謂朝也方音旁又音旁洋音羊釋曰先謙曰史記方洋作伴同

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者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

為叛逆呂變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成兩主分爭患適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補注先謙曰史記濟南下有濟北諸侯既新削割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呂下膠西膠東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補注先謙曰史記移兵伐之乃懼而自發此史駁文穎正之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大也與魯川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補注周壽昌曰發下史記更有發字是也去此正完上讀不南使開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補注先謙曰閩東越能連下讀

補注前漢三十五王保東越東越發兵閩越未發也明此大開字誤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魯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稱王志將不滿誘與幸教呂漢有賊臣錯補注先謙曰幸教下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呂侵辱之為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為事不呂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誑作詐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精字先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呂隨寡人謂其舊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補注前漢三十五

補注前漢三十五

三十二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雒陽引宋祁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雒陽復云則固善疑顏朱見景文所見浙本爾法則

敗梁兩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遣六將軍兩軍作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

叔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補注先謙曰官本使

下無人字引宋祁曰上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

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敖也補注周壽乃得頗敗吳兵吳

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補注先謙曰史記守下有堅即走條侯軍

走音奏會下邑欲戰梁國縣也今徐州府碭山縣東條侯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適與其戲

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戰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補注先度淮

走丹徒補注王念孫曰淮當為江丹徒即在今江蘇故曰度淮而度淮

記正作度江走丹徒補注王念孫曰淮當為江丹徒即在今江蘇故曰度淮而度淮

亡卒漢使人呂利昭東越師古曰音徒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

吳王出勞軍使人銓殺吳王師古曰音徒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

江反盛其頭馳傳呂問師古曰音徒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師古曰

記作吳王子子華師古曰音徒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

子駒此止駒一人師古曰音徒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

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案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呂罷師古曰音徒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師古曰

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還字之誤也師古曰音徒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師古曰

則兵罷故曰已罷可罷先謙曰呂已字同師古曰音徒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師古曰

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師古曰音徒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師古曰

下有之字引宋祁曰不聽漢將弓高侯頗當遣王書師古曰音徒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師古曰

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呂從事師古曰音徒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師古曰

王欲曰何理自安處待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郗行對曰今者朝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呂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呂誅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呂字引今

聞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呂錯為不善何不呂聞

及未有詔虎符補注王念孫曰及當為乃言王何不問而乃渠史記亦

擅發兵擊義國補注先謙曰義國謂齊呂此觀之意非徒

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補

之字後人所加景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

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鄒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

北王呂劫故不誅補注先謙曰王昔川詳見齊王肥傳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

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初定天下未集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於田生權激呂氏補注先謙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由漢

利能薄斂補注宋祁曰斂字上當有賦字已使其眾師古曰萌謂始也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師古曰萌謂始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目封蓋防此矣朝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虛受堂

五

荆燕吳傳第五

終

漢書三十五

楚元王傳第六

漢蘭臺令

史班固撰

漢書三十六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補注

曰朝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先謙曰史記周壽昌

記作同母少弟徐廣云一作父證之本書則同母為誤文好書多

材蘇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魯國奄里人

浮丘伯秦時儒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

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於獲禍高祖賈誼新語賈誼論伯也

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包浮聲同即一人也伯者孫卿門人

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高祖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

申徒語音轉耳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

孟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

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

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

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

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

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

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都彭城先有功也後封次

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與賓客過

其巨嫂食應劭曰巨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巨婿巨空也

大婦皆家婦師古曰史記巨字作巨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韓

釜服虔曰音勞韓也師古曰呂句鑠釜令為客呂故去已而視

釜中有羹繇是怨嫂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

上皇呂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補注錢大昭曰為其母不

長者補注先謙曰高帝嫂呂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頤侯師古

音長言其母羹羹也補注宋祁曰當作羹羹先謙曰史正義引

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信墓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俗呼為

舒王家二說不同推其取山名國隱寓思情事為合索隱謂是

荀悅漢紀竟改為劉羹此則不長者元王既至楚呂穆生白生

九高帝大度雅懷或不如此淺陋耳元王既至楚呂穆生白生

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

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最精呂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

曰凡言傳者謂魯之解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

補注劉向曰次之之字衍世或有之元王詩傳志本七略劉歆不

先謙曰之訓其非衍字高后時呂元王子郢客為宗正

史傳疑云或有以未見之意高后時呂元王子郢客為宗正

封上郢侯補注先謙曰當作下郢先謙曰元王子郢客為宗正

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

文帝乃呂宗正上郢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

客歸復呂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壽比

皇子師古曰元王子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呂尊寵元王也補注

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子寵子五人子禮為

禮秩比皇子非封景帝即位呂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

平陸侯補注錢大昭曰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晉灼曰沈音音王

宛執為宛胸侯師古曰調為棘樂侯補注先謙曰據表俱元月封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啻酒師古曰元王每置酒常為穆

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補注錢大

釀郭注以藥作醴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已

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其

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

宋祁云折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

本幾作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

注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曰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

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

區之禮哉師古曰區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畱王戊稍淫暴二十

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乃與吳

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論胥靡也

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

之役囚徒曰鎖聯綴耳管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

曰胥靡說文作縶衣之赭衣使杵曰雅春於市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杵曰雅春於市師古曰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杵非杵也

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

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

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補注後人有天下

注先謙曰官本機作幾師古曰方爭天

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

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實太后有親懲

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

等四人師古曰解在文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在下仕於朝下

供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呂在京師供太夫人薨賜塋

界域坐葬靈戶師古曰宋史禮志謂之柩子戶先謙曰如沈說當連

讀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補注先謙曰詳見表

帝時呂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

欲常呂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

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

呂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

多與大臣共事師古曰服虔曰共謀事也

患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師古曰然之

疆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

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

八十矣徙為宗正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叔字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叔字

此少字乃叔字之誤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信

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並有
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
年齒幼少故謂之駒補注周壽昌曰史記注引魯連子云有昭帝
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引此以爲稽也昭帝
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
補注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先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
此兩收而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
異此兩收而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
詔獄爲宗室則當武帝治淮南獄時德尚未爲吏也此傳言治劉澤
後世親屬仕宦遷太中大夫後復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補注
錢大昭曰宗正掌親屬諸公主家令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
門尉皆屬焉故蓋主事德亦案之藝文志道家劉向妻死大
說老子四篇則其家學也先謙曰官本脫師古曰三字
將軍光欲召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
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德數責召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
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前漢三十六五
音所具反補注周壽昌曰數責數其罪而責侍御史召爲光望不
之起居無狀指公主爲外人求封等事侍御史召爲光望不
受女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
召爲受諱冤誅免爲庶人屏居山田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光間
故云誹謗冤誅免爲庶人屏居山田鳳元年爲宗正數月免光聞
而恨之師古曰呂御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
宣帝師古曰與立呂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呂親親行謹厚
封爲陽城侯補注宋祁曰城一作成先謙曰城通通用字然公
安民爲郎中書曹宗室官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補注先謙曰
之家二字亦見史記晉世家後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
漢樊宏傳或以爲宗室之誤非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師古曰言好施恩家產過百萬則
呂振昆弟舉教之賓客食飲師古曰言好施恩家產過百萬則
也立十一年子向補注陳浩曰此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如清日律
也市德上書訟罪會葬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

置嗣制曰賜諡繆侯師古曰繆惡諡也呂其妄訟子補注先謙爲
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爲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
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補注李慈銘曰恩澤表德薨子
十一年薨居滿元年侯景嗣與此不同以年考之德薨四
封更至一居滿元年十八年孫二十一年共四十九年而宣帝節
當更至一居滿元年十八年孫二十一年共四十九年而宣帝節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本名更
生年十二呂父德任爲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本名更
言耳周遷父德任爲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本名更
爲郎王吉傳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注子弟以父兄任爲郎哀
紀除任子令應助注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
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本名更
帝循武帝故事補注宋祁曰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召通達
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儵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儵官至光祿大夫
詔命也儵字鉅騎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道術篇名載在
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
章論變化之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鄉衍重道延命方世
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補注劉奉世曰案
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待詔丞相府年
是在故拜辟彊爲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年
是也此因向得淮南書而附會已詳德傳更生幼而讀誦呂爲奇
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向方主巧作金費
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更吏更鑄僞黃金繫當死補注周
案此比例之誤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專條漢律
議所欲陷則子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補注一作成上書入國戶
此此子死比也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服虔是也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想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昂與卷舌之間也卷舌卷舌六星在昂北主口語以知禍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前漢三十六

七

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此在元帝初年即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變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外親謂母黨也言竊聞故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逆作過今道路人間望之等復進為且復見毀譏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補注周壽昌曰言議後赦呂為罪至於夷族滅世也後赦呂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也今般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其罪師古曰寬謂緩也

聽曰此事寬傳不載韓說名在侯幸傳而能為寬諫亦自可取當表而出之先謙曰說附韓王信傳不列侯幸其兄媽為侯幸史帶敘其名耳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呂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師古謂改作慮章補注葉德輝曰問本無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先謙曰官本注在與下處作志是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麻反補注葉德輝曰問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已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葉德輝曰問本無注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補注葉德輝曰問本無注臣愚以為宜退恭顯呂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補注葉德輝曰問本無注

前漢三十六

八

進望之等呂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補注錢大昕曰元成為太子太傅不當刪太子字蓋轉寫失之劫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補注周壽昌曰望之傳子般為望之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補注宋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補注周壽昌曰案下封事上於元帝猛改作石顯是也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呂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

肉巨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

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曰故

前漢三十六

者字先謙曰官本有者字

前漢三十六

育不限之資惟商大經篇藏於

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山之齊策：「高注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方朔傳：「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方朔傳：「其山出玉石，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生薙工匠計已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補註：錢大詔曰：「役，古文役字。」見說文。光謙曰：「官

本作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則章陳勝之將編注先

者咸見發掘詩古曰言至其壘所言發掘之而求財物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發字上有皆字其後牧兒

亡羊羊入其盤師古曰鑿謂所穿氣臍者音在到反補注錢大昕曰鑿猶墜也墜盤聲相近牧者持火

照求羊矢火燒其臧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

香華爾補卽愈深者華愈微無德享卽其華愈享補注先謙曰胡

三龍爾高宮廟其龜發屈公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粹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

前漢三十六
詩人美之所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

上章道室產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

此示勸戒帝無嗣故言及魯嚴公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

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

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下也音婢積土爲山發民

墳墓積巨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勛

也。大巨也。死者。性放。下生者。悉放。上怨氣。慝動。陷陽。困之。巨。飢。餓。物。故。疏。雖。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亞。甚。昏。焉。師。古。曰。憊。謂。困。

牛古沈隱曰一喜暴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自甚怵然不丁言惑於
此事也惜音昏一日昏古閔字憂用女音字通巨死者爲有知發
兼曰明主當受說史古閔字憂用女音字通巨死者爲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碑師古曰安馬也補注葉德

卷之四

九四八

本無謀之賢知則不悅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呂不眾庶則苦之若苟已

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補注先謙曰官本慈仁倒聰

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補注葉德輝曰漢紀美作業光昭五

帝三王而履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地方隋補注先謙曰官本

爲陛下羞之惟陛下望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爲聖孝之昭昭也。一覽明聖黃帝夏商周公作履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雩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貴尊羣目

儉安神可曰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曰侈生害足曰爲戒補注

曰上文言秦國五王此不應獨稱秦昭昭字衍初陵之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無音見

墓之攀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嚮望之傳規
撫音議皆同其字從木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所以墓謂之撫注謂

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撫則字當從土作撫
非先謙曰官本注在初陵之撫下譌作義是
呂息眾庶書奏上

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

禮制師古曰趙皇后召義帝建子也向呂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

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

音必
計反
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補注先謙曰曾鞏云傳稱八篇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稱十五篇曹大家注

非向書本然也 已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補注沈欽諱曰

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校讎其事煩眾多章句相滯除去復重更造所事則此二書名本有之

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

上無繼詞效由王氏出災異甚師古曰浸漸也補注先句惟奇

陳易習謀與相親友蜀謂易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曰其補注先議

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繁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繁古累字

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曰。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

10

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

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權柄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晉伯也音千高反趙盾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弑其君

師古曰甯殖子謂其君則乃甯喜也先謙曰官本注照作昭也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已雍徹師古曰八佾八人八佾八人八佾八人也雍樂也詩名徹饌奏之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尹氏筦朝事也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立連年乃定也在五行志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官也師古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孔子曰祿去公室師古曰祿去公室也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曰卿也師古曰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已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囷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侍皆銀瑱左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

忿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為汙私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已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先謙案官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補注先謙曰胡注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
始二年八月己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
卒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有大小希稠
占舒疾緩急而聖人所言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
提失方孟陬無紀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臘師古曰臘音
子侯反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
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太白經天而行孟東曰謂
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指
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晝天也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指
惟天下人有時心象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地行不
獨號令而無臣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變火燒宮師古
聲為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變火燒宮師古
也野禽歲廷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八見臨洮石
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
前漢三十六

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字大角漢之入
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
星見之異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而害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
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
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地為天狗皆星也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
宗成王亦有雖難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
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跡見前書高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讀古曰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補
下無有字先謙曰胡注崇增高也故根銀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根
氏補注先謙曰胡注崇增高也故根銀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根

意也奸犯也張音惡奸音千補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
紫宮師古曰通炎作惡惡字同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
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義書曰伴來昌圖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補注先
謙曰官本曰天文難曰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謂納其然終不能用也元延元年考異云向傳云星
孛先謙曰二說並通然終不能用也元延元年考異云向傳云星
孛東井岷山崩向傳云不能已上此奏案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
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奏當在
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胡三省云案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
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
十歲間而一發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
六月而一發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
元二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癸丑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
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九春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
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朔則未及一春而食
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
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以紀考之則
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
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廕音必寐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宜彊漢宗卑私門保守
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
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非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顏注蓋仍誤而傳會其說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
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師古曰依此推檢向當卒於
後四十餘年案傳言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則向卒於成帝建平
元年至建平元年前十餘年當以漢紀為是吳修續疑年錄亦推向生元
鳳四年卒建平元年益莽代侯在孺子嬰初始元年十二月是年

上距向卒正十三歲之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呂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一載劉向集書誡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又四百五十六云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門賀者河中受詔與父

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

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

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補注沈欽韓曰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尚幼務本北堂書鈔九十八引桓譚論云劉子政子歆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于孫下至婦女無不誦讀時丞相史尹

咸呂能治左氏與歆其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

大義師古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謂指趣也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呂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

湛靖有謀師古曰湛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補注

後文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過絕於人歆曰爲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亦恥之

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指其言成數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當作七傳聞之與親見之補注宋祁曰其

詳略不同歆數言難向向不能非問也師古曰問音居反然

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

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

肯置對師古曰豈不與歆意同故不肯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

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

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

書制作春秋呂紀帝王之道補注先謙曰文選紀作記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終而大義乖補注先謙曰文選李注論語微言重遭戰國棄

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豆邊音邊補注宋祁曰理一作治先謙

在官本注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補注先謙曰陵夷至于暴

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古事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補注先謙

秦燔書而易爲卜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補注先謙曰藝文志

卿大臣絳灌之屬補注先謙曰大昭曰李善注文選見絳灌是一人非

封地一取氏族不相倫類故李氏疑非二人蓋據楚漢春秋謂高

祖之臣別有絳灌然史傳中無此人且賈誼傳已云樊鄴絳灌樊

指喻鄴指商絳指周勃灌指灌嬰又陳平傳云絳灌等或說平樊

命乃且縣此兩人蓋各舉其姓則周有周昌周勃之不同各舉

其封地嬰又封穎陰兩字不可單稱故當時有此絳灌之名

介胄武夫莫不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師古曰掌從伏

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

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

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補注先謙曰賈誼補

不容更有漢字錢大昕曰漢初留田田何濟南伏生魯申公齊轅

固燕韓嬰魯高堂生齊胡毋生皆諸侯王國人唯賈生洛陽人在

漢十五郡之內故云漢朝之儒賈生一人宋未之思何埠人

賈公欲欲建立左氏春秋是以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即所謂

相合而成補注先謙曰李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補注先謙曰

李注引略曰孝武末有人得秦誓書於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補注先謙曰

作離合先謙曰李注全經未焚書之時案官本無稱字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召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補注先謙曰

昭曰文選九下有篇字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

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補注先謙曰孔子世家末敘云安國為今

巫蠱之禍也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早書多十六篇武帝

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則與世家早卒之文合

孔傳已詳不復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國身為儒官既以古文傳授

何不及生時獻而當身後後多事始上之乎當魯恭王始封

在景帝中本傳云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壁得古文亦在

景武之際武帝即位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壁得古文亦在

使世儒無能通曉密有不錄視府而任其意滯民間則廣開獻書

授朝錯微若一綫今文至兒寬始顯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在

其後寬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輩在先無踰於安國治今

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蓋古文之不顯實緣世主之不好而學者

不得施行遂為疑案及春秋左氏三傳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幸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

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補注先謙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

及毛詩者以毛詩無先師也班志藝文敘毛詩則云自謂子夏所

傳河間獻王好之儒林傳則云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貴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氏為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年徐敖班意皆有微詞陳氏為王莽講學大

禮左傳之可信故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

簡編謂舊編爛絕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反補注先謙

曰文選無傳字間作脫藝文志謂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離脫傳問民間補注先謙曰則有魯國柏

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補注先謙曰柏當作桓閭本官本

公傳左氏春秋於賈誼庸生傳古文尚書於都與此同抑而未施

尉朝桓公即桓生傳禮於徐生並見儒林傳

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補注先謙曰

韓曰大戴小辨篇子曰若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竟也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補注先謙曰公羊傳至胡毋生始著竹帛以前口

說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

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

義之公心補注先謙曰沈欽韓曰鹽鐵論論排儒文選曰論者相或懷妬

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曰尚書為備師古曰

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古曰

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備上有不字齊召南云案瓚注

據太常孔臧與從弟安國書也漢初不知書本百篇則安國二十

八篇取象二十八宿錢大昕云以注文證之不字衍陳詩庭云南

監本無不字先謙案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補注先謙曰言自豈不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

其情補注先謙曰昭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補注先謙曰遺近臣奉指銜命將曰輔

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載有

比音類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復曰不誦絕之師古曰復

誦謂之而欲絕去此學補注先謙曰宋祁欲呂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

與樂成難與虛始補注先謙曰李注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

書補注先謙曰文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補注先謙曰何焯曰內謂陳發祕

生遺其下多為字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補注先謙曰何焯曰內謂陳發祕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

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

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志識也一日記補注先謙曰

下無也字師古曰今此數家之言所引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見苟守殘缺之文也師古曰黨同門妬道真師古曰學如道藝之真也

違明詔失聖意師古曰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師古曰詠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古曰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意欲廣道術亦何師古曰為非毀哉師古曰欲由是忤執

政大臣為眾儒所訕師古曰詠師古曰諫反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師古曰宗室不宜典三河徒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師古曰歷三郡守數年師古曰病

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師古曰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師古曰白太后師古曰太后師古曰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

遷中壘校尉師古曰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與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師古曰譜師古曰初歆師古曰建平元年改

名秀字穎叔師古曰云師古曰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師古曰逆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何焯曰載其改名幾呂趣也師古曰補

於哀帝之時以見歆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師古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況即荀卿

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劉氏鴻範論發明大

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師古曰鳴序向言山陵之

戒于今察之師古曰亂無不被發先謙曰官本注在鳴序下師古曰哀哉指明梓柱師古曰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師古曰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

友與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師古曰益矣師古曰諫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聞指上鴻範論七略三統歷譜言山陵梓柱則加直諫七略三統并子歆所著連類舉之而申言向之直諫則發貶亦具其中矣師古曰官本注可謂益矣矣作也

虛受堂

吳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三十六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呂事也如

任謂任使其氣力使之言挾也呂權力使輔人也項籍使將兵數

任音人禁反使音下類反補注宋祁曰使發作挾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 古曰窘音求困也師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三族 師古曰舍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剗布許之迺髡鉗布

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 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柳車為廣

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髮柳柳聚

是也隆穹所謂車蓋也此為載已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灼二說

先諱曰案集解引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與此異并與其

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一 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適買而置之曰 乃之雒陽見汝

陰侯滕公 師古曰滕公曰夏侯嬰也本 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

耳 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

而曰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呂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

不北走胡南走越耳 補注先謙曰史 夫忌壯士呂資敵國此伍子

胥所已鞭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伍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

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胔鞭之三百也補注

宋祁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新本忌字作亡先謙曰史記有王

本作亡誤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音千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

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

日注未當 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 師古曰多

朱家亦曰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 補注宋祁曰浙本 孝惠

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嫚呂太后 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污也嫚

傳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諸將皆阿呂太后 師古曰阿曲 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呂高帝兵三十餘萬 師古曰曲從其意 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 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歌詳略不同如此 師古曰噲又音莫連反且秦

中今噲奈何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

呂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 師古曰瘡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

創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

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呂為御史大夫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 應劭曰使酒酣酒也師古曰言因酒言而

日官本又上無人字引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至雷邸一月 師

有人字顧炎武云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顏注非也補注劉布進

之舍在京師也 見罷師古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布進

日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呂臣欺陛下者 師古曰

其賢故也今臣至無所受事 補注宋祁曰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

陛下曰一人警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呂窺

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求也呂金錢事權貴而

持權屬諸人顧呂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呂招求貴人

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 事貴人趙談等

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補注宋祁曰越本談作同先謙曰史公 與寶

以父諱談為同漢書自應作談越本乃後人據史記妄改 與寶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 師古曰欲得寶長君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 師古曰說 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

發書 師古曰使人先致 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補注先諺曰史記百下有斤字諾上有一字

下何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

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

讀曰悅補注何焯曰既為僕則其交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

必難此曹丘所以卒容於季布也

布名所召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閭中遇人恭謹為

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

爰絲字言曰兄長之禮也補注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也字作之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如滄曰中尉之司馬補注先諺曰索隱漢書中尉司馬誤也

昌曰雖以都之嚴峻不敢有加於彼先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曰

諺曰史記作不敬不加禮部見酷吏傳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曰

行師古曰許自稱為當是時季心曰勇布曰諾聞關中補注何焯

俠之盛季布袁盎扇之也自田寶敗布母弟丁公管灼曰楚漢春

公卿不敢致賓客送多閭里之怨矣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無之字

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無之字

有也字周壽昌曰左傳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謂

同母弟為弟也師古曰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名固則自姓丁故以為異父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康曰丁公及彭越相厄

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丁

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項羽俱進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

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曰丁公徇軍中行示也音

辭後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越責呂謀反夷三族梟首

雖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呂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方提趨湯而欲投之於湯也

趨讀曰趣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榮

陽成皋間項王所召不能遂西徒曰彭王居梁地師古曰與漢合

從苦楚也師古曰從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

破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

封亦欲傳之萬世補注先諺曰官本亦作之引宋今漢壹徵兵於

梁補注宋祁曰越本從今彭王病不行而疑曰為反反形未見呂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

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

曰法滅之吳楚反時呂功封為郈侯蘇林曰郈音輪清河縣也補

侯師古曰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補注錢大昕曰史記云陘城今

城縣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

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公之族有樂氏之族有樂氏之族有樂氏之族

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游諸公師古曰諸公巨儒無疑

趙午言之趙王張敖曰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賈

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

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補注先諺曰史記隨王

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廢為宣平侯廢下有王字引宋

無云一本乃進言叔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補注宋祁曰上說師古曰說謂曰官本注宋祁曰也字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何悼引宋祁曰也字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何悼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知之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賈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曰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曰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敵之哉師古曰敵與之令戰也敵字從文又音普本反補注宋祁曰豈敵是乃孟舒所之哉之下當有戰字先謙曰官本敵作敵又作支是乃孟舒所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召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實在其狀也叔曰上無言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召為魯相補注先謙曰相景帝王相初至官民曰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千人皆怒之師古曰渠大也補注錢大昭曰千閭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息也禮月令云耕者少舍王

呂故不大出遊數年呂官卒魯呂百金祠補注沈欽韓曰以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呂壯勇為衛將軍舍人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沈欽韓曰如說非也三河後屬司隸是時未置司隸官仍史制奉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還司直補注先謙曰補注史記云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仁數上書言相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以仁為能不畏強禦拜仁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贊曰呂項羽之氣而季布呂勇顯名楚身履軍旗者數矣師古曰呂項羽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季音為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履而加與字云身履軍旗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履當作為履先謙曰為謂古字通身履軍旗即用史記文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僕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奴僕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榮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榮謂感念恩也孫曰師古以榮為節榮則感榮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榮而自殺史記作感榮而自殺游俠傳感榮不快意然則莊子至樂樂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其也其然之為樂然莊子至樂樂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其也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無所成賴至於自殺耳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師古曰死如歸者難處死者難也古烈士何自加哉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高五王傳第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

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其王恢燕靈王建 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

史各異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姓姬姓也而趙幽王三王

非必同母蓋呂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

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指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于栗姬此意

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驚

如此其例也豈曰諸為姓乎鄭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 師古曰謂與旁通者補注沈

箱外昏也列女傳賢明篇宋鮑蘇仕衛 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

三年而娶外妻外婦與外昏外妻同義 虛受堂

補注齊召南曰案高紀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 諸民能齊

陽郡七十三縣封齊先王曰史記云七十城舉大數也師古曰欲其

言者皆與齊 國大故多封之補注先王曰索隱引孟說此時人多

流亡移亡一也 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

上坐如家人禮 師古曰兄弟齒列不從君臣

兩厄鴆酒置南 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蛇蠍野鳥其羽畫令

齊王為壽 補注周壽昌曰據此古人置酒為壽先自飲明其酒無

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厄 師古曰齊王怪之因

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酒憂自目為不得脫長安 師古曰脫免

安不得更至齊國 內史士曰 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

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適食數城王誠曰

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

陽郡呂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禮事之

曰案史記無此句但曰魯城陽 郡呂尊公主湯沐邑而已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

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 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補注沈欽

戚姬使舊趙王內傳趙姬 四年高祖崩 師古曰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

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長安煬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

趙凡立十四年 補注宋祁曰 友呂諸呂女為后不受愛它姬諸呂

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 師古曰安 太后百歲後

吾必擊之太后怒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

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

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死兮誣我呂惡 師古曰惡 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

野兮蒼天與直 師古曰天蒼蒼蒼蒼故曰蒼天言己之理直冀天臨

字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 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

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補注宋祁曰仇 幽死呂氏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

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

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

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

錯呂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

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 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

景武功臣侯表云遠侯橫父建德曰趙相死事子侯則是知其

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補注先謙曰史

記上下文並作建 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

德悍類說是也

和漢使曲周侯鄺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

間之亦不肯入邊繫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補注先謙曰

廣平府邯鄲縣東二十五里一名滹沱水濁漳水注牛首水出邯

鄲西諸山東流分爲二水漢景時六國皆從趙國周侯寄擊攻

趙國邯鄲相捍七月引牛首水灌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

鄲城經溫明殿南又東流出城合成一川又東澄而爲滹沱水東

南流注洶河城西半里有沁河合爲西河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

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侯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趙

謀爲天下僂哉索隱史漢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

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

呂也內擅權徵司趙王補注周壽昌曰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

鳩殺之補注沈欽韓曰外戚傳同西京雜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

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問之呂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

宗廟禮廢其嗣前漢三十八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王十五年

薨補注沈欽韓曰金史文藝傳初兩燕王靈舊在中都東城外海

薨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薨其東墓之極題

其端曰燕靈王極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

嘉之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

景王興居爲濟北王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師古

又讀曰賢爲菑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齊哀王襄孝

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呂其兄子酈侯呂台

爲呂王師古曰酈音敷補注先謙曰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

師古曰奉音扶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呂

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

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邯

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補注先謙曰章年二

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補注沈

吏當作史實之初建云或立之監或佐之史先章自請曰臣將種

也請得呂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

言耕田師古曰欲高后見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補注沈欽

后蓋以少兒視之非愛之也周壽昌笑曰顧乃父知田耳顧念也

乃故也汝父謂弟畜高帝也補注劉歆曰見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

乃父直謂王記耳下又云齊三王自以見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

也齊召南曰孫惠王本高帝微時庶子故曰知田上文高后見子

畜之不謂呼孫爲子也下文云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義光明

白劉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

爲我言田意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試爲我言田不須章曰深耕概

種立苗欲疏師古曰概調也此意字即下文章字誤衍章曰深耕概

種立苗欲疏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爲滿輔也概音冀

而去之師古曰目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

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

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呂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

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強師古曰爲當讀如字顏音非其明年高

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呂威

大臣欲爲亂章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呂

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問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

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問之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

平及此召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師古曰王欲發兵非有

漢虎符驗也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

也召平聽勃事在前何緣有銅虎符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

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

勃既將呂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補注沈欽韓曰春申傳贊引之遂自殺於是齊王呂駟鈞為相魏

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

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呂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

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習戰事齊王不敢

離兵服虔曰不敢離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

兵呂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呂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

勃等因畱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

澤既欺不得反國補注王念孫曰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

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

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

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畱臣無

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呂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

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

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畱侯張良立臣為齊王

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補注先謙曰史記

義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國更分為濟南

凡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

也此之於財方未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補注先謙曰今諸

呂又擅自尊官聚官嚴威補注宋一新曰監本下官作劫列侯忠

臣矯制曰令天下師古曰子之制詔也補注先謙曰宗廟已危寡人帥兵入誅

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

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畱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

師古曰諭呂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

補注先謙曰史記乃下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

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

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母家駟

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訪呂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清

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劉敞曰此訪與公羊訪今又立

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

於今見在最為長呂子則順呂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

代王而遣章呂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

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

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呂社稷將危故舉兵呂匡之

引宋祁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

匡之先謙案文臣史記作大人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

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補注先謙曰索隱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呂善鼓琴見秦

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呂自通乃常獨早埽齊

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呂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勃謂鬼勃曰

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呂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已為

舍人壹為參御言事呂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

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

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呂高后時所割齊之

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

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

國除補注先謙曰史城陽景王章補注先謙曰王齊城孝文二年

呂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其王喜嗣孝文十二年

補注先謙曰

徙王淮南年表云都陳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

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補注宋祁曰越本作十年先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補注宋祁

謙曰史記作十一年表同子哀王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理為城陽王補注宋祁

謙曰史記作十一年表同子哀王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理為城陽王補注宋祁

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理為城陽王補注宋祁

謙曰史記作十一年表同子哀王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理為城陽王補注宋祁

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補注宋祁

大臣許盡呂趙地王章盡呂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

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補注宋祁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呂王

章與居章與居意自呂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人邊漢多

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呂為天子自擊胡遂

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補注宋祁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補注宋祁

逆亂呂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補注宋祁

彼反又讀曰疲補注錢大昭曰本紀亦作七人故王子侯表管其

侯罷軍氏邱其侯甯國營平侯信都楊邱侯安楊虛侯游閭劫侯

辟光安都侯志平昌侯印武成侯賢白石侯雄渠俱悼惠王子同

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時罷至十五年齊文王及薨

軍甯國信都等已卒皆非見在故不得王至十五年齊文王及薨

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補注宋祁

讀曰嫡補注宋祁曰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

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呂楊虛侯立濟北王志呂安

都侯立菑川王賢呂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呂白石侯立膠西王

叩呂平昌侯立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補注先謙曰菑川王都劇膠東王濟南王辟光呂

劫侯立補注宋祁曰劫音勑劫平原縣也補注宋一新曰孝文十六年

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

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補注宋祁曰與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

兵其圍齊補注宋祁曰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也補注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

川三國各引兵圍齊又言三國無濟南王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

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無濟南王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

天子張敖曰姓路為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廣韻中字下引賈執

謙曰索隱引顧氏按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路氏諸中大夫名印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補注宋祁曰若汝也反齊趣下三國

不且見屠補注宋祁曰趣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

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

將誅路中大夫齊初聞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

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補注宋祁曰平陽侯曹襄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大誤曹襄以武帝元

光五年嗣爵豈容孝景初年已為將軍索隱云案表是曹奇是也

奇薨於景帝四年則救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

三國有謀補注宋祁曰王念孫曰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為復言樂

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三國有謀遂欲

復齊初與三國有謀補注宋祁曰王念孫曰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為復言樂

作後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

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呂為齊

首善補注宋祁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曰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

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

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補注宋祁曰重令其長女

紀翁主入王宮補注宋祁曰諸王女曰翁主而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

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補注宋祁曰宦

補注宋祁曰宦者奄人入

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補注先謙曰見外戚傳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

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曰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曰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調紀太后怒曰

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補注先謙曰史記及作急下更有乃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呂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娥向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

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姦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姦姦其子女及其姊妹補注宋祁曰漸本正文姦字上有新字先謙曰史故曰燕感太后富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

日毋復言嫁女齊事前漢三十八齊事寢淫聞於上師古曰寢淫猶言漸染也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浸淫浸淫即浸尋之前漢三十八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於長安師古曰鉅大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

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今問齊王與其姊亂於

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以引宋祁曰趙主父偃以作大朱

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天謂用心不平子亦因偃公孫弘曰齊王呂憂死無後非誅偃無呂塞天下之

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

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類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武帝賜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呂子菑川師古曰

稅貧者或乘牛車

虛受堂

十一

高五王傳第八終

漢書三十八

漢書補注 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蕭何沛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害勝也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也

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應非也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於文母害母害者取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

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又不忍死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此深為舞文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無害之確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居大府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無人能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又云然文深則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引韋昭云有文理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者劉昭注郡國秋冬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害可任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吏高下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布衣時數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也字亭長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先謙曰官本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氏云時發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辨之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之錢大昭曰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史補注周壽昌曰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南召南比秦事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史事也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何何固請得毋行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延徵何用之何心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已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

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

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

蜀漢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呂

距漢王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勸之何諫之曰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漢功臣之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王曰何為乃死也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七十一篇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漢其稱甚美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名也師古曰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作天河沈欽韓曰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臣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

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臣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曰為大將

軍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補注先謙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母害若言無比也一日

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忍反補注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

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

輒奏上可許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即不及奏輒自便宜施

行上來呂聞乃目所為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遂去何

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章與專

此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刺作專漢三年與項羽相距

京索間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鮑生謂何

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補注鮑生謂何

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

讀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

上曰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

前漢三十九功師古曰

南陽縣在為記補注天師曰云鄼侯師古曰

也先謙曰官本注未作有齊召南云案功臣表六年十二月甲申

封曹參新飲夏侯嬰王吸傳寬召歐韓歐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至正月丙午封張敖劉德蕭何周勃樊噲韓彭周呂武虎董

漢孔聚陳賀陳稀共十二侯其餘功臣未封者尚多即上文所云

羣臣爭功歲餘不決者也注舊有爵者疑應作未封者先謙案

何先封沛郡之鄭而後封南陽之鄭此先封者作鄭音輕傳寫並

作鄭耳音輕者南陽縣今歸德府永城縣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

臣等身被堅執兵補注先謙曰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

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

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願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

之補注宋祁曰謝郭本去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

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維而放之也指示者目手指示之

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補注錢大昭曰

先謙曰史記作蹤足證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補注吳仁傑曰史

縱通用原注非是文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也所謂走得獸者謂其追而

殺之耳云得走獸則非本指矣王仲任亦云高祖行封先及蕭何

蕭何安坐樊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曰身

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

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補注齊召南曰案十

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獲功臣多封

何應劭曰機屈也師至位次未有已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

侯鄂千秋時為謁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鄂千秋周壽昌云各本俱作鄂秋功臣表亦

作鄂秋無千字史表亦作千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

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逐

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補注周壽昌是然蕭何常從關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

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漢得之不必待呂全奈何欲曰

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宋祁曰蕭本加字上有而字蕭何當

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補注先謙曰史記賜

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

君遇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千字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補注先

母史記曰蕭本作鄂千秋引宋祁曰蕭本無千字

作父子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呂當縣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

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陳稀反上自將至邯鄲而

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拜

丞相為相國補注齊召南曰案丞相相繼相國則緣綬矣漢初相

國惟何及曹參二人自參薨後即仍稱丞相又案何

曹參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
主吏居縣爲豪吏矣師古曰言參長也蕭何高祖爲沛公也參呂中
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繫也言其在內主知繫
涓清濁之事蓋始於戰國近左右也補注悅欽韓曰墨子號公輸若
中涓其名蓋始於戰國近左右也補注悅欽韓曰墨子號公輸若
之事也先謙曰官本繫作謀擊胡陵方與先謙曰史記繫上有

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曰案字公者時人尊稱之耳高祖是也補注齊名曰南宮監泗水郡古史平以胡陵降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卽此監公也

方與方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補注先謙曰高紀附攻之賜爵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於作尼尾也高

此入尼尼字相似未取孤父祁善置文選曰善置置名也晉灼
知孰正但必非歆耳
二縣名曰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釋也補注
沈欽韓曰孤父祁邑名非縣也伍被傳吳王破大梁敗孤父史
正義引括地志云懸父亭在宋州陽山縣東南三十里故祁城在

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先諱曰史記耶丁有微字是與高紀
合凡與紀合者地不復出言取狐父及祁之善置又攻下邑曰西至虞擊將章邯車騎
攻輟戚補述先諱曰史記作爰戚今濟甯州嘉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

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補注先謙曰高紀章邯圍困樂東阿本戰國阿邑漢置東阿縣故或爲阿

漢書補注 卷二十九 列傳第九

賁軍破之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曲遇古

反通音駟駟音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張晏曰侯

朝位比之如涪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補注曰侯

先謙曰官本五作伍案漢書伍氏皆作五其河南潁陽武今懷

西陽武下轅轅緱氏慶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緱氏今河南

府僊師縣南瀾志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破之孟康曰戶鄉之北
緱氏縣有轅轅關
北三十里
一統志
本應劭此注也案地理志但云堵陽莽曰陽城不言秦秦陽城
故城在南陽府榆州東六里
本秦陽城縣遷沅欽韓曰
陽城不言秦秦陽城

陷陳取宛虜薊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薊降封爲殷侯而此傳言虜薊紀傳不同疑傳誤補注

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呂沛公
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
下薛收鄧展曰武都二縣也補注先謙曰下薛道在今龜巖

破之謂也東十里好時村圍好時取壤鄉壤地名也擊犂平軍於好時南

縣東南二十餘里高驤坊是案
唐武功縣在今武功縣西南
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破之
音
歷復圖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

名曰新城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

日孟康曰縣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出

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補注先謙曰地呂將軍

引兵圍章邯廢丘呂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園

津師古曰在東郡補注先謙曰據河水注東郡白馬縣有章鄉故

可互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

二年彭城之役補注先謙曰此漢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呂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蘇林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

黃作黃集解引徐廣云內黃縣有黃澤案樊豐傳作外黃是

津縣東三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

北三十里先謙曰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武彊

音隱衍氏魏邑今南陽府葉縣治葉在今葉縣南三十里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

正義括地志曰高帝封莊不識為武彊侯即此地先謙曰因至滎陽

帝時在滎陽補注先謙曰高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滎陽師古曰敗謂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補注周壽昌曰此猶後

已真拜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召假丞相補注先謙曰

有左史記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

政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下軍字下念孫曰沛水也上下文皆言

同先謙曰沛水注沛水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

子齒奔張城鄭縣西北四十里先謙案張矣正義引卽今張大破

張城在蒲州懷德縣西北四十里先謙案張矣正義引卽今張大破

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補注沈欽韓

城在絳州絳縣東南或曰在曲沃之陽故曰曲陽垣縣城在絳州

如垣故縣亦有東垣一名垣亦曰武垣博物記王屋山屬縣當在絳州

魏都安邑今之絳州絳縣縣志云垣亦曰武垣博物記王屋山屬縣當在絳州

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

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

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此夏說自為代相也韓信傳注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其說是矣此作趙蓋誤大破之斬

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

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

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呂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

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莒濰陰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

之耳晉書竹匠反又音直庶反濰音它合反與同齊注錢大

昕曰項羽封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攻殺安并三齊之地因

以濟北為郡非追書也先謙曰著濟南縣濰陰平原高盧並平原縣

盧泰山縣南二十里濰縣今德州北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

盧今長清縣西三十里並屬濟南府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

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補注先謙曰濰水注濰水逕高密縣故

高密縣西南下密膠東縣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大破之斬龍且

虜亞將周蘭師古曰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補注先謙曰史

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韓信

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

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呂長子肥為齊王

而呂參為齊相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齊字引高祖六年與諸侯

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勿絕參呂齊相

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豨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軍騎十二萬與高

祖會擊豨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

邑在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相今宿州西北隸今徐州府參功

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踞郡守

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如清曰蹇音款張晏曰莫放楚鄉號也時近

侯作侯史記亦作候六國故有令尹莫放之官補注先謙曰官本

前云虜秦候一人也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曰參為齊丞

相參之相齊七十城補注錢大昕曰吳王濞傳悼惠王王齊七十城高五王傳亦云食七十餘城此云七十者舉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公姓蓋字高依此訂

士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市者所呂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呂先之孟康曰夫獄市

嗣有罪完爲城旦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征和二年宗坐太子死侯表與傳同班蓋正史記之誤

至哀帝

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

補注錢大昕曰案功臣表本始乃參元孫之元孫傳脫元

字

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

補注先謙曰表

云建武二年侯宏嗣以舉兵佐軍至今八侯

補注劉攽曰八侯字

紹封非莽所侯也嗣字當在封上

傳子窟窟子奇奇子時時子襄襄子宗參元孫本始子宏宏

子曠曠功臣表所謂今見者也八侯似非衍文周壽昌曰案高帝

時侯者後嗣紹封最盛如蕭何不過終西漢而止不及曹參魏志

武帝紀云漢相國曹參後注引王沈魏書云參以功封平陽侯世

襲爵上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師古曰刀所呂制書也古者用

時錄錄未有奇節

師古曰錄錄猶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日月之末光

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

何曰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

師古曰高祖出征何

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

主

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

師古曰冠爲一代之

宗臣

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

宗臣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

慶流苗裔盛矣哉

終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二十九

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成以後會也其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先謙曰蚤早通作字非古字也依說文當爲早五日雞鳴往父父又在復怒

日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

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補注先謙曰史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即我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

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

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補注先謙曰案留縣名在陳理志屬楚國即後文良所云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者也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爲慶將服虔曰官名也補注沈欽良數曰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

爲慶將韓曰猶楚宮殿尹之職良數曰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

喜常用其策良爲宅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先謙良曰

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補注先謙曰良曰沛公之

項梁其立楚懷王良遇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賢補注宋祁云浙本韓字上有而字錢大昭曰可立爲王益樹

黨師古曰廣立六國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

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

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補

擊下有破字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武關沛公欲呂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師古曰峽音竟補注先

日秦兵尙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呂利師古曰商

無遠大警猶傳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補注先

記徐廣注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皆所呂表已軍之

酈食其持重寶昭秦將師古曰昭音徒秦將果欲連和補注周壽

史記有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陳漢兵襲咸陽沛公欲

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

之師古曰解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補注周壽

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呂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

賊宜縞素爲資資師古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省秦服儉素以爲

資字舊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

行毒藥苦口利於病補注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耳苦口願沛公

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

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補注

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

人也臣等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斯反鯁小

謙曰索隱鯁小魚也臣等案楚漢春秋鯁生未詳解此注誤作小

人又脫三字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

致語義不三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

日沛公默然曰有固不能也句今爲奈何良因要項伯見

沛公補注先謙曰史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

背項王所呂距關者備宅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補注齊召南

史記而夫者也鴻門之役史記於項羽本紀中詳敘故留侯世家

日語在項羽事中若漢書既移敘其事於高紀故羽傳從署但日

羽傳也此史家修改所未及處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

金百溢補注錢大昭曰溢古溢字食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

金百溢補注錢大昭曰溢古溢字食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

金百溢補注錢大昭曰溢古溢字食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

金百溢補注錢大昭曰溢古溢字食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

金百溢補注錢大昭曰溢古溢字食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

金百溢補注錢大昭曰溢古溢字食貨志云秦兼天下黃金以溢

名爲珠二斗良具呂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服虔曰水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如清曰

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案服注蓋據高紀蕭何等傳但言漢中

故云然據此傳上文明言止王巴蜀則無漢中明矣如注爲是

此當在項羽議封未定時侯表貢功狀亦有請漢中地四字

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師古曰棧道關道也示天下無還心呂固項王意適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道關道也示天下無還心呂固項王意適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良從漢王故不遣韓

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還項羽書

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復注先謙曰官本無

下疑有又呂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曰故北擊齊

良迺間行歸漢漢王曰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

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補注先謙曰官漢王

下馬踞牽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捐關已

東謂不自有其地將呂與令人其立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

功其破楚也補注先謙曰已與以同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

謂最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補注先謙曰官此

健也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

使人連彭越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

專任之使將也補注先謙曰因舉燕伐齊趙補注何焯曰伐當作伐

史記北史記作兵是因舉燕伐齊趙補注何焯曰伐當作伐

作代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補注先謙曰

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燒楚權師古曰燒弱也音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德伐滅

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補注

昌曰高帝五年即皇帝位此三年猶爲漢王陛下之稱史臣追書之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

師古曰伯謂曰霸補楚必斂社而朝師古曰社衣襟也補注王念

注先謙曰官本無注而朝貢地傳海岱之間斂社也廣雅社社

也社也此云斂社而朝貢地傳海岱之間斂社也廣雅社社

即快也管子弟子職篇攝社鹽池又曰振社掃席趨業攝社抱几

列女傳漢文伯引社攘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

掩而親饋之皆謂袂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

讀曰促促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

我計燒楚權者具呂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補注先謙曰言

也官本作何如意同叔孫通吳王濞傳並有於公何如之語其義

並同宋史記亦作於子房何如今本誤爲具以酈生語告於子

房何如詳王良曰誰爲陛下盡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

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月指畫也或

之不若也師古曰或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說非也著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

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

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釋箕子之拘徐廣注釋一作式拘一作因四

不可式當亦門之誤字蓋人習而誤爲式耳

子門之事故改門爲因而不計式因之不可通也史記下云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闕式智者之門乎正承上三者言尤

爲史漢文同之顯證後見大同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散鹿臺之財臣瓌曰

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補注先

謙曰財當依留侯世家作錢周本紀亦作財王念孫云此後人依

晚出古文尙書改之武成正義解淮南主術道應篇並同殷本紀帝紂厚賦

書克殷篇管子改之武成正義解淮南主術道應篇並同殷本紀帝紂厚賦

稅以實鹿臺之錢呂覽慎大篇云賦鹿臺之錢說苑指武篇散鹿

臺之金錢並作錢自鶴書盛行後人輒改錢爲財幸其參差下一

猶可考見呂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曰畢偃革爲

古書元文曰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曰畢偃革爲

軒蘇林曰革者兵革革略軒者朱軒倒載于戈示不復用補注宋

也如清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作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塹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

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示天下不復輸積

閿鄉縣東南湖城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示天下不復輸積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示字引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王今陛

念孫云案浙本無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

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適立六國後唯無復立

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復立者功勞之臣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復立者

威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

繞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皆從之晉灼曰當

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皆從之晉灼曰當

不可者八矣王侯紂作不可者二以下遞異至此書不可者七

無其不可者八矣王侯紂作不可者二以下遞異至此書不可者七

字與本書稍異師古曰綴止也哺食在口中者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綴止也哺食在口中者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師古曰綴止也哺食在口中者

王怒其說漢王師古曰綴止也哺食在口中者漢王使夏侯嬰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其說漢王漢

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其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齊三萬戶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臣計幸而時中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臣為雷侯與蕭何等俱封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補注宋云其後日夜爭功而不決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謂之復道韋

昭云閣道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往往數人偶語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日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始安蜀音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下不足呂獨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

聚而謀反耳上適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

每目勇力困辱高祖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

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而急趣丞

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

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

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師古曰殽山也殽池也音滿補注宋

河鄉維其固亦足恃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

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沃野千里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之利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呂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也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

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志吳質傳注上將軍黃池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亦體也

十卽道引不食穀師古曰先說曰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適使建成侯呂澤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適使建成侯呂澤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適使建成侯呂澤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

劫良曰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澤當是澤之齊召南云考異是也澤與祥相通而誘其下文又脫之字耳呂澤封周呂侯召釋之封建侯恩澤侯表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曰欲易太子古曰言日日君安得高枕而臥師古曰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欲易之

用臣策今天下安定呂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呂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願念也四人謂周公絳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行圖志公絳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班孟堅徵近古逸民與揚子雲法言美

隱居夏里號曰黃公角里先生居園中因以號黃公姓崔名廣詩黃綺終辭漢似亦以夏爲地名也惟圖釋陳留舊傳自序云

國公角里先生神坐園公絳里季神非則國公舊傳自序云

耳山周壽昌曰廣韻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下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白

站卷二十二所引同案城此四人外尚有一人年老矣皆已上人微而不至者也先謙曰官本注角作角

前漢四十

嫗姆士師古曰嫗與嫗同嫗古傳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

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

宜來師古曰宜來呂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

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

將呂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卽

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

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

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補注沈沈欽韓曰燕丹子刺刺曰太子率燕國之眾而當秦猶使羊將狼

虎耳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補注沈沈欽韓曰韓非備內篇語

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師古曰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

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補注先謙曰官本終上有曰字引劉攽

曰日字後人妄加王念孫云劉說非也

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師古曰是四皓逃高帝之諫如此

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師古曰因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

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呂氏之言曰呂氏之言曰呂氏之言曰

也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鼓而行言

無所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將諸將不敢不

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補注宋祁云振本

諫曰史記呂后承間爲上泣而面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

亦有五字師古曰呂后承間爲上泣而面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

不足遣師古曰迺公自行耳師古曰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

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

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恆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因說上令太子

爲將軍監關中兵補注先謙曰高紀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

前漢四十

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傳事補注先謙曰通蓋胡注古也

耳少傳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

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呂死爭太子上陽許之補注周壽昌

詳詳即作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

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上怪問曰何爲者補注先

記何上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補注先

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謂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

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法處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

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太子師古曰調護和平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

其出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氏真適主矣師古曰適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

吾爲若楚歌師古曰若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鵠反羽翼

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意林尸子曰鴻鵠之數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師古曰就成也雖有翅繳尙安所施師古曰繳羽也

繳音之若反師古曰繳羽也歌數闕師古曰闕音口穴反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歔

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從容音千容反王念孫曰案漸本注是也無

史記亦有上字師古曰從容音千容反非天下所自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

遇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疆秦天下震

動今呂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

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

道下有引字是道讀曰導惟學導引方能輕身師古曰導引欲輕舉也

文爲注而失其本意矣師古曰導引欲輕舉也高帝崩呂后德良迺食之師古曰迺

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補注錢大昭曰

本有間字師古曰解在魏豹傳補注錢大昭曰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師古曰不得已

年卒據侯表良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師古曰

宋祁云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師古曰黃石

黃石六黃石公記曰取而寶祠之師古曰寶祠之黃石不疑嗣

良死并葬黃石師古曰取而寶祠之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師古曰每上冢

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不敬異史記亦作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五年明此三字誤師古曰侯表不疑孝文五年坐與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陽武屬河南不

屬陳留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三十二引蔡邕陳留東昏廟上里社

碑曰惟斯廟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

相孝明之世虞延爲太尉熹平中延曾孫放以宰相繼踵咸出斯

鄉雖有積德修身之效亦斯社所相乃祠碑云水經注東昏縣故

陽武之戶牖鄉平有功于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紀要

東昏城在開封府蘭陽縣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

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

先謙曰史記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

產補注先謙曰不親言不親身始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

灼曰覈音說京師人謂麤屑爲覈頭補注錢大昭曰廣韻引作覈

覈蘇興曰說文覈堅麥也久麥乞聲孟注音音與許合覈本字此

借覈爲之說文覈下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間之逐其婦棄之及

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師古曰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

牖富人張負師古曰張負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周壽昌云下云

張負既見之喪所行動其爲丈夫無疑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

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呂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

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平亦曰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

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其已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徹師古曰

長者貴人也後書馬援傳但謂長者家兒又子存富居自守而

反游京師長者注長者謂家使魏志文帝詔三長者知被服五

先謙曰官本微作微史記同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曰女孫予

陳平補注宋祁云本無孫子二字劉攽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

之產業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

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迺假貸幣呂聘師古曰聘予酒肉之資

呂內婦負戒其孫曰毋曰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

如事迺母師古曰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師古曰

先謙曰孔穎達云祭法大夫以下咸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

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

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則得立社故曰今之里社平爲宰師古曰

肉也切割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適呂平爲信武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旦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遁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曰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遇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師古曰漢王領魏而後進孟康云卽無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人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已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謹而議也謹注云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其或使監護長者補注先謙曰長者諸將自謂高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呂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劫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或作咸案咸音絳灌等則說平者非止一人作咸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師冠呂非所也間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間平使諸將

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呂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呂利國家耳師古曰願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免也無也師古曰遂猶免也呂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補注先謙曰呂平昌曰諸項伯莊外惟韓信韓彭韓信各傳見表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呂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補注先謙曰史記頗誤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

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呂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呂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士亦呂此不爾今大王嬖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呂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矣然大王資俸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願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師古曰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昧且音子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呂疑其心師古曰間音居見反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補注先謙曰意疑也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

斬之即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召樊

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

燕平行間高帝崩於道中問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

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

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議之就

得其成計補注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

下太后以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

則太后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上上文兩之字而衍史

記太后迺爲郎中令日傳教帝先謙曰史記曰作日

議迺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

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人咸陽陵

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曰

兵屬漢漢王還定三秦五霸侯伐楚之後故下文云陵本無從

漢之意也但張敖傳言陵解張敖之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

武關以前南陽先謙曰據高祖紀帝入南陽時陵降持木從入關耳

事理固無礙也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

呂招陵讀曰鄉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毋呂老妾故持二心妾呂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

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曰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

本無從漢之意呂故後封陵爲安國侯

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

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讀曰說問丞相平

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

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

不在邪師古曰啖小飲也音所甲反補注宋祁云無而字王

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字者誤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

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啖血而盟無而字

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日於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當朝廷而諫爭謂全社稷定劉氏後

君亦不如臣陵無呂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

傅實奪之相權

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

年而薨師古曰先謙曰陵之免呂太后從平爲右丞相呂辟陽侯審

食其爲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

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呂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

呂太后及爲相不治師古曰不治不治也治使止宮中也李奇曰

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呂平前爲高帝謀執樊

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問之私喜師古曰私喜無治也平不以能加於呂之上而質呂須於

平前師古曰對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師古曰謂且

呂須之諂師古曰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師古曰謂且

帝初立怪平病補注太尉勃曰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臣相讓勃於是迺呂

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

封三千戶居頃之上補注明昌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

歲決獄幾何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左丞相平曰各有主者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各有主者而平曰各有主者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已不須言各北堂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

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

長安盜賊數又欲疆對邪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顯爲丞相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至留孫何坐略人妻棄主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

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今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今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今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今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今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今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道之所禁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禍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當有之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安傳引此無之字然終不得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也字引宋祁曰沛人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曲月令曰具曲禮師古也常曰吹簫給喪事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日許慎云簫薄也曲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日許慎云簫薄也曲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歌舞作樂是又云立傳歌虞頌猶材官引強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篇管材官引強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馬也師古曰高祖爲沛公初起勃呂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房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酈及蕭復攻碭破之

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曹參傳亦曰攻下邑以西至虞地地理志梁國即秦碭郡也下邑

擊章邯車騎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皆功之高下名也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殺一字句先謙曰擊若名品則下功也傳不當書到說謬顏則

則是以章邯車騎爲句矣周勃較優略定魏地攻轅威軍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往至栗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栗沛郡縣今濟南金鄉縣東北二十里顏以爲栗東漢書也

德府夏邑縣治取之攻轅桑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先登擊秦軍

阿不破之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宛胸得單父令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縣南夜襲取臨濟攻壽張呂前至卷補注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縣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後漢光武以叔父名更壽字破李由雍

改壽張此作壽張後人所改史記作攻張又脫壽字

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潁曰周後
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令師古
晉肥補注欽韓曰史記作虎黃令徐廣云一作句從沛公定魏
盾令史記是也高祖方用勃爲將安得遠縣集之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在項羽破河戰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綴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陽今許州西南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至呂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
定三秦賜食邑懷德補注先謙曰懷德馬期縣在攻槐里好時最
如潁曰於將軍之中功爲最也補注先謙曰懷德馬期縣在攻槐里好時最
後書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補注先謙曰懷德馬期縣在攻槐里好時最
之補注先謙曰懷德馬期縣在攻槐里好時最
前漢四十

作一百呂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呂前至武泉孟
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令師古
晉肥補注欽韓曰史記作虎黃令徐廣云一作句從沛公定魏
盾令史記是也高祖方用勃爲將安得遠縣集之
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在項羽破河戰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綴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陽今許州西南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擊王離軍破之六
至呂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
定三秦賜食邑懷德補注先謙曰懷德馬期縣在攻槐里好時最
如潁曰於將軍之中功爲最也補注先謙曰懷德馬期縣在攻槐里好時最
後書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補注先謙曰懷德馬期縣在攻槐里好時最
之補注先謙曰懷德馬期縣在攻槐里好時最
前漢四十

東二十九縣補注錢大昭曰遼東上史記有遼西二字案地理志所定者多三縣後又有析置者耳且下云定遼陽二十二縣較釋侯昭曰當作十二縣先議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

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

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本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高帝

呂爲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責之如清曰勃自東鄉貴諸生說士不曰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

作事史趣爲我語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

惟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諸說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爲勃既定燕

而歸高帝已崩矣呂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呂勃爲太

尉補注先議曰徐廣云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尉召南云案傳此文與公卿表同蓋用史記世家而不取史記

功臣將相二表也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呂呂王爲

相國秉權欲危劉氏補注先議曰史記有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四語勃與丞

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爲少帝及濟

川淮陽恆山王皆非惠帝子補注錢大昭曰此稱恆山後稱常山

以孝惠子侯者四人襄城侯義三年爲常山王侯即少帝也

呂王異姓諸侯王表高后七年呂王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始

故平昌侯補注錢大昭曰呂王產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始

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恩及呂產徙封呂王其實一也初高后

致梁孝王始封其時濟南王辟光尚存七國既平梁又未嘗

益封此兩濟川者名同而實異也先謙曰官本通作以是呂太

后呂計詐名宅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呂爲後用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

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適與太僕汝陰滕公入

右執戟皆仆兵罷師古曰仆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

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

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

呂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補注先議曰史

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呂

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說有大功又受厚賞而

烏押反補注先議曰居尊位呂久當之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

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丞相補注先議曰呂王產呂呂王爲

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

率列侯之國適免相就國補注先議曰日本書王商傳張匡云往者

怵然憂案傳志皆無其事蓋匡妄言咸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

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

侵辱之勃呂千金與獄吏獄吏更適書牘背示之師古曰吏所執簿

也師古曰吏所執簿呂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呂爲無反事文帝朝太

后呂昌絮提文帝應劭曰呂昌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

也師古曰昌絮也提音徒計反補注周壽昌曰釋名帽也漢時亦自稱帽本

師通初以刺船郎著黃帽應云陌額絮者方言冢中南楚之間云

陌額也唐宋以來呼曰抹額索隱提議該音底鄉也案即抵物曰

之抵戰國策侍醫真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刺刺與此同義

終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璽勅曰言勃謀諸呂廢少帝手異國
綰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不曰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吏下衍事字

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
吏之貴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然字引宋
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補注先謙曰意不相可也中音

仲坐殺人死國絕一年補注先謙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
文帝釋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次弟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
去之錢大昭曰闕本無下弟字亞夫上有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

河內守時許賢相之補注先謙曰許賢河
相持國秉補注先謙曰秉
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知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

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補注先謙曰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
死法也補注先謙曰從理入口此餓
有與負狀貌豐美顏頰張人皆謂賢必為方伯無饑乏之慮反

賦云法令入口鄧通死補注先謙曰鄧通死
理人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適封

為條侯補注先謙曰條侯
所封錢大昭云案地理志勃郡有條侯國應讀音為條
此清河網王字寅所封也勃信都國有條侯師古亦讀為條亞夫

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曰河內守亞夫
為將軍軍細柳曰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呂
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刀彀弓弩持滿

師古曰彀張也音邁補注劉奉世曰言發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
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周壽昌曰弓弩上絃為彀持滿則力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補注先謙曰
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適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適按轡徐行至

中營將軍亞夫揖補注先謙曰揖
又何休云以手通揖曰揖此持兵揖似當從持兵之說曰介胄

之士不拜請曰軍禮見補注先謙曰見
之士天子為動改容式車補注先謙曰式車

人稱謝補注先謙曰謝
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卿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補注先謙曰

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
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

三年吳楚反亞夫呂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
輕難與爭鋒補注先謙曰楚

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補注先謙曰許
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先謙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陰問鄧都

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
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補注先謙曰

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阻阨之閒且兵事上神
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補注先謙曰藍田

搜散罷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

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

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

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補注周壽昌曰絕

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補注宋祁曰新本堅作頃

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

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補注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

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

反其所攻不知逆失實也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

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

頭呂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太尉計謀為

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

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補注錢大昭曰待當作上

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

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

君之子章武太師古曰章武太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

已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也補注周壽昌曰人生各

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補注先謙曰死後迺其子彭祖願得

侯師古曰吾甚恨之補注先謙曰恨悔也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上曰請得

與丞相計之補注先謙曰相計之五字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

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其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

人降漢師古曰匈奴王徐盧等五

俱匈奴王以中三年十二月丁丑師古曰丁丑上欲侯之呂勸後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下侯之即何呂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

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大胾音側吏反補注宋祁曰

非相篇注載臠也曲禮注殺骨體也臠切肉也臠正是切肉無切肉則是大胾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

心不平願謂尚席取箸師古曰尚席取箸尚席者云尚席掌武帳帷幔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足

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足

豈不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

少主臣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曰時太子在

爾何故視此師古曰此快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召葬者補注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被義反

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補注庸知其

盜買縣官器師古曰縣官器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

也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補注上下下字之字

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亞夫不對上

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

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合諸廷尉也補注

沈欽韓曰帝怒亞夫屈強不置對直下廷尉考劾不用問也補注

說以為姚察解師古曰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

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

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呂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囚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

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宅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

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建德元鼎

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蓋本作元鼎五年坐耐金不善有罪
國除史文誤倒非耐金不善之外別有罪也兩文同在元鼎五年
本無不合明亞夫果餓死死後補注先諫曰據上迺封王信為蓋
此文有誤

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左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已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上虛壯大

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梧今人讀為吾非也補注王念

孫曰案師古以梧為驚梧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

增成其義其失也蓋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言吳大

也後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注梧音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

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為反若婦人女

邱虛壯大之意是也先諫曰官本注驚下梧作梧為

子故孔子稱曰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澠臺滅

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補注先如良受書老

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離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

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補注宋

作謀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呂智終王陵廷

主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

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

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已佐之師古曰戇愚也

讀音竹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呂後非迺所及師古

巷反波也言汝亦不及見也補注宋終皆如言聖矣夫

郝曰漸本正文及下有也字

張陳王周傳第十

終

漢書四十

樊鄴傳新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樊噲沛人也巨屠狗爲事 師古曰沛人食狗亦與羊豕同致噲專

殺大豕又以其豕煮酒來衛一犬月令天子以犬膏麻以犬膏

續志記聖師周公孔子姓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儒然也

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

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噲呂

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師古曰沛縣名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

薛西 師古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巨戰戰東 師古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注先謙曰沛郡守於薛縣之西補注周壽昌曰守名壯 與司馬

此一役而得沛公攻圍都尉此又與史記同傳爲者誤周傳

又安知都尉二字耳又高祖傳沛傳但言東郡尉疑此守字亦衍

從是後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 賜爵五大夫

從攻秦軍出臺南 師古曰臺成湯封邑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日紅 擊破趙軍開封北 師古曰北 師古曰北 師古曰北

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北 師古曰北 師古曰北

作二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逆 師古曰曲逆 師古曰曲逆

官本傳是史記同地攻宛陵 師古曰宛陵 師古曰宛陵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師古曰賢成君

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受爵此何多矣約呂秦制於義不通從攻

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戶鄉 師古曰戶鄉 師古曰戶鄉

此傳作東攻秦軍於戶東攻與下南攻對文正義 南攻秦軍於

斷南字連上讀案諸傳云戶北此不得是戶南也 南攻秦軍於

隼州晉山縣東南五十里 破南陽守騎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

西至鄆 師古曰南陽反 師古曰南陽反 師古曰南陽反

勇四十人官本亦作二十四級捕虜重封 師古曰重封 師古曰重封

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補注先謙曰封爵未聞有加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

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

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師古曰中酒 師古曰中酒

秋謂之中中飲仲反補注先謙曰中酒 師古曰中酒 師古曰中酒

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之半日中酒 師古曰中酒 師古曰中酒

終宴賓主各懷意慮何暇計及醉醒又豈能周壽昌曰飲酒未

爲盡歡耶此中字讀如木音不得音竹仲反明矣相如傳顏注音

竹仲反亦同此誤先謙案中酒二字唐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 師古曰屏蔽 師古曰屏蔽

同義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 師古曰

先謙

漢書補注 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

九八七

為寧遷為左丞相破得基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基
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
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軍補注先謙曰
將軍大將一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
乃將軍名在十人之內皆解福所虜獲者也補注先謙曰
將軍大將一太僕解福等十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將軍太
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會呂相國擊綰破其丞相
抵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補注先謙曰
為大將如當時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補注先謙曰此後則益
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
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
十三人二千石百下至三百石十二人補注先謙曰從字上當有
臣為大將者傳皆有之補注先謙曰
皆稱凡可證周勃傳有之補注先謙曰
八十八人十三人作十補注先謙曰
子伉師古曰伉音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補注先謙曰
布未反師古曰伉音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補注先謙曰
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噲音
推門直入詩東方之日補注先謙曰
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
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噲音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補注先謙曰
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噲音
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呂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
噲黨於呂氏師古曰噲音
師古曰噲音

誅成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
中斬噲師古曰噲音
噲師古曰噲音
母呂須亦為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噲音
先謙曰官本及史記無噲字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諒呂須等
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
故邑師古曰噲音
能為人師古曰噲音
子補注先謙曰
存故家還乘亦佳公子也補注先謙曰
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鄼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鄼音
此文似脫陳雷二字耳補注先謙曰
略地六月餘商呂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補注先謙曰
起事已年餘矣此傳文與史公據樊他廣所述錄之以廣異聞
班氏因之正義謂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
人從高祖曲為之說非也補注先謙曰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補注先謙曰
河津破秦軍維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旬
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補注先謙曰
此句關在洵陽縣補注先謙曰
與周勃等一別領一軍為將此傳是西定漢中師古曰旬
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入而攻秦取關補注先謙曰
商爵信成君補注先謙曰
成君何憊乎師古曰噲音
不得為信成侯但漢初先賜名號侯如樊噲武傳寬通德之類
甚多信成乃名號後賜爵列侯則實封耳補注先謙曰

1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呂子孫爵平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補注

昭曰南監本闕本乎作皆先謙曰官本作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補注

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補注

為亭長重坐傷人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補注

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補注

桎梏言不傷嬰故嬰證其然然告故者反坐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補注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補注

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呂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補注

也補注

僕補注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補注

呂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補注

蘭儀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補注

也補注

由軍矣此涉下文而誤衍先謙曰戰疾猶屬商周疾關也賜爵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呂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

從擊趙貴軍開封揚熊軍曲遇補注

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璽補注

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補注

令史記作滕公無重字公即因奉車補注

戰疾句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補注

收載行而雍樹馳服補注

之樹立也補注

也師古曰面南也雍樹馳服之言取兩兒為雍樹而者已面南而馳

銘曰索隱蘇林與晉有能背而面而走義尤疎越雍樹曰雍樹是李慈

樹乃馳也補注

抱於前不聽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

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補注

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補注

收載行而雍樹馳服補注

之樹立也補注

也師古曰面南也雍樹馳服之言取兩兒為雍樹而者已面南而馳

銘曰索隱蘇林與晉有能背而面而走義尤疎越雍樹曰雍樹是李慈

樹乃馳也補注

抱於前不聽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

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補注

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補注

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

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

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

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補注

令敵不測也卒呂得脫補注

鄉曰細陽汝南縣今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

陷陳功為多關所奪邑五百戶補注

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即

官本作賜史從擊陳稀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

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呂太僕

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補注

證按下邑縣名屬梁國補注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第當道曰近我呂尊異之惠帝崩呂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

來嬰曰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補注先謙曰東牟侯曰天

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補注周勃傳曰天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侯嬰

家在南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

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補注先謙曰高紀漢王

出襄陽關廢丘八月降塞王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

相項佗軍定陶南補注先謙曰曹參傳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補注李慈銘曰食杜

此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從降下傷呂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

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呂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

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補注李慈銘曰史記還至敖倉嬰遷爲御

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此假官也表三年呂列侯食邑杜平鄉補注

世出先謙曰前是衍文說見上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騎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單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

昭曰單騎南監本史記同單字誤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

相田光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齊守相田光是也田儒傳同此脫

相田光守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贏博又作故齊王田廣

相許章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贏博又作故齊王田廣

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

韓信攻龍且雷公於假密師古曰雷公名雷密也攻龍且及雷

密索隱注雷密令稱公旋其密索隱注雷密令稱公旋其密索隱注

名旋族疑皆於字之誤假密密名高密假音革高假雙聲字卒斬龍

且師古曰嬰所將之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得亞將周蘭師古曰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身虜騎將

入攻博陽補注李慈銘曰博陽今在河南攻博陽爲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博陽紀

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爲句非是沈欽韓曰博陽當作博陽紀

要國傳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春秋時小國漢置博陽縣屬

偃同音前至下相呂東南僅取慮徐師古曰僅又取慮徐徐三縣

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師古曰廣陵今在江都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

廣陵皆項羽使項聲薛公師古曰項聲薛公廣陵皆項羽使項聲薛公

下邳斬薛公補注先謙曰下邳在東郡下邳斬薛公

曰此平陽在東郡補注沈欽韓曰按東郡下邳縣之平陽亭同遠當

陽縣城今充遂降彭城虜桂國項佗師古曰佗陽縣城今充遂降彭城虜桂國項佗

州郡縣也補注先謙曰州郡縣也

師古曰凡六縣攻苦譙師古曰譙師古曰凡六縣攻苦譙

亞將下有何蘭二字是也前已與漢王會頤鄉補注沈欽韓曰苦縣

有頃鄉一統志願鄉在歸德府鹿邑縣南紀要云在縣東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虜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呂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補注先謙曰東城今鳳陽

九江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涪曰雒陽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補注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始分遷破之於吳文

爲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當分爲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

曰遂定吳豫章會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補注沈欽韓曰

灌嬰以爲豫章郡治官本考證陳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先有

灌嬰以爲豫章郡治官本考證陳功臣表作陳嬰不知灌嬰先有

事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卽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補注先

離互證兩傳文當在此時呂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

取楚王信還剖符世勿絕食願陰二千五百戶補注李慈銘曰

字不可省五從擊漢王信於代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韓至馬邑別

降樓煩呂北六縣斬代左將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

韓曰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

裴子野即援此傳爲證先謙曰唐杜南秦州雜詩胡舞白題糾薛

夢符因得題額也其俗以白室望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若石師古曰若石破胡騎於若石

可從擊陳稀別攻稀丞相侯倣軍曲逆下破之補注先謙曰

敬及特將五人師古曰敬及特將五人

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胸是也韓信傳亦有降曲逆盧

奴上曲陽安國安平補注先謙曰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定府郡州南安平縣治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鉢傳注先謙曰史記作肥鉢徐廣曰一與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

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頽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

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

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

帝崩呂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

舉兵西呂祿等已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

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誅齊兵止不

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

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

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補注先謙曰詳文紀後歲餘呂丞相

薨諡曰懿侯傳至孫疆補注先謙曰官本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

賢為臨汝侯奉嬰後有罪國除

傳寬補注錢大昕曰寬與新呂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引括地志云故橫陽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各城一

府商巨縣西南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平野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就其德

君師古曰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補注先謙曰

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

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補注先謙曰

擊王國華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補注先謙曰擊字誤也華母傷為灌嬰所虜田解當不得獨脫疑擊當斷或

得字旁字之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殘博符世世勿絕補注先謙曰符世世勿絕補注先謙曰

右丞相備齊張晏曰右丞相備齊張晏曰右丞相備齊張晏曰

歲為齊相國師古曰歲為齊相國師古曰歲為齊相國師古曰

國耳補注先謙曰國耳補注先謙曰國耳補注先謙曰

也四月補注先謙曰也四月補注先謙曰也四月補注先謙曰

擊擊補注先謙曰擊擊補注先謙曰擊擊補注先謙曰

說非也補注先謙曰說非也補注先謙曰說非也補注先謙曰

國之相國補注先謙曰國之相國補注先謙曰國之相國補注先謙曰

新欽呂中涓從起宛胸補注先謙曰新欽呂中涓從起宛胸補注先謙曰

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補注先謙曰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補注先謙曰

官騎長一人補注先謙曰官騎長一人補注先謙曰官騎長一人補注先謙曰

漢王賜欽爵建武侯補注先謙曰漢王賜欽爵建武侯補注先謙曰

破之定隴西補注先謙曰破之定隴西補注先謙曰破之定隴西補注先謙曰

擊楚至彭城漢軍補注先謙曰擊楚至彭城漢軍補注先謙曰

說軍南破之補注先謙曰說軍南破之補注先謙曰說軍南破之補注先謙曰

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

破楚軍榮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破楚軍榮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

擊趙賁軍朝歌破之補注先謙曰擊趙賁軍朝歌破之補注先謙曰

高紀參噲傳此在河內者自別一趙將賁後人習見趙賁安

將郝兩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呂東至

棘蒲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安陽城在趙州棘蒲城縣南康頤傳攻魏

下十縣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城也一統志棘蒲城今趙州治

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

郡一人補注先謙曰李奇曰或曰為郡守也守也師古

各一人補注先謙曰李奇曰或曰為郡守也守也師古

地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饒道起榮陽至襄邑破項

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

國大司馬呂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補注先謙曰江陵王謂其叔

戶為信武侯補注先謙曰案呂騎都尉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補注先謙曰嬰

將別擊陳豨丞相破之補注先謙曰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

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補注先謙曰

一人二千石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補注先謙曰呂下至五石三十九人

平陰遇韓信軍襄國補注李慈銘曰案此傳史記多脫文班氏因

邑馳入奪其軍補注先謙曰韓信之文先謙曰高帝出度平陰韓信軍修武

李以爲有奪文是也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目縲爲信武侯

師古曰其忠信故如此號補注先謙曰信武蓋以此食邑三千三百戶

表云楚漢分鴻溝以縲爲信號補注先謙曰信武蓋以此食邑三千三百戶

云二千二百戶上欲自擊陳稀縲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曰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補注

人史記更字十二年更封縲爲鄆城侯補注先謙曰音管蒯之蒯

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蒯而楚

漢春秋先封某邑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鄆商傳商先

食邑祿號曰侯後改他邑曰更封如史記曲周侯鄆商傳商先

此爲鄆城侯不言更封先謙曰史記作蒯成索隱鄆字乃名號侯至

云蒯鄆城侯在城父縣言更封先謙曰史記作蒯成索隱鄆字乃名號侯至

爲蒯與呂忱音蒯爲蒯同諸書雖蒯與呂忱音蒯爲蒯同諸書雖蒯與呂忱音蒯爲蒯同諸書雖

年薨諡曰貞侯補注先謙曰一作卓案尊與貞聲近而誤表作尊侯正義云尊

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縲子應爲鄆侯補注先謙曰蘇林曰音多屬沛國

作陳國張照曰按陳國無鄆縣據志應作沛國王念孫曰沛國當

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七年封周應爲侯國音多屬沛

引蘇音則但曰音多屬沛縣音多屬沛縣音多屬沛縣音多屬沛縣

也之音以附會之觀鄆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司馬

二也獨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帝本注毛本則多傳注並作

引漢魏人音皆曰其音某或曰音某其未有所感其音某或曰

監本地理志鄆陽下孟康曰鄆音某或曰音某其未有所感其音

音多塞反皆不類漢魏人語鄆音某或曰音某其未有所感其音

鄆縣之鄆蘇林曰鄆音某或曰音某其未有所感其音某或曰

鄆縣之鄆蘇林曰鄆音某或曰音某其未有所感其音某或曰

鄆縣之鄆蘇林曰鄆音某或曰音某其未有所感其音某或曰

鄆縣之鄆蘇林曰鄆音某或曰音某其未有所感其音某或曰

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為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
多在歌韻二韻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
入河反說文韻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
而雅南主術篇水殺電龍已與雅龍為韻說文韻聲相近故
爾雅聲字並音丁佐反四壯篇驪駟說文引作彥彥驪駟我
單聲而轉入歌韻者則不可枚舉又何必疑於鄭之音多乎而
是二字乃二十年未有之謬也先謙曰官本作鄭音多寒反按王
是說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美堪為犧牲雖曰其母犁色而不欲用山川寧肯置之張晏曰茲
子之不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基鋤也言
雖有田具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綰之時
值時通復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曰蚊蚋為喻勤功帝籍補注
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勤功帝籍補注
先謙曰官本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曰酈寄為賣友夫賣友
勤作勒是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
雖摧呂祿呂安社稷補注先謙曰漢紀酈呂祿誼存君親可也

樊鄴滕灌傳新周傳第十一 終

漢書四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蒼陽武人也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慶府武陟縣東南二十八里好書律歷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補注先謙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

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書其事或曰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

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補注先謙曰沈約宋志侍御史

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是也補注先謙曰沈約宋志侍御史

於周為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補注先謙曰沈約宋志侍御史

史六人先謙曰如注謂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召客從

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錘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當斬上有注法二字不可省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適言沛公赦勿斬補注先謙曰王陵傳高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為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變而為言以救之耳

遂西入武關至咸陽補注先謙曰史記遂下有從字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

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

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召代相從攻

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二千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官遷為計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相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相

相其益本此一月更呂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呂列侯與

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補注先謙曰師古曰主計非久也師古曰

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是時

布以高祖十一年反是蒼為主計在八年又後封侯二年也

蕭何為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

善用算律歷故令蒼召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補注先謙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會計也以上計貢稅之法因

別此五者也唐書柳冕傳亮表言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史記

范雎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課殿最歲遺吏上計統序載

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黥布

合證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

起補注先謙曰沛起二字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沛公補注先謙曰官本沛起二字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改耳景祐沛公呂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

本亦作沛沛公呂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補注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

漢王呂苛為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沛公呂昌為御史大夫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

慮前漢四十二當為虜先謙曰官項羽怒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呂父死事封

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

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下

還走師古曰還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呂留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強補注先謙曰庭字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音之難也

本無音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補注先謙曰官

記亦同據下顏注此文亦當為期明後人據宋說妄改也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為某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漸本然

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此則前之二

封必異之補注先謙曰
宋史先謙曰是昌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有謂以刀削之故號曰用簡筆書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言
 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言然堯進請問曰補注下今按
作問宋初曰間疑作問往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亦引宋
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非請御先謙曰宮本作請問亦引宋
說此本請問疑後陛下所爲不樂非呂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
人因宋說改也
 后有竊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
出此語者曰不
知堯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教彈者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
 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仇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公彊
爲其相趙主亮說曰官本注大作以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
 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

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股秩位爲左遷伯然吾私憂趙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王字
者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在位作任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
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
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特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呂爲御史大
夫者孰視堯曰無呂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爲之餘人不能勝也遂
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呂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也師古曰昌反王年少竊聞太后
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
后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高后患之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黜高后使使召趙王王
里來至長安月館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堯諡曰悼侯傳
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
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
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也迺抵堯罪補注先謙曰呂廣
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怨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赦呂客從爲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稀反敖堅守封爲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鞫案漢書赦孝文
元年薨徐諡也正義案史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
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漢書誤裴氏不考
乃云徐阿侯試過也先謙案放子敬以孝文三年嗣是放二年
字義是此元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
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高后
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窋不與大
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紀核之

宦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宦
即以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欲入未央宮
作亂宦復馳詔太尉則宦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
邸上議羣臣列名即不意宦者史記所謂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即不
與太尉相坐事免官不意宦者史記所謂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即不
其事也宦坐事免官不意宦者史記所謂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即不
已代任故賞蒼蒼而不意宦者史記所謂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即不
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
其緒尋而正之曰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
不革師古曰革改也補注先推五德之運呂爲漢當水德之時上
黑如故補注先推五德之運呂爲漢當水德之時上
入之音聲補注先推五德之運呂爲漢當水德之時上
錯入已定十二律之法以周赤鳥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
如氏之說反臣漢曰謂呂比故取類呂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
謙曰官本注或曰音頻二反補注先若百工天下作程品也百工爲器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音灼曰若
漢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呂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
蒼定章程也官本注是下有也字至於爲丞相卒就之師古曰
也成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補注宋祁曰學官本尤
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注不音陽夏公謂
案從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不觀所不通而尤達律歷尤達
爲況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所不通而尤達律歷尤達
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
好書則讀去聲明矣張蒼好書律歷師古亦無音而無所不觀無所
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歷師古亦無音而無所不觀無所
不通而尤達律歷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其死刑故也及
貴父事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補注周壽昌曰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
傳師古曰傳謂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
下蒼蒼曰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曰
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呂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
草創始也補注王鳴盛曰賈誼傳

以爲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誼欲改定制以漢爲土
德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諱外不可承況五德相生
不取相剋即欲承秦爲火德亦見荀悅漢固非一卷更元年
臣貢諱亦明年蒼由此自細補注宋祁曰一作細作謝病稱老蒼
遂更爲後元年蒼由此自細補注宋祁曰一作細作謝病稱老蒼
任人爲中候師古曰蒼有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
爲讓師古曰蒼有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
補注先推五德之運呂爲漢當水德之時上
音韻索隱單行本注案漢書作殺類即殺也王念孫云本作類或
又音韻史表作預及類殺皆類之誤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
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補注李慈銘曰
餘下有爲侯丞相四字長六尺餘下有蒼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坐法失侯四字此節去之則語意不明蒼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爲乳母師古曰言妻妾呂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
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補注周壽昌曰
申屠嘉梁人也呂材官蹶張如治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蹶弩張
之弩呂材官蹶張如治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蹶弩張
注錢大昭曰說文蹶距也從走斤省聲蹶蹶音布麥反補
趣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從擊黥布爲都尉
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呂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呂爲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
此同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曰
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補注先謙曰廣欲相之曰恐天下曰吾私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周壽昌曰史
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師古曰周壽昌曰史
未死之餘人也刪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迺曰御史大夫
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初丞相俱以功臣故安縣屬涿郡漢
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嘉
遂起於此先謙曰故邑前所食之邑在故安也在今易州東南嘉
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補注先謙曰當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
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補注宋祁曰越本

見字錄後人加景福本及羣書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意

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已不肅師古曰肅敬補注先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

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

去私篇子人之所私也注私愛也離騷皇天無私阿兮注獨愛為

教戒之非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

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

也通至詣丞相府補注先謙曰至相府也言至不當更言詣此

字史記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自如其故補注先

為禮賁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

所屬有兩長史下文亦云弘能諍長史如注亦作史案百官志丞相

便字為訓轉屬贊文爾雅孫炎注即舊今也故今字義於今下加

訓上文吾今使人召若亦謂吾即使人召若也叔孫通傳郡守尉

今捕誅伍被傳臣今見虞鹿游姑蘇之臺也周昌傳今為虜矣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補注宋祁曰漸本此字上有曰字君

日字史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嘉為丞相五

記亦有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嘉為丞相五

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量錯為內史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

即位二年者通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

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而丞相嘉自細細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

為內史門東出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度服

日宮外垣餘地也如清曰換音畏端之嘉間錯穿宗廟垣為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至朝嘉請誅

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垣垣故允官居其中師古曰

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

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夷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補注周壽昌曰青高祖功臣周舍子諡夷侯舍史記作舍

青翟者諡也舍諡懿侯昌許溫孫諡懿侯舍傳俱作舍史記

踵踵廉謹師古曰踵廉持整之貌也踵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日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也嶺嶺與廉謹師古曰嶺嶺持整之貌也嶺音初角反補注沈欽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終

漢書四十二

下是
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反

呂東屯鞏雒已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爲天而民食爲天補注先

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適有藏粟甚多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載倉城在鄆州蒙澤縣西

東今通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通讀曰通達率謂卒之有罪謫者即

爲此迺天所呂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下

百如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未手耕曲木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庾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

反距飛狐之口師古曰飛狐在北太行山之南行音胡胡

東諸上善遇從其畫復守敖倉補注先謙曰時尚未得而使食

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言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補注先謙曰西面也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負處補注先謙曰義帝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

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而責之也責字是責上

後立六國後未行此義辭耳師古曰後未行此義辭耳降城即侯其將得賂則曰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船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爲人刻印玩而

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錫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此情侯

說非也補注先謙曰大詔曰玩國本作利先謙曰史記作玩其義各通孟

注刻斷作利師古曰利字郭衆注莊子云立法而利斷無主利漢書

作玩字玩字玩字不忍授人據此是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

書治要引作利而不授人據此是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

本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補注先謙曰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

文財字漢文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補注先

上龍門師古曰龍門河自砥柱以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井陘誅成安君破

北魏師古曰魏索隱北魏約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齊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呂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呂爲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補注漢王田廣聞漢兵至呂爲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補注漢王田廣聞漢兵至呂爲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補注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鄼商呂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呂其父故封疥爲高梁

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南曰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補注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箕踞見賈服虔曰箕者一撮之形如箕箕踞謂伸其兩腳而坐亦曰箕踞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補注先

晉天下劫諸侯補注先謙曰史記劫下有略字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

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呂新造未集之

越師古曰越師古曰屈強於此師古曰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夷種宗族師古曰夷種宗族師古曰夷種宗族

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今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知漢也遽音其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

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也裝裏也如當日明月之屬也師

底何以能盛說文索賈也始與賈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

曰大日囊今毛傳作卜曰囊它送亦千金師古曰非囊中物故曰它送也
師古曰囊是傳寫異也裨替語未然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師古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呂
馬上市治乎師古曰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
且湯武逆取而呂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也食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
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襄之夫音扶差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首是宜反師古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呂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
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呂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
謙曰官本注鄉使秦呂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讀曰鄉安馬也補注宋祁曰高帝不憚師古曰憚有慙
以疑作已先謙曰已以通作不勞改字高帝不憚師古曰憚有慙
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呂失天下吾所呂得之者師古曰謂作書明
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有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言下有有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生通煩述存亡之徵師古曰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書今見存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迺病免呂
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補注先
男迺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師古曰漢扶風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有五
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師古曰補注先謙曰
舞鼓琴師古曰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入馬酒食極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閻本飲作飲欲
於義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呂往來過它客率不過
再過師古曰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
遊於外也師古曰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
道塗其往來經過它處者為日恆多故於其子所率不過再過也

先謙曰史記無呂數擊鮮毋久潤女為也服虔曰潤辱也吾常行
字再過作再三過數擊鮮毋久潤女為也服虔曰潤辱也吾常行
性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潤亂也數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擊鮮師古曰
注劉放曰史記作數見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白云三公之
馬宮傳君有不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放曰天以沈欽韓白云三公之
位劉放曰承君有不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放曰天以沈欽韓白云三公之
無入恩公為也師古曰不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放曰天以沈欽韓白云三公之
借恩為恩當訓為援援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恩下云愛也一曰援也此
注恩猶恩也與服訓訓為辱同史記范滂傳是天子以恩賜之也
索隱恩猶恩也與服訓訓為辱同史記范滂傳是天子以恩賜之也
引徐廣曰女一作公是也師古曰公是也師古曰公是也師古曰公是也
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賤皆用之師古曰公是也師古曰公是也
最錯父亦稱子為公是也師古曰公是也師古曰公是也師古曰公是也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方策補注先謙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
直入坐師古曰師古曰言不困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假將命師古曰師古曰言不困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古文請上請謂問起居則言下云直入即
意與史記各別坐者謂所為也平方深念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
際故不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章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附也言將相和則士乃樂附也訓為素
附上下文義不屬矣史記作將相和則士乃樂附也訓為素
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豫為素之誤師古曰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大尉絳侯師古曰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大昭曰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
曰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大昭曰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
戲押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大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迺呂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師古曰厚為其
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迺呂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曰此游

漢廷公卿問師古曰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

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義解引漢書音義同籍籍通作

及詠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

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

令比諸侯師古曰比諸侯謂上流欽尊曰制益及黃屋稱制皆天

之制師古曰比諸侯謂上流欽尊曰制益及黃屋稱制皆天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曰壽終

牛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增

反師古曰增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梁父泰山縣侯姓漢既誅布聞

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

原君師古曰案布傳不載建事史記誤也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

欲建師古曰欲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自發喪補注先謙

發喪師古曰欲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自發喪補注先謙

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

適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呂其母

故師古曰相和當同道英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

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衣被之具師古曰稅衣被之具稅衣被之具

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

目古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師古曰閼幸

則有籍孺者惠有閼籍孺二人皆名閼籍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閼

籍孺者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閼籍孺此班

史說曰君所自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誅旦曰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

袒辱之甚冀見哀憐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因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呂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

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和卒不誅計

畫所目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爲

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補注先謙曰史記

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妻敬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輅師古曰二音漢書前二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日本言耆老地者蔓荷蔓者蔓也人呼婁江曰劉河吾婁塘市土

力。子伯量。伯者貪。漢重幣。墮下。巨。成。財。漢所貪。彼所。無。要。問。道。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餽饋也師古曰風冒

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注補

宋祁曰聞字下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

音其斬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

尊之而與冒頓此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自慰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師

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良家

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爲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人家人子之別注

誤焉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

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爲單于閼氏是家人子適宗

室女使敬往結和親約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

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

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放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

自海以內冠蓋之北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敬從匈奴

土盟于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敬從匈奴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

傳可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師古曰言匈奴

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今陛下雖都

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

斬入陳於公何如補注先謙曰史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師古曰將謂爲逆亂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師古曰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

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

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盜何足置齒牙

間哉郡守尉令捕誅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今是史記亦作今

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即復之也師古曰史多相亂淮南厲王傳令復之

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

一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拜爲

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諸生曰生何言之誤也補注周壽昌

先生漢時稱生即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通曰公不知

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爲叔孫先生也

我幾不免虎口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

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

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師古曰狡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諸生寧能闕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士師

曰擐拔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張晏

亦不屬大鳴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耳後書禮儀志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曰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呂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陸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清

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談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勢勤苦

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談音大敢反補注先諫曰其官本作攻探

不當訓擊官本注敢作戰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

讀曰臣願先伏誅呂頌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特但也

通曰太子天下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曰天下戲高帝曰吾聽

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

師古曰又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

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諫曰宮本孟康作

樂宮也漢太及問往時中問小錯見數煩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

本師古作孟康索隱韋昭云應止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復道方始

人行也中問往來清道煩人也前漢四十三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補注先諫曰黃圖武庫在未央

宮蕭何造以藏兵器畢元稹長安圖志載漢故長安城圖自未

取道高帝廟南達長樂宮也通奏事因請問時不欲對眾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

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清

道高祖之衣冠藏於宮中如晉灼曰其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

寢在柱宮北服衣冠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

則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為之儀制

也補注沈欽韓曰衣冠藏於殿後則出遊高廟平紀義陵寢

神衣在柙中旦衣在外林上與令以急變問者是也先諫曰集解

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子孫奈何乘宗

廟衣冠月出游之補注先諫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

不至城中高帝廟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有也字句乃足上迺詔

故復道無妨也故復道無妨也故復道無妨也故復道無妨也

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莫方今櫻桃孰

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桃先薦農廟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

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曰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

志郊祀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師古曰此語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

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曰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

梓其字從木補注先諫遇其時也鄼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

曰官本注未有也字遇其時也鄼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

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錢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呂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呂諸呂不受憂責從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強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鄼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書四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四十四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補注周書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高

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補注先

擊韓王信餘補注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補注先

於宮中補注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

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

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

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吏呂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妒不肯白

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呂不理其母補注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

母家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真定厲王母之家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自上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

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為最親師古曰時高

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

音遇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師

曰襲古袖字也謂呂金命從者刑之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

推茲遺棄中出而推之命從者刑之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

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史記作劉之當從劉音相近而

為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劉也王念孫

云說文刑到也補注刑到則不問其罪之輕重而殺之師古曰刑到則不問其罪之輕重而殺之

刑也是刑與到同義不必改刑為到齊召南云史記孝文紀及淮

南傳並作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時字新

從者魏敬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時字新

本添先謙曰史記作趙事下云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

侯力能得之補注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

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

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

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

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

文帝令薄昭為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文帝重自切責之師古曰數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呂聖人之資奉大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呂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師古曰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補注先謙曰新書淮

國者畢從之他師古曰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補注先謙曰新書淮

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大王呂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舉

昆弟之歡師古曰而殺列侯呂自為名補注先謙曰自為主名也

也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豫謂

新書淮南王來入不令吏干豫治其罪補注先謙曰豫謂

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讓數部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

治等室之門陛下下而無道乃多賜美人載金寶而歸漢法二千石

缺補注先謙曰漢法二千石補注先謙曰漢法二千石

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補注先謙曰漢法二千石補注先謙曰漢法二千石

王僅不跪而還耳補注先謙曰漢法二千石補注先謙曰漢法二千石

欲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師古曰欲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師古曰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

子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

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曰稱皇帝之

厚德今迺輕言恣行負誦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曰千里爲

宅居曰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頤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赴矢野戰攻城注

先謙曰官本作攻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

豐潔粢盛奉祭祀曰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

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曰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

異行用此矜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而表

高於兄耳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衣一劍之任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音

不自制而妄行也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觸動也動於情則

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

然云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曰安周齊桓殺其弟曰反國韋昭

烈兄也言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曰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

母殺二弟遷其母曰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還爲節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

漢諸呂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

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曰安國便事而欲曰親戚之意望於太

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貴

義太上者最上之稱經傳言太上皆謂五帝以上有立德春秋正

望於太古上望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

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亡之諸侯游宦事

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補注錢大

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舍

言先謙曰之住也言有罪逃往諸侯國游而爲客宦而爲官或爲

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客匿於王所論其罪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

皆有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

則吏主其事者坐罪也言相不匡正舉不當坐之吏主者坐師古

吏者御史主補注先謙曰御史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之御史主督補注先謙曰御史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從蠻夷來歸誼及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補注錢大昭曰

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幕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

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此言蠻夷歸義及流民

者內史縣令主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幕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

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

賤之人反哀憐前漢四十四

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

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舉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

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

王得書不說師古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曰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

以載兵器也補注先謙曰王念孫曰案輦車爲人輦行之車馬不得言

少見輦故輦輦車師古曰輦車爲人輦行之車馬不得言

王至長安丞相張敖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補注宋祁曰孝文

漢書補注 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1011

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秘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

而為之賦也師古曰賦謂辭賦也文辭故使作離騷賦師古曰賦謂辭賦也

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並相類

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自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

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

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師古曰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賈賂補注王文彬曰文選吳都賦劉注

望厲王死時欲時逆未有因及聞武安侯先謙曰史記言王時時怨

言大喜陰結賓客附循百姓為畔逆事其羣臣賈客江淮問多

輕薄呂厲王遷死感激安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徙建元六年彗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

脫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已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

遺郡國補注先謙曰郡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子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口辯王愛陵多子金錢為中調長安三

音偵師古曰詞有反問何謂王使其女為偵者義與詞同然音偵

政丑政反補注錢大昭謂結上左右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

女陵通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受財物免元朔二年上賜

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

先謙曰外戚傳修成君男女各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內補注周壽昌終不近妃補注先謙曰史記妃求去王迺上書謝

歸之師古曰歸謂嫁也高五王傳修成君女為太子妃及女陵擅國

權奪民田宅妄致繁人師古曰致至也繁引而致之補注先謙曰

近太子學用劍自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雷被巧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雷被

使郎中令斥免欲已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補注先謙

免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

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治其事補注錢大昭曰案

壽春嚴正上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又衡山王告

川王去事治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又衡山王告

其所見本已重河南二史記亦重則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

太子為句注云淮南二史記亦重則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

河南治下復云河南二史記亦重則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

之明證河南治三字自遠淮南太子師古曰追王王后計欲毋遣

應連下為文與前誤也遠淮南太子師古曰追王王后計欲毋遣

太子師古曰王后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詔

即訊太子師古曰王后問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詔

不遣師古曰王后問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詔

不遣師古曰王后問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詔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

京師侯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

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

訊驗王師古曰訊即亦就也補注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考段

先謙曰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段也先謙曰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案今表作中尉殿客即段宏說詳及黠傳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不發中尉還曰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

音聞謂絃聞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
上音廢字索隱引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王塞過應募者漢律
所謂廢格則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
廢字不可少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
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已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即賀王王曰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從也為妄
言言上無男即喜下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
去當是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治者朝廷
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載之意補注先
謙曰索隱志林云輿地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
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常山王舜皆景帝子諸侯並
爭吾可呂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無煩加親字此親字當

前漢四十四

土

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倒耳上文王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孽庶也王不
愛后太子皆不呂為子兄數如高曰后不呂為子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為侯師古曰分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
陰結交師古曰與外欲害太子呂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曰明帝諱改莊為嚴正史記作莊莊氏以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茶荼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
書既聞上呂其事下廷尉河南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是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審

前漢四十四

土

卿益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
平子弘引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河南治建辭引
於弘引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呂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呂吳楚七國為
效師古曰言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
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
銳欲發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欲如伍被計使人為
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
通故偽亦作為左成九年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
知釋文並云作為本傳偽詩宋景公人之為言疏引定十二年傳子為不
成義蘇引詐作二字釋為字之義顏云為得罪之狀並如字讀失
之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發兵反補注先謙
曰索隱崔浩曰一日猶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高曰呂物
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頭而
也師古曰晉灼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解也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補注先
謙曰為失火史記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
亦讀曰為失火史記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
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
代人為求盜亭父方音亭父或謂之南郭瑛曰言衣赤也是亭吏
皆解解絳衣為衣為卒衣有題識音下云以終帛帶兵之書也
此所謂求盜衣也沈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
云絳帛絳衣也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
越兵入則南方是也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言火故反補注
因呂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呂建辭連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建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呂出為解師古曰不應
也解者解說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

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與太子念

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呂為口絕補注先議曰謂

遇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

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王亦愈欲休補注王念孫曰愈讀

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王亦愈欲休

之語正相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詐

人而信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史記蘇

秦傳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難淮南子不知其為偷字矣即許太子

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者則已不問其為偷字矣即許太子

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

以刀刑傷之故訓為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

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呂聞師古曰索

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蒙桀數千人

皆呂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

王上曰諸侯各呂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議曰據武紀安賜

一補注月衡山反謀發覺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補注議疑作襄襄平陽侯曹參元孫元光五年間列侯無以讓名者

六年補注正當嗣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

曾孫勝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為隸臣至元符三年慶始紹封故此

時列侯與議襄宜居首也補注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

井儀也釋文襄本居首也補注二字古多相亂周禮保氏注襄尺

讓今各本仍舊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

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有詐偽心呂亂天下營

惑百姓師古曰營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補

蘇興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年昭元年傳並云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本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人臣

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補注先議曰史論國吏二百石

呂上及比者師古曰謂呂二百石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

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謂呂二百石其非吏宅贖死金二斤八兩師古曰非吏故曰

官作吏史記同呂章安之罪師古曰使天下明知

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補注先議曰據上文行邪僻

辟字亦不承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師古曰

公卿表宗正劉東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

也師古曰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國除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補

先議曰史記作次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駭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問不相能師古曰兄弟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為所并補注先議曰伍被傳載

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師古曰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楊服之師古曰楊擊也擊答之令

內史呂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為

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呂上如當曰漢儀

已下自除國中今呂衡山王呂此志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當曰史記曰勇縱吏猶言勉

謂獎勵也補注沈欽韓曰縱後乘舒死師古曰縱音子呂反縱吏

史即從德廣雅應勸也師古曰後乘舒死師古曰縱音子呂反縱吏

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讎

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呂刃刑傷之后曰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

師古曰為夫與客姦補注先議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

所奔而歸也與客姦補注先議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

數百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

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

與其毀太子王呂故數繫管太子補注先謙曰史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獨妻補注王疑太子

使人傷之管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待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補注先謙曰史記曰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

言有喜色之理明此奪一病字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

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

孝亂呂汚之欲并廢二子而呂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

己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欲與亂呂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

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呂告王王迺召欲縛管之太子知王

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也上書者上書於天

子發孝無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也上書者上書於天

采姦亂事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

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

曰將軍今居外家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圖本作外宅皆是也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曰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

夜縱與王謀反事縱與史記亦作從容從容與從容音轉而義通也

班氏易此文從容為將養反諷耳顏師古將與獎獎二字義不

屬其說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朝車

非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朝

矢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朝

更以釋之其失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近而誤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世下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朝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金武翳羽謂之鏡大雅行輩篇云四鏡既約周官司弓矢云殺矢

知銳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

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邪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補注先謙

束上有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呂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此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師古曰下

除前障約束反具師古曰吳楚約為反具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上賜不朝補注先謙曰史記曰吳楚約為反具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爽聞即使所善白蘇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呂淮南事繫師

與則同字補注先謙曰史記曰吳楚約為反具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呂為不道事補注先謙曰史記曰吳楚約為

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老家吏劾孝首

匿喜師古曰為頭孝呂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為頭

也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

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為頭

安大行王具言情實對吏皆圖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言聞公卿

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師古曰為頭王具言情實對吏皆圖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言聞公卿

坐與王御婢姦及后除來坐疊前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

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

先謙曰據表為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史記漢興以來諸

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呂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

巫天下既定後信呂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通詔齊召蒯通

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

捕之也史記召作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跖之狗吠當彼時臣

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呂天下其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可殫

誅邪師古曰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

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

之不從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

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呂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呂事而謝之師古曰謝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

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即束緇請火於亡肉家音於粉反補注

先謙曰緇與緇通文選西京賦既縶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師古曰治謂燒治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也東緇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洪亮吉曰

衛意同爾雅嫁往也方未嘗卑節下意呂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

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

通善齊人安其生補注先謙曰史記安其生當干項羽羽不能用

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補注先謙曰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呂百數被為

冠首師古曰最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徵補注先謙曰

也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補注先謙曰

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補注先謙曰

被以亡國為言衡山王補注先謙曰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補注先謙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補注先謙曰雷被事刺也補注先謙曰

亡國之語乎補注先謙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適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

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

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補注先謙曰

諫案作不臣不臣王謂被許寡人乎而後答以否也史記

臣也補注先謙曰不臣王謂被許寡人乎而後答以否也史記

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

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補注先謙曰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

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呂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此文與史記序次不同皆班氏刪改不備被曰天下

治王不說師古曰說曰公何呂言治也補注先謙曰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之序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

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貴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貊東歸入朝師古曰

音蒲廣長榆如蒲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莽時匈奴

謂之榆中或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

曰湖本句末有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呂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補注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呂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補注曰官本作神人材引宋祁曰一作身材如此先謙案史記作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并得水適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適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為號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呂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適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呂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酒曰祭祠時唯尊長者曰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為錢煮海水呂為鹽伐江陵之木呂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為六國七當為舉兵而西破大梁敗孤父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其戮夫呂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不知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就即死一言耳臣瓌曰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曰此致死也補注劉放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未斷先謙曰集解引注作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章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緩無機字機緩通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謙案裴在顏前

亦未必然也補注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計則漢河南郡雒陽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習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也通谷數行言豁谷之迂矣余謂兩難毛傳道也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呂爲何如對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補注先謙曰王恐陰事泄謂被曰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頗注中間已有富爲中已有間謂此有隙可乘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謂此有隙可乘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無應者何應山傳云衡山王賜爲所并以知淮

南本被曰略衡山呂擊盧江補注先謙曰盧江官本及史記作盧有尋陽之船師古曰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江北今新蔡郡界尋陽縣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洛今黃州府黃梅縣北地理志下雒江夏縣今武昌府黃梅縣東南結九江之浦補注先謙曰九江詳絕豫章之口補注先謙曰正義即彭強弩臨江而守呂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可呂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驍如皆呂爲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驍如王之三臣也補注先謙曰公獨呂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蒙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師古曰反響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呂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術燔術之士謂術生也燔

江充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

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補注先謙曰彭祖謚敬肅久之

太子疑齊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補注使吏逐捕

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

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先謙曰官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補注宋祁曰別本也作弟上書訟太子

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

呂復私怨歸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

趙國勇敢士諡曰先謙曰已呂字同官本作以從軍擊匈奴極盡

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

初充召見犬臺宮讀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宮外有走狗苑生獸
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臺字音誤也漢書無太

大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
自請願呂所常被服冠見上

義反當通下說衣字上當依衣字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
土與被服不同屬不與單衣不同應矣觀覽居處歸一則此無衣

字亦後人以說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

字上許之充衣紵襌衣爲者爲紵襌衣制若今之胡服中襌也

英華甫主 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漢書補注
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
禪衣制正幅字從衣次下亦同交輸如新婦袍上挂全幅綳角割
鉤邊實達謂之衣主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綳角割
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問
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本經訓衣無偶差之制釋名裾係
漢明帝以爲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當堂婦人上服曰裾其下垂者
凡在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爲正義云幅廣二尺
頭二寸幅狹而爲之按此則一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每幅
裂一官本注績者績也先冠禪纁步搖冠飛鵲之纁服虔曰冠纁
諱曰官本注績者績也先冠禪纁步搖冠飛鵲之纁服虔曰冠纁
鳥羽作纁也蘇林曰析翠鳥羽呂作翬也臣瓚曰飛鵲之纁謂如
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也纁纁絲爲之禮今方目紗是也纁音
以緇髮而結之按以彈纁束髮韓曰士冠禮今方目紗是也纁音
搖之冠也服以彈纁束髮韓曰士冠禮今方目紗是也纁音
好之乃欲髮髻載記慕容庾之爲步搖冠多冠步搖冠其後音說
趙人與燕代密邇則步搖冠乃其鄉俗故是充所常被服也官本

充爲人鬼岸容貌甚壯有廬棲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飢至前問臣當世政事上誡之苑因

自諫願何啻如詰問其狀方對曰臣等需宜曰竊爲臨事不可豫

察諭多貴戚近臣多蓄蓄充苦舉劾奏請沒人車馬令身持此軍

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奏可亮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建名近至

侍中諸當詣北軍者補注宋祁曰移効門補注先謙曰以所奏

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聞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召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召充忠

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

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謂江陵景雲曰案方臣表館陶公主
子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辜服未除云云卽主辜於

元稹之家及江充與李主汶
已十餘年館陶字誤無疑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補注劉
敞曰是

10000

10

1011111

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
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如清日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
車騎也盡効沒入官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師古後充從上甘泉
作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在上側得行其讒構也頗說誤
逢太子家使師古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曰屬
吏師古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
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
其力者久之坐法免師古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
法免與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
反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
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
其字從出從示師古示鬼神所示人也於是上呂充為使者治巫
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捕
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鬼者
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染汗染地令有祠祭之處也
誣其人也師古先謙曰二說皆非也巫能視鬼故田蚡傳蚡疾一
身盡痛上使視鬼者瞻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祠而祝詛者也下息
夫躬傳即其證言捕蠱及夜祠之人豫埋偶人於其居又以他物
染汗其處託為鬼魅之迹通使胡巫視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
鬼所染汗令其目燒鐵或鉗之或灼之民轉相誣呂巫蠱吏輒劾呂
服之師古鉗也灼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呂巫蠱吏輒劾呂
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
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師古三輔舊
事云充使胡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主師古日
漢世斥人曰虜充趙人呼為趙虜師古日趙主也
猶妻敬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師古日趙主也
遇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繇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日武五

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師古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
侯傳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為援交游日廣師古與由同先
是長安孫寵亦曰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日為太守
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
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師古周壽昌曰
帝子馮太后媛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為哀帝是後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師古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
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
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日言
昌曰先當作宣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師古日言
思王字子欲求非望師古日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曰醫技得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日杓所目杼把也荆軻
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
計也師古先謙曰發官本作發躬寵遇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日右師
其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
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日謁者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
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曰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
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
師古曰疑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
覆有佞邪材師古先謙曰佞覆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日撓撓也
可任用嘉曰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

會如伯服所刀音屬拔之拔即已失之末作學者又改壽字爲處

且言乃之曰金之曰金之行魚獲合言乃之三所口立

欺哉天之見異所自救戒人君師古曰見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

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辨士見一端或妄言意傳著星

歷師古曰傳讀曰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謀動干戈設為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鼻師古曰鼻車馳而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危也補注劉向云當憂云云二字

即上所辯口快耳師古曰快其言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

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諛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

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

謬曰呂敗其師師古曰謬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

秦晉師古曰晉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旨先人之語

為主師古曰主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

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見未聞將軍惻然深為意簡練

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器用監惡師古曰監不堅牢也孰當督之

視察也師古曰視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

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詣將軍二人但謂令

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師古曰舉將軍二人但謂令

法有大慮者尚不足為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

舉二人先謙曰劉周說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就拜孔鄉侯傳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

有食之師古曰食補注先謙曰明本為衛將軍因以晏為衛將軍更明為票

年正月辛丑哀紀云正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

軍印綬師古曰綬金安車馬免距辛丑十日而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

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論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

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誣之策師古

日發詐誣也師古曰發欲呂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師古

音虛遠反師古曰音日交遊交

結奔走之也為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名以求名也師古曰名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師古曰張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張

古曰此說非也丘亭空也師古曰丘竊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張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師古

日桑東南師古曰桑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桑

義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義所求福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

朝廷所進師古曰義請進用之師古曰義侯星宿視天子吉凶師古曰義

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師古曰巫補注先謙曰百官繫雒陽詔

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師古曰獄宋祁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師古曰獄

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吏宋祁曰咽喉血從鼻耳出食頃死師古曰吏

年下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年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寵祝詛

上大逆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師古曰大補注周壽昌曰躬同

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族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

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

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曰師古曰絕補注先謙曰官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玄補注先謙曰官

鸞徘徊兮師古曰鸞五采維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師古曰鸞

動則機兮師古曰動則機發疾音必逐也師古曰動疾音必逐也師古曰動

引作疾風也師古曰引走兒編下云扶搖風也師古曰引初學記師古曰引

無援字宋說是也師古曰無列子力命篇師古曰無張湛注師古曰無

棘刺盛如木之編列也師古曰棘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師古曰棘

應劭曰官本中折翼庸得不往也師古曰應張晏曰陷於諫人之網何用得

去也師古曰去黃鶴早算兮師古曰去七年不雙宛頭涕泣流兮師古曰去

獨宿兮師古曰獨不與眾同師古曰獨宛頭涕泣流兮師古曰獨

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為大臣師古曰依置治也師古曰依

關干也師古曰關師古曰師古曰關讀說是師古曰關桂音完師古曰關

補注先謙曰師古曰補桂蘭即師古曰補洪潤之異文

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

前漢四十五

麗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其得
補注先謙曰橫當作廣

謀主忠不終而詐讎

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補注先謙引宋祁曰注云雋姚本作雋先

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事見虞書補注先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
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爲蟲毀

呂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

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今將授之
禮記先王曰亡桓作威亡不

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欒書使楚
呂爲必敗欲奉孫

書因是反弑厲公補注宋祁曰
官本考登云楚公子茂晉語作

牛奔仲叔孫卒

伯毀季昭公逐

應劭曰楚平王爲太子建娶於

因而禁魚云其免登公并附公

漢書補注 卷四十一

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厝反繇與丘同

100

1

虛受堂

1

[illegible]

10

[illegible]

100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100

漢書四十五

1.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045
1046
1047
1048
1049
1050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0
1071
1072
1073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1088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096
1097
1098
1099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28
1129
1130
1131
1132
1133
1134
1135
1136
1137
1138
1139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1145
1146
1147
1148
1149
1150
1151
1152
1153
1154
1155
1156
1157
1158
1159
1160
1161
1162
1163
1164
1165
1166
1167
1168
1169
1170
1171
1172
1173
1174
1175
1176
1177
1178
1179
1180
1181
1182
1183
1184
1185
1186
1187
1188
1189
1190
1191
1192
1193
1194
1195
1196
1197
1198
1199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210
1211
1212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19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1226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1232
1233
1234
1235
1236
1237
1238
1239
1240
1241
1242
1243
1244
1245
1246
1247
1248
1249
1250
1251
1252
1253
1254
1255
1256
1257
1258
1259
1260
1261
1262
1263
1264
1265
1266
1267
1268
1269
1270
1271
1272
1273
1274
1275
1276
1277
1278
1279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1285
1286
1287
1288
1289
1290
1291
1292
1293
1294
1295
1296
1297
1298
1299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1310
1311
1312
1313
1314
1315
1316
1317
1318
1319
1320
1321
1322
1323
1324
1325
1326
1327
1328
1329
1330
1331
1332
1333
1334
1335
1336
1337
1338
1339
1340
1341
1342
1343
1344
1345
1346
1347
1348
1349
1350
1351
1352
1353
1354
1355
1356
1357
1358
1359
1360
1361
1362
1363
1364
1365
1366
1367
1368
1369
1370
1371
1372
1373
1374
1375
1376
1377
1378
1379
1380
1381
1382
1383
1384
1385
1386
1387
1388
1389
1390
1391
1392
1393
1394
1395
1396
1397
1398
1399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1
1412
1413
1414
1415
1416
1417
1418
1419
1420
1421
1422
1423
1424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
1430
1431
1432
1433
1434
1435
1436
1437
1438
1439
1440
1441
1442
1443
1444
1445
1446
1447
1448
1449
1450
1451
1452
1453
1454
1455
1456
1457
1458
1459
1460
1461
1462
1463
1464
1465
1466
1467
1468
1469
1470
1471
1472
1473
1474
1475
1476
1477
1478
1479
1480
1481
1482
1483
1484
1485
1486
1487
1488
1489
1490
1491
1492
1493
1494
1495
1496
1497
1498
1499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511
1512
1513
1514
1515
1516
1517
1518
1519
1520
1521
1522
1523
1524
1525
1526
1527
1528
1529
1530
1531
1532
1533
1534
1535
1536
1537
1538
1539
1540
1541
1542
1543
1544
1545
1546
1547
1548
1549
1550
1551
1552
1553
1554
1555
1556
1557
1558
1559
1560
1561
1562
1563
1564
1565
1566
1567
1568
1569
1570
1571
1572
1573
1574
1575
1576
1577
1578
1579
1580
1581
1582
1583
1584
1585
1586
1587
1588
1589
1590
1591
1592
1593
1594
1595
1596
1597
1598
1599
1600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1606
1607
1608
1609
1610
1611
1612
1613
1614
1615
1616
1617
1618
1619
1620
1621
1622
1623
1624
1625
1626
1627
1628
1629
1630
1631
1632
1633
1634
1635
1636
1637
1638
1639
1640
1641
1642
1643
1644
1645
1646
1647
1648
1649
1650
1651
1652
1653
1654
1655
1656
1657
1658
1659
1660
1661
1662
1663
1664
1665
1666
1667
1668
1669
1670
1671
1672
1673
1674
1675
1676
1677
1678
1679
1680
1681
1682
1683
1684
1685
1686
1687
1688
1689
1690
1691
1692
1693
1694
1695
16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萬石君石奮 補注流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其父

趙人也趙亡徙溫 補注流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其父

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 師古曰若汝 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 補注先

鼓瑟 師古曰若汝 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曰

奮為中涓受書謁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而涓潔者也外有書

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為漢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而涓潔者也外有書

王中涓受書謁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而涓潔者也外有書

人故使居戚里 補注流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其父

周壽昌曰索隱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

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

家而名曰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

學恭謹舉無與比 張晏曰舉朝無比 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呂奮為九卿追

近憚之 張晏曰呂其恭敬履度故難之 補注周徙奮為諸侯相奮

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補注流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其父

呂馴行孝謹 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補注先 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

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其門凡號奮為萬石

君 師古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其門凡號奮為萬石

一門貴寵耳不煩詔說先謙曰王說是也過舉集其門下讀

朝臣 師古曰 孝景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為

朝臣 師古曰 孝景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為

朝臣 師古曰 孝景季年萬石君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曰歲時為

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

史記作式是 子孫謂小吏來歸謁 補注先謙曰謂官本作萬石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為便坐 師古曰便坐於

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過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師古曰申申申申申申申申

皇疏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

下文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僮僕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其善化人也 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二字乎先謙曰

前其執喪哀戚甚 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 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

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師古

重也 補注王文彬曰論語文勝質則野皇疏實也言齊魯尚質

行猶自以為不及 萬石君家下文言儒者文多質少兩質字義同

顏說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曰文學獲罪皇太后 張晏曰太后呂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師古曰建為郎中

歸謁親 內史非郎官五日一下補注劉奉世曰建為郎中

有休入子舍 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諸房矣

沐也 師古曰沐也 師古曰沐也

處太子坐東面 師古曰沐也 師古曰沐也

所非私室矣 顏師古曰沐也 師古曰沐也

親中 師古曰沐也 師古曰沐也

受黃面者 師古曰沐也 師古曰沐也

門小 師古曰沐也 師古曰沐也

反問 師古曰沐也 師古曰沐也

引論 師古曰沐也 師古曰沐也

當朝而見時諱上巳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邑古之茂陽
注劉放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補注先諱曰史記無謝字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諱古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定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諱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余補注先
注未是非先諱案反言之是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顏
此乎則非固當諱古曰意顏注未嘗不是當如酒謝罷慶告古曰慶及諸
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補注齊召南曰按前文云
舊年十五爲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
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洪亮古曰萬石時
年九十六先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諱曰洪說是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補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補古馬字下
曲者爲尾并四時上書誤作四補古馬字下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補注先諱曰獲譴史記
點爲四足凡五作上譴下有其畏恐三

漢書補注 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謹而已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
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滅損之滅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三人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足忠見鄭祀志司馬
相如諸傳宣見酷吏傳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師古曰適上曰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
之師古曰適上曰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
不合事理非慶所不能爲也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曰下議爲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篤無呂輔治城郭倉廩空虛
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
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涸陸晉灼曰涸漫也師古曰泛濫十餘
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音填也音曰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
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也宋祁曰法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通八神
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法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通八神
呂合宣房此說非也曰言致經中蔽通敬入神耳合宣房者於宣

房塞決河也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猶海濱也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

民法呂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目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

流民多此法流民若千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神恩恐未承順上日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是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

應地理志風雨時節有和氣之應是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此言因巡守經過

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師古曰此言因巡守經過

盜賊公行也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

其官猶注先謙曰然則猶然而言朕意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師古曰曠空也

至於盜賊公行也古者則與而義說見王引之經傳釋詞文選師古曰曠空也

鄰陽傳然則作然則燕策然則王何不能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師古曰曠空也

則秦史記蘇秦傳然而作然則燕策然則王何不能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師古曰曠空也

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

也師古曰君不繩責長吏而請曰典徙四十萬口師古曰典徙如軍興

搖蕩百姓師古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

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行從如說近之師古曰率坐

補注王文彬曰孟子變其教率陸注率法也言無罪而坐以適從師古曰率坐

先謙曰注文率上當有坐字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師古曰率坐

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自居相位不師古曰率坐

庶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志補注先謙曰志官本

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難之事故此危

何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矣慶素賢見詔報

慶愛之上呂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師古曰公卿表坐

侯表坐失法問上祠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師古曰公卿表坐

十三人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衛綰代大陵人也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代先謙曰文三王傳太原王參徙呂戲車為郎事文帝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車也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帝紀漢書百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通典樂六舞樂儀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下輪者戲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宅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不執何綰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通語不須解為借問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綰曰呂謹力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史記作不須解為借問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綰曰呂謹力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慎曰日益甚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也本書司馬遷王莽傳注並同謹力猶言勤謹顏說非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自得勝乘乎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注先謙曰參官本綰曰臣代戲車士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何也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可去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取詔上曰劍人之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所施易獨至今乎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反補注周壽昌曰劍在削室不待言盛謂什襲藏之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也先謙曰周壽昌曰劍在削室不待言盛謂什襲藏之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廉忠實無宅賜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此言明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也見顯示也

賜言一心事主耳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補注先謙曰吳楚反詔
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吳楚反詔
呂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補注先謙曰按表綰以六年四月封
楚之明年也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補注先謙曰太子廢為庶王故
集解引蘇林曰栗太子勇也如上呂綰為長者不忍補注先謙曰中尉掌徵
循京師師任此官帝恐其乃賜綰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
長者不忍盡力治捕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
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補注先謙曰公卿書中三年下書綰
歲五字當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不能有所舉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
正作四宦官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舉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
宦官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舉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
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
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綰言導之僅附見於紀
而傳不載先謙曰無上呂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可謂無可訾議也前漢四十六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補注周壽昌曰據武紀公卿丞
相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
理之而帝不中其冤補注先謙曰免之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公卿丞
日君表推之冤師古曰免之免之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公卿丞
在元光四年師古曰免之免之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公卿丞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補注先謙曰官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補注先謙曰官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有之師古曰官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補注先謙曰官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大憲以此稱長者稍遷至中大夫補注先謙曰公卿書中三年下書綰
為衛尉此傳脫令字中大夫令衛尉也景帝初改復先謙曰
錢帝中六年之中大夫令衛尉也景帝初改復先謙曰
據景帝中六年之中大夫令衛尉也景帝初改復先謙曰
也大夫比二千石皆無員由郎稍遷合是三百石四百石至六百石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補注先謙曰公卿書中三年下書綰

見顯也見人謂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古
私之補注先謙曰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呂二
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大昭曰天子修
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謙曰正義
地也補注先謙曰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
官如故補注先謙曰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
好立名稱為長者補注先謙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補注
南日史記不疑字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
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名彭祖也
周仁補注先謙曰其先任城人也呂豎見師古曰見景帝為
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
為人陰重不泄師古曰仁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也為性密重不泄師古曰仁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補衣溺袴期為不潔師古曰仁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之以其不潔之故小袴以藉履之至也王玄彬曰急就為之則不潔
有補衣溺袴期為不潔師古曰仁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日君不潔故常如此非至帝所始然何謂為之失之李慈銘
為便原之屋宇音如弔切說文尾部原字音如弔切說文尾部原字
引宋祁曰云本傳期為不潔清呂是得幸入臥內補注先謙曰
牽連及之非得幸之由也劉向云是入內供奉者必皆不潔矣因不
人惡遠之又何得至哉師古曰仁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此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仁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云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為無所推薦而此問人乃是仁曰上
以其入之材賢為問也如顏說則然亦無所毀為賢矣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仁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文三子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師古曰下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補注先謙曰月武為代王 補注先謙曰四年徙為淮陽王 補注先謙曰四年徙為淮陽王 補注先謙曰四年徙為淮陽王

徙淮陽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補注先謙曰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補注先謙曰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八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補注先謙曰八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補注先謙曰八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入朝傳不言者自王梁後數之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

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補注先謙曰事又見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補注先謙曰四齊先擊梁棘壁 補注先謙曰地名補注

楚齊趙七國反補注先謙曰四齊先擊梁棘壁 補注先謙曰地名補注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睢陽城在梁之東南 補注先謙曰睢陽城在梁之東南 補注先謙曰睢陽城在梁之東南

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補注先謙曰呂距吳楚 補注先謙曰呂距吳楚 補注先謙曰呂距吳楚

人為孝王將素抗直儒林傳丁寬為梁孝王傳伯應勸注梁

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皆在此役者也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

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宣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中分 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略

史記貨殖傳秦破趙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轂行詣還處

魏志呂布傳引英雄記呂布與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轂行詣還處

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 補注先謙曰鍾離大獲而還 補注先謙曰鍾離大獲而還

文非也梁所殺虜略者謂梁所殺虜略連文孟康曰略字屬下

與漢之分則句讀益明裴駰彼注又引孟注立訓疏矣明年漢立

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留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鄭食其傳

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向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矣先謙

司馬彪云園有高陽亭也 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補注宋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

百餘里補注先謙曰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正義括地志云兔園

後嚴樓龍岫池錦洲苑宮觀相連園果佳 廣睢陽城七十

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

鼓倡節林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百為故今之樂家雖

陽曲是也其遺音補注先謙曰 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城宮所在也所有故臺或說在

處寬博士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補注沈欽韓曰任昉述異記

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蒹葭洲鳥蘆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

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得賜天子旌旗從

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

動左右侍衛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史

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與衛宋史儀衛諸志先謙曰史

記作出言師古曰疑此也音擬補注先謙曰景帝招延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

梁游 公孫詭多奇邪計補注先謙曰索隱周禮有奇衰初見日王

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 補注先謙曰鉅萬百萬也 補注先謙曰鉅萬百萬也

作且是案史記云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索隱引如 珠玉寶器

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

於闕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則車馬皆往言

是補注先謙曰史記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與御車也瓚說

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補注先

官表諸侯王 善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善音竹略反補注先

子殿門是也善籍猶言通籍言以梁王侍臣姓名著籍引出入天

是其證此籍字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呂

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補注王先慎曰索隱袁

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

行也案小司馬二說皆非也關謂通也禮記通謂通也禮記通謂通也

而納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通也其說亦如行本之有傳公卿皆因通說師古注謂說者言由之

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

不樂北獵梁山補注先謙曰梁山史記作良山索隱引述征記云

也正義在志云梁山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

唐之壽張縣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

州西南五里高梁山或光武諱叔父名改壽良為壽張此良山

故郡之良山改名梁山也

時人遂併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病熱六日薨

改梁山為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病熱六日薨

日足當處下所引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

陰也又當處下所引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

月六日薨太遷先謙曰史記足下無上字索隱云述征記陽有梁

孝王之家案六月當作五月據史漢表孝王支

子四王皆以五月立則孝王薨非六月明矣

后病口不能食補注先謙曰史記更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

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適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

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補注先謙曰復並得太原郡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置太原郡晉陽二年初王參四年參更號為代王實聖太初元年初

王世家以參為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折地志云

并州太原地名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折地志云

陽州此五年一朝凡三朝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七年薨

城是也五年一朝凡三朝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七年薨

先謙曰表作七年據史記世家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

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昌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昌為關補

年徙居谷徙代王於清河補注先謙曰史記清河王徙以元鼎三

今齊平府是為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王

清河縣東是為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王

清河縣東是為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王

太始三年嗣是剛王二年薨通前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
在代凡立三十八年表是此說
日表湯王本始四年薨凡二十五年表是此說
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
則當作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婿使勿舉
之婿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
日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
來送迎則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
志廣宗故城在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補注齊召南曰懷王名史表及世家作勝孝文本紀作
名理也然也先謙曰索隱據景帝子有文帝少子也好詩書
中山靖王勝以爲史記誤說不足據
五

日新書先醒篇載懷王與賈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
君問答語是其好學之證
朝因墮馬死補注先謙曰據史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

武徙王梁梁孝王五人爲王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孝王太子
買爲梁共王師古曰共次子明爲濟川王補注周壽昌曰濟川國
劭曰今陳留濟陽縣也紀要濟陽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

識爲濟陰王皆曰孝景中六年同日立補注先謙曰據
梁共王賈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賈誼子賈誼
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太后欲帝冠婚之帝謂王曰賈誼
悼而遣人父之端安可強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三十而冠

闕而遺焉帝曰兒真幼矣太后未可冠婚之立十年薨
本十作七齊召南曰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先謙曰史
寫誤耳賈以孝景後元元年嗣以建元五年薨是也七十先謙曰史

表景帝後元元年下書恭王賈元年建元四年下書薨
正七年齊建元五年薨非也此宜從越本正作七年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補注先謙曰濟川王呂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

有司請誅補注劉放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傳與此不同宋祁曰垣
而安改說詳表作桓邑先謙曰中傳是此中尉蓋因後人少見中傳
表本書諸侯王王子侯兩表皆作桓明垣字誤武帝弗忍廢爲庶
人徙房陵國除後爲陳留郡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悍勇也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
取財物目爲奸如補注曰目是爲奸喜之事也師古曰奸音呼到
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
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補注沈欽韓曰
東平國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
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
後二年薨此總謂立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平王襄下不提母曰陳太后共王
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

母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應劭曰
也彼全關鬻畫雲雷之象呂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
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鬻古雷字補注先謙曰應劭刻爲山雲雷之
雲之形也是宗廟說集解引鄭德曰上蓋刻爲雲雷象去山字非
也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呂與人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

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呂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
先謙曰猶任后絕欲得之補注先謙曰後書吳王襄直使人開府
與由同任后絕欲得之良傳注絕猶極也王襄直使人開府

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補注先謙曰官
本於景德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

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補注古曰音壯客反謂爲門屏所塞補注沈
欽韓曰淮南繆繆訓猿猴之捷來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

筆即筆之省先謙曰索隱云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
隊皆作此字說文云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措

通作窄釋名其受矢之器藏竹曰箬相迫窄之名也孟子迫斯可

以見矣趙注追窄則可以見之又通作迨後書陳忠傳鄰舍比里
共相壓注迨迨也窄指者門狹輪而指未出爲所迫鄭是借指
爲窄不當訓刺迨說非也考工倕輪人轂小而出爲所迫鄭司農云
柞讀爲迫咄之咄謂輻間柞狹也秋官柞氏鄭司農讀爲音聲咄
措之措屋竿之竿是追竿之竿音義並可從咄太后啼諱師古曰
措與咄音相近故義亦相假矣官本注窄作咄太后啼諱師古曰
故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
反后呂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又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
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侍喪史記先謙曰
是也侍與持元朔中睢陽人狂反注宋祁云浙本狂反作狂友先
形近致誤元朔中睢陽人狂反注宋祁云浙本狂反作狂友先
其入姓類狂漢書脫一字耳先謙案索隱亦云記反或作友人辱
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補注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
當作淮錢大昕曰史記本作淮陽淮陽國景補注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
帝四年除爲郡故得置太守梁與淮陽接壤補注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
去補注先謙曰史記狂反上有太守客出下車六字但云殺其仇
陽人所殺誤矣殺者睢陽人而事在淮睢陽太守怒呂讓梁二千
陽地故淮陽太守治之而以讓梁吏

前漢四十七

七

石二千石弓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弓下具知之欲弓傷梁長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吏引劉敞曰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弓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及無弓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咸陽邑補注周壽昌曰咸陽志屬於陰郡此食邑在梁國外者也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內有十城此說非也志所遺者平帝元始之間梁而梁平王削地乃在武帝元朔中削去百二十餘年卽以漢書本傳致之則王立嗣先餘尚有八縣益知餘八城之說未可信也襄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四年史記作三十九年誤子頃王無傷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四年史記作三十九年誤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

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
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補注沈欽韓曰王官有私府長先謙曰見賈山傳毋得呂金
錢財物假賜人補注先謙曰假貸也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
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挫擊音一曰反補注宋祁云浙本注女挫擊也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
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
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師古曰言罪不能立重也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
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
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當門之外而近
宇而立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
應門金闕駁之云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爾
足叔疏引之云天子外屏亦見淮南子金氏駁之是矣案爾雅門
屏之間謂之宇乃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牆之內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宇

入之

謂人曰獨呂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孟康曰蟻
謂塗染也呂內亂之惡連上爲顏誤斷披布宣揚於天下非

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

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一歲葬白太皇太后

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曰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親愛二字不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必分指太后景帝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興虛受

士

文王王傳第十七 終

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四十八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召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

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補注 河南守吳公問其秀材召置門下

先謙曰史記作能誦詩屬書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師古曰秀材秀之秀也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呂誼爲

長沙王太傅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中大左秩比其子石諸侯王太傅秩尚在內史中尉之上以秩而較

本非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子之內史而官王國也先謙曰官

作音謫 意不自得及度湘水 師古曰湘水出零陵也先謙曰

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師古曰離騷讀曰

索隱引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憂也 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

也遂自投江而死 誼追傷之因自論 師古曰論讀曰論

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

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書曰問君等所悲也先謙案誼之立

哀屈原羅長沙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悲也先謙案誼之立

言固宜有體焉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應氏所傳 恭承嘉惠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聞屈原今自湛汨羅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流兮敬弔先生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身極中也無中正之道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讀曰呼補注先謙曰鳳伏竄兮鳴鵲鳴鵲 師古曰鳴鵲鳴鵲

夷反鳴音作鳴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記曰作鼻音本鳴鵲作鳴鵲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也聞音吐益反音人勇反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師古曰倒植

先謙曰文選李注引胡廣云逆曳不得順 謂隨夷兮 師古曰隨

道而行也倒植賢不肖與伯夷也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 師古曰

栗餓于首陽之下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楚下惠之弟莊高言也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路廉文選作隨夷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注引李奇云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補注先謙曰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故今 師古曰誼字適也 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賈生以孝父年爲博士歲中起選至太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武帝三年案注說是

舍孟康曰日斜日暎時補注先謙曰史記

文選注開照不驚恐也異物來岬私怪其故孟康曰岬音萃草占

孫止上文祇有一眼不得言聚集也岬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

言止于坐隅廣雅待止也史記岬作集亦止也魏都賦岬北

至罔水草何喜王注萃止也史記岬作集亦止也魏都賦岬北

非聚集之謂先謙曰岬各本從出師古曰義聚也有徵驗之書也

王謂是也班發書占之識言其度識言初謙反補注王先慎曰正

蓋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案度無義張說非也度者數也禮檀

弓注坵封之度釋文下傳節以制度與數義通故字亦相亂凡言

度則數在其中易象下傳節以制度與數義通故字亦相亂凡言

訓貞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他如宿度律度皆以數言並

數也先謙曰史記議作策索隱蓋議策之辭曰野鳥入室主人將

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汝也詩相彼陂矣又爾牛來思

爾羊來思加一字以成文子服之稻亦猶是不必爲美稱也觀史

記作請問于服可知先謙曰殿本于作於引宋祁曰子服姚本

作于服案於于字不得連用姚本誤也索隱漢書作子服吉庠告

小顏云予加美之詞所見正文及注作者又一漢書本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
於茲山故曰棲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
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一世時爲趙高所護身伏五刑補注
宋祢曰注姓本伏作被先謙曰達達也遂成謂身達而名成傳說
胥靡遁相武丁爲已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繆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繩索相附會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字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水激則旱
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水激則旱
矢激則遠師古曰劉永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沒謂失之激發則呂
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索隱云呂氏春秋作疾則萬物回薄震
所見本不同也疾悍義同劉說也是早悍通疾也萬物回薄震
蕩相轉雲雩雨降糾錯相紛補注先謙曰官本倬作蒸雲自下大
鈞播物塊垠無垠如淳曰陷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也
者謂所轉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塊非有限垠也師古曰今造瓦
音於點反補注錢大昭曰闕本注此作比先謙曰史記作大專槃
物兮垠垠無垠案隱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
同說文垠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昧也天不可與慮道
不可與謀補注先謙曰文選兩與字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猶何

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翫財翫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

言宗室于孫自計莫不可王故無倍畔之心若作莫慮不王則當

之吏務而不知大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禮作禮是新書陛下又不

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

禮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

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曰管子為愚人之言不實則

體則當寒心而憂之補注王念孫曰按當從管子俗微篇作則是

豈不可為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

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為寒心哉可為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

當寒心而憂之也師古曰田單傳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

欽傳小卜之作可為寒心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

本社上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

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補注先謙曰今即也令君君臣臣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

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信也補注王念孫曰按此本作羣眾

羣臣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誠疑也疑而字又誤在

羣臣上而不疑惑也姦人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

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

自有復語耳疑惑也賈子俗微篇正作羣眾即眾也古人

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引繫絛繩所引刺絛中流而遇

風波必覆矣師古曰覆反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補注周壽昌曰自殷

千餘言皆載大戴記保傳篇惟字句小異二十餘世彼作三周為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呂禮師古曰適始也補注

齊肅端冕師古曰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

虎通義使士貢子於南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

亦下二文互耳師古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過廟則下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

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曰大戴禮

緇抱作緇師古曰緇武王崩成王十有三歲而周成王在緇

小孔廣森云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即位故云緇禮注言十

有三者書古文說與賈子異也據六歲即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

七年耳但以保傅亦賈子書接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

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傳輔

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意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補注先

也與讀曰頃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

師古曰頃小兒也師古曰頃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也直也師古曰端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曰衛翼之師古曰端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補注先

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補注先

要引作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

楚言也故擇其所善必先受業迺得當之讀曰嗜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迺得為之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孔子曰少成若天

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

以肆夏先趨後行掘入時從外向內言樂節則同是二經言行趨
先後不同而肆夏采齊自定屬燕禮記所云賓及庭謂及寢庭
郊特牲所云賓入大門是廟門是寢廟各異肆夏於門內則大
證本傳步趨互倒先謙所曰明有度也盧注教天下儀也其於
曰官本注此作言是所曰明有度也盧注教天下儀也其於
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食作不忍下不食書上
故遠庖廚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千萬夫三代之
所曰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辭讓也所上者告許也師古曰許謂面相斥罪也音居爾反補注
相斥罪而又告發之故謂之許顏但以面相斥罪訓許字則於義
未盡訓則誣人論語惡許以爲直者孔注發人之私曰許新書禮
書王商傳父子相許顏彼注云許告斥其罪也其說是矣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豈

前漢四十八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鄙諺
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補注王念孫曰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
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結語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也師古曰視已成事也結語如字之義而改之
則當視已事可知也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云三代之所以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云三代之所以
補注下文云已事可知也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云三代之所以
輒謂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又曰前
車覆後車誡補注流欽韓曰說苑善說篇魏公乘不仁曰周書曰
車覆後車誡前車覆後車戒荀子成相篇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
時竟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
教與選左右也師古曰論曉告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補注王念孫曰智誼之指本作智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粵讀曰喑流欽韓
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粵讀曰喑流欽韓
雖死而不相爲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補注宋
文彬曰爲助也論語夫子不爲也皇疏爲猶助也此言其人行事
雖至老死各不相助老子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與
此同意先謙曰行者之者官本有是也新書同大戴則教習然
禮作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蓋文誤倒通鑑又刪行字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
宋祁曰越本得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
字上有有字

前漢四十八

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
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也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
之後是故法之所見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補注錢大昭曰
石夫慶賞勸善刑罰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然
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使民
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惡而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爲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師古
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

之者積刑罰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召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歐之曰法令師古曰道

歐之曰法令者法台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

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已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德被

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幾及身子

孫誅絕師古曰幾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

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

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自觀之也師古曰

何也人主之尊尊如堂羣臣如階眾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補注王交枹曰陸九級上者天

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升鄭

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以三等為階以此推之一尺為一階大

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

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陸九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師古曰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

音其廉恥節禮曰治君子補注光謙曰治要引作禮節新書同通

本同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劓之辱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

矣

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蹙謂審其齒

六反師古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辱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補注周壽昌曰

古禮然則申屠之欲辭鄉通未必是而孔光之禮接董賢未必非

耶余案董賢非侍臣受寵之比較文寵尊居也一日愛也恩也易

承天寵也書居寵思危師古曰傳陳恒公方有寵于王皆是蓋為君所

尊愛之臣也不得援寵幸為說先謙曰下文云敬庶之所當寵亦

尊貴也此所召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雖也所召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師古曰禮貌謂謂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

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

伯長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髮刑笞馮棄市之法師古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偶焉本字王駕駕也先謙曰案官本令作今二字形近易誤然則

為新書及治要引作今通鑑及通志賈逵傳作令文義兩通然則

堂不亡陸序被戮辱者不泰迫序師古曰迫天子也廉恥不行補注先謙

也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序補注先謙曰大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呂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問樂毅二世

國也補注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先謙曰趙高

欲逆何云以法定二世之罪劉說非也當以重法師決死之謂言

上刑罰積習致然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問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補注先謙曰新冠雖敝不曰其履師古曰其者履中之藉也音

子汝反沈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左篇費仲說尉繚穿敝必載于

頭履雖五采必毀之於地文于上德篇冠則戴之於足則足履之

漸不可久喻意正同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

矣吏民嘗俯伏已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

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呂長繩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此及下兩司寇皆當作司寇司空掌

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寇師古曰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司空

寇曰徒而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署馬而拷答之

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答辱之陳咸傳咸為南陽太守豪

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春不中

前漢四十八

二十九

三

前漢四十八

接巨厲六國之勦蕪巨言誓有身亡事青衛宿勦孰視而

前漢四十八

大
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附註曰白公勝之
王之孫太子建之

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也事見春秋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平王之也作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刻手曰衝仇人之句師古曰刻利也音日官本憤作忿固爲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注再作冉是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越本靡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得存此直夫擅仇人足目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天幸耳雖割而爲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割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割諸荆軻吳王秋傳及燕丹子也補注先謙曰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應劭曰周虎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補注先謙曰假借也史記范雎傳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爲虎翼者也也假賊兵與爲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壁馬死李奇曰文三工傳虎翼是二喻名誼自傷爲傳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懷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前漢四十八之七年也先謙案文紀封齊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下文云後四年是誼死爲十二年無疑史記曰者傳云王墮馬薨誼不食恨而死與史記誼傳不合誼死距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補注先謙曰官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補注先謙曰誼前疏言梁足并齊趙淮陽足禁吳楚帝慮又齊大難制值文王薨帝思誼言通分王悼惠六子以弱之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王子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補注先謙曰据文紀十當爲七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西鄉京師師古曰鄉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補注先謙曰淮南王賜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補注先謙曰史記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尹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

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師古曰躬行謂身史家之詞下並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曰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歷遂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曰係單爲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于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呂懷其目賜之盛食珍味呂懷其口賜之音樂婦人曰壞其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呂懷其心此五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先謙曰官本注府作倉其術固曰疏矣誼曰天年早終補注先謙曰官本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拾也音丁反

虛受堂

三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愛盎錯傳第十九師古曰盎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耳 漢書四十九

漢蘭臺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愛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音一混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愛諸生愛齊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贗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按愛諸生左傳作袁公穀作袁史記作袁漢書作袁故為羣盜從安陵也補注先謙曰據史記其父為盜也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益兄噲任益為郎中益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如絳侯為丞相消集解引亦作如消官本是也郎中史記作中郎如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記目作自集解徐廣曰自一作目案君無自送臣之盜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亡與亡者之高祖善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以從生度存當奉與亡者也補注王文彬曰按意謂勃等聽王諸呂是以從生度存當奉亡者為亡之義以相形也如以下亡字並屬主謂弗能正為從新曲說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疾病篇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周壽昌曰明世稱大司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為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也也似也

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也也似也

汝兄善今兒遇毀我故絳侯呼之史記通作廷廷毀我弟張釋之傳廷辱張廷尉也廷絳侯呼之史記通作廷廷毀我弟張釋之廷通形近致誤非班氏改廷為通也

盜遂不謝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補注先謙曰事

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曰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補注先謙曰事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在文帝四年請室史記作清室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

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

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

地師古曰適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呂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補注王

雷當為霧霧說文本作霿形與霜相近因誤而為雷考史記袁盎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而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安傳如

以見天下語意即本此陛下竟為呂天下大弗能容補注先謙

倒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問問於天子也補注有殺弟名索何上不聽遂行之補注宋祁曰淮南王至雍病

死聞師古曰注是字當刪先謙曰官本縣下無也字上輟食哭甚

哀師古曰注是字當刪先謙曰官本縣下無也字上曰呂不用公言至此盎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呂毀名

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解衣師古曰解衣上當有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也音接補注宋祁

云忽忽承映說文映目旁毛也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先謙曰史記有不字無亦可通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呂布衣猶難之補注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先

言無孝字句義未當不足宋說非也今陛下親呂王者修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

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與專同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

也陛下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

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竟讓天下於由由讓天下於

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呂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

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補注先謙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下耳於

是文帝立其三子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慨

皆為王二十八字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與由同盎常引大體慨

宦者趙談曰數幸常害盜患之盜兄子種爲常侍騎諫曰

先謙曰史記騎下有持節夾乘四字諫作說集解引徐廣曰說

諫與此文合若諫當爲謀盜之說也謀盜謂盜說文慮難耳

諫甘公一本作耳諫甘公淮南主衛謝耳能說而快正進諫諫

或作諫皆君恩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加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自立后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

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爲慎夫人適所自禍之也獨不見人豕

乎張晏曰咸於是上迺說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一〇五九

上更有騎字官本注將下多軍字

陸侯禮為楚王呂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

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 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侍之安陵

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 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

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

有師古曰凡人在生 夫一旦叩門不目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凡

人之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目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凡

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包咸以為賊賊之不得事自專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關斯行之孔

安國以為當白父兄不得事自專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關斯行之孔

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與之不得事自專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關斯行之孔

兄父兄之不得許友以與之不得事自專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關斯行之孔

為之不重表然則以親為解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也先謙曰史記一旦下有急二字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將不以身之在亡為計而後謝也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未當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數騎師古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陽猶常也

但世家公子光許為足疾索隱詳許也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本書田僑傳僑為陽從數騎正與徐說一本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詳從數騎相同謂富人僑飾以炫人也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蓋足恃乎遂為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其劍新治同長安中創屬工日

鼂錯穎川人也通鑑謂錯穎之故呂頤而言晉書是也潘岳西征

賦乃讀為錯難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之錯不可依也學中商刑名於軾張恢生所師古曰軾張恢生所

中商法也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刑名家非儒家安得稱儒生師古曰軾張恢生所

先即先家索隱安得稱儒生師古曰軾張恢生所

傳鄧先顏注鄧先顏云鄧先生也師古曰軾張恢生所

伯夷之廉注先生也師古曰軾張恢生所

呂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主故事補注錢大

史集解引應注亦掌故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字與伯夷同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極也音干笑反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當作奉常時尚未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改也下太常亦誤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師法而詔呂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

言人主所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書也師古曰 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 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

云擅生殺之力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為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術所言同耳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也補注錢大 路曰案諸子路問斯行諸

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呂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

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呂知事為也師古

用知事臣之愚誠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

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

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

謂所說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已陛下為

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已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王先慎曰史記博里子博博里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百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畧畜產師古曰畧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自高后已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起破傷之民已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補注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勝

理蓋下師古曰前漢四十九九西之民有勇怯遇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安邊境立功名在於長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一曰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謂浸也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補注沈欽諤曰六韜奇兵篇此步

巨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連延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補注宋祁曰先謙曰治要引有也字後相繼存也成文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

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補注先謙曰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補注沈欽諤曰吳子圖國篇長劍楯三不當一翟萐竹蕭師古曰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補注先謙曰起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補注先謙曰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補注先謙曰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趨利弗及避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師古曰袒裼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鐵同師古曰亡鐵矢鋒也

之禍也師古曰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其

卒子敵也卒不可用師古曰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其主子敵也君

不擇將師古曰其國子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補注沈欽諤曰國南監

者皆用兵之至要也師古曰四者國之至要也補注沈欽諤曰國南監

又聞小大異形師古曰夫卑身師古曰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師古曰攻大

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夫卑身師古曰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師古曰攻大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

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中國之驕弗與也風雨罷勞飢

渴不困師古曰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射地輕車突騎師古曰突騎言其馳突也匈奴之眾易撓亂也

音女教反其字從木補注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遠也補注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

有所屬動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有前屬動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什伍五人為一伍五伍為一

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騊發矢道同蘇林曰騊音馬騊之騊如

可曰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騊發矢道同蘇林曰騊音馬騊之騊如

字其音同耳材官騊發矢道同蘇林曰騊音馬騊之騊如

則同的謂所射之準也蘇林曰騊音馬騊之騊如

善望文生義耳此作騊注補注此放之正訓也

前漢四十九

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者是也列子仲尼篇善射者

下句矢字相復蘇秦曰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者是也列子仲尼篇善射者

八說篇韓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也趨發與騊發同曲禮車

整而騊發文騊仕救反是騊發也趨發與騊發同曲禮車

中詔漢正論篇趨作騊史記禮書作騊也趨發與騊發同曲禮車

孝文紀正作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如鐵者殺之木薦呂

材官騊發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如鐵者殺之木薦呂

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筥音息嗣反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

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通鑑

胡注引作及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注給謂應之速也供給者也

明此中國之長技也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目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目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目大為小目彊為弱在倖叩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呂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度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呂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呂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目此當

之平地通道則曰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

加之呂眾張晏曰衡即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

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

見賈誼傳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

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章得此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

不明擇於不狂是呂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

本當世急務二事補注先謙曰勸農力本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粲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補置戍卒

焉其起兵而攻胡粲者非呂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

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

卒積死補注王念孫曰積字師古無注案積讀為潰潰死病死也

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潰謂相漸潰而死也錯氏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東曰秦時復除者居
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發之不順行
者深怨有背畔之心補注何氏曰恐文帝懲秦成卒創亂不敢從
使談不得提也先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已計爲之也師古
謂戰也補注何氏曰古白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呂富家室故能使其累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視
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補注先天下明知禍烈
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胡人衣食之業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
不著於地師古曰音直畧反其執易呂擾亂邊竟師古曰竟何呂明之胡
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壁
前漢四十九

地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
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不知胡人之能補注
日不知其所能則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備之呂便爲之
高城深塹補注宋祁曰以此便爲之高其城深其塹作一句讀則以
字不可去先漢此言曰胡三省曰山因山川地形之便二義並通具
而爲之城塹依胡說則謂因事之便二義並通具藺石布渠苔
石也藺石可投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
步也藺石可投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
書音來反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
詠詞所謂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
賦云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
志謂之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
遠意而加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
射線子兵議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藺石也
先漢一答下重答字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補注先漢
云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沈欽韓云通典守拒法城外四面環
內去城十步更立一小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
先漢案真說以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補注先漢
復爲一城上增其外二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爲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
中令有千名曰上也調音徒鈞反爲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
也補注沈欽韓曰六韜軍用篇曰虎落者曰虎落者曰虎落者曰
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城內城小城之度間以虎落周繞之故曰
爲固也先漢曰於城內城小城之度間以虎落周繞之故曰
也先爲屋具田器廼募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
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
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也復音扶目
反不足募呂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召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
欲往者皆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古曰復予冬夏衣廼食能自給而止
其衣食後從之時縣官且給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自增至卿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
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
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補注錢大昭曰其亡夫若妻
案樊噲傳賜爵卿卿謂左庶長以上之爵孟說非
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呂其半子
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爲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呂半子之師古
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爲寇驅驅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
其所驅者令其縣官爲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爲贖也師古曰此承
本主呂半謙之縣官爲贖上句之言謂官爲備價贖之耳張說非
也補注先謙曰之言官本無其民如是補注劉奉世曰其民當屬
之字通鑑胡注引有之字上句先謙曰劉說是也胡
驅人民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畜產則以其半子之無須
官爲贖取其民人各有骨肉弗能子人則官爲備價贖之仍令完
聚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呂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呂此也
也補注王女彬曰言民之出此非以上之軍施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而德之下也下之於上不能以立德言顏說非
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方諸郡民
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戎作
成是胡三省云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
呂陛下之時徙民

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
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上之人使行戍役也
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曰實塞下使屯戍
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補注甚大先謙曰益漸也解景十三王傳
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
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補注王念孫曰募當爲募民募先至者之
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募臣聞古之徙遠方
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
呂實廣虛也師古曰所呂充實寬廣空虛之地補注王念孫曰廣
之虛也漢紀作實空虛也其虛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
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
廣爲寬廣虛爲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
武子傳廣義可互證先謙曰此與下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
拉作一句讀廣義可互證先謙曰此與下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
加所字分爲二句非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

一〇六四

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補注沈欽棨曰二內東房西室也王鳴盛曰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室不同之處未能詳析蓋前右房後爲室而室之東置器物焉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同者張晏謂言二房非也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已輕去故鄉而勸之新色也師古曰之補注錢大昭曰色當爲置醫巫卜救疾病卜脩祭祀男女有往也補注錢大昭曰色當作邑先議曰官本作邑

昏歸師古曰昏謂配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補注劉歆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先議曰此與下室屋完安對文劉說是也室屋完安此所

已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已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補注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櫜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周壽昌曰周官司服注今時伍伯綴衣古兵服之遺也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案軍旅

前漢四十九

去

什伍之伍什卽古之假五百官府巡徵之伍卽後世禁人之
 伯兵帥也先謙曰胡三省云云五百卽後世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
 非者漢制五人爲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伯師從卿行旅
 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卿行旅從
 古義也王文彬云五家爲伍由長里遞增至連得二百家不得以
 五百人爲旅之義證之此文五百益與長三候隨地命名非必以
 其起義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皆擇其邑之賢材李
 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誤字作謹安政之耳編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
 於內則軍正定於外補注先謙曰正卽服習成勿令遷徙師古
 守其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目相救畫戰目相見
 業也則足目相識驩愛之心足目相死如此而勸厚賞威重罰則
 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踵曰旋踵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糧不可用也補注先謙曰旋踵曰旋其足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補注先謙
 曰通鑑胡注引作意疑也疑

漢書補注 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一〇六五

氣陰陽不正之氣為災者也本書天文志遇雷風怪雲變氣此
皆陰陽之精于華于盤氣伏息災不作為變氣盤氣與賊氣義同
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為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
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
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
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曰己內恕及人師古曰己之心
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下樂其政歸其
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
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曰
國任之曰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
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遭
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曰亡能居尊顯之
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曰苦民傷眾而為之
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音呂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
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曰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
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則民財曰願其功師古曰願而
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補注謂謂曰知與者取財以賞功也
其行罰也非曰忿怒哀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曰禁天下不忠
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
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
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曰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曰傷國師古曰謂道主意行反還之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
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驚汚之名師古曰驚
汚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曰德匡天下
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
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恩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
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
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
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音及其末塗
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怨亡極師古曰怨民力罷
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
懼而為諛諛也師古曰諛也音勇反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曰隨善意
妄誅曰快怒心法令煩苛師古曰煩苛刑罰暴酷輕絕人
命身自射殺補注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
此殺字下不可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曰成其威
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補注先謙曰吏
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連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絕祀亡世為異姓福
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一也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補注先謙曰文帝二年

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皋人亡帑師古曰謂除嚴刑也非謗不治

錢者除張晏曰除錢之律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

不孽諸侯師古曰接之已不孽諸侯之如諸侯也

禮長老愛卿少孤舉人有期師古曰舉人有期

詔軍師師古曰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師古曰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

用視民不奢師古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曰安海內

省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

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曰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愚臣竊曰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

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已

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

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

天下師古曰臣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味死上狂

惑中茅之愚臣言師古曰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

是遷中大夫師古曰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

凡三十篇師古曰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

爰盡諸大功臣多不好錯師古曰錯為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

九卿師古曰景帝即位錯為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

有已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墀中師古曰墀者內殿之外廊也

穿門南出鑿廟墀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

請開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

曰此非廟垣過墀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錯所奏不罷朝

先諫曰史記作人口錯曰固也師古曰言不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曰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補注齊召南曰按此二句補史記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相青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會寶嬰言之缺但丞相青下不當有翟字此詞青也與景紀同會寶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謂錯發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庫伯詳吳王濞傳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庫何已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已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

前漢四十九

至

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趨

避東箱補注沈欽韓曰公食大夫禮甚恨補注宋祁曰一本上卒

問盎師古曰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卒師古曰卒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

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呂子吳師古曰徐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誅羣臣百姓又欲呂城邑子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中師古曰市中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道曰道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曰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口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曰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

前漢四十九

至

亦恨之補注先諫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

縣多奇計建元年中補注宋祁曰建元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

傳師古曰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者其名也補注何焯曰張恢生史記

引師古曰張恢先則以鄧先為先生者其名也師古曰鄧先時免起家

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官之仁心為質引義慷慨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適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時已變

易張晏曰謂景帝補注先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辯身亦不

遂補注先諫曰遂進也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

暗之經於溝瀆師古曰溝瀆謂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官本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呂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幸趙使趙

無王師古曰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敗於長

平日師古曰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敗於長

平日師古曰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敗於長

平日師古曰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敗於長

平日師古曰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敗於長

平日師古曰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敗於長

平日師古曰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敗於長

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鼂錯用至忠之略與趙括必敗之勢
異也使錯父爲之是阻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先議按官本注有
罪上有括字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虛受堂

三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顏地名屬南陽十六字蓋與兄仲同居呂貴為騎郎出教也如潘日

後人校注而刊本竄入與兄仲同居呂貴為騎郎出教也如潘日

漢注費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下有儀字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

日調選也言徒鈞反補注宋祜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

釋之為廷尉不在孝文三年表誤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十年不調師古曰廷尉達字下當添也字欲免歸中郎將爰盜知其賢惜其

產不遂師古曰廷尉達字下當添也字欲免歸中郎將爰盜知其賢惜其

去乃請徙釋之補謂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

論為諭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

興者補注宋祜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文帝稱善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補注先謙曰宋因史記有而字故云文帝稱善拜釋之為

也音永遠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漢書九卷圖一在未央宮中

文帝問上林尉故虎園周市三十五步上通盤從之故此文為順問

引漢宮殿疏奏故虎園周市三十五步上通盤從之故此文為順問

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百官

禽獸之千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園音夫從旁代尉

對補注先謙曰正義商大掌虎園上所問禽獸簿甚悉請詳盡也

欲呂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應音其疾也補注先謙曰嚮如嚮

之嚮官本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無可恃也詔釋之拜齋

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日補注先謙曰史記陛下下旨侯周勃何如

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周壽昌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貴人異史記平準

書天子於是式終長者後書寇河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

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羣傳注引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晉灼曰喋音張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謀漢書作喋喋喋

多言也先謙案說文無喋字謀下云軍中反問也與文無涉當

為喋或為說也說文口部吧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吧言部吧

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吧言部吧喋喋也秦呂任刀筆之吏爭呂亟疾苛察相高

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而巳呂故不聞其過

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頽今陛下呂喬夫口辯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文帝曰善遇止不拜喬夫就車

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徐行且行且問也補

行字師古就衍文加釋耳史記作徐行問釋之具呂質言如潘日

秦之敝不重行字通鑑通志張釋之傳並同具呂質言如潘日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公車令屬御史大夫

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師古曰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司馬門公車於是釋之追

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補注周壽昌曰

事書呂刑正義云漢世問薄太后問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廟

日師古曰廟謂宗廟也向傳亦作北臨廟師古曰外臨廟當依史記

作北臨廟師古曰廟謂宗廟也向傳亦作北臨廟師古曰外臨廟當依史記

相視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從

也師古曰視訓曰示補注先謙曰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索隱韋向也官本注不重奏字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呂歌合曲也倚意悽

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呂北山石為梓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

可動哉師古曰梓音竹呂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亡亡可欲雖亡石梓又何戚焉師古曰解

文帝稱善師古曰先謙曰劉向傳文帝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補注劉奉世曰渭上有長安

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中渭橋張晏曰在咸陽縣東南

咸陽東南二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有一人從橋下

走下有出字不可省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

音之欲反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補注長安縣人也補注開蹕匿

橋下久宮正禮記曾子問皆作蹕蹕非古字已為行過師古曰言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行過乃出也且與下即字相應若作蹕則以

為行過四字不相屬矣即與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先至而犯者罰

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禁律車駕行

衛隊者徒一年衛三衛仗者徒二年如云罰金四兩是漢律較唐

律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宅馬固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

古曰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補注錢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乎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失書之工誦之土稱之言信不可而況行之乎肅謂釋之此語為

謬矣先謙曰史記不使字作立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

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唯

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

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秦

當棄市師古曰沈欽韓曰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上大怒曰人

亡道迺盜先帝器師古曰法謂常法師古曰先謙曰史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

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師古曰先謙曰史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

讀曰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補注宋祁曰基字

恭如等之逆補注劉奉世曰此等然昌逆順為基補注宋祁曰基字

則下句當刪然字字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基若以等為等差則

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基若以等為等差則盜宗廟器而族之有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

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今學古讀抔為抔之非也抔字本

盛上之物也補注宋祁曰今學古讀抔為抔之非也抔字本

傷迫切先帝故也案陛下且何昌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見釋之

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師古曰齊召南云按如宋本威作威引宋祁曰威

但山都侯自名恬威史無載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

作王恬威云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王恬威先謙曰

王念孫云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王恬威先謙曰

書啟字或作啓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王恬威先謙曰

亞夫為將軍軍其時此云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

是為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數年間公卿表

有廷尉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數年間公卿表

七年六月釋之奏帝景帝後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

代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數年間公卿表

歐之開傳者未仕亦未封侯前也若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

尚存亞夫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數年間公卿表

與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數年間公卿表

餘年不遺一帖公卿表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三四五六七八

如前免官人若謂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去者為欲免何官事景帝紀傳又為何官乎又愛盜傳淮南厲王

遷蜀盜時請徒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知本傳十年不調之語為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

年係公卿表之誤漢紀知表誤乃敘釋之為廷尉之事於文帝三

而於十三年書廷尉釋之奏當二事以意編次猶為未當梁昭山

都侯王恬啟據功臣表云高后四年四月封八年薨孝文四年憲
侯中黃嗣是釋之為廷尉山都薨矣疑釋之未顯時風與山都
之名重一時班氏沿而不察耳張廷尉尉此天下稱之讀與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臣當劾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則未知何如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即此句言之則此句
原有謝字明矣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曰過責也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補注先謙曰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補注王文彬曰
盡會立案後漢書傳注居猶坐也時漢廷尊尚王生老人曰吾
黃老故大會時王生被召坐廷中而公卿盡立也王生老人曰吾
職解師古曰職音武伐反補注王先慎曰說文職足衣也一作顧
謂釋之為我結職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職係解是也
索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
廷尉方天下名臣補注先謙曰吾故卿使結職欲已重之
補注宋祁曰卿使結職疑云卿廷尉使結職二字乃是詳
了前語不可刪也前漢五十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已
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已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師古曰
助反補注周書昌曰文紀賜三老孝著者疑孝著之誤薛宣傳云其
以後帝紀孝著者分列屢見此孝著者疑孝著之誤薛宣傳云其
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前遷亦孝者遷官之一證先謙曰史
記郎中作中郎集解引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據應說漢代自有
以孝舉為郎者師古正用應義王鳴盛以為謬解實不然也爰益
鄭上幸上林事文帝帝蓋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
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唐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補注劉敞曰按文帝問唐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
何處來為郎崔浩說是索隱唐音先謙曰索隱從何作何從是問
自為郎言自下得為郎郎之進身不一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
安在也顏云曰為郎郎無自為之理劉云從何處來為郎則與家
悉陳之復遂及居代時事也崔浩得之顏劉具實言文帝曰吾
拉誼皆耳輩索隱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祿補注先謙曰官本祿作祛案漢紀治要並
祿未知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補注先謙曰胡三
是秦將王離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
圖鉅鹿時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凡尊老謂之倭或謂之父老周
父老知之乎補注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而以前老字補注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曰已猶耳補注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諫曰史記作何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帥將帥師古曰大夫父類
反將官字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官卒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
士將索隱案國語閭閻闔閭先謙曰史記作官卒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
官一隊也官師大夫也先謙案馮奉世傳云在趙者為官帥將
官帥將子為代相所稱即馮唐祖父也師古彼注云帥或作師其
義兩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說補注大說補注劉敞曰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良久也先謙曰劉敞是也猶酒拘牌曰師古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補注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嗟為而言吾獨不得
廉頗李牧而為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史記太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
失人補注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史記太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
奴哉唐曰主臣補注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雖有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敢辱我獨亡間處
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補注四年印姓孫見文紀注功
表上曰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
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遺將也跪而推轂曰闔戶內寡人制之闔戶
外將軍制之補注章昭曰門中樞為闔師古曰音牛列反補注沈欽韓
之兵將軍制之復探鉞持柄授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傳曰闔戶之闔西漢紀作闔同案兩雅釋宮堅謂之闔郭璞曰門
闔東云其西郭門之闔也門中樞曰闔集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解章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樞曰闔集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
謙曰通鑑胡注引此近也上有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已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補注王念孫曰史記臣通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謂
作河內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將軍出巡河內故曰河內貧人傷水
旱因發倉粟振之是歸未至河內先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發先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是也通鑑三河內並依史記作河內請歸節伏矯制舉師古曰

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

迺召為中大夫呂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補注齊召南曰治官理民擇吏任之
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云
太守部尉諸侯內史各一人卒史書生各十人令史各一人
以爲郡縣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責大指而
亦是也胡三省云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諸曹掾史責大指而
已不細苛黠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太守稱之上聞召為主

爵都尉補注齊召南曰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為主爵都尉
十一一年從爲右內史元朔五年也主爵都尉掌別侯列

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補注先謙曰近致誤

爲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傲慢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補注先謙曰近致誤

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已此不附焉補注先謙曰近致誤

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安益之爲人補注

伯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棻疾補注

補注先謙曰史記伯作伯亦呂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

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

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

此也史略其辭耳補注周壽昌曰吾欲上希竟與耳觀黯對語知
張注誤會黯對帝語也元朔元年詔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帝所云云之語先謙曰周壽昌曰吾欲上希竟與耳觀黯對語知
紀作上曰吾欲與政治法竟舜何如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

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曰索隱
貢之音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諱

厚且已在其位縱愛身索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

告者數終不瘳師古曰瘳猶病也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
滿三月則當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
百日即合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
嚴發疾病假滿百日合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
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恩其常員百日例罷治漢制也皇甫湜集
云病滿三月免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已瘳人師古曰瘳猶病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

弗能奪也師古曰賁猶病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

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師古曰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見大臣則御坐爲起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
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

見也補注先謙曰至如疑本作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
今御武帳置兵閣五兵蓋以蘭綺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變避正
殿寢兵則不坐武帳也先謙曰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集解韋昭云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補注何焯曰自爲太子洗馬即以莊

臣之際也張湯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

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

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

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

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

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

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

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呂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呂更定律令爲廷尉

漢書補注 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一〇七五

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補注請謝賓客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

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自見年少官薄補注劉攽

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爲嫌然自見當屬上句先謙曰史記本

俗其慕長者如恐不見無稱自二字是年少官薄應自爲一句此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首

行字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

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公曰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實嬰

事下注在詹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爲

元光中至太初元年始改曰大司農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爲

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補注齊召南曰按史記作遷爲

亡雷門下者補注宋祁曰邵公無下字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亦無

引此皆無下字補注宋祁曰邵公無下字王念孫曰案景祐本亦無

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何然其饒遺人不過具器食

日猶今言一盤食也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算餘廣曰算竹器

質管子版法解成事以質者用韓量也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算餘廣曰算竹器

此益非風俗通也禮記文簠簋則作算者皆簠之誤脫此作

下長者師古曰云言上不必復云說字上下屬皆不成句顏說

非也說當讀曰悅聞說猶言暇豫也補注沈欽韓曰具史記作算餘廣曰算竹器

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也如車轂之連轉也有味

車作補注先謙曰言其薦士及屬官務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

此翦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清曰治行謂莊嚴補

嚴之誤也二字見後漢書鄭傳又吳漢傳朝受上曰吾聞鄭莊行

詔夕則引道初無嚴嚴之日辦嚴與裝嚴義同師古曰趨讀

千里不齋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

和音胡不敢甚斥臧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敢甚引當否如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其後不堅之類也

任人賓客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於司農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農人集解徐廣曰人一作入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幸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獨推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賓客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案本書下以任人與賓客對舉是也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人若富商大賈之屬與莊賓客並爲大農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

史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曰官卒昆弟曰當時故至二千石

者六七人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內行修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師古曰落散也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點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補注先謙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賓客亦填門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已成名哉楊子爲孝文親詔帝尊曰信亞夫之軍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仲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故曰此言激文帝也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漢書五十師古曰灼曰當時爲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僦也

1077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賈山穎川人也祖父祛補注先謙曰官本祛作祛故魏王時博士

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言傳山受學祛所言

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不專精也嘗給事穎

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沈欽韓曰通鑑胡注

也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沈欽韓曰通鑑胡注

而惡至言至言與諸諛為對是至言即直言之謂先醒篇君好諂諛

謂孫言之後漢書蔡邕其至言善注引劉歆周易注云至極也

三權三日問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論衡至言棄捐聖賢距逆

義並與此同今人多以至言為注善之言幾疑山自名至言為夸

矣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臣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曰久遠論願借秦呂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

布衣章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章帶曰單章帶革帶無修身

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士修身成名昌

後世秦為天子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

役事也罷讀曰疲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

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

山為阻故云滿山也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

遠視有異志也傾耳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

講叫也音火故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

反響謂曰響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

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

作凡是始皇紀閭內離宮三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

移而具先謙曰官本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

鐘作鐘師古曰阿房者

為鐘也師古曰阿房者

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曰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

日例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欲更擇

之解為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尤欽韓曰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紀並言二南復作

之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東三百步南北五

步南北五百從車羅騎四馬騶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

驕驕無所迫師古曰撓屈也言庭

日注屈撓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屈撓撓音官本撓並作撓為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引應劭云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東窮燕齊南極吳楚

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

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

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央三丈也不如今及入其車馬蓋沿秦制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曰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

堅隱也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

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徒曰平當作

庫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曠也言為下徹三泉師古曰三泉

三泉下師古曰三泉

之也音國補注先謙曰被呂珠玉飾曰翡翠應劭曰雉曰翡翠色赤而

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中成觀游上成山林

雄雌異名也師古曰鳥各別類非

理器珍怪咸聚之師古曰鳥各別類非

成爲中成觀游也師古曰鳥各別類非

重也秦穿治驪山益亦三泉師古曰鳥各別類非

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達師古曰鳥各別類非

猶非賴師古曰鳥各別類非

蓬非賴師古曰鳥各別類非

通呼物一出改爲一類師古曰鳥各別類非

呂龍躍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師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言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師厚也

仲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已師古曰師厚也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呂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師厚也

犯也師古曰師厚也地之曉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師厚也日蒙冒師古曰師厚也江皋河頽雖有惡種無不獲大師古曰師厚也日蒙盛也師古曰師厚也日蒙先謙也師古曰師厚也

也說詳文師古曰師厚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師古曰師厚也道不用師古曰師厚也殺之論謂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師古曰師厚也

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師厚也文王師古曰師厚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師古曰師厚也此周之所呂與也故地之美者善養師古曰師厚也

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師厚也萬鈞師古曰師厚也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師厚也特獨也師古曰師厚也執重非特師古曰師厚也

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師古曰師厚也而不敢自盡又適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師古曰師厚也

震之呂威壓之呂重師古曰師厚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師古曰師厚也摧折者哉師古曰師厚也師古曰孟賁古也則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師古曰師厚也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師古曰師厚也李奇曰古有師古曰師厚也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師厚也師古曰諫師古曰諫師古曰諫師古曰師厚也

也或曰比方事類曰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師古曰師厚也公卿比諫師古曰師厚也李奇曰比師古曰師厚也諫也師古曰師厚也諫也師古曰師厚也諫也師古曰師厚也諫也師古曰師厚也

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師厚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師古曰師厚也

之見義而從之所呂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師古曰師厚也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師古曰師厚也官本大謙曰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師厚也

少飲酒謂食已而湯口也師古曰師厚也祝餽在前祝餽在後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

餽餽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餽餽師古曰師厚也

奉杖大夫進履舉賢呂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師厚也立輔弼之臣者恐師古曰師厚也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師古曰師厚也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師古曰師厚也

國富有天下破六國呂為郡縣築長城呂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師古曰師厚也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師厚也何也勝盡師古曰師厚也

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暴虐殘賊天師古曰師厚也

下窮困萬民呂適其欲也師古曰師厚也適快也師古曰師厚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師古曰師厚也韓曰王制師古曰師厚也

過歲三日師古曰師厚也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道歲年歲雖豐不得過師古曰師厚也

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師古曰師厚也

德師古曰厲稿而為師古曰厲稿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

諸吏師古曰厲稿中常侍師古曰厲稿入禁中請吏得舉法與之馳射獵師古曰厲稿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厲稿反補注宋祁曰江蘇本廷作臣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百

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曰賦縣傳師古曰厲稿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厲稿一子不事謂其賦役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褚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師古曰衣褚於既反補注沈欽韓曰書其罪於衣褚今時猶然周

官司圖加明刑疏云以版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

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責友貧官理母先諫曰經赦之人不

復衣褚沈欽韓曰明刑之事於衣褚下是而賜之衣師古曰厲稿言罪

合解見下文官衣褚下是而賜之衣師古曰厲稿言罪

兄弟相見上師古曰厲稿前漢五十一

衣褚書背則賜之衣也文特參錯其辭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

喜師古曰厲稿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師古曰厲稿

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厲稿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

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師古曰厲稿文廉罷病也從

隆登籀文省作聲聲誤字須臾猶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師古曰厲稿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

孤師古曰厲稿今當訓為即通鑑引今作而呂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

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厲稿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

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師古曰厲稿二月師古曰時呂十月為歲

月在十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

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

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

之名與夏絕殊苟悅不得首夏字矣師古曰厲稿言乃可意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厲稿言乃可意

可從容遊豫耳師古曰厲稿古者大臣不媒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

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厲稿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君

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厲稿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諸曰齊齊謂諸侯大夫

人不並奏樂樂則左右侍御者侍師古曰厲稿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

皆務其方呂高其節師古曰厲稿師古曰方謂廉隅也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

盡心呂稱大禮師古曰厲稿師古曰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

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

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

廷論議夫游不失樂師古曰厲稿與樂同節也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師古曰厲稿言非當計

之事不師古曰厲稿前漢五十一

下其議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厲稿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

諫呂為變先帝法非是師古曰厲稿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錢令並

後云云是前上書不同在五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師古曰厲稿

年明矣通鑑列前書於二年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師古曰厲稿

孫云云古通作詞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誅之漢書誅之漢書

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誅其證也子京延誦當作訟而後

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先謙案訟作誦古借字然非所

謂六書假借之旨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已戒師古曰厲稿侯榮武太子柴奇與

南王傳此云柴武柴奇也文紀作棘蒲侯柴武南王傳但言棘蒲侯

太子奇不云柴武柴奇也文紀作棘蒲侯柴武南王傳但言棘蒲侯

疑柴將軍功臣表云棘蒲侯柴武子奇以反誅不代與柴唐無涉

子不可考矣章下詰責師古曰厲稿師古曰其言上詰問對呂為錢者亡用器

也而可呂易富貴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厲稿師古曰操柄令民為之

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厲稿師古曰長謂養也言此事宜速禁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可長非長久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計也說非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呂廣諍爭

德師古曰厲稿而為師古曰厲稿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

諸吏師古曰厲稿中常侍師古曰厲稿入禁中請吏得舉法與之馳射獵師古曰厲稿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厲稿反補注宋祁曰江蘇本廷作臣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百

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曰賦縣傳師古曰厲稿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厲稿一子不事謂其賦役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褚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師古曰衣褚於既反補注沈欽韓曰書其罪於衣褚今時猶然周

官司圖加明刑疏云以版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

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責友貧官理母先諫曰經赦之人不

復衣褚沈欽韓曰明刑之事於衣褚下是而賜之衣師古曰厲稿言罪

合解見下文官衣褚下是而賜之衣師古曰厲稿言罪

兄弟相見上師古曰厲稿前漢五十一

衣褚書背則賜之衣也文特參錯其辭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

喜師古曰厲稿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師古曰厲稿

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厲稿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

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師古曰厲稿文廉罷病也從

隆登籀文省作聲聲誤字須臾猶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師古曰厲稿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

孤師古曰厲稿今當訓為即通鑑引今作而呂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

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厲稿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

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師古曰厲稿二月師古曰時呂十月為歲

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先王之遺下則為之為作謂為謂古通

王引之云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

代信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三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月也

之路也其後復禁錮錢云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定錮錢乘市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

曲臺殿蓋緣懸衡天下衡服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清曰

秦宮而名懸衡天下衡服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清曰

古曰此說秦自目為威力猶固非論平法也下言陳勝連從兵

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縣

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

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謂衡為從橫

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衡也下文

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衡衡也下文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注權作衡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注權作衡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注權作衡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文也先謙曰官本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注權作衡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

子六王追怨惠帝時事一說是也割濟南琅邪乃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封諸呂有功本當盡已趙

地王章樂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召二邵王之章盡已趙

歲榮薨其居誅死齊王博博治處齊王顧念而怨也補注齊南

日按地理志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邵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

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居誅死事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師古曰三子為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引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補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

欲報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自私自怨宿怨不能為吳也若吳

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

先謙曰陽意不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舉兵反

國不肯專為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

入邊諸國各懷私怨大王不以為憂恐無專救漢者文選注以孟

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治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

義乃可明最得之如說四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國不敢相救師古曰之亦是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

可待也補注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陽越言越先以水軍

攻長沙而後還舟侯侯吳也下文云水軍章都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

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賁青陽以地封之

文選注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賁青陽以地封之

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賁青陽以地封之

水長沙劉說上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云此同孟康之義也案

又進然不敢斥言侵吳也其意顯顯之義善注備之雖使梁并淮

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呂退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

水呂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

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故兵

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

微言善注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

隱其意故微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云此同孟康之義也案

憂助吳者也此目下乃致其意為師古曰蘇說是補注先謙曰

官本吳者也此目下乃致其意為師古曰蘇說是補注先謙曰

俱未食之漢遂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退越人此臣之所為大王

下而助於漢漢遂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退越人此臣之所為大王

然其意微漢漢遂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退越人此臣之所為大王

趙成漢漢遂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退越人此臣之所為大王

總於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先謙案梁孝王初王淮陽後徙梁仍兼
有淮陽下陵則可以過糧道漢兵截西河守章水則可以助大國
之威勢而胡又益遠越又益深吳越腹背受敵其何能支不
吳人之體而益遠越又益深吳越腹背受敵其何能支不
不國顯矣此可以互文見之然使梁越廣陵以逼越糧則吳之
能與吳為援李注載明向多未常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霧雨咸集為穀義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徐銘改交聖王底
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如清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王補注先謙曰
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已歷數王之
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仰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
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
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補注先謙曰
選志作至李善注云劉向周易注至臣聞驚鳥察百不如一鶚
極也謂極言之深此志為至之鶚臣聞驚鳥察百不如一鶚

曰鶚大鶚也如清曰鶚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鶚擊之鳥
鶚之屬也鶚自大鳥而鶚者耳非鶚也鶚古鶚字鶚音得
全趙之時張安國曰全趙趙未分之時補注先謙曰全趙之時猶韓
武力鼎土茲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茲服盛服也鼎土
臺也在鄆鄆在青州州縣之縣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珍衣之服也服
服也補注在鄆中亦謂之服服在魯五年傳均服服服服服
以均服為黑服古或謂向黑服國策左師胸龍曰老臣義恩對
願曰補服黑衣之數也補注王宮云黑衣戎服先謙曰文選注服
曰衫服大盛玄黃服也補注王宮云黑衣戎服先謙曰文選注服
叢臺本臣臣說亦見補注引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謂趙幽王友
幽王為呂后所害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師古曰厲王厲王長也然面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
古者謂厲王為厲王長也然面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
亦為然而說詩萬石君傳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
謂孟嘉也故願大王霄晝而已師古曰晝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
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山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
明意不安也臣瑱曰文帝入關而立志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戰
未明而起師古曰瑱說是補注先謙曰寒心如履冰也銷志戒逸

樂也官本注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義父之後應劭曰
定文帝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報侯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帝師古曰或謂是也補注劉向曰使東牟朱虛東
東使就王封也師古曰或謂是也補注劉向曰使東牟朱虛東
後故就王封也師古曰或謂是也補注劉向曰使東牟朱虛東
淮陽文三子皆侯則知此或說非也先謙曰義父文選作義父據
劉說疑是悼惠字也壞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遠引壞子故為不倫壞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
或說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
而無統沈欽韓曰方言廣盛也秦晉或曰釀梁益之間凡言盛
按此壤子解作盛子不可通穀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疏引壤信云齊魯之間謂釀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子謂
武徙王淮陽後徙王梁太原王參從王代益呂淮陽補注先謙曰
武自淮陽徙王梁太原王參從王代益呂淮陽補注先謙曰
屬梁賈誼傳所云割淮陽北邊列城以益梁也卒仆濟北囚弟於
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弟於雍者淮南王與呂反見誅

雍所囚呂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
赴補注先謙曰新垣平以謀反誅也言齊北夷王之反皆以象平
等故非天子不厚也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補注先謙曰謂漢用事大臣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清曰新垣平許言鼎在泗
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應天為吳計者猶新垣則我吳遺嗣不可期
於世矣師古曰言吳不當得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
破破之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水作兵不甞行師古曰言無所藉藉
日文選注攻之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
易故不格也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
水攻則章邯亡其城陸擊則荆王呂失其地也補注先謙曰項羽自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幾幾微乃
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安起邪意應說是也補
注劉向曰漢書曰漢先謙曰國家謂吳言高帝之成功乃天命非
今所可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補注先謙曰內疑作命先

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

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慨不苟合師古曰悅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別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

等疾之先謙曰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譴也孝王怒下

陽吏將殺之陽客游曰譏見禽恐死而負榮補注先謙曰武紀云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爲世所遇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實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

貴日也如清曰白虹兵象曰太白金星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

誠若斯太子向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氣義亦如之補注王先謙曰精

集解引如清曰白虹兵象曰太白金星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

然也改譏謂燕丹不敵曰事不成矣後問軻死事不立太子曰吉如其

刑軻去太子履疑之見軻之精誠達天取與軻先生之事爲配

乃軻發後事陽特舉以事軻之精誠達天取與軻先生之事爲配

如李泥於正文以見虹貫日不敵知事不成釋此文畏字之義衛

小司馬轉謂說長於王不思與下文信不諱事不合也

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

趙道衡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戒其情誠三達

也如清曰太白爲之食昂昂起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之

白天之將軍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補注先謙

誠字引宋祁曰精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左右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王人

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卡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執察之昔王人

左足至成王胸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李斯竭忠胡亥

得寶玉也補注宋祁曰王人南浙本並作玉尹

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是呂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

陽狂避世師古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母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

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補注宋祁曰

鴟夷鴟夷皮也也服皮云用馬革作囊以裝尸投之於江臣始不

信遇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

頭不相識補注宋祁曰此注未安趙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

也故初不相識補注宋祁曰此注未安趙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

內有相知如新補注宋祁曰此注未安趙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

字上安增不相知三字文義益如故如吳札鄭倫也宋語孔子遇程子於途

注先謙曰索隱謂蓋如故如吳札鄭倫也宋語孔子遇程子於途

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解衣對語兩蓋相切小欽

煩答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曰奉

丹事張晏曰於期爲秦將被譴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

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劉呂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呂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

是呂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

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呂齊終死爲燕也補注宋祁曰

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曰爲燕也補注宋祁曰韓策公仲數

晉注令閔王厚葬以敬齊此蘇代爲燕昭王非蘇秦也秦領齊之

止亦不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

厚遇之還故中山補注先謙曰魏世家樂羊爲魏文侯攻中山說

宛復思篇吳起爲魏將攻中山爲軍人吮疽無白圭取中山事主

白圭辭去又問答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中山之王欲留之

有五盡必亡後中山果亡於趙齊王爲燕所破殺與孟子時事

也此蓋別一實當後中山亡時若前中山之見滅於魏時代不相及

時爲魏將兵者官本注不重魏字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白圭驂騑孟康曰驂騑駿馬也生

有讒諂而更食白圭珍奇之味師古曰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呂拔中山

古曰食讀曰飢馭音決驂音題白圭顯於中山之功而尊顯也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呂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

相信師古曰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士無賢不肖補注宋祁曰南本賢下入朝見嫉昔司馬喜願脚於

宋宰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補注先謙曰集解晉灼

范雎拉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已

齒師古曰後人秦為相封為應侯國陰事告齊乃據答數百疑其已

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指其羊腸莊公元平拉幹而殺之史記公子

也音力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補注先謙曰忠

必然之畫以爲計畫必行是曰司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先謙曰

果於自信交史記作位雍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雍

入大河也齊難曰水自河出爲雍又曰江有池河有雍雍音於能

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補注王念孫曰雍讀爲雍謂雍州也

沈於河也并九二獲敵補注文選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

音汲寶水經晉水篇作照義與雍通也史記作郭璞曰

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沈於河也師古曰海皆欲其速沈於

言抱沈此言銷義義相近也沈於河也師古曰海皆欲其速沈於

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

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

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先謙曰官本注人也作介師古曰下服虔曰

作服云索隱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章昭云六國

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是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論語識曰徐

也師古曰負石者欲速沈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論語識曰徐

衍負石伐子自沈守分亡身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論語識曰徐

不容於世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論語識曰徐

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頤寡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言皆義不苟取

朋黨比周相權杜預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終公委之曰政應劭曰

日也問秦穆公賢欲往干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巨國齊桓公

之乏資食已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巨國齊桓公

夜迎客肅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夜曼曼何時旦桓公與

召與語說之曰爲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矸曼曼何時旦桓公與

下諫反音莫幹反補注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

爲我商聲謂乃用此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

說也或云商旅之歌也二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

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

季桓子也名斯論諸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曰不宋任子

冉之計囚墨翟文選曰子冉子罕也補注齊召南曰子冉史記作

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之後又襄二十九年左

傳宋微子卒諸出粟時孔子時人或不爲是不知何如也夫曰孔墨之辯不

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已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

而不覺共疑之數被燒鍊已至銷鑠之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

雖金指可消鬼谷子權篇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御覽八百一十

人積久誹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此師古所本案

金皆以誹毀者言眾口積毀雖金可銷也此師古所本案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由余待譯而後通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論榮篇由余生於五狄遠象產於八蠻而功顯齊秦德立諸夏述

象與由余並舉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

無義史記作阿偏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補注

聽並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補注

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師古曰朱象子臧弟管蔡周之二叔也補注先

惟慢遊是好暴虎馮河是作朋淫于家其與父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師古曰侔等也伯

日郭去而字一本是曰聖王覺寤損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爲字下有比字是曰聖王覺寤損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

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損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

者觀其胎室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補注先謙曰

索隱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

[illegible]

而語直先諫曰史記文選並作例李善注戰國策刁
覬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呾音吠並同
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
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巨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嬖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應劭曰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生之湛沒也吳王閼閼欲殺王
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生之湛沒也吳王閼閼欲殺王
子慶忌要離詐呂罪亡令吳王通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呂劍刺
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制
字也尋諸史籍刑制無遺族之事不知湯所云青定何人他湛諸
曰流補注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惡刑軻拜殺其九族校則是湛矣
非必滅字云據注無制字南本徐幹則軻拜殺其九族校則是湛矣
本去制字云據注無制字南本徐幹則軻拜殺其九族校則是湛矣
下有制字王念孫曰劉說是也論語增篇云傳語云訂訂若荆
軻之聞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秦王誅之也秦誅再道無
復更制之一里一更皆去之可也王誅之也秦誅再道無
爲盡誅荆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
則言町町也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
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自有制軻滅九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
要離嬖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制字若無制字則應注當
云軻所見本也今直云荆軻爲燕刺秦始誅其九族矣有制字甚明
師古所見本也今直云荆軻爲燕刺秦始誅其九族矣有制字甚明
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制字先謙曰治要引此文亦
有制字文選劉孝標漢紀交論云約同要離焚妻子舊列荆軻湛
七族即用此文明有制字師古未深考耳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
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
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先謙云張說曾祖至曾
孫無同在一時被誅之理索隱說是論衡云九族衆多同里而意
亦以戚族言也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呂閻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
眚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蘇林曰砥音蒂張
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本也困音去輪反離
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日離奇各讀如字師古曰先謙曰離奇
離詭作而爲萬乘器者呂左右先爲之客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
刻加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
節師古曰隨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
大蛇所齧之玉耳抵遠也音珠曰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
卞和所獻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文選同本句作作結足
結怨而不見德此傳寫誤劉治要引此文亦作結足
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遊納之也樹立也備
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
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管管仲稱注先謙曰史記文選

見本與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
漢書同 師古曰開謂陳說也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李善注引小
當世之君 師古曰開謂陳說也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李善注引小
補人主之治 則人主必襲案劍相晒之迹矣 師古曰襲重也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補注先謙曰巧官是呂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圖轉者為鈞
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模者為鈞鈞蓋取周陶鈞耳 而不牽乎卑
言聖王制取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鈞也 師古曰鈞
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 師古曰鈞蓋取周陶鈞耳 而不牽乎卑
卑辭作注先謙謂下言語上不得言辭史選卑辭善是也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之言 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
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亦非蒙名傳文祝嘉字耳 呂信
先謙案蒙嘉事并見燕策新序此文史記文選皆作蒙嘉 呂信
荆軻而七首竊發 師古曰七首短劍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
呂王天下 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
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
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鳥集之暴集補注先謙
累集也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鳥集之暴集補注先謙
皆非也 史記作殺秦昭王呂尚遇周如鳥之集也先謙案諸說
信左右不得指蒙嘉則用鳥集亦不指太公也秦二世世趙高殺
身亡國是信左右而破亡也鳥集猶言鳥合文選曹元六代論
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眾李善注引留子曰鳥合之眾
雖相歡後必相吐是以鳥集為鳥合也周武王伐紂至孟津八百
諸侯不期而會若鳥集之集然用之何則曰其能越羣拘之語馳
鳥集而王也文意承上文推究言之 師古曰昭明 今人主沈
城外之議 師古曰言力全 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師古曰昭明 今人主沈
諂諛之辭牽帷席之制 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傳帷席臣妾所見
集解引漢書音義亦作帷席 師古曰言為左右便傳帷席臣妾所見
選作縞李善引音義亦作帷席 師古曰言為左右便傳帷席臣妾所見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師古曰言為左右便傳帷席臣妾所見
以木作如郭璞云早發馬之器也先謙案韋說非也牛不當與驥同
早也又郭璞云早發馬之器也先謙案韋說非也牛不當與驥同
愿作縞 此鮑焦所曰憤於世也 恐時之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

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浴水之上蔬
謂菜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世下有不留富貴之樂七字索
隱此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留富貴之樂七字索
顏說同疏皆作蔬末云蔬即古蔬字案此注亦當作蔬後人傳與
草耳若本作蔬則無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汙義底厲名號者
須加釋云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汙義底厲名號者
不曰利傷行廉隅若磨厲於石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師古
子至李曰勝母之名不順於石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里作縣索
隱淮南子及盛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
孔子至勝母縣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 晉灼曰朝歌之音朝
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墨子回车 晉灼曰朝歌之音朝
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
於位勢之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 回面汗行日事詔諛之人 師古
邪也汗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汗曲也音一胡反補注沈欽韓曰
荀子勸學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諛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王先
慎曰案回訓為邪邪而不詞說文謂之詔諛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王先
孟子梁惠王下篇注面向不詞說文謂之詔諛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王先
穢其行耳史記司馬相如傳同首面內即回面之意後漢西南夷
傳論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書應貞傳方隅回面並與此
同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嚴蔽之中耳 師古曰堀與
曰嚴補注先謙曰嚴數史記作嚴嚴集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解並為嚴嚴作注此是文傳本不同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哉書秦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
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 補注先謙曰太后宮自使梁國士眾
築作甬道朝太后 補注先謙曰自王邸至太 爰盎等皆建已為不
可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
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呂為不可故見讒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先生枚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
迺思陽言深辭謝之 補注先謙曰深 齋呂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
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 與相和也 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
呂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怨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
也呂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 補注先謙曰言以太后 況臣
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呂十數得茅焦為

鄒大義鄒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手接之下危之臣所哀畢乃解衣趨錢始皇下殿左始皇非能說其

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

言也免於死也塵古曰刃反補注先謙曰塵與僅同毛與毫同釐

之書儒林傳作翁滑釐言茅焦免於死祇如毫釐故事所已難

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

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

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

先日欲獻愚計已為眾不可益師古曰蓋費祓也補注周壽昌竊

白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

瘡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補注先謙曰王美人即孝鄒陽留數日乘

開而請曰師古曰問請空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

人也師古曰謂役使之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長君跪

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耳師古曰言獨一而

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

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

長君危於案刑師古曰案刑者言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

為之奈何師古曰懼然曰懼音居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注

先謙曰呂覽博志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

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適曰太后金城之固也

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

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只已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

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昇子之昇也師古曰地

夫

仁人之於兄弟無憾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已後世稱之魯公

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

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

情而誅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綏遠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

春秋曰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

曰齊桓公法而不誅師古曰為過也叔而後殺閔公齊人殺之補注

齊地也法而不誅者言守法而行不能權用權呂免其親也補注

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

又云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則二弟子

義師古以法為守法則法是法與正同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

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補注先謙曰此

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補注先謙曰七國者連吳數

字之誤下文枚乘傳吳王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

齊王自殺不得立嗣補注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

此議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

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

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

為五而裂曰四分即權不足師古曰守動不足曰扞寇師古曰扞

補注王念孫曰守當為執字之誤也補注王念孫曰守當為執字之誤也

相封矣師古曰云云守當為執字之誤也補注王念孫曰守當為執字之誤也

又非有奇怪云已待難也師古曰其有奇材異計欲曰為亂逆也

呂權謀之心而城守待變師古曰其有奇材異計欲曰為亂逆也

改云作亡子謂云義要不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師古曰

改云作亡子謂云義要不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師古曰

改云作亡子謂云義要不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師古曰

文音字上當有消字注須複文為訓故必待消字乃足沈欽韓
日遠周書天地之間有消字注須複文為訓故必待消字乃足沈欽韓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謂穀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謂日也
救火也補注呂氏春秋曰夫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步而射百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其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非止見百步之中故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補注先謙曰楊葉百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納福基之義也補注先謙曰楊葉百泰山之雷穿石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單極之統斷幹補注先謙曰楊葉百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統古繩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繩斷幹井上四文之幹常為汲案

所契傷也補注先謙曰楊葉百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虛失其義矣統細皆音銀與皆刻也音口計反補注錢大昭曰

此句說施作引繩久之乃以聖木幹當作傳說沈欽韓曰也从韋
是也莊子則陽篇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交

選西京賦註注三輔名梁為極余目驗河陝間於高阜穿井深益
數十丈橫木為梁兩頭鹿盧親之繞梁鍤者數寸一人轉汲聲聞

百步先謙曰文選單作彈李善注彈盡也與晉說同據沈欽韓
義優矣文選加方為彈不可從官本注梁下謂作為謂為同字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三引尸子語與此同案作繩先謙曰漸音漸漬之夫銖銖而稱之

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補注先謙曰楊葉百夫銖銖而稱之
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微小石稱丈量徑而算失

其時而盡師古曰盡亦窮也底柔石也屬種樹畜養不見其
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
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

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名漢聞之斬錯呂誅諸侯枝乘復說吳王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萬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取作武帝始通此已云南
先律之塞益知其非先謙曰顧炎武云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

然無緣復說也何焯云前篇謂齊王之文此作通別高下劉氏以為
後人以吳事寓言之也先謙案據說苑吉梁孝王中郎枝乘為書

諫吳王稱君王之外臣乘云云謂上是乘在梁寓書吳王實有其
書特所錄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河秦御匈奴之處補注先謙曰楊葉百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

陰山三十六年補注先謙曰楊葉百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即今勝州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綿氈今

出於秦之北補注先謙曰楊葉百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趙世家秦之上郡近并關至於榆南距羌笮之塞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中者千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補注先謙曰楊葉百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額路通五尺道此諸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

而蜀故微也補注先謙曰楊葉百謂周君曰善射矣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當通為蜀郡縣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特未之考耳沈欽韓曰官

力一心呂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

其時而盡師古曰盡亦窮也底柔石也屬種樹畜養不見其

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

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

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呂誅錯為

名漢聞之斬錯呂誅諸侯枝乘復說吳王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萬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取作武帝始通此已云南

先律之塞益知其非先謙曰顧炎武云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

然無緣復說也何焯云前篇謂齊王之文此作通別高下劉氏以為

後人以吳事寓言之也先謙案據說苑吉梁孝王中郎枝乘為書

諫吳王稱君王之外臣乘云云謂上是乘在梁寓書吳王實有其

書特所錄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補注先謙曰楊葉百

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爲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禍則於吳爲禍也此臣
所曰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訾猶蠅
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
諫人悅反補注先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今漢親誅其三公曰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
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補漢并二十四郡十
七諸侯方輪錯出運行數千選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輪錯互更出攻
也如涓曰東方諸郡呂封王侯不呂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
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諸侯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
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輪錯出貢賦入賦於天子猶
不如吳之富也補注王念孫曰方猶並也言諸國之貢賦並輪錯
出運行不絕也淮南汜論篇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爲敵
雋末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故象同義呂刑方治無辜於上亂
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方治無辜於上亂
並告無辜也鄉射禮方不足謂不並足也爾雅大夫舟舟謂並兩
舟也沈潛植曰地理志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此所謂東山蓋卽
章山也先謙曰說文方併船也象用舟省總頭形是訓並乃方衍
義也東山方選誤山東又注引張云錯互出攻明此注下更字衍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師古曰海陵縣名東漕運曰
倉師古曰墳說是也鄉讀曰鄒補注錢大昭曰海陵屬臨淮郡先
謙曰今泰州治官修治上林雜曰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
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呂江水洲爲苑也韋昭曰長洲在
元和志長洲苑在蘇州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
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有曲臺殿補注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沈欽韓曰
史記曰蘇林注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沈欽韓曰
汐字賴駁補注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沈欽韓曰深壁高
壘副曰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爲大王樂也師古曰言
游宴之處論天子也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王念孫曰景祐
本是也此以字涉上其義臣所以爲大王患而衍上文當有以字
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臣所以爲大王患而衍上文當有以字
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
分之中可

與太 繇是觀之師古曰繇禍亂之作將呂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

同 與壤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惠呂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補注先

是呂固圖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補注王

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舊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

至聖則作變亂者是聖人下文云深察禍變之故通皇天之所

作聖則作變亂者是聖人下文云深察禍變之故通皇天之所

常之思下文曰宣帝十五年左傳注曰舊紀作舊異今本舊誤為舊

其義矣治要所引已誤 此賢聖所呂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

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呂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

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呂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呂

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

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呂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

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正之失

正始受命之統補注王念孫曰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

且與改前正之失對文則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

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呂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補注何焯曰霍

後頗峻刑罰廷尉王平坐縱不道下獄棄市所謂宜改前正之失

者溫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皆隱以諷切昭帝時參觀之 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

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過止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先賢篇懷王問于賈

博號也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先醒曰先生何也賈君曰此

謂儒生也儒者衰衣大冠故曰盛服先生 忠良切言皆鬱於胸

乃秦之所呂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

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

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師古曰蠲字屬連

韓曰蠲苑政理篇衛靈公問于史鮒曰政教為務對曰大理為務

絕象不連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大虞書大禹謨故

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宣失不辜之過不勝無罪之 今治獄吏則不

然上下相毆呂刻為明師古曰與同 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呂死人之血

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呂萬數此仁聖之所

呂傷也補注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以則語

無以 太平之未洽凡呂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呂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

誣服也漢紀作則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呂明之補注先謙曰令其

飾妄辭以示之 前漢五十一

也 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古曰精執周悉致之法中也師

上略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晉注精執是解鍛鍊二字周悉是解周

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案內諸篇

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嫌陳非謂

致之法中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嫌陳非謂

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嫌陳非謂

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嫌陳非謂

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嫌陳非謂

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言言密補奏中之嫌陳非謂

語寔居有師工之誦注誦謂誦諫也是師工之誦師工之誦即為師工之誦也左傳二十八年傳師工之誦亦謂與人之誦也今人見風上者不可枚舉而此文獨無注則亦如字誤讀矣悲痛之辭也故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師古曰鳶鵂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讒語也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者御唯陛下除誹謗已招切言日霍山言諸儒生喜狂說妄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墮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已廢治獄補注先謙日廢除也謂除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獄錢之府日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補注錢大昭曰顏說非也漢制諸侯王國亦有少府不名私府百官表詹事中長秋私府令長丞皆屬焉然則私府皇后之官也諸侯王之后亦有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補注周壽昌曰求以在臣已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已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麻數天文呂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孫皆至牧守大官補注何焯曰建武永平史事深刻故班氏有贊曰春秋魯臧孫達已禮諫君君子已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恒公取鄒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問之曰賈山自下劄上孟康謂劄切之也蘇林曰劄音摩厲也師古曰劄音工來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劄字古作摩易繫辭云剛柔相摩京房曰摩相碰切

也沈欽韓曰風俗通皇霸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曰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虛受堂

孟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終

漢書五十一

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寶嬰字王孫 寶嬰字王孫 寶嬰字王孫 寶嬰字王孫

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故云父世也先世案索隱說是言自其父以上世為觀津人故說

河其親早卒寶嬰清太后清河置國邑二百家後傳自嬰父

始居觀津明矣觀津屬清河後更屬信都耳在今冀州武邑縣東

南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 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

先謙曰百官表楚 帝弟梁孝王母寶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

飲 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 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

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干肅反補注宋 太后驪

嬰引厄酒進上 師古曰通鑑注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昌得傳梁王 師古曰史 太后由此憎嬰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何昌得傳梁王 師古曰史 太后由此憎嬰

余按師古注何昌得傳梁王 師古曰史 太后由此憎嬰

也 師古曰史 太后由此憎嬰

侯宗室大將軍寶氏不與 侯宗室大將軍寶氏不與

也 侯宗室大將軍寶氏不與

宗室任為郎中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國改氏由以

下外宗兼母之寶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則宗室卑指寶氏明矣

姓女子子婦通名外宗則外戚為宗室信矣顧炎武云凡人何有

魏書胡吏傳與始昌羅宗室性氣殊說不相附此又宗室通稱

史記作俱宗室外家此寶氏宗室與宗室明此又宗室在諸寶

之上自是帝之同姓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 補注先謙曰史

不足 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已讓邪迺拜嬰

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

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補注先謙

書通用郎董仲舒傳郎即郎也自來釋廊廡者或謂郎為堂下周屋

東也侯覽傳郎廡下無周屋蓋此則廡是廊下之屋而廊但

取為用 師古曰財與義同 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趙兵

斯曰時榮布擊齊擊趙擊楚擊燕在南北之衝東得吳楚北拒齊

趙吳楚之兵有周亞大自將非嬰所得蓋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

得遙制之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 四年立栗

太子 師古曰栗姬之子數曰栗太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敬 曰嬰

為傳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 補注宋祁曰爭 謝病屏居藍田

南山下 師古曰屏隱也補注宋祁曰無字居下著謝病本

為是先謙曰宋說是李廣傳亦云廣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寶

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遇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薄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 補注先謙曰秦

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 師古曰擁抱也問 祇

加慰自明揚主之過 師古曰直道也慰怨怒也 祇

祇謂短衣 有如兩宮更將軍 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 祇

必整人此借與為慰 則太子無類矣 師古曰言破 祇

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師古曰桃侯也 寶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

臣有愛相魏其者 師古曰臣也 寶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

沾沾自喜耳多易 師古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薄之行也

漢書補注
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一〇九七

一〇九九

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印讀曰仰補注王
文彬曰案視天畫地辟視兩宮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語意一
貫張於下文云幸有反者當為將立辟視兩宮間張晏曰占太
大功此乃云欲作反事自相矛盾也師古曰辟視兩宮與帝吉占之期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辟視兩宮張晏曰辟視兩宮與帝吉占之期
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
師古曰讀說是補注先謙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
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
軍師古曰荷戟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
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極酒不足引它過曰誅也補注先謙曰
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
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轢謂踏踐也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
於股不折必拔師古曰較轢謂踏踐也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
於股不折必拔師古曰較轢謂踏踐也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
蓋當時之成語也先謙曰正義披分折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
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補注宋
字當從本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也先謙曰宋
說非也一時之言亦分前後史記亦作後不堅對漸本作復形
耳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
廷論局趣效轍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車轅下局趣誠小之貌也張
非也駕車不以花馬小雅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補注先謙曰當時對不堅故上怒其局趣本傳以此左遷先謙
是官本注魏其下無也字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入上食太
后補注先謙曰帝於太后循孝道有上食之禮也史記張耳傳趙
王旦夕旦朝韓王曰上食禮甚卑有子培禮莊子宰人上食王三
環之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曰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人
史記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
慈路曰一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補注李
說是也師古曰設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
信者乎師古曰設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

言俱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
外家不齊召兩人事此省事字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謙
上分別言兩人事此省事字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謙
御覽百八十三居處部引洛陽故宮名有南止車門東西止車門
玉海百七十三宮室部後漢兩魏皆有止車門而不及前漢蓋疏漏
也師古曰召兩人事此省事字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謙
儒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師古曰禿翁言髮無官位版授也
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補注何焯曰安國
行五百金於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也李慈銘曰注版授為振
援之誤集解引作振援先謙曰謂無官位版授者為禿此語不經
要年老頭禿故云禿翁史記作老禿翁案謂其治一老禿翁
亦用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
張說言蚡何用多怒為也集解引蘇林曰之事也喜音詩吏反補注先
何不不自解釋為喜樂邪得此文意頗說非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
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即曰臣曰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不廢君魏其必魏杜門齟舌
自殺師古曰杜塞也謂也皆仕客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
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反所言灌夫頗不饒晉灼曰韓
先謙曰史記此下不可省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正屬官也見
欺誤二字似不可省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正屬官也見
家故繫宗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曰便宜論上論說其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補注先謙曰書奏案尚書
大行無遺詔如清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
正義天子崩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
儀云向書四人為西曹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
也補注先謙曰王莽六十一唐故事八卷案沈括筆談曉唐樞密
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
底如今之聖詔解也此蓋常行事目皆然不獨唐也况大行遺詔
豈有無副而獨藏私家者此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師古曰
主者畏蚡而助成其罪也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師古曰
詔有書不害也補注何焯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王念
孫曰案漢書凡言坐矯罪者皆有書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

功臣表侯王使坐使酒泉制害當死如清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詔不害免職終軍傳張湯劾徐偃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為衍文蓋未考漢律也沈欽韓曰唐許僞律諸詐為制書及增減者絞未施行者減一等案漢論矯詔害不害或可以意輕重也五年十不若唐律但分已未施行也李慈銘曰案此通尚書劾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吏正義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案五年者誤也先議案據此是正義所見漢書本五年並改之若紀傳歧出師古不得嬰其久迺聞有劾即陽病非不食無注足證漢書本元不誤也嬰其久迺聞有劾即陽病非不食欲死師古曰蚡風疾也音肥補注李慈銘曰案史記作夏乃聞先謙曰官本病瘵不食欲死是也下言治病則此非陽病非明疾風疾作風病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語也臣瓚曰蚡為飛揚誹謗之故曰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補注先謙曰通鑑亦不復窮問兩龍之田蚡大恨欲自殺與太后共謀殺嬰上諫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案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為之託詞耳又徐廣疑十二月為二月案漢制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

前漢五十二

何必改為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誦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呼反小兒啼呼為呼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誦古呼字也若謂啼為誦服則誦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補注錢大昕曰東方朔傳上令倡藍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聲鄧展曰暑音瓜助之助呼暑即誦服也古音服如訓聲轉為暑說文暑大呼自冤也暑正字服通字灼假借字先謙曰上使視鬼者瞻之補注官本注小兒啼下無呼字若字上無也字上使視鬼者瞻之先謙曰史記作使使視鬼者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補注先謙曰二年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公車晏駕補注先謙曰官本公作宮是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潁川陳留二屬梁國也後漢廢風俗傳成安縣今名利望亭先陳留之成安先時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地史記成作城通借字後徙睢陽嘗受

漢書補注

韓子難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補注先謙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呂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曰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師古曰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清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補注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呂東皆合從而西嚮梁王念太后帝在中限難補注宋祁曰一本無難字周壽昌曰言音容反唯梁最親為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京師為中嚮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補注先謙曰六人安國張羽及汲黯傳吳楚曰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呂小苛禮責望梁

前漢五十二

王師古曰苛細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補注周壽昌曰言平則所見皆帝制之故出稱趨入言警師古曰建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人言建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車旗皆帝所賜補注先謙曰梁孝王即呂嬃鄒小縣服虔曰嬃音坼嬃之嬃鄒展曰嬃好也自以車服之好嬃邊鄒之邑也師古曰服說音是也鄒小縣言在外歸之小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夸氏之妣作妣又妣嬃之嬃也樂志注引作坼嬃之嬃是史記正文作妣即欲作妣又妣嬃之嬃也樂志注引作坼嬃之嬃是史記注索隱漢書作嬃音火亞反荀音聖孟先謙案張衡七辨西施之徒妾容修嬃音火亞反荀音聖孟先謙案張衡七辨西施之徒妾容修嬃音火亞反荀音聖孟先謙案張衡七辨西無佗嬃字補注先謙曰云少女也玉篇云美女也引申之為夸美之義是字耳新訓縫紉義不通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呂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補注宋祁曰而免冠南本無而字兄弟不

前漢五十二

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新反由此顯結於漢

師古曰更音工新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

師古曰更音工新反由此顯結於漢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

然即溺之師古曰溺音日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音居反漢使使

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師古曰徒音徒田甲亡安

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

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

三字此不如本文先謙曰一說是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

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音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師古曰請

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

故吳相爰盎師古曰爰音愛漢五十二師古曰漢五十二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

遣使漢使十輩至梁相呂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音搜月餘弗得安

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

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

曰孰與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

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提音提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

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音適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

母果姬言不通由是發太子栗姬憂死也師古曰栗音栗用宮垣事卒自殺中

尉府師古曰尉音尉何則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安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

諸侯詠邪臣浮說師古曰詠音誘也音茂補注宋祁犯上禁撓明法

也師古曰撓音撓天子呂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

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音釋安國力也師古曰安國力也安

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費用事安國

呂五百金遺蚡師古曰蚡音蚡蚡大昭曰潛夫論云韓安國蚡言安國太后

上素聞安國賢即召呂為北地都尉師古曰蚡言安國太后

都尉治塞遷為大司農師古曰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

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師古曰

傳曰建元六年也閩東越相攻史記作閩越東越相攻案武紀南粵

傳乃閩越攻南越漢擊閩越閩越殺王郭降此閩下奪越字耳通

志九十八韓安國傳閩下有越師古曰韓安國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

上下其議師古曰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

而戰即兵不獲利師古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

特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

古弗屬師古曰弗音弗不為屬於中國師古曰弗音弗不為屬於中國則晉注

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為人所注云不為屬於中國則晉注

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史記王父傳漢伐匈奴書亦云為國畜之見

人師古曰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人虜已全制其敵執必危

殆臣故曰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師古曰

先謙曰史記有則元光五年二年史記誤雁門馬邑豪聶壹師古曰

問公卿語與武紀同在元光五年二年史記誤雁門馬邑豪聶壹師古曰

猶也師古曰猶音猶匈奴下人竟翕壹初未稱其為師也先謙曰馬邑今朔平

州府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

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節子女已配單于幣帛文錦補注先謙曰武略之甚厚單于待命加侵邊無已邊竟數驚朕
甚閱之師古曰竟讀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補注宋
本枚字上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臣聞全代之時
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
爲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補注
謂作北義直不須爲背予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
呂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匈奴不輕侵也今已陛下之威海內爲一
天下同仁如治日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
當從浙本作任事也轉粟輓輸爲之備師古曰備然匈奴侵
盜不已者無它目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臣竊爲擊之便御
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輦高
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暇也投積其輦若營壘也補
獨以示開暇其高如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補注先謙曰
城亦不得言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師古曰言
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目天下爲度者也師古曰言
人心而寬大不曰己私怒傷天下之功補注先謙曰
其度量也下之公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私怒傷天
本作傷天下之公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私怒傷天
下之公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私怒傷天
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功補注先謙曰
下之公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私怒傷天
下之公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私怒傷天
劉敬奉金千斤呂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
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雁門縣常谿谿名補注錢
後漢改屬雁門沈欽韓曰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五十里今雁門
山下州城有水東南流經州城外雁門有常谿水合注滹沱即
或謂之常谿水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雁門有常谿水合注滹沱即
此益案司馬彪志及劉昭注無此文乃寰宇記代州下所引郡國
志蓋周隋也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
間所撰也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
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補注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

足曰爲效矣臣竊曰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
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
身披堅執銳蒙霧露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所已不報平
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已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
中國轡車相望師古曰轡小轡也從軍死者以轡送致其仁人
之所隱也張晏曰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
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補注沈欽韓曰商子更法篇杜棼是曰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
師古曰與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曰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
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
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疾風畜牧爲業弧弓射獵
師古曰以木曰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
織曰支胡之常事補注先謙曰胡以戰鬪爲常事邊郡兵與則當
也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
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地方三百里知時
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隴西北地
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曰河爲竟師古曰竟累石爲
城樹榆爲塞如治日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義隴然後敢牧馬
師古曰塞夫匈奴獨可已威服不可已仁畜也今呂中國之盛萬
倍之資遣百分之一曰攻匈奴譬猶曰彊弩射且潰之癰也補注
韓曰秦策蘇代曰以天下擊必不雷行矣師古曰雷止也若是則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無所礙也若月
注劉敬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錢大昕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曰北發北狄地名師古注誤詳見武紀

不然臣聞用兵者曰飽待饑正治曰待其亂定舍曰待其勞師古

也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

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

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

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

訓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先謙曰史記云

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衰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

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為功師古曰難從行則迫脅衝行

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衝猶衝也補注王文彬曰軍魚貫則

疾則糧乏補注先謙曰徐則後利謂古曰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

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也意者有它繆巧可

曰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曰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曰

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曰文亂師古曰方道也補注先

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

選泉騎壯士陰伏而處曰為之備審遮險阻曰為其戒補注先謙

備也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

禽百全必取補注齊召南曰安國與王恢論馬上曰善迺從恢議

陰使聶壹為間師古曰間音居見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

曰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曰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曰馬邑長吏已

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雁門補

平府左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

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轡重師古曰轡

謂轡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轡重音直用於是單于入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

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

輜重也補注宋祁曰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目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

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尉

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願望也

畏儒者妻新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

又音往補注宋祁曰新本無當新二字王念孫曰案逗當為逗說

文曲曲行也從是只聲玉篇篇音邱切說文又云曲屈也曲

退曲也廣雅撓退曲也撓與退同義云今曰屈撓者要斬是

重而輒罷兵故曰退撓當斬淮南子論篇云今曰屈撓者要斬是

也退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退故逗誤為撓撓者要斬是

止也撓曲也二音前漢五十二

退故服云退音企以企退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

通矣應云退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退字之訓若逗字

則不得訓為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誤作逗故誤訓為逗恢行于

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

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蚡言告上上曰首為

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

恢所部擊猶頗可得曰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轡重人眾

流俗乃加心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云云正云此後

下也从尸又持火以射申縮也慰下云安也从心尉聲尉取聚帖

之義慰訓心安此云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曰謝天下於是

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多略知足曰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

取可止則止補注先謙曰明於趨避而出於忠厚補注李慈銘曰

所言所行當世俗意也當音丁浪反而計法未合安國為人尚為

長者不為得謂無忠厚之行先謙曰言計法未合安國為人尚為

貪利然能舉廉士四語相對為文史記贊云魏韓長儒之義貪者

壹遂之深中應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足證索隱之謬貪者

財利師古曰者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

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遂臧固為三人此傳作至它則非人姓名矣王念孫曰索隱上音

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也遂也臧固也郭他若漢書則云

臧固至它皆人姓名也遂也臧固也郭他若漢書則云

不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

漢書若必加所舉二字於下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

士亦已此稱慕之唯天子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補注宋祁曰文國政下者有之

人二字先謙曰唯讀為難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

之也顏注天子一人訓唯為獨非王念孫云棟頤注亦字當在唯

也語意正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禮

車登上如瀟曰為天子尊引而禮車登也補注宋祁曰古本引字

與此同前漢五十二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

大駕公卿奉引案引前導也先謙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

蹇蹇迺更呂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數月瘡復為

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補注宋祁曰

衛青傳先謙曰龍城即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

材官將軍屯漁陽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匈奴傳青等破龍城在元

西殺太守入漁陽安國為所敗在次年秋秋紀誤書青破

龍城之明年安國為將軍屯漁陽班氏偶未審遂沿其說耳捕

生口虜補注先謙曰匈奴傳生口虜即虜之生口言匈奴

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請巨罷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匈奴傳元

未入上谷二年乃入上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

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補注先謙曰匈奴傳匈奴圍安國

與此微異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

入東方補注先謙曰欲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

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而新幸壯安國

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魏幸得罷歸師古曰黃得罷歸以微

幸之義補注先謙曰本作為幸案幸莫也幸之義補注先謙曰本作為幸案幸莫也

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補注先謙曰以元朔二年中卒

定漢律惡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補注沈欽韓曰燕丹子

非十過萬知伯之為人師古曰深中篤行君子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韓

深中過萬知伯之為人師古曰深中篤行君子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韓

呂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倚反補注宋祁曰

云不然壹遠之內廉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倚反補注宋祁曰

贊曰寶嬰田蚡皆呂外戚重補注何焯曰史公記云皆以外戚重

貴在日月之際其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補注王念孫曰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用亦以也言寶田

作各而後人謀合之也師古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師古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文並位卿相乃總承寶田灌言之耳師古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師古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師古曰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呂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

顛墜師古曰李奇曰擊極也補注王先謙曰見器謂上欲用為相也書西

股本紀作大命胡不至釋傳擊至也疏擊至同音故擊為至也史記

其摯即言及其至謂安國將至相位李說微隔師古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也言漸卑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

虐師古曰言自己虐師古曰言自己

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二終

漢書五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帝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闕 師古曰闕音烏葛反補程姬生魯共王餘 師古

下皆類此 江都易王非 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膠西于王端 師古

文王世子云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李慈銘曰于迂古通用 禮

故類以遠字訓之先謙曰史表索隱云法能優其賈夫人生趙 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廣川惠 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師古曰王夫人即 王

河間獻王德曰孝景前二年立 師古曰王夫人即王夫人之妹也 王

以下云云 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其是也 是

從人得善書也 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其是也 是

金帛賜召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 師古曰不遠千里 加

與由同補注宋祁曰加字新添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河間王德 德

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露賓客先謙曰宋 宋

說不可解解金帛賜或有先祖舊書多奉曰奏獻王者 師古曰 奏

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 師古 浮

無實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舊書秦先謙曰 秦

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舊書秦先謙曰 秦

漢先放稱先秦舊書前朝耳秦代焚書 師古曰先秦舊書秦先謙曰 秦

者禮經也禮記七十子後學所記藝文志所謂記三百篇是也 禮

師古特解之孟子老之屬補注先謙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 文

子授文商此云孟子老之屬補注先謙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 文

子之徒所論 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 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 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師古曰齊召南曰按儒林傳毛公治詩賈公

於學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師古曰造次謂所當行也 行

也作謂所行造次音千到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行也 行

也作謂所行造次音千到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顏注謂所當行也 行

行止皆有矩矱史記作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師古曰造次謂所當行也 行

平列後儒訓造次為急遠 山東諸儒者從而游 師古曰造次謂所當行也 行

荀且之時與古義異矣 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師古曰 三

多從之游者字誤 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師古曰 三

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民皆和也補注齊召南曰藝文 藝

制度非召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先謙曰案明注云謂對三雍宮之 雍

於三雍宮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中

音竹仲反文約指明物也他皆類此補注沈欽韓曰指當為指說 說

文廣雅雅云指意也書中多誤為指先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 麗

呂聞 師古曰常麗人姓名 王身端行 師古曰王身端行 王

治直治理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 奏

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 師古曰獻深也通也補注宜諡曰獻王 王

曰案集解引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行

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破服造次必於仁義問 問

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何焯云策 策

議之詞褒崇若此知業為無稽先謙曰史表武帝元光五年 年

獻王來朝即王之二十六年也 師古曰 子剛王堪嗣十二 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 師古曰 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 子頃王授嗣 師

年薨 師古曰 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 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 子頃王授嗣 師

史表世家同表世家作基 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 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 子頃王授嗣 師

王以三年薨 子孝王慶嗣四十四年薨 師古曰 子孝王慶嗣四十四年薨 師

是孝王以三年薨 子孝王慶嗣四十四年薨 師古曰 子孝王慶嗣四十四年薨 師

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雷貴補注何焯曰少史即少使外雷

貴踰垣出欲告元使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

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先謙曰據表建昭元年廢居數年坐

與妻若共乘宋輪車怒若又咎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元字引立十七年先謙曰表亦作十七年

本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

庫官兵之所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

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

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補注先謙曰史記呂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

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呂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年表繫中三年此及本表作三年案坐侵廟端

地為宮先謙曰景紀作二年三月史記景紀同作三歲是也

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景紀作侵太廟所乃臨江國廢後人目為行

也補注王支樹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

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故祀為神亦不知其何姓蓋見其謂之祖

也又聘禮云出祖祫祭補酒而巳按今祭禮無為行神之由

也則用黃紙或用狗其紙血盤左輪文形按祖始行也爾雅祖

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此陳車騎釋奠於祖時政祭故謂之

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元字引立十七年先謙曰表亦作十七年

祖之祭在國門外故榮祖於北門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荆州圖

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荆州圖

道終也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都簿責訊王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荆州圖

信王恐自殺補注先謙曰史記景紀云即死中葬藍田燕數萬衛

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

破廢後乃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補注先謙曰前云魯共王餘此及下文恭皆

二年立為淮陽王補注先謙曰景紀前三年吳楚反破後呂孝景

前三年徙王魯補注先謙曰景紀前三年吳楚反破後呂孝景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魯恭王好閑雅鳴及鸛雁孔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

擊匈奴上不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案匈奴入邊在二年六年非好氣力補注沈欽

能起七尺屏風補注先謙曰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驍奮甚亦見董仲舒傳

二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八年史表世宗並作二十六年此傳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表其美私呼之因雷不出蚡宣言曰子遇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

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補注先謙曰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

服舍師古曰師盧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八十人與姦師古曰

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建女弟微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蘇說是者女教反建女弟微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

是時蓋侯王充也呂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云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補注先謙曰王念孫曰淮陽乃

王子侯表云淮陽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諱漢其母幸立之師古曰

淮陽故城在今泗州府臨淮縣西北與江都相近其母幸立之師古曰

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補注先謙曰茶恬

本注文無反字云茶音頤補注化本郎反皆未安錢大昕曰廣

韻余廷有二其一以諸切素由余之後何氏姓施云新安人此余

字本音其一視遠切見姓施出南昌郡此即告建淫亂不當為後

事下廷尉廷尉治情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

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問之師古曰王太后魯恭王同母

與書成之補注宋祁曰恭當也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

作其先謙曰太后即程姬也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

至江都師古曰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其太后師古曰語籍籍慎無復

王前事漫漫補注先謙曰後漢書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師古曰

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發覺自裁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其太后語

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曰

足蹈覆其船師古曰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

破雷波故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補注沈欽韓曰雷波即雷塘也

子記雷塘在揚州江都縣東北十里先謙曰九域志雷塘在揚州

府江都縣有臺高二尺南補注先謙曰天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師古曰

覆兩郎溺擊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宮

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贏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京者

韓曰八子承秦女官史記秦昭王母八子孝文王母唐八子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

髡鉗呂鉉杵春師古曰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

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般不

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贏而四據與

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補注專為淫虐自知罪多

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其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補注先謙曰越婢越女解與郎中令等語怨望補注先謙

諸侯王國官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復治也

也覆音若日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訓覆為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

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覆我則我

必叛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

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音者號曰靈

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

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

圖遣人通越繇王閼侯補注先謙曰越繇王閼侯王無諸孫繇君

遺昌錦帛奇珍繇王閼侯亦遣建荃葛師古曰荃音達細布也

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繇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

徐音干也反及青干芳建之補注先謙曰說文荃荃也經細布

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作細葛布也廣韻細布別名通作荃流

欽繇謂荃不當為繇引繇字記廣韻等州土產荃布竹布皆繇官

皮為之廣東新語云荃竹之屬皆荃也足廣異聞要遠古荃官

本注音荃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犀甲翠羽蛟龍奇獸數通使

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

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

歲至生又無驪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

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

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有司請捕誅

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補注先謙曰吏二千石郡守也議皆曰建失臣

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

誅所不赦當呂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

宗正劉受廷尉張湯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補注先謙曰劉受廷尉張湯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

六年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補注先謙曰

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昭昭侯子宮爲廣陵王師古曰昭昭侯子宮爲廣陵王

日肝音許于反胎音怡補注先謙曰王子侯表昭侯蒙之江都

易王于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是建弟即蒙之也諸侯王表宮以易

王庶孫昭昭侯子昭封則宮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王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爲人賊蓋又陰痿師古曰蓋古戾字

俱戾也痿音萎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上也一近婦人病數月有

所愛幸少年曰爲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

師古曰數音所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爲滋甚師古曰滋甚

也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爲滋甚

遂爲無警省蘇林曰爲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警省猶今不藉賴也

故爲此類失之沈欽韓曰齊語警省猶今不藉賴也

警功大而知人數矣而警省猶今不藉賴也

非區微篇發心憤忿而警省猶今不藉賴也

注警思也並是此警省義蘇說得之先謙曰無警省若今言諸事

不理言端含怒逐一切慢無思致致是府庫壞漏盡腐財物巨鉅

財物腐不徒吏不收租賦也蘇說說是府庫壞漏盡腐財物巨鉅

萬計終不得收徒師古曰不收又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補注

先謙曰索隱謂不置衛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爲布衣之它國

師古曰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匹罪者詐

藥殺之所曰設詐究變師古曰極也彊足曰距諫補注先謙曰距拒借

之古本知足曰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呂法故膠西小國

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補注先謙曰端事又見董仲舒傳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

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諂便僻也而心刻深好法律

持詭辭呂中人師古曰詭辭違道之辭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

石欲奉漢法呂治則害於王家是呂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

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呂爲單衣補注王念孫曰案帛布當從史

因誤爲帛帛者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帛者布也

慎曰王說是御覽六百九十一引此傳文正作卑布單衣先謙

曰卑布衣蓋隸役所服故下云行迎除舍舍人正作卑布單衣先謙

行迎除舍師古曰當云迎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補注宋祁

除二千石舍則除舍非連文明矣言自行之迎之也又爲婦除其舍也

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

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曰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

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五十餘年案史表終於太初四年彭祖相

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曰罪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

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割縣爲賈人推會師古曰推會推者推也

得爲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推會賈人推會者推也

推會推者推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推會賈人推會者推也

廣雅推者推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推會賈人推會者推也

家得爲之是此義唐律諸賈賈人不和而較官取者禁他家獨王

財物而征推之故曰推會賈人之賈讀曰價入多於國租稅呂

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禮

祥服皮曰求福也師古曰祇鬼俗也祇字或作祇淮南子曰判人鬼

作巨衣反好爲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常夜從走卒行

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察也音工鈞反諸使過客

呂彭祖險陂莫敢雷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久

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補注先謙曰史

傳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也而埋之故曰椎埋

音類妙反其字從刀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椎埋即掘冢也新莽

家之微矣淮南人謂掘冢與外相拒椎埋者謂掘冢也新莽

意也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

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勇敢自隨贖丹罪上不

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

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淳姬者甚

愛之生一男號淳子彭祖曰征和元年薨補注先謙曰據表彭祖

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

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

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

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昌親

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補注先謙曰在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補注宋祁曰五當作二先謙曰宋說非

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

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

宜立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十一年楚滅蔡傳文曰虎通與滅蔡

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曰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任見微也補注

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諸侯王

自呂骨肉至親先帝所呂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

日錯難也言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

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索難知師古曰疵

侵冤補注先謙曰諸侯王多自以為見侵陵冤屈也本善凡言自

以定國傳民自以不冤自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

濟川王明來朝補注先謙曰案濟川以是年廢張敖表

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補注沈欽韓曰或謂此對疑亦文

魯恭王得文木一枝伐以為器意甚玩之師古曰言聞歡款故

歎也歎歡歎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歡款故

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

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燕門子

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難門因曰為號蘇

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頹圯又已平墳墓生荆棘故登游其上孟

嘗君如如是平孟嘗君謂然歎息也師古曰如是說也蘇氏之

子勸王建無入秦蘇說當亦有一難門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

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眇一兒反眇音妙幼眇

漂山應劭曰應吹也師古曰漂動也補注先謙曰幼眇要

字言眾蚊飛聲有苦雷也師古曰雷也

韓曰韓非內儲上寵恭謂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則虎成虎秦策莊語王楮曰三人成虎夫探推先謙曰執國執也

則偽可使真直可使曲是呂文王拘於羈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

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丞庶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

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
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能飛翮者曰羽翮扇揚之故也補注沈
飛韓曰魏策作羣輕折軸素策眾口所移無翼而紛驚逢羅潛然
出涕音灼曰言皆驚亂遇法固可為出涕者之多也楚辭紛吾既有此
肉美兮與此同義此靖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
王自言不得訓為皆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
又音力明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宵亦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
補注无謙曰文選王仲宣公燕詩注燕熱氣也此言鬱濁之氣與雲平列為義塵埃拂覆昧不奉山師古
亦布散也昧暗也揄音鋪簡注發大昭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
關不得聞也關猶止也音烏易反讒言之徒蠡生師古曰蠡生言
與鋒道邈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
同師古曰燕鼠音奚補注王文彬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治
燕國何患對曰恤鼠者不可灌之君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
鼠貴其聞掘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施此鼠之所

以不得也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補注先諫曰肺腑位
 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莩葉屬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
 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師古曰葭莩也莩者其筍中白皮
 也補注宋祁曰諷景德本葭莩也裏字並作裏校去某字裏字
 非以裏作裏則誤張注本葭莩也裏字並作裏校去某字裏字
 並裏先諫曰官本張注葭莩也裏字並作裏校去某字裏字
 之親然文顏云喻著其義不明疑有脫文宋說裏字並裏亦有誤
 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
 也擯音必刀反斯伯奇所已流離比干所已橫分也師古曰伯奇
 御音已略反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
 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周尹吉甫
 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示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
 雅小弁之詩也怨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承長也疾
 也言我中心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
 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問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

奏諸侯事師古曰
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
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補注錢大昕曰按地理志諸侯王國皆止四縣菑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縣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兼二邦之地以之半文景以後稍有裁制然至封域若此之小及讀勝傳始悟諸侯王國所以日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以表徵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間二十四人魯二十一一人魯二十一人王國之食邑皆入於漢無怪封圻之日蹙矣
楚漢之際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四國都東海與魯泗水楚城陽諸陸成縣新處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綽以諸侯封之如北新成劉向以爲涿郡歸德縣是時封之妻矣也樂齊益封之證也是來勝爲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左傳齊侯好有子百二十餘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放證云按史記作常與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似并孫數之
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

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呂稱爲藩臣四
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十二年據哀王元鼎五年嗣是靖
王以四年薨正四十二年三字誤也史記表傳並作四
十三子哀王昌嗣一年薨補注光謙曰表作二年說史表傳即年
年薨哀王以元鼎六年薨補注光謙曰表作二年說史表傳即年
二年是以此及史表並誤補注光謙曰表作二年說史表傳即年
學本去米蓋誤也先謙曰補注光謙曰表作二年說史表傳即年
越本是也史漢表並作棟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補注
始元元年嗣三年是也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補注
日循表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補注先謙曰據表修地節元
自修五鳳四年至鴻嘉元年止絕三十補注先謙曰據表修地節元
五歲不得云四十五歲也四字誤補注先謙曰據表修地節元
孫利鄉侯子雲客補注先謙曰據表利鄉孝侯安中山頃王子
免固益安孫雲是爲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補注先謙
客即固子矣補注先謙曰據表利鄉孝侯安中山頃王子
年薨下云建平三年漢昭封案自鴻嘉三年至建平二年計絕十
四歲是雲客於封後卽年薨作一年薨是杜改郅狂詔是其例
詠也三年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

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補注劉敞曰

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劉奉世德

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

也此云廣漢表云漢無後此廣德王倫自廣川系絕故封之

時猶在安得遠云見非續中山也中山子孫侯者二十餘人不應取

廣川惠王傳可見非續中山也中山子孫侯者二十餘人不應取

於此傳見廣川明矣大斯案劉氏以此必有一誤今據羅氏辨正

人也先謙曰倫實廣德王奉惠王後王子侯表襄隄侯聖下可證

此文誤錢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補注沈欽韓曰釋名以丹注面曰的此本天子

此丹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說文婢婦

人汚見也漢律見婢變不得侍祠周壽昌曰婦人月姪不進御令

唐時尚如此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

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

補注先謙曰張說非也上文明云已乃覺非程姬非待王生帝始

發應命名之意蓋因一索而得義取發祥特用志喜遂開後漢二

人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表云繆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居攝

廣川惠王越曰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十三年表

元五年嗣是惠王以四年薨正十二子繆王齊補注先謙曰繆王

年史記表傳並作先謙曰四年三字誤王齊補注先謙曰繆王

四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四年表作四十五年表是此誤

初齊有幸臣乘距補注先謙曰已而有罪欲誅距距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補注先謙曰姦其姊妹也

公卿及幸臣所忠等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

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補注錢

大昭曰案王子侯表西熊侯明廣川惠王之子也當是繆王齊之

子弟傳作罵曰吾盡汝種矣補注先謙曰王誣彭有司案驗不如王言

子謙曰官本無有司二字引宋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

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

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曰惠王

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補注

日受疑當作授下文云事師受易言也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綰長劍補注先謙曰成慶謂之成慶古之勇

士也事見淮南子非制劍也補注錢大昭曰後代之有門神蓋

於此流欽韓曰秦策范雎說秦王成制孟貴之勇史記徐廣曰荆

世之袴褶也先謙曰注謂之荆卿官本卿作制去好之作七尺

五寸劍被服皆效焉補注先謙曰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

疾字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曰為后去營疾姬陽成昭信侍視

甚謹補注先謙曰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裏中刀補注先

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問昭平不服曰鐵鉞之師古曰

也鉞音之林反補注先謙曰昭信名也昭信名也昭信名也昭信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死其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
字術曰得者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
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維治鉅鹿詔獄補注周壽昌曰以廣
中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東強縣東鉅鹿即今順德府平鄉縣治相
距近凡遺官治獄曰詔獄謂奉詔治獄也奏請逮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
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爲去
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亭煮生割刺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

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補注先謙曰謂望卿與都及其母也逆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赦前補注先謙曰惟望卿與都及其母也逆節絕理其

顯戮曰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
子徙上庸補注先謙曰去妻即昭信下云昭信可與湯沐邑百戶

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
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

陽嗣補注先謙曰海陽表作汝陽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
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

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始二年先謙曰甘露四年至元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

子瘡爲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瘡音補注先謙曰表云靜
侯聖廣川王地節四年免始元二年聖子倫以曾祖廣川惠

王曾孫戴王從子諸侯王表誤補注先謙曰表誤奉惠王後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誤

膠東康王寄昌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鐵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

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鐵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兵戰守簡注

先謙曰諸戰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諸所
周壽昌曰出之出其罪也出猶脫也王溫舒傳行論無出寄於上
者出亦作脫解脫後王未破議徒以意自傷而死可證寄於上
最親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爲最親其義亦
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補注先謙曰
以聞而私作兵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
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四年

以四年薨正十四年表是此諡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

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符三年五月立
立至始元三年得三十八年子夷王子夷王祿嗣十年薨

作十四年薨據穆王本始元年嗣是夷王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三年據頃王甘露四年子頃王光嗣二十

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昌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

常山憲王舜昌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三十三年表作三十二年據史子勃嗣

爲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等師古曰稅呂母無
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補注先謙曰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呂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

畱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呂稅爲子數師古曰雅

所具反補注蘇與曰言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

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

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待及薨六日出舍如滿曰出太

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入獄

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張騫曰逮諸證者先謙曰官本之作也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疑讀曰擬漢

之囚也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注補

善事憲王致稅得陷以罪勃無良師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

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

親補注先謙曰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

日適音嫡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

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補注先謙曰案表勃廢平商封並

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

由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據安王建昭元年嗣是孝王

計三十三年表傳並誤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二十六年表

至陽朔二年正十六年表是此誤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

嗣王莽時絕補注先謙曰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

先謙案十年表作十五年宋哀王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

元鼎三年表作初元元年計十一年表傳並誤史記作十

一年卒是也哀王以元鼎四年為商元年史記云商以元鼎四年

立又誤也史表亦以元鼎四年為商元年以初元二年為哀王元

年則商止十年與傳十一年卒之文自相達展且哀王止一年薨

立表於太初三四兩年書哀王二年三年祇顯繼大面傳云安世

關文義未細加詳校耳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

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補注宋祁曰泗水王二十二年先謙

王元鳳元年立是戴王師古曰始元六年戴自太初三年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補相內史不召聞太后上書昭帝閣之抵相

內史罪立煖是為勸王師古曰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

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匹不可

得已師古曰已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

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補注

日人當作民蓋避唐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

獻王近之矣

虛受堂

三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 補注者召南曰按成紀縣屬隴西郡至

天水下而此傳曰 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補

隴西成紀人也 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補

故漢里從成紀六字 廣世世受射 師古曰受射法補注先謙曰史

引注受上有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 師古曰在 而廣曰良家

子從軍擊胡 補注周壽昌曰漢制凡從軍 用善射殺首虜多為

郎騎常侍 師古曰官為郎常侍以待天子故曰騎常侍 補注先謙

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師古曰用善騎射首虜多為郎 補注先謙

如傳相如亦為武騎常侍 師古曰用善騎射首虜多為郎 補注先謙

字不可少 師古曰立訓耳 數從射獵格殺猛獸 文帝曰惜廣不

逢時 令當高祖世萬戶侯 豈足道哉 景帝即位為騎郎將 師古曰

比千石 史記云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 師古曰騎郎將 補注

時為騎郎將 師古曰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 顯名 補注先謙曰史記

呂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 為上谷太

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 師古曰昆邪中國人

也 昆邪下濕反 補注錢大昕曰即平 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

能數與虜相恐亡之 師古曰貨恃也 補注錢大昕曰即平 李廣材氣

引通俗文物堅韌謂之 補注錢大昕曰即平 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

鏡義角借字耳 當正作角 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 匈奴入上郡

密近使聽察天下 謂之中貴人使者 皆張浩志 中貴人幸非

中貴人 勤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 廣也 師古曰張

讀作縱 此說非也 直言將數十騎自隨 在大軍前 而忽遇敵也

從作才用反 補注王念孫曰獻以從為隨 從非也 既在大軍前則

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 師古曰從數十騎

云將數十騎從之 經讀從為放縱是也 而云彼縱遊獵亦非 今案

放縱遊獵蓋得其意矣 下文聞鼓聲而從聞金聲而止 史記高祖

紀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 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漢兵約單于

人馬邑而縱朝鮮傳率遼東兵先縱並與將數十騎從之 從同義

法從作縱是 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 師古曰走 廣曰是必射鵠者也 師古曰鵠鳥也 故使善射

也一名鵠 鵠音色 廣乃從百騎往馳 三人 師古曰疾 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師古曰翼 廣之騎皆大恐欲馳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 已縛之上山 師古

昌曰史記作上馬是苦廣先望匈奴數千騎 匈奴下有有字不可

省 見廣曰為誘騎驚上山陳 師古曰為陳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畱

匈奴必曰我為大軍之誘 師古曰誘 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畱

日不我擊不 廣令曰前 師古曰前 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 廣曰彼虜

曰我為走今解鞍曰示不去 補注王念孫曰去當為走字之誤也

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

記及通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牢

先謙曰顏說分用堅其意為二義非也 此言匈奴以我為誘騎之意

所謂使之不疑也 與上文今我畱匈奴必以我為誘騎之意

軍之誘相應也 記此下有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八字 有白馬將出

護兵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 護騎監視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

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 師古曰臥 時會暮胡兵

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

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 補注先謙

此文於匈奴大入上郡前云當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大守

皆以力戰為名此漏書代郡也 據公卿表廣由隴西太守為衛尉

云以上郡太守入為衛尉 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

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爲衛尉皆掌其官職略同不常置故建章書程不識故與廣俱已
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
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也就善水草頓
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領止也舍息也便安也作舍下屬爲句
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已銅作鉞受一斗書炊飯食夜擊持
無緣師古曰鉞音謹郡之謹溫器也鉞音火玄反銅即鉞也今俗
或呼銅鉞音謹補注先謙曰刀官本作可史記亦作刁又官本
字索隱引蘇林曰形如鉞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莫
府省文書莫大也或曰爲青經匈奴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
軍於幕中牧馬莫大也或曰爲青經匈奴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
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
說先謙曰史記作省約文書補注先謙曰
籍事注幕中府之幕當作莫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案計慎
淮南云補軒前漢五十四
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師
日薄文簿師古曰卒
無已禁師古曰卒
而死語意較足爲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
也補注先謙曰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
官本無也字
文法後漢誘單于曰馬邑城使大軍伏焉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
屬護軍將軍師古曰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漢廣曰衛尉
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補注先謙曰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
絡而盛之補注先謙曰越本無之字先謙曰越本是也下文臥行
臥也史記作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是臥行十餘里廣陽
上爲文不應有之字明矣通鑑亦作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陽

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侯又
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
作因推墮兒是洪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奪視字暫騰而上
茅反讀如拋枚乘傳抱薪救火抱義亦作拋南馳數十里得其餘
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
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師古曰且
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頽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且
之孫名彊補注先謙曰大昭曰時
本飲作飲師古曰南
本飲作飲師古曰南
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止之皆作何爲是師古曰且
也阿字或淺人所改耳又說文詞下云大言而怒也與糾止之師古曰且
義相通則推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索尋案之也師古曰且
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師古曰且
謀殺太守敗韓將軍師古曰且
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且
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
式遭喪不服師古曰且
趨無遺喪振旅撫師已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且
鄰國師古曰且
俗校字說文校孤也一切經音義十入引通俗文木四方爲校
有威如校者然故曰威校後漢班彪王充傳注並訓校爲威非
獨神靈之威也故曰威校後漢班彪王充傳注並訓校爲威非
霜氣注嚴冬之貌故霜氣亦言霜威矣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且
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師古曰且
反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白檀屬漁陽不屬右北平孟注因下承
右北平字而誤耳沈欽韓曰一統志漢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承

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有李將軍射法三篇廣

口少言師古曰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已飲專已射爲

戲如酒曰爲戲求疏密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

盡餐不賞食補注沈欽韓曰三略軍井未發寬緩不苛師古曰士

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士

各反中音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補注先謙曰非見敵

被敵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

匈奴廣數自請行上已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已爲前將軍大將

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引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補注齊召南

耳先謙曰師古爲食其作注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同繞也補注

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

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結髮

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死單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陰受上指

已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酒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

所角反奇音居宜反補注宋祁曰數南本並所具反子按師

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

如也可判其終焉補注宋祁曰按師古引宋景文筆錄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是

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補注劉奉世曰按去病傳是歲出

大將軍則傳誤也先謙曰武紀云青將四將軍去病傳是歲出

右將軍則傳誤也先謙曰武紀云青將四將軍去病傳是歲出

單于與廣從他道與青無涉非若廣俱爲將軍必欲從一將軍

乃留一將軍也若謂廣與青俱過於青不免大將軍亦欲使敖

與俱當單于補注先謙曰胡注青本與敖友又脫故徙廣廣知之

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劉敞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

也凡將兵皆莫府景祐本無廣字劉敞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

廣難不從故也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

府亦未肯去青徑封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幕府者舊言與

莫府省文書則將軍之出各有莫府明矣先謙曰劉李說是奉

世所見漢書與景祐本同故訓之爲其景祐本即下所云就部

急詣部如書補注先謙曰此青面告廣之言詣部即下所云就部

在言外故廣不謝而起行也師古曰言愠怒而部引兵與右將軍

兵徒東道是以爲青明告廣徒東道則上封書爲贊文矣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而部引兵與右將軍

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

不及期也補注王念孫曰正文注文本皆作惑或今作惑者後人不

識古字而改之也師古曰王念孫曰正文注文本皆作惑或今作惑者後人不

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也若作惑則不須訓釋矣補注文選范滂

故古詩注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或史記同先謙曰注在衍字史

記或上有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遇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補注宋一新曰廣已見大將軍還入

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因問廣倉

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

失字正義軍曲折言委曲而行回折使軍後大將軍也王念孫云

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

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狀也正義失其指矣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補注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

莫府曹吏令上簿故廣云我今自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劉耳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劉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師古曰知謂而

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

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已爲能補注先

謙曰史

漢書補注

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一一九

記能
作勇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乃拜叔爲代郡太守皆先

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已丞相坐詔賜

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

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緣反補注先謙曰索隱云

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案陽陵景帝陵關門西出

賜冢地陵旁於所當得地外侵盜賣錢又取神道地營葬也史記

作坐侵孝景園墻地表作坐以丞相當下獄自殺敢曰校尉從票

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敢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補注先謙曰恨讀爲很

非顏訓遭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

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拔云上上也上音

去病射死而上爲諱若謂地形高爲上則所云敢從者爲從誰

試時武帝連歲上雍故敢從之本紀亦云幸雍不稱上雍也

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

之居歲餘去病死補注先謙曰據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沈欽

韓曰中人蓋未有位號元符六年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沈欽

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縣下園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呂劒斫絕纍欲刺虎師

曰落與谿同謂當時纍絡之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基

得名譽武帝呂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

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

掖呂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

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畱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補

沈欽韓曰紀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德從水中行狀雖詳而

其地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

磧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迎貳師還復畱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

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補注先謙曰左宣十二年傳注

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左宣十二年傳注

人挽以行重也疏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

輜重輜一物也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武臺武帝臺也叩頭自請

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補注先謙曰上文

作將丹陽楚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也命者願得

人五千人師古曰人音徒內反到蘭于山南呂分單于兵補注先謙曰官

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母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補注上曰將惡

相屬邪吾發軍多母騎予女補注先謙曰官本向作騎是上曰將惡

也臣願呂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疆弩

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

補注先謙曰論語其不可者拒之拒古本作距釋文距雖爪也案

統言則距亦爲爪分言則前者爲爪後者爲距雖行爪伸其後屈

務訓前爪後距是也奏言方秋匈奴肥未可與戰臣願畱陵至

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

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補注周壽昌曰浚稽山

稽唐設羈縻州屬關內道李兆洛云當在今吳興武境書奏上

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欲予李陵騎云欲

呂少擊眾今虜人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

德遮之師古曰走音秦補注先謙曰詔陵呂九月發出遮虜師

帝疑陵因徙博德出他道鉤營地名詔陵呂九月發出遮虜師

何敵也遮虜郭名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中志虜部在肅州酒泉

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匈奴戰處隨鉤營楊元於其地得鉤營

牙箭鏃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胡注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

掖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

上徘徊觀虜補注先謙曰南入澤胡民田居延塞外直北沙磧中故

南案陵出居延遮虜障此龍勒水當在居延塞外直北沙磧中故

下文曰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陲敦煌之龍

勒縣實之也且志有氏置水不云鄧龍柳水胡氏地學極精而此條則誤流欽韓曰一統志按浚稽山直受秦城北趙破奴從朔方出漢書言出朔方二千餘里李陵從居延出漢書言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其山當在今土喇河及鄂爾濟河之間所謂龍勒水在東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浚稽山南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野侯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漢築受降城受何奴左大都尉之降節以爲遠使破奴出朔方期去事詳何奴傳此命陵循其出兵故道而歸抵至也因騎置呂聞謂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

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呂問補注何焯曰也浚稽山出居延行三十日始至大昌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直讀曰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補注何焯曰上云東間呂大車爲營補注沈欽韓曰陵以此車載輜重固行陳備衝突

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亦是此法要其臨關乃用步騎未嘗以車戰也先謙曰霍去病傳衛青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與此同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令曰聞鼓聲而縱縱擊之也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灌曰手干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補注先謙曰傷重者不能行故載

將如字詩無將大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鄭氏曰將猶扶進也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補注宋祁曰大字南本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補注先謙曰龍城解見衛青傳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

也音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曰自救師古曰自燒其家得延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闕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日張說是也案音去權反又音登補注劉放曰三十弩一弦三十案一弩首無此理安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先謙曰胡注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爲之雖不能十數臂共一弦亦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曰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補注先謙曰捕虜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一引陵傳云破校尉管之五十匈奴乃亡人匈奴與此不同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

曲部有校尉部下有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曲曲有軍候一人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行黃與白爲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已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

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補注沈欽韓曰紀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補注先謙曰官本一日作百引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齊召南云按百字通鑑作一日然則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案齊氏未說毛本及宋即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但補注誤故云然即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但補注之直指者斬而持之以當軍器軍吏持尺刀戰都盡但持短刀抵山補注先謙曰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而下也壘音盧對反補注錢大昭曰陵居谷中虜在山上故以壘石投之亦謂之礮石是錯傳云

其諸石服虔曰蒲石可投人石如澹曰蒲石城上雷石先謙曰周
禮量人注軍壁曰墨黃雅釋詁墨重也又云積也石重積而下高
苦軍壁然故云墨石陵入谷欲南出而何奴遮其後乘山而下高
石以墨斷谷口也若投人之石無墨石之名顏錢說亦誤也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拳衣卷裏而行也
不介冑師古曰言一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
于耳師古曰言一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
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補注先謙曰勸陵且降匈奴如
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補注宋祁曰
王念孫曰客字義不可通據破奴傳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
當依斯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後遇待也規尋在寬待之
李緒之文妄改此容遇亦爲客遇不思武帝無客遇破奴之理也
陵曰公止補注先謙曰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
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自脫矣補注宋祁曰南本復
乃安昔只云數十矢何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失天明坐受
能脫也先謙曰宋說是今無兵復戰及牙戟之屬也

前漢五十四

三

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令軍士
人持二升櫛一半冰如淳曰判判日片或云五升日半師古曰半
也補注周壽昌曰時天漢二年五月故有冰期至遮虜郭者相待
持以備渴顏說誤先謙曰通鑑作一片冰期至遮虜郭者相待
補注先謙曰胡注與軍士期有先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補注
至遮虜郭者謂駐以待後至也韓曰六韜五音篇擊鼓之
聲以沐此大敗之徵也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
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
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
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
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召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師古曰殉當其素所畜積
也師古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毀也孟康曰媒音欺媒也謂釀
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鸛餅曰妓補注先

爲媒者鸛餅和合成酒體名之爲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棲戎馬之地師古曰日縣踐抑數萬之師補注先謙曰遷傳
向之在下也抑抑形近致有同師古曰九反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
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
秦同音去權反又音替補注先謙曰拳當爲弩字之誤也遷傳與
張空拳通鑑用此傳文亦作士張空拳胡注引文說拳並作弩兼
所見漢書本正文及注並作弩無疑解詳遠傳冒白刃北首爭死
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補注宋
敵師古曰南首南本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補注宋
當從南首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推
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彼之不死宜欲得當呂報
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補注先謙曰當謂適初上遣
貳師大軍出討令陵爲助兵師古曰財與錢同謂淺也僅也史傳
貳師少也董與傳財財幸裁幸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
財察裁察財擇財財幸裁幸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

前漢五十四

古

少上召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下遷腐刑入
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強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
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強弩都尉尉博德迎陵博德老
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爲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
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爲陵後距得
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
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將
兵深入匈奴迎陵赦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
召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補注
曰史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開族陵與此先後不
同先謙曰陵入匈奴後事漢書載詳審當以漢書爲正陵是當戶
還漢子不得有弟史記西士大夫呂李氏爲愧師古曰恥其不能
記作放陵母妻子是隴西士大夫呂李氏爲愧師古曰恥其不能
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師古曰恥其不能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
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亡救而敗何負於漢

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補注劉放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食之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食乃頤去蔽耳蘇林曰周壽昌曰去武掘野鼠得即食性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去藏也與此同王文彬曰左昭十九年傳呼爲奔東人輕言爲去文彬按訓去爲藏本反言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奔東人輕言爲去文彬按訓去爲藏本反言物見意猶治之言亂香之引唐書云吐蕃有草名速古芒葉長二寸引文無每望不過三四葉其莖蔓其花其根連珠如麥冬者至數尺長於常根每二三十同穴至秋鼠皆食此草爲藏多門冬數尺長於亦掘草根食之而留給鼠糧案此可取證蘇說與張劉說並通杖

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

上師古曰軒武能綱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

警又音巨京反補注宋祁曰綱字上疑有結字王念孫曰結綱與

訪者討文宋說是也但賢人事約百二十七引此王念孫曰結綱與

漢紀同沈欽韓曰管子輕重甲篇十鈞之弩不得業於軒王愛之

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

前漢五十四

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諸穹廬補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

石甕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補注蘇宗萬曰南

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底而底平可將七八升

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口方底而底平可將七八升

今微卒所宿者何唐書是也范成大石湖集河邊服匿多生口乃

承用劉說十國春秋南唐章僚使高麗有溫器名服匿狀中國之

合其穹廬則大帳南齊俗訓作窮廬書諸夷傳高昌屋宇雜

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械陽宮扶輦下除

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輶効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

師古曰徐謂門屏之間

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呂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官騎與

黃門騎馬爭船師古曰官騎宦者而爲騎也黃門騎馬天子騎馬

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

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補注先謙

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

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

乾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

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

卿不欲降何呂過陵補注先謙曰言武家蓋已無人顧且陛下春

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

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

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補注周壽昌曰常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

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

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王必欲降武補注先謙曰胡注匈奴封

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

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陵惡

自賜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令武補注先謙曰顧

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耳

周壽昌云陵自愧於武惡自賜之也其妻爲單于貴主故使賜之

先謙案周說是此云惡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復至北海

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

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區

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爲因邊境以爲官

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侯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國
親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
曰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脫似不當以為土室且侯望俗有邊際
非居土室所部先謙曰沈說是言邊界捕得生口耳諸家皆誤注
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數
月昭帝即位補注劉歆曰數月字當屬上句先謙曰數年匈奴與漢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補注宋祁曰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官本道作過教使者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補
注念孫曰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補注某澤中
是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說謂匈奴單于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誤已久
漢紀正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補注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
令漢且貴陵罪師古曰全其老母使得舊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
何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何之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願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
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
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
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
欲引補注先謙曰隕讀曰隕漢官本無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
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曰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
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
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改物為勿非也補注宋祁曰物當從南本
作物音沒齊召南曰按此專記武官屬耳匈奴傳言有馬宏者前
以副使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不肯降至是與武並還漢王念孫曰
釋名漢以來謂西域為匈奴所遮不肯降至是與武並還漢王念孫曰
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言魏朝訪物無也物終也或作物故
物終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故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物
終也

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
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
而失之愈遠也武曰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
園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為太牢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胡注引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
獄中官外吏事故使為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
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
萬復終身師古曰復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畱匈奴
凡十九歲始召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
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
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
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適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
以見冤屈故多言也補注宋祁曰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
尉日楊敬也前漢五十四
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
武師古曰廷尉王平也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曰故二
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
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召武待詔宦者署
表地節三年安世為衛將軍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
霍光已歿武當即其時宣帝親近故官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
其署親近故官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師古曰
官諸曹受尚書事加武著節老臣補注王念孫曰著節本著作節
節老臣令朝朝望師古曰望節老臣令朝朝望師古曰望節老臣
望號稱祭酒師古曰望節老臣令朝朝望師古曰望節老臣令朝朝
盡呂施子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
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

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何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補注先謙曰聲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

使者至上已為郎又曰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補注先謙曰天漢元年至神爵二年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

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補注先謙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

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補注先謙曰龍頤侯名

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

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呂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

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補注先謙曰定國於甘露二年

夏侯勝等皆曰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曰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

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

此言雖小可曰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補注先謙曰南本

漢書補注 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客言王離曰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

虛受堂

三

李廣蘇建傳第五十四 終

漢書五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邑縣吏給事侯家 謙曰官

本吏作史記亦云為吏 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謙曰官

給事平陽侯家作吏是也 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謙曰官

日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

宋詳其意也補注齊召南曰曹相國世家參孫時向平陽公主

生子襄時病瘧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侯世家參孫時向平陽公主

曹壽有惡疾就國事與史記正合然則壽即時之別名也先謙曰

集解徐廣曰曹參孫平陽侯時向武帝姊陽信長公主生子襄

家及功臣表時或作時時與時字義缺故不同也先謙案

平陽侯當是名時時與時字義缺故不同也先謙案

名時則時與時各存其半如以 季與主家僅衛媼通 謙曰史記

為文字殘缺致有不是是也 季與主家僅衛媼通 謙曰史記

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媼者

欲韓曰索隱云媼婦人老 少通稱按廣雅媼謂之妻媼與媼並兼

老少先謙曰史記作與媼媼通索隱漢書曰與主家僅衛媼

通案既云家僅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媼也小顏云衛者

傳云薄姬父又與魏王宗女媼媼通則少亦稱媼也小顏云衛者

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其所謂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

兄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則媼是年老追呼之稱無可

疑者僅奴婢也妾婢亦得通稱給事媼是年老追呼之稱無可

易後委為家僅顏謂媼為舉其夫家姓不誤索隱後世之疑故

注女 生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 謙注先謙曰據史記長

字 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 謙曰古冒

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 謙注先謙曰史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

民母氏夫語意正同服解未得古人之旨先謙 青嘗從人至甘泉
日史記作先母疑唐因諱改之索隱數音去聲 青嘗從人至甘泉
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從所居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居室署名
官表 武帝改曰保宮霍夫聚居室是也先謙案甘泉別有居室百
更名居室為保宮甘泉居室為昆臺正義武帝 有一鉗徒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 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
本主家僅也費克梁漢漫 得無咎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
志以人奴之為讀非也 得無咎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
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
長公主女也 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補注周壽昌曰 無子如
大長公主問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 謙曰
案晉灼云建章上林宮中名也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 師古曰逆取曰篡補注沈欽韓
明篇鴻飛冥冥人何 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
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
陳掌通 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補注周壽昌曰 上召貴掌公孫
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
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
龍城 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龍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
龍城後人誤作先謙曰官本史記作龍城毛本與此同武紀匈奴
傳並作 斬首虜數百 補注王先相曰武紀云獲首虜七百級案七
龍城或言捷或言斬首捕虜若 騎將軍敖亡七千騎故傳亡卒七
千級次參差無一定義例 騎將軍敖亡七千騎故傳亡卒七
人衛尉廣為虜所得得脫歸 謙注先謙曰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
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 故首虜不多得賜爵 是後匈奴仍侵犯邊
師古曰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 補注周壽昌曰立為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 謙
役為車騎將軍 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 師古曰高闕山名

畢收爲鹵補注先謙曰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輶車有衣蔽無後轆轤引字林云輶載衣物車前後皆載說文云輶車轆轤轆轤則車當是輶車與去病傳車重同義函虜借字已封爲列侯

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東經榆林塞爲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周伯溫屬從詩紀云懷來縣南則榆林驛即榆谿舊塞按懷來縣今宣化府屬驛在縣東南三十里秦漢時爲內地伯溫誤也水經注上郡諸火山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榆谿舊塞也自漢志北悉榆柳之藪檉思沙陵居屯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元和志

開皇林闢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右衛匈奴先謙曰集解引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與此徵異也

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音灼曰蒲泥符離爲北河作橋梁也

日符離塞名也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木根山在廢夏州西北唐夏州故城在榆林府懷遠縣西祥嶺疑即正義山符離塞在豐州西北北明志榆林關西有符離塞今謙曰正義山符離塞在豐州西北在雲州界案北河已見上注武紀出高闕達西至符離是符離爲塞名矣補說王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實補注伏於韓處聽軍虛號當依蒲泥說

記石勒爲伏夜牙門孫子謂之伏姦俗謂之夜不收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盡羅服聽誤伏爲服三千一十

七級師古曰一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

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誦生執其人也而謂問之也醜惡也訊音信歐馬牛羊百

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三千戶其後匈奴

奴比歲入代郡雁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殺略甚眾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遊擊將軍

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阻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

蔡爲輕車將軍補注錢大昭曰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補注先謙曰

日遙領補注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補注右賢王

屬漢補注怨凌侵奪其河南地數侵擾朔方此出專以擊走右賢王終前功也前出雲中而怒西焉知不出朔方而忽東乎亦令兩將軍出故北平者綴單于疑右賢王下也不著兩將軍史記罪未嘗使軍出右

也兩將軍李息敘功獨補注奴右賢王當青等兵已爲漢兵不能至岸頭無賞耳何說未諦匈奴

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

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右賢裨

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

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

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諸將皆曰兵屬立號

而歸補注先謙曰案屬立大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

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而封青子

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千侯補

錢大昭曰西京雜記衛將軍青生子或有駮駟馬師古曰固

者乃命其子曰騶子師古曰騶音其後改為登字叔升青固謝曰師古

謂再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

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緹襍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已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

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旗

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

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補注錢大昭曰盧

文昭云釋名幡幡也其貌幡幡然也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

則校亦幡之類張景陽七命曰鈺散校舉麾旌獲李善注引漢書

大校撥如攄曰台軍聚眾有幡校也唯校是幡類故可散為陳列

而行若營壘安得言散然則幡校之說未為非也先謙曰案陳列

必監云傳領也封敖為合騎侯先謙曰宿寇軍從票之名也補注

五百人謂之校封敖為合騎侯先謙曰宿寇軍從票之名也補注

立軍國號軍號故云合騎先謙案取戰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實

軍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悅讀曰悅實音田渾音魂補注劉敞曰

史記作盧渾渾徐廣曰渾渾在朔方音應云從大將軍脫將耳實渾

渾縣屬西都尉治有渾渾塞此渾渾當即渾渾也先

謙曰史記大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

下不別封戰獲王師古曰博戰擊戰補注宋祁曰注大將軍麾旗之

也封說為龍額侯師古曰龍額侯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

窮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窮侯此本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

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

食邑各三百戶補注齊召南曰樂安侯表作安樂侯陟軹侯又史記

將綰史記無此四字先謙曰據表李朔虜關氏戎奴至右王庭為

雁行上石山先登不虞攻辰吾先登石山也官本豆作實通鑑胡

注豆如意班史亦不作豆其款匈奴入代殺都尉補注先謙曰

氏所見漢書本亦不作豆其款匈奴入代殺都尉補注先謙曰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

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

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

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

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

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師古曰奔古奔字也補注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

曰正軍正也閔名也如涪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補注錢大昭曰

議郎是郎中令屬官大將軍莫府中不得有此官疑郎從事中郎

之類先謙曰問建罪於此三人也胡三省云凡軍行置軍正掌舉

軍法以正軍中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先謙案霸益當時奉

詔從軍若今時奏調差遣之員非必大將軍莫府官也集解建當

徐廣曰霸當生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云何師古曰霸當生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何二語師古曰霸當生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五聲八音條各云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將今建棄軍可斬

何皆謂如何也師古曰霸當生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曰明將軍之威問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

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敗而不

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補注沈欽韓曰曹操注小不能當大也

按陳餘所以不肯即秦注先謙曰胡注此孫子今建曰數千當

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

反意也不當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

而斬之云云案士盡斷句上文言建盡亡其軍自

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此文上史記
甲獲獲者三句先謙曰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
史記曰史記無捷二字捷猶斬也下文捷首虜三萬三級休屠祭天
金人如渾曰祭天以金人為土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
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刊誤反屠首虜三萬三級休屠祭天
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玉篇胡神也先謙曰案宋說不合疑
人祭祭天四後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
皆類此也補注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應兵失亡至七分
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符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四
萬則既言率減什二矣然則率益謂軍與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
年詔既言率減什二矣然則率益謂軍與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
言大率率計也匈奴約萬三萬之辭也此語傳凡三見兩言率一
首虜近九千匈奴約萬三萬之辭也此語傳凡三見兩言率一
虜三萬餘匈奴約十五萬餘人故云什減其七師古曰匈奴之役捷首
七萬餘匈奴約十五萬餘人故云什減其七師古曰匈奴之役捷首
而當時將軍奏報故詔書張之以美其功一說以為漢兵多寡可謀
既無據案之文義尤為未合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補注先
千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
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
奴引兵去騫坐行雷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而去病出北
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
為祁連山音上夷反補注沈欽韓曰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
二百里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里明志甘肅西北有故祁連山城
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張晏曰鈞者
也漢馬涉度也濟謂以舟涉遂臻小月氏師古曰月氏至攻祁連山
揚武乎樂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案得
張掖縣本漢縣得縣西河舊事云本匈奴樂得王所居一統志錄
得故城在甘肅府張掖縣西北先謙曰尋得單于單桓酋塗王
地理鄭錢沈三說不誤顏氏非也詳在地志得單于單桓酋塗王
張晏曰單桓酋塗皆胡王也師古曰胡王才由反塗音塗補注劉
敞曰衍單于字先謙曰注桓字避宋諱故筆則正文亦當作桓史

記但云得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
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捷首虜三萬二百文例之此處奪級字
也史獲五王王母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
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師古曰鷹擊司馬
字五千四百戶賜校尉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鷹擊司馬
破奴師古曰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右字將下有得字索隱
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
王是其例或說望文生義耳此文自是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
人為文皆破奴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
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補注先謙曰封破奴
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補注先
與破奴並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師古曰先謙曰史記者作王
匈奴人也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師古曰先謙曰史記者作王
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補注先謙
冠軍之冠從票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著作
宜冠取義同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著作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合騎侯敖坐行雷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
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去病所
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駿銳補注先謙曰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
補注先謙曰言大軍在後去病已與壯騎先赴敵與軍亦有天幸
上文直兼大軍數百里赴利義同史記大下衍將字軍亦有天幸
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耦謂遇也無功也故史
記作留落不耦留落者字落也陸機文賦字落而無偶是字落
即無偶之意無憂比之否曰失意懷憂如幽雅半明夷之旅曰遇
目敗半接冠無憂比之否曰失意懷憂如幽雅半明夷之旅曰遇
牢也幕格也言牢格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讀若雷故半落通作雷
不耦亦不得由此去病曰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
分為兩義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補注先謙
也說詳匈奴傳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

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昭曰主爵下當有都尉二字平

先謙曰省文也本書食其傳稱主爵都尉史記作主爵可證

陽侯襄為後將軍師古曰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

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

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皆曰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

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

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補注沈欽韓曰文

志景泰三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武剛車四圍箱板人處其中下

五步以十兩計一小窗環列槍刃長五尺高六尺四角每車前後占

取給馬騎不得衝射不能貫敵若近前火礮齊發奇兵繼出備邊

長策莫善于此師古曰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

騎補注先謙曰從當作縱史記作匈奴會日且入師古曰言而大風

起沙磧擊面師古曰磧小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

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

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

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補注沈欽韓曰羸者

克反補注先謙曰羸當作羸說文羸祖也從衣羸聲或作果

羸漢父馬母師古曰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殺傷大當師

日各大相殺傷補注先謙曰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

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補注先謙曰趙

匈奴奴築城居之補注先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軍留一日

而還悉燒其城餘粟呂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

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補注先謙曰廣大將軍

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廣

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

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單于後得

其眾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

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輜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

為大校當裨將補注先謙曰此李敢非廣子郎中令也廣子早

軍中時敢從軍騎將軍後為去病師古曰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

射死是此李敢即廣子錢說謬

兵師古曰直當也補注先謙曰左方當為左王匈奴傳票騎之出

皆遁走是其證功臣表路博德復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

左王兵若左方與王音近而謀也史記亦誤此與左王接戰故云直

胡注以為匈奴分其國為左右故謂之左右方亦曰左右地說雖

有據以釋此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士也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日衛一約輕齋絕大幕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護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護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護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護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護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護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護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護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大海北海船之非也本文明云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則其地正
 在大漠安能及絕遠之北海哉且塞外週巨澤大湖通稱爲海如
 蘇武牧羊北海上實惠迤迤海故渠北魏海皆巨澤大湖如後世稱
 關梁海之類非大海也沈欽韓曰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海太祖
 居弱洛水西志康破之役討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狼山蓋爾根
 度胥也一統志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御駕親征厄魯特噶爾丹
 抵克魯倫河此南海東北行時御路上諒曰朕所經過之處非
 大瀚海也西之瀚海較此更闊然觀之亦非平衍之地山阜聯綿
 沙石間雜自出喀倫未見寸土其沙亦堅硬履之不陷營中軍士
 鑿井甚易一人可鑿二三十處有謂之善達里之地窪而闊未二尺
 即及泉有謂之寶爾者山澗溝徑掘僅尺餘即可及泉有謂之布
 里度者乃叢草積澆水雖有而住者少之有謂之窺布爾者水流地
 中以手探之泉即隨出故野贏以蹄缺之而飲風土暴沉一無所
 取地盡碎石下馬偶竹立可射之處亦少草則叢生而土高所以
 紫紵馬匹又各種野鼠所穿之穴較興安一帶鼯鼠之穴更深殊
 覺可厭草名頗多有郁爾呼草牛羊駝馬食之最宜以此稱佳
 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補注先諫曰取食
 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補注先諫曰巨五千八
 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
 失期補注先諫曰史記作會興城正義與音余從至檣余山補注先諫曰索隱檣余音
 前漢五十五

使軼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史記入七封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
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補注先謙曰史記邳離
本表及博德傳作邳離史表傳作符離集解徐廣曰邢故歸義
山一作衛山案史漢表並作衛山則作邢山者誤本也故歸義
因淳王復陸支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侯反補樓剽王伊卽軒音之竟反
軒音居言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侯反補樓剽王伊卽軒音之竟反
記剽作專史漢表並作剽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侯反補樓剽王伊卽軒音之竟反
侯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侯反補樓剽王伊卽軒音之竟反
侯安稽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侯反補樓剽王伊卽軒音之竟反
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補注
先謙曰史記無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庶長
漁陽太守解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庶長
左庶長十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
西河太守常惠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常惠與從隸武北使後雲中
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

內侯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常惠遂成事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補注先謙曰武紀云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爲益州刺史即遣司馬遷書者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補注先謙曰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也孫孫武也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補注先謙曰顧視也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呂家爲也由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費不省土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齋數十乘師古曰百官表有太官齋注太官主膳食梁肉此齋字專以食言不當與資裝同解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栗類也米而土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之善者重音直用反

師古曰而去病尙穿域踰鞬也服虔曰穿地作鞬蓋也師古曰鞬音徒懸反鞬音鉅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履作鞬鞬俗字說文有鞬無鞬今史記作鞬集解徐廣曰穿地爲營域正義按鞬鞬書有起鞬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作許吏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曰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補注何焯曰大將軍將略以伍被所答淮南王問參觀乃備不先謙曰獨據於天下未有稱之語此卽出太史公淮南衡山列傳也謂賢士大夫無稱之意不論其將略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龍衛之也屬國卽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補注先謙曰案注文當作衛送其葬所以寵之文誤倒在下爲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對又有石人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北與南縣東北十九里唐與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霍侯景武諡也平縣卽今西安府興平縣治也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侯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補注先謙曰據表元鼎後元免後去病死一歲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千侯登皆坐酎伉失侯補注先謙曰下伉字誤官本作金據表二後二歲冠軍侯國絕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圖單于後十四歲而卒補注先謙曰元狩四年竟不復擊匈奴者呂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呂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補注先謙曰據表計夷侯曹時薨在元光四年曹襄嗣侯在其時是曹壽之為曹時無可疑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者後人紛紛致辯蓋未審也師古曰風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皇太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陽主如湯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與主合葬起

家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家之西相併者是也補注

宋師古曰本廬山作盧何焯曰盧當作盧匈奴傳揚雄

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廬山之望而不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以

庭山也按唐書貞觀二十一年以回紇思結部置盧山都督府最

紀要實顏山亦名盧山長安志南青墓在興平縣東北十五里最

師古曰最亦凡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公羊傳注最聚也若今聚

民為投最莊子德充符義最深也此總聚擊匈奴之數與樊鄴

傳云最者小異先謙曰官本注在凡上最下提行軍史記亦提行汲

古本史記與此同下文將軍公孫賀不提行將軍李息至趙破奴

等並上空一格以後文自備氏與云云結語推大將軍青凡七出

之則附傳皆不應提行汲古本蓋其元式也

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

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益字先封三子為

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補注先謙曰百戶其裨將及校

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

云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故止十四人索隱曰史記作十四人又

隱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

蔡曹襄韓說蘇建皆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

將軍軍馬邑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

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補注先謙曰青傳出朔方之凡三為將軍

其後常為大行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息元朔三年為中尉元狩元

朔五年出朔方補注先謙曰大行凡七年至元朔元年張敖代據青傳元

或自元朔五年已為大行也後因張湯去官詳汲黯傳

公孫敖義渠人呂郎事景帝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至武帝立十

二歲為騎將軍補注宋祁云十二歲景德本作八歲出代亡卒七

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

呂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呂將軍出北地後票

騎失期當斬補注宋祁云景德本無失字王念孫曰景德本無失

失字記皆無贖為庶人後二歲呂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呂因

杆將軍築受降城補注沈欽韓曰明志甘州衛東北有古受降城

杆補注先謙曰官本杆作杆提也史記作杆案隱杆音

干可又專非杆補注先謙曰元封六年因何如七歲復呂因杆將

左大都尉欲降故案此城武紀在太初元年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補注沈欽韓曰

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補注沈欽韓曰

漢四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補注劉奉世曰武紀赦自

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先謙曰赦蓋於新時詐死而行刑者以

乃覺其詐耳武紀赦於太始元年正其失律之誅五六歲後復出

奸候獲行情事可以推見非紀傳誤也五六歲後覺復繫坐

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補注先謙曰三字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呂左內

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補注錢大昭曰酷吏傳云彊繆少呂校尉從大將

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及

封侯六月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補注先

皇太后崩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補注先

以善射優帝幸近之也十八字

趙信曰匈奴相國降為侯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

先謙曰史表並云匈奴相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

敗降匈奴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

趙食其殺相人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

主爵都尉從大將軍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

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還入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入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

服者以爲益州郡昌將兵有功本傳並不載其擊昆明無功西南

夷傳亦不載也惟武紀元封六年書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將軍郭昌擊之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

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西河郡平州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在三年又匈奴傳云天漢二年使公孫敖與博德會承邪山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亡所得四年博德萬餘人與李廣利會武紀同傳並不載

趙破奴太原人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

為匈奴將軍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王後為泥野侯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破奴以匈奴將軍擊樓蘭封泥野侯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復侯據此當云後三歲作一歲二歲者並誤泥野侯即樓蘭功封

是也史表亦云復侯後復形近又緣上文後字而誤後六歲已

沒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

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其太子安國亡入漢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

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日言不為賢士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

駟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注河焯曰此言得之其言主父偃減宣於上乃在名位未盛之時

也武帝雄猜拔擢一人必欲思自己出丞相猶不敢薦士況為將

提兵者乎沈欽韓曰諸少孫田仁傳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

家監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衛將軍見此兩人票騎亦方

資意不平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衛將軍見此兩人票騎亦方

此意為將如此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董仲舒廣川人也補注齊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冀

肌膚凝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

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曰陶

目喻造瓦治呂喻鑄金也言天有治亂之所生故不參也補注先

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少遇風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風之人也鈞造瓦猶金之

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補注沈

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

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曰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呂

成歲為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

不可任呂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呂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

母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

言之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

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

始也師古曰元者始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何貴乎元而元者

本也師古曰元者始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何貴乎元而元者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是

呂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少木茂天地之

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間盛德而皆徠臣補注先謙曰官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今陛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又有能致之

資師古曰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呂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

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

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

天下莫不呂教化為大務立大學呂教於國補注先謙曰設庠序

呂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目養老而行禮焉禮學漸

民呂仁摩民呂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也節民呂禮故其刑罰甚輕而

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呂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簡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顛與專同補注先諫曰苟簡謂苟且簡略也蘇林曰不當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呂氏未嘗有巨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補注宋祁曰齊古

作淫先諫曰古下奪本字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驚頑抵冒殊扞器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之言為絕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毀也所呂泥飾牆也言內

質敗壞不能修治也圻音干反補注前漢五十六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不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如目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也益也補注宋祁曰越本音胡亞反其字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

鼓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汜論道猶金石一調不為政而不行其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亦見文子上義篇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要須複語不啻上言治而下言善治也亦同有善字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

本固本立作退先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仲舒對策之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帝紀載於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既失之太後通鑑據史記武帝即位為江都相之文載於建元元年與嚴助

漢書補注 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也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而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州郡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

餘歲乎先諫曰仲舒對策才李康也若在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州郡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

元光元年傳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後次年即為西南夷傳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後次年即為

非也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其時武帝崇儒已不盡符合或因仲舒對策推舉之官州郡舉茂才

孝廉時事武帝崇儒已不盡符合或因仲舒對策推舉之官州郡舉茂才世錄時事武帝崇儒已不盡符合或因仲舒對策推舉之官州郡舉

載其時一史無徵蓋武帝初立欲事滅胡遣人往通西域而康居或特史家綜述此舉得人之盛非謂董與公孫皆出是年松疏等出焉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補注宋祁曰越本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

子覽其對而異焉前漢五十六復冊之曰補注宋祁曰景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

案郎官本正文及注並作廊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諫曰廊本作郎後人加廣而俗人作郎則宋祁曰古本本廊並作郎余按

碑庫室中郎並以郎為廊說文新附以廊為廊東序序是也不暇食先諫曰官本吳作吳是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

條其貫與師古曰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兩觀謂

無曰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曰督姦傷肌膚曰懲惡師古曰

也懲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

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刑

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間師古曰耗虛也言刑

亂音莫報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耗作耗字同師古曰耗虛也言刑

庶晨興師古曰晨興也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

已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

也本謂師古曰今朕親耕藉田師古曰藉田也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

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注

錢大昭曰云問本亡先師古曰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惡羣

生寡遂黎民未浹師古曰浹也濟成也注先謙曰官本廉恥賈亂賢

不肖渾淆師古曰渾淆也賈易也注賈音武也反澤音胡本反注

改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也注宋祁曰古浙本

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注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注濟通也之官本作而注考之于今

而難行毋適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賦師古曰賦也之官本作而注考之于今

補注先謙曰官本賦作與又無注文與下注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八字是也前注既云後皆類此不宜復出注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注意而對也注毋諱有司師古曰

思畏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之曰稱朕意師古曰稱也仲舒對

曰臣聞堯受命曰天下為憂而未曰位為樂也師古曰位字上有在字王

念孫曰治要引此未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曰得舜禹稷禹咎

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

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故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加堯在

位七十載適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適即天子之位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

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

善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武盡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曰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

犯予謂法犯罪多語中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
輕重自偶易之非是師古曰古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用也師古曰古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
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
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
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
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驩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
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安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樂循理

前漢五十六

五

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
焯曰董子所謂知命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曰改臣間眾少成多積小師古曰故
聖人莫不曰晦致明曰微致顯師古曰晦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
天子之位舜興唐深山師古曰舜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
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
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微小則致
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故堯兢兢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
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補注先謙曰言如短景日漸加長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
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

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
也師古曰鄉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讓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
國日亂晏然自曰知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終陵夷而
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
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
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
也師古曰言有弊非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
不行師古曰耗舉其偏者曰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
不同非其相反將曰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揅故孔子
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師古曰論語改正朔易服色曰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

前漢五十六

五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師古曰權謂所受
教其弊也師古曰權謂所受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
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師古曰論語載此言百
王之用曰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
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曰禹繼舜舜繼
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故不言其
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
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何謂曰文
讀貢父希元之說用夏之忠者曰用夏之忠此公羊家說也
並同似宜從之師古曰公羊家說也公羊家說也
公羊家也師古曰公羊家說也陛下有明憲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
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師古曰論誼考問

論議也治要引作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建

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師古曰建

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

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

古亦大治師古曰建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

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建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建試述

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

去其角師古曰建去其角師古曰建去其角師古曰建

其角師古曰建其角師古曰建其角師古曰建

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勳於末師古曰建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

民之所自器器苦不足也師古曰建身寵而載高位

家溫而食厚祿師古曰建因乘富貴之資力自與民爭利於下民

亦乘也師古曰建

安能如之哉師古曰建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建

迫蹙民師古曰建迫蹙民師古曰建迫蹙民師古曰建

臣大窮富者奢侈僭竇者窮愁師古曰建苦而不救則民不樂生

能避罪此刑罰之所自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建

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

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自為制大夫之所當循自

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建舍而茹葵慍而蔽其葵師古曰建

奪園夫紅女利庖師古曰建奪園夫紅女利庖師古曰建

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

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古曰建鄉仁而俗善師古曰建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師古曰建

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建目居賢人之位而為席人行哉

之意也師古曰建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建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席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也師古曰建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爲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爲也

也師古曰舍廢也言爲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爲也

先謙案休事見史記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休事見史記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師古曰休事見史記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呂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爲江都相

事易王師古曰然後統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

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

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種法齊召南曰泄庸師古無

注疑即國師所遣舌庸者與苦或文連范蠡舉知並爲大夫稱五

大夫吳習之魯與也古庸與蠡率師沿海沂濰以絕吳路遂

與古音相近而字異耳錢大昭曰泄庸漢紀及人表並作后庸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爲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

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

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臺未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爲臺也補

如注與師古語同又引姚察曰草議也師古曰所作起草爲臺也補

屈原傳屈平屬草臺未定先議曰史記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者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爲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災是在爲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占

下教反音茂陵補注王先慎曰案仲舒死葬長安宋敏求長安志云蝦蟆陵

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昔

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為蝦蟆耳陝西通志引馬竊田集云墓在長

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園過此下馬一時文士罔下子及孫

皆曰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主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

名也杯音布同反蕃音扶元反補注齊召南曰玉杯以下並是書

此先儒所以疑其書或後人採綴以成也蕃露之義崔豹曰古之

覺虛似露而垂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

秋繁露詞先謙曰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已加師古曰伊伊

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莞莞仲也伯晏嬰也伯

子欲曰為伊呂遇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伯謙曰官本

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

也噫音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

於其反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

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于游夏子而曰莞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

至向曾孫龔論君子也呂欽之言為然補注何焯曰劉欽末路

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佐之王先慎曰後漢書蘇竟傳略云延岑護

軍鄧仲况據兵據南陽陰縣為寇劉欽兄子龔為其謀主竟與龔

書曉之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善議論馬援班彪並器重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終

漢書五十六

居器食貨志下注盧者賣酒之區也與此義並合食貨相如身自

著憤鼻揮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也與此義並合食貨相如身自

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也與此義並合食貨相如身自

字異耳案說文龍綺謂之急就篇顏注珍之兩股曰龍玉篇龍綺

也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也滌器於市中酒也器食

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更互也音衙反補注先有一男兩女所

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

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補注何焯曰倦游

宦病免而歸耳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

不可言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

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適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補注

昭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

生乎富足今乃以衣裘賣酒遂相與謀於臨邛賣酒相如親著憤

鼻神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

居人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此賦上驚遇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遇諸侯之事未足觀請

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書也

音壯反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謂也烏有先生者烏有

此事也師古曰烏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

無下皆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呂推天子諸

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

作常先謙曰史記亦作章因呂風諫師古曰諫諫也補注沈欽

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師古曰補注沈欽

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成師古曰補注沈欽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正文注文皆後人

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於下文則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

史記有如此二句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

亦後人所加師古曰田罷子虛過苑烏有先生亞反字本補注存

出田師古曰田罷子虛過苑烏有先生亞反字本補注存

大昭曰田罷子虛過苑烏有先生師古曰田罷子虛過苑烏有先生

臣本並作說陶紹曾曰始當為屯師古曰田罷子虛過苑烏有先生

史記在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

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呂車騎之眾而僕對呂雲夢之事

也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師古曰夢讀曰可得聞乎子虛

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師古曰海濱音賓又音頻列卒滿澤

眾罔彌山師古曰罔彌山羅子學亦眾字耳師古曰羅子學亦眾字耳

文魯冤咎也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或作麟謂車踐麟之也音

玉篇眾同音也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或作麟謂車踐麟之也音

法先謙曰史記格作麟索隱引司馬彪曰麟或作麟謂車踐麟之也音

一腳也麟說文大牝鹿也左襄十四年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椅之謂或持其角或摘其腳也鹿唯用椅師古曰椅或持其角或摘其腳也

張揖曰海之謂或持其角或摘其腳也鹿唯用椅師古曰椅或持其角或摘其腳也

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鹽多也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捕也切生肉捕車

鮮多而血浸漬兩輪焉之也案則鮮染輪與下獲多相應言割

鮮正謂割取一脔就輪問突而食之又與終日馳騁暫不下輿句

相連云粹亦溫染之義恐誤先謙曰索隱染一語謂播車輪鹽而食

之并云粹亦溫染之義恐誤先謙曰索隱染一語謂播車輪鹽而食

功師古曰自於其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

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崇律 郭璞曰詰風疎起也辨音佛補注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

疑皆後人所加也王念孫曰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

行二字又疑其有音韻之誤也

幸而兩字皆無其可疑也

無隆崇律四字其疑也

以史記文選為據則此三字其疑也

明皇文選注隆崇律起也

景祐本以疏起為釋

山重日海難詩

未藏先謙曰史記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也屬通也

於文無妨

金銀

武部

赤山

注此

解文

與金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上 列傳第二十七上

球也

火鍊

梁章

光明

齊攻

得之

解引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之如

月間見草似幽蘭叢生長者二尺許開花糖褐色亦略似蘭土人
呼馬蓮草呼馬蘭意其爲月令之茹也形與非鍾相類故又有蘭
顏氏家訓書證篇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早蒲故
以爲高潔據此是則如**薛莎青蘋**張揖曰莎賴蒿也莎蘋所食青
古曰莎郎今青莎草蘋音頻補注朱祁曰一大生紅莎青蘋四字
並張揖薛注先謙曰薛史記文選並作薛王篇薛莎也案下旣言
亦可食桂穀謂草薛一聲之轉莎草蘋蘋補注薛王篇薛莎也案下旣言
讀異侯珠庭莎記是草耐莎侯本草莎艸一名蒲一名侯莎與此
說文背類似莎記是草耐莎侯本草莎艸一名蒲一名侯莎與此
著郭注蕃音煩似莎而大據二說蘋實生於高燥之地與此賦合
江氏以爲遺生其**埤溼則生藏蕒兼葭**兼葭也葭葭而細小葭蘆
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葭音郎兼葭音兼葭葭蘆也葭蘆
蘆也說文新附藏葭音義也漢書通用臧字從艸後人所以兼蘆
傳不應衡作臧字亦後人因是岬名加艸臧字後人所以兼蘆
義馬說未確故顏不採之而從郭說也文選注郭引艸藏葭草音
牛尾草芳脫尾字中音竹仲維生野地秋月適野望皆是狗尾
草密狼尾毛疏其芒老五十七上轉赤而黑與狼尾不異艸類
浸之與此賦合包聲苞亦通作包朝林謂艸類艸類艸類艸類
之包莠者蘇小正傳草未秀爲藏葭矣說文兼葭之包莠者蘇
荻索隱引作**東臚雕胡**張揖曰東臚實可食雕胡米也師古曰
章荻旁證云史記蕭作蕭索隱引蓬其實如葵子也青黑河西記
云貨我東臚償我白梁也徐廣曰烏桓國有舊苽蓬草實如葵子
雕胡月熟按廣韻引亦作蕭也徐廣曰烏桓國有舊苽蓬草實如葵子
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藕盧盧魯也郭璞曰瓜蒌也蓬草
補注古曰書不爲蒞蘆官本從不字音盧顏注蘆盧當作蘆盧官本
說先謙曰張注蘆盧官本從不字音盧顏注蘆盧當作蘆盧官本
上文蘆魯聲此不得復爾張揖曰蘆間蒿也于可治疾軒子藉草也
風通假音問軒子張揖曰蘆間蒿也于可治疾軒子藉草也
形之證**奄**問軒子張揖曰蘆間蒿也于可治疾軒子藉草也
名軒子五音集韻奄問軒子張揖曰蘆間蒿也于可治疾軒子藉草也
漢馬融傳注一名猶生於水中是也先謙曰奄史
可勝圖師古曰勝舉爲舉又於軀上加盡以足其意則舉字爲贅設
記文選作菴問官一名猶生於水中是也先謙曰奄史

誰謂物志晉楊又謂之牛乳柎柎對說是說文柎屬柎柎而張揖曰
 綜此數說足證柎柎之異其土則有宛雛孔鸛鸛遠射名也師古曰
 羽孔注雀鷺鷥鳥射干似孤能緣木服虔曰鸛遠獸名也宛雛似
 鷽鳥形如鷽而五禾文見山海經宛首於元反射音舍反補注
 頭正方髮長故以名疑卽鸛遠也射干蓋佛書所謂野干翻譯名
 義雋卿絕比高木干以孤而小形色青黃如羣行夜鳴如鴞廣
 騰飛螭棲其下豈卽所謂鸛遠耶射干山木爲鸛猿得樹棘南都賦
 記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鸛遠鳥名射干與鸛同之宛文選作鶴史
 記有赤援櫻珠林云有窠爲野干上蓋無說爲鴞子吼先謙曰史
 云鸛遠非鳥也索隱曰馬融云鸛遠不禽沈寔鷹所采亦一屬之書未
 爲瑞梁說勝述近之新片謂元峻居桂林之中峻巖之上從容
 游獵超然極適故受鸛遠之名矣駢一作鵲或作鵲按山崎說鸛
 與張合官本注無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蜈蚣蛇狂郭璞曰蜈蚣大
 龜似狸而四足其地野犬也以狐而小虞音萬蛇音延狂音岸韓
 古曰蛇又音弋戰反獾音丑于反符合韻譜五安反補注沈欽韓
 曰蜈蚣百尋過長郭不爲此誌言也說文狡狼屬謝靈運山居賦
 注攫似瘡而長狼之屬一曰獾廣韻攫延長八尺蓋狼類長八尺
 者已爲大矣百尋乃八尺之誤釋駁據擬以狸彼注民呼犴虎
 借字百尋乃一尋之誤狩自是胡地野犬非此狽狽也周禮射人
 士以三耦狩虎之鄭司農云狽者微名也獸有犽狽之爾雅注
 特以虎呼犽狽四者言之不當加入胡地野犬郭偶未審耳官本
 注五奇傳史記下有兕象野於是乎迫使剽諸之偷手格此獸
 曰郭語吳人制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舉楚王迺駕馴駘之駟
 張揖曰馴駘專兩馬曰駟音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獲而駕之曰
 當驅馬也駟音占駟音旬補注劉本世曰馴駘止是駘馬耳克嘗
 駿而伏殺劉駢注劉說本管子是也駟一乘也乘雕玉之輿
 師古曰曰玉飾摩魚須之橈旃正曉靡也郭璞曰魚須爲旂柄驪馳逐戲
 與而騶優之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向書大傳曉靡卽鮑氏也僇音女敍反補
 注先謙曰說文旗下云旗旄柄也旗旒本卽鮑氏也僇音女敍反補
 集解引郭璞注以海魚須爲旗旒言僇取也顏不取之因其不
 麗也文選琴賦靡旌狗狗注靡旌順風貌此文以靡與曳對狀旒
 之靡然而輕揚耳文選引注正作也旗旒通作官本注無民尙書

大傳
 五字
 曳明
 月之
 珠旗
 張揖曰呂明月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
 雄戟胡中有鉞者千將謂韓王劒師非方言三
 人也與歐冶子同師張謂韓王劒師非方言三
 之優謙曰索隱鉞音周禮治氏者所謂雄戟也
 名禮圖謂戟反左鳥號之雕弓蓋地不得飛
 曲下爲胡也左鳥號之雕弓蓋地不得飛
 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
 下抱弓而號故名弓鳥號雕弓雕史記號作
 皆有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雕作彫史記號
 傳云其堅動鳥棲此弓是飛枝動鳥號之相
 桑其材堅動鳥棲此弓是飛枝動鳥號之相
 因名鳥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案索隱
 右夏服之勁箭亦獵即服弱箭也故曰夏服
 之步父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動作長齊召南
 左傳封父之繁弱是也先謙曰集解引韋昭
 同以羿善射也然伏說較陽子驂乘娥阿爲
 長官本無師古十一字陽子驂乘娥阿爲御
 音陽郭璞曰娥阿古之善御者織補注先謙
 不取索隱引樂子仙入陽陵子織阿山有文
 中因爲月御也文選引楚辭曰娥阿不御馬
 有見楚案節未舒卽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
 辭三字案節未舒卽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
 宋祁曰注文當云云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
 文合如此先謙曰文選引張天文志曰案節
 張揖曰登登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郭
 史記言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郭說漢范滂
 踐也距虛一作距驪一切經音義十三距驪
 集解曰劉氏天論審名篇距虛虛其實一獸
 馬迅疾雖至捷之軼野馬馳駒餘張揖曰軼
 歟亦能蹴踐之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
 騎音逃餘音塗補注王念孫曰軼謂軸頭衝
 我結杜注軼突也信三十二年傳將與軼同
 意當讀若送十年傳爲突也轉請爲寔寬躡
 廣雅曰躡謂也說文並音衛故登字亦相通
 上林賦之躡也躡二文並音衛故登字亦相
 文所云陵狡獸也張揖曰鞍轡非是過郭謙
 或作轡俗作轡因譌作轡耳字林駒駉也
 遺衛君野馬四百高注野馬駒駉也淮南主

[illegible]

[illegible]

也制衣刻陂貌也師古曰揚舉也池曳也或舉或曳則戍削然見其降級之義也祗音乖袍今人乃以戎爲如氏族之裝古用菴先說文粉長衣貌裴長衣貌今人乃以戎爲如氏族之裝古用菴先讀史記伐作卿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如氏族之裝古用菴先選引作張揖說與此不同則此非張說索隱曰上條也他施謂一稊之也施以細絳裳累陽氣下施也類篇衾裳下條也他施謂同一字訓爲裳緣戍制狀行時裳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得也顏非菴垂髻張揖曰戍戟之長帶也髻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非髻垂也甚古飛字也職音繼舊所交反補注郭嵩焘曰玉篇職袿衣飾也古註婦人之上服也廣雅徐長房也王筠廣韻亦稱職爲小字其云袿婦未詳何物類篇珍或作職說文玉篇爲緙旗之旒也字亦作幬傳大賦重旬始以爲幬曳晷星以爲簪彼云幬髻屬周禮巾車注正幅爲旒也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正此所謂職也廣韻旒旒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帶交股岐分兩端纓旋曰旒郭注帛續旒末釋此爲燕尾也正於今長髻如綰漢志之赤翟從赤絲從施之經帶者蓋綴雙帶於袿衣之前前似未分垂絲二者皆袿衣本制顏注訓職爲長帶而訓髻爲髻髻也文選注司馬彪曰職袿飾也髻燕尾也善官官本奪非髻垂三字婦人袿衣之飾也前漢案郭說與善官官本奪非髻垂三字扶輿荷摩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王車輿也荷音女嬰姬爲侍從者所扶輿而荷摩耳非謂扶持楚世曰扶輿荷摩此言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爲荷摩耳非謂扶持至修傍訓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折摩地扶持定郭璞曰淮南所謂與折摩地扶輿荷摩也臨本史記輿與古通郭璞曰淮南所謂靡委聲近義阿扶輿荷摩到以爲衣裳稱美之說是也翕呶萃蔡又音干翕呶呶衣張起也萃蔡衣亮也翕音合呶音火甲反萃音翠扶輿荷摩衣之狀翕呶萃蔡衣之聲翕合而盛也呶吸也廣韻嗥細服管素賁又有似翕呶故取焉狀萃蔡衣之聲翕合而盛也呶吸也廣韻嗥絮文遺琴賦新衣翠縵注引此萃蔡作翠縵聲是一聲之作下摩蘭蕙上拂羽蓋補古先謙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或摩蘭蕙或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莊師古曰錯誰也嚴整掛飾貌補注較顏說爲長錯紛翠鞋李善注引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爲首飾也引徐廣曰或作錯紛翠鞋李善注引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爲首飾也之南人詩遙見菱花興翠華蓋以翠飾菱鞋之上與此云翡翠歌戴義正遙見菱花興翠華蓋以翠飾菱鞋之上與此云翡翠歌溫厚也張說非繆繞玉綬曰綬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義耳言醬制其肉担車輪鹽而食之此蓋呂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案今篇嘗一胛肉而知一鑊之味莊子在宥齋卷伯襄劉向九歎作胛國是樹師同字先謙曰梁章鉅云史記燔一作汴說文繫傳引亦作胛說文胛與髀分字胛割胛注胛肉也當是借爲齋字銀說反又衛字注體也一口切肉醬也婁遺胛又有膊字注云切肉也徐鍇云虛默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師割制論齊應作此字借將字也味斬反

日始近也於是王無曰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作脫引郭璞曰言有惠賜也史記正文並郭注作況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目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盡也故指云其左右也補注先謙曰戮讀若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于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曰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補注朱一新曰文選驕作高李善注引郭璞曰以爲高談也奢屬下讀引郭曰史記亦作高必若所言固非

列傳第二十七上

一一五七

漢書補注 卷五十七上 列傳第二十七上

一一五九

在池陽巖地顛綺崔峯嶠崎張揖曰崔峯高貌嶠崎斗絕也蘇林
縣岸際也音身顛綺隆屈京折崔音賴水反姜音卓驥音瑤
音倚推音作罪反姜字作委師古曰蘇郭兩說並通郭音作罪反
馬虎曰施靡也虛職也詩賦史記上文下小似飲飯也先謙釋
山重嶺險注顛獸也釋畜善陞廬郭注廬山形似獸也上下小釋
本作者據此又引騶通云衡南鄒賦坂砥巖辭而謂成嵒是山
文獻故詩以陟言訓跛非也方言鏡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銷鑄三
腳釜也山之嵌空玲瓏有若鈎然與或跋而或相類之物如舉
而崑崙或如山鉤而嵌空也可司馬彪以廬鉤串諫失之推通作文
選史記竝注謂山林叢集也唯與峯同音耳甘泉賦雲滿波詭維
崑崙下云山短高也蜀都賦屈崕崕以峨岷注崕特起也岷轉是
文獻下云山短高也蜀都賦屈崕崕以峨岷注崕特起也岷轉是
崎嶇即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
崎嶇矣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郭璞云振猶漚之不分泄鈴呀
注引張揖屈折注詰曲善曰言山石敗數溪水不流也
豁閼阜陵別陽郭璞曰豁呼合反呀音呼加反閼音呼下反閼音擣師古

一一六

志沈沈四塞顏注沈沈流行之貌也說文浴水盛也水流行而盛
溫與游衍義合故郭訓浸淫隨理遊衍猶鹹鹹稱潮於海也
然地勢獨一之故以爲狀釋言孫注鸛同席名昭七年陳轅
激疏渚者故鸛字林濡甚曰淖矣驚渙夷陸師古曰散渙分訖
行平水則允溶也廣澤爲激淖注先謙曰言將亭旱千里靡不
至平地水爲亭候於澤巽山則散渙而夷陸也亭旱千里靡不
樂反古曰先謙曰亭候於澤巽山則散渙而夷陸也亭旱千里靡不
引郭璞曰亭爲亭候於澤巽山則散渙而夷陸也亭旱千里靡不
先應達加亭爲亭候於澤巽山則散渨而夷陸也亭旱千里靡不
尤屬倒置高祖顏說皆非不被葉纔謂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鹽以金椎也
五味泉方集解引李奇釋秦始皇紀決隄鴻亭旱正義亭旱猶言旱下
世賦注水旁地觀汧故此變文爲亭二掠呂綠蕙王弼曰掩覆也緣
師古曰綠蕙言蘆草被曰江離文選難作蘿呂蘿雜曰留夷
色絳耳非王弼也師古曰雷文選難作蘿呂蘿雜曰留夷
張揖曰雷耳非王弼也師古曰雷文選難作蘿呂蘿雜曰留夷
人辛夷楮兮藥房又山鬼辛夷車兮桂旗注並云香草也辛夷
卽新夷與雷夷同是香草張說似未誤後漢馮衍傳載衍顯志賦
毛

云攢射干維蘿蕪今構木蘭與新夷光扃扃而楊耀今紛布結縷
郁卻而結縷蔓孌懷新夷之遠皆生細根如綫相承用顏說今俗
師鼓箏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響也因曰名云爾注
沈欽韓曰一切經音義引孫炎布作師古曰攢聚也屢言莎草
一作檉聯書義曰結縷似攢屢莎相交集也攢音付官反爾注
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也攢屢莎相交集也攢音付官反爾注
紫按釋草藎莕草郭云可以染紫廣雅此藎草也據此是可染
紫若其屢也說文屢下則本草之藍草說文謂之藎草葉綠也
經朝采綵陳啟源云綵即本草之藍草說文謂之藎草葉綠也
染色後淺淡服志以爲染絲線絞毼婦多見絲少見莎葦還無
以反映其色曰屢莎猶言絲絞絞毼婦多見絲少見莎葦還無
能通其義者顏以爲莎草相交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芭輿
反交屢者顏以爲莎草相交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芭輿
列反芸音乞補注下飲韓曰本草木拾遺揭車香艸也師古曰揭數尺
白花先謙曰說文葛下云氣與也釋草葛車齊民要術見上橐本射
又云輿或作黃沈說亦見御覽引廣志也齊民要術見上橐本射
諸樹木有蛀者煎藟車香冷儺引善詩壯蟲也衡蘭見上橐本射
千師古曰橐本草類白芷根似芎藭射干卽烏扇耳射音弋舍反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郭璞曰橐本橐發射干十月生皆香莖荷

[illegible]

周覽 汜觀師古曰汜普也音敷綴反補注縵紛紉旁孟康曰縵紛
緻密也師古先謙曰汜史記文選並作沍反沍音勿補注先謙曰官
本領音爭忍反引宋祁曰越本注交輻音丑人反縵紛紉旁史記
一作縵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怛怛郭璞曰言眼亂也師視
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畔也音僕補注日出東入廬西陂張
日朝出苑之東池莫入於苑西陂中也補注先謙
日文選注引漢宮殿簿曰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其南則隆冬生
長浦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死水不凍補注
草木生長也郭璞曰躍波其獸謂庸旄獐聲沈牛麀麋旄牛其狀
言不凍也此韻說所本
如牛而四節毛羴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牛也能沈沒水中
麀似鹿而大郭璞曰庸牛今之犂牛又音羴羴者音羴也今所謂
銅鐵貌音伯聲音理師古曰庸牛即今之犂牛又音羴羴者音羴也今所謂
偏牛者也羴牛即今之犂牛又音羴羴者音羴也今所謂
文據下云猛獸也與徐說合則字當作犂矣玉篇犂牛又云犂
野牛也語文以爲猛獸是也後漢順帝紀注封牛頭上肉刻犂牛
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是北山經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
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書牧誓右秉白旄馬注白旄旄牛尾旄
或作牝正字通云牝牛出甘肅臨洮及西南徼外野牛也人多畜
之狀如旄牛脾膝尾背胡下黑毛長尺許尾長大如斗嘗自愛護
古取爲旄旄今人以爲纓帽毛雜白色者以西染紅色用之又引
之水東曰記云牝牛與豺合則生犂牛狀類牛非也說文猶似熊
之編據此編又牝牛之遺種師古言牝牛即犂牛非也說文猶似熊
而黃黑色出蜀中一切犂牛近詩狶狶又作犂狶狶音林時能黃黑出蜀都
居易狼狽符贊序狼者象鼻耳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窺其皮
溫圖其形辟邪獨獸食錢之獸即此是也說文羴下云西南
夷長鬣其形辟邪獨獸食錢之獸即此是也說文羴下云西南
餒云禹貢正義誤以旄牛爲犂牛一切經音義今隴西出犂牛經
文中多犂牛郭注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復案犂牛犂牛
旄牛犂牛爲二物郭璞以犂牛爲旄牛犂牛犂牛犂牛犂牛犂牛
周禮樂師旄舞云旄舞者犂牛之尾又注旄是旄牛犂牛犂牛
亦分禮樂師旄舞云旄舞者犂牛之尾又注旄是旄牛犂牛犂牛
先謙案唐書南詔傳鞞整皆插犂牛尾犂牛犂牛犂牛犂牛犂牛
南越志曰番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也則沈牛非即今所謂水
牛別一物也說文犀屬麀鹿一名沈牛也則沈牛非即今所謂水
所談說者飾其尾而執之以爲儀態似鹿而有生字文選李注引索
下有眉因以爲名也又案索隱引張說節下有生字文選李注引索
隱作犂犂牛堆下三字索隱同又文選注引郭璞說庸牛作庸似牛
似熊以下作張揖注集解引郭注醫作頭赤首圓題窮奇象犀

爲婉婉下卷大人賦云螭青此對縹緲四合併言之
足證螭縹之與婉縹皆轉訓同義此對縹緲四合併言之
與注引張揖序也德流則山出象車選顏延之縹緲四合併言之
爲顯又見下卷大靈園燕於開館張揖曰縹緲四合併言之
按以眞訓眞者爲是稅致之字作致亦爲致伏虎山經曰仙
虎身而九尾者爲是稅致之字作致亦爲致伏虎山經曰仙
解引郭璞注曰靈園注引郭璞注曰靈園注引郭璞注曰靈園
南字之異耳從仙記人作觀倭倭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注曰
形沈說近是館史記人作觀倭倭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注曰
引謂倭倭日中也榮屋南檐也倭倭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注曰
數寸方眼云仙人姓馬也應劭曰倭倭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注曰
有榮屋上應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注曰
通流爲川從磬石振崖孟康曰張師致也倭倭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注曰
謂重密而累積補注沈欽韓曰倭倭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注曰
集韻十六乾修以石致川之廉也倭倭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注曰

文碑蘇林曰汾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礫珍幽文貌師古曰
幽又音彼開反補注沈欽韓曰旁唐言盤礫珍幽文貌師古曰
顏訓唐爲唐石不從郭璞說廣雅釋詁旁唐言盤礫珍幽文貌師古曰
交如也疑字不當爲旁唐言盤礫珍幽文貌師古曰
引說文雜玉之小中駁學次也選史記珍幽文貌師古曰
朱琬琬和氏出焉玉每旦有白虹貫之氣光采出朝采者美
夜光之璧琬琬和氏出焉玉每旦有白虹貫之氣光采出朝采者美
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無言下六字東山博引馬方珍奇不係
於一也師古曰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無言下六字東山博引馬方珍奇不係
以名其山也師古曰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無言下六字東山博引馬方珍奇不係
不名其山也師古曰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無言下六字東山博引馬方珍奇不係
如李名其山也師古曰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無言下六字東山博引馬方珍奇不係
味亦名其山也師古曰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無言下六字東山博引馬方珍奇不係
諫味亦名其山也師古曰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無言下六字東山博引馬方珍奇不係
謙味亦名其山也師古曰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無言下六字東山博引馬方珍奇不係

[illegible]

樟似山桃皮有紫黑花可裏弓反較輕諸物奉天府諸山中最多
 今吉林烏鞘有樟皮充設丁灶采其皮進尚爾雅楓楸楓說文楓
 木厚葉弱枝善擇一名藁又藁木一名槁也徐鍇楓楸楓說文楓
 見葉青背多白故曰槁也楓木一名槁也徐鍇楓楸楓說文楓
 如銀鏤玉鑄梓仲木名吳都賦上銘野軒野軒野軒野軒野軒
 出宏農山古今注以槁木爲無思不案地力所云黃槁木者陳藏
 器本槁木今之活槁山谷藥園本黃可染紫木一云槁木者陳藏
 謂之槁木今之活槁山谷藥園本黃可染紫木一云槁木者陳藏
 曰槁一作槁索隱樞平仲木也亦云火槁木一云槁木者陳藏
 爲神仙也先謙案諸家以樞爲平仲說本郭璞誤誤誤誤誤誤誤
 見本亦作梓後人竄改耳本槁或作槁槁爲槁槁槁槁槁槁槁
 槁木亦作梓後人竄改耳本槁或作槁槁爲槁槁槁槁槁槁槁
 名雷落胥邪仁頻并闔張損弓并闔張損弓并闔張損弓并闔張
 頤卽寅榎也頤字或作寅寅音先余反邪音七者反獲音鑊補
 沈欽韓曰爾雅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梨甜棗出交趾吳都賦
 作櫨南方草木狀劉子生山中實如梨梨甜棗出交趾吳都賦
 熟其色黃其味酢煮膏藏之仍甘好蜜二月花白仍連莖實七八
 槁如榆其皮堅韌刺之似蠶素謂槁也詩無浸穫陸陸槁槁槁
 槁如榆其皮堅韌刺之似蠶素謂槁也詩無浸穫陸陸槁槁槁
 槁如榆其皮堅韌刺之似蠶素謂槁也詩無浸穫陸陸槁槁槁
 如槁槁在樹頭如挂物也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核作飲
 器御覽九百七十一李當之藥錄曰嶺南一美
 一名仁頤先謙曰雷胥邪說也是也索隱引司馬彪說胥邪與沈
 同又引孟康曰仁頤棗也姚氏云攢一名檟檟木高者一二丈葉
 文枿下云枿檟也檟檟云檟檟云檟檟云檟檟云檟檟云檟檟
 如滿扇實如魚子棗下有毛如髮故亦謂之髮檟檟檟檟檟檟
 乃槁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
 長生夏槁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
 狀如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
 集解引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云孔子擊後有靈槁檟檟檟
 作登壇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云孔子擊後有靈槁檟檟檟
 一名不知女貞但呼爲蠟樹立夏前後改蠟蟲之種子裏置枝上
 造其蠟化出延緣枝上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
 曰文選注引司馬彪曰七尺曰仞仞七尺八尺經典箋注仞五尺
 說小爾雅廣度四尺謂之仞本書食貨志應劭注仞五尺六寸也
 說文仲臂一尋八尺食貨志則當以八尺爲是仞尋條直暢實葉
 人申臂之一尋也義主說文則當以八尺爲是仞尋條直暢實葉
 稜相環曰稜稜布也張揖曰稜稜也或字也南音歸補注也華
 之省文說文學草木槁也或字也南音歸補注也華
 都賦翼等藟藟今俗作花字此賦以夸條實葉四字相對爲文謂

賦飛陞揭擊注揭擊高貌則揭擊乃開阿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師
之義郭注當爲傾敝揭擊猶也後人誤創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古
曰扶疏四布也英疏華也幡纒飛揚貌也纒音山爾反補注先謙
曰說文四布也幡纒編幡也文選景福殿賦注纒相連之貌
巷伯傳幡幡歸闕也文選景福殿賦注纒相連之貌
綺棍從風郭森倚音於辰反棍音諾氏反綺棍阿郭也補音蕭參
山交反補注沈欽韓曰九嶷前樹檉之可哀王冠云葦獨立也考
工記注引作粉粉猶阿郭也並引作張揖說粉音蕭參旒旒從風文選
棍作促注棍棍猶阿郭也並引作張揖說粉音蕭參旒旒從風文選
先謙案蕭參今承作蕭森何郭作綺棍劉莖葦歎師古曰林木
劉音劉莖音刊古卉字也音讀歎音翁補注先謙曰史記劉作
劉歎作葦是解九歎依風劉以蕭蕭劉莖謂風之戛木其聲淒淒
或通作淒淒文選南都賦劉以蕭蕭劉莖謂風之戛木其聲淒淒
翁九辯淒淒兮若在遠行武帝李夫人賦劉慄不言言心之凄慄
並義同字異劉歎猶呼吸葢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
長一尺圍一寸六孔無底簫三孔並引竹爲之補注先謙曰正
義籥謂之笛有七孔說文籥三孔籥也官本簫作簫六作大柴
池此廐旋還乎後宮如淳曰此音此廐音也官本簫作簫六作大柴
補注先謙曰柴郭音是也文選作傑柴池即此廐音義並同差池
廐上言罷池被施均是被陀耳參差不齊非有二義還史記作環

列傳第二十七上

一一六七

二六八

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翟如郭注翟如前兩腳似人
手當作翟茲非之體案經言翟如之狀又傳寫異索隱據以實之以爲
小雅毋教猱升木傳保後屬疏訓則強之華鬬非發也陸幾云猱
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猿長臂者爲猿猿之白腋者爲獼
以獼爲獼猱捷於獼猴是獼與獼說解獼爲彼也獸類張釋之固
以獼爲獼猱捷於獼猴是獼與獼說解獼爲彼也獸類張釋之固
貽誤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補法錢大昭曰唐書高祖呼殺居
反通音道師古曰殺郭有長白毛似握版之狀胡媛雖文作韻字
引裴國志文效大屬要以上黃要似獼以下黑食時猴沈欽韓曰袁字記
退鳥之飛取此皮爲狐白之用蓋百方成亦謂之皤皤山經云卽山棲息
有獸類如邈白身赤首其名曰峴案中姚氏案山經云卽山棲息
乎其間狼嘯哀鳴觸互經郭璞曰互相經過也天嬌枝枳偃蹇杪顚
日皆援獵在樹其巖姿態也天嬌頻申也師古云枳格也枝上端也
堉音矯或音鈔補注錢大昭曰格頻申也師古云枳格也枝上端也
淮南子林鍾按枳之屬有時而弛康信小園賦枳格相交草踰絕
樹根清若是格字先漢曰交官本作恣是史記注引亦作恣踰絕
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經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殊榛也言
仕人反梓音五曷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作樛字與踰同義引
張云記吏歸椿也又云爾雅云木聚生爲榛也殊異也文選注引
張揖曰殊捷垂條掉希聞支之間也師古曰掉音掉字掉史記作踰
誦曰注吏官本作枝張說謂捷焉按捷古內通用字掉史記作踰
衆解引郭璞曰彈縣讀也案後漢書通傳注跳也史記貨殖傳踰
采意遠踰貌也郭言縣讀者謂以身投擲於空中空落陸離爛漫
遠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拘雜亂移徙也編注先謙曰文選注正義
引郭云奔走若此者數百千處架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架音許其
萌騰秋也若此者數百千處架游往來宮宿館舍
反補注王念孫曰顏注娛音許其反師古曰架音許其
蘇詩文李善注說文娛戲也許其切案家音虞不音許其
也說文娛戲也玉篇音虛某切虛其聲許其同合又楚辭招魂娛
光聆視王注曰娛戲也本書禮樂志和來宴娛師古曰娛戲也故
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嬉游往來此尤見明證也
歡音歡水鯨結蟻遊軒轅又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娛洪興祖

曰嫁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娛娛一作娛漢書得雄傳羽獵與
少兒娛故娛字多誤爲娛史先謙曰舍止也
一宿爲舍見左莊三年傳史記舍作客疑誤
庖庖不徒後宮不移
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
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按獵者已木相貫穿總爲闌枝連止
禽獸而獵之說者或曰爲闌官校曰養馬曰故羽闌也官具
失其義蓋馬稱校人者謂曰爲闌官校曰養馬曰故羽闌也官具
周禮其六盧馬放牧校人補注先謙曰注謂下曰字疑衍闌事具
乘銑象六玉蚪張揖曰銑象象路也曰象牙藏銳其車銘六玉
蘭月刻補注先謙曰集韻引郭璞曰玉飾其轡勒有似玉蚪龍
龍屬也韓子之非謂以今拖蛇旌爲旌有似虹霓之氣也師古曰
而假說案象輿詳上拖蛇旌爲旌有似虹霓之氣也師古曰
音士賈反又靡雲旗張揖曰畫熊虎於旗爲旗似雲氣補注先
音士賈反又靡雲旗張揖曰畫熊虎於旗爲旗似雲氣補注先
雲旗已見東京賦先謙案東選注云此亦假借意也高祖楚辭曰載雲
旗之逶迤華嚴經音義下引漢書拾遺錄頌也文選序賦注靡靡
貌風前皮軒後道游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頭爲偶辭耳師古
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
之後也皮軒之上曰前漢五十七上罕
節車也道讀曰導補注沈欽韓曰續漢志注胡廣曰皮軒以虎皮
爲軒史記載服志皮軒車漢前驅車也冒以虎皮爲軒載虎皮駕
有馬師則載後並云虎皮質曲轡也有柱實五輪相重曲虎皮駕
四馬參按前後並云虎皮質曲轡也有柱實五輪相重曲虎皮駕
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上師則載虎皮者也道車游游車皆
虎文耳顏康唐制說漢世實以虎皮飾軒後也道車游游車皆
說不稽古之失也孫叔奉轡衛公參乘孫氏曰孫叔者太僕公者
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
也解軍在文紀也補注吳仁傑曰此兩入蓋指古之善御者耳下
云青琴慮妃之徒色浸注吳仁傑曰此兩入蓋指古之善御者耳下
語所謂謂焉社公騎爲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墮者是也校獵賦
尤故載蒙公先驅二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祇用古人此類
甚多不可備舉至長楊賦適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凡
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也四校者闌校之
鈗四葉其跋蹶縱恣而行爲縱恣而行侍天子而言跋蹶師古曰
跋蹶顏注因之亦以爲縱恣而行侍天子而言跋蹶師古曰
注爲馬者曰扈從則扈從之僕御近之牧官宣十二年傳謙如顏說乃
出校之四外不當言出四校之中矣其說非也文說亦非校部也
論詩傳顏注校者營壘之稱放謂軍之一部爲一校百官志中壘

水篇經流之大經文引崔注直度曰徑史記作徑集韻直也釋水
 以衣泮水經帶以上爲屬說文祿下云履石渡水也詩曰深則祿
 或下泮祿推蜚廉弄解薦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
 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得其字從
 手新曰文選注生訓小類所謂失其義者如推李善無咎注五臣
 擊後也蓋聖文生訓小類所謂失其義者如推李善無咎注五臣
 蜚廉無以聽其蹤注蜚廉善格蝦蛤鋌猛氏獸名也蝦蛤猛氏皆
 走有蝦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師古曰鉞鐵也曰今蜀
 短牙也蝦音遐蛤音閭鉞音蟬補注先謙曰蝦史記作蝦緇夷
 射封家張揖曰娶音婦鉞音赤色一日行萬里也郭璞曰封家大
 王念孫曰要當依景祐本作更謀續斤彭長田君新政作要又削去
 注引漢書謂蝦蟆又引注云更古要字今則正文或作要又削去
 子侍腹裏飛兔而駕之則世矣乘車瑞應圖要龜者神馬也金喙
 荒北經行萬八千里而與飛兔同君有德則至封家神獸也形大
 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亦作封稀淮南本經訓
 逢至堯之封稀狶脩蛇皆爲民害堯乃斷脩蛇於洞庭擒狶爲
 封稀脩蛇即用左傳吳爲封不長蛇之文史記天官書奎曰封豕

1170

杖書天文志傳封紇是封紇卽封家也楚辭天問馮曉利決封紇
 以快其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古曰言射必
 命也非詭遇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補
 也脰音莖是乘輿弭節徘徊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補
 辭曰曉弭節而高厲詳在衛青傳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音五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表作亦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
 注波一新一曰注短文選注作淫或此誤先謙曰史記促淫作淫所見
 漢書本不作侵先謙說倭淫侵淫黃儵儵遠去師古曰儵然自然
 同皆漸進之意促節則由徐而疾儵儵遠去師古曰儵然自然
 而官本本文及注莊子應帝王篇儵儵遠去師古曰儵然自然
 也流離輕禽蹙履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補注先謙曰也
 曰輕小之禽案流離當如獵獵與聲聲對轉白鹿捷狡菟兔捷跳故
 意對輕禽飛禽之輕疾者與狡獸對捷狡菟兔捷跳故
 捷取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郭璞曰已於轡輪下注並音菟此疑追
 合非出先謙曰文選注故捷取之也引作故曰捷耳轉文選作總
 史記作轉集解徐廣曰轉音銳一作惠也正義轉音衛總朴子云
 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
 詳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同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
 曰皆妖氣爲言俗者遊光之屬補注先謙曰郭以光耀爲遊光則
 遺字無義此言行役可以執通赤電而遺其光耀反在夜也與下
 二句連讀總謂迅捷耳案解引徐廣曰超追怪物出宇宙怪物出宇宙
 陵亦天地四方不及言去速也不引郭璞曰超追怪物出宇宙怪物出宇宙
 禽也又地四方不及言去速也不引郭璞曰超追怪物出宇宙怪物出宇宙
 也解字云宙宙所極遠也補注先謙曰正義怪物出宇宙怪物出宇宙
 也先謙書禮記封泰山詔曰遭天能出處者見風景肩然動有闕震
 于怪物欲止不敢據此怪物不得專彎臂弱滿白羽文選曰彎
 詩奇鳥巢說誤引盡謂指爲滿曰白羽月箭故言白羽也也補注左
 氏音鳥窠反播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案史記作素羽文選注左
 甲傳謂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繁弱與素羽同通文選注左
 作爲射游臺樑遠張揖曰泉恩馬故則之也挾梢也飛遠天上
 箭臂被髮食人師古曰泉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鼻也也俗人
 長臂被髮食人師古曰泉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鼻也也俗人
 南齊書注云試擊曰遠注郭璞曰言爲怪物字以非佛經一名鼻
 在北海之西其爲人面長臂黑身有反踵二字字以非佛經一名鼻
 操管與郭說泉羊人獸雖殊形狀相似引獵賦蹈飛豹翬鳴陽文

選注鳴陽柳條也據此臬羊即鳴陽失足蹠下云虞或文虞下
云鐘鼓之附也飾爲儀獸從虎羊象其足蹠下云虞或文虞下
聲虞下云篆文虞省後漢董仲舒傳鍾虞草擻注前書音義
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據此虞廣錄義同逸乃傳寫誤字義
後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而後射先謙曰文選注
從而中之言矢不苟發發必中弦矢分藝殢殢文選曰所射殢爲
奇中交選注廣雅曰命處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殢死而赴如射
也藝也該謂射的即今之楸上檠也該讀與藝同字亦作桌音魚列
縣賦以錢注大略曰尋父氏注義則謂當爲樂敗工記匠人置槊以
轉寫譌耳小顏以與技藝字同失之矣先謙曰官本然後揚節而
發下郭作死是選注引亦作死而起之也當作風從下而上也音
上浮騰逆也言陵驚風歷駭駭必逆反補注先謙曰森當作森說
見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虛無之廖廖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
義引與此同文選注曰下有郭璞老子蘭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
經注曰七字也上者有字官本元作天補注先謙曰蘭亂省文選注
臨李善注引郭璞曰亂言言亂其行伍也補注先謙曰蘭亂省文選注
文蘭亂雅也見郭璞注與郭同解補注郭璞曰蘭亂省文選注
淮南覽冥訓駭駭郭璞注於姑徐注上駭駭鳳皇之別名適孔鸞促駭駭
郭璞曰適促皆迫捕之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
也師古曰適促皆迫捕之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
北齊之內有蛇山者有五采之鳥飛蔽一縣名曰翳鳥此注誤合
爲一案晉史記作驚從翳鳥是搗鳳凰師古曰謂反鸞難揜焦明
張揖曰焦明鸞鳳西方之鳥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作焦明李善注
方音餘明也張揖曰焦明鸞鳳西方之鳥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作焦明
隱作明正義云長喙鸞鳳狀似鳳凰非幽閑不集非珍鳥也史記集解章
第云補下篇有徵字云各本皆脫雅家隱有明當作明張注西當作
南說文載下云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鸞鵠後鳥
幽昌中中央鳳皇黃鸞釋鳥又云焦明鳳凰屬也是明朋互寫其來
吳郡賦作鸞鸞黃鸞釋鳥又云焦明鳳凰屬也是明朋互寫其來
久疑以無爲正此鳥鳳屬說文朋鸞二字並鳳之異文且其焦
朋鳥試以爲道盡塗殢迴卓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張揖
緣作鸞鸞也道盡塗殢迴卓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張揖
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通曰八紘北方率乎直指師
之故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徨也通自八紘北方率乎直指師
重去意揜乎反鄉師古曰揜揜疾馳貌補注先謙曰八紘北方率乎直指師
雄鵠望露寒張揖曰此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
宋郭曰鵠越作支鵠越作支鵠越作支鵠越作支鵠越作支鵠越作支
史記及本書揚雄傳並作石闕案黃劭作石闕下堂黎息宣春

張揖曰堂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也其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交堂宮文選史記作棠正義引括地志云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昆明池西補注先謙曰同文選史記注引濯鵠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濯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即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補注士之勤大鈞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補注先謙曰獵夫之路也鈞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補注先謙曰獵也徒車之所聞轢郭璞曰徒步也間踐也轢輾也音來各反師古問作犍文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九反補注劉效曰徒字乃助辭徒猶但也若亦助辭苦預及之辭先謙曰騎上史記有乘字又通有步字史記先謙案徒有徒字藉作路文選下有臣字李善注廣雅曰若蹄足貌人諫案徒是語助則不辭若義選注得之獵者與徒車對文騎與人對文也劉說非步乘民臣四字並後人安加與其窮極倦欲驚憚驚伏怖不動貌師古曰欲音劇憚音丁易反警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應下有者字怖上無驚不被字是貌下有也字微官本作訖文選作訖史記作訖說見上不破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何反補藉藉史記填阡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它文選作坻也史記作陀陀作藉藉壙阡滿谷掩平彌澤先謙曰文選注廣雅曰大野曰平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顯天之臺張揖曰臺高十許皓天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補注錢大昭曰富樞文字荀作膠葛之宇膠葛膠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亦作寓先謙曰史記禮猶今言寥闊也撞千石之鐘沈欽韓曰齊乘左右斤曰大玉撞千石鐘萬石虞書唐書樂志漢儀云高兩枚木識其義立萬石之十枚卽上林賦所謂也鍾當十二萬斤之虞曰縣鐘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虞卿作鉅借字釋器木謂之虞郭注縣鐘磬之本植者名虞詩靈臺靈龜維傳傳者也詳上飛遽橫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曰杓案刻虛獸名也也

師古曰翠華之旗曰翠羽爲旗上葆也靈鼉之鼓曰鼉皮爲鼓鼉音徒何反又音徒丹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郭璞曰華茂也案說文葆草盛兒後漢光武紀下注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集解引郭璞曰木質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先謙謂羽葆自疑郭誤秦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不涉樹鼓疑郭誤秦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皆非也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憤陽道進塞不行其序

民氣鬱閼筋骨縮粟不達故作爲舞曰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陳之後方一歷亂黃帝平蚩謬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今本呂覽古樂篇注後漢傅作駟傳此賦李康耳亦沿聽葛天氏之歌張揖其說惟章鉅陰陳仍作駟傳引

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曰歌入曲一曲曰戴民
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六曰張說入曲也是其事亦見七
日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入曲是也其事亦見七
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補注先謙曰案文選注呂氏春秋
注以民爲氏之以遂爲育以建爲徽皆誤案史記索隱初學記十五
章鉅云按張李所見呂覽皆與今本異今本古樂篇持作操遂作
達禽獸作萬物據李所辨則今本達字爲誤索隱及初學記十五
引並作總禽獸之極與此千一人倡萬人和一師古曰倡讀曰唱補注
注合則今本萬物字亦誤千人倡萬人和一師古曰倡讀曰唱補注
離龍事類類編陳思報孔璋書曰葛天氏之歌千一人倡萬人和聽者
因以萬韶寔妄案葛天之歌倡和二人而已相如上林溢修葛天推
三成萬信賦安書致斯謬也按此職千倡萬和乃總承山陵爲之上
上文非專屬葛天當由陳思誤用不得以此識相如矣山陵爲之
震動川谷爲之蕩波郭璞曰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
無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
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嘑詩

聲嘑喻也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譌舞嘑喻許君所引卽此文
疑巴俞古作嘑喻矣先謙曰史記干子吳略蔡弘淮南員四人
曰宋音宴女萌志蔡人誦員三楚詞于吳緒蔡弘淮南員四人
千連曲是其意也數捷曲附錄楚辭行舞是其意也雖牝舞下前
散紅案巴俞蔡淮文成顛歌歌頤益州縣其民能作西南夷善
南並見禮案即演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遷
也師古曰顛卽演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遷
字也其音則同結反補注王念孫曰歌聲可金鐘也鐘之與鼓亦
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遷奏者更奏也可于王制
錯書大博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乞韓詩外傳樂部居
正作族舉遷奏鏗鎗闔洞心敲耳師古曰鏘鐃金聲也闔輪鼓
耕經鑄鑄切衡反聞音託郎反鈴音揭補注先謙曰汲古中史記
與軫古宇通官本荆吳鄭衛之聲郭璞云皆淫哇之聲補注先謙
續作論是切作初荆吳鄭衛之聲郭璞云皆淫哇之聲補注先謙
作韻武象之樂文穎曰紹舜樂也獲馮注引之聲作也官本云
公以立邊人之至於命周公踐伐之三集樂也補注先謙曰東周
成王以兵迫人之於命周公踐伐之三集樂也補注先謙曰東周
乃師逐之至於江南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調曲也師古曰衍
乃爲三象以嘉其德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調曲也師古曰衍

注引灑作河詩賓之初筵序沈湎淫液菱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故郭以陰淫案衍上之音爲流灑曲左傳醫和曰陰淫寒疾此陰淫二字所本蓋行街之音爲流灑曲左傳醫和曰陰淫寒疾此陰淫注行淫也前報長言之又文選琴賦案衍約言之則爲淫放焉此陰淫謂其過而無節也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亦曲名也續音匹人反補貌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續音匹人反補注錢大昭曰揚雄反離騷云暗襲以玉帶相糾紛結也張有以說文九閨闕二字當今之義俱合先謙曰鄢郢繽紛謂楚歌楚舞交雜並進古歌也集解引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楚之急風錢說是也引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楚之急風爲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韓休然歌樂者猶復依激楚之急風爲節也其辭張以楚爲歌曲下非詞賦三字皆楚歌也楚辭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後漢邊讓傳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選嘯賦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以激楚之南衛對文與郭說激楚歌曲合唐獨孤及詩青童如花解鄂曲起舞激楚歌序建徽震於蓮風此以結風爲歌曲曲名也陸機演連珠烈火臺新詠采簿載震於蓮風此以結風爲歌曲曲名也陸機演連珠烈火臺新詠能焚影沈寒凝海不能結風蓋歌聲哀鬱悲風爲之凝結故以結風爲曲如過雪迴雪之比矣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呿佻者也狄鞮郭說是也韋音丁奚反補注集解引徐選注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優侏儒集解引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先謙案公羊定十年傳注夾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知恥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禮記注侏儒短人也狄鞮二說未知孰是所引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恣所觀也補注有列女傳曰築造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補注先是靡曼美色也下若夫青琴慮妃之徒顧曰青琴古神女也文或云於處讀與伏字同字本作慮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文選注如淳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之神女也引絕殊離俗郭璞曰無雙也文選注先謙曰索隱引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嬾韓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畫靜養也使嬾治美好也問都雅麗也起音縹緗約也媛音嫺也或作問漢書本作問索隱引郭璞云奴好也和雅也說文嫺雅也或作問漢書本作問先謙案注司馬曰妬巧小雅曰都盛也莊作粧韓史記文選作純文選案注司馬曰妬巧小雅曰都盛也莊作粧韓史記文選作純爲凡盛美故稱會以莊爲盛飾也後人加米作粧亦見後漢梁冀傳說文婦女髻髮兒刻飾以膠削髻使就理如刻畫然也說文韓

[illegible]

小司馬謂罕車與九旒車別並斥說者以雲罕爲旌旗之非不知

其作應是此書上事五月上古冊耳其要錄上迄而論之

師古曰言不尙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削失其意矣補注劉奉世曰觀傳所云則是當刪其辭矣若是顏說則刪字爲長辭恐非傳意也亡是公云云文義一引聲類刪定也後漢孔奮傳注刪定其義篇歸於正道而論列之非刪削之謂也玩此賦文辭首尾完具即所謂侈靡失實者固在豈爲刊削之本劉氏以辭害意其謬甚矣云隱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今併入師古注索隱特存其真吉人謂師古纂取游秦之書此亦證其一

虛受堂

至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則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師古曰夜郎夜郎

浦北反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武帝開南中令蜀通夜郎

獎道令通之費功無成使者唐蒙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夜郎

索隱張揖云蒙曰思郡都尉頭先謀曰集解徐廣曰羌乃斬石通

皆西南夷後以爲解郡都尉頭先謀曰集解徐廣曰羌乃斬石通

立如已爲郎數歲是戲賊在武帝即發巴蜀吏卒千人都又多爲

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補注先謙曰

反到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逕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

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 師古曰檄文也補注先謙曰

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師古曰匈奴單于

許匈奴傳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師古曰匈奴單于

而事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康居西域重譯

齊楚之迹據史記爲傳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

西域之迹據史記爲傳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

補注先謙曰建元六年閼風王郢攻南越道 師古曰閼風王郢

王侯韓安國擊建元六年閼風王郢攻南越道 師古曰閼風王郢

古類曰南越王越王越王越王越王越王越王越王越王越王越王

也周禮世婦疏致禮亦名爲南夷之君西楚之長音魚龍反補注

子嬰齊入宿衛許南夷之君西楚之長音魚龍反補注 師古曰

情急延頸舉踵喁喁然 師古曰喁喁然也補注先謙曰喁喁然

風之狀爾眾口向上似泥解 師古曰泥解也補注先謙曰泥解

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師古曰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師古曰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也實有敬義亦有導義 師古曰實有敬義亦有導義

故也書竟典實實出日 師古曰故也書竟典實實出日

蜀之士各五百人曰奉幣衛使者 師古曰蜀之士各五百人曰奉幣衛使者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 師古曰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

制即前所謂用軍與法 師古曰制即前所謂用軍與法

三軍之眾與制謂起軍法 師古曰三軍之眾與制謂起軍法

故驚懼蜀人也索張說乃 師古曰故驚懼蜀人也索張說乃

師古所本索隱已駁之矣 師古曰師古所本索隱已駁之矣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 師古曰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

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舉燧 師古曰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舉燧

燧然之也補注宋祁曰 師古曰燧然之也補注宋祁曰

義契皋作拊搏索隱引字 師古曰義契皋作拊搏索隱引字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師古曰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師古曰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師古曰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師古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

名聲施於無窮功業著而不滅是呂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壘中而不辭也師古曰壘與壘同古野字也中古文草字補注先

若今奉幣使至南夷補注宋祁曰越本使役王念孫曰越本是

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謂奉幣以衛使者

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

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最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

私假給使吏使亦當依新本作役漢紀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補注

矣注當也較身死無名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補注

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愚使有司之若彼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作

有悼不省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曉諭百姓呂發

卒之事師古曰因數之呂不忠死亡之罪也首所具反護三老孝

弟呂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責教誨不備也補注先謙曰

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置三老孝悌以道民

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

縣道師古曰亟急也咸喻陛下意毋忽也師古曰忽相如還報日使

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

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

事詳西費呂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時邛笮之

君長才各反補注先謙曰才上官本有字邛笮西夷也

夷與漢通得賞賜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師古曰

漢吏與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再駝者近蜀道易通師古曰

邛笮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駝者龍補注流欽韓曰邛今四

川南遠府地在今雅州清溪縣唐置黎州冉駝今茂州先謙曰龍

官本注作尤案易說卦傳虞注周禮巾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車大人注並疑龍首亦是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先謙曰史記作秦時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

越諸益州也師古曰益勝也上言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先謙曰索隱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先謙案此及上文中郎將

與史記同西南夷傳建作郎二千石郎中郎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有車五騎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郎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

于壹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師古曰傳者張懸反補注先謙曰

無南字至蜀太守臣下郊迎師古曰郊迎郊界之上也補注縣令

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漢京兆河

設角弩而不用也按此負弩矢先驅之有乘高冠闊者亦射之禮

名亭長弩矢谷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

負弩是守卒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平原君負弩迎公子

於界上是也先謙案傳明言縣令負弩矢索隱謂隨時輕重又

言亭長當負弩蜀人呂為龍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華陽國志云蜀

文義兩失矣蜀人呂為龍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相如

赤車驪馬不遇故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

酒呂交驪卓王孫喟然而歎自呂得使女向司馬長卿晚師古曰

也義與向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向字作當蓋後乃厚分與其女

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呂就之耳史記相如自略定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補注先謙曰史記相如自略定

形近致誤南字衍邛笮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補注沈欽韓

州府天全州漢置邛笮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補注沈欽韓

讀如字益都郡舊傳謂之斯受華陽除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

官本闕下再有邊關二字引宋祁云治化本無下邊關二字齊召

南云按史記作除邊關益斥文選亦然然益斥二字意下亦有西

字當除之今本又衍一還字也先謙案還益斥二字意下亦有西

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若水出旄牛微外師古曰

縣平字訛也但地理志於廣平微外若水出旄牛微外師古曰

五

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曰風天

其辭曰舊注先諱曰官漢興七十有八載補注先諱曰集解徐德

反南注宋祁曰汪當作汪先謙曰字書無汪字疑汪之譌

攬誦古曰攬欲退也音入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誦古曰破音不靡反因朝冉從驍定

師古曰結屈也動重迹也楚辭曰繫報報天子也索隱本作

師古曰遠主也音干到反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三郎之土通友郎之舍詞古曰罷三手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

也業事也屈音其勿反注此亦吏者之累也師古曰累竊爲竊

石患之且云石在國楚之與中國立七月金茲多元百言已巳
詔終之許也謂江先議一誓不曰德來強誓不曰力并意誓治不

令割齊民以付夷狄無往而獲利附益之也割齊民謂賂以已

所謂吏者曰烏謂比乎語古曰烏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

云什什也情何惡聞荅言此之說凡乎遠繼之人也惡畜一旅反
 端也末部曰言一而也莊子子結若之類不客詰爲然斯事體大

國主謂官之戶祿也見也詩傳會一之行念其言不可行聞也曰言

二七八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曰爲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

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至也晏安

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蓋注引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匹寸

舊志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溫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鄒

閻頌涉秋霖鹿盆溢曰漏盆竝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慨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曰灑扶

言有餘也於彼作主則師古所見本此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

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詩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補注可堙可以禹爲堙水者始自相如而孟

堅仍之元諫曰文
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

深也。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曰安定。其災也。麗音所宜反。詹音徒監反。補注先惠曰。史記作麗。流瞻音據。顏音麗。讀爲麗。文選注引

蘇林云灑或作霽音讀並同澆灑火而天下不寧當所之所豈惟

苗通用注溫官本作監索隱引作暫而天子永寧富期之冀豈惟
民戎補注先謙曰索隱案謂非心貢於憲而身觀其勞弱臧併抵

無救膏不挂毛

步千反胝音竹尸反補注張佖曰檢字書無憾字又憾字說文曰

漢字耳合爲湊文雅導向不和師古如阿讀之必以射阿

骭胫無胠爲一句膚不生毛爲一句則長短不均先謙曰史記作
躬胫無胠文選作解胫胫無胠集解引徐廣曰胠踵也一作腠音

湊膚理也索隱張揖曰腠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腠戚
中小毛也較疑莊子云禹珥無菑脛不生毛李頤云腋白

肉也先謙案據徐張二說是無腠一作無腠無腠一作無臑臑同
湊字書無腠字廣雅奏取也周書作確解注湊會也腠亦作奏公

食大夫禮注義謂皮膚之理也張訓肅爲淺理者手足體貼則血
減理萎無腠無戚義得並通本文既作無肢不應上更有戚字傳
寫者誤書之也而右所見本已如此朱即詳審乃引張說而刪去

本尚一作威四字又不能通其讀有音無注致敗于古之疑然所見

所見本則已作臧矣文選作躬膝臆無臧膝字亦後人誤增當以史記躬臆無臧爲正孟康所見本有翫字特爲翫字立義而史記

文選本皆無之疑亦傳寫誤增也說文𩇑并𩇑也錢曰漢書字作𩇑

脂益卽累脂重脂之義謂體之輕脂重疊相並也卽字書無脂卽孟
 訓故爲義細毛也與羊訓小毛同義莊子天下篇周視自操橐
 籥而後養生之毛也
 脂間也卽脂重脂之義謂體之輕脂重疊相並也卽字書無脂卽孟
 訓故爲義細毛也與羊訓小毛同義莊子天下篇周視自操橐
 籥而後養生之毛也
 脂間也卽脂重脂之義謂體之輕脂重疊相並也卽字書無脂卽孟
 訓故爲義細毛也與羊訓小毛同義莊子天下篇周視自操橐
 籥而後養生之毛也

文所本官本注散音步局反在末是此誤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

渙乎于茲也渙音子牒反補注翟鴻臚曰今茲當作于今且夫賢

也音初角反補注先謙曰握踏史記作握趨索隱孔文祥云委

瑣細碎握齟局促也文選作喔踏李善注引應劭曰急促之貌也
習專當世又說云爾哉鮑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自誦

先謙曰文必將崇論宏議師古曰宏深也音宏補注先業垂統

爲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

也地與己并天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是曰六合之內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八方之外

合四方四維
謂之八方也
浸淫衍溢
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衍溢言有
餘也補注先謙曰淫史記作潏
懷生之

前漢五十七下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僉絕異黨之或舟車不通

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繳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通音胡孟反穀壺曰試補注先錄曰既

通謂歐何爲侵犯邊境棄而絕之又不止放弑其上顏悅非也言其於中國則已遠在其國則放弑自我言之中國爲內夷狄爲外

文義自明官本
注試作弒是
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案

泣師古曰爲人所獲而素係之故號泣也素音力追切 泣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切作反 內鄉而怨師古曰鄉

讀曰漢釋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

今獨曷爲遺己師古曰曷何也己舉踵思慕

若枯旱之望雨師古曰烏猶文上引而呂氏強用有也蓋古戾字泥乎上聖又

魚飢已焉也已止也故北出師巨諷強胡南駭使巨詐致起口誚
責也音四而風德師古曰二方之言奔集叩流師古曰二方謂西

材笑反。巴，巴風，在風化也。二方之君，鯨身化爲夷及南夷也。若魚

也止師古曰言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始能憂勤
則終獲逸樂也
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
此謂天子通西南夷憂民勤遠之事張說非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
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鴻臚曰減五皆五義俱未安詩閭宮克威厥功艱變威同也兩雅
登爲升左昭二年傳皆登一焉注登加也猶曰成同於五帝近之
下加三王不煩加字詞意皆通集解引韋昭曰成同於五帝近之
先謙曰瞿說是李言五帝比漢爲減未嘗言漢減於五帝顏蓋誤
駁文選咸作減引李說亦作比漢爲減秦隱引作漢之比爲減顏
說而倒其文尤謬又引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比以漢顯
之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亦屬曲說集解
引徐廣曰咸一作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
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補注先
謙曰焦朋史記作鵠明文選作鵠鵬解見前
而水曰蕝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
呂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音莫郎反
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震動射射能捷矢也夏育亦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險阻矚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補注劉敞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先謙曰釋詁存察也謂不及察之地顏師非犯屬車之清塵意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漢九連轡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轡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曰爲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作葉邑說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者師古曰逢蒙學射於羿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枚下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有力字官本得作能注未無也字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轍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補注宋祁曰或無近字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補注宋祁曰浙本馳字上有后字先謙曰史記有後字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馳

前漢五十七下

十一

四

先謙曰正義引張說谷上無飛字說文窾深遠也窾深肆極也楚辭飛泉之微液兮河水注崑崙山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疑張說也悉徵靈園而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張北斗杓所謂飛泉谷也頭解見上書史記作乘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時太皞之蜀也如淳曰天樞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山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已爾注宋郊曰法文五時當從宮天樞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別傳云子明於沛鉉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先謙案封禪書興人謬忌秦祠太一祠是太一為尊五帝為佐故使五帝先導而反太一也帝后土之祠是太一為尊五帝為佐故使五帝先導而反太一也楚辭東皇太一注太一星名天之尊也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也黔雷黔雷之神也選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風而見之或曰水也補注欽韓曰遠遊注云黔雷造化之神問以得失按靈或為騰或為鯢雷先謙曰史記作含靈蓋含並前長離而後喬皇服虔曰昔神名也師古曰喬音呂出反爾注先謙曰史記長離作陸離喬皇作灑皇陸離不聞有神名蓋涉下陸離而誤前長離而後喬皇服虔曰昔神名也師古曰喬音呂出反爾注先謙曰史記長離作陸離喬皇作灑皇陸離不聞有神名蓋涉下陸離而誤門兮詔岐伯使尙方應劭曰崑崙也張揖曰伯喬仙人王子喬也應劭曰崑崙也張揖曰伯喬仙人王子喬也

非黃帝本紀使志方策也師古曰伯伯猶伯人姓征召伯德
 也甫注先謙曰部史記作屬龍說屬使主耳或說云征獨役使之罪
 引作漢書者義是漢書本作屬不作詔疑傳寫誤也祝融警而躍
 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神也黃帝感氣也
 補注先謙曰天氣益誤倒屯余車而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師古
 史記作氣氣亦作雲氣曰絳合也合五采爲赤
 爲蓋也絳音子內反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張揖曰句芒東
 方青帝之佐也句芒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謂駕行也英音
 許其反何注先謙曰始史記作姁是辭招魂楚辭屈臣雅釋詁
 嬉戲也義得兩通趙注正史記作姁是辭招魂楚辭屈臣雅釋詁
 義引作將行領從者也應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曰崇
 山秋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舊道
 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
 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輞曰方馳師古曰湛湛墮墮之貌差錯交
 也湛音徒感反還音大合反輞音互也雜遝重也膠輞猶交加
 史記輶作葛索應廣雅穆葛輶也案方輶也騷擾衝從其相
 紛拏兮滂溥決訖麗曰林離張揖曰衝從入到滂溥取盛貌決
 曰衝音尺勇反從音相勇反拏音女居反滂音普離音普
 反決音烏剛反訖音於點反參音所林反輶音所室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無相字史記有麗作麗案徒當爲損之借字廣雅釋言縱
 撞也決軌一作決比亦作執軌本書甘泉賦忽軌軌而無垠文選
 作決比謂無涯際也林韓當爲淋離說文淋以水沃也下一曰淋淋
 山下水貌淥水際貌也淋一作滲河東賦澤滲瀝而下也離亦淋
 作離羽獵賦淋離靡落是也今攢羅列叢叢曰龍茸兮衍曼流爛
 俗作淋漓張揖曰淋離蓋借字
 瘳呂陸離張揖曰瘳服貌一日罷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
 反衍音丁肩反步音式爾反張云罷極義則非矣補注充謙曰史
 記攢作叢者作步俱借字多步字音當爲步多步字音當爲步
 響又以音同而通假也說文步下云馬病也詩曰步聲駱馬蹕下
 云喘息也一日喜也詩曰嘽嘽駱馬許所見諸家詩不同故兩引
 之廣雅多步也義與馬病蹕蹕思爲近張訓嘽爲罷極然王上
 文蹕不合故師古駁之詩小雅車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
 嘽嘽傳嘽嘽然盛也徒爾嘽嘽傳嘽嘽嘽嘽嘽嘽嘽嘽嘽嘽嘽嘽嘽
 樂故說文有喜義此寫如張說謂爲眾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
 淫其音義兩失矣離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蹕
 入雷室之砵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囂崑崙
 崑崙北直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堀囂崑崙不也師古曰砵磷
 鬱律深峻貌砵音普明反磷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囂音洛賄反
 崑崙一週反注充謙曰堀囂崑崙史記作崑崙鬼竈集解引漢
 書書義表也下有楚辭曰贅鬼谷於北辰九字案音人以後賢著
 前漢五十七下

作效屈原文體者統謂之楚辭對向九歎云凌驚雷以軼鬼電令
綴尾谷於北辰蓋裴注所謂謂用如此文也入雷至出雷谷出
入陰陽之界也研裴雷聲賦助結韓愈讀東方朔雜事詩
偷入雷電室驚發掉狂車輶發碎碎之異文賦歸賦歸
小聲甘泉賦雷律於嚴寥今歸古注慙見雷聲也李善文選辭
九章影石賦覺注嚴寥音嚴是一作雲坤蒼巖不平也文選吳
郭賦嚴寥巖裏注巖裏掛巖貌集韻裏或作巖亦作威嚴巖山谷
不平貌巖又偏覽八紘而觀四海兮竭度九江越五河江在廬江
兼之借字
尋陽縣南皆東台爲大江河者限度九江冠其五也贊勸
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蓋古曰服有九江五河皆非也五
河也補注先聲曰官本注未句可作湖是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
黃八紘之外有八荒東北之紘曰龍土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
方之紘曰眾安南方之紘曰反戶西南方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
曰沃野西北方之紘曰河所北方之紘曰委羽晉書陸機傳葛洪
稱校文猶惡漢之積玉無非安荒五河之吐沫泉源如一渠煎湖
雲仙詩崑崙五河是無非晉書陸機傳水也博物志
云崑崙有五色流火其泉與黃龍入中國名爲河也
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出楚辭曰楚辭曰起炎火之場里解水
于流沙張揖曰流沙也經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氣水渚
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風絕遠之水乘毛車日度者耳非熊掖弱

所翳雷師翳云雨風植既翳雷者雖多並無明據書植結洛文曰
 何伯典譯翳云雨風植既翳雷者雖多並無明據書植結洛文曰
 此文下言風伯雨師則翳不爲風師不可引他說以爲之據案
 當爲風雨神故應韋說各不同西望崑崙之軌沕荒忽兮張揖曰崑崙去
 中國五萬里天爲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
 面有九井曰玉爲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軌沕荒忽不分明之
 貌師古曰沕音勿荒音呼廣反補注先謙曰山海經云方八百里
 高萬仞旁有五門作近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嶧山相
 近黑水出其南陵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排闥闔而入帝宮兮
 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七等也補注沈欽韓曰神
 匹配而仙道自成先謙曰文選甘泉賦玉女而卻定李善注
 神賦載太陰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注則仙傳曰毛女者字
 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嶽中有一鼓琴聲是有兩玉女也
 登閭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張揖曰閭風曰亢然高飛也閭風之中
 騰也師古曰閭音浪亢音抗補注先謙曰史記登作舒遙作搖鳥
 作鳥集舒引應說亦作鳥正義引張說無山遙遠也四字有楚辭
 云登閭風而縹馬也十字低徊陰山翔曰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
 皜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
 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

者曰始欲出赤黃氣也應劭曰沔伯傳陟陽子言者則朝訃地玄黃之氣爲六氣師古曰沔音胡朗反崔音莖補注先謙曰會食幽都四字上屬爲句注春朗之謂官本作食是咀噍芝英兮噉瓊華張揖曰芝草弱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噉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遠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菓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噉音才笑反又音才瑣華玉英機又音所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噉小食也韋昭曰瑣華玉英傑祿尋而高縱兮紛鴻落而上厲張揖曰傑仰也鴻落疎踊也師鴻音胡孔反落音兮紛鴻落而上厲古曰傑音角基反祿音作侵鴻落作涌索隱漢書驗作襍襍仰也音讀先謙索襍當爲傑之誤鴻淪侵尋之借

字言漸進也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閤也人在天上下貫窮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向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下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無人下十五字有倒景曰在下五字闕一本竊門列缺一作烈缺文選謂電賦霹靂烈缺吐火施輿應劭注烈缺閃閃也火電照也倒景謂電光倒在下耳

涉豐隆之滂瀉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非日月景也

涉豐隆之滂瀉登衆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召耆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雲也清瀉雨水多

騁游道而乃出召耆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雲也清瀉雨水多

脩降兮驚遺霧而遠逝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潏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

上然受... 追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 遺屯... 寒門... 無地兮... 氣游天地之閒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 伊上古之初肇自顓臾生民... 率邇者踵武聽逃者風聲... 然之迹可... 不得聞獨其聲可風也

道者七十有二君... 乎其詳不可得聞也... 可觀也... 周郎隆大行越成... 行也師古曰... 而後陵夷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於後耳... 統理順易... 其象而家其辭也... 乎二后... 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

互見序云麋鹿頌則曰殷鑒之獸樂我君囿序云犧雙貉具抵之獸頌則曰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序云招翠黃乘龍於沼頌則曰

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先謙案竹書地出乘黃之馬管子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注乘黃神馬也翠黃卽峇黃疑

營翠以雙登借字嘗黃乘龍祇以取喻聖神馬耳語意無嫌復
招來也官本鬼神接靈園賓於閑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
注律作注是也神接靈園賓於閑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
鬼神之於閑館舍中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
下疑三字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言至德與神相通後故靈園爲
實旅於閑館矣郭璞曰靈園仙人名也徐以靈園下屬則鬼神接
當如文說奇物詭詭傲窮變師古曰傲以靈園下屬則鬼神接
書義曰傲傲卓異也奇偉之物欲哉符瑞臻茲猶曰爲薄不敢
論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

道封禪 補注先謙曰文蓋周躍魚鰓抗休之呂煥應劭曰抗舟也
煥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微夫斯之爲符也呂登介丘不亦惡乎
魚入于王舟爵取呂煥微夫斯之爲符也呂登介丘不亦惡乎
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呂白魚爲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惡乎
補注欽韓曰冊府元龜封禪三十五貞觀十一年封禪議曰請
帝登于泰山封王際于介山按此則介丘本高山名服虔曰元
帝登于泰山封王際于介山按此則介丘本高山名服虔曰元
之道何其爽與張揖曰進周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而
字也補注先謙曰於是大司馬進曰公政先進議也 陛下仁育
官本末無也字

羣生義征不讓 文穎曰諫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國之人比蠻夷爲大 德幸往初功無與二師等也曰休
烈液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眾多應期
也補注宋祁曰液疑作淡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眾多應期
諫曰液史記文選作淡索隱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李善注
引先謙造亦創也較諸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
呂況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
本記作表是文選注引漢書音義亦作紀集解徐廣曰以況受上
天之榮爲名號索隱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
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
華字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
下字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
言考台前代之君採其榮而相此況以爲號也文穎曰益欲也
典實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義也爲極其文云蓋詞義
隱說是蓋義皆非也釋名益加也加物上也言太山上帝垂恩儲
梁父望帝臨幸師古曰上尊號以比榮於往代語意甚明 上帝垂恩儲
社將呂慶成 師古曰上尊號以比榮於往代語意甚明 上帝垂恩儲
用慶告成之禮補注先謙曰史記慶作薦 陛下嘽讓

而弗發也 張揖曰不肯發意往望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
缺闕也如清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望音口計反補注
先謙曰集解徐廣曰望猶言望也韋昭曰望缺也索隱望猶言非
也應劭望字總奇章昭作缺意亦不遠案索羣臣惡焉惡愧也
隱說是釋詁契絕也廣雅契絕也望蓋借字羣臣惡焉惡愧也
音反或謂且天爲質圖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目
補注先謙曰字集解引作漢書音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
義史記無詳曰字集解引作漢書音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
問幾也 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
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後夫修德昌錫符奉符曰行事不爲進越也
文穎曰越越也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曰祗謁款天神告也款誠
也師古曰越音其勿反後夫修德昌錫符奉符曰行事不爲進越也
先謙曰史記文選曰祗作地祇官本不誤勒功中岳曰章至尊
曰益先謙曰史記文選曰祗作地祇官本不誤勒功中岳曰章至尊
山也師古曰章明也 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曰浸黎民 師古
榮作榮號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 師古

皇盛貌也卒終也前漢五十七下 願陛下全之 張揖曰願呂封
不不大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願願陛下全之 張揖曰願呂封
后因雜繙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呂展采錯事
文穎曰宋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絕炎呂展采錯事
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音火之
反錯音千故反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音火之
襲衆賢注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音火之
注略道也絕炎與末光同意文訓殊絕之明則月高夏義不貴其
選長楊賜注絕炎與末光同意文訓殊絕之明則月高夏義不貴其
也書堯典馬注采官也文選正文及引文說並作采蓋後人妄改
錯音古 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 孟康曰猶作春
也言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爲一經也
師古曰祓祓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祓音敷勿反補
還同史記作校錄集解徐廣曰校一作祓祓也音廢官本史
記述時事垂之史官此春秋家法故曰作春秋一藝 孟康曰猶作春
七攄之無窮 文穎曰六經加一爲七也師古曰攄攄也音丑居反
雅云攄攄也文選注引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英聲騰茂
孔安國尙書傳曰裴因也

實廣曰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曰永保鴻名

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舉也常為後人稱舉之首顏音誤宜命掌

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於是天子沛

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然

諱曰沛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然

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曰詠功德謂下四章

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固之賦也下三章言符瑞之意不必

也補注劉奉世曰嘉穀亦符瑞之一也此但包舉作頌之意不

別之廣謂廣聞其事王念孫曰詩王念孫曰詩王念孫曰詩王

皆為不類矣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

博廣符瑞之富也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

志之所之也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

事為詩未發為謀信為書為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

志意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

指令人緣之以自戒也故曰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

之志也沈欽韓曰內則注詩之言承也特禮詩懷之注詩猶承

也孔穎達正義詩有三訓詩也承也志也昭穆狀貌謂詩所以

功德集解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為訓孟注詩先謙曰詩所以

功德集解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為訓孟注詩先謙曰詩所以

功德集解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為訓孟注詩先謙曰詩所以

功德集解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為訓孟注詩先謙曰詩所以

功德集解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為訓孟注詩先謙曰詩所以

功德集解詩大澤之博正以承為訓孟注詩先謙曰詩所以

曰謂駟虞也殷字與珣同耳從丹青之丹音許記反補注宋一

新曰文選五臣本圖作珣同耳從丹青之丹音許記反補注宋一

誤又史記文選喜作嘉非翟鴻臚也史記同圖喜古音叶也此作圖

也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張揖曰穆穆敬也曰容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以在於大典謂能顯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
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三詩曰湯澤不遠上帝是祿
此之謂也相如既卒補注先謙曰徐廣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
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補注何焯曰傳遂終言其事
惟此盛典皆發自相如也史通云馬卿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于
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無改作固於揚馬傳未皆云
遠雖中終言相如卒後之事則非止錄自敘也相如它所著
若遺平陵侯書補注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少木書篇不采宋
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
之也補注何焯曰言由人事之見著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
李注失之然近人讀見為本字則去之彌遠矣先謙曰集解韋昭
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於義亦
通索隱引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
天道接人事索隱以之易本隱旨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
明顯也是何說為長易本隱旨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
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曰類萬物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
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

虛受堂

三

張

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補注先
謙曰集解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眾庶也小雅譏小
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之德謂後也小雅譏小
卑少之人曰對上言大人耳補注先謙曰集解韋昭曰小雅云人
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之謙案說文譏詐也廣雅釋言譏
云小雅譏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之謙案說文譏詐也廣雅釋言譏
怨也所謂小雅怨詐是也詩人怨思之作雖極哀傷憔悴每以已
身之得失為小不足道而憂及於國家之大所言雖殊其合德一
故曰譏小己之得失顏訓不詞張韋說亦非也
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
異師古曰風讀曰揚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之辭多而節
儉之言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風作調猶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
按顏注上文言次下亦同作風為是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亦
雅不已戲乎張揖曰謂揚雄之論過輕相如也史記戲作虧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卿足下則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一字次卿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薛人公孫弘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李季漢書於名字里居住往視史記

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與朱中

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澤無水曰涸

游於沼澤無水曰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澤無水曰涸

先謙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國也補注先謙曰二語本大戴禮少開篇盧注以北海為北狄

地名其言北發渠搜氏先謙曰南撫交趾文不相屬制策用為

對舉蓋謀故弘對略而不詳見武紀舟車所至不相屬制策用為

國亦不在北方顏依文立訓且詳見武紀舟車所至不相屬制策用為

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反朕甚嘉之

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

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

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

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

垂業之本也以下無一語及物鬼變化之事疑衍文天命之符廢

與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

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費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已正而

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末世貴爵厚賞

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

刑補注錢大昭曰當謂本及漢紀未足曰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

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師古曰賦斂省則古則則通官本不奪民時不妨民力

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羣臣遠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之補注

作後姚本注文改是作上師古作李奇是作是作是作是作是作是

說非也後退也言羣臣明退讓之義也說文遠復也復乃復之誤

字徐錯謂遠復也後退也言羣臣明退讓之義也說文遠復也復乃復之誤

故景文以為遠疑作後今傳為誤作後耳景文不能改遠為後也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補注先

本治下有民字引宋邵云江南本無民字王念孫云江南本是也

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人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

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

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理字官本作禮是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

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

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補注先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

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補注宋邵曰監本漸

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補注宋邵曰監本漸

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故畫衣冠異章服而

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

反補注先諫曰官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

本無亦字此衍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

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

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上之補注先

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擅殺生之柄通

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補注錢大昭曰通下脫墮字南監本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凡此

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補注宋邵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漸本云得其要術王念孫曰術字

承上文謂之術而衍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

字者是也治要引此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得其術則主

亦有術字漢紀同

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

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

天之罰禹湯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補注宋邵曰

德順之和起逆之害生補注王念孫曰和當為利草書之誤也

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臣弘愚慙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

臣弘愚慙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

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補注先諫曰

引宋邵曰漸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清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

班門外更召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清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

無先聖之名補注先諫曰官本班俱作班是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

是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

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

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曰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

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書奏天子曰冊

書答曰補注宋邵曰答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

公賢師古曰與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

然見治道之可曰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

馴服習之師古曰馴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臣聞採曲

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採謂撿而正之也累積也採音人九反補注

字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避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

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

飾曰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一歲中至左內史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師古曰說引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

之補注宋祁曰庭當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開師古曰求黯先發

作廷後庭詰並同師古曰說所言皆聽呂此日益親貴嘗與公

卿約議師古曰說至上前皆背其約呂順上指汲黯庭詰呂曰齊人

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補注先謙曰史

始下無為字師古曰說上問引引謝曰夫知臣者臣為忠不知臣者臣

為不忠上然引言左右幸臣每毀引上益厚遇之引為人談笑多

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依常稱引為人

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

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補注宋祁北築朔方之郡引

數諫引為罷弊中國引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願罷

之於是上適使朱買臣等難引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引不得一師

日言其利害十餘引無以應之補注先謙曰集引適謝曰山東鄙

人不知其便若是顯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適許之汲黯曰

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然為布被補注沈欽韓曰

公孫弘布被師古曰布被此許也上問引引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引釣

名師古曰釣取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

日侈擬於君師古曰擬也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

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

近也師古曰比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引下至

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補注先謙曰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引為

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漢書補注 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官公卿表引為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

於三先是漢常引列侯為丞相唯引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

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引授

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引顯重而文德引行褒

其引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引為平津侯補注南史

高成縣屬渤海郡宋白云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其後引為

平津縣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其後引為

故事至丞相封引始也時上方興功業舉賢良師古曰舉引

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引延

賢人師古曰問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遊當庭門而引賓客引別於

大賢次曰趙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職

實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

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義居接士之館姚鼐曰此閣是小

門不以賢者為吏屬別開門廷之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顯

為東閣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閣祭酒甚多此則正是參

佐耳又有西閣祭酒如孔琳之為桓元太尉西閣祭酒是也蓋公

卿及州郡皆得作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閣自

別而書籍字形往往互當各隨義正之先謙曰官本閣作閣自

與參謀議引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

一斛春九斗曰粟廣韻粟精細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

也不當作粟先謙曰官本作粟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才脫粟

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

被弘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師古曰才脫粟

儲諸字外衣麻桌內屬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

達惡實不達故人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奉祿皆引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

內深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多所忌害也補注王念孫曰意忌二字平列意

意疑也陳平張敖疑故曰外寬內深廣雅意疑也文三王傳顏

鴻二傳並同此文諸常與引有隙補注南史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引力也後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引病甚自引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

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

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糲也脫恐病死無引塞責師

漢書補注 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一一九一

曰塞當也補注 先謙曰塞谷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曰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曰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曰自治知所曰自治然後知所曰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曰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勞陛下下過意權臣引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意猶言過垂意先謙曰官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引行能不足師古曰不臣稱師古曰不加以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曰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補注何焯曰淮南輕宏至有發蒙振落之語當日治其獄無有不聞於上亦非得已也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補注錢大昭曰成下脫上

前漢五十八

七

字南蓋本闕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上遭遇石武師古曰石亦上武耳補注先謙曰遇官本作禍據顏注亦當是禍字史記作遭遇索隱引顏云言遭遇亂時而上武也又與此注異疑遇字案文與禍相步因譌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蓋常思此不息於心也補注先謙曰知謂知朕意也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此答其歸侯之意善善及後世謂也傳國為侯行者所以行賞也武帝自言身任賞罰之權與史記文義各別而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恙也補注先謙曰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上復初也補注先謙曰何憂於病不止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曰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補注郭嵩焘曰後漢陳忠傳注古者召吏休假曰告汲黯傳發多病上常賜告者數賜告兼賜牛酒雜帛也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

年八十終丞相位補注先謙曰陳鵬年云按史記弘以建元元年徵為博士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凡十一年七十一是年即弘以博士為左內史元初三年為御史大夫年七十五五年為丞相年七十七元符二年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踵也屈音丘勿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不能進賢或不繕修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補注郭嵩焘曰息夫躬傳寄居丘亭師古曰丘空也當時或名空虛為丘虛依師古前注則此不當至賀屈氂時壞弓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補注先謙曰讀處為廐在廣下唯慶曰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曰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曰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衣股有品補注先謙曰自本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與內富厚注併入而率下篤俗者也前漢五十八

前漢五十八

八

而外為詭服曰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遠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服之服也補注先謙曰本作厚富夫表德章義所曰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賜也反適讀曰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補注何焯曰此券借安以資褒卜式河南人也曰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身出後漢書曰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師古曰牧羊官本少作小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寬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寬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欲子何欲而然此傳新去數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始

末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為傳與式曰天子誅匈奴
食貨志復矣且贊語以式實直配汲黯尤覺不倫式曰天子誅匈奴
奴愚巨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
曰聞上旨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不可引
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師古曰報不報則疑為不報
引言矣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
倉府空師古曰倉府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無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呂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
民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助下有籍字式姓名上識式姓名曰是
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戌
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
人也師古曰一說是補注郭嵩壽曰漢律賸更過更謂之繇成出
錢給代更者皆官主之故名更賦外繇正謂出繇成錢者下云式
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
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
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

前漢五十八
九

藏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呂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
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呂風百姓師古曰風
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中蹻
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屨並音居略
宋師古注先謙曰官本正文中作草注作蹻即今草屨也引
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上過其羊
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呂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
除也音兵呂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郎巨反公孫弘傳義之所去
也下韻音巨呂反巨與邱同兵乃巨之誤文巨去雙聲兵去非雙
聲也呂與巨形毋令敗羣師古曰敗羣謂之不別相染汗或能合羣致死
涉遂誤為巨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
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呂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為齊王
上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下令字

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
其驚下者宜出財呂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
威強而不見

侵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及臨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
呂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補注錢大昭曰時式為齊相故即
手七百人引張命中新唐書杜牧傳今若以青州弩上賢之下詔
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直報怨曰德
孔子下言曰字是引宋祁曰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
注交南本作孔子之言曰

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
徵也繇與繇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
征南越也言無欲富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舊
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灼是
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補注先謙曰余謂繇說是官本無晉灼
四字隨政著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
謙曰官本著作番與此同番作番豈是惟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
注文音上作番與此同言下多一其字或故師古曰言不惑
惑於利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先謙曰日本書惑多作或日者北
邊有與師古曰日者往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
日歲惡猶凶歲也禮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
於內矣師古曰其賜式爵闕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黃金四十斤以理度之十元鼎中
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
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師古
日文章謂文物典章也賤秩為太子太傅呂兒寬代之式曰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治尚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
詣博士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
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享炊也養音七
凡眾也養王給享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享炊也養音七
向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千
錢與之俱入辟雍中相與相親韓弟子韓生謝遺相工通刺兒寬結膠
漆之契從舍從寬深自附納寬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思深踰時行
於骨肉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舉在本朝遂至太傅時行

賈作補注先謙曰賈作爲人庸也可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

如此曰射策爲掌故補注周壽昌曰掌故太常主故事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補注

是也補注六百石舊制亦有此廷尉官屬不與郡卒史同文學卒史主行

文書下云陰爲從史後又以爲奏議掾似卒史有員額從史無員

領其秩又在掾下廷尉左右平秩六百石掾史之屬自當下之故

知蘇說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補注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屬綴也

非也補注然儒於武乃與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

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補注師古曰史謂而寬曰儒生在其間見

謂不習事不署曹補注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爲從

史補注師古曰從史者但只之北地視畜數年補注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

史補注官僚不上文書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諸司公補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補注師古曰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補注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

皆服補注秦字先謙曰一當爲下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

其材補注曰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曰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

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補注

日補注呂寬爲奏獻掾呂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

夫呂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補注師古曰說從問尚書

一篇補注宋朱一新曰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補注先謙曰表寬既

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補注師古曰下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補注先謙曰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

表奏開六輔渠補注劉德曰於六輔渠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溝瀆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曰益溉鄠國旁高仰之

田此則於鄠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呂輔助溉灌耳今雍

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補注定水令

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轍是也爲說三河之地哉補注東本之

呂廣漑田補注師古曰爲用水之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補注宋祁

此也補注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補注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土

代反補注先謙曰裁審度呂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呂負

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經屬

不絕補注師古曰絕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

以器皇疏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整輿猶以布兜兒負之

背也此經屬即上擔負者師古安謂繩索相屬先謙曰輸租經屬

不絕承上牛車擔負言故顏以爲取譬是也沈云卽上擔負者經

屬但言負亦不言擔也說文線下云撝繩也撝下云撝兒衣本不

相涉後混爲一故注家多互訓補注經屬經屬也經屬經屬也

紀李前注經屬一故注家多互訓補注經屬經屬也

故文選蜀都賦藏銀巨萬劉注訓經爲錢貫也補注課更曰最上由

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補注師古曰放依諸儒對者五

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

足呂封泰山上奇其書呂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

張晏曰統輯輯也如指曰縣數之元也臣讀曰統猶總覽也指

當作輯師古曰輯輯與集三字並同度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

木壞曰當爲輯不通補注齊召南曰按師古輯輯與集三字並

同是也但度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據何本錢大昕

曰權當爲輯度書輯五瑞史記本作輯秦始主紀傳志亦與

輯義同小顏既知輯輯集三字相同何又誤讀說爲不通邪且度

書輯字亦不從木注文當有路誤朱一新曰顏云壞說不通者謂

輯輯本同字不煩改讀乃謂輯爲輯是未明同字之義爲不

通也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補注師古曰鄉讀

也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

之義不著于經補注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呂非常呂爲封禪告成合

祛於天地神祇補注李奇曰祛開散也字先謙曰李訓祛爲開義本廣

雖然於文義不辭文還無賦注後漢班彪傳注並云祛祇也祇戒

精專呂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補注師古曰唯聖

主所由補注先謙曰制定其當補注師古曰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

大事優游數年補注師古曰言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補注師古曰所

有執補注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補注師古曰極正也周金聲而玉

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肅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曰儒術進劉向王褒曰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
臣師古曰召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補注先謙曰史贊無
嚴延年張敞年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
帝時補注郭嵩
禪曰發當作參諸名臣經文其
諸二字多連用益一聲之疾徐

虛受堂

五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終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蘭臺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師古曰稱爲兒者還

鼠盜肉父怒苦湯掘鼠得鼠及餘肉補注先謙曰史劭鼠掠治

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達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接也

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補注錢大昕曰傳當作

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達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接也

者錢說非史記酷吏傳亦作傳集解引蘇林曰謂傳回也爰易也

以此書易其辭處獄補注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爲易與韋訓換同湯爲兒戲不必如平

爰書也先謙案蘇訓爰爲易與韋訓換同湯爲兒戲不必如平

之益此數者皆見之文辭劾一也爰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

獄成矣掠治適有爰書訊鞠然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

後論上放正言父視其文辭也補注宋祁曰顏解其獄似失其意直

謂成文處正其罪而後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先謙曰治獄之文

已具於上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補注曰決獄

也補注劉奉世曰傳非速也若傳速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

因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獄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

從俗呼爲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沈欽韓

曰湯父爲長安丞主獄凡傳速出死之事皆令書之非泛謂律

令也先謙曰劉訓爰書於義亦通但謂父以此使之書獄則非

湯父驚異其文辭令書獄使練習非以其曉書體也沈說近之

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侯爲諸卿師古曰姓姓諸侯召南曰

侯趙兼以淮南王舅得封然當孝文帝六年即以罪免矣此周陽侯

即田蚡弟田勝孝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下文

言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周陽侯姓趙

不亦誤乎王啟原曰田勝爲卿百官表關蓋在景帝後元之末

貴人補注先謙曰周陽侯偏見湯於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呂湯

爲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

爲此官也調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

吉徒釣反漢注方中天子即位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

謂掘地爲坑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

諱也武安侯爲丞相師古曰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

蠱獄深竟黨與上目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

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守職之吏湯注錢大昕曰以循

拘制守職之吏使不得出入李慎曰按刑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

見知故嚴監諸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殺出之誅所以深文拘

曰王李說是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

兄之如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目御人師古曰御人其始爲小

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師古曰乾沒射成敗

待之得利爲乾利爲沒師古曰乾音干補注沈欽韓曰此言無

所將而沒取利今猶有乾折之稱晉潘岳母誚岳曰汝當知足而

乾沒不已乎與陸沈義相類沒爲已有如水盡酒也諸說以沈爲長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

曰陽以道義爲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補注二

許也道義之德言稱許之中心故云浮也補注二

史記作陽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湯決大獄欲傳古義

浮慕之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補注先謙曰用

疑法奏獄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王

念孫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漢書皆有亭字史記平字衍文師古爲

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亭字先謙曰亭即平也此平字衍文師古爲

見本多平字是見本無亭字先謙曰亭即平也此平字衍文師古爲

記無平字是見本無亭字先謙曰亭即平也此平字衍文師古爲

以右已說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上

白也請也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上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補注王念孫曰下奏字上

職官七同奏議疑御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

之詞類通上平亭疑下釋之詞非承上上所是受而著議法廷尉

挈令師古曰挈在板挈也師古曰挈音計反補注先謙曰言上所

允行者則受而書之於板若其上謂之事爲定法復舉此以宣

布上美江周傳云後主所是疏爲令也挈舉也史記作挈借字挈

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

引徐廣曰應一作權是徐所見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

本有作權謝者推即權之壞字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

細讀必引正監據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此師古曰謂如天子責

耐有正左右監皆秩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廷

徹曰上責臣此所字耳安斷之先謙曰史記作固爲臣議如上責

臣明漢書如下此字爲衍文也對說上責臣上當有固爲臣議如上責

五字轉罪常釋臣瓚曰謂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迺

監據史某所爲師古曰謂非當朝奏者補注王閼運曰間即奏

集辭引徐廣曰謂答問也如今制曰問矣先謙尋上下文義連爲句

屬不當於此處分別當朝奏與否史記問字亦未安王說是也其

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補注先謙曰所治即上意所欲

學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補注劉攽曰史

史記下兩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謂詆也音丁禮反其

其下並同四字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

言李奇曰先見上言之欲與輕平故者見原釋也如滔曰雖文

其聖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

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聖上裁察爲此人所

希恩者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望其來奏之前口豫言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王閼運曰希與古字通不

必添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謂利通之令得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謂問也造音七到反是呂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

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

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

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閣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非誅後

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爲功

多此類是益尊任師古曰可湯所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爲功

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符三

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遇湯應補其缺史記表是會渾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

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

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耒疆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師古

輔法出於安羊告緡出於楊可然非倚湯不能取信於天子以酷

虐助而成功之故湯每朝奏事諸國家用日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

幹補注劉攽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

日晡當屬下句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

解徐廣注時李蔡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

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補注劉攽曰並音於是

痛繩巨臯自公卿曰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

隆貴如此補注宋祁曰南本漸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

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

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然也然擾動之貌孝

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曰謂諸公也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謂諸公也補注先謙曰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

記詐景帝往來東宮問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

不議征伐之事師古曰謂諸公也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虛

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呂深文痛詆

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補注先謙曰

引宋祁曰漸本此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乎師古曰博士之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師古

平官故呼爲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間師古

史曰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師古曰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

計也兒詰自辯而曰能遣遣山乘鄣師古曰乘也登也至月餘匈奴斬

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懼師古曰震懼也失下誤重失字官本不

反補注先謙曰失下誤重失字官本不

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千

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爲小吏之時及爲大吏而甲所呂責

湯行義有烈士之風師古曰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引傷

湯者不能爲地服虔曰薦猶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

能爲湯作道地蘇林曰薦猶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

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誰謂爾不爲道地也蘇林曰薦猶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

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書簡閱數從中文事也

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漢書爲名每欲傷湯也先謙曰史記

劉訓是言李文籍閱內中文事爲名每欲傷湯也先謙曰史記

上屬爲句不能爲地不爲湯餘地也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

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

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

怨之師古曰謁居病卧閭里主人

病爲謁居摩足趙國呂治鑄爲業王數訟鐵官師古曰

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記

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

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師古曰官本注

文作獄官無導也引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欲陰爲之而陽不省師古曰謁居弟

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師古曰謁居弟

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

送死也補注沈欽韓曰唐書王與傳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

里俗稍以紙爲錢爲鬼事清異錄葬家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

帖標四界及若主名意謂亡者居室號曰券臺朱子云埋地券處曰

券臺埋書附若主名意謂亡者居室號曰券臺朱子云埋地券處曰

是四隅所壅不在家藏中也承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此要約至前天子之湯念獨丞相呂四時行園當謝補注沈欽

元聖五百八十七唐舊制每年四月之月嘗遣使往諸陵起居蓋

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首

行事與漢丞相四時行園之制不異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首

曰豫無豫謂也丞相謝止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不于其知故縱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

其罪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呂

衛至右內史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作王量量邊通學短長師古

長衛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

向之戰國策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長短衛也補注沈欽韓曰劉

用愚人之所長唐趙鼎著長短經命名本此先謙曰官本師古作

應劭是集解引作漢書音義此下引張晏不當在師古後也正剛

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長短二集解作行長短剛

體於湯師古曰謂

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呂宗廟事此

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師古曰左證左也

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

大相左也右助也左右皆相佐助之義左即佐字楊惲傳左

證明白證驗也謂其事有微驗左者從旁佐證成之證以事言

左以人言助之以實其語也凡手之用順者爲右相指者爲左助

言當時在左右見此事者也與此注並據左右爲訓誤曰湯且

欲爲請奏補注先謙曰史記

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

知益居其物師古曰

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曰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使

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主簿之簿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古師

曰分音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今人言君皆有狀

宋祁曰南本今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重欲令君自為計言引決

也何多自對為師古曰言湯遇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

吏陛下幸致位三公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位字引宋祁無自塞責

塞責也言無以答上責望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

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昆弟

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

補注何焯曰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先謙曰被蒙也何厚葬為載呂牛車有棺而無梓補注

曰欲令湯資狀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補注先謙曰乃盡

按誅三長史丞相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子孺少呂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

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具作其事補注郭嵩燾曰續志尚書令掌

四人分四曹武帝時尚書未分曹凡文書皆總理之亡書三篋即

所下尚書文書也具作其事謂最舉其事所下文書皆能最舉其

事無所遺失不必其文皆記錄也安世因給事尚書後購求得書

遂識其事情事明顯而詳後人遂失其義矣後購求得書

呂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

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

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呂朝無舊

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呂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呂康寧夫親親

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

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詔曰補注先謙曰

字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

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呂安宗廟其益封萬

六百戶補注先謙曰據表凡萬三千六百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干

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

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呂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勳百寮是呂

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鄉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

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呂示天下顯明功臣呂填藩國師古曰填

毋空大位呂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所呂安社稷絕未萌也師

曰未萌謂變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

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

其位呂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

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呂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

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

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誠自量不足呂居大位繼大將

軍後唯天子財哀呂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先謙曰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

更作更誰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

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呂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

呂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

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

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呂問左右乃

赦敬呂慰其意安世驚恐師古曰驚也職典樞機呂謹慎周密自著外

內無問師古曰著明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

病而移居補注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先謙曰後說非師古曰與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曰為舉

賢達能補注先謙曰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報者

此入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補注宋本師古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

有私邪謝絕勿復為通師古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

功高不調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平絕不許補注先謙曰言人臣所執持是職

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問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曰為

過失師古曰問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曰為

議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

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

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呂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反

如何呂小過成罪前漢五十九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已悲怒誅汗衣

冠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

五補注初學記職官部下卿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

字通典職官七同周書曰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

婢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女侍史二人

皆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自

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補注先謙曰官本自作告郭嵩燾云自

署無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

延壽求出補吏上曰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

為左曹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康元年北海太守張

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師古曰

日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師古曰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師古曰

許妃曰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

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曰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

也補注先謙曰廷課師古曰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

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補注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

字補注先謙曰官師古曰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師古曰

本注在無子下師古曰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師古曰

子別有一子乃下交所謂孤孫師古曰彭祖父小與上

同席研書指欲封之補注先謙曰書指欲封之師古曰彭祖父小與上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波反補注

獨舞翁舍南八字為一句謂處師古曰居冢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置三十家於此地也師古曰居冢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

導師古曰修文學經術惠恩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諡曰陽

都哀侯補注先謙曰賀以彭祖為子而彭祖仍稱賀賀有孤孫霸

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

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補注宋祁曰浙師古曰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

已百萬數文選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師古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也師古曰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已能殖其貲師古曰富於大將軍光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

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

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

逸悖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

在位臣請免放歸國呂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也厭滿也音

一豔反補注先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

入侍中太后呂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

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

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

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

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

戰鬪方略山川形勢補注王念孫曰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呂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

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

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

為武始侯補注錢大昭曰別鄉疑當作別邑上文所謂別邑在魏

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又云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

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案富

平不屬魏郡則武始不得稱富平之別邑此自富平之別

鄉耳章懷注范書亦云武始縣屬魏郡益未細檢此傳也張湯本

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凡三徙復還杜陵

補注王啟原曰延壽以後不隨陵者元

帝後園陵不邑故張氏止杜陵居焉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

屬文傳通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補注周壽

昌曰藝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韋昭曰商受

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即在

漢書中未經別出邪商字于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

著尚多王尊傳當是商作元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

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排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

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虛受堂

十四

張湯傳第二十九終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纂修三級 王先謙補注

杜周補注先謙曰正義引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呂周

為爪牙補注先謙曰正義引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呂周

而失人邊失亡亡上有云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是所謂論殺甚多奏

案中意任用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而內深

次骨李奇曰其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其治

大抵放張湯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補注李慎曰司相吏

反史記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擠師古曰擠墜也上

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

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衛國也

言其大耳耳豐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論衡正說

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按律令國

家所重故長亦二尺四寸也郭嵩燾曰蔡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

簡如此說文微二尺書段注引後漢光武紀注說文以此微與簡書長

有異也儀禮聘禮疏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又云春秋

經謙半之論語策八寸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左傳序流又云春秋

以尊經儀禮疏云二寸蓋有脫誤合諸傳記之策長不逾二

尺惟刑書策三寸朱博傳云三寸律令以從事正以異於常簡

故自漢初沿以為三寸法左傳昭六年鄭人將刑書昭二十九年

皆趙鞅荀寅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疑自春秋以來刑書皆

用鑄定九年竹簡私造之故取簡易書之竹簡說文范氏簡書法

有竹簡三寸者以示嚴重不可移易其他簡策無及三尺者姚鼐

言漢官書制必三尺天子詔亦三尺沈氏因據春秋緯之文以漢

尺二尺四寸準周之三尺不知簡策長專呂人主意指為獄獄者

短諸儒但據漢制言之於周無與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

固如是乎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前主所是著為

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唐六典凡文法之有條一曰律二曰

令三曰格四曰式五曰制六曰令七曰條八曰目九曰目十曰目

此而後之謂令施於已然之謂敕設於此而使之彼之謂格設於

法無一成惟以是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

當其時為是耳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

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治日郡吏太守也交頤曰

國秋冬遺無書吏按訊諸因此言公府及郡國之獄皆由廷

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

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

呂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是問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

救十餘歲而相告言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

法深刻故也大抵盡誣目不道旨上師古曰抵誣也並音丁禮反

更音工衡反不道誣矣更無所謂不道以上也索隱道字絕句廷尉

以上屬下讀謂吏具獄以上之廷尉及中都官也似常從之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獄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

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補

先謙曰公卿表周為廷尉十一年免數之應在天逐捕桑弘羊衛

皇后昆弟子刻深補注先謙曰顯炎武云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

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之謬如此先謙案周天漢二

年為執金吾三年逐捕桑弘羊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

之逐捕桑弘羊在周時史記周傳明言逐捕桑弘羊治也後七年為

和元年乃書重疊起二年衛皇后弟太子長平侯坐巫蠱誅逐捕

此亦桑弘羊事不相涉據公卿表周為執金吾時弘羊為大司農

故武帝嘉之必牽合後事以此傳為謬失理甚矣上目為盡力無

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爽河爲郡守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周子延壽延考延年最幼昭帝初爲吏則爽河爲郡守者延壽延考也何焯曰延年先生書田仁初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家訾累巨萬矣與貴同師古曰嘗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道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補注宋祁曰空字下疑有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楊敞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病而移居補注先諫曰前說是已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補注先諫曰初首先三字同義復出

前漢六十

三

不辭初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曰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補注遷孫曰通志引風俗通云董狐爲晉侯史官後因氏焉先諫曰通鑑胡廷尉武帝時有侯史光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其治之也補注先諫曰官本父謀反而侯史吳賊之非匿反者適匿爲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也即曰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嚴其事也補注桑也即曰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江南木後字下有使字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爲謀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示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補注先諫曰官本注言作于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已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巨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補注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曰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詆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也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言於下以市惠皆其素行願讀好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狀猶言無禮延年愚曰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爲故舊又嘗及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師古曰峻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曰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難也光曰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曰及以此爲重事也

前漢六十

四

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補注先諫曰姚範云言不窮竟其事耳十字一句讀案顏延之說並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此類也本注在宜修孝文時政示已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不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補注先諫曰此謂令延年平處復奏延年乃擇其可試以官者言之於止言字下屬若於後奏下則言字則可官試音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已狀聞師古曰可官試蓋若今之試用官員外則至爲縣令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內則兩府除用則持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注先諫曰官本持作持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書丞相御史章或下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延年平處非徑下之延年也上書言便宜尤與廷尉無涉漢官儀諸

史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左右曹所謂諸史即左右曹也屬侍中延年特爲右曹給事中平處所奏事或由丞相御史除用或由廷尉議罰第其功罪分別下其章兩府及廷尉行之上云平處下云分章係兩事與下典領方藥皆侍中所領職延年爲光信任故常專主其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事也如顏失考

昌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曰定策安宗廟益戶二

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表延年始侯千三百戶此傳云益戶二千三百凡四千三百戶則表延年始侯云益三千乃二千之訛傳不數六十者舉大數也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顯陰侯灌

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

臣侯表述云便梁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誤爲便耳

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警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曰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

事官職多姦遺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補注李楨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

日太僕掌典馬故有苑馬及官奴婢師古曰延年選用良吏捕繫豪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曰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

日比於諸郡上曰聖書讓延年師古曰延年選用良吏捕繫豪強補注劉奉世曰繫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從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補注

何焯曰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兩吉還言舊之故也錢大昭曰公卿表作五鳳三年六月辛酉漢書儀云大夫和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夢於大道獲保宗廟統統師風夜思已失不還

康寧蓋思百姓未能較於戲御史大夫其師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慎哉不助於厥職厥有常制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以民虛諱朕躬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乃以法爲命可不慎與於戲御史大夫其誠之此其策命之詞也

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曰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牛字引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

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駟馬罷就第

後漢與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轡輪椅鹿較伏熊軾卓蓋倚鹿較者蓋立鹿較於車之前兩轡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補注先謙曰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郎本始中曰

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

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微案已具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

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元光引宋西羌傳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

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緩年坐盜賊多免七年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

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目目無見也偏盲者見者始爲盲語移轉也補注穆荃孫曰兩目無一也今俗適以兩目無見曰盲今欽一目故謂之偏盲非語有移轉也故不好爲吏茂陵

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俱目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目相別師古曰俱目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

字連讀京師衣冠謂欽爲盲師古曰俱目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

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師古曰俱目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

爲盲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欽惡目疾見詆毀也音丁

反適爲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

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時帝舅大將軍王鳳呂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

前漢六十

六

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開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開讀曰開鋪
本無軍字諸本皆有予謂當存軍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周書
昌曰讀漢書武庫令一秩六百石主兵諸先謙曰前紀成帝建
始三年作大將軍武庫令一秩六百石主兵諸先謙曰前紀成帝建
杜欽不重軍字通鑑同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曰好
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
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
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制以刺今之者也師古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
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不言天子禮記鄭注云帝嘗有四妃象
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嘗有四妃象
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又增以三三兩九合三十二
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夏制也殷人又增以三三兩九合三十二
九人兩人上法帝豎立正妃又增九八十一合之百二十人其
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蔡邕獨斷天子一妻八妾以上三
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妻九女蔡邕獨斷天子一妻八妾以上三
說皆與實說不合班氏白虎通義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
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王度記曰
天子一娶九女此同墳說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
而不必爲夏殷之制爾所曰助德理內也婦姪雖缺不復補所
音一丁反窈窕音徒了反

呂養壽寒爭也

師古曰

呂養壽寒爭也師古曰養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養女也故后妃有貞淑
之行則肩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則壽命
不究於高年師古曰書云或四三年樂之從周或克壽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五六十年或四三
年謂過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男子
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
而不目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
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莫是呂晉獻被誦讒
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
鄉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鄉道也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
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
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

正文作毋必有聲色音技能願所見本尙不誤後人傳寫誤削色
聲作聲色則音字爲贅文矣通鑑作毋必有聲色技能則去音字
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
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
作也哀太子之放逐師古曰哀太子之放逐幽王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
是卞音盤補注故師古曰官本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
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唯將軍常曰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
爲故事無有欲復重言師古曰重言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
忽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
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
宣之賢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賢
宣文以殷高宗周宣王並稱以其爲中興之君也宣紀贊仲德殷
宗周宣即以此義屬亦近也近屬猶言近禍敗爲常不由女德是
今李尋傳故屬者頗有改變與此義同

呂佩玉晏鳴關

師古曰

呂佩玉晏鳴關師古曰晏鳴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
也補注至孫曰何焯云劉氏校本注文鳴玉而去君所也下鳴字蓋孫
案此字當有后夫人雞鳴即起鳴佩玉而去君所也下鳴字蓋孫
言故佩玉晏鳴關王后之晏起先謙曰列女傳魏曲沃負篇云
周之康王夫人晏起鳴關雖孫見思得佩玉而去君所也下鳴字蓋孫
篇周哀而詩作晏康王時也康王德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晏
安後漢紀初鳴云昔周康王時也康王德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晏
宮門不擊柝關雖之人見幾而作古文苑載張超詩青衣哀云周
漸將衰康王晏起鳴關公喟然深思古道感破關雖性不雙侶但願
周君晏起鳴關與斯微漸漸論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劉向見
充君晏起鳴關與斯微漸漸論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劉向見
索隱作青衣志志蔡邕詞淫作詩規之皆用魯說是此詩乃刺康王
后夫人作者是學公也本書匡衡傳衡引齊詩說及王應麟詩攷
引韓詩說皆與魯詩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
說同知毛傳非也

豪釐以千里故 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

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幸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

本曰玄誤官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

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

字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

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

法制補注先謙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呂忽不可呂遜李奇曰

師古曰遜與委同補注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

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

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

放舉欽補注齊召南曰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

先謙曰喜宣帝功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

臣齊氏偶有不照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

言之士將曰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補注先

也周禮地官序官迹人迹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跡謂尋求而知

之也後漢儒林傳薛舉之迹迹之所由致注跡猶尋也顏延之為寶字

而訓焉觀得之蹤迹非是季市傳迹且至臣家注迹謂尋其蹤

迹也平當傳宜深迹其迹注迹謂求其蹤迹也此二迹字皆當即

訓為尋求之臣欽愚意經術淺薄不足言奉大對謂師古曰大對

注並失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曰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或

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補注先謙

或臣子背君父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

人事曰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

心師古曰刺戾也昔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

日三垂謂東西南北也補注殆為後宮師古曰始近也何呂言之曰日戊申

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

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補唯陛下深戒之變感呂類相

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呂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

呂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離離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

興師古曰解在五志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石經詩高宗之享國

丁百年與劉向五行傳同則漢時古今文皆云百年竹書紀年武

古文之後故無遜作五十九年要在此所應之應之非誠不立

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

三榮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榮惑守心太史子韋謂移之於

之退舍景公享延年之祚也補注呂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

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求之而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

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從也親二宮之寶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

養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補注致晨昏之定省補注先謙曰官

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

授位殫天下之財昌奉淫侈置萬姓之力昌從耳目師古曰殫置

日近詔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在嚴信讒賊之臣呂誅忠良賢俊失

在嚴穴大臣怨於不目師古曰目在嚴穴謂惡處嚴穴朝廷失之

以師古曰目不見用而怨也補注王念孫曰失寵為失之佚雖

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昌佚

豫為不可昌奢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昌全眾庶之

命臣欽愚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

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

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昌師古曰昌以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昌經對師古曰

經義以對補注先謙曰官本據作取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不信

前漢六十

工

前漢六十

士

亦別也合則進不則退辨之盡然守而不移故曰執進退之非主

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自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

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

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軍人之意皆不如也補注宋祁曰南本

主上昭然知之師古曰援書稱公母因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

故舉援不遺師古曰援書稱公母因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

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

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已議朝廷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

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

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為坐言事也補注周壽昌曰

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而已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

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優游不仕曰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

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曰列

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補注錢大昕曰業

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

淳于長不後業坐法免官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帝鴻嘉三年

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

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

昌曰長母王若元后姊李順曰願勿復用前事相傷定陵侯既出

關伏罪復發師古曰長與許后

奏業聽請不敬師古曰受立屬請為不敬補注先謙曰立與業書

坐免就國其春師古曰二年

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

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

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辟

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補注錢大昭曰在

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補注錢大昕曰翟

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

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

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丞也名隆

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補注先謙曰弟

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

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

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

嘗獲尊官補注先謙曰丹前親屬臣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

求福幾獲大利補注先謙曰莫如先考驗補注錢大昭曰莫如太山人官至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補注古曰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

無所畏忌補注古曰縱欲呂熏輒天下補注古曰報私橫厲

不望風而靡補注古曰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補注古曰骨肉親屬

莫不股栗補注古曰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曰安國家也

今聞方進卒病死補注古曰不曰尉示天下補注古曰傳尉安黎庶尉慰

平也是尉亦有平意上云廣持平例此云尉示天下言持平以慰

安天下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曰戒來今會成帝崩哀

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補注古曰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因無異自佐史曰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蔽皇子不輒自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補注古曰比諸惡故許后被加罪補注古曰被誅破

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補注古曰兄

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

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補注古曰孤獨特立莫可

振救權臣易世補注先謙曰意若探湯補注古曰言重難之宜蚤曰

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補注古曰其希有也誠

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曰填天下補注古曰填此人在

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

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補注古曰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

師曰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

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

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

遷上黨都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哀帝建平四年業為太常三

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補注古曰先謙曰選舉復就

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曰前罷

黜故見闊略補注古曰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尙帝妹穎邑

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

侯傳子至孫絕補注先謙曰業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

徙杜陵云補注先謙曰前漢六十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補注古曰言其子德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補注古曰提

衡常言提衡也臣等曰衡平也至於建武杜氏爵過獨絕補注古曰建

武之後漢氏尙有提衡侯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補注古曰建

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補注古曰元功勳曹張陳之自謂唐杜苗裔豈

其然乎補注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補注古曰謂唐杜苗裔豈

謀而成呂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補注古曰微

補注王念孫曰關雎見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

說也關雎王晏而如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焉補注古曰志賦亦云

美關雎之微微今思王道之將崩顏說未稿先謙曰官本妙作細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補注古曰抵隄言因勢而擊

也詩乘彼坳坳傳坳坳也管子篇形篇注坳坳也抵隄謂因其

漢書補注 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毀而擊之如効方進於已死及哀帝立而排擊王氏皆所謂抵其阨也師古謂擊毀之非是一說亦非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興虛受堂

七

杜周傳第三十

終

漢書六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人也補注宋祁曰也字疑可刪建元中爲郎

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國也呂其頭爲飲器

卓昭曰飲器神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

古曰匈奴傳云呂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韋云梓榆晉云獻子皆非也梓榆卽今之偏榆所以盛酒耳非用

飲者也獻子發器所以使便者也神音聲補注沈欽韓曰趙策以

知伯頭爲飲器呂覽云斷其頭以爲觥則云虎子者月氏遁而怨

非也元僧揚建真伽載理宗頂骨爲飲器胡俗同然月氏遁而怨

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兵始於元光二年馬

邑之役而建元中卽欲事滅胡則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補注先 適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

諫曰史記大宛傳索隱更經也 與虛受堂

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名其父甘父師古曰

蓋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補注劉敞曰奴甘父直是

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也按劉敞名字多以奴爲

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先謙曰史記

作家從省唯稱堂 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由匈奴過補注先

死之歲還爲元朔三年去十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

吾北漢何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補注先謙曰史記騫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

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

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曰爲然遣騫爲發譯

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爲發導

並通然合諸文校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

之蓋譯字是也 夫人爲王補注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齊召南曰史

史是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一云夫人 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

爲王宋所見古本蓋兩存而未刊者 月氏爲之師古曰月氏西域國也

月氏爲之師古曰月氏西域國也月氏爲之師古曰月氏西域國也

城而大夏傳云都犂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大夏

爲俄羅斯侵踞當時皆大夏地月氏徙居之盡嬌水以北爲界以

兵力臣屬大夏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己遠遠漢殊無報胡

之心師古曰下遠音千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遠字官本千

可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

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 留歲餘還並

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音一遙反 留歲餘還並

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西域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

攻其太子自立據 國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補注

有故字先謙曰史記亦有故字其上亦云故胡奴益既歸漢則不

應直謂之胡人且本書前省故胡奴三字似此處故字尤不可省

故字是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補注先謙曰通

西南夷傳元符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之利按年表騫以

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符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符元年

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先謙案騫歸在元朔三年史記大宛

傳通確據西南夷傳特選前事非謂騫以元符元年歸也考異

其不審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旁字下有有字 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

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

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

林通言節開合而體離誤後學矣補注先謙曰邛山卽地志屬道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下之邦來山元和志邛崃山在今榮經縣西五十里山出竹高節
餘地問安得此大夏國入曰吾買人往市之身毒國音篇李詩
理志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天竺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
居西南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
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
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
古本宜作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
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
兵彊可召路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誠得而召義屬之師
前漢六十一

以謂不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曰
焉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關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關使者求開
健官本作捷出驄出作出徙邱出使師古曰皆夷種名驄音龍
反補注宋祁曰新本邱字上有出字先謙曰史皆各行一二千里
作出驄出再出徙出邱使見開於夷也師古曰氏與南方閉焉
其北方閉氏祚祚二種也補注宋祁云越本無行字南方閉焉
昆明師古曰嵩音明亦皆夷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師古曰滇音
併在或至焉下鳥作焉是而蜀賈開出物者或至焉物謂私往市
者補注先謙曰於是漢呂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
費多罷之及騫言可召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元朔騫呂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處軍得召不之補注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詳驄驄驄驄驄驄
補注宋祁云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消化本無知字迺

封騫爲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望補注周壽昌曰地理志
宣帝復以封王莽爲侯顏不引地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
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後二年爲元符二
匈奴圍李將軍軍失利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
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
城河西西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鹽澤即蒲昌海于闐
及蔥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洛普池沈欽韓曰一統志蒲昌海在
沙州縣西北境外去瓜州一百三十里並沙磧之西北地記今番呼
羅布淖爾在安西府西北少北邊外錢大昭曰南監本劉本皆不重
西字先謙曰官本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
於幕北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霍去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
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
氏俱在祁連焯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焯煌以西補注
前漢六十一

擊大夏而臣之餘小國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然則本
文補注即指酒泉張掖金城之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在敦煌也
東注當云祁連山以西敦煌以東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
也先謙曰兩傳字官本俱作敦敦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
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胡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傳父
奇曰布就字也胡侯烏孫官名也烏孫莫父傳父也師古曰胡侯
烏孫大月氏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而布就者又胡侯之
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字胡侯與布就者又胡侯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昆莫父者匈奴非大月氏爲求食還見
狼乳之師古曰以又烏銜肉翔其旁補注先謙曰史記已爲神遂
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呂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
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復反西域國名
近本一姓月氏補注郭嵩焘曰塞王西國塞王南國塞王東國塞王
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國塞王西國塞王南國塞王東國塞王
勒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傳云至疏勒南與葱嶺屬
西上葱嶺則休循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傳云至疏勒南與葱嶺屬
伊罕蓋沿蔥嶺南使烏孫傳云塞王塞王塞王塞王塞王塞王
南越野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
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昆莫有塞種大月氏徙西
塞即烏孫地昆莫立國乃改名烏孫是烏孫之民本塞種而維有

大月氏種漢書西域諸國實與身毒佛國無涉塞地爲大月氏所
 併其遺種論龜嶺南至罽賓罽賓傳亦云成布時大將軍王鳳言
 縣度之險非尉屬所能戍罽賓度在今巴達克山之西罽賓又在其
 西可知唐僧元奘西域記以迦濕犍羅爲舊罽賓迦濕彌羅今北
 印度之克什米爾也於是相沿以北印度爲罽賓唐書言布哈爾
 摩室在縣度南當今阿富汗其言至確竊疑稱也蓋踰蔥嶺以西
 經縣度又折而南乃至罽賓不得爲北印度明矣唐時以北印度
 爲塞地詳見西域傳顏延之意謂會言之殆誤也塞王南走遠徙
 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補注先謙曰健壯大也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
 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畱居兵稍彊會
 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曰爲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者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
 物誠曰此時厚賂烏孫招呂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
 補注先謙曰官本遺作遺引劉敞其勢宜聽師古曰言李
 曰遺字當作遺宋祁曰作遺是
 匈奴右臂也補注何焯曰騫所謂匈奴右臂者指招烏孫居祁
 連敦煌間故地而言先謙曰昆莫地空史記作渾邪

宛康居月氏大夏補注先謙曰大夏下史記有安息身毒于真杆架諸國烏孫發譯道送鸞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鸞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鸞還拜爲大行歲餘鸞卒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二年鸞爲大行三年卒後歲餘卒下復鸞卒二字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灼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鸞鑿空林日鑿開也空通也鸞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爲質於外國李奇曰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先謙曰史記亦作發書易然詳鄧說則古本是也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乃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呂西臣瓚曰今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曰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屯柁犂軒條支身毒國李奇曰犂音劇飛皮曰犂軒張掖縣名也

邊也或曰置二部尉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居延張掖縣休屠武
威縣首郭尉治武紀太初三年遺路博德蔡居延澤蓋二縣於是
時置居延休屠皆匈奴地取於元狩中而志云二縣縣而發天下
太初所開也備酒泉音以備胡銀武紀匈奴傳註明
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適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轉車人徒相
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補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
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驅馬者一人為備破宛擇取其
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補注宋祁曰古無後字子謂後字當
與多字連文為句明小國畏服之由宋誤讀史記多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漢書曰李廣
言夸誕不知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師古曰平行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
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雷行而令宛益生詐謂雷曰雷行
其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補注宋祁曰古本作源則宛固已憂
其前漢六十一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
古曰毋寡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
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
字本書用不字請句者甚多宋迺力戰而死末晚也宛貴人皆曰
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處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
煎靡子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曰王毋寡補注
孫曰其外城壞處以王毋寡錯簡正文六十九字當依史記移
置攻之四十餘日下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當依史記移持
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
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
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
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
尚多補注先謙曰史記漢人作秦人外計呂為來誅首惡者毋寡
毋寡頭已至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

必矣師古曰罷軍吏皆呂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目下
此壯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
日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易反補注穆登孫
曰按服說言蔡字當以楚言讀之說文下云讀若江南謂師母
為焉淮南脩務訓注說蔡字當以楚言讀之說文下云讀若江南謂師母
漢魏注家此例甚多蓋漢人未有反切徒以聲相譬況聲不足明
則又為內言外言緩氣言急氣言龍口言閉口言急言急言江准
開人言以舌頭以舌緩氣言急氣言龍口言閉口言急言急言江准
乎此注說文於此等處均改他字不知漢人本有此例也先謙
曰史記時作待漢下有後字文義較明昧蔡後事在西域傳與
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飲補注
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補注先謙曰
元年為鴻臚二千餘人別至郁成城補注宋祁曰成城古本下
年見公卿表二句先謙曰宋誤讀斷守字王說是也史
記正作別到郁成城守為一句先謙曰宋誤讀斷守字王說是也史
其上下又脫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
兩成字也師古曰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
脫成字也師古曰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
成急師成未嘗急攻情事不同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
攻殺申生等數人脫行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奔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
補注齊召南曰外威傳並不言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
授粟都尉後為少府者另是一人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
官桀為少府年老免即合此傳而顏注乃謂疑此非上官桀表誤
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梁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
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詣大將軍如謂貳師為大將軍
重補注何焯曰將字衍文如注強為之說耳下同先謙曰此與下
文大將軍史記大將軍同是班固用元文非衍也諸將師古曰師
耳受是文大將軍同是班固用元文非衍也諸將師古曰師
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李慈銘曰去生將謂生致之也其
猝佚去事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邽騎士趙弟
重大也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
古曰毋寡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
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補注宋祁曰不字下當
字本書用不字請句者甚多宋迺力戰而死末晚也宛貴人皆曰
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處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
煎靡子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曰王毋寡補注
孫曰其外城壞處以王毋寡錯簡正文六十九字當依史記移
置攻之四十餘日下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當依史記移持
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
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
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
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
尚多補注先謙曰史記漢人作秦人外計呂為來誅首惡者毋寡
毋寡頭已至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

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言謁爲上黨太守

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眞源然昆侖之語

亦不爲無因益昆侖在今同部中同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潰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宋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御製河源簡明語曰子既爲河源詩並按語繼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諫或差義乃索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但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据水經注則桑欽鄯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至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槩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虛受堂

五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昔在顓頊 補注 顓頊大新曰劉知幾謂篇首當云司馬遷字子長

遷而作書 補注 人所共知蓋命世大才詎猶未之益叔皮父子踵史

主焉謙非失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

重主火正黎兼地職也巨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班氏

義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作北正師古曰黎說非也據班氏

志太陽者南正南任也淮南天文訓天道圓圖者主明南正者主

明之義也淮南亦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天用

莫如日人用莫如火司天屬神者主日司地屬民者主火南正用

孔疏引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南木官不得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祝融火官可得稱火正向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氏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補注何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

之師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正當宣王

別為司馬氏也先謙曰官本注其下有所字是司馬氏世典周

史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先謙曰索隱司馬夏官

或有所據尹氏是其自靈景時猶貴盛為公卿未嘗中衰後為司馬

春秋尹氏是其自靈景時猶貴盛為公卿未嘗中衰後為司馬

與史無涉審矣 惠襄之問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

氏奔晉中軍隨會奔魏如左氏傳晉僑使魏壽餘誘誘司馬

晉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

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

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呂氏封

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補注齊召南曰奔魏史

記奔秦是也後漢書本傳魏魏耳又案隨會奔秦後乃奔魏自魏

也史文以後漢書云會奔魏魏魏耳又案隨會奔秦後乃奔魏自魏

還晉故漢書云會奔魏魏魏耳又案隨會奔秦後乃奔魏自魏

適晉其諺 而司馬氏入少梁 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通說自不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張晏曰

為中山相補注先謙曰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

見國策呂覽及人表 前漢六十二

也論東顧反補注先謙曰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書王司馬無忌

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集解引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此讀傳

為搏也又引晉灼云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

書也劍論兵書相對為文蓋善劍術者善論劍術也師古

引服說善下有傳字 劍論其後也 如淳曰劍論其後也師古

欽韓曰淮南主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司馬劍鋒不使應敵非

刺客傳中人張文虎曰刺客傳無劍論惟荆柯當游過榆次與蓋

蓋並從仲叔與蓋益相相涉蓋釋文云趙地又作噴說文部

贖字重文作贖與蓋益相相涉蓋釋文云趙地又作噴說文部

人或向見史記舊文索隱云蓋姓蓋名則所見本已訛矣在秦者

錯與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書六十一

西十里師古葬於華池華池在左馬郡界近夏陽非郭縣補注先
謙曰正義括地志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斬孫昌為秦王鐵官
七十里在夏陽城西北四里有司馬遷碑補注先謙曰索隱司馬氏
補注先謙曰當始皇之時蒯聶孫印
生憲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生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君馬則武信君非武臣也
武信君是武信君非武臣也
者之誤武信君非武臣也
河內數句而輒生異說武信君非武臣也
降漢地河內郡是也武信君非武臣也
事無涉後人自誤會武信君非武臣也
耳王謂史記誤亦非武信君非武臣也
楚印歸漢目其地為河內郡武信君非武臣也
書作母擇是武信君非武臣也
四市有母擇是武信君非武臣也
四長有母擇是武信君非武臣也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武信君非武臣也
東去華池三里武信君非武臣也
馬遷墓在韓城縣西南武信君非武臣也
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武信君非武臣也
古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武信君非武臣也
日諒無太史公在丞相上武信君非武臣也
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武信君非武臣也
秦亦有之故漢注所志武信君非武臣也
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注武信君非武臣也
手卜祝之問故上所言武信君非武臣也
相上安得有此言耶武信君非武臣也
史記上安得有此言耶武信君非武臣也
官馬走自稱則非官屬武信君非武臣也
午馬走自稱則非官屬武信君非武臣也
官為稱史記注太史公武信君非武臣也
以史公為稱史記注太武信君非武臣也
兩則還自謂矣安有官武信君非武臣也
皆稱公稱書官義陳涉武信君非武臣也
娶為縣令稱公是也武信君非武臣也

談卒三歲而還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雷威勝之此非尊其父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俗相沿如晉之中書令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也衛說不過因公字而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其國史所關使之密邇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寵也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史台司馬遷是遷官為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物志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石本紀宣帝詔史六百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千石為異此則或談任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降或記者偶失其實關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令實有太史公職自明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合之遷書理不可通李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師法感於所見詩音布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史記詩音布內反補注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大傳曰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省耳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不相耳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家為術無所不宜則亦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大詳而眾忌諱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多言使人拘而多畏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日不可建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家為主人取諸五行者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拓

也夫儒者目六藝爲法之基然則目二篇要吳士之能述其爲官

於齊也。獲柔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藜藿飯藜藿。

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補注
 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先謙曰史記故作使共作法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
 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此
 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
 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曰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
 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
 日分扶間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下有音字名家苛察繳繞如清曰繳繞猶纏繞也師
 下有不通大體四經使人不得反其意剋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剋
 前漢六十二
 七

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補注先謙曰劉史記作專時作音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補注實參伍不失沈欽韓曰鄧析子厚厚篇篇名責實君之事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師古曰利爲者功利也也補注王啟原曰道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其術曰虛無爲本

呂因循爲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

先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集解引韋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

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因物興舍於義爲長

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因物興舍於義爲長

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冠爲文先謙曰法度與時

物爲變通神而明之故曰有法無法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後漢馮

衍傳下引作與物趣舍官本史記作因物興舍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物之

興成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也補注先謙曰巧史記作朽虛

與合也補注王啟原曰韓非解老云虛因者君之綱也師古

者道之常也補注王啟原曰韓非解老云虛因者君之綱也師古

因百姓之心曰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教但執其綱而已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
雅釋器款足者謂之兩封當也充也音竹仲反補注沈欽韓曰爾
同款莊子養生主云道大款音義云空也先謙曰款史記作窵也亦
同言爲心聲有實者爲正言無實者爲空言觀上下
文甚明李奇及索隱謂聲爲名以爲實不稱名非是
適不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
欲用耳何事不成補注先謙曰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
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補注宋祁曰所託者
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
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補注先謙曰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
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呂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
皆言道家之
敬爲長也補注先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蘇林曰禹所繫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
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補注齊召南曰
地理志左禹頊夏陽縣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卽
遷所生之地顏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

置秦州二年徙治龍耳秦州應作秦州唐武德元年於陽汾陰縣
 望今日河津縣非遼門縣在漢爲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
 所生地在西岸者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
 文補注周壽昌曰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尙書劉氏以
 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案遷生於景帝後元元
 年距鼂錯之死十一年錯孝文時受書伏生已九十餘孝文在
 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及
 事伏生生不已百四十餘耶伏生不聞有此大疾歟
 情事亦不合史公從安園問故索隱蓋誤以孔爲伏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旻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穴葬
 疑舜墓在馬師古曰會稽山名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
 掘越絕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先謙曰汶澗類
 書爲記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群柯湖北涉汝泗師古曰汝澗類
 汶音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
 於此行鄉射隄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
 之禮嶧音薛隄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補注先謙曰
 薛在縣縣東南四十四里過梁楚曰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呂南
 略耶補注孔明才各反還報命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鼎

元封元年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唐曰周南各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不得與從事謂古曰與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履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已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夫天下稱周公補注先謙曰史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呂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語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補注先謙曰集解年表魯哀公十四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補注先謙曰義士士子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甚懼焉爾其念哉補注先謙曰史記文上史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幸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如清曰細微舊書故事非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如說補注云細即籀字亦作抽詩鄭風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說文籀讀書也方音抽讀也故亦抽五年日細尋言讀而尋經之也索隱石室金縢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武帝太初元年時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祀張晏曰以元朔改立明堂朝川之祀故曰諸神受祀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祀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祀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補注何焯曰謂自此初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用夏正也先謙曰史記作紀官本云作初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補注先謙曰正義太史公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述成先人之業謙曰案史記至上有卒後二字紹而明之作紹明世讓作讓讓注讓晉灼見索隱引作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明此讓為謙說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師古曰春秋謙曰周禮曰生周也大夫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補注周禮曰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遂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曰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達王事而已矣大夫猶權故貶討之也師古曰也討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補注李慎曰繁露俞序篇吾因其行事之行事博深切明其文正與此同史公自言聞之董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王應麟以為緯書述張守節語耳先謙曰謂空言義理以教人不加附見諸侯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天祐運之行事垂諸春秋師古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補注先謙曰解官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本字變一曰長謂崇長之也補注先謙曰音竹兩反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常化本作長於變化于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先謙曰一說非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自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曰節人樂曰發和書曰道事詩曰達意易曰道化春秋曰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按云數萬何過忽言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指千計諸人誤說知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指千計諸人誤說知數文數計也徐音矣主切蓋云文以萬計指千計諸人誤說知數目之數遂多望廢先謙曰顧所云曲解過甚裴謂遷此說亦是述董生之言董生治公羊故云云何焯以為裴說得之沈欽韓亦謂公羊為董生所習合本經與師說文有數萬又其條例千餘限謂如三科九旨五七等六輪二類七絀之目故云其指數千繁露十指篇春秋大略約有十指則又約而言之先謙案一萬之

外何得即以萬言而稱爲萬言說終不可通所謂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蓋指公羊推演春秋之義義意非謂通以公羊傳爲春
秋也時公羊之學特顯故舉以見春秋之闡深萬物之散聚皆在
不窮何沈說是文虎說亦通官本注在數萬下云弑君亡國舉
春秋補注郭嵩燾曰物猶事也萬物之散聚謂會盟侵伐散見諸
其重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
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補注先謙曰春秋察其所目
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
繫辭並無此語所稱解易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補
注沈欽韓曰禮記經解篇大戴禮察篇皆引此爲易文選注六十
引作乾鑿度今通卦驗亦有之先謙曰史記此篇易文選注六十
作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引一本與此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有國者不可曰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曰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爲人君父者補注宋
本無者字先謙曰浙本是也此與義人臣子對舉爲文而不通於
且下文有者字此復出則文不成義史記亦無者字

前漢六十二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曰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
善目不知義理之被之空言不敢辭而不辭弑君之罪夫不
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
師古曰爲臣下所干犯也曰違犯禮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口上
有一字正義引此作一云違犯禮義明此奪一字罷鴻機云景祐
不注文正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呂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
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曰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譏應也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

前漢六十二

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
命於穆清師古曰於穆清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致化清也
也先謙曰劉說是也漢書卷一百一十五上禮樂志曰言於穆清遠不咸文穆穆清天
正義引注政作教澤流罔極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
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宣盡其意師古曰力勤也補注先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
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
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之也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
下有家二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補注宋
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圜牆師古曰累係也繼長繩也累音力追反繩音先
三年作七爲是師古曰翟鴻禮曰乾道本作七年朱一新
曰陵降在太漢二年冬豈史公受刑以三年春歟而歎曰
是余之辜師古曰喟然歎息貌也音邱位反補注宋祁曰折本皇
作是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夫詩書隱約者
也夫重一之罪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其
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義隱微而言約正義還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
其志意也此下昔伯也卒述陶唐目來至於麟止師古曰麟白麟而銹金作
拘美里一段班氏刪之卒述陶唐目來至於麟止師古曰麟白麟而銹金作
記黃帝下止麟是也補注先謙曰武帝獲麟還以爲述事之端上
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爲麟趾與止通還所謂至於麟
止者此也張謂是以獲麟爲述事之端按史官也安得以爲述事
之端顏是晏說失之又云遷序事盡太初按太初盡四年又更天
漢之說前後失而論序事止此亦不得其實遷序之文故麟
書敘傳以爲太初爲限史記高祖功臣表序苟紀後書班彪傳及本
二年凡廿八歲帝黃金爲麟趾追紀前瑞趾雖違隔事本一端遷
借以終其史特假託是事取象春秋猶曰終於獲麟之代云爾班
彪傳載處論遷作史記云上自黃帝下訖獲麟則彪已解此爲獲

驕矣孔子卒至太初之元三百七十五年而遷云五百歲又史記之作不為感麟遷仰希聖經取義絕筆文人後奇難可拘閣讀止為謝意切事理實傷文辭未可從也索隱引張說作麟足形下有故云麟止四字顏刪之則文義不明止於此下有猶春秋終於獲麟然八字集解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原篇各別有辭班氏引張說記作包以漢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經五帝末流之後通言第七十諸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開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麻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

前漢六十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直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

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孫注遷全史記孟嘗君傳第十五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補注先謙曰韓下田儼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酈成侯周緤也酈音普肯反又音陪補先謙曰官本鄭作酈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李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前漢六十二

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補注遷全孫曰今本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補注先謙曰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

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畫

集解引畫作以是否則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

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增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

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

往往開出師古曰彬文章貌自曹參薦益公言黃老

傳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史記韓作商公孫宏巨儒顯百年之閒天

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

宋祁曰纂當作纂何焯曰敘當代文獻足徵以日於戲師古曰纂

於讀而烏哉讀日呼古字或作烏庫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

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爲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

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

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

師古曰周羅天下放失舊聞補注先謙曰索隱舊聞有遺王述所

欽敬也前漢六十二

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補注先謙曰史錄秦

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

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麻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

分條列大綱已舉也並時謂侯國同時異禮樂損益律麻改易兵

世謂世家傳嗣其年麻差互皆非表不明禮樂損益律麻改易兵

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徹通變作八書補注先謙曰索隱兵權

諸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矣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

通變謂平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

云遷著書不東方朔朔署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漢志太史

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揚

終傳俱稱太史公略曰拾遺補載成一家言孟康曰載音義謂下

師古曰李說是也載古藝字補注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先

謙曰史記亦作補載索隱漢書作補闕此作越補六載之闕也

是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協六經異傳補注先謙曰

同又司馬所見漢書與今本異越本作協六經異傳補注先謙曰

不致比經韓詩外傳伏齊百家雜語補注先謙曰史

生尚書大傳之流是也齊百家雜語補注先謙曰史

在京師師古曰京師本道留京師也已族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

字遷之自敘爾師古曰自此以後通師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

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

之問補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列傳元成

還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此說非也補注劉奉

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兩兵書張云亡此說非也補注劉奉

缺者不足十篇前人皆謂律書即兵書當從之遷既被刑之後

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予遷書

責已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補注

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旨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

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望怨也而流俗人之

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謂注召南曰文選作若

顏說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謂注召南曰文選作若

無相知之心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爲作

動而見尤師古曰尤過也欲益反損是曰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

先謙曰文選有之字益班刪之非必當有也願自爲身殘處穢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引李善本作用而今本亦作而用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改

之也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而此傳作用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

之及令聽聽之上為音千為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諸
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顏注未明蓋鍾子期
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
伯牙琴絕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補注先
謙曰事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新本容字下有也字
王啟原曰趙策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也若僕大質已虧缺雖
材懷隨和行若由夷也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
終不可目為榮適足自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書辭宜答宜早答
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補注先謙曰又迫駭事五東曰
事若煩勞也管仲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此也師古曰謂所供職
事也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苦作若職下奪事字文選注引
若亦相見曰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選曰卒卒促遽之意
也間隙也卒音千忽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文注作卒言急也引宋
類作卒卒促遽之意類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先謙案文選注引不
也間隙也又與此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

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涉旬月迫季冬補注何焯曰謂恐行法
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補注何焯曰謂恐行法
受展太子節當腰新沈欽韓曰展太子事在征和二年七月武紀
三年正月上行幸雍安以傳誠心要斬而猶繫至冬盡則漢法之
異於後也周壽昌曰衛青傳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獨任安僕又
不肯去顏注安樂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
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唐曰遷時從上在上
字是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目曉
左右曉告諭也憑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請
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補注宋祁
也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補注沈欽
韓曰以下四語亦見說苑孔叢書也
還符作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
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補注宋祁曰漸本故禍莫憐於欲利師
古曰惜亦痛也音千敢反補注沈欽韓曰漸非解老篇篇篇難於陽
胃之間則傷人也惜惜則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

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侈靡
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詬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補注
日越本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
近之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
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
衛人趙良賢者補注先謙曰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趙
章驛章子也先謙曰趙同而曰同子猶田盼稱盼子匡父同諱故曰同子補
材之人事關於宦豎師古曰宦宦事字下有有字莫不傷氣況慨之士乎
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
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
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效致也亦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

攻城戰野有斬將奪旗之功師古曰奪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奪
官本作奪下之不能累日積勞補注先謙曰官本戰野作野戰
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
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
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嚮疊昔時也補注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
令六百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瑣以
千石非也陪外廷末議不曰此時引維綱補注沈欽韓曰百官志太史
相六百石又劉向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侯文選與此同盡思
慮今已虧形勢也先謙曰論衡曰去羣羣也前說為羣除之隸在羣
自慎注積虧勢也先謙曰論衡曰去羣羣也前說為羣除之隸在羣
非是毒許為害者狀耳非論衡則去羣羣也前說為羣除之隸在羣
羣之中師古曰羣羣耳非論衡則去羣羣也前說為羣除之隸在羣
羣也呂氏字也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信讀曰伸列陳也叩不亦
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

哉補注宋祁曰越不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

可以論行也先謙曰負才猶言恃才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

待也本書注訓負為主上幸呂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

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僕呂為戴盆何呂望天戴盆則不

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不暇顧人

事也師古曰言登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補注王啟原曰

易林戴盆望天不見星晨後漢書第五倫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疑漢世有此諺故史遷傳第五倫俱引之如氏未可兼施之說

與倫語同此本義也何焯曰造書即其職務下文亦自云草牒未

且還意豈以望天喻造書耶特言意親親媚主上故按語絕實

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呂求

親媚於主上而事遇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補注

韓曰公羊疏漢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

按陵侍中則遷亦以中史侍中中唐六典志云初秦漢置侍中

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

今此云門下則其名肇端於漢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

廢也未嘗銜孟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常思奮不

顧身呂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蓄僕呂為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

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

之孽謂為生其罪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媒孽之孽一

日齊人謂物相為媒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孽作孽注引環謂下無

字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

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官本挑文選引李奇作挑

身獨戰不須眾挑茶切不云挑首鏡又引說文印億萬之師師

日挑相呼也臣瓚曰挑挑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印億萬之師師

日印漢高帝曰臣瓚曰挑挑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印億萬之師師

千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虜救死扶傷不給

師供也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師古曰旃裘之君先請

案君下當遇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旃裘之君先請

而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

呼勞軍師古曰呼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孟康曰沐音額李奇曰弩弩弓也師古曰沐音呼內

反字通曰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讀考過日李陵之末弩音上權反又音弩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補注沈欽韓曰弩音莫反音式故張

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遂下於理補注周壽昌曰景帝中六年更廷尉名大理武帝時
復為廷尉此稱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
列陳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家貧財賂不足目自贖交遊莫
救左右親近不為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
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
耳呂蠶室蘇林曰反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非致蠶室
之中也補注劉奉世曰耳也若人相與溫密之室也謂非致蠶室
蘇林傳寫更變耳師古曰耳也若人相與溫密之室也謂非致蠶室
蘇林傳寫更變耳師古曰耳也若人相與溫密之室也謂非致蠶室

天下觀笑師古曰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
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補注先謙曰文選漢初功臣剖符世爵申以丹書之信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
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也螻蟻也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者比
不許其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者比
不許其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者比

目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
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趨也
日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

漢書補注 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耳遷書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補注先謙曰
本朝語也先謙案如選注理色二字義不相屬荀子解蔽篇
理也理色之文理又正名篇形體色理以自異色理猶理色也
辱理色則謂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補注
日文選注詘體受辱師古曰其衣關木索被筆楚受辱師古曰其衣關木索被筆楚受辱

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其衣關木索被筆楚受辱師古曰其衣關木索被筆楚受辱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
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
約非指獸威下積威約之勢也言可謂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
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榜箠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
則頭搶地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
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
乎師古曰強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顏耳曷足貴乎

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陰王也受械於陳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正文本作繫獄具罪師古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將也衣赭關三木
非其義矣則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因於請室師古曰非其義矣則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因於請室
日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

漢書補注 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耳遷書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補注先謙曰
本朝語也先謙案如選注理色二字義不相屬荀子解蔽篇
理也理色之文理又正名篇形體色理以自異色理猶理色也
辱理色則謂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補注
日文選注詘體受辱師古曰其衣關木索被筆楚受辱師古曰其衣關木索被筆楚受辱

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其衣關木索被筆楚受辱師古曰其衣關木索被筆楚受辱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
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
約非指獸威下積威約之勢也言可謂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
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選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榜箠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
則頭搶地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
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
乎師古曰強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顏耳曷足貴乎

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陰王也受械於陳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正文本作繫獄具罪師古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古師

日財與裁同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

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補注虎欽韓曰勇怯足怪乎且人不能

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則朝廷不更繩以法

是以引身繩墨之外也已適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呂重施刑

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

子補注先謙曰親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則不顧念親戚妻子適

有不得已也補注先謙曰言非不顧念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

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

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補

注宋祁曰越僕雖怯更欲苟活師古曰亦願識去就之分

矣補注先謙曰去就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溺謂自

滅獲婢妾猶能引決前漢六十二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滅

苟活而冀土之中而不辭者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形與面相似因謂而為面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面訓為客客冀土

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

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傳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列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名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六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能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意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左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而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景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憤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羅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意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也補注宋祁曰左丘明作春秋內外

惑者聖人之戒也先謙案如遠注意則遇以不能自裁免辱今少
而復浮湛任職為狂惑也正文五字官本在顏注七字上
卿遇教曰推賢進士無遇與僕之私指謬乎師意也今雖欲自彫
琢師古曰琢也音篆曼辭曰自解如潘曰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
耳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遇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
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遇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宜通於古
注宋祁曰越本無至字周壽昌曰地志及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
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先謙曰周說是注宜
字誤官
贊曰補注何焯曰此贊本叔皮之論蘇輿曰自鳴自古書契之作
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養之師古曰養上繼唐堯下訖秦
繆唐虞呂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曰
為之傳師古曰與集同補注宋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
黃帝呂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竝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補注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
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補注翟鴻臚曰
代秦王念孫曰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采世本戰國策述
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補注翟鴻臚曰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師
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潘曰梧讀曰迂
抵牾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梧補注周壽昌曰抵牾正應作抵
牾說文抵牾也梧猶牾也俗多誤作梧王莽傳亡所悟意後書桓
典傳以梧官賞不行皆梧字俗論也此抵牾借亦其涉獵者廣
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呂勤矣又其是非頗繆
於聖人師古曰頗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

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
不侈劉德曰儷鄙也如潘曰言雖質猶不如閻其文直其事核師
曰核堅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補注先
實也取於烏呼呂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目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
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讓而作詩列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燕民之詩美宣王而論仲山甫
云然補注蘇輿曰班氏西都賦云大雅宏遠文選注大雅謂有大
雅之才者詩有入雅故以立稱焉此大雅義與彼同不因引詩景
惟大雅乃能保身用為遷惜後書范論稱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
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云云因此贊而發也

虛受堂

五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終

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漢書六十三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師古曰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李姬法暴戾無親曰刺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師古曰戾太子據師古曰戾太子

本提行是元符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

太子甚喜為立祿師古曰祿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注王女簡狄配高辛氏帝李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注殷

去也去無子求有子者必先立郊禱焉注武成帝生始立

是前代立祿在未生子之先立郊禱焉注武成帝生始立

祿蓋因得子之晚祀祿以誌喜故云為太子立祿也注枚舉傳云立

皇子祿以立祿屬之皇子其義正同先謙曰御覽一百四十七引

此傳為立祿下有張晏曰祿者求子月令曰祀于東方朔校皋

作祿師古曰祿之祝辭補注周壽昌曰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也少壯如本字又從瑕邱江公受穀梁注公羊復私問穀梁而

善之事見儒林傳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注觀望也補注先謙

安社門外五里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注周壽昌曰觀望也補注先謙

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注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產

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注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三等師古曰婢音弟

生號栗太子館陶公主實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

及衛氏有隙注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

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

高意多所惡目為左右皆為蠱道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

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注沈欽韓曰公主及皇后弟

所封縣稱邑陽石不書邑者史省文

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注先謙曰伉誅失侯傳云坐法表云元鼎元年坐誅不見巫蠱獄在征和二年侯五年闕入宮完為城旦五年實天漢元年也距征和二年懸隔十載仇失侯久故坐誅不載於傳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表此此文長平侯追溺稱之

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

侯韓說御史章韓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音貢充遂至太子宮

掘蠱得桐木人補注宋一新曰禮記王制疏云掘得桐木人六枚盡

得木時上疾辟暑甘泉宮注三百六十七引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

鼻向以紙蔽其鼻充詰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有詔惡太子獄

帝怒太子太子走還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德

師古曰石德太子走還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德

坐法免國除百官表德為太常三年坐爵子慶慶子德後為太常

德天漢元年坐為太常失法同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是德未官

為太子少傅且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

隨太子發兵以反放是德以前漢六十三

德傳及各表無之此別一石德懼為師傳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

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微驗不知巫

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捕

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師古曰捕

家吏此為皇后更及太子吏耳璵說是也注沈欽韓曰西京雜

記皇太子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章昭曰始皇死趙高許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

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

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韓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

人無且師古曰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補注長秋殿云黃

宮在西秋之象也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漢儀注此門即長秋殿門也長御倚華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姬姬以下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師古曰中殿皇

補注先通鑑胡注廐者天子之內廐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殿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先謙案黃圖都殿天子車馬所在中殿皇后車馬所在顏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計不誤胡據秦語以駁漢制失之

官曰江充反迺斬充呂佺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又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災之令毒痛耳遂部寶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詳屈氂傳

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呂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

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班氏偶失記狐茂昭續漢志注引上黨記魏收地形成三字梁玉經注皆載令狐徵君景豈可證者今刊本漢紀脫令狐茂三字水經注作壺關三老公鄭茂梁元帝同姓名錄從之未知孰是濁漳水注作壺關三老公乘輿乃誤以訟王尊之湖三老爲茂耳穆荃孫曰後漢張皓傳李注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見前書疑舊本有令狐二字顏本偶脫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反以苟紀爲異也

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

前漢六十三

三

錯謬是曰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鬲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師古曰亡也子盜父兵曰救難自免耳臣竊曰爲無邪心詩云補注先謙曰官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愉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葉白作黑謬人猜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譌以交亂深察也補注周書昌曰藩毛詩作樊昌邑王傳龔遂引此詩亦作蕃蓋魯詩本如是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蕃卽藩也往者江充說殺趙太子天下不諫曰漢紀引詩下讒言仍作藩也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補注先謙曰趙太子事在充傳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爲罪過而深責之補注先謙曰深過太子深責太子也過有責義淮南覽冥訓過歸勝於碣石注過讀過責之過呂覽審微篇頗爲教而過不識注於下則深過二字不辭高紀開而深責之訓過爲罪過而加責之於下則深過二字不辭高紀開將軍有意督過之亦謂督責之也顏注督謂發盛怒舉大兵而求視責也捨過字不釋而不知過之卽爲責矣

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

前漢六十三

四

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般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補注
非比于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被惡名而不顧師謂之賢臣以道忠臣竭誠不
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呂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言
也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與猛獸食之師古曰猛獸食之
異音必兼反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
師古曰道天性之親也
毋患太
子之非補注先謙曰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臣不
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
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今饒州閬鄉湖城二縣皆
鄉縣東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閬鄉縣東南十五里見
通志里太子墓在今閬鄉縣南泉鳩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閬鄉
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逕記曰全鳩
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先謙案全
鳩即泉鳩字隨書變今河水自陝西東流入河南界逕虎路山北
玉溪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鎮逕虎路山之
河南作盤豆鎮水玉溪河即鄧注所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

廣義師古曰郭廣義補注錢大昭曰義字疑誤下文作廣問帝崩

所病師古曰因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

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

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

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

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并地且倍師古曰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

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

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

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

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清曰諸侯

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補注王念孫曰爾

雅職王也謂得主其國中吏事耳如解職字義未確先謙曰如

說詐義是王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

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武備任重

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

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昭襄六國

也師古曰昭襄六國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東帶聽朝三十餘年

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意亦子大

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擣邪防非章聞揚和

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

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

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為皇帝

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

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

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奏書言少帝非武帝子補

先謙曰稽補史記云旦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

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

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

車旄頭先賦師古曰賦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

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

此旄頭先賦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偁為

之補注先謙曰後漢與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天子冠諸武冠之侍

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追惠文冠胡廣說

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泰皆號侍中

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據此類說是也官本注謂為貴職泰皆號侍中

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補注先謙曰

武帝時旦坐制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割不屬燕又云昭

帝立褒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

之後也史文之互見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郎中韓義等

者可以參考得之前漢六十三

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

也餅音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旦聞天子遣大鴻臚

丞治補注周壽昌曰劉惠傳德為宗正連引燕王有詔弗治補注

日漢道宗正與太中大夫公卿為意等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

侯補注周壽昌曰成帝金敬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

侯先謙曰旦不疑推京兆尹王信侯者武帝之舅信子不取

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補注先謙曰信武帝之舅信子充

疑不得取武帝女為妻妻表充耳受嗣侯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則主當是受妻受免侯後從主遂私近外人也李慈銘云振昭

紀言公主子文信則主不得為信妻及子婦益明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

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

寶走馬師古曰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

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今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

音胡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祿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補注未詳曰折本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

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

近習之人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

於趙城更爲趙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非是故改其路

氏故秦亦稱趙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是呂支葉扶疏異姓不得聞也師古

竟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

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膚受之愆日驕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

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

武紀亦云化不字明矣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雷二

十年不降還寶爲典屬國師古曰寶音但補注先謙曰武在

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敞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

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人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

都所免之補注宋祁曰又將軍本傳又聞大將軍沈欽韓曰此

漢世教練禁衛之制至宋始詳宋史兵志禁衛軍曰習武技容

之與宋御前不赴班隊沙汰者其制同也先謙曰都謂都尉也

光傳漢武皆作都尉羽林也若如顏注單爲大都郎羽林爲大

郎羽林光傳都尉屬耳爲大郎屬耳文不成義矣光傳都尉屬

謂都尉爲總而於此失之道上移驛師古曰驛太官先置師古曰

人爲燕王旦上書又云旦上疏此書詳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

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爲誤補注王闢運曰顏注補總章句當移在

喜上疏曰之下爲合先謙曰實知情預謀即與旦上疏其意欲速

成事故詐令人爲旦上書帝以詞校尉不與旦上疏其意欲速

其詐所以詐當時事實此云乃尤傳語又下當有霍光傳三字而

傳寫非也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

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

王爲天子旦置譯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干

數旦以語相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呂劉

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

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

謂故太子補注先謙曰男子張延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

謹不可止師古曰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補注先

謀也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

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

下屬宮中師古曰飲井水水泉竭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泉

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一本

紀同先謙曰官本作井水泉竭師古曰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

切經音義並云園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豕羣出壞大官竈

五行志燕王宮永巷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豕羣出壞大官竈

故顏訓廟爲國大官竈師古曰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豕羣出壞大官竈

鵠關死補注先謙曰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

祠鼠舞不休一使吏以酒脯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

壤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呂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

水白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即台水在雁門師古曰葭

爲姬之誤地理志廣平國南郡陰館下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

泉州入海過郡六行一百里師古曰治燕王傳作台字治水

今桑乾河上源其下流爲永定河也說詳志燕王傳作台字治水

和字知之王客呂廣等知星補注錢大昭曰天文志爲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

音悶解在司馬遷

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

吠雞不鳴橫街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

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補注王念孫曰蘇音

是也曠者虛無人之貌故下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謂爲廣大

不客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華容夫人

起舞曰髮紛紛兮真渠孟康曰實音羣髮羣挂岸也臣瓚曰實

注沈欽韓曰實當作寔說文寔塞也從穴實聲徒一反補

周壽昌曰實音閩李慈銘曰謂人首相從寔聲也非專謂髮先謙

字注本南監本官本作干是骨籍籍兮亡居補注師古曰籍籍從母求

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補注師古曰置酒之宮

渠故卽其所見坐者皆泣有敕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

赦我補注先謙曰先赦吏民所以散逆黨也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爲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補注沈欽韓曰索隱虜奴戮也欲自殺

左右曰寧得削國師古曰寧幸不死后妃夫人共啼泣止王先謙

作是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

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

誅討賊亂尊立孝文曰安宗廟非呂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

鄼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曾灌等從高帝補注先謙曰官

害軼鉅海內師古曰鉅古曰災字補注錢大昭曰此下脫正文當此

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二十字當據南監本閣本補先謙曰

官本有此二十八字又引宋祁曰浙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

字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補注先謙曰官字上有服虔曰三

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補

沈欽韓曰春秋莊三十二年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

也遇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

醫者也屬首之欲反補注先謙曰醫者上言本有主字是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卽目綬

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

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補注先謙曰元國除後六

年宣帝卽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定安侯補注先謙曰慶

元年封定安官本作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補注先謙曰

安定是表亦作安定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補注先謙曰

二十九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瑱嗣二十年薨補

宋祁曰二十年薨本傳作二十九年錢大昭曰表云二十一年先謙

日據表嘉以建平四年立是薨於建平三年距陽朔二年瑱立

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補注周壽昌曰表云莽敗嘉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爲漢藩輔補注劉敞曰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補注先謙曰

以南也五湖之間補注先謙曰索隱五湖者具區洮滂彭蠡

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保特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

服不及目正師古曰目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三代要

要使從中國俗服之而已補注先謙曰史記正義云三代之時迫

祇敬也祇敬慎也言當慈惠于下忠順補注先謙曰史記正義云

好逸游之事遠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

之貌也補注王念孫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

不辭按三王世家作母好佚樂結釋曰長好佚樂結釋曰

借字耳桐訓爲長也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

桐但言無好逸游而不辭桐字李慈銘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

童心好逸游也先謙曰史記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

所以就正文類音通而訓爲通脫意與樂志注桐讀爲通同是

而所見漢書本傳桐別雅揉不可爬梳今人動謂當時字少因相

代者誤也何之爲桐別雅揉不可爬梳今人動謂當時字少因相

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慎勿

晉壯大好倡樂逸游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羆猛獸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胥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

胸而死按未句誤或當作幾死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注補

書言不可承宗廟遂立昌邑故云終不得
甲帝移立益封胥萬

馬寶劍及宣帝卽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

子南和侯寶坐紂人尊寶節四侯之一也子弟大昭曰弦王子侯表但有朝陽荒侯聖平曲節侯留南利侯昌三人別無名寶者表

曰此文本作聖曾昌皆爲列侯淺學者以爲不足四子之數見下
南利侯寶之誤文而謬加入寶字也封胥四子句絕與燕王傳封

立也三王世家云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

爲高密王與此昭合又立胥小子引爲高密王所召褒賞甚厚始

昭帝時晉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

鬼之事 晉退女巫云女須何丁 所預言者巫之名也 女須何曰

孝武帝下我孝武帝降恩其身而言也左右皆服云武帝神下故

也衛青傳服聽史記作伏聽與此同先謙曰註言伏而聽之是顏

師古曰卽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云巫山者越

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按所屬在吳越俱未可知顏指爲夔州之巫山何由泝江數千里而祈禱乎

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自代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右儲說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俗非養未一所引塞字卽記

志中屢見說文新附收入寶字非然後書曹節傳注已云塞當爲
賽通用則寶字行而塞義漸晦唐初已然觀阮嗣宗爲鄭冲劄及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籌師古曰寢古浸字也寢勸也益

也補注先議數賜予錢物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已反得立復日浸訓益是

今女須祔謂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豐相饒還通私書師古曰饒後王壽其反未卒更延壽有召刀台易黃金首後

所創字

漢書補注 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

矣迺止不詎後胥子南利侯寶補注先謙曰據表寶應作昌說見上坐殺人奪爵還

日呂代宣之張晏曰射水之破在射陽縣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射陽屬陳留如左修姦事劾覺繫猶棄市枋勝之奏奪王躬防葦

十
里
漢書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卽此與鹽城寶

縣東南七十里古射陂也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

正赤補注先謙曰葉白如素池水纔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

司說且事發覺有司安檢胥皇恐藥毀巫及富人二十餘人召過

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師古曰就問也補注朱
邵曰折本鳥臚字下有

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事

夕遠計慮思念具置酒臨陽殿召太子羣及子

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使所幸八子

享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家人子無官秩者也補注周

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

言冀望久生而不幸無終既死爲鬼則長
不樂安有窮極也文自明了顧注迂晦

死不得復延年
千里馬兮駐待路
驛待以答詔命
黃泉下兮幽深

人亡妻死何爲吉心死無假勞心懷悲戚 何月爲樂心所喜曰
人無宗爲樂反 韋昭曰棕亦樂也音哉 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

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言人生如寄爲樂但此志所喜如王右軍蒿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曰

里人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身作夏帝主也也如也說則當以死不也音善七切言死而告更互

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訖矣
乙不烹其汙汙君汙也奏進也更

—
三
四
—

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

臣敞聞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女名持轡之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字也紉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嚴紉字長孫以別之羅紉即羅敷古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為名如秦羅敷之類

羅敷為羅紉不知何故益未知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

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偏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今曰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日癡作白癡是周壽昌云左成十八年傳周子穆王篇逢氏有子少而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

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先謙曰以書白丞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相御史也

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雷昌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

為師古曰於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治

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後丞相御史臣敞書聞奏可皆已遣

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臨

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

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

然失之萬世又已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

非所宜言補注先謙曰以上二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

後薨補注先謙曰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

有鼻師古曰廖亭是也廖音聊

死不為置後呂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

始祖師古曰謂

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已加也宜呂禮絕賀呂

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呂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

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補注先謙曰案顧炎武云

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補注先謙曰案顧炎武云

武復封又安眾侯宗以賀子紹封傳孫原侯保世曾孫會邑免建

特紹封與錢大昭曰為下南監本閩本有侯字先謙曰官本有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補注先謙曰案武紀建元六年長

治生補注先謙曰案武紀建元六年長

元年非建元六年高帝傳元朔元年春衛太子生於元朔

此等大事班氏不宜錯讀讀者不得其解耳此贊蓋謂自建元六

年長星見遂有征討之舉至建元朔方之年而長星見遂有征討

其前皆建元以冬十月為歲首建朔方郡在元朔二年春二月以

正之故以戾太子為元朔元年正月間夏正之月也先謙曰武帝

命將出征自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閼越始長星見其後也先謙

將出征則推之建元六年以後未嘗以戾太子生為元朔元年

也補注先謙曰案武紀建元六年長

子生後一年而云其春則當如李說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

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髮臣

哉補注王念孫曰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

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頰骨也不一日而無兵由

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補注宋祁曰一賊臣本無下秦字故曰兵猶火也弗戢

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故曰兵猶火也弗戢

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而不戢則自焚矣信矣補注何焯曰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未極猶有倖焉痛其詞以著戒也是呂倉頡作

書止戈爲武師古曰武字從止聖人曰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

呂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壘

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呂其銷惡運遇亂原師古曰遇止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音一曷反道遠惡遷之衰激於禍師古曰道遠惡遷之衰激於禍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補

也師古曰傳引也補

武五子傳第六十三終漢書三十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漢書六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補注先謙曰或忘見藝文志鄭陽司馬相如傳

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助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對策在建元元年

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

在左右補注齊召南曰膠倉藝文志作卿蒼繩橫家有待詔金馬賦十一篇班固注枚皋同時益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爲嚴猶莊忌莊助稱嚴忌嚴助也周壽昌曰藝文志趙明帝七略云

言族家子莊助昆弟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叟公孫弘起徒步數

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補注先謙曰朝覲奏事因言國官本閣作問

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呂義理之文師古曰中

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其尤親幸

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

不根持論上頗俳優奮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唯助與壽王

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補注沈欽韓曰溫州府志東甌城在永嘉縣西南三十里時武帝年未二十召問太尉田蚡

補注秘聖孫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教言事此其證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誤耳郭嵩燾云百

官表太尉官建元二年省是田蚡免並罷太尉故可仍其舊稱非

也蚡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

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

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

京師皆今小國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怨師古曰振舉

也補注王金孫曰振救也又何以子萬國乎

師古曰子謂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補注沈欽韓曰以銅爲符鑄虎爲節中分之類其右而藏其左

金幣用實調適遣助臣節發兵會稽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云旌

發非古制司馬也補注齊召南曰助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對策在建元元年

也司常注金羽折羽皆五采繫之於旄旌之上所謂旄旌於千首

也補注齊召南曰助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對策在建元元年

去旄不用故蘇武得臥起操持明志禮部奉漢光武時以竹爲節

兩長八尺其旄三重黃公綰會注漢節制長三尺朱一新曰案

建元三年事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助迺斬一司馬諭意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

發兵而上書曰閩上多其義師古曰多大爲發興補注先謙曰遣

兩將軍將兵誅閩越補注周壽昌曰建元六年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中

安也補注齊召南曰助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對策在建元元年

見兵革補注齊召南曰助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對策在建元元年

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

同管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治要正作管官本古言謂張是也

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非

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師古曰強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召煩中國

也師古曰地不可牧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

祀也師古曰地不可牧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

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賓賓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

居九州之地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

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地作內是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

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

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

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望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

言多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

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且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

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問也或入九百里或千里也補

山川要塞曠遠不相屬其中險阻林叢必尚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載於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

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

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

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

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補注師古曰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為

尚非也蓋武帝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

治粟內史自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景帝紀云中六年以治粟

內史為大農以內為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則親是大農

在及後更定官制裁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官之名亦去更設均輸

平準都內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

司農職掌穀貨矣若治粟內史之時則掌穀耳百官掌穀表內

更不載大內之名則已疏矣應因班表為注出有未盡悉者若

大內之官蓋亦本於周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麻志云度者分寸

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補注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

時得息也問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賣子目接衣食如高曰

賈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賣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賈

也一說云賈子者謂令子出就歸家為賣子耳賈子者謂

賈子本相買則沒為奴婢如說非虛也淮南本經訓賈妻鬻子

賈者猶放貝當復取之先謙曰文紀後六年夏大旱蝗發倉廩以

振民民得賣爵蓋師武紀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拱目反今發

兵行數千里賣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賣衣糧入越地

也臣竊以今竹輿車也江表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輿水日

輿音旗輿反竹輿山輿也江表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輿水日

說無所依據論與輿同補注劉效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輿音

項亦未可全非先謙曰輿注劉效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輿音

遙反直輿車也輿音輿師古曰輿音輿輿音輿輿音輿輿音輿

南人又謂之輿輿音輿師古曰輿音輿輿音輿輿音輿輿音輿

以行謂上官本輿輿音輿師古曰輿音輿輿音輿輿音輿輿音輿

先謙曰正文及注皆從手行數百千里夾呂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

石師古曰石謂擊石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蛇猛獸也夏月暑

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也或作嘔嘔注當作歐吐也師古曰歐吐也也亦其證曾未施

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

兵擊之文選曰先臣淮南王長也問忌人名師古曰呂其軍降

處之上塗師古曰上塗地名也林中有新塗縣無上塗紀要塗水在

曰書其事 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爲監戒 言民之各曰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追也而災
 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
 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師古曰方內中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
 國四方之內也 民爲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量不及夕師古曰晷
 言憂危亡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曰越
 不自保也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曰越
 爲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師古曰
 曰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
 於邊爲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 土不限曰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曰隔外內也其入中
 同 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爲
 匹遙反蕭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自領水而上信豐都俱有石積
 險阻號十八藩此所云下領水蓋由貢水上流入領江此閩越之
 徑也領水之山即今大庾嶺矣郭嵩燾曰時所擊者閩越非南越
 淮南立國之初兼有豫章之地南越嶺出越其邊境自秦時通甌
 之下百越皆有嶺間之如今新城之杉嶺也北流合紫金溪出鉛山河口入上饒江
 下入弋江鉛山分水嶺水北流合紫金溪出鉛山河口入上饒江
 江山之仙霞嶺水一名鹿溪北流至大溪灘又北爲衢江環衆章
 倉嶺兩郡嶺水皆峭石出旋下云田餘干界中則所爲之嶺水益
 建昌之四望嶺杉嶺水出時江者也服虔但以山嶺爲之不可曰大
 訓嶺蓋益多無可指名也沈氏據爲大庾嶺恐失之
 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陽昭曰越邑今鄱
 南曰韋注非也餘干即志所謂餘汗屬豫章郡非越邑也越人積
 先於餘干縣接界之地治田耳先謙曰今饒州府餘干縣治
 食糧適入伐材治船補注沈欽韓曰越船不能過嶺故須於嶺北
 見晉書 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
 越奈邊城何蕭注宋祁曰浙本且越人縣力薄材孟康曰縣音滅
 縣弱也言其柔弱如縣 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
 讀如本字孟說非也 入者曰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補注
 古書多通用食貨志能風與旱暘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越充
 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饑渴顏皆讀如耐此亦當從耐音

先諫曰通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召入之五倍迺足
 不減也漢重多之五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
 暑濕近夏瘴熱黃病曰瘴黃病者二字義不相屬顏注王念孫曰訓瘴爲盛也周語湯瘴憤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傳又作憊以顯瘴
 奏策王良一辭解其疑軀軀大難乘柔篇達天譴怒言盛怒也
 請曰寶賢厚之盛亦彈矣言威之盛也出竄乘柔篇達天譴怒言盛怒也
 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露水居噴蛇蠱生師古曰蘼毒也音壑
 痛多作乃始言疾病
 蟲疾癘多作補注宋祁曰浙本生
 而虜之不足已償所亡謂總取也臣間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蜀王弟之以略者也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甲呂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補注某甲耳類注非
 內猶言招納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謂省問之則繼其絕世存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呂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
 其亡國建其王俟呂爲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
 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讀曰供陛下呂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補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
 日而威德並行今呂兵入其地此必震恐呂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師古曰組者印之綬補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
 必雉免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免之逃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師古曰倦讀曰
 男子不得耕稼種樹補注先謙曰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也機縷
 日輕姓音丁壯從軍老弱轉輸師古曰餽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人禁反
 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鄒都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
 監郡御史也名祿補注虎賁戰自海南人間關擊桂林南平鑿渠通糧道注云鑿通湘水至桂林之陰西北流至縣西南合衆梁五里始分爲二水皆秦命御史監緣白岑陵鑿渠至桂林故漢歸義

侯嚴為戈船將軍出客陵下離水即此後漢馬援唐李渤魚孟威
因奉舊遺有與造許與地廣記及范成大石湖集先謙曰渠在
西北一十里
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
日持久補注宋祁曰越本持作引王念孫曰景祐本亦作引與
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為引疑後人熟於曠
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久過亦長也士辛勞倦越
遁出擊之補注宋祁曰秦兵大破遁發適成巨備之師古曰通讀
欽韓曰明志桂林府臨桂縣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敵師古
北有秦城相傳秦時成守處補注先謙曰莫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
音廢行者不還往者莫反官本作莫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
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
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古曰行必殺師古曰眾侵暴田兵者凶
敵故致荒蕪而生荆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動而後其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日通鑑亦作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前漢六十四上

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
子也呂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技計也不敢與計
本按作校伐罪而弔其民故莫敢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民故莫敢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補
注宋祁曰越本無死字先謙曰顏雁一聲之轉也說也是顏之為
雁猶岸之為顏皆以聲轉通用也管子輕重甲篇有士也顏與之卒
爭前戰為顏行之語後世遂謂戰士在前者為顏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此皆言戰役之人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選篇四曰顏與五日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刈草為防曰斷先謙曰不備謂有損傷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
大漢羞之陛下臣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荒為圍江海為池師古
數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汭宋有五諸楚有雲夢吳越生
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呂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
讀曰租稅之收足呂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備依師古

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馮玉几師古曰
展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
如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亦通陛下垂德惠呂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
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繫繫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足呂為一日之聞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有等數皆曰隙聞者郭嵩燾曰說文聞隙也隙壁隙也引申之凡
安聞粵相安不足為中國開闢當讀為古覓切如說恐未大先謙
曰漢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
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而
智者擇焉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藩呂身為郭敵人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

前漢六十四上

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呂十萬之師為一使之
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領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有未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師古曰兵未踰領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王弟餘善殺王呂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美將帥之功是其證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風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曰補注先謙曰天子迺幸與兵誅閩越死無言報即遣太子隨助
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
之上書已得聞也朕奉先帝之休德風興夜寐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
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呂不德師古曰重是呂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
字夫呂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
謂相侵反也師古曰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

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如誅願奉三年計最

使承奉歲計自願入奉也魯約曰最凡要也補注沈欽韓曰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曰魯西門子為魯計最上計漢法亦以歲盡上計預

歲首大會而還歸此三年計最上計漢法亦以歲盡上計預

親履其先謙曰注令躬官本作令助是詔許困留侍中有奇

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

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

為輕廷尉張湯爭曰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

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補注先謙曰助得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朱買臣宅在吳縣

即公子也如儒林傳劉公子游俠傳高公子羽公家貧好讀書不

治產業常艾薪樵賣已給食師古曰艾讀猶束薪行且誦書其妻

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猶音一侯反

趙王遷思故鄉作爲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山水之嘔嘔古語字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五十當富貴補注宋祁曰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

女功師古曰女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

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

上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

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補注沈欽韓曰重以車

駕牛風俗通汝南戴功起為上計吏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計吏戴細車獨車乃鹿車也是他計吏固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裝大車計吏職貢方物所載不止衣食具也詣闕上書書久不

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更乞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

也又三年公孫弘諫曰為罷敝中國師古曰罷上使買臣難詔弘

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補注先

漢書東越傳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漢書東越傳東越王居保泉山

越王其數反覆詳閩粵傳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

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

云保是地名失之矣補注沈欽韓曰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

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者即大澤今之清潭山在泉州府

永嘉縣東南東越始立國時實都東越此云居保泉山則是其後

蓋皆祖海島險險自守故曰東越王居保泉山則其後

海將軍韓說直海擊之此可以推其用兵之迹者也齊氏疑大

澤為大海中島嶼誤閩越通名泉州自唐景雲二年置泉州府改

有泉州四名山泉山東越王居保泉山即此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

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

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

也所知錢劭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還與綬扇直上計時

買臣至郡邸上客尋還為掾吏先謙曰郡邸會稽郡直上計時

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昭注錢大

不重買臣二字先謙曰顧炎武云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

其綬師古曰見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

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守邸

曰試來視之補注錢大昭曰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念補注王

景祐本入下有內字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

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淮南傳云開太子使與妃同內是錯傳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期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麋大夫

恐未然。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啻於齊說文，猶或作攷。文世子退償于西序釋文本，亦作攷。客疑常作容，先謙曰：官本正作容，史記同。家貧假貲，無所得。音土得反。

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呂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

西入關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元光以後蓋誤以明字為光字耳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奴而發據武紀元光二年王恢建議擊匈奴未成六年衛青始為

將軍伐匈奴有功以元光六年入關衛將軍為言於上不見用

迺上書當在元光六年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據安書以合便事欲易元光為元朔案漢紀列三人上書於元光

二年固未嘗通鑑載之元朔元年衛皇后已立之後亦非也傳明

言元光元年上書皆在元光六年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者將然之詞非已成之迹也本書刪見衛將軍衛青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言上上不省費用之畱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

惡切諫臣博觀忠臣不避重誅臣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臣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胡注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因就司馬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編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司不忘戰也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屈宜咎語同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日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非民父母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心匈奴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攻胡卻地千里曰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孫曰顏用薛瓌注而誤澤鹵即斥鹵非謂沮澤也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無鹹鹵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

無斥鹵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

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誤也下云終不能踰河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足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

天下飛芻輓粟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海之郡轉輸北河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高關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榆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河

謂之北河先謙補注直隸河見國策齊地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濱海故北河時直隸河見國策齊地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斗為鍾計其道所費凡用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師古曰道死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

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先謙曰胡注景隨物而生者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也存威不常難得而搏之今曰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

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

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聚

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上適足已結怨深讎不足已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敵所已

為業天性固然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支從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也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禽獸畜之不比為人補注先謙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匈奴南夷朝夜郎降先賢書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

四十餘年不得遂猶達也親不巨爲子昆弟不收客棄我
我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

亦在二年懷誅蓋元朔二三年之交矣計偃上書貴幸至謀死朱後不及三年通鑑載懷誅於元朔二年史記僂傳言僂誅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考弘傳及百官表弘爲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則

優錄以三年矣通 優方貴幸時客昌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

車收葬焉上問之曰車為長者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沒孔車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補注先謙曰燕郡北平縣志有沒縣

罪自毀除而元符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王其間為燕

郡者十年而志失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於其時屬燕

為郡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

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汝南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

河間代大陵人公孫弘封國縣志徐樂郡無終郡南人較之本

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郡縣徐樂郡無終郡南人較之本

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北平皆燕故地韓彭封

遼東王都無終未幾即為城郭所據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

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為誤王念孫云景祐本及

文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郡無終人也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

顯氏據俗本漢書作燕郡無終也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為郡之

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上書時徐樂故安亦俱

元光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元朔二年上書即元光

其時燕郡尚未改為郡不得稱燕郡也郡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王定國未死之前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王定國未死之前

時國未除為郡止當作燕無終人王說是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

也但如漢紀作元光二年上書則未嘗耳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土崩淮南泰族訓糾士億有餘萬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武王麾之則瓦解而走土崩而下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族之後鄉曲之譽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銷兵器故但有穀之把耳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今耳項羽傳贊注云矜字亦作矜 補注宋一前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已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

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已嚴其境內財足已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

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

德未衰 補注先謙曰史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下同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

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 師古曰首

難而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 師古曰韓趙魏三晉天下雖

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 師古

曰還讀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

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 補注宋一前曰湖

有數字 年歲未復 師古曰復反民多窮困重之曰邊境之事師古

音直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

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

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

有疆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園淫從恣之觀極馳

騁之樂自若 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 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

帷幄之私 補注先謙曰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師古曰宿久也補注先謙曰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注先謙曰宿雷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也湯子姓補注先謙

曰夏子史記作湯武下馬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 補注先

湯亦作湯武蓋班氏改之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 補注先

作聖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倖而成康之

俗未必不復興也 師古曰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

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

揖王公 師古曰依讀上此陛下之所服也 師古曰臣聞國王不成

其敝足自安 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 師古曰王不成其敝

可以霸後漢書王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

元說陳涉亦作霸 師古曰此陛下之所服也 師古曰臣聞國王不成

其敝足自安 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 師古曰王不成其敝

可以霸後漢書王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

服哉補注周壽昌曰據史記樂後遷中大夫先謙曰樂拜郎中見主父偃傳此下官本有師古曰奚何也注文六字

虛受堂

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終 漢書六十四

漢書補注 卷六十四上 列傳第三十四上

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

陳請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駒舉鄧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

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

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

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

今徇南夷朝夜郎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唐蒙通夜郎開犍為郡乃建元六年事武帝紀元光五年發巴蜀治南夷道元朔二年罷自建元六年元始元年始罷詳見公孫宏西南夷傳元符中又因張騫之言重開至元鼎六年始定安所請徇南夷

載是書作今欲招南夷朝夜郎班固欲字遂後人之疑降羌獋略是書作今欲招南夷朝夜郎班固欲字遂後人之疑

略葦州建城邑張晏曰葦州也師古曰葦與穢同補注先謙曰漢元鼎六年平西羌外史無明文據後書西羌傳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來守隴西塞別諸羌先有保塞者武帝初或頗事招徠未

著成效史遂略而不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東夷諸君南闔等口二十入萬人降為蒼海郡三年罷益元光末安上書時招降葦州事已

頭芽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首衛青傳作龍武紀與此同元反補注先謙曰龍史記作龍本書

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

反非所目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

奴非所目安邊也禍卒而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擊相連引也

昭曰擊當作紛擊之單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擊女居反補注錢大

挈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目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矯控

弦師古曰矯正曲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

而變起補注先謙曰官本久作多引宋祁曰多或作久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

里師古曰幾音鉅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帶脅

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警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

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日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呂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

下覽秦之所呂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

已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呂安為騎馬

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奇反補注錢大昭曰騎馬令屬太僕

經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呂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

徵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

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

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

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蹄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

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葦葦與鳥魚羣

師古曰葦葦也或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闔王伏

率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

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

氏字王念孫曰師古訓薦為薦隨畜薦居則為不辭故於屢下加

易故二字以成其說訓薦為薦隨畜薦居則為不辭故於屢下加

本書趙充國傳今唐亡其地薦草遷徙毋城郭常處居之業

莊子云農隙食萍則草是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

應篇薦草馬食之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

觀篇薦草馬食之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

何韓子七術篇薦草馬食之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

草古者神人以薦薦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世皆古人謂草為薦

之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補

幕讀曰漢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師古曰抗舉也右社召南中國化也

對在元符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

將軍絕幕克復而霍去病以能預言耶當封元朝六年衛青率六

至元狩三年始為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票騎抗旌

票騎在元狩二年非三年官票騎抗旌也先謙曰齊說是也惟去病為矣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博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

官族賢縣賞待功師古曰族侯能者進曰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師古曰罷讓曰疲謂不堪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

職任者也勢力歸農故也

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

得中各有攸宜政教有文無聞焉張晏曰前此封禪之夫人命初

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補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

成補注李慈銘曰勒成者封禪也班固東都賦云畫章稽古封禪

故以對郊宮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瘞祭天則燒之祭地

則種之郊宮謂泰時及后土也補注劉放曰是時獻享之精交神

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天地日月所照無不到也交神與聖明

為對言陰陽微顯之交皆以精氣感字故致而異獸來獲宜矣昔

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曰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

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曰饋謂充祭也此天之

所曰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

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補注劉放曰是時獻享之精交神

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封已大緩又史記封禪

年追述三有司始言云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為符蓋此

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皆作後三年有

得一角獸曰符云案既云今則符元鼎中後三年志蓋誤當

是後一年故漢紀於獲麟之下書由是改元期為元狩通鑑亦於

日嘉純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

姓號也師古曰音祖又音千隸反音苞直之直也補注先謙曰

宜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紀記也蓋六鵬退飛逆也曰六

宋襄公伯道侯時逆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象諸

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順也諸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各百類推今野獸并角

明同本也師古曰符合也獸皆兩角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

始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

之衣裳也編髮曰辮要者一逵反補注郭高齋曰詩地風要之禘

上曰要要衣之衣也斯拱而娛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對奏上甚異

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

先謙曰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人來

降見武紀越地來降者表傳無放武紀及南粵傳所載故歸義

侯置甲二時皆言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威

俗師古曰行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鐵如瀋

銷之鼓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至死師古曰偃侯表注如道曰律矯詔大害要斬唐鑑

當言千匹而言十匹偃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社

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湯呂致其法補注先謙曰不

能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

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己之

宜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精華篇公子結受命賤陳道生事從齊桓

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偃公安無危也故有危而不今天下為一

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臣出疆何也且鹽

鐵郡有餘賦師古曰先正二國廢國家不足為利害補注王念

師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補史傳黃

帝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廟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德何傷言即

願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貴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錢
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為吏矣言即使坐錢賊免猶可以前功復
用也又游俠傳或議原涉曰正復讎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
放縱為輕俠之徒乎言即復讎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
尤奏言奢人犯法不從竊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言
即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而曰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僂膠東南近琅邪補注沈欽
志膠東國治即膠紀要即墨城在今平度州北接北海營國西
東南六十里今俗稱為朱毛城縣縣志云北接北海營國西
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僂度四郡口數田地也音大各反率
其用器食鹽不足曰并給二郡邪日率總也將執宜有餘而吏不
能也何曰言之僂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贖民器也贖足也
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至秋遇能舉火此言與實
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備注先讀曰謂此明係言與實反僂已
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惟所為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曰
從民望于名采譽師古曰不惟所為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曰
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曰孟子曰曰尋孟子之言曰陳代問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已
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爲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
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僂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將幸
誅不加欲曰采名也幸冀也僂窮謂服罪當死軍奏僂矯制顯行
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僂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補注先讀
是僂即罪後仍得赦免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
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子軍編張晏曰編者須編券契
矣蘇林曰編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須因裂編頭合以爲符
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編即過所書紙也盧氏既
濟卦注編者帛帛端末之識也先軍問曰此何爲吏曰爲復傳
諫曰注傳下須字官本作煩是也還當呂合符補注劉奉世曰還
日復返也諸返出關更以爲傳復還當呂合符當以合符還字宜
爲上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
國師古曰行省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逕前棄繻生
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逕前棄繻生

漢書補注 卷六十四下 列傳第三十四下

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當發使使
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
祇有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則正史似
使字一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也得列宿衛
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師
日行省下耶反補注先讀日啟當作開此後人同改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
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
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補注先讀日外官
事得列宿衛之臣非也不足曰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亢竊不勝憤
謂非侍衛之臣非也不足曰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亢竊不勝憤
肅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遇遣
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
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
屬天子大悅師古曰悅曰悅官本作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呂新改其俗令使者畱填無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
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
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
八百五十九宣帝詔徵被公見誦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柳
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補注周壽昌曰張子儵華
士子儵作子儵又見東平王傳以太中大夫奉璽書詔王藝文志
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儵三篇漢中郎尉丞華龍賦二篇又有
軍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子儵
是子儵且有子儵文也柳褒無考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先讀
作富是也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
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補注錢大昭
藝文志樂家有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周壽昌曰龔當作龍
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即

此趙定也與德後拜爲侍郢見劉向別錄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襄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爾古曰中和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補注郭嵩日中和樂職蓋王襄所爲之名卽協律之意晉書樂志云邇湯奏以暢中和宋書樂志稱晉荀勗典知樂事作新律散騎常侍咸識新律不中相和是所云中和賈爲協律之義唐書中有中和威聖德而依鹿鳴之節以合雅樂之律與上欲興協律之事相類文生免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補注沈欽韓曰望文生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唐行鄉飲酒禮亦歌鹿鳴通典禮三十三闕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縣久絕雅聲宋政和中亦按習之見宋史樂志郭嵩當時歌鹿鳴自有雅聲宋政和中亦按習之見宋史樂志郭嵩當時書樂志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制定雅樂又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及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惟因鹿鳴不改是鹿鳴雅樂謝古凡久之武等流傳最遠時汜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記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言當之襄旣爲刺史作頌爾古曰自上古和中樂風宣布詩也以美盛德之事吾何足言當之襄旣爲刺史作頌

前漢六十四下

元

德故諺曰又作其傳師古曰神農造穀之義及作者之意歸於神農
以合雅樂作蓋興起之義師古曰雅樂起之義即上中和樂
職宣布詩所依鹿鳴之聲不宜異訓師古曰雅樂起之義即上中和樂
與逸同上迺微衰既至詔襄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衰對曰夫
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爲縞帛之
縣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應劭曰羹藜藿糲者不足與論太牢之
遺以爲純絲此師古前說所本
滋味服虔曰哈音食師古曰糲即今之熬米麥所爲者音九反
黏也黏以黍米蓋若今漿粉故可羹以充飢與糲之熬米
以爲乾糧二者皆窮餓聊自救之物若作藜不甚與糲對今臣
在西蜀師古曰辟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
才私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願猶反不
反足已寒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雖然敢不略陳愚而
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補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
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者秋傳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
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

前莫六十四下

十

苑尊賢篇其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先謙曰
張注要上疑脫在五始之三字

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晉博也補注先謙

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磨曰健作貌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撲清水

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吃音口骨反

焠其鋒師古曰焠音火焠謂燒而內水其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

焠音灼曰焠百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焠列旁也音五各反補

字注宋祁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先謙曰文選注引亦有石

字注誤當作石越也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師古曰剽反又音徒官反補

文選注引作越石是也

忽若雪師古曰雪掃也泥也如以帚掃泥灑之地也

詩先謙曰文選引漢忽若雪師古曰雪掃也泥也如以帚掃泥灑之地也

書音義曰朝章克戩忽若雪師古曰雪掃也泥也如以帚掃泥灑之地也

以刀畫泥中言其易爾注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泥字王念孫曰

文選注知唐曰若以帚掃於泥之處也念孫案如顏以帚為尋

泥為泥灑地則雪泥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泥字之上加一掃字而以

其義始明矣地則雪泥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泥字之上加一掃字而以

帚掃地以刀畫泥耳後漢光武紀征雪掃也班固東都賦戈鋌甚

雲羽旄埒竟足也也或當作笞校來七發凌亦岸彗扶桑謂濤勢之

大陵赤岸而瑞扶桑情狀謂瑞是彗為掃也方音記洿也

馬紀不自關而東或曰泥漢壽陵太守孔彪語云谷梁氏之外瑞

是泥為汚也不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輪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

輸魯般性巧者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

師古曰督察視也昔胡頓反稱

師古曰涸亂也音胡頓反稱

廷先謙曰增同層文選作層庸人之御驚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

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匈奴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曰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則日至故曰乘曰

師古曰乘音食證反補注王念孫曰張以駕則日至釋乘且二字

甚焉迂曲今案乘且當為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驅同驅者駢馬之

名謂之乘驅者舊言乘黃乘社耳說文驅杜馬也是薛九款同騶

高與乘騶今注王乘乘騶馬也乘騶即乘且爾雅駢駒也樂秋外篇

奕不焚作駢驅作且駢驅馬謂之乘騶亦謂之繫驅晏子春秋外篇

景公乘侈與駢繫騶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騶煩且之乘繫多驅

為煩且指乘騶之為乘且是騶與俱字異而義同此類內繁用韻

之句類且之且古韻若豈故與俱為

領張讀為且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王良執軔張晏曰王良郵無

無止王靈謂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孫鄆無恤郵良約

云薛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善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

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補注吳仁傑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

傳所稱郵無極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樂即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貢如伯樂而伯
人表又並列郵無極王良伯樂為三人豈未嘗春秋傳耶良為
趙簡子御名未嘗事秦亦與穆公生不並世先樂穆公時人
此蓋與張晏同顏偶有不照吳說是也至列子云伯樂穆公時
伯樂非其指矣字慈銘云伯樂又曰郵無極云古有兩伯樂趙
簡子時名無極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政字期伯樂
明族故曰王良王其伯樂姓孫名陽呂春秋似伯樂論晉晉陽
事以國語郵無正為孫明疑伯樂而誤伯樂春秋似伯樂論晉
漢天文志皆言有王良星主車駕是必先有星名而後之善樂者
皆以王良稱之猶善射者皆以羿稱之也又後世以伯樂為御
是郵無極之字開元占經引星名有伯樂則又後世以伯樂為
無正矣引如是可證宋人所見漢書本尚不誤韓哀附輿世本韓
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補注錢大昕曰復言作者加
以寒凌與儀狄伯益史巫巫成諸人並列則亦夏商以前人矣豈
得謂非治縱馳騁驚忽如景摩者如光景之徒摩也過都越國
作者乎縱馳騁驚忽如景摩者如光景之徒摩也過都越國
蹶如蹶境師古曰起當為蹶字之誤官本亦作蹶疾音口丙反補注
人見起字未追奔雷逐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逐風之乘言馬
言逐風則是風之遺遺在後者馬能逐及也補注王念孫曰此
說甚迂追奔雷逐風疾風也大雅桑扈風起而逐風逐風疾風
疾也遺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
補起是古謂疾風為逐風也遺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疾風
莫肯下道荀子非相篇遺作逐南山經虎之尾其南有谷曰育
遺也或作逐荀子非相篇遺作逐南山經虎之尾其南有谷曰育
與此同呂覽本味篇馬以駁遺風是解九章意江介之遺風義並
注遺風之疾若於義為長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
相得也師古曰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燠
溫也言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燠
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已易海內也師古曰本

作王文是曰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
選同裕之路曰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
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迹伯也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困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
措不用困空虛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訓並作困空虛食文選
下云困空所以拘舉人困下云守之也困空與困空同義說文選
南人問訓馬爾訓衡衡通篇作馬爾困空地理志公羊作孔周禮
與困同是二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
字音義一也九九小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乎師古曰公設
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限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
九計數之書者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由此觀之君人者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逸宮本作逸先謙曰人臣亦然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兒惻誠則上不然其
信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意是故伊尹勤於鼎
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百里自鬻甯子
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棄亡而甯
陽傳鬻音離此患也師古曰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七六反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師古曰諫諍也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
謀而升本朝師古曰與與也漢律也汗也言散與謀汗不辜與
日與音相念孫案張訓與與也漢律也汗也言散與謀汗不辜與
與者濁也言去卑辱汗濁之中和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與
與者濁也言去卑辱汗濁之中和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與
此音居略反補注先謙曰王及古疏字文選作鞋耳謂是也
師古曰居略反補注先謙曰王及古疏字文選作鞋耳謂是也
後世居居也音非外儒說儒儒而履履淮南記論訓乃為輕
借騎為騎也音非外儒說儒儒而履履淮南記論訓乃為輕
說士師古曰說說也士傳曰為資也補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風貌也音

前漢六十四下

五

篇蝨爾蠻荆段王

前漢六十四下

十六

志駕車漢爲前

行二十里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補注宋祁曰

路字當作路王念孫曰折本去求字是也求即來之誤字今作求

來獻者一本作求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

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選防四並同文藝亦云云夫後官盛

令郡國無來獻先謙曰治要有求字則唐初本已如此

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

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符六年六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

少不復出征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為元符歟都內

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補注先迺探平城之事

師古曰追計錄冒頓呂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巨攘服之

其事故言探錄冒頓呂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巨攘服之

師古曰攘卻也補注宋祁曰一作籍兵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先

謙曰謂取貨富民以供兵用也一作籍兵厲馬或當是籍厲兵馬

否則宋所見漢書本義義長官本與此同西連諸國至于安

籍兵厲馬也籍厲兵馬義長官本與此同西連諸國至于安

息東過碣石已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比卻匈奴萬里更起

營寨補注先謙曰比制南海已為八郡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元

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制匈奴則此亦當云南制

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為

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九郡南粵傳

真南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九郡南

郡南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九郡南

下斷獄萬數補注先謙曰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

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按捐之言文帝斷獄數以

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

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

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征和三年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

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

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人情莫親

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

今陛下不忍稍捐之忿補注先謙曰說文捐念欲驅土眾擠之大

海之中師古曰捐墜也音子謂反又子矣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

呂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補注先謙曰救官本作校引宋祁曰校

助詩云蠹爾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之詩蠹動貌也

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

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補注

韓曰尚書大傳吳越相習呂韋飲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八十

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相習呂韋飲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八十

鼻飲水口中進啗如故桂海虞衡志南人習鼻飲有陶器旁植一

小管若瓶甕亦雅鼻夷獠族鼻如垂鉤開日好殺聞出市鹽與之

酒鼻飲甕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補注沈欽韓曰獨居一海之中

皆其類也補注先謙曰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類與專同專猶區區也一日國貌也補注沈欽韓曰淮

南覽冥訓區區食類先謙曰說文類下云頭顱謹見此言類顯

識亦從謹字生訓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棄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見往者羌軍言之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蓋指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師古曰少府錢主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

皆可且無已為師古曰為猶用也補注王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

一願之辭願謂願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

也凡言無以為者何以為者皆謂無用也知紀志謂事已決矣尚

何以為言毀也又何以為言毀也何以為言毀也何以為言毀也

也言無用毀也又何以為言毀也何以為言毀也何以為言毀也

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經傳釋詞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

東爲憂對奏上曰問丞相御史補注錢大昭曰御史下當有大夫二字先謙曰不言大夫省文通鑑亦無大夫二字本書凡言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曰爲當擊承史大夫省去大夫二字者甚多

相于定國曰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適從之遂下詔曰珠厓

唐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

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制家宰制國用視年

之豐耗祭用數之仍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人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

況乎辟不嫌之辱哉補注先謙曰胡注嫌當讀作憐憫之爲言厭也似不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日相贈又曰動兵非特勞民凶

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師古曰欲有來入

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曰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

令楊與新已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與曰京兆尹缺補注先謙曰胡注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光四年

耳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

漢書補注 卷六十四下 列傳第三十四下

五年貶爲左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捐之曰令我得爲尚書令也姓諸趙大夫食采於五鹿因以爲氏捐之曰令我得

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

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張晏曰許嘉也補注先謙曰

將期思侯並可爲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

思侯者顏說非錢大昭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

下引風俗通有期思國不言復姓若以爲期思地名則下文諸皆

宣又言所居之縣何以侯並獨載居地乎先謙曰後錢說是皆

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謂者不宜受事宦者不

宜入宗廟立止補注先謙曰成帝建始四年始罷中書宦官元帝

也或是止宦者不入宗廟言二事而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

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補注先謙曰興曰我復見言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今

官本今作本是補注先謙曰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且與合意即

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

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岡上不道補注先謙曰岡書曰讒

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王制順非而

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傷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

殺也補注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

何說不聽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滅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

補注先謙曰通鑑列此事於永光元成帝時至部刺史補注何焯

年蓋據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之歲也成帝時至部刺史補注何焯

詠大夫楊與博士駟勝對黃霸四塞終日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

兵北當戎狄南創荆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

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故備論其語

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

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

恨哉

虛受堂

主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漢書六十四

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
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素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
覆數者所具反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云守宮蟲名也
覆芳名反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云守宮蟲名也
覆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呂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
則滅矣言可曰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爲辟宮辟亦禦
扞之義耳盃盃器也若盃而大今之所謂盃盃也盃首綴補注劉
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蠱之微何
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蠱也劉敞曰守宮
即人家屋壁中蟬蛻俗呼爲蝎虎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戶間
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西漢南萬華衛云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
合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朔自贊曰臣嘗
者不淫去者有姦先讚曰官本注呼俗作呼是朔有靈基經見
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補注沈欽韓曰東方朔有靈基經見
成法也師古曰別分臣曰爲龍又無角謂之
爲蛇又有足跛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師古曰跛跂行
貌也脈脈視貌

前漢六十

四

四

也爾雅云蟪蛄蟪蛄蟪蛄蟪蛄守宮是則類耳蜥蜴方音云其
在澤中者謂之蜥蜴蜥蜴音是非守宮也蜥蜴也蜥蜴音
余亦反蜥音榮蜥音蜥蜴音蜥蜴音蜥蜴音蜥蜴音蜥蜴音
谷反蜥下重也先謙曰官本注下重蜥蜴音蜥蜴音蜥蜴音
是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仲反其下並同時
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稽
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骨矢稽解在公孫弘傳補注沈欽韓曰
博擊桌於掌中爲騷傑也每投壺輒賜金帛先謙曰郭舍人事詳
褚補史記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賁也臣願令朔復射
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補迺覆
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囊數也蘇林曰囊音貧囊之囊載音
也師古曰囊數戴器也曰盆盛物載於頭者則曰囊數薦之今實
有周鼎象數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林諒之曰寄樹而生宛
童有林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囊數明其常在盆下
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數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飲食
爲盆矢失之遠矣楊惲傳惲不容穴街囊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
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錡非所銜也補注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
下何得曰囊數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

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數皆是附
著他物而得名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爲窶數大物在盆下中物
一盂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爲芝苗形圍似窶數而
植盆非寓木尤疏謬矣錢大昕曰釋名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說文
窶盆亦有窶數之名廣韻窶數四足凡也此與蘇林四股鉤之說
相近皆以形相似言之先謙曰官本窶數並作窶數引宋祁曰數
音戴崇本作數故決是芝韻何晏景福殿賦爾爾重窶數矩設
言其重疊交互之狀以蘭桮對窶數亦是以爲芝之類與顏說
合芝苗之形連縮局卷故釋名不能入置字釋之云窶數猶局縮
謂小意芝苗雖微物巨者以不能入置穴故楊惲取爲喻也說
文之負戴器廣韻之四足凡皆非此所謂窶數也注林官本作枝
是楊惲傳下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
官本有字字

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服

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髡箭之髡暑音爪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暑
也謂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暑
自窶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病甚則稱阿暑音步高
反是故朔連讀而謂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
暑大呼自窶也先謙曰官本注無謂

字服作報引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

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

前漢六十五

四

尸益高鄒辰曰咄音納裴之納也師古曰咄咄咄之聲也音丁骨
 屍脾也從尸說非也誓音敖補注王先慎曰屍當作屍從九說文
 居處字與屍別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毀辱也音
 倡常侍左右錢大昭曰舍人天子從官以幸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
 詆之適與爲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補注周壽昌曰案藝文志
 隱語也文心雕龍云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化爲隱語隱
 也者迺互其辭使昏迷也鞠家唐亮見上傳卽隱之權輿郡姓名
 字詩見孔北海集黃綢幼婦見蔡邕題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碑并謎見鮑照集皆縵朔而起者也
 毛者狗竇也聲警者鳥哺殼也項昭曰凡鳥哺子而括者爲殼
 豆反補注劉敞曰向竇文不全明少而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雛音口
 穴相重迭誤爾先謙曰官本鳥並作鳥項作章鸛文竇也終兩
 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卽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背也俛又音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師
 曰諧者利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呶呶何謂也張晏曰齟音齟
 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
 亞音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呶音五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下

漢書補注 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1111

太后以元朔三年崩又在元鼎之前此傳先言追於太后未敢遽
出下言使右輔都尉微循則左輔都尉亦不始於元鼎表所言
恐有誤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曰
易衣之處亦置官人補注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官人從
也史文自無之後傳則延年更衣曲官名在昆明池西補注
宣曲官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曰宣曲官名在昆明池西補注
投宿諸宮師曰宣曲官名在昆明池西補注
也其音同耳官名在昆明池西補注
作楊水書字通什五林官在盤屋縣長楊宮東北於是上曰爲道
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
者二人舉籍阿城官南師曰阿城官名在昆明池西補注
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秦阿房宮一名阿城在長安縣西阿城
二十里西北三面有牆一面無牆周五里一百四十步蓋屋曰
東廡山曲曰蓋屋扶風宜春曰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蓋屋曰
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直曰賈直欲除曰爲上林苑屬
之南山師曰南山在鄠杜之南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曰償鄠
杜之民師曰南山在鄠杜之南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曰償鄠
上說稱善師曰說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
應應之曰福師曰官本通作遊引宋祁曰遊當作爲驕溢麗天表
之應應之曰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堂下周屋弋獵之處
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爲苑何必盤屋郭
杜乎師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
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曰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呂東商雒呂西服度曰商與上雒二
也隴隴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補注先謙曰謂止霸產呂西
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
中山川物產饒富是謂之陸海也補注秦之所曰虞西戎兼山東
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曰

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補注先謙曰原此百王所取給萬民所
計也言不可勝計詳對向傳顏訓非
印足也師曰印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龜魚食糧師曰印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師
曰賈今規呂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
家之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曰耗減是
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孤菟之苑大虎狼之
虛師曰虛又壞人家募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曰斥師曰斥師曰
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孫曰案御而營之殊
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
師曰騫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曰危無隄之與師曰
限也與乘輿也無隄言不費也不敗斥天子故言與也張晏曰
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與謂入子富貴無隄限也師曰張
說是也音丁奚反補注劉敞曰不足以免不字當作亦隄防也
字是車與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覆之憂不字當作亦隄防也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曰疆國富人也
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師曰畔師曰畔師曰畔
君宮室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九十九所中設九市補注沈欽
修宮室武王伐殷得三大大宮百九十九所中設九市補注沈欽
宮室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曰古曰楚靈王作章華
有乾路之禍也章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曰古曰楚靈王作章華
師曰古曰楚靈王作章華有乾路之禍也章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生而弱死而強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
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
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爲男下階爲女士下階爲
庶人上階爲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爲男下階爲女士下階爲
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領天子行暴令好甲兵修宮櫺廊苑
園則上階爲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爲男下階爲女士下階爲
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何焯曰應引黃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占
三台者異周壽昌曰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

荀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威體三台故六
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
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東
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殺之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
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
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何奴即有急推鹿逐之久之隆慮
三當死武帝然遂釋殺鹿者之罪先謙曰遂竟也
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已金千斤
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補注周壽昌曰病困之困各本作困
似困字勝以困字可省困則下豫贖及隆慮主句有根因字句
傳云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正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困上許
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服度曰主傳主之
傳婦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主也師古曰禮有
婦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
長公主傳秩六百石公王子廷尉上請請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已屬我乃有子言
其晚孕有也屬音之欲反補注錢大昭曰案此以隆慮公於是為
主為武帝女弟而景十三王傳又以為帝姊未知孰是
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
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貌也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
難也陛下行之是臣聞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
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
補注宋祁曰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夕當作少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於公明
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
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補注
曰官本重精銷憂者莫若酒補注沈欽韓曰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宮
神散三字

樹悉具人莫知也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
所致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盡置酒中立銷臣朔所上壽者
明陛下正而不阿因已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
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補注
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補注先謙曰官
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也補注沈欽韓曰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已賣珠為事偃年十
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主召見曰吾為母
養之因置第中敎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讀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
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二
家兒傳戲殿下主伏戲視之偃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
貨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偃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
漢官儀公主私府秩六百石先謙曰官本無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者也二字引宋祁曰補注沈欽韓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
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安陵爰叔者爰盎兒子也補注周
壽昌曰
亦盎兄子善畫策疑帥爰種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揆
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自安
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言師古曰言不知所言
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荻竹籍田無可
言有宿宮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廟當足下
何不自主厭長門園如淳曰園在長門園在長門園在長門園在長門園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
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敎入言之主主立
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
偃召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

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間朔吾欲化民豈

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干客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厯數

見之貴爲天下補注先謙曰官富有四每身衣弋弟師古曰弋黑

見之。履爲一。本內作于是。篇有曰。清其衣。一。絳色也。緇厚。綳

爲席師亡曰莞夫難也今謂之蔥蒲曰莞及蒲爲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

言不大治衣緼無文
師古曰緼繇絮也言內有絮反集上書囊曰爲

屢卬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襃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鵠不相副侔案未央前殿創自蕭何

必卽施前殿應劭之論固矣東觀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

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曰城中爲

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

漢書補注 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師古曰敖讀曰

傲爲音
于渠反
上言朔口諧辭給師古曰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

造也好造說以問之言曰而美詩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比論當世臣犬觀陛下功德鍊五帝之上

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威

得其人矣譬若呂周邵爲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爲御史大夫

應劭曰傳授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爲將軍
陳征伐之事故云爲將軍
畢公高
師古曰太公望也知畢

招遣方後也爲周太師故云拾遺也
弁屬于爲衛戩有勇補注周
壽昌曰弁與巾同弁嚴子
皋陶爲大理師古曰呂其作
后稷爲司

農師古曰播種伊尹爲少府之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補注周壽昌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

稅主天子內職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故
以此屬之應注謬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子輿使外國師古曰

辯說其不顏叟爲博士自子夏爲太常學故爲太常也

音管張晏曰蠡瓢也師古曰莞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平搖
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辨物篇趙中庶子韓詩曰以管窺天以
錐刺地沈欽韓曰說苑陳旌宛術之篇或謂之瓢謂扁鵲曰以
之事仲尼譬猶渴飲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
之深乎先謙曰**巨筵撞鐘**注吳仁傑曰謂棄筵也師古曰鳴鐘當
官本注搖作筵**巨筵撞鐘**注吳仁傑曰謂棄筵也師古曰鳴鐘當
棄周官矢人注云筵謂箭竿耳楚辭蘇衷茅以筵筭王逸曰音
通類云檣者謂箭竿耳楚辭蘇衷茅以筵筭王逸曰音檣者謂
王莽傳以竹筵導其豚師古注云筵選注乃云筵小木枝不知何
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以說苑字從木而爲是說
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以說苑字從木而爲是說
藺文公案從筵之筵一曰屋梁莊周書舉筵與楹屬與西施郭象
曰筵橫而楹從司馬彪以筵爲梁楹爲柱衆莊生本以筵楹大小
之殊屬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一本注唐作徒爲豈能通其條貫
梁則失其趣矣先謙曰一本言本注唐作徒爲豈能通其條貫
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蘇是觀之譬猶齟齬之襲狗服虔曰音縱
齟小鼠也音精勸此服音所本先謙曰官本縱作縱孤豚之咋虎
齟齬也亦名齟齬此服音所本先謙曰官本縱作縱孤豚之咋虎
國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嚼也音仕容反補注沈欽韓曰吳子
國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嚼也音仕容反補注沈欽韓曰吳子
虎雖有關心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今曰下愚而非處
隨之死矣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滅也耳語辭今曰下愚而非處

前漢六十五

十九

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自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補注先諫曰若夫至此史記無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曰厲主意補注王念孫曰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晚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厲退不能揚君美曰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補注先默然默官本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哭地師古曰李然猶然然將曰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先生進無曰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七矣反吳王曰可曰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

曰言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政反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箴石篇賈生有言曰
惡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
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
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反也悖音布內或有說於目順於耳
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
何爲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補注先謙曰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闕龍逢深
官本注無呂字
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作主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
將曰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補注錢大昭曰禍謂本作病今則不然反爲誅
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曰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爲天下笑補注何焯曰張湯諸顏異被誅陰擠狄山死地汲黯亦以直廢
朔之言皆藥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
武帝之病也

前漢六十五

安平

進及蜚廉惡來輩善走師古曰蜚字補注先謙曰蜚廉子說苑雜言子石曰惡來輩長鼻決耳楚詞惜誓來輩順志而用國此輩字詠狂文盛本及文 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瑯琊刻鏤之選並是輩

好曰納其心師古曰納與昵同音也瑯琊謂刻爲文也古義 務快耳目之欲曰苟容爲度

遂往不戒補注先謙曰論語述事不諫既往不答此謂不以遂往之事爲戒也 身沒被戮宗廟崩隤

國家爲虛師古曰虛墳也者直氏反虛墳曰壙故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雲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

微辭師古曰說也 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也响响言語順

許于反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主之邪下曰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補注王念孫曰顏注非也損當爲損言將

紀作除則損爲損字之誤可知先謙曰損損形近易誤下文損車馬之用損亦

誤恨是其證則忤於邪主之心慙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慙猶經也雖也 故

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補注錢大昭曰家闕本積
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已咏先王之風亦可已樂而忘死矣
是已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
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
反補注錢大昭曰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
與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此二人者皆避濁世已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師古曰開讀曰開
下有賜字發憤畢誠師古曰圖畫安危揆度得失計也補注先謙
宋祁曰盡姚本作畫引上已安主體下已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
可幾而見也師古曰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呂于湯師古
冒也師古曰太公釣於渭之陽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
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已正其身推恩已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呂仁為前漢六十五 衰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
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已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已如此龍
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
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始危也補注先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之位補注先謙曰官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罰節儉
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補注先謙曰官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
首于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墾池塹已子貧民無業者
補注先謙曰官 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
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補注先謙曰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

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
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王念孫曰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圖作
也師古曰今觀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為國矣說文囹圄圍也所以拘罪人
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囹圄而免刑戮其字並作囹師古曰鳳凰來
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
謂曰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
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已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積濟濟
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之謂
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
祿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
注沈欽韓曰楚詞章句有東方朔七言七言上下補注先謙
不應過於劉向也又御覽三百五十五有東方朔對驛驛難從公
孫弘借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對驛驛難從公
孫弘借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對驛驛難從公
夕死而朝生者士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則錄所載世所傳他
亦不必長貧也前漢六十五
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皆
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言計吏故令
後世多傳聞者補注先謙曰而楊雄亦曰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
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然朔名過實者已其談達
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已上容應劭曰容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
死首陽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怒身無思是
出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怒身無思是
飽食安步已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清曰依違朝隱樂玩
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達矣臣增曰行與時詭而不達禍害也師
古曰諫說是也詭違也補注周壽昌曰朔本集載其賦子詩至篇
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
羣累生孤貴失和遺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
神氣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先

諫曰官本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如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已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已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曰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善者直略反編注何焯曰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刺取叢起以博異聞也

虛受堂

三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朝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

臣表賀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著書十餘篇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免放賀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

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

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召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

功封南寧侯臣贊曰茂陵中書云封南寧侯表亦作命師古曰南

字作窮後再召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召浮沮將軍

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

繹侯補注周壽昌曰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石慶雖曰謹得

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

呂窰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

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

曰主上賢明臣不足呂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賀子敬聲

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

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

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曰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

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補注周壽昌曰游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

聞賀欲贖子補注先謙曰官本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

相事微辭且多誠繁方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主私通師古曰及使人巫祭祠祖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

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師古曰及使人巫祭祠祖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

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

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

曰武王傳欲戾太子遂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補注錢大昕

俱稱戾園亦例之不一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戶勿反又音其勿

之不知其始所召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據

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與美田曰利子弟

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戢師古曰戢為方計曰益之不貨路上流師古

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師古曰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

為援師古曰援使內郡曰作車耕者自轉所曰饒邊饒邊所曰行恩

其過向小未至死罪若以胡為援又豈得稱胡為邊乎師古曰

省作車師古曰治作車曰給軍用師古曰台部曰台部諸侯功而作車

也省音師古曰治作車曰給軍用師古曰台部曰台部諸侯功而作車

者師古曰治作車曰給軍用師古曰台部曰台部諸侯功而作車

使懷孕者為之傷耗師古曰治作車曰給軍用師古曰台部曰台部諸侯功而作車

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師古曰治作車曰給軍用師古曰台部曰台部諸侯功而作車

劉敬曰獄合屬上其曰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

兩府曰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補注

武帝有意欲復惠帝高后時兩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師古曰

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師古曰澎音彭彭音彭彭音彭彭音彭

也說詳表 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釐

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身也謂引身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

丞相長史乘疾置師古曰置謂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

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

十三王傳云國中口語籍籍無復至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呂牛車為

槽師古曰槽猶也連與敵戰故曰車為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

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呂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矯制師古曰矯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發武

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

水及宜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宜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令鄠縣

胡騎皆長水校尉所掌見百官表營近長水故以為名皆曰裝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帝後

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

其姓為莽見孟康注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

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輶濯士呂子大鴻臚商成師古曰輶濯

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呂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

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師古曰先謙曰諸補史記任安

立車北軍南門外召安與節令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師古曰歐

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長安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

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

分爲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南市北市四市者廣博之詞胡

說失之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官本闕作闕逢丞相軍合戰五

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

附兵浸多師古曰浸多也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

東直杜門故太子戰敗長樂闕下南奔覆盎城門而出亡也師古曰

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

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十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

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

也大夫何曰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

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師古曰先謙曰諸補史記安若

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不安吏誅死

上曰侍郎莽通復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

謂元功矣大鴻臚商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

為德侯成爲稅侯師古曰稅音始在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

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師古曰

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呂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語名其明年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

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師古曰昌邑王

君侯師古曰楊惲傳曰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

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通矣師古曰昌邑王謂昌邑王

雖是而不盡然也楊惲傳為丞相封安平侯後夫一謂曰使九

卿來報君侯亦列侯為丞相稱君侯之諡王帝借尊稱以詔惲非

典故也如據漢書侯侯自是正諡後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師古曰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

如若也屈釐子妻故其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

夫人曰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

祠欲令昌邑王為帝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

廚車召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補注先

街華陽其一也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補注周壽昌曰項安世云田千秋好乘小車子

為車氏之其先齊諸田徙長陵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寢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

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

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

麗補注周壽昌曰麗字不訓美好公孫宏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

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補注何焯曰千秋高寢郎又自書白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拜特言其速顯因上有召見字而為傳

合耳賈捐之傳立拜為冀州刺史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

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

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閭閻曰閭閻曰閭閻師古曰閭閻年表入

此同意特呂一言寤意每月取宰相封侯世末嘗有也後漢使者

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也使者

曰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安一男子

上書即得之矣補注蘇輿曰妄一男子當作一安男子安子諫使

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逕責之師古曰賈

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賈

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

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曰漢書注

大昭曰胡建傳所以尉安走卒甚得其心注云尉者自上安之字也

韓安國傳云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

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案王嘉傳遣使者賜金尉師丹傳有以

尉復師傳之臣冀遂傳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宣元六王傳益封

孝王萬戶尉安之皆不從心師古曰尉安之皆不從心

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

與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

及士大夫師古曰尉安之皆不從心

食者累月適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

道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

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師古曰鞠問治也

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

聲之時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師古曰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

傳時寄通借字今丞相親握蘭臺蠱驗所明知也

在殿門蘭臺掌圖籍師古曰言往尚為

書據此蘭臺在殿門外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尚為

巫頗脫逃在外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補注先

向為蠱不止師古曰言往尚為

作其敬不舉君之觴補注周壽昌曰臣下上壽允之則曰敬舉君

如田千秋是也後書明帝紀十七年百官公卿奉觴上壽謹謝丞

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館舍也

道錫蕩師古曰錫蕩

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

道少主師古曰道

任王本師古曰王本

將軍雷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曰此重之每有吉祥

應數襲實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補注先謙曰

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曰民所疾苦於是監獄之議

起焉師古曰議罷監獄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錢曰論議政治

能罷但罷監獄而已班於贊中痛責千秋而附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呂虎牙將軍擊匈奴

奴坐盜增鹵獲自殺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國除補注周壽昌曰千

關都尉一子為雒陽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呂為國家興推

覺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人官也竟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

伐其功師古曰自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

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呂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

縣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

之使持斧逐捕盜賊巨軍與從事誅二千石呂下勝之過被陽欲

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鍵也欲斬人皆仰言曰使君顯殺

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質鍵也欲斬人皆仰言曰使君顯殺

增威不如時有所寬師古曰質鍵也欲斬人皆仰言曰使君顯殺

功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實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

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

脩治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補注錢大昭曰辨

具也釋文辨皮寬反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告有司具鄭注具猶辨

也易制牀以辨徐音辨具之辨說文辨字在新附中先謙曰官本

辦作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

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呂列侯與

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

咸女莽篡位宜春氏呂外戚寵張晏曰莽妻取同姓故氏侯邑也

莽族相涉故呂侯張稱之曰莽本呂與諸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

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補注宋祁曰捷一作

下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補注先謙曰又為長

傳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補注先謙曰

皆作知上官桀等反謀呂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

居也補注先謙曰呂本請呂作謂移呂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呂

聞蒼延年皆封敞呂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遷御

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

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

應之辭也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

馬師古曰遠速也補注何焯曰敞夫人是後妻非司謂敞曰此國大事今

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

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師古曰帝位月餘敞薨補注周壽昌曰帝六諡曰敬侯子忠嗣呂敞居

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

新日監本惲下重一惲字提行呂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

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材

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

侍中金安上呂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補注錢大

金安上及惲有四人其一人史高在外戚侯表惲為平通侯遷

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

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補注錢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
大昭曰此耶非尚書耶是備衛耶或至歲餘不得沐其
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曰沐假償之也
豪富曰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
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俸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
農呂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帳之
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曰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
補注宋祁曰簿書給帳之長也別本給作餘無嫌字
謁洗沐皆曰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
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
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補注錢大昭曰此
然孝文時賈山上至言已云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則官制久矣
親近用事初憚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曰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子憚憚盡
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曰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憚居

前漢六十六

九

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憚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又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曰其能高人也
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曰是敗師古曰長樂者宣帝
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
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戈二反補注錢大昭通謂
曰隸闕本作隸下副帝隸及注同先謙曰官本同隸隸古通還謂
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隸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稅侯
音丁故反補注先謙曰稅侯金賞也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
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車轡入北掖門師古曰轡古
先謙曰高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轡車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
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轡字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
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亡常謂憚曰聞
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

脛直貌也補注周壽昌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
曰脛脛即脛脛通借字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召不容
謂鼠不容穴街實數者也穴坐街實數自始故不得入穴師古曰
實數戴器也實音其反數音山羽反數者東方朔傳曰云今
之訟人亦於已有妨補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何焯曰
人猶云誠若人言也李注非先謙曰官本注不又中書謁者令宣
得入穴下有也字實數非戴器詳東方朔傳又中書謁者令宣
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
謁者令咸帝改爲中憚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
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憚云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已
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也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
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曰
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

前漢六十六

十

之銘師古曰言其同類也銘憚妄引亡國已誹謗當世無人臣
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
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
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
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行必不至
謂漢史爲春秋失之矣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下有也字
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曰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
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奏憚
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欲令戒飭富
平侯延壽師古曰侯與延壽同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
久活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
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
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毋世憚
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

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同大逆不道

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自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

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關門惶懼為可憐之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注朱一新曰監本作惲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

放逐三月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享幸無羔

斗酒自勞師古曰高反勞音來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亭作烹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應劭曰拊瓦器也秦人擊之曰節歌師古曰而呼鳥鳥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壤叩缶彈箏搏髀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

鳥鳥快耳者真秦聲也也是閭中舊有此曲也

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

在陽人君之泉也燕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曰喻百

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國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

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基須待也補注周

壽昌曰張晏詳作詩注文或謂內顏注取之竊意宜帝惡者書中

君父送終數語蓋先時數長樂告惲罪有昭著期不俟此詩是日也

此又上行不至河東等語觀此書更實其言矣不俟此詩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衰低印師古曰衰古衣袖字補注先謙頓足起舞誠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

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補注錢大昭曰賈豎

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粟師

惲免為庶人故欲為賈豎之事師古曰言逐眾向何稱譽之有

編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向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補注宋

字當刪先謙曰官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

本意上有之字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今

傳作皇也仲舒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今

子向安得曰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

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反補注先謙曰漂然借字頃者足下離舊

之移人哉於今遇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意安定貪鄙之俗而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達今乃

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補注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
先謙曰官本注也上有者字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
之也言子當自勉厲自立師古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
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師古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前已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
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
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
事誅會有日食變駟馬狼佐成上書告憚師古如憚曰駟馬日給駟使
吏有佐名成者補注先謙曰通鑑注末者引作也是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
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師古
日當請處斷其罪補注先謙曰顧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
炎武云以書中有君父送終語師古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
者未央衛尉章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補注錢大
業傳故事大逆朋友師古坐免官無歸故郡者補注案杜

前漢六十六

主

蔡義河內溫人也呂明經給事大將軍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
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還補
覆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
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
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
也師古曰燕安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悅
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
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目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
字也俛曲背也俛音力主反補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
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顧制者師古曰顧與專
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已為人主師當為宰相補注周壽
昌曰義授

經昭帝故云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為人主師也義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
曰屢被察舉及舉為故得遷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遷也無之字引宋祁曰遷也改作遷之
扶風遷太僕師古曰官本注作弟第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
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晝夜迺歸及吉
病甚上自臨問曰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曰萬年任為
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議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
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
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
教咸調也師古曰大要歸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
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曰下
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威頗顯短顯等恨之時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
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師古曰雲從刺候教令上書於石顯徵
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治力反減死髡為
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曰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
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
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
南陽太守所居曰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
謂郡之府補注家祁曰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補
日韓府下當添下字曰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補
作是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

前漢六十六

主

斷焉行行焉歸古曰齒齒犄牛之貌行行周壽昌曰鹽鐵論作閭閻焉倪反行音胡浪反補注

正字通

公卿師古曰蒹音滿又莫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又下有音字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敎反可

儒術學不能自解理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

而多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師古曰性生也及厥宗謂與上官桀謀

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
皮哉皮哉師古曰論

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彼人哉作彼人者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

斗筭之徒可足異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

算選算古字通也今本仍作選風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傳注絕交

詩周本紀作選脩徐廣曰選一作選是選算同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北軍區垣目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國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

之遇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

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堂

卒趨立堂下拜謁因上堂本闕本皆有先議曰官本有皇字走

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

史補注王先慎曰御史上脫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由建亦已

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臣威服誅惡臣禁邪

今監御史公穿軍垣求賈利師古曰公謂私買賣臣與士市不

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臣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

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

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補注沈

欽韓曰說苑作理法李義同兵陰陽家黃帝李法十六篇下軍

北軍則也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小賈也音

同下皆類此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曰聞言軍正

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補注先二千石曰下行法焉孟

議曰二千石謂軍中丞於用法疑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古

校尉尉尉之屬丞於用法疑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古

事果於上也談音女端反累音力端反臣謹言斬昧死曰聞制

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

解在王父假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

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

謂先為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

之意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

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矯恣

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福

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補注齊召南曰案渭城屬

渭城故建圍之以索賊耳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

客往奔射追吏師古曰奔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

游微傷主家奴師古曰游微傷主家奴官表云僕射

事建報亡它坐師古曰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

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

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師古曰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報故不窮審

言為游微避罪而安報文書故也不窮審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

有不字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補注周壽昌

是也時休沐出桀觀入代下吏捕建建自殺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訟

光決事桀安父也師古曰桀安父也賢篇東海成縣河東胡建

以衛榮舉起幸伍伍為縣令文學曰二公褒精白之行行忠正之道

不避強禦卒為伍伍所排周壽昌曰掘鹽鐵論賢良文學議注昭

帝始元六年二月己丑建不得前漢六十七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其死則此必是年正月二月事師古曰建不得借客報仇師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補注王先慎借客報仇師

音曰夜反也長八尺餘容貌甚壯曰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

白子友受易補注齊召南曰案儒林傳東海孟喜授同郡白光少

彼云字少子此云又事前將軍諸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

儼大節師古曰儼大節又事前將軍諸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

成王氏之賢史家於朱雲深取師古曰成帝以後士皆依

焉特為立傳蓋激於張孔之徒爾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

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丞陰縣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

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

武忠正有智略可使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呂盡其能上迺

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曰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

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

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作臣今嘉從守丞

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補注錢大昭曰走南監本闕本作步先謙曰官本步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

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

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絮白廉正經術通明

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稱稱雲師古曰微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微

作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

驗目明好惡嘉竟坐之補注何焯曰貢禹雖賢然爲石顯所薦朱雲好大節又從蕭望之受經此固顯等所

畏惡也衡之對嘉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

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

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音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

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補注沈欽韓

也師古曰抗音抗也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也師古曰抗音抗也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也師古曰抗音抗也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也師古曰抗音抗也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也師古曰抗音抗也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也師古曰抗音抗也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也師古曰抗音抗也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

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臣私語雲爲

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爲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

而與交還雲呂故不得師古曰吏上於是下咸雲獄滅死爲城旦

下當添治字師古曰咸爲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曰帝師位特進甚尊重補注劉放曰故字當

侯如故也錢大昕曰禹以成帝河平四年爲丞相相禹嘉元年前以老

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此稱位特

進則在罷朝後故雲但斥言安昌侯張禹不言丞相而咸帝亦但

以廷尊師傳罪雲也文當云故丞相安昌侯今本轉寫誤耳王念

孫曰治要引此正作師古曰安昌侯張禹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呂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

者索餐者德不稱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

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之亡所不至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呂厲其餘師古曰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供御器物

孫記人部中一帖十三九十二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

九十三引此並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沈欽上問誰也對

韓曰唐六典武庫令職注第刀長刀蓋古之斬馬劍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補注先謙曰禹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誦上廷辱

師傳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前師古曰誦誦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

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補注無日字所過皆敬事焉薛

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雷雲宿從容謂雲曰從音七

反在田野亡事且雷我東閣可引觀四方奇士雲曰從音七

史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引我為吏乎補注王鳴盛

東邪師古曰公孫弘為丞相起賓客館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問者小

門東向開之選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後吏官屬也然則屬吏

者從當庭中門入東閣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

其燭項可見宣不敢復言其教授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

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

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曰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梓

也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

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

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補注王先謙曰求假輶傳古

下云陛下距臣者三矣明上變事者三數字字通言之七

韓曰晉書與股志一馬曰輶車二馬曰輶傳詣行在所條對急

政師古曰條對者一輶輶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

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

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補注周壽昌曰百官奏風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鐵官蘇令等反補注

書中有此二事則必在永始二三年矣補注鳳死已八九年則是時

疑有外誤臣聞箕子伴狂於殷而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禮師古曰通逃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八論衡曰高

通漢儀禮祖詔叔孫通制作儀禮十六篇案後世習書傳云叔孫

十二篇儀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補注先謙曰一說先

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補注先謙曰一說先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補注國言其順聽言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補注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目補注文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師古曰言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節怙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呂舉秦如鴻毛取楚

若拾遺師古曰言其易也補注此高祖所呂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而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

日召讀循高祖之法加呂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

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

滅周公之軌師古曰法也補注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

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補注錢大昭曰文南監

武是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

須顯功師古曰謂謙平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補注

子審舉篇總書高祖紀補注梁玉繩曰孝廉茂材稱廉茂猶抱朴

儀志稱秀才孝廉為秀孝也補注是呂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自赴

關廷自街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

其計升平可致前漢六十七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

安王綏閒而起補注錢大昭曰安王二字當乙朱一新所計慮

不成而謀議泄者呂眾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執陵不

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

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孫曰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

屬益涉後文執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為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

衍此二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

字矣嘉中廣漢男子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都求黨與索

鄭躬等反是也師古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補注劉敞曰漢氏世實隨和

隨和師古曰謂呂氏夫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補注劉敞曰漢氏世實隨和

又是何物耶仍如李解為是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

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

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

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補注先謙曰臣誠恐身塗野草戶并卒伍故

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呂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

呂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書補注沈欽韓曰

出於圖方圓出於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從九九者乘

除之原也夏侯陽算經曰夫乘除之法先明九九一從十橫百立

張上下相乘實居中央言十自過不滿自當以法除之宜得止商

從上下相乘實居中央言十自過不滿自當以法除之宜得止商

以次右行極於左方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

天下士所目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衛師古曰秦武

也任鄙力士之子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也今欲致

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呂升斗之祿賜呂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然暗矣師古曰然猶然也夫呂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

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

時務師古曰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束帛者

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訖也師古曰底底石也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呂喻國政

此厲字緣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

其柄師古曰秦阿劍名歐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

喻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

呂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今不循伯者之道讀曰霸次

本亦同補注先諫曰元紀宣帝王之道迺欲呂三代選舉之法取

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補注

日而當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晉文召天王

齊相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得于河陽也用亡益於時不願逆

順此所謂伯道者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

桓而而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一色成

也今本作亡益於時蓋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體謂之醇補注先諫曰官

白黑雜合謂之駁欲呂承平之法治暴

秦之緒師古曰緒猶呂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補注沈欽韓曰淮

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

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緣

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

廷尉而死者眾師古曰呂其所言自陽朔呂來天下呂言為諱朝

廷尤甚師古曰妨人之口法禁嚴切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

正何呂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

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呂此卜之一矣補注王念孫曰一矣二字文

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一矣本作可見矣言

紀孝成紀正作以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呂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及至陛下戮及

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呂言為戒最國家之

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

孟康曰福諫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師古曰周

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書篇名也

呂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

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開四

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外戚之權日呂益隆

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呂來日食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

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

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

也危亡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為石師古曰務全當與之賢師良傳教呂忠孝之道今迺尊寵

其位授呂魁柄喻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

亦亡及已師古曰已上遂不納遂猶竟也成帝久亡繼嗣福呂

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呂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

賢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

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驪

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驪死之

故願登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應劭曰日丹淹富戶牖之法坐

師古曰戶牖之謂之陞言負辰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

命篇所謂闢閭南嚮是也先謙曰官本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

有遺於世師古曰此臣寢所呂不安食所呂忘味也願陛下深省

臣言師古曰臣聞存人所呂自立也壅人所呂自塞也善惡之報

各如其事昔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

言本注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絕三統滅天道是呂身

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所謂壅人呂自塞者

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

帝之後於陳并祀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呂姬姓

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呂自立者也今成

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

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

諱曰官本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呂為殷後禮

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適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為諸

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沈欽

韓曰公羊昭三十一有傳焉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曰諸

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

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風未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

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曰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

伏生所著其說王成金縢之於畢示天不致臣師古曰齊召南曰案大傳

說宋一新曰示天下監本有下字先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

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

日列為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

尼之素功呂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則國家必獲其福

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補

先謙曰言後聖必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

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補注發大昭曰武帝上問本始封周後姬

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

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時匡衡議呂為王者存二王後所

呂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

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

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

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

也先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上曰其語不經師古曰不遂合於經也

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曰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

王後推述古文曰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注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者進取獨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頑嚚進取下應 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漢代其言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
實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昭明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
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
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
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
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先謙案注引詩世作時避唐諱遂從
所好全性市門云傲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
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府
司徒後為車騎將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上有故字清
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濯
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濯
職近於此義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終

漢書六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霍光字子孟票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孺曰仲呂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遺史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

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

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呂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適自知

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也至平陽傳舍遣吏

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

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曰老臣得託命

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

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師古曰光祿大夫郎中常當作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

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使侍居上心欲巨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

之欲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師古曰黃門賜光

物師古曰黃門任親近以供天子百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上曰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

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師古曰天子所臥牀前拜職補注王念孫曰室謂之內故臥

丹傳直入臥內皆是也師古曰此注及金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

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

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何羅反時光與金

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曰從

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秬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

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

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

河字下脫開字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然先謙

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然先謙

光蓋其捕誅通也皆曰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封三子事師古曰臺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

莽酖殺忽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蓋主報言獨患光及莽光為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與樓同白晳疏眉目美須頰師古曰

也頰頰毛也音音先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

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殿中嘗

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

有欲收取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

四字則召顏通意存不完下文郎不肯按無根中二人師古曰郎不肯授光

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

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師古曰漢語光嫡

人昭后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健仔師古曰鄂邑所

賀補注何焯曰史樂成光所親信故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
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憤滿又音獨曰問所親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補注周昌曰光為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延年曰
將軍為國柱石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呂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將軍若能
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圖計師古曰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
孫曰鄂亦驚也若以為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
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驚也驚驚卒起不莫敢
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曰幼孤寄
將軍曰天下曰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諡常為孝者曰長有天下補注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
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責也補注宋祁
曰受難改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呂承宗廟
一聽之也
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補注先謙曰胡注未央宮有承
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
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虛西都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
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
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室殿黃圖溫室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

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補注先
黃門令見表府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
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
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補注錢大昭曰侍
中臣朱一新曰臣當作常先謙曰云守王不須言侍守中臣二字
史亦罕見據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則朱說是也
通鑑作光較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
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馬也補注先謙曰胡頃之有
太后詔召王王問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如淳曰呂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曰為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陸陳列殿下師古曰陸戰謂執羣臣呂次
前漢六十八
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敞師古曰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張子儒曰度
遠將軍臣明友師古曰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後將軍臣充國師古
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誼亦作義案鄭仲師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傳
義傳皆以誼為義義者宜也故字從宜傳義者宜也故字從宜傳義者
侯勝傳皆以誼為義義者宜也故字從宜傳義者宜也故字從宜傳義者
臣諱王師古曰當塗侯臣聖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蒼梧王趙光子
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太僕臣延年師古曰太常臣昌師古曰
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宗正臣德師古曰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廷
尉臣光師古曰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大鴻臚臣賢師古曰左馮
胡臣廣明師古曰右扶風臣德師古曰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典
屬國臣武師古曰武官以故二千石與定策此奏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
亦然京輔都尉臣廣漢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諸吏文

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臣崎師古曰臣吉師古曰景吉補注也唐諱丙字故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臣景吉補注臣夏侯勝

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大子所昌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補注錢大昭曰大當作天

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

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紼師古曰典喪服

其指不重胡注曰官本注直下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補注

葬始惡食不取飽師古曰前漢六十八乃復其故量取飽而止不飲酒食

肉若侍於尊者亦食之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

素食當先為膳訓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別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蔬

穠糗菜果為膳訓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說為解補注

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師古曰始至謁見立為皇

太子補注何焯曰先立為皇太子則無明世宗常私買雞豚曰食

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璽帝極前也

不封之辭也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璽帝極前也

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師古曰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璽帝極前也

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戲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

署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先誦曰官本注尊音字令從官更持節

從師古曰更互執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

中御府令高昌補注表御府令屬少府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率首師古曰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率首

觀如治曰華道閣道也率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補注

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年首而鼓吹歌舞也年首輦道

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年首輦道年首

便誤用之手補注劉敞曰輦道年首輦道年首輦道年首輦道年首

當作輦道年首輦道年首輦道年首輦道年首輦道年首輦道年首

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治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祀

已與從官飲也師古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祀

龜闕虎師古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祀

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補注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

后曰止師古曰且止論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貴王也悖

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曰

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補注沈欽

節上黃旄師古曰為常賀今輒改之補注沈欽韓曰東京之世皆承

始改赤見袁紹傳注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

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沔謂沈也復詔太官上

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復詔太官趣

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

門內已為常師古曰內入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

也九賓解在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師古曰未滿既葬

制故未祠廟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廟而私祭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廟而私祭昌邑哀王園廟稱

皇帝既於禮序三年不祭之義受璽昌邑哀王稱嗣子

又悼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受璽昌邑哀王稱嗣子

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

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昌過失使人

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

漢制度臣敬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昌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敬等謹與博士臣霸臣傳舍晉灼曰傳姓舍名也下有臣

音辭既反又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

音字既反又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師古曰軌法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五辟

矣實不幼少也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本籍籍通作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本籍籍通作五辟

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

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

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補注先諱曰宋不可昌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

臣昌與太祝已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敬等昧死曰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

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

天子迺即持其手師古曰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

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補注宋祁曰西疑作四曰愚憊不任漢

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師古曰昌邑縣

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諒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

慎也不審其素行於置後之始此則不學為之光謝曰王行自絕

於大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昌邑師古曰言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

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補注何焯曰誅其尤無道

則昌邑羣臣亦謀為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憂惡改圖

諸家使人得光坐庭中會丞相昌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

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

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補注王念孫曰太宗當為大宗各本

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親至

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補注王先慎曰慈仁愛人

可已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曰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還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補注王念孫

御府衣史記也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

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

奉上帝璽綬則此時未得賜御衣也宣紀正太僕已輪獵車

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宣紀

零音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

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守節秉誼昌安宗廟其昌河北東武陽補注先謙曰河北

河東縣在今解州

上令吏臣得奏封事不關尚書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羣臣進見獨

注也作耳宣見禹恤塗胡土怨也逖計曰力將軍則何可復行古

三言
鼻告其
游使曲
究從蕭
游人不
從從竟
失火言
春不爲
功魚

而名聞諸國者其作一石全璧一玉斗一玉卮一玉斝一玉

日視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
宮人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
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碑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
索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碑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補注宋祁曰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題其畫曰碑
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過去師古曰鄉日碑子二人皆愛為
帝弄兒常在旁側補注王先慎曰旁側側也二字弄兒或曰後擁
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碑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上謂日碑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碑長子也上聞之大怒
日碑頓首謝具言所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碑
前漢六十八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
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適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
謂及於遂謀為逆日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
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何羅亦覺日碑意忌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
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日碑小疾臥廬
所止日廬中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
旦上未起補注王念孫曰案未起上說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
並作上臥未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日碑奏廁心動師古
起漢紀同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日碑奏廁心動師古
向也而心動方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謙曰內房也坐殿房之戶下
內以為坐當臥也上之臥內日碑何從入且何羅見日碑在
臥內無反趨臥內欲入之理御覽未足據也如此文作臥內解
見本亦作坐不作臥也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衣
古通字見日碑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衣
天子臥處補注先謙曰臥內

即臥室行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
詳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並中日碑師古曰仲反止勿格日
碑猝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梓胡若音相併臥輪之類也
晉說是也梓音才乞反補注宋祁曰胡音也梓其類而投殿下也師古曰
釋名胡也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先謙曰官本輪沈欽韓曰得
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日碑自在左右目
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
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曰輔少主師古
日屬音之欲反補注宋光讓日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
漢於是遂為光副補注齊召南曰案與霍光同傳故光呂女妻日
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曰討莽何羅功封日碑為柁侯師古曰柁
漢明志兗州府城武縣南有廢柁縣日碑曰帝少不受封補注
自相貴之諺大將軍諱不違也前漢六十八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
碑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遂曰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
曰敬侯日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其臥起賞為奉車
衛將軍王念孫曰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
車都尉掌御乘與車騎馬都尉掌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
奉車都尉建騎馬都尉建騎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
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
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
時年俱八九歲賞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萌上書去妻師古
日萌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宣
帝甘露四年秋侯金氏為侍中太僕霍氏之亡已十六年矣霍
氏有爭之始賞祿為侍中太僕霍氏之亡已十六年矣霍
氏草不必與上為大僕連文錢說近世先謙曰官本勇作勇上亦
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
封建孫當為柁侯泰日碑後初日碑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
門郎早卒日碑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

顯封侯

安上補注先謙曰官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

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

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

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家塋杜陵師古曰敬侯四子常敞岑

哭今明補注錢大昭曰哭今當作明岑南監皆為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

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曰世

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補注錢大昭曰百官

與車水衡都尉掌山林苑此云奉車水衡都尉補注錢大昭曰百官

帝河平四年由侍中奉車都尉為水衡都尉補注錢大昭曰百官

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一天子一人亦難之補

難之也前漢六十八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曰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

耶使主客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主朝會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尉舍李奇曰董經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敬病拜子為侍中以此車

孫舍送欲微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經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

孫舍今遺涉歸以皇孫車載之說也補注錢大昭曰百官

孫舍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也補注錢大昭曰百官

孫舍先謙曰官本病下有固字是須臾卒補注先謙曰據表載三子

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

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

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

字內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太子門大夫補注先謙曰門大夫亦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

平帝即位徵為太尉師古曰欽從父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師友大司徒孔光目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曰家世忠

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

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補注錢大昭曰百官

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百官

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百官欽與族昆弟侯當俱封初當

曾祖父日碑傳子節侯賞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而欽祖父安上傳子

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葬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

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

南為太夫人特葬娘母故耳師古曰百官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

碑功亡有賞語當名為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

其祭事師古曰百官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

母南為太夫人遂尊其祖父以繼日碑不復為後復而合大夫主

賞祭事師古曰百官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

注先謙曰官本補父作父祖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百官

劾奏曰欽幸得呂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

音直知聖朝曰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

哀不獲厥福遇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服厥辜太皇

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百官逆天之咎非聖誅法大亂之殃誠欲

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曰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

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

成爲君持大宗重

補注先謙曰官本後作從引宋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

則禮所謂尊祖故

敬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

中教當云云

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

當卽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

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

補注宋祁曰頗惑當作疑惑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稅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皆曰欽宜呂時卽罪

師古曰卽就也

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

郎曰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

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呂明爲人後之誼益

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已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

師古曰形見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

也

頤也音赴因權制敵呂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

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已加此

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

子所倚重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不揚其

過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已增顛覆之禍

師古曰湛死財三年

宗族誅夷

師古曰財與幾同

哀哉昔霍叔封於晉

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補注何焯曰昭宣之際有霍光爲霍叔後者其語殊謬足累光之誠節許

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裔少孫所記班氏特畧舉於贊中以傳疑亦

兼以爲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曰碑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

呂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呂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

二里先謙曰上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

士呂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也

分隴西天水安定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也師古曰

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征討諸國也師古曰

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奉世新曰顏注是也師古曰

百石無負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郡也師古曰

羽林下武帝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師古曰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武帝時已假司馬從貳師將軍

擊匈奴補注齊召南曰案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大為

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遇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師古曰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師古曰

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即視字之

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師古曰

武都氏人反師古曰

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金吾馬適建龍額師古曰

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軍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師古曰

軍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師古曰

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師古曰

屯上谷師古曰

漢書補注 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曰匈奴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

少府補注劉敞曰案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

符奚盧山師古曰

官本補注

屯緣邊九郡師古曰

之而充國師古曰

下更師古曰

地也師古曰

洛冲師古曰

川邊師古曰

不敬師古曰

犯突師古曰

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

自師古曰

約攻令居師古曰

攻安師古曰

將軍師古曰

歲餘師古曰

不得師古曰

五年師古曰

五年師古曰

五年師古曰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

擊居之曰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注

先謙曰胡注謂本始間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注

信向於是與他族首叛也注

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

文大略本於漢書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

師出略句町王以侯王都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遂劫略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曰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

至浩臺注

兵器甚眾注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

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

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注

曰官本注曰通作作選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注

置唐蘭都鄆州地先謙案在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然羌戎小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昌屬老臣勿為憂注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注

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注

軍可以繼渡注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

虜曰珍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文

名也注

峽石山亦曰望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山有夜引兵上至落

都注

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注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巨上皆多崩殄口益

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人當獵麥已遠其妻子妻子令遠居

而身來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補注先謙曰言羌邊兵少民
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呂東粟石百餘萬師古曰皆謂
其貴補注先謙曰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牛羊之屬也食謂
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牛羊之屬也食謂
士寒手足戰瘳文穎曰戰瘳裂也家寒創也師古曰戰音軍寒音
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御覽疾疫部四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
寒手足戰瘳師古曰此畜謂畜牛羊之屬也食謂
數而勝微師古曰此畜謂畜牛羊之屬也食謂
也周書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微注仍須說案師古勝小數
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類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
長且荀紀亦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人爲將軍者皆樂此
荷安人人皆欲爲之與劉說師古曰言人爲將軍者皆樂此
大同案徵字上下讀皆可通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前漢六十九

七

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
兵四千人服虔曰姑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姑音兒連反師古曰
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齊三十日食呂七月二十二日擊
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
東方北方兵並來補注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依飛射士步兵二校益
將軍兵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校下有射字當據補上文云詔
將軍兵印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先謙曰王校
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二
校校下增射字則不可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日五
星所聚其下勝羌九校同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日五
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太
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

深古淺四坤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補注王文彬曰
復有疑充國既得讓曰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已安國家師
國守以取安利也補注先謙曰注國當爲固官本不誤適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
國先謙曰言安國可使使罕補注先謙曰擇諭告呂大軍當
至漢不誅罕罕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
盛德至計亡已故還开蒙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王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將騎四千及
前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依阻山罕羌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
有餘曹操注吾所以守者力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
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

前漢六十九

八

爲人所引也補注蘇與曰見虛實篇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
兵馬練戰士呂須其至師古曰節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坐得致
敵之術呂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呂守而發之
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補注宋祁
引通鑑注師古曰節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故與罕开解仇結
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臣爲其計常
欲先赴罕开之急呂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
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師古曰施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
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

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補注先議曰官本得下計作利官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補注沈欽韓曰客歲通百五十里往還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纔七日蜀案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犍三時行日夜千里爲程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補注曰解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芻牧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補注先議曰官本復還一本作還復充國曰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還論種人護軍已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非爲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爲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已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腫寒泄師古曰腫腫以下骨也寒泄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已十二月肇先零羌卽疾劇雷屯母行補注先議曰詔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卽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已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

先謙曰言出兵利病小不必遠傾危國家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補注周壽昌曰漢制何國家之安紀安上有能字充國數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不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更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金城湟中穀斛八錢補注司馬遷曰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也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謂耿種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爲司農中丞補注先議曰官耿中丞請罷百萬斛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補注沈欽韓曰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其大伐其小也前策不行故堅持得罕誅零之議師古曰言後策不行是爲空虛故堅持得罕誅零之議羌人故敢爲逆失之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僞如此則吾固已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爲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菜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芡菜乾芡也工旱反補注先議曰爲子作意謂耕一作是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饑後不恩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爲子作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也且羌虜易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爲擊之不便補注先議曰官本也故作故計度臨羌東至浩疊師古曰浩疊在今國南補注先議曰浩疊金城羌虜故田字先謙曰通鑑有故字羌縣在今國南補注先議曰浩疊金城羌虜故田字先謙曰通鑑有故字羌昌口金城郡爲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郡微壞敗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

兵謂馳刑應募補注何焯曰漢已自應募從軍之人但及淮陽汝

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

渠師古曰漕下呂水通水而治涅陘呂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宮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抗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

百匹也師古曰倅與副馬二為田者遊兵補注先謙曰倅也倅二

積蓄省大費師古曰倅與副馬二為田者遊兵補注先謙曰倅也倅二

足支萬人一歲食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為令使也言務積蓄省

食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為令使也言務積蓄省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

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呂全取

勝是呂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呂

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定堅令敵不能勝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

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師古曰

也萬入畱田順天時因地利呂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甚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

十輩如清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

疑宋祜曰七十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補注王念孫曰不

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校也吏士萬人畱屯

呂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墜師古曰墜負破其眾補注錢大昭曰食漢紀作分案說文

以食字為是呂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

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奉世曰居民

不相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度補注先謙曰胡注

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師古曰臨羌北即塞外呂

羌虜師古曰斷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呂開暇時下所伐材

幸師古曰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瘡

之患師古曰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

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

之閒師古曰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師古曰使生它變之

憂十也治涅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呂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

仲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師古曰充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

外其征也師古曰大費既省師古曰大費既省師古曰大費既省師古曰

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

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

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呂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

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

日此語謂本始五年後先零不分別大小并本意是呂大小开有

此言也師古曰補注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

無不分別人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

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呂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分餘不過七八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作今是通鑑同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開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

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

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雷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誰同謂為

反校聯不絕如渴日濡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

之政六廢成校蓋用謂城關發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四也便兵

亦謂以木相貫連開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補注先謙曰漢

弩飭關具師古曰便利也遂火幸通執及并力紀作烽火相連

并力已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雷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

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

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是臣之愚計所已度虜且必瓦

解其處師古曰各於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

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補注先謙曰

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師古曰卒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滅先零竄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宜即今同是

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

徹師古曰罷貶重而自損補注先謙曰貶重胡非所已視蠻夷也

發也補注先謙曰別本復下有更字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

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已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臣愚

皆鄉風師古曰論曉告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已故出兵補注先謙曰兵疑故者疑事也不足已故出兵補注先謙曰

而出兵也補注先謙曰宣帝以早開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欲出兵

足已疑故出兵先謙曰官本放作校引宋祁曰校當作效臣竊

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嫌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嫌苟且也嫌亦嫌字補注錢大

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師古曰數言所角反其下亦同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

每上輒下公卿議補注先謙曰議臣字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雷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

兵事自愛上已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

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降

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雷屯田明年五月充國

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

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前輩黃抵俱亡者不

過四千人補注先謙曰胡定羌摩忘等自詭必得也自以為憂

責言必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賜名也補注先謙曰浩星姓曰眾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已破壞

賜名也補注先謙曰浩星姓曰眾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已破壞

賜名也補注先謙曰浩星姓曰眾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已破壞

宋祁曰然有識者曰爲虜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
獲作坐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
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曰欺明主哉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一時用兵
之事當以實敷奏豈
可以自矜伐爲嫌
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曰餘命壹
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碎
卒曰其意
對師古曰
卒終也
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
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雷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
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
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王交彬曰宣紀作斬首惡大
豪楊玉首非首是與傳異者楊玉列酋非上耳劉單主楊玉而獻
疑不知所謂王先慎曰酉猶二字古通用史記傳里子傳仇猶戰
國策作仇由高注云或作仇酋對諸君覽權動篇作仇舜對戰
紀高注或作仇酋此酋猶通用之證顏延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
靡忘皆帥煎鞏黃抵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澤二人爲帥

眾王離雷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補注李慈銘曰爲侯者帥眾
 之下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曰
 處降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段熲言先零作寇充國從令居內
 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渠地在湟河之
 北謂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者羌爲患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
 援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徙羌三縣於是始
 燄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爲非而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爲
 充國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
 辨日小弟湯湯漸本作陽先謙曰胡注丞相御
 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爲五府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不可與蠻夷詔曰使酒應劭曰以爲飲酒若今季布使酒難近灌夫
 爲人剛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
 直使酒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
 文無到字微子篇云我用沈醑於酒釋
 文云以酒爲凶曰醑先謙曰前師古誤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閉宴印道
 時共語也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爲行不可上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預
 呂爲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契囊也上臣負橐籥筆從備預
 底曰囊無底曰囊籥筆者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已盛書也有
 欽韓曰晏子外篇擁札抄筆給事官樂昌中晉與服志筆者曰筆也
 三臺五晏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如內
 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卽古笏矣手版頭有白巾又八座尚書荷紫
 以紫綰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者頭有白巾又八座尚書荷紫
 職臨城王或云漢世用盛素事負之以行齊書武成服志肩上紫綰
 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莎周書昌曰案契卽單挈囊言可挈之以
 行也梁書劉孝傳曰捨問舍尚書官舊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
 所出書答曰張安世傳曰特橐籥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章昭傳
 晏注並云橐籥也近世簪筆以備顧問今無章昭注而張安世傳
 亦無此言此查一時誤記耳先謙曰宮本無橐籥事
 音八字引宋祁曰橐籥古下各反今讀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
 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
 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補注先謙曰胡注以破上書告卬泄
 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
 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禁止而入至
 中也補注先謙曰甄泄省中語又坐此罪下吏自殺充國乞骸

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長於神爵二年書後將軍充國不

言何年罷免據此傳似卽是神爵二年事而常惠傳言甘露中後將軍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則充國雖以南羌宣帝猶以將軍待之終充國之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身虛將軍位不置也

補注宋祁曰廷改

作廷周壽昌曰廷廷古通用說見前

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尙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師古曰伋音反補注錢大昕曰恩澤侯表失載此事初充國呂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卽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合諸音眞既臨其域諭曰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

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

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先謙曰官本庭也一說庭直也

武起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在漢中興充國作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辛慶忌字子真少自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侯也赤谷城在烏孫西偏與康居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相接據何奴傳康居亦有會侯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甚睦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當有交戰事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顏注似誤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前漢六十九

七

查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補注錢大昭曰百

掌兵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車騎將軍字當云郎中騎將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不然著車去騎馬車將也齊召南曰案以文義推之敵後說尤長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張掖太守即知非車騎將軍矣軍字顯是衍文又案百官表郎中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有車耳沈欽韓曰案文衍軍字蓋字慶忌為長史已六百石又舉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茂材為車騎將軍秩二千石也下朝廷多重之者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實行正

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鄉實行正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鄉實行正

右上也迺

漢書補注 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寐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先謙曰顧炎武云謂伍破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故賢人立朝折衝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也故賢人立朝折衝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衡折之能帝之上說苑尊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不豫設則亡亡應卒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師古曰卒讀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已先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日始生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兵革久寢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師古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至而豫禦也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前漢六十九

慶忌宜在爪牙官備不虞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師古曰慶忌宜在爪牙官備不虞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度也言有寇難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將軍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好與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率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茂字子淵由中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相善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師古曰起也桓桓也紹也

漢書補注 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一三一七

補注錢大昭曰呂覽事見莽傳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讓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畱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

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時字王翦

頻陽人漢興郿郡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蘇文志

頻陽師古曰頻陽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里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

李廣李蔡杜陵建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

武賢慶忌補注先謙曰義渠北地縣今慶陽府靈州西北成紀天

武宣縣東南上邽隴西縣今秦州西南襄武狄道並隴西縣皆呂勇

襄武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南狄道今蘭州府狄道縣治皆呂勇

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

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

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

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漢書七十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北地漢郡也趙充國傳贊云漢書公孫賀傳介子然

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策賦而數呂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

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呂駿馬

監求使大宛補注周壽昌曰駿馬監當屬大宛而百官表駿馬有

監字爲令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逆

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

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

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

詔拜介子爲中郎還平樂監補注王先謙曰監上脫職字功臣世

誅樓蘭王斬首侯是介子實監平樂感通建胡注謂平樂監使

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願往刺之

呂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

子與士率俱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

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漢使

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偏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

出金幣曰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

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王起隨

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

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呂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

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關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補注何焯曰光所上迺下詔曰樓

蘭王安歸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

當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開爲匈奴之問爲候何補注齊

注云問音居見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爲匈奴之問當作爲匈奴

反問也反字誤作之字耳先謙曰注爲候何上亦當更有候字官

本注上問字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

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師古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

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贊也獻物大甚逆天理平樂

監傳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呂直報怨師古

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作以不煩師眾

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

敞有罪不得嗣國陳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

侯王莽敗通絕師古曰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

中庭名也音移解在昭補注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加高曰移

爾雅唐棟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棟移郭璞注云似白

楊江東呼爲移音以支反姚本改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遇還

作移先謙曰事互詳蘇武匈奴傳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遇還

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補注周壽昌曰蘇武傳惠是時烏

孫公主上書言補注錢大昕曰此傳與西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

師西城車師與匈奴爲一其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

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

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

民去使使齎求公主師古曰齎謂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

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呂救公主昆彌於是

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山將軍田廣明蒲類

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呂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補注齊召南曰渠黎

諸國兵攻破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南道師古曰鄯善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超亦拔也投石拔距
 謂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下篇鼓美以超相索能拔引之皆
 非是先燕以官本注二步作三百步應劭是作應說是猶下言
 有也呂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
 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
 單于封義成侯益曰杜侯尊國至曾孫王莽敢西絕

其所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制節作節制今郅支單于鄉化未溘師古曰鄉讀曰嚮不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作醇類曰醇醇一也厚也顏注所見本亦作醇此淳字誤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靡不絕之義補注先謙曰官本應作靡是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補注先謙曰官本應作靡是不捐弃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先謙曰捐弃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不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先謙曰捐弃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不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恩立後恐不便識者見前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先謙曰捐弃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不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江酒始無應敵之數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先謙曰捐弃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不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甲勇異困呂致

云奄然乘持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爲一國謬也栗特溫那沙皆闐
蘇登之轉胡賓所吉誤也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弋季字
上當有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也補注先謙
曰死疑省文廣川王傳節取他死與人與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
都死付其母都死謂都屍也與此同師古曰故爲此
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言曰調戲也歸
計謂歸附而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
受計策也
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
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先謙
曰胡注武帝時西域匈奴後屬之至宣帝時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
侵陵焉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補注王念
當爲三國三國謂焉孫大宛康居也北擊伊列補注沈欽韓曰魏
漢紀孝元紀作如此三國是其證北擊伊列略伊列國在康居
北實字記康居與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諸國危矣服皮曰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其去中國二萬里師
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別於匈奴
奴也補注錢大昭曰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此云山離烏弋疑傳寫倒置服虔以爲去中國二萬里未詳先
謙曰官本作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類好戰伐
三十六國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類好戰伐
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補注王念孫
雖所在絕遠本作鄧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上支單于下支單
于而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其遠故曰鄧支單于下
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支單于
守則不足自保承無金城強弩而亡則無所之承所在絕遠而
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魏書雖字或作離
離字又脫去分字耳師古曰鄧支單于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離
字分離所絕遠鄧支單于無金城強弩之守師古曰鄧支單于
全兵也下文鄧支城中以弓射人似亦有弩下又云胡如發屯
兵弓弩不利頗得漢巧則知久與漢戰亦非全無弓弩矣如發屯
田吏士毆從烏孫單于師古曰官本下文文意作欲注作驅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官本無上也字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曰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時已稱天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
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
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壞字上疑有破字延壽猶與不聽讀曰豫
會其久病獨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成已校尉屯田吏士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
眾邪師古曰沮止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
之校張晏曰西戎陳法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目爲威聲也漢
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
軍分行別爲六校補注先謙曰胡注別分也揚威白虎合騎其
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
赤谷過焉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
赤谷城東文穎曰闐池音填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
西書記云魏問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
副王抱閼抄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
很實案今書作抱閼又傳寫之說西域傳康居小王五曰奧誕王
當即抱閼記者互異不考耳問壽昌曰副王其王之副若何奴中
左在王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
盜後重師古曰重謂難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
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呂給軍食又捕得抱閼貴
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師古曰勿抄掠問呼其貴人屠墨
見之師古曰問問也諭呂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至單于城可六
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呂爲導通鑑具作重
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鄧支情
明日引行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呂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閼單于棄大國
居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補注齊召南曰案都護
見將軍受事者同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

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

軍受事者師古曰王諸王之貴何受事受教命而供何單于忽

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

讀曰疲度恐無旨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補注何單于示弱

者大各反師古曰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為此語所給也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

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

式志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

軍曰闕來也師古曰更互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

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師古曰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鹵櫓為前戰弩

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樓上人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

射殺之補注宋祁曰出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

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昌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先

可而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破甲

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

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

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戰且行邪師古曰內蓋傳呼大內諸人助戰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

穿壁穴也木城穿中人即上文木城中人也時康居兵萬餘騎

胡注中人木城中人也是以木城穿為句誤也音忠和音胡

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忠和音胡

呼者應和也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師古曰輒去也音忠和音胡

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部

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千人各二人杜勳不為軍候而假丞也師古曰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國獲呂界得者師古曰界于也各已歸所

婢曰此云諸國獲以界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得者必藏反補注何

食所處獲財物入塞多不法殆丞相御史議杜之凡斬閼氏太

子名王呂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

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

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為一也

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呂為彊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臣也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

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補注周壽昌曰精陷陳克敵斬郅支首

及名王呂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間師古曰蠻夷在長安城門內

此街也却若今謂蠻夷館也崔浩曰為臺當為蠻夷呂示萬里明

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

何反呂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月

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師古曰掩骸也骨曰骼大也鳥鼠之骨曰

工役反昌音才賜反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師古

自右列傳非王商以右將軍後為丞相師古曰丞相春秋夾谷之會優施

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

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新方盛夏首

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遮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

欲呂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

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

事功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由書者先發副封所書
 不善屏去不奏故先書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明報請副領事
 與行事文同一例事謙曰通鑑無目事二字蓋亦以詳行事相
 不詞而刪之下文云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行事之即近事
 明益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摩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
 散也而厯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厯與雖斯宛王母鼓之首師古
 城舊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猶不足曰復費師古曰復償曰云
 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諳也
 罪惡甚多孝武曰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
 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
 甚於畱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日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
 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
 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布臣竊痛之宜曰時解縣通籍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十三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呂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支單于
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呂優游而
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帥師古曰重難也補注先諫曰官本諫作率故隱忍而未有云
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
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關氏貴人名王呂下
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
之糧呂廕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
革之原息邊竟得呂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
奉憲補注先諫曰謂奉法之吏奏當其罪狀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毋勿治詔公卿
議封焉議者皆呂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呂爲郅支
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
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
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卽位丞相
衡復奏湯呂吏二千石奉使補注先謙曰胡注湯爲西
中師古曰顯與專同不正身呂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
事不覆校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外域之事雖在赦前胡注事在竟漢朝時存寬大必不考覆也
宣元年七月月叔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
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
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在憂未敢歇也及是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自貶也仄古則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經
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道也將之口應之西界山越將也并近漢有郅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
沙幕師古曰鄒詠曰擲補注先謙曰都事兒語史傳尙見馮唐傳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

十四

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樂記曰鼓鼙
之聲謹護呂立勳動呂進眾君子竊見闔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
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
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閼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閼憂也策慮愾億義勇奮發
滿也取滿曰福又臆滿也郭云愾臆氣滿之也億與臆遠通用集
古解爲憤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郅支都賴水上也師
怒非也
古曰卒讀曰猝風度也賁讀曰遙補注王念孫曰奔當爲森字是誤也
秦近言如森風之通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孫師森逝也是誤
森轉振弱知子虛篇之兵也森字亦從木也森波去斂曰森逝曰橫厲曰
遙見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疏古無音則
師森逝朱一新曰案紀孝成紀當作倫屠三重城疏注劉奉世
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先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讎曰古當爲三說詳上
恥師古曰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呂來補注周壽昌曰言自漢建元以來也武帝始伐
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爲言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
先謙曰胡法漢元謂漢初也
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

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呂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秦在咸陽西也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

也喋血解在文紀補注宋一新曰喋即喋喋功宗廟補注先謙曰告

類上帝張晏曰謂呂所征介冑之士靡不慕義呂言事為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

沈欽韓曰今周書佚此文賈子大政篇易使喜難夫犬馬有勞於

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夫犬馬有勞於

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蔽帷弗奔況國之功臣

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鑿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

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呂庸臣之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然猶歎服非所呂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

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

兵目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

日不決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同時此傳云會宗為烏孫所圍似當在陽

朔中又攷公卿表王商於河平四年罷相以張禹代之其明年始

改元陽朔使會宗果於陽朔中被圍則丞相乃張禹非王商矣以

二傳參互攷之當有一誤或會宗傳陽朔字當為河平或此傳王

商當為張禹也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

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呂會宗奏湯辭謝曰

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呂策大事師古曰罷上曰

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呂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呂言之

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

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補注先謙曰

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王文彬云湯引兵法為

客立論言必倍主人而後敵也胡兵以三當一是一倍猶不敵半矣

眾不足故無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呂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

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

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故事不過數日

呂奮事謂之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

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軍鳳奏呂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

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呂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

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

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呂為武帝時工楊光呂所作數可

意師古曰可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

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呂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

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

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

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

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

為疆可徙初陵呂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呂下得均貧富湯

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

後徙內郡國民補注先謙曰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

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

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

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書呂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

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日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國家罷敝府藏空虛師古曰罷讀日疲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苦

陵因天性補注王文彬曰據真土處孰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

年功緒師古曰緒讀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

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呂問湯第

宅不得徹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補注宋一

正爲傳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補注宋一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

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

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

言父早死犯不封補注錢大昭曰犯南監本問毋明君共養皇太

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弟也宜封竟爲新都侯補注沈欽

莽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師古曰參

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

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呂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

周壽昌曰即訊謂即時定讞也無有司就所居考問之理恐下獄

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

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呂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補注沈欽

太元沈首注土爲中宮下爲玄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曰非時

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

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曰爲不道無正

法晉灼曰後呂所犯劇易爲罪師古曰易音弋政反補注周壽昌

承無此者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補注先謙曰官本承作

是無比者先呂問師古曰此謂所呂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

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呂意相謂且復發徙

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

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湯

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

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絲役興辛暴之作師古曰卒卒徒

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破也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

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

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

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

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爲竟

其年上書者附著其功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元紀謂曰匈奴支單

于背叛惡義殺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

事其改元爲竟寧則改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

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獨承

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自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

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曰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

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曰

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

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

曰揚漢國之盛補注王念孫曰案盛當爲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湯

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言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師古曰威

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師古曰威

威夫援人之功曰懼敵棄入之身曰快議師古曰快豈不痛哉且

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古

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清曰薦延使羣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

一陳湯耳師古曰泉謂斬其首而縣之也後謂敵之魁率郅支是

臣宜與薦延通爲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假使異世不

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曰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

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補注王先慎曰湯未受刑不

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遠覽之士莫不計

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呂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

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

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為國家

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

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呂討鄧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

呂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

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上邽縣

大斯曰外戚上官皇后傳亦云龍西上邽人竟寧中呂杜陵令五

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是時

車騎將軍許嘉大將軍補注王鳳右將軍王商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補注如淳曰遷更三

更皆是也師古曰更拜為沛郡太守呂單于當朝徙為雁門太守

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

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

足下已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

能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

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呂喻師古曰喻子

不待已曉告也補注到放曰此言雖然朋友呂言

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略意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

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

也終更亟還亦足呂復雁門之跡師古曰跡為雁門又坐法免為騎雙不偶

反師古曰反急也復舊補也亟音居力反騎音居宜萬里之外呂

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

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德會欲往謁諸胡侯止不聽遂至龜茲

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

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會宗發戊己校

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

眾亡去會宗更盡還呂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拜為

金城太守呂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胡侯大亂徵會宗

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烏孫與集同補注先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師古曰末振將不可別舉姓也補注先烏

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周壽昌云案此下云小昆

彌烏孫摩者末振將兄子也烏摩摩為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

寫之誤非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加補注錢大斯曰案西域傳大昆彌弟末振將殺末振將漢恨不

振將雖不指為漢合謀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師古曰堅守元延中復遣會宗

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丘會宗恐大

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擊婁地師古曰婁地

氏曰婁音歲師古曰婁音丁念反婁音樓補注沈攸之婁音

韓曰鄒氏音婁為歲是猶能名其處師古安改非也選精兵三十

弩李奇曰三十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呂末振將骨肉相殺殺

漢公主子孫末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

屬呂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摩摩者末振將兄子也補注錢大斯

安聲相近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

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鄧支頭懸案街烏孫所知也昆彌呂下服

日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負

食讀曰飯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付我傷骨

肉恩故不先告昆彌呂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

得便宜目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耆師古曰耆音竹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補注王先慎曰據宣紀吉迎日逐破車師為都護在神爵二年吉傳亦云神爵中非地節西域傳作神爵三年三節為二此與百官表作地節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曰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

呂恩信稱郭舜呂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補注齊召南曰案廉褒事見康居傳褒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元始中封成武侯周壽昌曰西域傳兩昆彌皆弱卑爰耆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也募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閱之故備列云

虛受堂

主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終

漢書七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充反又辭充反補注宋

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曰禮補注宋祁曰亦兩音景本只音祖

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補注齊召南曰按此天漢二

大夫出為直指使者至太始三年御史大夫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

之東至海巨軍與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威振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

劍應劭曰櫛具木櫛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曰玉

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落落音初生未敷時今大劍首曰玉

本如下有似字標作標引宋祁曰注交游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

當刪去佩環珖師古曰環玉環也珖玉珖之珖也帶環褒衣博

帶師古曰褒大褱也言著褒大之衣褒褱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

過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補注沈欽韓曰初

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所自衛身不可解

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沈欽韓曰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

音山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補注局壽昌曰據地以手據地

以示敬王文彬曰禮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

補注沈欽韓曰官本注作淮今乃承顏接辭補注宋祁曰南本凡

為吏太剛則折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敬慎篇人臣剛則折太

柔則廢威行施之曰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勝之知

不疑非庸人師古曰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補注

曰意南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側聽不疑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

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

與燕王旦及中山靖王劉勝孫長結謀補注先謙曰孝王齊悼惠王肥子也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

覺收捕補注先謙曰田苗川靖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

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錄之知其情狀

本錢登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返俗不曉其意謂與不也今云慮因

說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師古曰反音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平反理正也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

怒為之不食補注先謙曰官本同引宋祁曰南本不食字故不疑

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旂師古曰旂

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褱衣襜音昌旂反襜

也補注沈欽韓曰前漢七十一前漢七十一

作冒乃通用字後人又加巾旁先謙曰官本注帶作帶是師古曰

關補注先謙曰未央宮北闕也上言奏自謂衛太子太子公車

呂問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

其是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曰備非

常備王莽為將軍時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補注

王念孫曰王莽為將軍時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補注

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並不取言是其證先謙曰

通鑑亦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師古曰安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還命出奔輒距而

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

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引距蒯瞶

也輒之義可引立平曰可奈何不引父命辭王父命也補注衛太

宋祁曰注文奈何字上斷本有其字先謙曰官本輒作輒補注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胡注御就也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微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補注先謙曰句似未了有等文通達作當用有經術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誼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不及也大將軍光欲呂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呂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者奏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治官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先謙曰官本夏陽人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遂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遂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補注先謙曰今兗州府蘭陵縣東五十里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曰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宜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周雅上甚謹說日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補注先謙曰許伯諱廣漢伯者蓋尊之也呂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呂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呂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德謂曰不願上善其言呂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錄

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錄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補注周壽昌曰漢時朝廷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今仕宦至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官本宦作官引宋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呂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即移書言病也一說非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呂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日供其他類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呂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幾今日飲食廢且盡補注先謙曰官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師古曰丈人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他吾言也師古謂所本先謙曰官本注吾作我莊嚴作嚴莊老人即呂開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開暇字也廣曰我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內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令子孫勤力其中足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呂為贏餘但教子孫忘憶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補注沈欽韓曰韓者則貪者惡之先謙曰官本無人字吾既亡已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補注宋祁曰南本生字下有其字王念孫曰通鑑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自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已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皆曰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也師古曰郡音談補注先謙曰今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三十里其父

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也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立生祠始此東海有孝

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補注宋祁曰南本作事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丁壯

奈何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補注周壽昌曰索何昌曰女亦以丁口算故云少婦爲丁壯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子

公曰爲此婦養姑十餘年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則反補注宋

作前錢大昭曰黨古黨字伍被言黨可以微幸揚雄傳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皆作黨於是太守殺孝婦祭孝婦塚補注先謙曰官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

孝婦之冤本無太守二字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而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而歲孰郡中曰此大敬重于公定國

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曰選與御史中丞從事補注宋祁曰與南本作爲補注本與王文彬曰治反

者獄目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補注宋祁曰宣帝立大將軍光

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師古曰繇平向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

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補注何焯曰黃霸于定國

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允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補注錢

不誤先謙曰官本作稱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

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

國爲廷尉民自曰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言知其寬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補注劉歆

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真王念孫曰劉說是

也上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顏

白帖十五四十六御覽別列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

石漢前漢七十一冬月請治識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識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

紀同治請識官爲廷尉十八歲補注齊召南曰定國以地節元年

公卿表作爲廷尉十七年蓋從爲遷廷尉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

承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曰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

音後賈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不定國明習政事

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不補注先謙曰上可定

字是也此涉下然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

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上於是數日朝引見丞相御史師古

日五日一朝師古曰言事者入受詔條責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

發不得恐負其職故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妄疑善人致其罪也不急追師古曰亟急也後不敢復告曰故寢廣師古曰

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師古曰後不敢復告曰故寢廣師古曰民多冤結

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補注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

石選舉不實是呂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除收越其租呂故重困師古曰謂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呂塞此咎師古曰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呂詔條

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呂遺飢丞相御史

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呂錯繆至是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呂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呂誠對師古曰

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萬方之事大

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補注先漢曰頭炎式云今所享三

京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沈欽錄云論衡正說篇向書說曰言大

文尚書之說王肅及偽孔傳從之魏能母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

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日何所出也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諸亮曰辭

補注沈欽錄曰稱經者古文尚書也孔安國說曰此伐桀告天

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

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章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

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京時真古文應有之孔安國親

傳古文何用引墨子故近人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上

疑論語孔注亦非真本也師古曰上

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母令久賊民師古曰上

復言郡牧官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曰上

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

安侯子承嗣少時嗜酒多過失師古曰昔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

呂父任為侍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補注

上有以字由是呂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

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承呂選尚焉上方欲相之

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補注先漢曰恩澤表恬嗣

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

門師古曰門閭官本作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

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承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補注先漢曰官本考證云唐書宰相

生瑒瑒生茂茂宣生懷則師古曰世系表薛公獻策滅彭布封于戶侯

懷則生引引孫引孫生廣德師古曰世系表薛公獻策滅彭布封于戶侯

先漢曰引孫引孫生廣德師古曰世系表薛公獻策滅彭布封于戶侯

所謂楚二師古曰世系表薛公獻策滅彭布封于戶侯

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博士論石渠

策要曰石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

廣德為人溫雅有醴藉師古曰醴藉謂酒也師古曰醴藉謂酒也

言無所吝容也史記作醴藉師古曰醴藉謂酒也師古曰醴藉謂酒也

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醴藉師古曰醴藉謂酒也師古曰醴藉謂酒也

以勝藉也故禮有醴藉師古曰醴藉謂酒也師古曰醴藉謂酒也

柔色以溫之鄭注溫藉也轉之則為醴藉矣師古曰醴藉謂酒也師古曰醴藉謂酒也

始拜旬日開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畱射獵補注先漢曰事

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

之樂師古曰撞師古曰撞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

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已血汗車輪陛

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日理終不得入廟也一日呂見死傷

時上方入廟賜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上

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先諫曰官本注理作禮上

不說讀曰悅師古曰說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歐與驍同猛張驍之孫

補注先諫曰猛師古曰猛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

如猛之乃從橋後月餘曰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與丞相定國大

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

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曰為榮縣其

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也致仕縣車蓋亦古

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師古曰致

致沈欽韓曰白虎通致仕篇縣車示不用也先諫曰官本注榮下

有字

前漢七十一

九

平當字子思祖父已嘗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當少為

大行治禮丞補注先諫曰禮志云平當一人治禮名也功次補大鴻

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梅邑令師古曰梅邑已明經為博士補注周壽

尚書學於太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

言得失師古曰傳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

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三十年

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

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

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

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已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

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已親九族九孝經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

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呂子臨

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呂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

王季呂及后稷此聖人之德亡已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

所宜尊奉已廣盛德孝之至也補注何焯曰此臨川新安廟議所

太王王季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敢以配天也孟書云正

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已承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亡窮立功立事則可

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承年不天之大理然則傳於

無窮四字當所自撰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補注先諫

以結引書之意也

前漢七十一

十

帝河平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條有

意者師古曰勞條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條言勃海鹽池可

且勿禁曰救民急師古曰救民禁亦救荒一法不假轉輸賑濟之勞勃海亦可

謂之鹽池今人獨以稱解鹽沈欽韓曰清水注濟河又東逕濰縣

邑故城南魏土池記曰為咸縣東北百里北盡濰縣補注沈欽韓

本籍為業其地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補注先諫

承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則令

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乘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

字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滄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已

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上既罷昌陵昌陵長首建忠策復下

公卿議封長當又已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

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鉅鹿後上遂封長當已經明禹貢使行河

師古曰尚書禹貢載馬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音下更反

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丞丞相

目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漢書注

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冬月非封侯時故且

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如注未有

也字李注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

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

罪今不起者所目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曰

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

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

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漢書注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

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

言稷且作酒自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補注沈欽

韓曰如注引漢律自是實事師古之非也遺酒法詳齊民要君

術相梁探桑桑各有釀法其厚薄之齊即為上中下尊之差

其勉致醫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

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補注齊召南曰

然終侯係侯輔佐文帝非父子宰相耶周書昌曰晏為大司徒在

平帝末年拜為建國元年晏為就侯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後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

平太傅補注宋祁曰太傅漢代本傳禹曰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

有威重可任政事錄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錄與由同遷廷尉曰王國

出為太原太守師古曰初漢制王國不得在京數年復入為大

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

爪牙官適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

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

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晏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將軍印綬曰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

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適召宣為光祿大夫補注先

本作言上上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補注周書昌曰成紀鮑和

字屬下讀大司空分職御史大夫宣為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

年正月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宣為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

復為大司空是大司空即御史大夫宣為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

夫更名此云轉為大司空似未合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

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臣資

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

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寅溝壑補注先謙曰埃古侯字補

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司輔國

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其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

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

孫王莽敗遷絕

贊曰雋不疑學自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

足之計免辱殆之案師古曰案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鯨哲獄

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鯨哀恤鯨

人不矜則鯨字也蓋謂古文鯨字音通月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鯨折獄爾如鯨則哀鯨鯨皆不成解于丞相傳又云務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乃哀鯨折獄此亦後人之言鯨鯨字安得之鯨凡決疑平法豈獨鯨

漢書補注 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并廣德言之
讀序傳可見

虛受堂

上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終

漢書七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昔武王伐紂還九鼎於維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

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以鑄鼎伯夷叔齊薄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伐君為不

忠輔誅景平之曰曰山谷夷齊見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登

於莊周空無事言後曰子之傳見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登

成實窮諸山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

義乃伯夷之屬是也微於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書

所亦見呂氏春秋故史公采以為傳孟堅之書顧周史記語實

之大非 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

本指 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

陽東北阮籍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首陽山而齊太

家注幽通賦云隱西首陽縣是也今觀西亦有首陽山而齊太

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 周猶稱盛

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死 周猶稱盛

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曰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

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儒柔弱也

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行乎二字引

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劉公詩里季夏黃公用

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

於後代皇甫謐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竟為四人施安姓字自

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說今並存略一無取

焉補注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用不成字當作角齊南田

放成云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說為黃公亦猶

樂正義牧仲之誤耳召南案杜甫詩黃綺終辭漢以黃綺直稱

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案用里字宋史儒林傳崔僊僊僊僊僊

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

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補注

曰谷口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道三輔決錄云

補注沈欽韓曰高士傳蜀有富人羅君平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履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也我前荷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

業不下床而錢自足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履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而子不足而錢自足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履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

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呂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

而終補注先謙曰遂君平下筮於成都市曰為卜筮者賤業而可

呂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呂善補注何

斯正理也 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得百

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 博覽亡不通

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補注沈欽

官本作十 楊雄少時從遊學呂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德補注先謙曰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

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謂也彊心呂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呂為從事乃

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呂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

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 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

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章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

可不朽楊子以為不然唯名卿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

權名之卿用表顯則其可庶幾而無執諸名卿之執則其可庶幾

有名也補注班固曰案荀子正名篇云無執諸名卿之執則其可庶幾

楊注執列班固也此執字與彼同義言何不敢富貴班固列名卿之

位則名可庶幾也法言李注訓執為親義亦未當下言二人以隱

復名而云豈其卿言不必責卿相非謂因視事名卿而取也
班復中言黃綺等以未嘗仕而稱風聲是以此仕隱對舉充其明
證顏注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時諸侯王也惡虐成其名
師古曰惡於谷曰鄭子真不諱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何也惡音烏谷曰鄭子真不諱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絮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
無欲也師古曰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日湛湛曰沈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改其操雖隨和何呂加諸師古曰隨隨隨隨也舉茲呂旃不亦寶
乎師古曰旃旃之也言舉此而用之也諸國之寶乎自此以上
皆揚雄之言也補注何焯曰以諸人事迹不備故總序之於傳
首蓋亦傳也以此為論者未諳序傳耳體與後牽連詳方郭蔣諸
人例同蘇與曰自或問至豈其卿見法言問神篇楚兩龔以下見
引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自園公約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
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呂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
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呂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秦將王離子元避

前漢七十二

三

亂遷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阜虞後徙臨沂都鄉
南仁里先謙曰阜虞在今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五十里師古曰少
明經補注先謙曰官呂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府之屬官
有若盧令丞漢舊儀還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
以為主治庫兵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
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

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惻

惻發發風貌揭揭疾驅貌惻惻也言見此惻惻及疾驅
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反揭注宋祁曰注文但字下疑
有二字字三言詩作揭也

但据儒林傳吉學韓詩故與毛異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

之車也故傷之補注劉放曰案文反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
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惻惻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揭注宋

倒文取新古蓋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補注宋

多如此不為誤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補注宋

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師古曰昌邑縣屬

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補注宋祁

曰一本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師古曰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摩不伐
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召南之詩也其詩曰甘棠勿剪
也師古曰召南之詩也其詩曰甘棠勿剪
樂逸游濤式搏銜師古曰搏銜也師古曰搏銜也
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咤也師古曰叱咤也
補注先謙曰身勞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反
官本案作案曰克景作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
克校作報報本與同言遇數日爽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
薄疾風則假摩也薄迫也數日爽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
而竟反非所目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補
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師古曰旃茵之上
明師居前勸誨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前漢七十二

四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訴訴焉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師古曰新其樂豈徒銜概之閒哉師古曰閒馬街也概車鉤心

也師古曰閒馬街也概車鉤心

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呂利形師古曰形體也張揖以概為馬之長銜非

日今人不行則都吸新吐故呂練臧事意積精呂適神師古曰適

已下虛弱不實師古曰適神

適和也於呂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
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

發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師古曰社稷與孫同臻至也補注

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

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呂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大王於屬則子也師古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娥介有不具者於呂上聞非饗
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

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

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

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補注宋祁曰情疑作情類篇渠伊
適行謂所作所行此中慰甚忠補注先謙曰通鑑與此同
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補注古

用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國
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師古曰今大王已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
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舉事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新本毋有所發

也上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
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目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大將軍抱

持幼君繚綬之中補注先謙曰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
亡呂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呂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

王師古曰援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臣願大王事之
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畱意嘗呂為念補注先

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呂忠直數諫正得減死免為城旦

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
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
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

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
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補注先謙曰

有建葛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其務在於
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

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呂言治左右不正難呂化遠民者弱而不
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

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呂
正身也所使所呂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呂寧師古曰大雅

費也師古曰解在此其本也春秋所呂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
行者也獨設刑法呂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呂意穿

鑿各取一切權誦自在補注先謙曰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為任
而自任權誦也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是呂百

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
生言其爭出如質樸日銷補注先謙曰官本銷作消恩愛寢薄師古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
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

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
羣生安逸而壽考稱補注先謙曰官本壽作躋通鑑同則俗何呂不

道而有子是呂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翁主下之名使男事女夫誡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誡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呂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呂貪財趨利補注利官本作誅利引宋祁曰南本新本作誅也不畏死亡周之所呂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呂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伊尹非三公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弟以父兄任為郎補注宋祁曰南本無俗字王念孫曰案南本新本是也俗字步上父兄得官則多驕驁而不通古今非俗字則所見本已誤治要及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部一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驕驁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

前漢七十二

七

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御覽通鑑有周壽昌曰哀帝即位外家及故人可厚呂財不宜始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外家及故人可厚呂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明視天下目儉師古曰視方主巧作明視天下目儉師古曰示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瑇瑁珠玉名刻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呂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曰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吉曰此義與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元帝

前漢七十二

八

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補注何焯曰弔祠即後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補注何焯曰騶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絕學有錄呂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補注實受易學於賀之子臨駘曰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補注齊召南曰案賢之子臨駘曰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補注實受易學於賀之子臨駘曰孝廉為郎左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專對雖多還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責其有口辭補注趙亦奚以為還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先諫曰詳憲王欽傳還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補注先諫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呂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呂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功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補注如淳曰曾參之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參曰以華元善人也一大載禮曾子疾病篇曾元抑首曾參足蓋諱注諱曰盧文弼云大載禮曾子疾病篇曾元抑首曾參足蓋諱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慎篇同抑首作抱首檀弓曾子哀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申與亦何敢娶駿子崇呂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呂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寬居其養長信宮師古曰放寬夫人之名也共先諫曰安成恭侯王崇太后母弟建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姻師古曰婚哀帝呂崇為不忠誠詔崇

曰朕已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自祖及身皆有名也以太守超御史大在位呂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反懷詐誤之辭師古曰誤詐言欲自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亡目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

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莊席之事一除其國先讓口官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古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

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正失篇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類於是矣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呂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呂職事為府官所責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為石數虛已問呂政事師古曰虛已謂是時年歲

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補注王先慎曰宮女九人謂法教九御分居牆塗而不珣木摩而不刻彫同彫書也車輿器九室故稱宮女牆塗而不珣木摩而不刻彫同彫書也

物皆不文畫苑園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補注先謙曰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十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

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補注王念孫曰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通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皆有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師古曰絺厚器亡

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盛補注先謙曰官本盛作甚通鑑同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綺古綺

近似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昭公諸子家駒曰吾何僭哉今大

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

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等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簡盛衣竹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

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補注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

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注襄大昭曰三工官當謂考工室之一台二丞也百官表少府有云補若虛右丞有古必有左若虛既有二丞考工室亦宜有二丞

如以地理志懷成都廣漢之工官為三工殊不知志言工官者尚有河南陽翟宛東平陵太山郡奉高雒七處豈得單舉三者以當之顏以為考工室工室東園匠放右云則非東園匠則專作園陵器物觀下文見賜賜杯案云云則非東園匠則先謙曰百官表有東園匠西園匠云云則非東園匠則東園匠則先謙曰百官表有東園匠西園匠云云則非東園匠則

東園匠則先謙曰百官表有東園匠西園匠云云則非東園匠則東園匠則先謙曰百官表有東園匠西園匠云云則非東園匠則

也讀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

字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廐日步作之師古曰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補注沈欽韓曰廣韻步馬習馬

孫綽案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案周禮廐人職教駒注教

駭始乘之也今俗謂之酒馬亦曰壓馬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

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呂嬃後宮師古曰此嬃字讀與實同及弃

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

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呂後宮女置於園陵

補注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何焯曰宮人奉獻自季武茂陵始昭宣循之遂為故事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

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補注何焯曰諱聞不言也先謙曰事本烏作惡胡注慈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篇承上園陵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

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呂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呂實地下補注王又彬曰厚葬者其過自上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

為虛擲地上之物其過自上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

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

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

師古曰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日廣妾媵也故請止畱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補注何焯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廢馬

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為田獵之園師古曰舍置

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呂與貧民師古曰復音

所起上林苑地何焯曰師古曰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呂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

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

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母貳爾心機事易當仁不

失勿貳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呂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

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度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

也師古曰上下猶言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

掌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應作應應是天子納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

減食肉獸官省春下苑呂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

禹為光祿大夫補注兩書昌曰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

適八十一歲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遠長信少府旋遷御史

子糠豆不贍襁褓不完師古曰襁褓謂僅繫所著布長有田百三

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臣賣田百畝供車馬至拜為諫

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旨扶用反其下亦同

比八百石此應此字考表注及後書百官表無八百石此八

十解低千錢則後千石轉多二解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廩食

太官師古曰謂太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繡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

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光

稅比字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祿賜愈多

家日呂益富身日呂益尊補注先謙曰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

自念終亡呂報厚恩補注先謙曰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

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

朝之臣也師古曰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

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

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死所恨天子

報日朕臣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史魚死所恨天子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師古曰史魚死所恨天子

意也寡少也言少有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與今未得

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往者嘗令金徹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

已諫矣今復云子少夫呂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呂加補注先

同與辨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

疾目自輔後月餘呂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目為古

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

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王鳴盛曰食貨志田租口

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言布糶粟米力役之征盡之安有

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注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

人百二十以算其資康成意不過因漢謂口錢為口賦故援以解

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

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於漢耳前漢七十二

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迺算又言古者不目金錢為

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

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補注宋祁曰中農

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祇

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

也師古曰繇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

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補注先謙曰商賈求利東西南

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而不

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擇少把土手足胼胝師古

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拈之也胼胝也抵觸也擇音才凡反已

率穀租又出彙稅師古曰彙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

供不能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目買

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目

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

銀鑄錢之官亡復目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除其租銖

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租稅祿賜皆目布帛及穀使百姓

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

衛可減其大半呂寬繇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周壽昌曰元紀

就農百官各省費其長樂衛屬太夫十二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衛罷

已三年當是禹為諫大夫時所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

奏故上文以自禹在位統言之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

稅良民目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

本稟作廉師古曰廉其作以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又欲令近臣

目諸曹侍中目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

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補注先謙曰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

其誅師古曰疑者目與民師古曰疑獄記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又周

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

曰訊羣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鄭注民言殺殺之

云示天下以大公也顏注似未審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

大化補注何焯曰李公文寬而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成行遂從者欲

者讀曰嗜補注先謙曰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補注先謙曰謂使犯法者

贖罪入穀者補吏是目天下奢侈官亂民貧補注先謙曰漢紀官作國盜賊並

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

者目為右職師古曰右職也補注宋一新曰監本無於字是姦軌不勝補注

之借字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目為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

故曰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

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又音武連反諄諄而勇猛者貴於官

也師古曰諄故俗皆曰何呂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呂禮義為史

書而仕宦何呂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使人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補注先謙曰漢紀桀置作致置致同字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目然者皆目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

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目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

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呂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微亦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

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補注周壽昌曰顏音訓俱失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索隱注引顏音訓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況乎呂漢地中為正仰當讀本音亦作折衷衷中心也音義同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

其便易自成康呂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呂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醇法太宗之治正己呂先下選賢呂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讒佞師古曰遠離也音放

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則三王可侔五帝

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遇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

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

則毀故曰迭毀迭音

大結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呂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補注先謙曰禮下官本有然通儒或非之六字引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錢大昭云闕本有

兩龔皆楚人也補注先謙曰据下文勝彭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日情音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問舍高明補注先謙曰聘舍為常

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補注沈欽韓曰梁元帝金樓子龔舍初

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而

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呂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補注宋祁曰補再

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

先謙曰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補注錢大

表作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甯甯補注先謙曰

陶縣今曹州府定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儒巫常為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

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

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已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迺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後歲

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

漢書補注 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一三四五.

歸古曰淵縣也時屬京兆補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
授其子周壽昌曰承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
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
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
勝為講學祭酒就其家而拜之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
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之因拜官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呂辨裝補注先謙曰辨官本作辨字同使者與郡太守縣
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呂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
人也諸生更反師古曰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
中戶西南闕下師古曰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
視之東首加朝服師古曰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
前漢七十二

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
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呂安海內勝對曰
素愚加呂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
者故謂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送反說音式說反
勢以至呂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
勝病少氣可須秋涼適發師古曰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
問起居補注先謙曰官本壹作一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
呂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
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已報
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呂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呂
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機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
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劉吾家也亦
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補注劉敬曰勝意一

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家上種柏作祠堂師古曰願炎武云古人
動吾家也蓋以時代遷革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
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虛薰呂香自燒膏呂明自銷
膏火自煎也師古曰薰芳草補注沈欽韓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
天天年補注周壽昌曰七十九死而謂之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
知其誰勝居彭城廩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高城地理志
東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今天津府鹽山縣
俗名如林鄉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
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呂病去哀帝初大司
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

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
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駕一馬師古曰言
依典制也補注沈欽韓曰舍宿鄉亭為眾所非紀中五年五月侍
詔車駕衣履宜稱不如法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張敞傳敞無
威儀時罷朝會使御史大夫師古曰使音以便而相馬終以此不謂大位宣
豫州牧位其尊而行部師古曰使音以便而相馬終以此不謂大位宣
詔鹿太守以行部師古曰使音以便而相馬終以此不謂大位宣
其制至後漢始然也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
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
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
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目諫大夫
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呂
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目
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

前乎補注先謙曰胡注覆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陽之

士服虔曰魁陽壯貌也師古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然歎息貌

位音上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

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補注先謙曰陛下欲與此共承天

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如字先謙曰恭補注劉奉世曰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師古曰恭補注劉奉世曰今世俗謂不智

於崇山山嶺三苗也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

惑師古曰請寄為姦師古曰寄寄謂也羣

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

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陰陽不和旱為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稅租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

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與傍同所謂因緣為姦也豪強

前漢七十二

三

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補注宋祁曰大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

也師古曰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師古曰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

亡師古曰尚可有七死師古曰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治獄深刻二死

也師古曰冤陷亡辜三死也師古曰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怨讎相殘五死

也師古曰歲惡飢饉六死也師古曰時氣疾疫七死也師古曰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

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

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也師古曰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漢書補注 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補注先謙曰高門顯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師古曰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官表師古曰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

子師古曰其儀師古曰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反師古曰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

多賞賜巨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師古曰霍霍如漿視肉

也師古曰蒼頭處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師古曰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

茹之也師古曰蒼頭處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師古曰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

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師古曰諸給設中者所為

為蒼頭師古曰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

前漢七十二

三

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

官師古曰不當受於此人此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方陽侯

孫寵師古曰寵寵侯息夫躬辯足曰移眾彊可用獨立曰呂同與姦人之

雄或世尤劇者也師古曰宜呂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

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

何武師古曰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師古曰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一三四七

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宣注謂先謙曰官本太作大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呂安身邪誠迫大義官曰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師古曰訥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曰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朔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尙恐毀敗器物通注先謙曰今始也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微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古制字也

前漢七十一

三

覺孫龍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欽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欽音翕說音
 說次亦同也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虹于連陰不雨師古曰虹音千補注王念孫曰虹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無奸字莊子秋水篇還虹蜺與軌斗釋文并音寒井中赤蜺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虹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虹音寒井中赤蜺又音千豈名干胡注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先讀日通迺者干胡注犯也不用煩說 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古曰莩音古 退反
 莘音孕葭莘榆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 但呂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音善也諛詔也 賞賜
 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呂爲小復壞暴室師古曰堦以三第也堦第一第爲暴室
 緣遇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補注 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先諫曰許廣漢爲暴室衛夫見外戚傳 賢父師古曰賢父上持
 將作治第師古曰第爲之治第 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爲賢第上持
 時行夜者音下更反補注 上家有會輒太官爲供補注先謙曰胡注爲之供具也
 先謙曰官本書上有行字
 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下可久

欲哀賢臣爲謝過天地解饑饉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
官爲之謀曰縣官謂天子東平王傳縣官年少霍光傳縣官非
何故我家將軍不得至是皆此義也後書劉盆子傳尙云當爲縣官
等如此可昌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
 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昌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
 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昌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昌興
 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
 使海濱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溷溷也音煩又音漚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
 空極竭芻蕘之思師古曰芻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清曰謹願之貌
 隳好也郭云芻蕘小好兒字是也師古曰芻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清曰謹願之貌
 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
 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前漢七十二

西

師古曰行官屬曰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
 下御史補注王念孫曰案摧辱上原有以字言文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推辱宰
 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課本漢書刪之劉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王作以推辱宰相事下御史補注周壽昌曰官官舍也禮王義同也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補注周壽昌曰官官舍也禮王
 曰官无義下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隸在官不俟履注朝廷治事處
 史欲捕從事而司隸官止言吏不言吏獄也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
 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補注宋
 道二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
 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旦
 欲入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官罪減死一等髡鉗宣
 既被刑遇徙之上黨曰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
 長帥也雄爲之雄家補注沈欽韓曰褚先生田仁傳任安以遂家
 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郎此意日諫曰官本注未有也字是

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

風州郡曰舉法案誅諸豪傑師古曰風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

及何武等皆死補注宋祁曰武字下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補注宋

之興與宣女婿許綰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宣不知情補注宋

字上疑有其字錢大昕曰案後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

知情有詔勿問宋疑情上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

士琅邪又有紀遼王恩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

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

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備周武王之後也補注周壽

昌曰林師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為四科林為德行見儒林傳莽傳

此作伯高異皆曰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同紀遼兩唐

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徹履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呂其器飲食又曰歷

遺公卿服虔曰以兵器遺之補注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郇越相同

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

呂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

子遣使視呂衣食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視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

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

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呂安車迎方方因使者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補注宋祁曰

二字王念孫曰案注并贊注及江蘇本作許字今字上疑有亦猶

明主之尊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漢紀同使者曰

莽說其言不強致讀曰悅方居家居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

屬音之著詩賦數十篇始除廢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

風之縣也補注秦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

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兖州

刺史亦曰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曰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

戶卒於家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十八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

求仲二人皆治車為業推廉遜名蔣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轲

塞門舍中有一人從之遊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轲

渭水注汧水又東南逕陰陵縣故城南昔郭欽詡王莽之徵而逕

跡於斯此郭欽疑即郭欽欽與欽字近而謬也莽傳成已校尉郭

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郭欽欽與欽字近而謬也莽傳成已校尉郭

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違也乃歎曰所

以與賢者婚嫁為此也魏志荀彧傳注昔蔣詡卿於齊栗融客卿

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邑在莽時為大司空齊栗融客卿

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補注齊召南曰宣傳特附薛方諸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据

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

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

載高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

逢萌王君公周黨譙賢殷駱王霸戴遵皆立志之莽死漢更始徵竟

較然不汚新室前漢七十二呂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

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

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兩龔子孫後書無傳

宣妻桓少君在列女傳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

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呂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

也字無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

各有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呂失

其世者多矣蘇與曰言或得罪見誅滅也是故清節之士於是

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

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趙不

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諫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郭欽蔣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選亂朝諛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謂好遯不汙絕紀唐矣郭古曰欽謂不仕於莽遯逃蜀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遯及兩唐補注蘇輿曰絕謂相遠

虛受堂

毛

章賢傳第四十三

漢書七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章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傳子

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爲楚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

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補注先謙曰官

肅肅我祖國自豕章應劭曰在商補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備

謂之絛字又作豕章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

當爲彩當作豕章豕章當作豕章豕章當作豕章豕章當作豕章

爲解顏注誤形弓斯征撫寧退荒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

邦目翼大商師古曰翼送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

迭互也自言豕章氏與大彭互師古曰繼爲

爲伯於殷商也送音徒結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諸侯預盟會

大彭爲夏諸侯少康封其別孫于唐書宰相世系表章氏出自風姓顓孫

章大彭爲夏諸侯少康封其別孫于唐書宰相世系表章氏出自風姓顓孫

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無有國名豕章者豕章豕章豕章

會同豕章豕章豕章豕章豕章豕章豕章豕章豕章豕章豕章豕章

無怪乎楊子雲王叔聽諸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叔周未王聽我邦

既絕厥政斯逸也臣指曰言自絕豕章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

王叔所能絕也又云我叔絕豕章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

此句及下文諸語其祖豕章氏豕章氏豕章氏豕章氏豕章氏豕章氏

商師取章師取章師古曰章師取章師取章師取章師取章師取章

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補注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

崩離宗周目隊應劭曰目隊目隊目隊目隊目隊目隊目隊目隊目隊

反補注王文彬曰周之五服侯甸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師古曰言

男采衛見周禮不當引夏書爲注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師古曰言

於此遂微也遷于小子勤諫厥生師古曰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先諫曰官本政證楊慎云方言楚謂然曰諫說文諫譴也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諫

留之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簋簠也楊雄方言云簠是宋簠之閒謂簠爲簋然則簠簋之屬是也今書本簠字或作簠又是澠澠之義蓋簠兩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簠作簠引宋祁曰簠澠本不從竹詳禁注不從竹爲是注文吾陳閒謂之簠澠簠之義非他直謂其滿儋耳方言簠儋也蓋是東宋之家遂以竹器名之淮南書蘇秦蘇益項羽資蘇蠶並同此義而儋字復多異說前通傳守儋石之祿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爲儋貨殖傳甌于儋五康曰簠謂也補古曰簠人簠之也受之人所買者可謂之儋不必有鑿鑿之花沈欽韓云管子山國設篇滕簠簠簠諸方言則簠爲受飯之器蓋矣論語鄭注簠竹器也受斗二升方言傳是宋儋之閒謂之簠或謂之簠吳拙說本方言強以爲簠儋一何淺陋也

玄成字少翁，目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輒從者之車也。補注：宋祁曰：與

曰：下者，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輒從者之車也。補注：宋祁曰：與

疑作輿。先謙曰：顯炎武云：下字，如愛參傳。

下趨，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目爲常其接人貧賤者

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由也。目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

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補注：周

壽昌曰：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除爲郡，名大河。凡六十五年，至

— 7 —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呂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
師古曰恐其有
 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
師古曰周壽昌曰疑唐時本懷謙作
 嫌元成詩云惟我俊兄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
 是議是刑則作議爲是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
 家問賢當爲後者師古曰周壽昌曰
 賢悲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
 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倩何碑曰漢去古
 未遠韋氏世傳經業宜有宗法則宗家共矯賢令師古曰
 者其宗子也師古曰爲文書於族之謂
 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爲文書於族之謂
 名者人更師古曰爲文書於族之謂
 別本作在官師古曰爲文書於族之謂
 或作任官師古曰爲文書於族之謂
 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補注宋祁曰
 笑作哂注文士小便下有也字師古曰便利大小便補注宋祁曰
 徵至長安旣

葬當襲爵呂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補注先謙曰官本奉作奏是章下丞相
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
遊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卽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
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
宣師古曰迺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
執事師古曰猶謬也過願少聞風聲補注先謙曰使微聞外間疑議自知改悔不然恐子傷高

而僕爲小人也。補注宋神曰子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曰欲高卑而彼勃是傷高發其不病之實是爲小人也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曰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

其志師古曰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

六

憚厚善憚誅黨友皆免官後呂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
 淖誦古曰淖泥也音水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
 削爵爲關內侯補注蘇興曰等輩猶等夷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如淳曰等夷言等輩孔融薦禰衡表若衡等輩
 書多得此以等夷輩義也漢時稱同儕亦謂之等輩如此傳及後
 相子以丙吉子顯部所謂等輩數人也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日奉祭
 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目綏師古曰建
 立有此伯故也綏安也厥績旣昭車服有常朝宗簡邑四牡翔翔
 師古曰翔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補注
 翔安舒貌魏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
 當有也字肅肅楚傳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夷王夷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祇
 孟康曰駟駟馬也尙書車服以庸唐功也師古
 曰肅亦常也師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祇敬也師古曰肅亦常也師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祇敬也
 鄒師古曰孔甚五世墳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
 節也佚與逸同五世墳僚至我節侯
 亦見李夫人傳元紀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左右昭宣
 敬儆久慮懣懣皆借字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左右昭宣

五品目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爲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

周禮士訓鄭司農讀訓爲馴般本紀帝舜命既致致位惟懿惟

契曰百姓以年致仕厥賜祁祁百金泊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

也懿美也與盛也厥賜祁祁百金泊館及也補注錢大昭曰謂

賢乞骸骨賜黃金百斤也王念孫曰祁祁言賜之衆多也上

商頌元鳥篇來復祁祁師古曰祁祁言賜之衆多也上

大雅韓奕篇諸婦從之祁祁師古曰祁祁言賜之衆多也上

東惟帝是雷政謀是從師古曰雷政謀是從國彼扶陽在京之

口繹繹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

尊之以爲師四方遐爾爾與爾同觀國之輝輝師古曰輝輝

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繼在我俊兄

於赫有聲師古曰於赫有聲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惟我小子

附庸師古曰附庸赫赫顯顯自我隊之微師古曰附庸

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微

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

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事匪俊匪作於蔑

當爲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

其庶而師古曰其庶而華山雖高企則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

作義略齊幾庶幾也師古曰作義略齊幾庶幾也德難厲而高注

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德難厲而高注師古曰可以庶幾也

庶者即涉注文庶幾而誤王師古曰庶者即涉注文

亦學而爲師古曰亦學而爲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嗟我小子

不也言心不專一有此過也師古曰不也言心不專一

注先謙曰言本不一上有謂字師古曰注先謙曰言本不一

擇謂制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

呂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

憲王輔臣禮讓之臣師古曰憲王輔臣遇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師古曰遇

其國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

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呂玄成爲少府遷太

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師古曰子

周壽昌曰揚百官表元成以太常免官在五鳳三年遂繼父相

至永光二年爲丞相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間約辭也師古曰周壽昌

封侯故國榮當世焉師古曰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

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師古曰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

即爲丞相有長子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長子不得嗣而

立玄成爲侯治客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詔巧而相工本

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師古曰謂之

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因曰戒示子

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因曰戒示子

此恭棣棣其則師古曰此恭棣棣其則因曰戒示子

官本注並作棣棣師古曰官本注並作棣棣因曰戒示子

魯詩益魯作棣棣師古曰魯詩益魯作棣棣因曰戒示子

乃後人依毛詩改師古曰乃後人依毛詩改因曰戒示子

之故宋以爲疑師古曰之故宋以爲疑因曰戒示子

荒嫺曰隊師古曰荒嫺曰隊因曰戒示子

日旰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師古曰日旰安也九列卿之位

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師古曰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自戒畏忌是申供事師古曰自戒畏忌是申供事因曰戒示子

師古曰監察也申事師古曰師古曰監察也申事因曰戒示子

三公之位謂丞相也師古曰三公之位謂丞相也因曰戒示子

后茲度連連孔懷師古曰后茲度連連孔懷因曰戒示子

也以前昔居此位故師古曰也以前昔居此位故因曰戒示子

司直治事之入助我興盛而爲職務也師古曰司直治事之入助我

與盛門閭之事而我力師古曰與盛門閭之事而我力因曰戒示子

皇也與下我嘉我慶師古曰皇也與下我嘉我慶因曰戒示子

來雍雍補注宋祁曰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

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雍雍祖太

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神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謂則穆

穆然承事也補注先謙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補注沈

官本注篇下祖字作祫是也又云庶子不祭廟祫子共其祭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廟祫子共其祭也又云庶子不祭廟祫子

之設於私家非禮也三桓始也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

於下土諸侯補注沈欽韓曰周官甸人掌三代之禮注云王

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鄙同若先王之廟亦皆祭之禮注云

祖帝乙鄭補周王正義云宋為周之孫亦皆祭之禮注云

諸廟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稱魯

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祝曰有功于社出封者為

廟也鄭特註正義云匡衡說支庶不敢為其廟下土諸侯不得專

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氏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其

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宗廟其立先公

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侯許慎案諸侯有得祖

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前漢七十三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子母弟

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鄭宗人家宗人

皆為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余案經傳雖有祭祖王之文然玄

自是正禮臣等愚臣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

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

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

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

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祭義曰王者

學者改昭為昭補注宋祁曰注未嘗有字耳兩字祭義曰王者

禘其祖自出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義義曰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補注周壽昌曰劉攽云而四廟云天子立四廟非也此四廟

四廟無所屬義不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吳澄云此四廟

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四廟為之文補之秦惠田

元成也無所屬義不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吳澄云此四廟

二誤禮莫大於配天之禮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乃不為祖立廟豈

之禮反降於配天之禮而配之耶三誤記之文本言諸祭太祖所

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禘而配天五祀而配土五穀而配土

天何失而乃以禘為祭天以配為配天五祀而配土五穀而配土

至靈聖始傳禮記正當元成時不致有脫誤而反引之也或此篇

之意始受命而王祭天曰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補注宋祁

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曰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補注宋祁

之字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

也音所周之所曰七廟者補注王鳴盛曰七廟始於周夏商以前

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焉四廟至子孫五五廟至子孫六六廟

廟至子孫七故曰七廟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曰三廟不毀

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

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

先謙曰漢紀曰行爲諡而已則是以行表諡也禮廟在大門之內

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右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左應禮公建國之神位也音于萬反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掌

也此廟與宅異臣愚曰為高帝受命定天下
處其偶然者也補注宋祁曰帝
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

序宜人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

盡宜毀補注齊召南曰案景帝初年詔即尊孝文為太宗是即百
毀其議也又禘考立廟與高祖並崇矣可因親盡而毀乎宜許嘉等

非正宜有尹更始之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
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曰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帶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繼祖曰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

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記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義作 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呂氏

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呂修立禮凶年則歲事

不舉呂祖禰之意為不樂是呂不敢復呂如誠非禮義之

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當受其殃大被其疾

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

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開賜皇帝壽亡疆師古

壽言壽考而眉壽也疆竟也補注先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

也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呂為在昔帝

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呂

祿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 祿齊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目下五

廟而遷師古曰遷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上陳太祖問歲

而祿師古曰問歲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

義則當遷又呂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補注

韓曰喪服傳曰經母之配父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

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

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為大宗後得私祭其母為孫

師古曰信謂曰仲雍注先謙曰官本注上得作復尊祖嚴父之

義也文太后何焯曰此指孝寢日四上食園廟同祠皆可亡修師古

音王竟反補注先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

盛受命博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博廣也將大也致敬也

日我受命博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博廣也將大也致敬也

帝堯故衡總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子孫本支陳

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

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 誠呂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

故得承久無窮竟也 師古曰言即旨令日也謂吉日也 遷太上孝惠廟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將呂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

皇帝未受茲福遇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

祀臣衡等咸為禮不得師古曰於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

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

毀廟之文補注宋祁曰廟臣衡中朝臣咸復呂為天子之祀義有

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呂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

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之經也補注無所依緣呂作其文

事如失指罪遇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

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諸廟

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

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

遇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

師古曰與讀曰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崩奏言

前呂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案衛思后戾太

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

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

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補注周壽昌曰漢

在律令之外如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制上特定著令則

著令是也此則高后所定制今之 欽定專條敢有擅議者棄市

至元帝改制獨除此令成帝時呂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

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

迭毀之次當曰時定非令所為損議宗廟之意也補注宋祁曰所議曰為謂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

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曰為繼祖宗曰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衰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

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補注宋祁曰說家說文無狁字則狁本楚是也凡狁傳中作獫狁皆因狁字而誤南傳匈奴傳並作狁允引詩中作獫狁允引詩中作獫狁允引詩中作獫狁允引詩中作獫狁

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又曰嘽嘽推推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剪其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

推推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剪其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盛有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剪其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

夫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也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衽衽衣也

桓之過而錄其功師古曰功也存亡足以除後患師古曰存亡足以除後患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師古曰東胡也并其土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

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靈歲一方有急三而救之是天下皆動而

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

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

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目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

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

師古曰龍遇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補注

起朔方曰奪其肥饒之地師古曰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

樂浪曰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

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曰隔絕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右肩

昭曰匈奴之左臂師古曰左臂事匈奴者師古曰事匈奴者承相為富民侯曰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承相為富民侯曰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

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承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

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目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

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師古曰五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流卑師古曰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目下降殺曰兩禮也師古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目下降殺曰兩禮也

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

武丁曰高宗師古曰武丁曰高宗太甲之子也師古曰太甲之子也太戊之子也師古曰太戊之子也太庚之子也師古曰太庚之子也

石經殘缺為宗之從前年與自時後後擊接不獨一字云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漢承亡謂字在後或者字下劉敞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滋師古曰番音扶元反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虛受堂

主

韋賢傳第四十三 終

前漢七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從平

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已對策高第爲茂陵令補注齊召南

又祇舉褒崇節義一段亦非全文也項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

稱御史止傳縣之傳舍丞不巳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

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補注

爲雒陽武庫令補注周壽昌曰案田千秋子自見失父而相治郡

嚴恐久獲罪補注宋祁曰罪適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

補注先謙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已爲我用丞相死不

能遇其子補注先謙曰用亦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武庫

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已責過相曰幼主新立已爲函谷京

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已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

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

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

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畱作一

年已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曰聞大將

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

日官本注久繫踰冬會赦出補注宋祁曰繫復有詔守茂陵令遷

楊州刺史補注先謙曰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

時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補注先謙曰

是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誠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

言不驕見相心善其言爲齊威嚴蘇林曰齊音限齊之齊臣實曰

其材能也音才指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

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本始二年

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已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

平侯山復領尙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

山然下文魏相封事注齊召南曰案依顏注當如張敞傳稱兄孫

兄子蕭望之傳亦曰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尙書與此

文同非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補注何焯曰因許伯乃得至帝

發其獄許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後之謀也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內取也爲當作無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已來

祿去王室政歸家宰師古曰蘇與由同補注周壽昌曰光爲大將

周書惟周公位家宰古昔總政者即爲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

家宰不必如周官家宰之稱天官也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

劉敞曰禹不爲大將軍字之誤也何焯曰大當兄子秉樞機昆弟

諸壻據權執在兵官補注先謙曰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

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懷不制師

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

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已防雍蔽師古

讀曰宣帝善之補注何焯曰此一時制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補

先謙曰通鑑胡注漢三公九卿皆外朝之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

聞遇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親屬皆出補吏補注先謙曰於

是章賢呂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封高平侯食邑

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

倭本書禮樂志練時日注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元康

中甸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補注先謙曰不能下謂不

所圖奴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

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忍憤怒者謂之忿兵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恨讀為很謂相爭鬪

爭狠連文作恨者借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

滅補注沈欽韓曰文子道德篇義兵王應此五者非但人事遇天

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

爭屯田車師補注宋祁曰不足致意中補注周壽昌今聞諸將軍

欲興兵入其地補注先謙曰胡注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

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已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言民已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

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師古曰言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

右謂近臣在適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

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願陛下與平昌侯樂

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

太子外祖父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諸蘇轍云三人者非賢于趙

上從其言而止補注先謙曰官本其作相帝但遺常惠迎鄭相明

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觀觀國家故事又

已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補注宋

奏請施行之補注先謙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

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補注錢大昭曰案此虞字與臣衡傳

也亦此意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臣聖德

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也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

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

始未得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惟思也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

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師古曰

音適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

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

之也波音版補注宋祁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

積者滯也師古曰所曰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

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

積聚量入制用師古曰備凶災師古曰謂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

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薄被災害師古曰薄與音同補注

讀一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賴明

詔振撓迺得蒙更生師古曰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賴明

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師古曰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

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唯陛下

神元帥繇先帝盛德曰撫海內師古曰撫海內也補注宋祁曰撫與由同

有讀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

字

漢書補注

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一三六三

宋撮取也補注先謙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

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已順動故日月不

過四時不忒聖王曰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

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宋祁陰陽之分曰日為紀

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

出經聚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明風至則出幣

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置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縣

社廟財閭闔風至則收器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萬物之性成各

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萬物之性成各

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

故為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北方之神顓頊乘坎

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

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直故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沈欽

韓曰天文訓規生矩殺衡長東方之卦不可曰治西方南方之卦

不可曰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飢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師

曰天地之氣夏與坎治則電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

之官曰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君動靜曰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

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少木茂鳥獸蕃師古曰少古草字反民不天

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悅政教不違禮

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

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飢在外為姦在內為先繇與由

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字先臣愚曰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

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

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補注周壽昌曰章即襄章也令羣臣議天子所服

已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

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

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

四時曰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

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趙舉春是

一人必非江都侯代周昌為御史大夫者也上文云相國臣何

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其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

孫通之由奉常徙為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據功臣表李舜舉夏

江邑侯趙舉以漢五年為御史大夫則未嘗為中謁者矣李舜舉夏

兒湯舉秋貢禹舉冬貢禹也兒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

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呂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

罷者也音薄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

無罷音疲三字引宋祁曰罷音疲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

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

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

至明言所職曰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緣

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

之相為人嚴毅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信劍而後敢入

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

創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補注周壽昌

無大字若大不敬豈能降為關內侯也先謙曰史記傳云坐騎至廟不敬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

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曰故廷尉監徵古師

饗其樂

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孫叔敖母曰有陰德者陽報之

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上書固辭自陳不宜呂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

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

思慮近醫藥呂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

於客案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相代為丞相

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

補注宋祁曰長休告令其去職也

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

艾師古曰艾讀曰艾補注王念孫曰然猶乃也言姦吏成

呂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

補注宋祁曰後人代吉因呂

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補注何焯曰因以爲故事則姦吏遂

羣臣核名實不姑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有寬舍可否相濟耳前漢七十四

蕩師古曰蕩亡也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亡補注王文彬曰通謂常在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取吏者酒數通

與通義隔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

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

內因此文脫去苗字校書者遂移人後注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

部百三十八車車苗字校書者遂移人後注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

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逐也補注何焯曰續志西曹主府史署用

吉曰呂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將復何所容

師古曰容身也補注何焯曰續志西曹主府史署用

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猶第也

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

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

郡遠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

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

邊長吏補注何焯曰續志東曹主

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補注沈欽韓曰

詩傳瑣瑣小也此爲細科別不當解瑣瑣爲錄未已詔召丞相御史

問呂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

師古曰卒讀

適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

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

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

補注王念孫曰

天子出非宋史儀衛志一品鹵簿中道清道反有羣鬪者塞道也師古謂

謙曰官本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

注前漢七十四

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曰識吉吉曰民鬪相殺傷

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

而已幸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

熱師古曰少音式師古曰少音式

甚也後人不不知以爲已之德字故改以熱爲大熱耳治要及舊本

北堂書鈔說官部三職職官部二職職官部二職職官部二職

紀作未可以爲暑上亦是字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

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已問之掾史迺服

呂吉知大體師古曰王念孫云治要及北堂書鈔說官部二職職官部二職

諱誰可目自代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言作辭謝曰羣臣

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

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巳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曰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曰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甘露三年爲太僕一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遇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具謂之夕牲補注沈欽裴曰續與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約玄漢承秦故祀宗廟諸祀則冠長冠一節玉藻正義鄭云四命以上齋祭異冠者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則爵弁祭亦玄冠齋是齋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土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玉藻云玄冠綦組纁士之冠是齋祭同冠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諸侯冕祭則纁冠是以大率之可知也若助祭於君則齋祭同冠雜記大夫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亦服之以此傳夕牲乃取齋衣則齋衣即祭服也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遇已師古曰免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尊免之而與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曰皇曾孫在郡邸獄補注宋祁曰武無以皇字清此本作孝武非江漸本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丞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郡治獄姓誰名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誰字言姓又非也補注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沈欽裴曰上云大赦則留孫已出獄在郡邸劉謂此守邸之丞是也先謙曰官本注不作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曰私錢顧組令畱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馮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飲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陳具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微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盥師古曰去雖也敖游戲也盥放也盥讀與滂同數奏甘羹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曰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師古曰徵要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補注先謙曰比也二字官本作以比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專歸美於組微卿組微卿皆曰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微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已爲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臣反曰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尉兩顯爲太僕十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昌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昌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補注宋祁曰折本所曰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曰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遇絕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明其
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師古曰名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
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師古曰名位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
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
事豈虛厚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虛受堂

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終

漢書七十四

駐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漢蘭臺令

史班

固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駐引字孟魯國蕃人也師古曰駐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

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駐字蓋可混擬將爲一候也今有

代學者旁引吳氏誤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爲說事

非經典荀引先賢相假託無所取信蓋曰姓字音皮補注德

陳云決錄荀氏傳門人齊人煥欽則作決錄者誤也洪邁錄

陳珠碑跋云姓施載吳氏兄弟各分一姓曰吳姓姓字音九畫

書矣姓非姓姓可知先謙曰舊今兖州府縣治不止九

雞走馬長迺變節從公受春秋補注宋曰鳥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先謙曰官本考證儒林傳公東平人受公曰使字上疑有游字

辛春秋於董仲舒故弘書稱先師董仲舒

節令表符節令屬少府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奴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

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

木卧復生師古曰社本主之樹也補注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

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

之意昌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

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也僵卧於地音居

引宋祁云象字下疑有而字葉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

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

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纓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

受命漢家竟後補注齊召南曰家以漢爲始見此文然則引

義而新莽亦因以爲昌邑之本葉通左氏矣其後漢書昌邑王

又五經家皆無以證昌邑之昌邑也後漢書昌邑王昌邑王

即圖識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大則漢不得爲高其明

實多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也問擇天下賢人

禮昌帝位師古曰禮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呂承順天命

補注葉德輝曰還封百里如二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

王後亦公羊家新周故宋之說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

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

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祇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

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曰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

災補注詳與曰據五行志在太初時昌邑王昌邑王昌邑王昌邑王

始昌爲太傅年老曰壽終族子勝亦曰儒顯名補注錢大昕曰始

儒林傳其說災異祇有言柏梁臺災事則見勝傳可矣乃以兩夏

侯題其篇目何也宋一新曰班以兩夏侯勝題蓋謂勝及建爲大

小夏侯氏學故以此題其篇並未數始昌也今本提行皆後人分

併非復班舊錢過矣先謙曰朱說班班然失其敘次列傳微意

且下文勝上冠以夏侯建上不冠夏侯明本夏侯勝傳提

行與始昌別傳而建係建上不當謂兩夏侯勝建也

夏侯勝補注宋祁曰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

分魯西靈鄉師古曰共諸如恭恭王名諡景帝之曰封子節侯別

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補注錢大昕曰案魯共

政皆諡節侯此傳所稱節侯蓋靈陽侯也地理志靈陽侯屬魯勝

山郡不屬東平蓋宣帝建東平爲王國復以靈陽屬之郡勝少

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師古曰

卿簡音義補注錢大昕曰簡卿勝同郡人兒寬門人簡姓簡名

廣韻不收淮南王有中尉簡忌小顏以爲从州不從竹又從歐

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徵爲博士

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當乘輿前諫

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補注宋祁曰

字下疑有車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爲車故刪去

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即天子車故刪去

勢傳聚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觀奉乘輿車薛廣德傳

當乘輿車免冠類首儒林傳劍羽嫺乘輿車者其證矣通鑑漢紀

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

與王怒謂勝為祿言縛呂屬吏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

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曰

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補注宋祁曰言字疑作泄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補注沈欽韓曰洪範五

言宜為此勝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察言也補注先

諱正官本注下謂作爲引宋祁故云臣下有謀補注劉敞曰傳本

自以爲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爾光安世大驚曰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

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廢昌

邑王尊立宣帝光呂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

官太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呂與謀廢立師古曰與定策安宗廟益千戶補注劉奉世曰關內

壽昌曰案漢初封關內侯食邑者多師古曰嘉傳云孝文元年舉故

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

百戶妻敬傳云通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

丞相御史曰朕曰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補注劉

氏羌不在師古曰昆明臨駱兩越師古曰東定歲貉朝鮮張晏曰歲也

之東師古曰歲字與師古曰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

穢同師古曰音莫客反師古曰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

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

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衰周之後補注宋祁曰周之備天

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

海效鉅魚師古曰鉅大也師古曰神人並見山稱萬歲補注先謙曰事並見

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夷廣

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

音呼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曰官

字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

復師古曰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

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

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

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

世獻納曰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

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稱字

之繫再更冬講論不忘師古曰更歷師古曰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

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迺素服避正殿遣使

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補注錢大昭曰此詔蓋災異者

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

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補注宋祁曰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術士有曰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

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

君師古曰見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上亦曰是親

信之師古曰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之上聞而讓勝

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

臣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

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

師古曰

漢書補注 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三三—

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補注蘇軾曰充宗師又乘貴口辨務欲陵抗諸家匪獨師說異也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問宴問上

曰幽厲之君何召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召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

召知其不賢也上曰召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

肖召至於此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補注王

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則文義不明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師古曰治要四引此有

紀同然則任賢召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召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召往知來耳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云能

來非是王念孫曰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云能

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治要御覽引此房因免冠頓首曰竝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師古曰覆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召視萬世之君師古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師古

古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

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欺補注云故資政殿學士邵允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

念孫曰案景祐本何道房曰今十二字據此則古本無亂邪二字有上日以下至案景祐本何道房曰今十二字據此則古本無亂邪二字有上

不在此人也云幸其處於彼是也上治邪亂邪則言云不在此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日言云亦極亂耳尚何道

明矣世說新語注治要皆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召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

於豎刁趙高之輩且災異之來不在此人顏注疑誤朱一新曰說文無愈字古祇用瘡為之先謙曰錢說係依今本釋之故以顏注

設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

之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補注先謙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

謂房曰已諫師古曰言房罷出後上令房止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補注周壽昌曰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曰為

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曰防雍塞師古曰雍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建言宜試召房為郡守師古

然也元帝於是召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秩者中二千石元帝建元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二千石增

而秩八百石者考黃霸傳霸守京兆尹以乏軍興等罪連貶秩增損其秩如宣帝時之制又成帝時除吏八百石就六百石此在

元帝時尚存居得召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如淳曰令長屬最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

通鑑胡注歲竟歲終也天子許焉房自知數言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自建

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補注錢大昕曰二月當作三月以三統封事所稱辛酉者正月二十八日也己卯庚辰辛巳則二月房

六十七日十八日也張晏注以辛巳蒙乘卦解卦太陽之十月月卦則房上封事必在二月後矣辛酉房來蒙氣衰去太陽精

明臣獨欣然召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為太陰消卦為太陰消卦為太陰消卦

謂卦下也并力維卦卦下消息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作少陰消卦太陰消卦六三為少陽之效陰卦九三行於太陰之中效微寒一辰其餘

為一辰其餘皆當隨太陰為寒其陰效也太陽謂息也從泰卦至遯皆當隨太陽為溫效盡六日七分也孟注消息字互倒葉德輝也說卦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虞翻注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

寬大己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主於己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
寬大也補注說欽韓曰白虎通喜在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案
此與董仲舒說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
也又二陽並行是曰王吉午酉也補注錢大昭曰穆天子傳云
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丘詩曰吉日庚午也其詩曰吉日庚午
與翼奉言以庚午之說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未主之孟康
日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
角曰木落歸本水洊歸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
故樂也木落歸本水洊歸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
斯曰注利當作刑木刑於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補注錢大
家所謂謂利當作刑木刑於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補注錢大
德輝曰孟注利在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補注錢大
五行大義引翼氏說正如此據風角木落歸本下方之情哀也哀
亥卯未木之本位是歸本也木亥水辰皆自刑下方之情哀也哀
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戌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
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辰未
刑至窮無所歸故曰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辰未
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

前漢七十五

三

事雖眾何聞而不諭謂師古曰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補注
况也於呂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
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呂大陰下
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
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末月建寅寅從末下至寅南也建爲主
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也補注吳仁傑曰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兮
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兮
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案奉初元二年奏封事云今年太陰建
於甲戌歲是年甲戌歲也四年上疏云如丙子孟夏順太陰建
東行案是年丙子歲也以奉言推之太陰即太歲其說出淮南書
孟康乃云太陰之外別有太陰也并二年所上疏爲四年事也漢紀
又誤以四年所上疏并於二年王引之曰此太陰謂太歲也下
文太歲建於甲戌指太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下封事在初元元
年元太歲在癸酉西在西方太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太
陰說之爲是年太歲在西則太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即
在西而從西南來意蓋謂太歲不得謂之太陰後二辰而在申欲
以奉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任元年癸酉其失不

已甚乎太歲亦名太陰與歲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曰辰加邪
後二辰之太陰迥異說見下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曰辰加邪
時辰爲客時爲主人呂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
加未而辰爲邪辰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
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
當言皆以邪辰加邪辰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
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爲五音四刑散爲十二律也愚臣誠
不敢已語邪人上曰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曰善日邪時孰與邪
日善時補注先謙曰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
用子不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見臣則使臣爲
用甲故侍者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
主爲主人故侍者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
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厥小邪也凡辰時屬南
占推之南方巳午酉戌東北寅丑爲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
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
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爲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
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

前漢七十五

三

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以正大來反我小邪故也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反正孟康曰己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
小正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即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時爲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辰疏而時精其效同
功必參五觀之補注先謙曰參五與參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
省其進退補注先謙曰參五與參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
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
注宋祁曰更興疑與字觀性性呂歷張晏曰翼氏五行也歷靜行
仁甲巳主之心性與字觀性性呂歷張晏曰翼氏五行也歷靜行
韓元堅曰堅通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其以日配注流欽
神元禮論詳之矣葉德輝曰禮中庸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
引春秋元命苞云肝木之精信者火之精禮者土之精肺者金
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中央所以繩四方行

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蓋稽古傳授。不同觀之。以惡則觀情。已也。相合不可強。臣先謙曰。官本注。戊上性作信。是律也。補注。葉德輝曰。初學記引樂緯云。六律黃鐘十一月。太簇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六呂大呂十二月。交鐘二月。仲呂四月。林鐘六月。南呂八月。應鐘十月。陽爲律。陰爲呂。總謂之十二月律。按十二月律。卽十二支上云。某方明主所宜獨用。之情。某支主之是也。先謙曰。官本注。無六情二字。上繫之辭也。道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藏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闌。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苑囿作苑。馬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震。補注。錢大昕曰。以三統推初元二年七月己未朔。無己酉日。恐是乙酉之誤。先謙曰。通鑑漢紀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皆作己酉。劉向傳云。各地復震。

前漢七十五

十五

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其承天地託于公
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
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補注先謙曰此及元紀皆作太上皇廟然隴西郡非
諸侯王國都而有太上皇廟與高紀韋元成傳不合此當闕疑壞敗獮道縣師古曰獮音完補注劉奉世曰獮音完補注
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傷夏公曰案地理志獮道有獮夷水
都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
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城郭官寺及民室屋補注先謙曰壞
謂之縣先謙曰官本先作桓城郭官寺及民室屋補注先謙曰壞
誤讀厥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
朕躬補注先謙曰元紀作朕躬是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
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已
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師古曰憯音干感反補注先謙曰元紀憯作慘字同已詔吏虛
倉廩開府臧振拯貧民師古曰拯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茂勉也
有可蠲除減省已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師古

盡也補注錢大昕曰元紀初元二年
諫之士文與此略同其七月又有詔書詔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事此傳
誤合兩詔爲一因添一年地再動之語先謙曰錢說合兩詔爲一
是也乃後詔語非班所增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
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曰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
亦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亦字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
立律歷陳成敗曰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
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羽五戊亥也陰陽終始際會兄弟夫婦朋友也
則有變改之政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孔穎達詩疏云鄭元六藝論
引春秋緯孔演圖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曰言王
日詩含五際補注某德輝曰列終始謂列其事之終始推得失謂推
道之安危其事之得失五行志言春秋某災應某事皆是則又左
氏家說也奉諸奏言春秋或主左師古曰
傳不悅詩書而傳文是呂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
法傳文學之人也師古曰

前漢七十五

十六

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
困貧賦醫藥賜棺錢謂分給之
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
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郎顗傳詩沏歷極日卯酉爲革政午亥爲基
命神在天門出入候懸宋均曰天門戌亥之間爲革政午亥爲基
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結
之始詩正義引沏歷極日卯酉父爲天門出入候懸二際也明爲陰
也然則亥爲革命午爲一際也辰又爲天門出入候懸三際也微五際也
陽交際三際也午爲一際也辰又爲天門出入候懸三際也微五際也
月之知日蝕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地云知日蝕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師古曰巢居知風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補注沈欽
韓曰爰居知風與魯語詩傳易知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亦不足多
適所習耳不足爲重但偶習此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王

漢書補注 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一六六

自昌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昌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奉奉願復賜開卒其終始師古曰開空上復延問昌得失奉昌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引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昌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與上有讀字不改其本難昌未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昌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毫殷乃遷都事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爲

前漢七十五

元

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錢大昭曰閩本作給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昌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左阻電池補注錢大昭曰左阻疑當作右阻葉德輝曰德補本閩本作右先謙曰官本作右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建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昌爲闢而入敖倉補注先謙曰此處文義不順當作建榮陽而倒建與建同禮樂記名之曰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陽之險扼爲鍵閉而入敖倉於腹地故曰建榮陽而扶河東南北千里志晉灼注扶附也釋名扶傳也傳近之也河東郡名地方百里者八九足昌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千萬反陛下其已亡爲師古曰恭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補注李慈銘曰賈誼上文帝疏曰使願成之廟稱爲太宗此云萬歲之後長爲高宗古人無忌

前漢七十五

三

爲高宗蓋即采奉議也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寢居而改作如淳曰寢居寢居也欲從都乃可更制度沈欽韓曰新書先醒篇書曰大道寢寢其去身不遠是寢與坦通寢居猶平居也及子道原篇作大學坦坦去身不遠是寢與坦通先謙曰依舊居則不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禧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與上有讀字不改其本難昌未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昌興殷道聖人美之德昌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昌周召爲輔師古曰召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言所任皆得賢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曰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紂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于酒德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眾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鏡知天之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昌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大命甚難也

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適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得爲世故八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昌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類也繇此言之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與上有讀字不改其本難昌未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昌興殷道聖人美之

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昌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昌東行張晏曰如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此謂二年之四月太陰左轉在丙子左旋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南天文訓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嚮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補注先謙曰案孺字誤
也据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同熙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
張遂合兩字儒此文張孺卽張無故而舉其字當云張子儒傳寫之
爲孺字耳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補注蘇輿曰以洪範推五
行是今天家法災異又其旁流耳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
爲星厯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補注先謙曰事見方進傳帝舅曲陽侯王根

III

爲大司馬票騎將軍鄭表注元延元年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轉
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旨爲且有洪水
爲災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天蓋言
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者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
太一常居也太一天星大帝也與迺極爲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
補注先謙曰紫宮中有紫微大帝之坐故名中宮天極星即北極
五星爲天樞天樞即天極此所云紫宮微樞也旁三星三公或曰
子屬後四星后妃之屬環以匡衛十五星藩臣總爲紫微
垣與人君宮垣位網紀消息相通故曰通位帝紀也
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補注
廷中端門左右掖門晉書天文志東藩有東太陽門此言四門持戟舉
大陰門西藩有西太陽門中華西陰門西太陽門此言四門持戟舉
之詞非必也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統孝經緯也師古曰
拘四數也
六緯者五經之緯也樂緯也孟說是也補注劉放曰正言星宿何
故說五經蓋謂二十八舍先謙曰注就當作官本考證云劉
攽駁顏其論甚合但所云天文六緯名目劉亦未嘗指實姚鼐云
言天文常爲人主所取法此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次相

向爲六故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土耳與經書
 織緯何涉哉先謙案天文志太微廷掖門內六星諸侯其位五
 帝坐五帝者皆議志黃帝志在太微中四帝星黃帝坐蓋即五
 經六緯者六諸侯天官書同蓋漢世天文家說如此姚謂五經爲
 五經星六緯爲六諸侯十二次上下文義不屬疑非術道也衛
 士有道之星少微士大夫在太微星西故以尊顯言之翼張舒
 布臨四海言也補注先謙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
 其位皆近太微少微處士爲比爲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
 垣故次言之少微處士爲比爲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
 佐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廷藩西有隨星主處士儒學之位爲太微輔
 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其占明大
 黃潤則賢士舉不明反是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太微次少微
 爲輔則賢士舉不明反是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太微次少微
 爲太微次少微爲太微次少微爲太微次少微爲太微次少微爲太微
 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南宮主鳥權衡軒轅爲權太微爲衡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略於色不貴之也易書七反天
 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爲上將東
 輔注先謙曰天文志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一星藩臣西將東相
 首志東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第二星曰次相第三星曰次將

大相四星曰將西樞南第一星曰正
 次四星曰將西樞南第一星曰正
 謂正天之朝事也星應官名故史記爲天官
 書上相上將又官之尊者故以天官冠之
 得人之教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咎咎
 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譏譏小善也咎咎壯健也謂聽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爲晉襄公所禦而敗於穀三帥
 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譏音踐咎音目乙反又音牛乙反補注
 葉德輝曰書秦誓惟截截善謗言釋文引馬本作截截注云截截
 解語戲削首秦也說文友部引同馬本蓋古文也又說訖勇夫馬
 注云訖訖無所省錄之貌此作咎咎字亦不同益尋治夏侯尚書
 今文學也公羊文十二年傳惟譏譏善諍言尤爲今文家之明證
 作巨上無音注目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
 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賈然
 道謀此黃髮賢老黃髮則罔所過失矣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
 之卒成霸業補注何焯曰秦誓孔子取之故云德列王道先謙曰
 官本注員作云
 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呂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

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疆輔庶幾可已保身命全于孫安國

家書曰愿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

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繇同

若童謠及呂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

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

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補注先謙曰赤黃四塞謂建始元年黃霧四塞五行志作雲氣赤黃四塞此地氣大發謂徵兆非謂地震動見下也動土竭民天下

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補注宋祁曰南無

日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補注先謙曰彗星之應也大寇

之引也師古曰將引此二者已頗效矣補注先謙曰鴻嘉元年陽

朔三年癸亥始二年師古曰將引此二者已頗效矣補注先謙曰鴻嘉元年陽

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補注先謙曰謂小女陳持弓也

始三此獨未效聞者重己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

日旁附也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旁音薄郎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無兩音字建始二年北宮井水溢出旁宮首步浪反與傍意同言

交而紀志不見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

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天淵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補注先謙曰天淵十星在北天淵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開元志經引荆州占云太白守天淵海水出江決溢若海魚出宋

史天文志天淵在龍星東又天文志天淵在北戎東北極月大

志並入東井紀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眾陽之宗故爲極羽氣

乘宮孟康曰天文志西方爲羽羽少陰之位少陰位上無光也羽氣

乘土言臣氣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補注先謙曰

從流不從故道也補注宋祁曰正文河字下疑有決字先謙曰不

用其道即決也宋說非成紀元元河前山崩地震各二河決

東郡盛冬雷電補注先謙曰成紀鴻嘉元年黃繼曰隕星流彗日元延元

龍見其定永始二年詔云龍見于東萊繼曰隕星流彗日元延元

年四月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四面或大如孟或如雞子耀

星李東井郡國皆言孟康曰有地維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

並見紀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

藏光亦出謂地維藏光黃帝占云出東北隅天日蝕有青鄉

下大水荆州占又云四隅星見四隅皆爲兵起成帝即位至元延

元年二十一年間日蝕九次天文志如清注凡氣食日在旁如半

環向此鄉鄉抱也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

欲湯滌流彗迺欲堦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屬者願

有變改小貶邪師古曰屬者謂近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

明也補注先謙曰光字江此皇天有漢亡已也師古曰右何況

大作立字補注先謙曰精與晴同此皇天有漢亡已也師古曰右何況

致大改之補注先謙曰精與晴同此皇天有漢亡已也師古曰右何況

大職李奇曰天子知天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下當有賞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師古曰李說是也

羞士四字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師古曰李說是也

抱虛謂懷挾虛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師古曰李說是也

言改爲開文義上下不貫用猶已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謂改爲開文義上下不貫用猶已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

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

土耳先冬夏至照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及諸蓄水

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補注先謙曰

運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巨助損邪陰之盛補注先謙曰

放名也補注先謙曰案公卿表傳喜爲衛尉二

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曰補注先謙曰案公卿表傳喜爲衛尉二

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

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

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師古

之言天下事重大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昌崇社稷尊師古

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補注漢德輝曰開元占經五星占子荆州

使者又引春秋緯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先讓口淮南天文訓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南方火

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西方金也其帝

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

佐元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神爲

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

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畱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爲帝填星爲

歲星主人主之象也天官書填星女主象也簡志司天下女子之過

填不避歲星下所謂填歲相耳也奎婁西方之宿相畱無義疑畱

止文宿畱言即其證也當曰義斷之營惑往來亡常補注劉

當作榮先謙曰官本作周歷兩宮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

開元占經榮惑占七引黃帝占曰榮惑入太微天下有急兵又引

入紫微宮中大臣有謀兵起宮中又入太微宮中大臣有謀兵起

引紫微宮中大臣有謀兵起宮中又入太微宮中大臣有謀兵起

今謂之尾爲後宮之義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義疑作彗彗尾北而

曰開元占經榮惑占二引鄭萌曰榮惑入太微宮中大臣有謀兵

守反者事大又引鄭萌曰榮惑入太微宮中大臣有謀兵起宮中

惑入尾後宮有憂一日幸臣亂宮先謙曰晉志角二星爲天關其

說誤元命包云尾九星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本注下常字

作當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爲

是志彰南星曰天庫晉志庫樓十星其六起西北方先謙曰天

樓一曰天庫兵甲之府也故下文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

曰黃龍軒轅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當門而出隨榮惑入天門至

軒轅黃龍體帝廷即上文太微帝廷當門而出隨榮惑入天門至

分不入心是欲與榮惑爲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榮惑厥弛

患不敢當明堂之精也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榮惑厥弛

張晏曰厥弛動搖貌補注宋祁曰注未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

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補注先謙曰注擁蔽爲壅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

右掖門左臣有不臣者補注漢德輝曰太白入太微而出端門臣不

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金謂太白星也孟康曰太白入房入室謂榮惑

曰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先謙曰太白入房入室謂榮惑

明堂也自榮惑厥弛至又主內亂皆引占占驗之詞不當泥視

不巳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補注漢德輝曰太白入房入室謂榮惑

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補注誅放佞人防

絕萌芽呂潏滌濁澆消散積惡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補注誅放佞人防

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晉灼注

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九十一月冬至見奎牛出以四時失

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曰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

孟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師古曰彗與李同

元占經辰星占一引甘氏曰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

所諱補注漢德輝曰開元占經辰星占一引洪範五行傳曰辰星

四季皆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又引海中占曰辰星出四孟爲月食出

星則生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曰篤右陛下也師古曰篤

猶助也言深自政治國故不可已戚戚補注王念孫曰戚戚二字

名疾爲戒者春秋傳曰謹戒之蓋以操之爲已戚矣師古曰戚

反李音慶今公羊傳作慶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師古曰慶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加呂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補注宋祁曰來字疑作或字春

事猶云後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補注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季夏舉兵法時

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張晏曰溼於

天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釋言語懿儼也言與德也此與字與彼

同義言土氣陰濕說文與宛也宛屈伸自覆也氣覆恐後有雷雹在下是謂之與王褒傳注引張晏應幽也義與此近
之變補注葉德輝曰霜凝於寒故應寒夫言喜怒賞罰補注宋祁
詠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
人補注蘇輿曰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補注流欽韓曰呂覽首時
效亦驗也
祖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象辭
光明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
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曰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杞
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杞擊鼓之雅也音字其字從木也補注沈夢
與鼓韓非功名至治之國君若抱臣若鼓亦今朝廷忽於時月之
令諸侍中尚書近臣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
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曰順時氣補注先謙曰臣聞五行曰

前漢七十五

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
之終始也補注先謙曰北方黑帝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
其精為玄武七宿婺女其一也
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補注先謙曰官書
云水曰潤下洪範之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
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潁滄皆川水漂踊與雨
水並為民害師古曰潁滄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潁廣二尋
深二刃謂之滄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潁音工大反
滄音工外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何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
也善也言陰陽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唯陛下雷意詩人之
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
是也楊泉物理論云西北高東南下論衡云地之最下者有揚充
二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

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
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
志建威開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曰彊本朝補注蘇輿曰本
之傳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淮南子終稱謂言文
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大戴禮
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並此義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
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弘等不足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
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
曰何言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
謂賢材也陵夷馬不伏歷不可曰趨道士不素養不可曰重國師古
謂賢材也伏歷馬不伏歷不可曰趨道士不素養不可曰重國師古
之也趨讀曰趨詩曰濟濟多士文王曰靈師古曰大雅文王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
之眾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
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補注蘇輿曰賈山傳
明作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
備曰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
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曰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
者結舌師古曰不邪偽並與外戚顯命師古曰顯君臣隔塞至絕
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
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
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官然後
可曰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曰異又不通

前漢七十五

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遺 呂視天下師古曰

示讀曰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呂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

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雷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

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補注劉放曰衍一覆字王念孫曰案下

覆字訓為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雷神反覆熟

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

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漢井蓋草山

林警者必謹覆案也然則下覆字訓為察與上覆

字異義劉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宋一新曰監本

無下覆字先謙曰財雷神猶言少雷神耳顧訓裁量非 是時哀

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永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傳新貴祖母傳太

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補注何焯

正教守也先謙 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

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

郎尋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

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呂言漢家逢天地之大

終當更受命於天上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曰教重

平夏賀良容臣丁廣世服虔曰董平勃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

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

坐挾學忠可書呂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呂相教哀帝初立司隸

校尉解光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司隸校尉哀帝初立司隸亦呂明經

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呂爲

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因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

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

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

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天所忌諱告人也宜急

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

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補注宋祁曰下

得字可刪劉放曰得道不得行下得字衍朱一新曰監本無下

民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黃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

相御史補注劉放曰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

而終其命也補注宋祁曰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

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補注蘇輿曰詩既醉正義引洪範鄭注至

老也鄭意以屬五事之終與惡對舉說建本篇引河間獻王云

古文書則知鄭是古文說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書義與鄭合河間傳

厥命五年詔又云天不終命五行志亦以考終命與短折同屬

思心益恨伏傳爲說並今文義也此以考終命與短折同屬

以甲子受命文異說易緯乾鑿度孔子執以七百六十爲世數者壽

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又言求日之法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

算亦爲甲以日次受命又言求日之法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

故得相通也據此則歆之言多合斯旨蓋其書亦今文家言

制也歆曰朕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億子元元未有應天心

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

川竭山崩 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補注宋朕甚懼焉

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慮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

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

先謙曰自本無與字引宋祁曰漢 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

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呂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

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

政事大臣爭呂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

相御史呂解光李尋輔政上呂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更而下詔

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

由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曰永安國家朕信道

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誤也補注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卒

無嘉應久旱為災曰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

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補注宋祁曰為字當作六月甲

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補注皆調除之賀

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

如補注先謙曰毛當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

朝政師古曰當謂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

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

曰注文幽深然于贊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

屬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

此皆論語述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

昭宣則駐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

終術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田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

言仿佛一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

屢中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

皆通明也官本注無音字仲舒下吏夏侯囚執駐孟誅戮李尋流

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

辜不旋踵亦不密已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駐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終漢書七十五

之或伺候見而籍之案鉤若鉤取物也距與致同尙書子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史記距並作致是其證鉤距謂鉤而致之
義皆非也 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師古曰賈已問羊又

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目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
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補注宋祁曰郡中盜賊閭

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師古曰窮里里坐語未訖廣漢

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 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賈
王念孫曰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賈則正文劫下當有賈字而交

今本脫去賈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 有頃廣漢將吏到家
突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賈之尤爲明證 曰京兆尹趙君

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 師古曰曉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
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

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 二人驚愕又素
前漢七十六

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
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殯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 師古

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鈞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
瞻反補注宋祁曰給字疑可刪李慈銘曰疑作調棺斂給葬具觀

注以棺斂爲文可知王文彬曰案給當從宋剛明涉上文給字而
衍字說亦未合蓋告以棺斂葬具並豫爲調辦無煩以給別言之若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 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
先謙曰湖都之部亭長都猶鄉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

也百官表有亭長無都亭長 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 亭長既至廣漢
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 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 亭長既至廣漢

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師古曰何旨不爲致問亭
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旨

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適伏如神皆此類也 師古曰擿謂
它伏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 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

表游徼微循禁賊盜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作獄史先謙曰百官其行補注宋祁曰漸本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曰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
莫能及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楊伯時曰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

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治所云京兆在故城
東南向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陽街北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 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 廣漢歎曰
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

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 師古曰微天子意也發長安吏
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酷破虛

器斧斬其門闕而去 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虛所以
如傳器音於耕反補注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沈欽韓曰鹽鐵論

取下篇公卿議奏且罷郡國權酷是關內仍推酷也說文關以木
橫持門戶也文子上義 師古曰關能制開闔 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

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 補注何焯曰廣漢始欲以
之而遂以爲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出

務則謬矣 前漢七十六

求進又年少也 補注宋祁 專厲強壯蠶氣 師古曰蠶與祥

生無所回避 師古曰風生言其速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
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 補注先謙曰

引宋祁云史越本作吏 客疑男子蘇賢言之曰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按賢 師古曰按吏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

軍與 師古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補注先謙 賢父上書訟罪告
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 師古曰令

追入獄也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刑法部 辭服會赦貶秩一等
序曰漢有大獄則令難治其大卽令就問 師古曰難同色 後曰它法論殺畜

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
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

婢有過自殺死 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爲丞
相此事在七月爲相剛一月先謙曰官本考證通

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繫齊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

曉丞相師古曰風欲呂魯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

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

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辭

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呂詐巧迫脅臣

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

治罪補注王念孫曰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

所驗相家事故宜帝使廷尉治其事而廣漢下明使者治廣漢

漢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先謙曰王說是通鑑亦

無罪實丞相自過譴咎傳婢出至外弟迺死補注先謙曰不如

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丞相傳云丞相可

望之傳霍光薨地節三年夏望之上疏拜為國君歲中累遷諫大

元康三年冬要斬則望之已還官百官表元康二年少府廣漢推

辱大臣欲巨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

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入莫能當師古曰喜是時大將

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關變吏不能禁師古

亂也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合陽侯梁喜以平陽大夫告霍徵史微

史子信等侯益光後族誠平陽諸霍亦以反謀而在氏無遺種矣

及禽歸為市吏補注周壽昌曰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

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市令周有司應肆師司市皆其任也莫敢

去吏居家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吏字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

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百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

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補注沈欽韓曰案此後有相類者二事北堂書鈔會稽典錄曰上

見天下郡郡制曰文左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郡對曰

有文有武未知所如又問何施答曰文為顏氏春秋武為孫吳兵

法上擢拜大夫又謝承書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

武兼備任所施用功曹曰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倨延年曰

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史補注先謙

有是便從歸府補注王念孫曰使當為使謂除補卒史遂使

職官部五十一案事發盜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曰能不及翁

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補注齊召南曰地理志河東郡統縣

當是四十字之誤周壽昌曰益元始時改除四縣入他郡此宣帝時

猶二十八縣也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地理志山

陽郡戶十八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

傳綜宣帝時地理符元始時之數故不能齊同凡此可類推

為兩部閭閻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閭姓也音安補注先

領也補注先謙曰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學廉為

緱氏尉慰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慰於郡中守丞尉之職遷補

都內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舉廉為弘農都尉補注先謙曰都尉即

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

人之子師古曰邑子同邑之邑子師古曰邑子同邑之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自私師古曰任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

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有急名

則少緩之補注先謙曰急名謂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

解讀縣縣收取點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補注先謙曰服虔曰披有罪

上者猶言上刑矣周壽昌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眾也行者下

展更反補注周壽昌曰漢以冬盡決囚必於秋冬收取者使不得

逃死不目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

新東海大豪鄉許仲孫師古曰鄉縣之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

二千石欲捕者輒師古曰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治聚仲孫

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

選用廉平疾姦吏為右職補注先謙曰初注職居諸吏之上焉右職接待曰禮好惡

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翁歸謂不舉職治如在東海故迹姦

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

保也比音類反補注先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曰姦黠主名

敎使用類推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類常如翁歸言無

有遺託師古曰類猶率也補注錢大昭曰記南緩於小弱急於豪

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

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右使所望師古曰望望也責官員程不得取

扶風有掌畜令丞補注錢大昭曰望望也極者至曰鈇自劉

多為大器不中程輒答督先謙曰官本無注極者至曰鈇自劉

而死師古曰鈇所望也謂大夫之夫使其所望故因以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無有遺失故為最也翁歸

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嘽退不

行能驕人師古曰驕古以為謙字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嘽口有

所銜也借為謙字易釋文謙子夏作嘽云嘽謙也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曰求賢為右師古曰右不異親疏遠近務

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治民異等早天不遂

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曰奉祭祠補注

日官本祭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補注

南日據表岑字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為執而閼孺亦

金吾元延元年為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

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

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曰得失時魏相曰文學對策曰為賞罰

所已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曰善燕王為無道師古曰曰者韓義出

身疆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比干之

紂而死故宜顯賞其子曰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

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

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

會吏民令相告許師古曰一切曰為聰明補注王充曰潁川由

是曰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敎曰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

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曰

禮意人人問曰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為陳和睦親

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曰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首故補注周壽昌曰官即官舍也後書明帝紀

舍之諸生弟子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敎賣偶車馬下

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

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偽物

輦先遷李奇曰挽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節呂切諫顯

名擢為豫州刺史呂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補注

曰上事謂上封事百官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呂正違忤大將軍

霍光師古曰守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復

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

山陽太守補注錢大昭曰地節三年五月視事久之大將軍霍光

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呂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呂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袁

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疇其庸引米祁曰

案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歲二疇者也延及子

孫終後田氏纂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師古曰顯與專故仲尼作

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補注蘇譏世卿最甚適者大將

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

二十歲補注先謙曰胡注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海內之命斷

於掌握方其隆時補注先謙曰通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

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

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

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呂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

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凡

杖歸休時存問召見呂列侯為天子師補注先謙曰言朝臣

呂恩不聽羣臣呂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呂陛下為不忘功德而

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

以陳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今兩侯呂出

補注先謙人情不相遠臣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

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補注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臣敞願

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夫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蕭相國薦淮

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

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

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

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

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師古曰疊疊言勉強羣臣有司宜各竭力

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呂上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

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

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訖計盜賊未得

者七十七人師古曰它謀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騷無呂佐思

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

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盜賊並起至攻官寺補注

曰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後書光武蘇與纂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

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

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已

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補注周壽昌曰淮南憲王傳大

此言事有端緒也師古曰即猶若也補注言事若有端緒便條

奏也本書呂即謂若者如孫賓傳即度機李而還它事言若度機

前險守後宛以絕糧道言廣若前險守後宛以絕糧道也王尊

欲求索自快也又云即蒙子公力也師古曰諸侯傳即有

避言若多過也又云即無勢言若無勢師古曰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也此類甚多顏並失注補注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

帝子康王奇之後

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在神爵元年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類也更如

則射之有乘高窺圖者亦射之案走馬則舍駕而騎謝夷吾鮑宣

俱以舍法駕破劫於此見其無威儀也使御史驅自呂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
所持竹上表平而下圖即古之便面也音頰而反補注王鳴盛
肩以南齊褚淵以腰肩障日通鑑注云腰肩佩之於腰今謂之摺曼
本注車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
媚好爲謂畜蘇林曰憮音嫵師古曰京兆以好媚爲稱何說於大乎
蘇音是補注宋祁曰憮音嫵嫵之嫵音無沈欽韓曰方言憮愛
也韓鄭曰憮憮釋詁憮大也此應所本廣雅嬌嫵好也孟云媚
如爲謂舉眼即嬌也謂應爲縣方言作盱郭云舉眼也依本字當
騰光之意故爲媚好有司呂奏敝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
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補注
曰或無終字敝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敝與定國俱呂諫昌邑王超
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敝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補注
帝更行人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敝終不過郡守
爲京兆九歲補注先謙曰武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

前漢七十六

十七

公卿奏憚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厭反而徹奏獨寢不
下師古曰天子惜蔽故置所奏事不出徹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拏
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人居反又音人餘反補注先謙舜曰賊捕掾
曰宰字誤官本作賊据注本作賊下文作賊捕曰吾爲是公盡力
奏當免不肯爲徹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捕曰吾爲是公盡力
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補注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爲後案事徹聞舜語卽
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
死事補注先謙曰胡注罪不至死而以事致之所謂文致也舜當出死補注宋祁曰當添爲舜臨當出死徹
使主簿持教告舜曰補注先謙曰胡注主簿處以名官五日京兆竟何如
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補注周壽昌曰徹謂舜所持冬月未盡僅數日至春則不行刑今
冬月已盡汝果得延命乎謂舜所持冬月未盡僅數日至春則不行刑今
此之尚有權以轉語舜也顏注失語氣迺棄舜市會立舂行冤獄
使者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舜家載尸并編徹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
使者奏徹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欲令徹得自便利事爲輕小也

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而反補注周壽昌曰儆本罪爲賊殺不辜當從重輕坐楊惲事僅免爲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逮先議者輕之令勿輕坐

一得薄罰以免也

卽先下儆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

補注先議下前公卿所免爲庶人儆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

師古曰奏本縣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

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補注案官本

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儆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儆

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

儆身被重劾

師古曰謂前有蹠殺不辜之事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儆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

補注先議曰胡注治

車曰

補注先議曰官本作詣公車上書引宋祁曰當添爲上書謝

錢大昭云當作詣公車上書蘇輿云百官袁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掌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

補注宋祁曰胡注京

都之制爲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殺職則將有蟬嚙之罪故謂居職爲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

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儆素所厚吏數蒙恩賞

師古曰貨音土帶反

呂臣有

前漢七十六

十八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者也若今之師古曰記者也若今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臣竊曰舜無狀枉法已誅之臣儆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儆拜爲冀州刺史儆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儆已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者囊橐之盛物也補注先謙曰廣川王海陽也詳景十三王傳後廢焚房陵吏逐捕窮窘縱迹皆入王宮補注周壽昌曰縱即蹤調發儆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師古曰一乘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檓也重轅重勢師古曰重勢卽今之衙舍也一邊虛爲兩翼者也轅音老轅音扶分反補注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字沈欽諱曰說文檓檓也又勞復屋棟也孔晃作師古曰傳諱曰附言儆傳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諱曰附言儆伯曰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致法削其戶徹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補注宋祁

原太滿歲為真太原郡補注宋祁曰當作徒

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為質徹聞之自往詣劫所論曉之曰釋

質太守自劫復其冠履則故先讓曰宋博傳郡中清嚴延年頃

傳郡中正清趙廣漢傳京兆政清與太原郡清同宋說非

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補注先讓曰朋見薦徹先帝名

臣宜傳輔皇太子上曰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曰為徹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傳之器天子使使者徵徹欲為左馮胡會病卒

補注先讓曰徹事又見郊補注先讓曰徹事又見郊

刺殺徹中子璜徹三子官皆至都尉初徹為京兆尹而徹弟武拜

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補注先讓曰王定國民多豪強號為難治

徹問武欲何已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徹使吏送至關戒吏自

問武武應曰馭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已柱

後惠文彈治之耳補注先讓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

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鷹一角今冠兩角以解

鷹為名耳補注先讓曰一角上宜解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

鷹二字解鷹今作解身解字身借字補注先讓曰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

武意欲已刑法治梁吏還道之徹笑曰審如操言武必辨治梁矣

補注先讓曰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補注何焯曰疎事詳莽

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徹然政事不及也補注何焯曰疎事詳莽

疎死徹無後補注周壽昌曰疎從兄紹為安眾侯劉崇相從

王尊字子贛補注周壽昌曰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補注

父諸父使牧羊澤中補注周壽昌曰王尊字子贛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

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補注周壽昌曰王尊字子贛太守奇之

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補注周壽昌曰王尊字子贛太守奇之

師郡文學官補注周壽昌曰王尊字子贛太守奇之

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已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補注漢儀

本無史字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廉補遺西鹽官長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統令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東府實難縣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平縣東南十里美陽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也列女傳魏芒慈母曰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妻為其

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頌曰慈惠仁義扶養假子晉書謝安傳家

門無詭三假親案續自言繼母也武梁畫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像題云關子鸞與假母居與此假子對也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答我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造殺戮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即今律之決不待時也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下乃言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射殺也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

供張如法而辦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過美陽號字是氏誤齊召南曰案顯炎武亦駭此文云今鳳翔

縣之雍城而號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號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放

及炎武並疑號地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號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放

也據地理志雍城在陽三縣並屬右扶風號號城在今鳳翔府

城南雍城即今鳳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號號道里甚明何乃疑

固不云號號也本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號號地置陳縣屬弘農

壽昌曰號號也本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號號地置陳縣屬弘農

高弟擢為安定太守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奉法守城為民父母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已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補注漢儀

本無史字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廉補遺西鹽官長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統令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東府實難縣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平縣東南十里美陽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也列女傳魏芒慈母曰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妻為其

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頌曰慈惠仁義扶養假子晉書謝安傳家

門無詭三假親案續自言繼母也武梁畫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像題云關子鸞與假母居與此假子對也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答我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造殺戮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即今律之決不待時也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下乃言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射殺也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

供張如法而辦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過美陽號字是氏誤齊召南曰案顯炎武亦駭此文云今鳳翔

縣之雍城而號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號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放

及炎武並疑號地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號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放

也據地理志雍城在陽三縣並屬右扶風號號城在今鳳翔府

城南雍城即今鳳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號號道里甚明何乃疑

固不云號號也本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號號地置陳縣屬弘農

壽昌曰號號也本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號號地置陳縣屬弘農

高弟擢為安定太守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奉法守城為民父母補注漢儀案如注與從事補注宋祁曰決曹史非是而太守察尊

久妨賢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致千里補注宋祁曰闔

內不理無巨整外師古曰闔門櫺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

爲上補注宋祁曰當也音魚烈反母呂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呂莽矣

補注蘇輿曰言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

適足以致死也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

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補注沈欽韓曰商乎定法篇主法今之

吏各爲尺六寸之符漢舊儀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百官直符

與北直符同承戒之戒之補注宋祁曰下戒相隨入獄矣師古

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救之補注宋祁曰輔繫獄數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

校尉主轉運事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兵數

而屬護羌將軍前漢七十六

萬圍尊尊已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坐擅離部

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曰尊爲郡

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嬌補注宋祁曰刊遷益州刺史先是瓊

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

日邛音來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歎曰奉先人遺體案

縣治邛崃山在縣西南地理志作邛來山歎曰奉先人遺體案

何數乘此險乘登也後呂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

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王陽爲

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舉奏尊治狀遷爲東

平相是時東平王曰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宣帝子也傳相連坐

者師古曰前任傳相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補注宋祁曰王未及

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

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

高顯之地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視也言鼠有皮而

死也補注先謙曰此以譏尊不致詔而違歸故下尊云云尊曰

母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

補注沈欽韓曰隋書音樂志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

時移於建康御覽五百八十二劉歆定軍禮曰昔吳王夫差敗蛇

門以厭越人爲雷門以讓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

先議曰音稽洛陽相距絕遠顏引流俗妄談不爲典要蛇門之聞

虛誕也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慶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補注先謙曰言尊有

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師古

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

念也負恃也安焉也補注宋祁曰漸本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

顧字上更有王字蘇輿曰顧猶特也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

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佩刀尊舉掖顧謂

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補注沈

公羊傳邪彌明呼趙君曰食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又雅聞尊高

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驢太后徵史奏尊張晏曰太后召

也召東平吏令爲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徵召

平王后之稱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奏尊上是也太后事詳

宣元六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

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畱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

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

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張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

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補注先謙曰不復

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

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

而廉剛而寒強而義也 已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

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

內患害不日時皆奏行罰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闕本而阿諛曲

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補注宋祁曰越皆不道

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清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

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補注先謙曰會坐殿

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補注先謙曰言東鄉非禮論

同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補注宋祁曰浙本作相比

國前漢七十六

詐又注文添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補注吳仁

禮諸侯朝於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為後也

漢以東鄉為上西鄉為下則尚右故爾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夷狄尚左所謂

禮失求諸野者是也然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鄭康成曰凡坐

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左左在陰則右右在陽則左左在陰則右

者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

為禮而其坐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為知禮意哉補注宋祁曰行

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補注宋祁曰行

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補注

史丞得目為飾成小過也 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

丞相侯印綬天子已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迺下御史問狀

也補注宋祁曰一作劾奏尊安詆欺非謗赦前事禮反非謗也補注

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已

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

說文無備字當作備備也讀若陪位與音合補注王先慎曰

弘農太守傳剛為校尉補注周壽昌曰據後公乘將迹射士千人

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補注錢大

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

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呂視四夷師古曰視獨選賢京兆尹補注

日賢字下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

事旬月間盜賊清補注宋祁曰一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

凡三歲補注先謙曰本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守京輔都尉王尊為

任止二歲京兆尹二年免河平二年書楚相齊宋登為京兆尹是尊

時數之故下文亦云三期之間也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

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內郡善史書佐

字下有府有吏故言佐也七字先謙曰宋祁曰浙本注文給諸府

此在成帝時司隸下亦當有校尉二字官本注宋祁曰放謂尊

國前漢七十六

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

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向書矣治音直吏反補注何焯曰治所即

請司隸治所非使人為向書矣治音直吏反補注何焯曰治所即

二太守在任職負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簡載式之召從事

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倫數百萬錢何有

治所正謂使人放日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尊又曰詔書無

京兆文不當發吏補注先謙曰司隸有督察盜賊之責故詔書下

而尊復以無京兆文也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已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此下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補注

奏飾詞故御史以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

外為大言劾之 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

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補注宋祁曰中諸本

先謙曰暴虐謂師古曰嫌南監本闕本作上先謙曰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

先補注大昭曰先當作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

功効日著補注劉劭曰日當作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已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

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補注如謂日三軸皆秩中二千石號

鷹門太守補注河內太守也補注先羣盜竄強吏氣傷沮師古為

沮壞也音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補注先

徵至問其方略寬中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下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

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日致效也斬賊亂蠲除民反農

業拊循貧弱鉅橐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

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音灼日尊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朝作

子案注意正文富依校本作前張禁注中南本並作前張禁

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

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日工

衡反補注宋祁曰今越本無討字先謙曰尊呂正法案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補注宋祁曰正文與注釋當作釋尊撥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補注宋祁曰當作名將所不及補注

郡將也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

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補注宋祁曰一靖言庸違

象龔滔天師古日引廣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

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補注宋祁曰浙本作庸章注云章違

說疑有誤或是慢字原其所言出御史承楊輔補注宋祁曰浙本

得罪之由故為尊書佐奉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日謂其口而惡

韓曰御覽二百七十三引六韜日多言多語好言刀筆陷人於法

惡口惡舌先謙曰官本注而惡作惡而是補注宋祁曰持頭也

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類師古日才兀反持頭也

拔刀欲刺之補注宋祁曰輔曰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

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日建立謀畫此議也

致於罪狀補注宋祁曰浸潤加誣曰復私怨師古日浸潤猶舊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日應侯范雎

陽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譖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日

公叔害吳起呂覽為王錯所譖秦聽浸潤呂誅良將魏信讒言

呂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累已

砥節首公師古日砥節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

誅不制之賊補注宋祁曰解國家之憂功若職修補注宋祁曰

作著聞本不設先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補注宋祁曰江

諫曰官本作著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補注宋祁曰江

之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補注宋祁曰官本作仇人

之手先謙案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引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

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師古日

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補注宋祁曰當作共工之官

也天無所陳怨怒罪補注宋祁曰尊呂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

微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曰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放於無

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補注

宋祁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先謙曰胡注不可但已師古曰徒也空也

已止也不可即不如章若不如所奏師古曰欲愴也補注先

毀也亦宜有誅呂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諫曰官本俗作路是創

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呂尊為徐州刺史遷東

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

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

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

人爭叩頭救止尊補注宋祁曰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

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補注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

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而水波

河冰注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作尊立不動漢紀同而水波

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補注宋

本英作莫先謙曰官本考證地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

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

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呂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

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

子伯亦為京兆尹補注宋一新曰坐粟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已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

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

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免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

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曰選

為京兆尹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代者齊末登股東萊都尉章任在河平四年時帝舅大將軍王鳳

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

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

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

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

韓曰晉書劉寔作牛衣賣以自給亦作烏衣義同也魏志鄧艾身

被烏衣隋五行志北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令人服烏衣以相

教書程大昌演繁露云牛衣編草使煖以被牛體益養衣之類案

南齊書張融傳融悉脫衣以為博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

牛背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

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意也師古曰印讀曰

仰仰頭為健補注宋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任宦補注宋祁曰官

祿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

章小女年可十二補注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

約十二不煩解當存之沈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素常至

飲韓曰案列女傳無可字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素常至

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先時也微幸夜聞囚時有九我君數剛

先死者必君補注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周壽昌曰我君明日

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

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

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呂其

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補注宋祁曰置有初字而吏民為

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

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史記為傳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許上不信巨失身

墮功師古曰墮毀反爭歸抱公絮已為近世表張敞行街履忠進言

之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補注先謙曰敬

縱舍有足大者實即指此而言則縱赦當為縱
 舍赦舍音近而誤它文亦但有縱舍無縱赦也條敎可觀然被輕
 嫡之名師古曰嫡古嫡字也謂走馬捐馬及畫眉袖注沈王尊文
 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謠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
 量輕重曰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虛受堂

竟

趙尹韓張兩王傳四十六 終

漢書七十六

蓋諸葛劉鄩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明經為郡文學呂孝廉為郎

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

車戶騎三將蓋各戶所主 師古曰蓋明經為郡文學呂孝廉為郎

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 師古曰蓋明經為郡文學呂孝廉為郎

祖不下殿門 師古曰蓋明經為郡文學呂孝廉為郎

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蓋明經為郡文學呂孝廉為郎

漢注有衛屯司馬補注先實也 師古曰蓋明經為郡文學呂孝廉為郎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有諸屯衛尉司馬亦作屯衛司馬百官表

者謂衛尉衛司馬也衛尉見馮奉世傳衛司馬亦見元紀谷永鄭

古傳屯兵為衛尉又稱屯衛司馬馮遂傳為長樂屯衛司馬以屯

衛並言是其證百官表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

別有衛士令蘇說誤也

官繇使市員 師古曰繇讀與徭同補注王文彬曰衛官謂衛尉官

衛尉屬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 師古曰衛尉屬出則知衛尉官

官也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 師古曰衛尉屬出則知衛尉官

使行衛者也 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劉放曰案此文

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衛尉沈欽韓曰案衛尉屬

衛尉部曲也亦猶三署即見光祿勳執板拜不當僅揖疑上文見

衛尉拜謁脫官屬二字先謙曰下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尉亦

拜矣蓋不備劉說近之案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尉亦

賁三令丞衛士三丞此云官屬以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曰令詣

下行衛者蓋專指衛士令丞言之也 師古曰衛尉屬出則知衛尉官

官府門上謁辭 師古曰謁辭即謁辭也師古曰謁辭即謁辭也

漢書補注 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內衛士於周廬為區廬斷其裋衣令短離地 師古曰裋音里其字

區廬若今之宿衛屋矣 師古曰裋音里其字

方言裋衣江淮南楚之 師古曰裋音里其字

間謂之裋衣謂之深衣 師古曰裋音里其字

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

交代上臨饗罷衛卒 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補注先謙曰衛卒數

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畱共更一年 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

供 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

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

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師古曰其峻

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師古曰繇與

為使而 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 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 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

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 師古曰言自尊抗無 許伯自酌

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狂丞相魏侯笑曰 師古曰魏侯

或作侯錢大昕曰史家敘事之詞當稱人名此傳稱魏侯相為魏侯

鄭崇傳稱貢禹為貢公馬相如傳或稱長卿儒林傳或稱丁寬

為丁將軍費直為費公召信臣傳末云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者皆屬目卑下之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 師古曰沐猴猴補注沈

子女鄭云援據猴言舞者如猴正 師古曰沐猴猴補注沈

義引漢書此說先謙曰官本職作 師古曰沐猴猴補注沈

而歎 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 師古曰沐猴猴補注沈

人補注先謙曰此如傳舍所閑多矣 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

先謙曰寬饒視屋 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

長信少府呂列卿而沐猴舞 師古曰少府亦稱列卿然其名不列於表

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

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師古曰奉 師古曰奉

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
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豐亦上奏於是收豐
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自勸善武不
足自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自效復秩臣
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
溝渠師古曰卒德無呂報厚補注錢大昭曰當作無以報厚德南
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餐也言不舉職務
官本奉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
書其罪師古曰編謂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今呂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上
感于天師古曰感亦是呂突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
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
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
也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
顯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免處中和補注宋祁曰免越
免當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
宴師古曰宴音滿唯陛下裁幸補注王念孫曰裁猶少也裁
財幸師古曰請音滿唯陛下裁幸補注王念孫曰裁猶少也裁
義同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
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也補注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叔武弟
桓公所殺補注宋祁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
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
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公子大計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叔武

弟下獄夫呂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
被刑戮豈不足自觀哉使臣殺身自安國蒙誅呂顯君師古曰臣
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補注沈欽韓曰文選傳長而為眾邪所排
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補注先謙曰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
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
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補注宋祁曰呂獲虛威朕不
忍下吏呂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呂求報
舉師古曰舉言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忿意不顧前
言師古曰前言謂呂獲虛威朕不忍下吏呂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呂求報
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前漢七十七
劉輔河間宗室也補注錢大昭曰輔蓋河間獻王之裔故稱宗室
宗室為襄賁令先謙補注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
日官本室下有人字舉孝廉為襄賁令補注先謙曰在今沂州府
蘭山縣西南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
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補注沈
漢紀有王仁上疏大旨與輔同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呂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呂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呂
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虐雖夙夜自責改
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
呂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
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呂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

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為主天人之所不予
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
是一說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已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
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

繫掖庭秘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
為亂附撈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
李報復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
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

相曰下至六百石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
臣也蓋時為給事中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嘉傳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
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
光祿大夫非內朝官而孔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孔光祿勳楊惲太僕戴
太中大夫谷永亦以給事中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最高

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將軍兼領
光祿勳也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
入直昭明與參謀議而世大將軍權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
相御史職事昭宣之世大將軍權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
矣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明言之讀者可推驗而得也又收趙
使父之封侯在永始二年四月則劉輔案掖庭獄亦當在是時

而諸人官位俱為永始二年四月則劉輔案掖庭獄亦當在是時
書則在四年谷永為太中大夫依本傳推校亦當在三年廉褒為將軍
而諸人官位俱為永始二年四月則劉輔案掖庭獄亦當在是時
年中西執金吾以前其可見者惟此等金二十斤三百匹當在建始
陶王莽雖見莽傳子廉丹其後人廉范後書有傳俱上書曰臣

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
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急也音捐然後百僚在位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讐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官本注末無也字竊見諫大夫劉輔前已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故得拔至於此
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目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
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補注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
諱不足深過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與眾共之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記及古今人表並曰為鳴犢實擊鐘憤及齊其聲相近故有不
同耳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實擊也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

所坐不著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姓近臣本曰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
卿目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懼也精銳銷喪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也精銳銷喪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所目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日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輔同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
少府屬有考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輔獄在成帝時此共工
應仍曰考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曰昔徙平陵父實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育傳亦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如此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師古曰猶然後百僚在位
羣生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侯已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晏也高武侯傳喜也補注周壽昌曰喜者沿為大司馬故曰以三公封因緣二字始此六朝造譯佛經用之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補注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非傳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補注沈鴻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注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案君者法天失君道為逆陽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極短折案士位陰違土性為逆陰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先此皆犯陰之害也補注宋祁曰諫曰官本早作早是無也字此皆犯陰之害也補注陰字下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案謂之檄攷工記王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注案王飾案也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詔書案者承受詔書之案吳志孫權拔佩刀斫前奏案古者進食奏書俱別設案李說是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人之案也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已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惠澤茂焉師古曰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皞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殊異也惡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太字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補注錢大昕曰哀紀建平四年二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封帝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為太后此詔稱皇太后太后史家追改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數已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侯調素害崇知其

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已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諸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曰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補注周壽昌曰忠為御史大夫在建始四年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也設儲待物也師古曰謂豫備器物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謂除也設儲待物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鼃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師古曰說何

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曰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曰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可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近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

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

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也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制下也由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商徵下獄寶

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田隱度而取之也草頗有民所假少

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自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上書願已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

得此田請已入官也

上書願已入縣官

得此田請已入官也

上書願已入縣官

得此田請已入官也

其田而準錢有貴一萬萬弓上師古曰增寶聞之遺丞相史按驗

發其奸劾奏立尙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

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

司馬票騎將軍如瀟曰度過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

召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

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輕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呂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呂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呂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

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補注王念

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御

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

鈔歲時部三引此有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

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師古曰渠搽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

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師古曰渠搽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

有其人乎師古曰渠搽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搽部渠有其人乎

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

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滄于長大鴻

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

王音意奏扈商自恐見危時滄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

視事而長呂穉季託寶故寶窮無呂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

音先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

有所問師古曰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即度穉季

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補注周壽昌曰度越也言越過穉

傳上亦云度眾口謹謹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寶曰受教穉季耳

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不通水火穿舍後牆

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懼改節之狀也文曰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眦音才賜反睚又

前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音胡問反音胡問反音胡問反

也師古曰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音胡問反音胡問反

孫曰師古曰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音胡問反音胡問反

耳師古曰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音胡問反音胡問反

履師古曰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音胡問反音胡問反

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穉季遂不敢

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補注宋

尹字師古曰穉季之會滄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

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卽位徵寶

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令自殺補注先謙曰

邵事師古曰穉季之會滄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

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補注

韓曰師古曰穉季之會滄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

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效力篇谷子

曰林朋黨比周師古曰左遷敦煌魚澤障候補注王念孫曰敦

帝時已改爲效穀縣師古曰左遷敦煌魚澤障候補注王念孫曰敦

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也慮思也師古曰

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呂塞視聽之明按尙

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

也師古曰榜掠謂師古曰榜掠謂師古曰榜掠謂師古曰榜掠謂

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受冤譖師古曰蒙受冤譖師古曰

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

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

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

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呂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

相大司空補注劉微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先謙曰二月封而實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

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實懷邪附下罔上呂春

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古師

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為光祿

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嶲郡上黃

龍游江中補注王念孫曰通鑑漢紀二十七年同案上則下文有言字

漢紀孝平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

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

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曰邵說讀曰悅補注沈欽韓曰列子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

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時

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鄧邺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

母母道病雷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呂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

之也就問寶對曰年七十許眊恩衰其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詩惑

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寶坐免終於家建武

中錄舊德臣曰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補

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範注何焯曰寶懷定陵是其微過然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音躡也言承襲故事也

自漢至六朝皆有之始見此傳案中郎本天子之衛臣以衛臣之

從事公卿之幕府故曰從事中郎唐時藩鎮幕僚有郎官御史之

稱其端蓋已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

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呂衰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

邸曰墳萬方師古曰墳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願川太守哀帝即位呂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

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呂給其養師古曰其音居用共

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呂本臧給末用不呂民力其浮費師古曰

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通賜斧鉞師古曰

同也補注先謙曰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

官本注未無也字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

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師古曰家不臧甲邑無百雉之城所

呂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補注宋祁曰私恩微妾而

呂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

說是也其讀曰供補注錢大昕曰契與擊同非契缺師古曰李

之義周壽昌曰晉說是也契即擊也說見講誦志民力分於弄

臣武兵設於微妄建立非宜呂廣驕僭非所呂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

奚取於三家之堂云云三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乃天子之禮且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

曰悅讀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

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上於是制詔丞相御

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

止隆位九卿既無呂臣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

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詔理師古曰錯反爭求

之名自此始無呂示百僚傷化失俗呂隆前有安國之言師古曰

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

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

玄自典考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成帝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

雖云狂瞽有異志焉補注李慈銘曰異志猶奇志謂其異於常人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曰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母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左其奏焉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補注何焯曰母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解故止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陷于長託況俗人曰汙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虛受堂

七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終

漢書七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諸葛亮相託附乃云

者共祖述焉但鄧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傳緒具詳表傳長

清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事朝未變年載非遙

論後人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當得弗詳漢書既不

紀云漢相國何生鄧定侯延生侍中彪彭生公府掾章章武帝

生略略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此類注所指定相附者也 徙杜

陵家世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 補注

昭曰后倉東海郡人見儒林傳與 呂令詣太常受業 如道曰令郡

望之同郡非同縣也縣疑當作郡 呂令詣太常受業 國官有奸文

學教長壽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 國官有奸文

注周壽昌曰案武紀顏注云郡國歲令所徵之人與上計簿使

俱來京師也讀百官志云太常每歲 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常同於

選諸博士奏其能否詳見儒林傳序 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常同於

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 補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

注先謙曰官本注於作與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

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

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

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

搜也露形體而搜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 師古

也索音山客反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 師古

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呂功德輔幼主將

呂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補注宋祁

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洽平當 是呂天下之士延

為治平字之誤也王嘉傳以政治平即其證 是呂天下之士延

頸企踵爭願自劾呂輔高明 官本作劾是 今士見者皆先露索

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

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呂芽覆 於是光獨

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

給事中望之曰射策甲科為郎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

列而置之不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曰知優劣射

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曰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人辭定

高下也補注先謙曰 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稱署也門候主候

官本注人作文是 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稱署也門候主候

也宛疑不應以小苑或謂下苑之誤元紀有官春下苑是 仲翁

出入從倉頭盧兒 注宋祁曰貢禹傳當是鮑宣傳沈欽韓曰漢

儀丞相東曹馬然案給事官長七十人六月一吏更官傳盧兒曰

出入大車驅馬然案給事官長七十人六月一吏更官傳盧兒曰

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謂趨也下車而趨門傳呼而呼

有之榮字沈欽韓曰漢官儀官奴擇給事從侍中以下為舍頭

青幢從入歌傳以呼名 師古曰歌傳以呼名 師古曰歌傳以呼名

出入者令執御者每傳呼前後以相通 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

抱關為 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曰為 師古

作違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

吏及御史大夫魏相 補注宋祁曰 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

丞 補注先謙曰大鴻臚屬官有行八丞武帝改為大行丞下屬有

行治禮丞丞亦名治禮丞通禮但書大行丞而胡注云據傳為大

丞即大行治禮丞也 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

領尚書 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爾 親屬皆

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

口陳災異之意 師古曰開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

生邪下少府宋時問狀 師古曰時音居宜反補注張大昕曰公卿

古注宋時也亦音居宜反由詹 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為春秋昭公

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

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 今陛下已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

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

主躬萬機 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射親視 選同姓舉賢材為腹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已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茲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曰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曰奏聞即見起
擢補注劉奉世曰謂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
中二千石試事次者則令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試事也次者中二千
石試事滿歲已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下者報聞或罷歸
田里補注先謙曰其言不可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寢益任用師古曰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呂
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悉出諫官已補
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
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
謀慮之士已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
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到太
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
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欲詳試其政事復已為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上
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皆作部成侯此作成都侯傳
倒誤所用皆更治民已考功師古曰更治民即治民也望之曰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望之即視事是歲
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已夏
補注王念孫曰國兵在外軍以夏本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後
將軍趙充國也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後將軍趙充國也充國兵
久也宣紀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經夏將軍許延壽
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稱憐涼州被寇方秋饑饉時民尚有飢乏病死

於道路則敵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
紀正作充國兵發隴西已北安定已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
在外已經夏發隴西已北安定已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
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
讀曰僻也補注先謙曰隴西官穀度不足已振之師古曰度願令諸
日官本注未無也字縣官穀度不足已振之師古曰度願令諸
舉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補注宋祁曰皆得已差入
穀此入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入郡即務益致穀已豫備百姓之
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師古曰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之氣有仁義
下荀紀面作含仁作好在教化之所助竟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
心補注王念孫曰下文云彊榮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
此皆有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榮在上不能去民好義
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彊榮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今欲令民量粟已贖罪如此則富者
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補注宋祁曰人情貧窮
父兄因執聞出財得已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已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曰喪如此伯夷之行壞
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
曰禮樂可自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則求之藝文之
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
補注先謙曰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鰥寡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上惠下
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眾庶喜
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于字上當有音字下急上也今有西邊
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已贖其困乏師古曰口率戶而古之通
義百姓莫已為非已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已陛下

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日加也今議開利路已傷既成之化

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曰難問張敞敞曰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

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

令舉人出財賦舉已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師古曰漢

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其罪

欲除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

罪贖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有金選之品應劭

音訓金銀兩名也師古曰音訓是也字本作錄錄即錄也其重十

一錄二十五分錄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

銀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劓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銀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疑赦其罰

六百銀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疑赦

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

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差

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疑赦其罰銀

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疑赦其

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疑

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

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銀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

六百銀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

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

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

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

百銀劓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

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銀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銀劓辟疑

奪假貢師古曰貢至爲盜賊已贖罪其後發邪橫暴羣盜並起師

日橫音至得反反至爲盜賊已贖罪其後發邪橫暴羣盜並起師

朝蓋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

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補注宋祁曰折本誅者過半然

後衰止愚臣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

大夫丙吉亦已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

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還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

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

復尙少主蘇林曰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曰爲

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

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

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已負約因

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曰爲不可烏孫持兩端

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

已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

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

徵少主還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烏孫傳請婚在元後烏孫雖

分國兩立呂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

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

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

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

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

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也呂爲恩足

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夫其不伐喪也呂爲恩足

服孝子誼足已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

音補注劉奉世曰漢與匈奴管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

約爲兄弟此弟直自謂爲弟耳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

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
彼必奔走遠遁不引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
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
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
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補注先漢曰詳見食貨志上善之
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
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
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曰望
之意輕丞相師古曰咎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
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
免冠置對天子絲是不說師古曰絲讀與說同說讀曰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師古曰延壽
奏侍中謁者良使丞相制詔望之補注朱一新曰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幾

亦同承義。謙本於此文改。承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
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補注下文蘇林曰蘇莊當在曰下下
其手以體手以手至地也蓋哀先未下手望之固不起而故自不
不備責良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補注宋祁曰南家庭作廷下同
正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
鈞禮師古曰不爲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
能與吾父同年邪補注劉敞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爲我父邪不足
敬也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爲我之父輕之辭周壽昌曰上
以丞相年老重之故望之云然望之時已年近六十也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
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百四
臺中其餘三十人番守治百事指冠法冠緹舄曰自給卓馬者合
其官乘私車馬也補注錢大昭曰注謂守當作監寺漢舊儀五御
史各領一乘門外二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終給事二人中丞一人領餘吏宿衛
十人諸曹理百官也先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
諱官本注皆作員是

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使其私錢增益之用
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右上也
本朝舊言中朝前云望之雅意在本朝先諡曰官本注在之右下
尺已上一疋加一上矣補注流欽韓曰唐職制律諸監臨主司受財
九十二疋加一等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
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傲亡呂扶政帥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
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
大夫印便道之官補注流欽韓曰道當爲導敕楊惲收印君其秉
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師古曰讐古惡字望之旣
後言謂自申理

左遷補注在五年二月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
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
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
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補注古曰商
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
齊也言殷宗受命爲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言視之義
令盡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補注外皆整齊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陛下聖德充塞天地補注古曰充
實也塞光被四表補注古曰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補注古曰
日嚮補注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補注宋祁
加望之旨爲單于非正朔所加補注先謙曰胡注言班固所不及也故稱敵國宜後
呂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補注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
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爲德無所不

通也亨音 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語火庚反

言其來荒忽亡常服字先謙曰官本有服字 有鳥窺鼠伏關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官客禮待之

朝朝見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補注先謙曰 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 信讓行乎蠻

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

王教化所施不及呂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

德不能弘覆補注先謙曰其呂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引外屬

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

政領尚書事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眾

都日錄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呂師傳見尊

尚書事前漢七十八

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補注先謙曰胡注王者之事先

雜之今欲復 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

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呂古制師古

導日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 初宣帝不甚

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

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

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

于也次古制字補注周壽昌曰此直謂其論議傾仄見詘於天

中書政本宜自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

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 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

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 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

士人於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補注先謙曰胡注散騎給事

中書也

出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呂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

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

堪師古曰視讀曰示 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

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

也廉正寡欲卞莊子魯卞邑 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懷喜咸曰將

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 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

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周召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慨然

其守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師古曰延陵之皋

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軟隱耕皋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

走之役也修農圃之囿師古曰美 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

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負杖荷蓑止于路宿設雞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明之所謂云蓋謂此也埃古侯字也侯待世沒

齒終身也蔣草器也音徒對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世作也

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

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 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已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補注先謙曰 朋數稱述

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之接以殷勤願說非 朋數稱述

不與逆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

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

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呂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補

見於帝 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

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曰聞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

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等待詔

音胡化反

音胡化反

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令郭舜殿見賈問師古

後也言有所負最居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補注沈欽韓

中下僅守放官唐六典考功郎中下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何暇欲為

職云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何暇欲為

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

曹皆後曹當召職事對師古曰愈其為漆令言故款以職事責

徑出曹書佐隨牽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

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師古

補注齊書南曰案男子猶言大丈夫言我不以官留介意遂趨

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

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

冀州青州兩郡刺史補注錢大昕曰育又為朔方長水校尉先議

曰百官表長水校尉補注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已鄆名賊梁子政阻

山為害久不伏辜補注先諱曰官本溫作事引宋祁曰注文事字

當作溫字顧炎武云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周壽昌云

願說是也但賊不得以名王比蓋著名之賊名猶名捕之名謂詔

誅者也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

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已育舊舊

名臣乃召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

三公下疑有官字沈欽韓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呂太

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補

王念孫曰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眾少其於當尼怨不其深淺

綴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補注蘇與曰王吉傳世補王陽始育

與陳咸俱曰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

中丞補注宋祁曰餘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官所攀援入王

氏師古曰援後遂並歷刺吏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

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曰交為

難

咸字仲補注先諱曰咸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補注錢大昭曰

字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引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

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為大司農二年卒見公卿表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

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

病不及賀贊古曰贊導九賓之事補注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

九賓之禮也周壽昌曰案漢雜事云人為鴻臚卿不任賓贊蓋以

病不能任贊導九賓之事此云不及即不任贊云非有別義也

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補注錢大昭曰百終官家至吏二

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傳之恩補注先諱曰可謂親昵亡間

師古曰及至謀泄隙開譏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哀

哉補注宋祁曰望本哀哉下有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

敘補注沈欽韓曰管子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終

漢書七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七十九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守略注錢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與它傳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音胡邱反補注山名險道所經行也

當制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經行疑

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趙奢之子也括趙括戰死於長平補注沈

里秦壘西面百步即趙括降卒四十萬坑處地名穀唐開元十

年正月玄宗行幸親祭改名省冤一統志長平故城

在澤州府高平縣西北二十里王報村今猶稱舊縣宗族繇是分

散讀與由同或雷路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反字或作師其義

兩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

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

奉世曰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功次補武安長補注先謙曰武

安縣治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補注先謙曰

本無二字引宋祁曰新前將軍韓增奏目為軍司空令補注先謙曰

空令不見於百官表當是將軍之屬員也補注先謙曰

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

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補注先謙曰以貪汙為外國所

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注非

善遇欲自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曰衛候補注先

亦衛尉屬官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師古曰伊脩城在

見百官表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師古曰伊脩城在

置屯田吏士也補注先謙曰伊脩城當作伊循城各本俱誤西

通鑑亦作伊循知宋時漢書本尚不誤後來刊本訛作伊循耳注亦然錢大昕曰循傳二字相似因譌作循耳三國志蜀後主傳

費禕為蜀降人郭循所殺禕傳郭循郭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

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

名王作王名是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

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

道與敵盟畔漢從郭善曰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都護鄭吉校尉司

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曰為不亟擊之則莎

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

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

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曰

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

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

名曰象龍也此馬上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

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國家則顧之可也師古

與專奉世功効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曰奉世奉使

有指師古曰本為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已為

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曰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窠反

此字下疑有音字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比音必窠反

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曰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補注先謙曰善望之議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

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

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西音才由反補注先謙曰昭帝末西河屬國

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師古曰昭帝末西河屬國

屬國安得有叛人耶周壽昌曰齊說是下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

薨考惠封長羅侯為宣帝本始四年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

西河上胡反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

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者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

音先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所上姓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

下當有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

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補注周壽昌曰是歲時比不登古師

曰比前也登成也補注朱一新曰監本歲時京師穀石二百餘古

例是也先謙曰官本注類作類是歲時字歲時京師穀石二百餘古

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補注周壽昌曰此元帝永

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石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今曰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

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

人乘利諸種重和也音胡反相肩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

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費其日而無功也與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

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曰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

注宋祁曰萬二千人無入字注文屯田字上疑有為字王念

韓曰將屯是屯營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

此亦見非屯田也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

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補注先謙曰白石金城縣護軍

都尉為前軍屯臨洮補注先謙曰臨洮今屬甘肅西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西極上如注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山當在

未嘗其形便呂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曰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

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補注宋祁曰復

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
補注先謙曰俱見公

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呂詠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呂為不當封而議者咸

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
師古曰約謂

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

呂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

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鄧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

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勢臣疑罪鉤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

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
師古曰趨讀曰

而不揚師古曰揚
師古曰揚

曰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已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

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呂父任爲太子中庶子補注先謙無中庶子蓋脫漏續志後漢有太子庶子太子中庶子二官漢舊儀中庶子秩六百石庶子比四百石年十八上書

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曰爲不可許後呂功

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自治行

高入爲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永光二年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

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相趙都師古曰都殺也殺音丁活反又音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

丁外反相音許羽反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補注宋祁曰並伏從收捕也

都詣吏自殺曰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補注先謙

在建昭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即

作李此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

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

屬曰野王爲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麻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

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

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曰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師

曰繇讀越次避嫌不用野王曰昭儀兄故也補注何焯曰野王爲

前曰王舅出呂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

王會其病免復呂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成

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九九年矣時數有灾

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

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

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賜

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類面反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

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謂如淳曰謂者自白得告也律吏

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也師古曰謂者自白得告也律吏

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

也師古曰在官連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則不

得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恩不得浙本南本云令告則

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得歸賜告不得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上

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御覽治道部十一例引並作今

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

律施行無不傳曰賞疑從予所曰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實

得去郡之文也疑厚傳疑從去所曰慎刑關難知也師古曰疑當實

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甚違關疑從

去之意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呂制

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

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

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至孫

坐中山太后事絕遠字子產補注先謙曰官本遂下提行通易太常察孝廉爲

下當添也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實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補注先謙曰青州兩部刺史而脫漏朝

方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曰慮化師古曰圖謀慮

日注文謀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實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下當添也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實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下當添也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實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補注先謙曰定國子舉茂材

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衛尉諸屯

稱衛司馬者即屯衛司馬省文稱之官屯而為衛尉此則它處

馬也百官表又云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屯衛兼言亦其證矣清

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

在溝洫志補注宋祁曰在立字聖卿補注先謙曰官通春秋曰父

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召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

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澤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澤故立病痺也

上疑有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音工衛

本注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補注先謙曰官學通尚書

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

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補注王念孫曰進退本

為人行又敕備官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召王舅出補渭

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補注先謙曰諸

寢中郎師古曰寢中郎亦謂之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百官去

農都尉師古曰農都尉有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補注齊召南曰

農都尉治又顏注欽傳曰一屬平京農都尉者與農都尉治亦不云

農都尉治又顏注欽傳曰一屬平京農都尉者與農都尉治亦不云

縣東富平故城在靈州西南漢屬北地郡師古謬云西河病免官

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起遷代郡太守召邊郡道遠徙為安定

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郡水補注錢大昭曰

有河渠之事故令參領護之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召中山

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召

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補注先謙曰王太后也

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召關內侯食邑畱長安上憐之下詔

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召關內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

之其還參京師召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

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

周壽昌曰此李斯引荀卿語也見師古曰荀卿語也見

史記斯傳不引此而別注失之君侯召王舅見廢補注沈欽韓

侯為丞相相國號君侯案霍光稱田千秋為君侯是也此呼馮參

為君侯則列侯亦通稱周壽昌曰楊惲傳即常稱惲為君侯後漢

任向稱班超為君侯皆因侯爵稱之不必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

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謙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宗尊也而君

侯盛修容貌呂威嚴加之此非所已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

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

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

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已

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

有廉隅

則其持心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

居六反補注宋祁曰注中鞠躬當云鞠躬曲躬也王念孫曰案師

古訓方為直道而加之道二字以增其義失之迂矣方即道也

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生王之樂方也經

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

鄭注竝曰方道也又師古云鞠躬謹敬貌是也宋云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為斂身之貌非訓鞠躬為斂躬為身也皇侃疏始於此而邪疏因之字京更無論已斂身即謹敬之意故又訓為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諄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為謹敬也廣雅鞠躬謂鞠躬同

罪不能自免 師古曰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

放流 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補注宋祁曰注文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申生雖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倪顓閉氣而死若雉之為補注沈欽韓曰檀弓疏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鄭注地官封人云糾若牛鼻繩也申生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人謂之雅師古說非

屈原赴湘 師古曰小弁小雅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篇名也太子之傳流葬於江魚腹中也

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

矣涕既隕之 師古曰卽小弁之詩也隕墜也補注周壽昌曰毛傳弁以屈原配伯奇用三家說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八十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瑒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

生楚孝王賢師古曰賢音敦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

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憊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父

昭曰懲開本作微古昭字詩曰刑討是微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

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

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

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反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

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已故丞相韋

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補注宋祁曰也字疑可刪經明行高稱於

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已推讓之臣補注

作禮字疑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

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第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

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

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

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

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

本恐下無王字引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

字注文飾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案益漸也

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

有也注未當為語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臣變數見足為

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不求

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

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

博其為王求朝王即日長安可因平陽侯補注宋祁曰平陽侯

時平陽侯曹參後絕平陵侯范明友宣帝時誅宋光得王欲求朝

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

肺附是也肺即肺字詳劉向傳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

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

之材也博得謁見承問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

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

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補注宋祁曰新又聞北海之瀕有

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累世不可運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

致至也難得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昌此赴助

漢急無財幣師古曰勞謂問遺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

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

為淮陽王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欲取博女師古曰向女者欲

盡力也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欲取博女師古曰向女者欲

本注在尚女下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

自呂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呂朱顏師古曰還願殺身報德

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已成大功也願先

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補注宋祁曰此下當添入王得書喜說如瀟曰上與王也補注宋

字云師古曰日上與王也王得書喜說如瀟曰上與王也補注宋

誠補注宋祿曰與嘉謀語呂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謂告語

也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今遠有司爲子高儋責二百萬是

時博女壻京房曰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

五鹿充宗所排諫不得用詳見房傳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耀

淮陽王卽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曰爲信

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曰金五百斤賢聖制事益虛功

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補注宋祿曰昔禹治鴻

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閣陛下春秋未滿

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倭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

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今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之大王緒

欲救世師古曰始爲端緒也將比功德何可曰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

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也陳安

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

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

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師古曰梁王景帝弟微爲外家亦將富貴何

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悅報博書曰返者詔下止諸侯

朝者寡人憊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憊痛也子高素有願

母之資賦武之智師古曰資賦資也子高子伯牛子仲

仲之智武之智大夫賦武仲也名說論語稱孔子曰若武仲子貢之

辯云言語率我子貢下莊子之勇師古曰子莊子也此四者世之

所鮮也首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求朝義事也奈何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曰成事師古曰王曰金五百斤予

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師古曰王曰金五百斤予

當職王念孫曰漢紀無之字周壽昌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誼誤

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育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

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侯司奏王王舅張

博數遣王書非致政治謗誦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曰調惑王

而多與金錢報曰好言舉至不蔽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

朕甚惻焉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曰博不諫之事從博起也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惟王之心匪同子因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過自新累已百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雷意慎戒惟思所自悔

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補曰古塞猶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

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補曰古塞猶也過惡暴列師

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

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曰古塞猶也頓首

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曰淮陽

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

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

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

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

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孟康曰續音引師王莽時絕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

被疾天子問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師古曰孝經前漢八十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自來二十餘年熾介之

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適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夫子所痛曰

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問之自謂執其手曰

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如此作

如朕甚聞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歸哉師古曰純

善也茂美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德書盛庚之辭也言

先謙曰官本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王入朝也其曰廣威

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威侯明年囂薨子懷王文嗣補注

案文表考證云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帝弟平陸侯補注

宋祁曰陸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補注何焯曰

有傳范氏稱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節節而紆尤慈篤般子禮

復以讓爵顯蓋宣帝有功德於民而元帝以後國統三絕其餘慶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威侯勳薨諡曰煬侯子

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葬景位曰嬰

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呂

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共起兵將嬰至

臨涇補注先謙曰安定縣今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

嬰補注周壽昌曰王莽表但云莽敗死從略也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

交通好犯法補注先上旨至親貴弗罪傳相連坐師古曰類坐王

謙曰官本未有也字王尊傳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

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師古曰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古曰

矯字或作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古曰

文志及劉向王褒傳並作矯補注齊召南曰案藝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

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

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已致孝道制節謹度師古曰翼天子師古曰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補注先謙曰官本於作其引宋祁曰舊無不

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儒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

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流言紛紛補注宋祁曰謗自內興朕甚

憐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今詩作事修美書他傳亦作事修惟

此文作述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

通自也孫炎云通朕惟王之春秋方剛補注宋祁曰注來當有也

古述字讀若事忽於道德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

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矯諭王朕意師古曰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王其深惟孰思之無

違朕意又特曰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

王太后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聞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

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呂年齒方剛補注宋祁曰考諸本無位加字劉敞曰涉學曰寡驚忽臣下先謙曰官本曰傲作與敖南面之文不具

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傲作與敖

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

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官本注末

耳作也夫呂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師古曰貴猶緩補注宋

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呂貴之師古曰貴猶緩補注宋後宜不取

前漢八十

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字慙懼因使者

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字慙懼因使者

頓首謝死罪願酒心自改師古曰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

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書欲師古曰書音故五常銷而邪心

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而不失厥家者未

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傳之教淺加呂少所聞見

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臚音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臚為

家人子師古曰臚音婦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臚私疏王過失數令家

告之字覺知絞殺胸臚有詔奏請逮捕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司

司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曰

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

削朕不敢專補注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蘇惟王之至親未嘗

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曰奸

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

縣如故師古曰復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補注蘇輿

記韓名太史公此稱其書名上曰問大將軍王鳳補注宋祁曰鳳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呂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而求諸書補注宋

前漢八十

字上當有子字先謙曰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

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

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呪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

子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補注

曰書猶傳相皆儒者旦夕誦誦足呂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

本注末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不足呂留意師古曰

為陷溺不通也音乃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泥下為作謂同諸

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官本注泥下為作謂同對奏天子

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薨師古曰薨師古曰薨

其家上松柏皆西華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異王莽在鄆州

昌縣東四十九里其松柏皆西華王莽在鄆州

樹間號呼數年後乃不復聞聲案劉孝標答劉休陵書云東平之

望安府東子楊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

平州境

三哭

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

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

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瓠山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瓠山石名也

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諸志夫躬傳作無瓠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出東通志

山東北有瓠山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補注宋祁曰作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

欽韓曰夏官大駁注昔舜為神主說文繫傳案字書黃倍草則說文亦作菩也此倍乃借字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補注宋祁曰作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

也建平二年補注宋一祈曰案諸侯王表及帝紀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欲侯之故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傳從詔書

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

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

異者高尙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

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

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政其所為也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

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補注周壽昌曰成都於莽篡時貶為公明年獻

烈侯賜姓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

東平王補注周壽昌曰匡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山曰幼少未之國

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補注宋祁曰江南本邸無子絕太后歸居字上有郡字浙本無

外家戎氏補注何焯曰既立為國君則不當賜矣乃不為置後氏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當時謬引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其王康師古曰共讀曰

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其王康永光三年補注宋祁曰一本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

長多材藝習知音聲

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

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

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曰太子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

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

帝即位二年追尊其王為共皇補注錢大昕曰一本有帝字衍文

制非有天下者不稱帝故高帝太后太公稱太上皇而後漢追尊孝

德皇帝崇孝崇皇孝仁皇皆不稱帝周壽昌曰明監本凌本有帝字

置惟毛本無帝字是也哀紀共作恭先謙曰官本皇下有帝字

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列昭穆之次如元帝子也為廟京師

儀補注沈欽韓曰言與元帝序昭穆如魯閔僖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清曰不復為

哀帝自己已為後故補注何焯曰楊廷和不先為與獻王立後故

封其梓甚矣宜享國之不永也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補注劉敞曰王為信都王上王字當作立字

十四

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為尚書有殷及

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補注

嘗不如父子相繼之禮公羊曰臣子一例也及謂次第及之然未

周如是則殷亦如是顏注惑於後儒之說耳中山王元帝之子宜

為後成帝曰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補注宋祁曰入外

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

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曰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後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

云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

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

七年哀帝崩無子

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曰帝為成帝後故立東

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補注何焯曰此

氏追怨哀帝遂不復主及王莽時絕

王之議使哀帝絕嗣也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

然而世絕於

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師古曰幾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
音鉅依反顏注末語疑有脫誤先謙曰顧炎武古今一也
云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爲蕩

虛受堂

士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八十一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纂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先謙曰承音證今充

州府嶧縣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已供資用師古曰庸作

西人一里師古曰西音證補注先謙曰西音證今充

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

主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僮僕共讀之衡勤學無所不究

衡自竊於保徒周壽昌曰庸作司馬相如傳所云與庸保雜作

也西京雜記言衡與客作案三國志注引魏書云焦光機則出爲

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是客作但供力役不受庸貴先謙曰

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

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

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

耳字曰表德豈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

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補注宋祁曰祝

季張云匡鼎來音難協上韻僕檢左傳宣公二年庚申復來亦

采此書葛洪所序其大駕南游雜入晉制如校鄒諸賦非閱甚所

能造也師古注撥斥過甚周壽昌曰賈捐之傳顯鼎貴如清注言

詩益知鼎非字也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願

如滿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補注先謙曰官衡射策甲科曰不應令

本誤作詔引宋祁曰南本注衡以語爲說而所對文指不應令

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南本注衡以語爲說而所對文指不應令

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字說中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

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補平原文學卒史記丞相傳下數科

科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顏在唐時諱丙也儒林傳自作丙

合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

本作矣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選

衡歸官補注周壽昌曰遺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

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呂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

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

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

高曰將軍已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合問休譽

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補注宋祁

所聞也師古曰言其不能進賢也補注呂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

印望師古曰言其不能進賢也補注呂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

昭曰以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補注錢大

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補注王念孫曰譽當爲舉此涉上

封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言補注王念孫曰譽當爲舉此涉上

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處作不舉漢紀同是有孤白之妻而反

衣之也師古曰孤白謂狐掖下之皮其色純白集曰爲裘輕柔難

蓋無之注集曰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曰求賢爲務傳曰呂

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曰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

甚者也補注先謙曰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呂無

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隨謂升次也隨牒謂

莫府學士欽然歸仁師古曰欽謂貴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

廷必爲國器師古曰所有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

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曰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補注沈欽韓

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補注先謙曰官本樂作禮引宋祁曰

帝殊不相似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陸

異世不相似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陸

武丁而傳云成湯事
益齊詩之說如此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

呂相盪李奇曰殷氣也言天人情氣相動也師古曰殷謂陰陽氣
相盪相盪漸呂成災祥者也音子鵠反補注宋邵曰字林云履

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

者動陽蔽則明者晦師古曰晦與暗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

明也應劭曰晦音闇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其而吏安

集之補注宋祁曰江南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

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補注宋祁曰此偃武行文將欲

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諸見罷珠崖詔書

者莫不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補注先謙曰

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

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

昭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陸之化呂崇

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補注宋祁曰令海內

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

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遷衡為光祿

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

人人自己為得上意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作以為

以自與大王同憂師古曰憂傳自以不疑傳在位皆自以不疑也于定國傳民自

傳自以當誅陳湯傳自以無所之蕭望之傳自以託師傳西南夷

南王傳吾以為不至如此本書伍被傳作吾以不至如此班氏刪

去為字尤其顯證不應於此文獨加為字也元紀於是言事者

或進罷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與此一事同文亦不用為字更為

可據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衡復上

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

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

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曰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

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已上天歆享鬼神祐

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子小子之詩言成

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補注宋祁曰注文詩言成王常思祖考之

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

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

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補注所更或不

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是已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吏民

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

成之業人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呂定羣下之

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孔子著之

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

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二

可已贊天地之化師古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有

不足師古曰強勉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

蔽師古曰雍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補注先謙曰

所遺忘故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廣則易有之化應而巧

饗下之顏也師古曰說義曰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

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呂臨其民是已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師古曰詩曰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惟道德惟思先謙曰

昭穆穆已視之師古曰昭穆也移穆天又觀已禮樂饗醴迺歸師

路寢臨朝賀置酒已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

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呂立基楨也楨當牆兩端者也

基以立其址師古曰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

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

成及衡皆異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遇與御史大夫甄

譚共奏顯補注劉奉世曰甄當作張流欽韓追條其舊惡并及黨

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補注錢大昕曰此奏已衡譚居大臣

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

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

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曰道德

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

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

丁諫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

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愆過也愆也補注蘇與曰左昭四年傳引詩曰禮義不

愆何恤於人言杜注逸詩荀子正名篇引詩曰禮義之不愆何

恤人之言今楊注逸詩也本書東方朔傳亦引作詩云君其察焉

與荀子同無兩字此云傳謂傳記有之非謂左傳也君其察焉

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衡起

視事上已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

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已詔書慰撫不許久之

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

師古曰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

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類曰屬臨淮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郡作鄉考證曰當云鄉本田

高臨淮郡沈欽韓云一統志樂安鄉在鳳陽府此縣東北田

隄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南已閭伯為界田之東西界

也問者伯之名也伯音莫客反補注宋祁曰伯當音陌注及下文

並同宋一新一日伯即今陌字古祇作百作伯韓延壽傳亦作伯

初元元年郡圖誤已閭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伯師古曰平陵

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補注錢大昕曰漢時郡國各有圖至魏

猶然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不決孫禮請以烈祖初封平

原時圖決之是也先謙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伯已為界多四百頃

至建始元年郡適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補注先謙

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主簿陸賜故居曹書事曉知國

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已為

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故從平陵伯恐郡不

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願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亦不

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補注沈欽韓曰舉計曰案故

圖樂安鄉南已平陵伯為界不足故而已閭伯為界解何師古曰

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已分解此時意謂今言平陵也補

注先謙曰詰問郡侯欲反何伍被傳公獨以為為解也言平陵也

句如周亞夫傳君侯欲反何伍被傳公獨以為為解也言平陵也

無福何汲黯傳不早言之何皆其例也顏說非郡即復已四百頃

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補注

建始元年衡昭三年封侯距初元之元已十三年又四歲為成帝

建始初上計簿時還之官至是乃復收之也以是推之列侯封戶

雖有定數要以封界之廣狹定租入之多寡不專以戶數為定也

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衡以

忠爲少所建始四年不應有劾衡事衡免相時延尉則何壽也
洪臨趙曰恩澤侯表衡以建始四年免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
民無故驚言大水至明年尙代臣衡監盜盜所主守直十金呂上
衡爲丞相此傳是公卿表議也
師古曰十金呂上當時律定罪之次
若今律條言一尺呂上一匹呂上

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已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
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無附下罔上擅呂地附
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
亦明經歷位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咸字子期元家世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師古曰左馮翊縣名
昭曰白當作勾先謙曰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
官本作勾此傳寫之誤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
觀之喜音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著卦意師古曰別分時從旁
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補注宋祁

當有曰字錢大昭前漢八十一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
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
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補注周壽昌曰禹對易及論語大義
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
官師古曰復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已
尙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補注宋祁曰善詔令禹授太子論語

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
中皆曰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尙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
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

上報曰朕曰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曰道德爲師故委國政

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
聞焉師古曰不聞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昌孳孳無違朕意
補注宋祁曰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
者臨問師古曰侍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

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呂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聽
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呂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
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
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呂田爲業補注宋祁曰及富貴多
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它財物稱是

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箏弦如清曰今樂
樂爲理樂師古曰箏亦管字補注劉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徽曰絲竹管絃等二物爾於文爲朝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

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
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人後堂飲食
婦女相對優人箏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而宣之
來也禹見之於使坐師古曰使坐謂非正位在於旁論經義曰
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卮一豆之宣未嘗得至後堂及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爲得宜補注先謙曰得
得禹年老自治家瑩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
亭處之地又近延陵補注宋祁曰別本無延陵字當有奏請求
之上曰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

陵後廟衣冠所出游道補注先謙曰時衣冠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
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孔子稱賜愛
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

孔字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已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其其過惡
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已起居聞飲安臥之謂其食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補注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歸誠三字下屬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言老臣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四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補注宋祁曰鄧給事中禹雖家居呂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與讀曰豫
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呂明見補注宋祁曰未字上當有酒車駕至禹弟補注先謙曰辟左右讀曰關親問禹曰天

前漢八十一

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補注宋祁曰則當作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開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
疑衍十六兩字今越本與別本無十六兩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字劉敞曰案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
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予貢之屬不得聞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補注先謙曰
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補注先謙曰
本言陛下宜修政事曰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補注先謙曰
見官本作福善引宋祁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呂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宋雲請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黎齋露著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

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補注宋祁曰感有字上疑有常字先謙曰若及也官本注露下無益字正衣冠
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補注先謙曰宏字子夏平帝元始二年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爲師已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家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
安補注先謙曰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說張文補注
宋祁曰監本越本欲字下有字沈欽韓曰論語集解序劉向言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案此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然二人皆爲齊論而藝文志疏引漢書曰欲不爲論說張文阮元校勘記云宋本漢書有不字周壽昌曰念肯誦也今猶云讀書爲念書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師古曰
前漢八十一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補注王鳴盛曰十四世連前後當以此爲例沈約宋書自序蕭子顯南齊書序太祖道成先世例同孔子生伯魚鯉伯魚先言其字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思級音級級生子上皐補注宋祁曰皐禮記本同錢大昭曰孔子世家作白皐生子家求求生子眞齊召南曰案子眞眞史眞生子高穿穿生順補注齊召南曰順爲魏相記作其字子京眞生子高穿穿生順補注齊召南曰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補注宋祁曰浙本監本無忠字
襄生忠武及安國忠武生延年齊召南曰史延年生霸字次孺霸記云武生延年及安國世次不同必有一誤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呂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呂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詹事掌皇高密相
補注錢大昭曰漢制王國相統眾官
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補注錢大昭曰漢制王國相統眾官

省內史而令相治民則與郡守等矣元帝即位徵霸召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

號襲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襲成君補注宋祁曰注

日後王莽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給事中加賜黃金二

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

稱爵位泰過何德巨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

辟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補注

宋祁曰三字下當有日字已足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

東園祕器錢帛補注先謙曰東園祕器見霍光傳策贈呂列侯禮次子捷捷弟

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補注宋祁曰監新次子捷捷弟

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末二十補注宋祁曰

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坐議

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

治泗州前漢八十一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

下更反振贈流民奉使稱旨補注宋祁曰官本由是知名是時博

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第字引宋次為刺史

其不通政事已久次補諸侯太傅光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

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

為尚書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補注宋祁曰有詔加諸吏官補

先謙曰百官表諸吏加官補注宋祁曰有詔加諸吏官補

所加或尚書令此其一證補注宋祁曰有詔加諸吏官補

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

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

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

也補注先謙曰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言是久而安補注宋祁曰

官本注無之字師古曰官本注師古作服虔無事字草下有也字

時有所言輒削草師古曰官本注師古作服虔無事字草下有也字

引宋祁曰注文字下蓋本名有文已為章主之過師古曰

好忠直之名也師古曰好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

成紀作以許為忠直是也師古曰許字正承章主之過而師古曰

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

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師古曰溫室殿師古曰光嚙不應更答已宅

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已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

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

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

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補注宋祁

行而王祖母傳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

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

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

嗣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宜作可引方進根已為定陶王帝弟之子

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

皆如方進根議光獨已為禮立嗣已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

也已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音必寐反

云及王中山王宜為嗣上已禮兄弟不相入廟及皇后昭儀欲

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已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光久

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遇

始等六人皆已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

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師古曰已為令犯法者各已法時律令論之師古

之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具明有所訖也師古曰長犯

大逆時遇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遇弃

去於法無巨解師古曰解免也請論光議巨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

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補注先謙曰

文憲字下有後字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

法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自字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

欲巨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

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皆免爲庶人巨

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

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

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上暴崩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

博山侯印綬哀帝卽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

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

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

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

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

事師古曰與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卽議巨爲定陶太后宜改築

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

宮師古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

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補注先謙曰

而頃之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

后怒上不得已復畱遷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

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

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已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

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臣請歸還故郡已

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傳

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巨子貴宜立尊號

巨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補注先上重違

大臣正議師古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補注先而朱博

猶依違師古曰官本無巨字奇反補注先

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際矣又重忤傅太后

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

博爲表裏共毀諸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

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輔朕之不逮巨治天下也朕旣不

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

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

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天下空虛百姓饑饉

父子分散流離道路巨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姦軌放

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巨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

母能爲師古曰言盜是巨羣卿大夫咸情哉莫巨爲意咎由君焉

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巨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

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

天官不可已其於虞師古曰君其其人是爲空官言人代

歸師古曰漢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卽時步出府乘

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

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補注先下當有

字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閔三相師古曰閔猶恐也補注王彬曰

壽元光三年王嘉下獄死恰三歲師古曰議者皆巨爲不及光上由是

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微

光詣公車問曰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如銳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末無也字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跳側匿孟康曰跳行疾也日跳音吐也蕭該音丑召反先謙曰官本正文注監皆作慧惠匿同見西方也蕭該音丑召反先謙曰官本正文注監皆作慧惠匿字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辰補注宋氣相沴戾不和音持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三朝之朝月之其應至重遇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其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助也補注宋師古曰右景祐本作左注亦作左子案王商傳補佑太子注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

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言正德曰順天也又曰天棐謀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諫諍也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擎擎而已師古曰擎擎不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師古曰禳求福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補注宋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師古曰說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臣曰朽材前比歷位位前所歷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聞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讀與耄同今誠恐一旦顛仆無已報稱師古曰報稱也竊見國家故事尚書曰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蹕高遠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尚書令謹封上敞曰舉故為東平太守師古曰東平光字錢大昭曰王國相無太守此言太守者東平王雲以建平三年有罪國除至開明嗣封在元始元年其間為郡者四五年敞為郡守正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師古曰東海郡人光為大夫司餘承相嘉下獄師古曰嘉下獄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承相師古曰承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已過近臣毀短光者師古曰毀短復免傳嘉師古曰免字上當有復字曰前為侍中毀諸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嘉傾覆巧偽挾姦臣罔上崇黨已蔽朝傷善已肆意師古曰肆云平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四國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已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

平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左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
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
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
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呂氏葬
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
呂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呂光祿
勳議故定陶其王母諡曰婦人呂夫爵尊爲號諡宜曰孝元傳皇
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補注錢大昭曰臣疑當作誠卑不得敵尊而
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呂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
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
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
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

前漢八十一

三

呂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
呂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
之師古曰多不奪君之爵邑呂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呂宮
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
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
者呂侯就弟補注先謙曰王莽篡位呂宮爲太子師卒官本姓馬
矢宮仕學稱馬氏云補注何焯曰宮與平晏事莽尤儒之賤者著
此以別於他馬沈欽韓曰矢疑適之轉變漢
有執金吾馬適建
無緣取馬爲姓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呂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呂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 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醖及薦
達掖之衣補注吳仁傑曰義縱傳少溫藉顏注言無所容
容也案醞藉之音大抵言有所緣飾非直情徑行者耳傳一作醞
一作溫而記禮者亦作溫禮器曰禮有損節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皇侃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綴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損相以自

承藉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疏謂薦之白茅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溫藉之意顯矣
薛廣德傳吳說非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呂古人之迹見
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述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
耕反補注宋祁曰古人之述謂直道曰抨彈也抨音普
廷堇反何焯曰古人之述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虛受堂

三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終

漢書八十一

三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改皆

曰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

子中庶子臣師古曰中庶音中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已分異母諸弟身

無所受居喪哀慙補注宋祁曰慙疑作戚周壽於是大臣薦商行

可召厲羣臣義足曰厚風俗宜備近臣錄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

將師古曰中郎與由同補注先謙曰中郎將明加諸元帝時至

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王恭幾音鉅依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虛受堂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

有力焉師古曰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

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師古曰驕音交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

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

躐師古曰蹂躐也也師古曰蹂躐也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躐

中大亂補注先謙曰官本長安有正父老弱不脫天子親御前

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

長安城曰避水羣臣皆從鳳議上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國當

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音匹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

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

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長八尺餘身

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

中宮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商

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

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師古曰連昏者其

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師古曰按問如治之師古曰按問差次其屬

除及軍吏案而治師古曰案而治如說非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續志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

也師古曰鳳曰曉商師古曰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曰

為後師古曰鳳重已師古曰怨商師古曰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

門內事師古曰中郎將取定上書也師古曰天子為暗昧之過不足曰

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師古曰不司隸校尉省文先是皇太后

嘗詔問商女欲已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曰病對不入及商

曰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師古曰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

適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曰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

其人倖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師古曰文曰令下朝者平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也師古曰文曰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左將軍丹等問匡

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曰示丹丹惡其父子乖逆師古曰逆也

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呂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也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驛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驛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

許師古曰許也其罪也音居謁反補注宋祁曰許也而欲使之
宣明聖化調和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
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鼎折足也易曰九四爻辭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已繼嗣未立大異並見
尤宜誅討不忠呂退未然而師古曰退也未有事恐將然也師古曰恐也行之一人則海
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
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已翼國家師古曰翼也而回辟下媚呂進
其私師古曰私也呂氏執左道呂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
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虛詔獄孟康曰若虛
黃門內寺是也補注先
諫曰若虛詔謁者召商詣若虛詔獄孟康曰若虛
黃門內寺是也補注先
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呂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
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
不忠執左道之辜補注宋祁曰而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
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己自悔
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
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歿補注先
諫曰
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
出補吏莫得畱給事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
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
鳳顯權蔽主鳳竟呂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
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呂罪自殺國除師古曰安漢
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

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臣感損向者

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罪適在臣當

死上曰為然意適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上年上疾疾傳昭

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師古曰王念孫曰或

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太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傳昭儀及定陶王

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則文偶而不具則覽人事部九十三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引宋祁曰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師古曰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

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曰忠正補注先謙曰官本忠作中秉義醇壹舊德

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加清曰聚字喻反聚

邑居師古曰儻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貌若儻蕩不

備師古曰儻也誅誅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

不受分兄名衛即樂陵侯也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已

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百數後房妻妾數

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

中病乞骸骨補注周壽昌曰案百官表在永始三年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

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官職之事久畱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

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

醫藥已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

皆曰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

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補注

沈欽韓曰褚補表妻宜君故成王孫姬姁殺殺侍婢四十餘人盜

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為媚道為人所上書言論奔市子回以外

家故不失侯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

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道曰俱傳太后從父弟

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呂外屬補注劉歆曰

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由是傅太后

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

金百斤上將軍印綬呂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

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呂寢病一旦遣

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呂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

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呂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

呂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魏呂無忌折衝師古曰項項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己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

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補百萬之眾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呂閒廉頗師古曰已解在上也補百萬之眾

戰秦通使人反問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

趙王信之因呂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

皆坑之補注宋祁曰漢散黃金呂疏亞父師古曰喜立於朝

未嘗有於長平二字師古曰喜立於朝

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清曰傅喜顯則傅氏顯其廢亦如

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

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

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呂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

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補注蘇與曰漢世君字上下通稱此

先死者必君也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

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馬同心背

畔放命妃族應劭曰放奔教令毀其族類補注生議曰尚書作方

義同亦見師古曰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

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

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

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

順指從邪介然守節已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其還喜長安已故高安侯莫府

賜喜

補注錢大昕曰高安侯謂董賢也漢制將軍出征有莫府而

賜喜

列將軍在京師者亦有莫府之稱霍光薨中二千石治莫府

賜喜

家上賜喜楊敞給事大將軍莫府稱張安世以衛將軍莫府長

賜喜

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莫府稱張安世以衛將軍莫府

賜喜

得舉吏杜欽在大將軍莫府稱張安世以衛將軍莫府

賜喜

屬中郎將監平樂屯印置輜是也董賢嘗為大司馬衛尉位特

賜喜

將軍後雖去將軍號而司馬亦典兵之官故居第稱莫府

賜喜

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曰壽終葬賜諡

賜喜

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案表高武侯傳喜封十五年薨建國二年

賜喜

侯勁嗣然則喜子名勳史特以無關緊要故略之非不得

賜喜

其子名也王念孫曰此文傳寫脫動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賜喜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

賜喜

三家也補注周壽昌曰邛成宣帝王后之族王奉光王舜王駿王

賜喜

章王成諸人陽平之王元帝王后之族王禁王鳳王崇王諱王商

賜喜

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人孫郡之王史皇孫之妻黨王武

賜喜

王無故皆已宣帝舅封侯商則武子與論景武侯之王商又別

賜喜

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無善人也陽平之

賜喜

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補注宋祁曰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

賜喜

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事當作士其執尤盛曠貴最久陽平謂

賜喜

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呂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

賜喜

呂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呂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

賜喜

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導傳讀曰附補注周壽

賜喜

雖宿儒達士無呂加焉及其厯房闔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

賜喜

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

賜喜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傳喜守節不傾

賜喜

引之也補注生曰官本注無曰字也字傳喜守節不傾

賜喜

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遠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終

漢書八十二

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曰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苛適罰作使千人目上師古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師

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已不

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

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

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案驗獄掾遇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

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

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賂而立不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閔惜其曰府決曹掾書立之極曰顯其魂師古曰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

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賈曹掾張

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益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曰

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與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應劭曰呂壹失相樂

笑字象壺矢因曰壺矢此說非也師古曰壺矢此說非也

所從當即其說之笑說文娛從女笑聲女子笑也莞爾之笑亦從

艸明笑即古笑字矣漢書從竹從笑從艸之字皆省竹從笑從艸

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

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下至財用

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費也

反張音竹亮反師古曰亮反月餘御史大夫于承卒谷承上

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曠

曠也故皇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曠也

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

御吏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

御吏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

御吏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

御吏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

御吏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

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呂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師古曰說不得其人則大職墮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

國反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絮達

於從政補注錢大昕曰嚴延年傳雖有子貢遺業於從政不能

簡孫遵清廉果於從政吳志士燮傳前為御史中丞執憲嚴下

達於從政漢人引論語皆如此讀前為御史中丞執憲嚴下

官人注燕人作丞氏舉錯時常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守臨淮

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姦軌絕

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救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

之賦師古曰賦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呂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

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師古曰言譽人者必當試之曰事宣

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日明不敢過稱曰好欺誣

之舉師古曰過稱謂職其實而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

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呂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

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公也言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

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計舍公

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

之遂已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

補注先謙曰公卿奏宣為御史大夫在禹宣除趙貢兩子為史吏

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補注禹貢昌曰或以

屬下師古曰守馮翊時自言府所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

後皆遵用辭侯故事補注沈次仲曰漢末三署部縣皆加宛

則但欲罷以久困之資故假說師古曰言不為移書其不

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觀王氏所論則知公府理訟例納錢

貨又須百日乃傳證決遣也納錢者亦周官鈞金束矢之遺意然

而其弊至於小民無告沿及東京猶循其故宣之相業可鄙矣然

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

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遺掾史逐捕不能克上

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呂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

躬師古曰降者數千人迺平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論云成紀湯嘉

年趙護擊之遂獲為執金吾公卿表會耶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

賦歛師古曰趨辦師古曰也追請曰趙言請取辦其後上問之呂過丞相

御史補注先謙曰送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

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

空虛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年穀不成補注百姓飢饉流離道路

疾疫死者百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

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呂問

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隔絕幾不為郡師古曰同發音絕依又三輔賦

飲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

事實之意九卿曰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

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師古曰示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

高陽侯印綬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

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

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

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補注張禹也給事中

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滄子長罷就第初

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尹府善交接得

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

曰遇人不以義而見哀者與有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曰

縣不稱宣意置門下象送宣至陳留令象隄見自從其所問宣不

教戒惡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言宣笑曰吏道曰法令為師可

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曰宣言為然

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補注朱一新曰公主本嫁營平侯趙欽欽

薨主無子見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

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

亂補注周壽昌曰主宣帝女外戚傳宣帝有一館陶主為華健行

所生其敬武姊耶即敬武為宣帝末年所生至平帝初元已五

十餘若元始中將六十乃留子與亂平漢末政雖不制清議尚嚴

亦可證矣此因主平日出言非莽莽恨畏嚴之觀莽傳云窮治

呂寬獄內及敬武公主固欲致主死並死其子詳況也史氏贊莽

善問不將年事審正以請哀帝外家丁傳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

其非不得謂非巨戾也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

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曰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

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擠壓也音子詣反補注

宋祁曰擠王篇云子詣反補注

切且嫂何與取妹披袂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

挾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古此事不干於嫂也挾音一犬反挑音

它謂反補注宋祁曰挾字林曰挾挑也音一犬反挑案左傳云

與猶何為也挾者謂主與兄挾其傷王念孫曰與讀如字何

主怒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先謙曰官本注一犬作古

使者追守主師古曰守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太后云主暴

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補注王先謙曰觀此莽知誣公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

敢行師古曰捕搏當為捕博之誤師古解為追捕擊搏非也王文彬曰

好客少年好結少年為客之誤師古解為追捕擊搏非也王文彬曰

釋若客屬賓客則下好交為復矣師古解為追捕擊搏非也王文彬曰

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

夫萬年子陳咸呂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

常補注錢大昭曰元帝博呂太常掾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

永光元年改屬三輔

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補注沈欽韓曰韋昭辨釋名曰言

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劉昭與服志注東晉舊有郵署共

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縣置屋二區有承驛

督郵職掌此案督郵本以主郵書為職因得糾劾長吏耳所部職

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

步至廷尉師古曰王念孫曰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何開際之謂

也開者私也謂私步至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

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

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呂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咸帝即

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

鳳甚奇之舉博樸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呂高弟入為長安令補

先謙曰官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

衡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反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過發欲呂觀試博博心知

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

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

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

宋祁曰楊本并別本云使者還部還本無使者二字周壽昌曰治

所平時刺史所居之治也非行部時所止故必俟其行部還始令

詣之也下云各使屬其部從事方是行部時所止故必俟其行部還始令

治後志冀州刺史治在高邑前漢為郡屬常山其民為吏所冤及

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博駐車決遣四五

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

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

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聲博

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居於博問

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補注周壽昌曰衛於先

太守存問始起故以惶恐二字先之猶奏記之先

十一

常語史記儒林傳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末云諸著功令佗如律令

十二

投刀俛首託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憚栗不敢蹉跎何反蹉音

徒結師古曰言博遂成就之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鍵為

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博厚結其昆弟使為

反聞襲殺之音居竟反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

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補注先謙曰典主博恐

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

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已來且二十年亦獨

耳師古曰久剽劫也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賴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補注曰

備三公官焉議者多巨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

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補注何焯曰王

相獨兼三公之事則可採也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

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

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

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

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

用之其說非也惟鳥喜集廟宇聽事人不之怪不當為野鳥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卿仲卿傳自拜諫議後每還官舉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延尉尉唐書

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呂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

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呂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

補注宋祁曰復字下當有置字又奏漢家至德博大字內萬里與普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

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師古曰博字下當有置字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補注何焯曰每歲盡詣京師奏事則天下之情上通居部九歲則所部判病周知中興以後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與天子隔遠權寄輕矣

方進傳爲朔方刺史再奏事還爲丞相司直是時有異材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已高弟

補官補注先謙曰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師古曰陵夷東漢遂以此亡非特功効陵夷

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補注何焯曰罷刺史而置州牧東漢遂以此亡非特功効陵夷

也博議是當合後書百官志注中劉昭語觀之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

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

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

報仇怨者解劍已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曰此自立然終用敗

補注何焯曰博快吏趙京兆尹扶風之亞少與蕭陳結交慕用爲侯未有不致敗者況位過其量乎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字下當有傳字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傳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傳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已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與由同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呂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表作楊鄉博上書讓曰故又下文願還千戶表作還千五百戶

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

師古曰風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尙相得死

補注王念孫曰尙相得死文不成義通鑑漢紀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尙相得死

孝哀紀作尙得相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卽許可博惡獨斥

奏喜呂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

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卽召

玄詣尙書問狀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也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

上卿晏呂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

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又經三赦也

補注先謙曰博執左道虧損上恩呂結信貴戚背君鄉臣

師古曰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補注沈欽韓曰說少正卯曰此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姦人之雄也

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

嬌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嬌音嬌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哀帝建平二年八月事

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哀帝建平二年八月事嬌望等四十四人

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呂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若丘事在成十六年

今晏敗命圯族補注先謙曰干亂朝政要大臣曰罔上本造計謀

補注蘇與曰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宜與博玄同

罪罪皆不道上滅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

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曰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曰

少府為御史大夫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曰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

及居大位曰苛察失名師古曰苛剛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器誠有

極也補注宋祁曰別本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

行不足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鄧展曰假音休假借

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音曰初音人補注宋

祁曰注末當有之借二字借蕭該謂本作藉字若作借何煩更云

音以物借人之借蓋傳寫之繆何焯曰贊得其隱如王鳳之陷王

商賈焉野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師古

王是也副也副其所求而順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

其意也稱音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

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補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哉師古曰由之行詐也注先謙曰與傳互文見事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哉師古曰由之行詐也注先謙曰與傳互文見事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哉師古曰由之行詐也注先謙曰與傳互文見事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哉師古曰由之行詐也注先謙曰與傳互文見事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

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補注周壽昌曰孤學言同學

孤學猶學學吳語以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補注

數為掾史所醫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 補注

努力為諸生學問 補注先謙曰官本有 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

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 補注

母字上疑 隨之長安織履呂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補注

證云案儒林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更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

眾日廣諸儒稱之呂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

宿儒有清河胡常 師古曰宿 與方進同經 補注蘇真曰同習經也

與房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師古曰常 房學傳在 亦云五鹿充宗

議不右方進 師古曰致短也 補注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 師

日師授謂諸生大講授也 補注 王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

授者行師也 大也不當更有大字 補注 漢紀孝成紀有 大字

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師授謂諸生大講授

則正文本 遺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

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 師古曰 宗尊也 內不自得 補注先謙曰

大夫之閒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

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 補注蘇真曰應條謂

科條所禁者案出輒舉奏也 下 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制史

云上以方進所舉應科義同

京師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 補注

也 本考證云公卿表慶字君恩後方進為丞相時 劾奏方進沒入車

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 補注云公卿表延壽字

子路安成人也河平二年以 北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已贖論 師古

海太守入為廷尉八年卒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已贖論 師古

者請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

也今尚書持我事來常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

之雷月餘 師古曰雷 言其驚也 忘已不奏也 言其不奏也 言其不奏也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

統明主躬親不解 師古曰解 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

坐之比 師古曰比 例也 言其必察反 補注蘇真曰慶自云當論時

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 師古曰言 遲疾無定 虧損聖

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言 不坐又言遲疾無 臣

謹呂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

陽府南州西北公卿表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

都亭下 師古曰都亭 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

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

并力逐捕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 謂商及義渠長不狀之違曲也

故下文云以 師古曰以 謂商及義渠長不狀之違曲也

故以并力為詞逐捕亡賊 師古曰亡賊 謂商及義渠長不狀之違曲也

尤非既與司隸校尉并力 奏司隸校尉尉淵勸奏言 師古曰尉淵

逐捕又及察其無狀乎 師古曰 逐捕又及察其無狀乎

列他傳有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

奉使臣督察公卿呂下為職 師古曰督 謂商及義渠長不狀之違曲也

下及京師 師古曰京 師也 今丞相宣 師古曰宣 謂商及義渠長不狀之違曲也

使命大夫 師古曰使 謂商及義渠長不狀之違曲也

之理 師古曰理 謂商及義渠長不狀之違曲也

官經術淺上亦輕焉蓋自董仲舒公孫宏兒寬等以經術緣飾吏事見重武帝遂成一代風尚而大臣不通經術者往往見之勃然

矣因事召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遇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官本通並作乃引宋祁曰中朝特進列侯將軍曰下正國法度

外朝此刻丞相故請下中朝議也議者曰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趙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及御史也

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

動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頭過迺就車師古曰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

敬長補注宋祁曰楊本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綱紀曰言王道前漢八十四

下之禮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進習穀梁故用其義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進習穀梁故用其義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立例之似當更有上二字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立例之似當更有上二字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動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動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而色厲內荏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而色厲內荏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方進引以為言墮國體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方進引以為言墮國體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敕正呂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敕正呂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容言也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容言也

日詆毀也後丞相宣曰一不道賊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日詆毀也後丞相宣曰一不道賊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音丁禮反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音丁禮反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遙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曰為方進不曰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取勝之風不可長

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曰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師古曰逆詐者謂曰詐意逆猜人也

法師古曰逆詐者謂曰詐意逆猜人也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也

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久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

有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公卿師古曰公卿也

是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緩也

大夫數月會丞相辭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吏並徵發為姦師古曰姦也

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補注蘇與曰穀為大也

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師古曰篤厚也

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曰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制也

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召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師古曰總麻也

日方進自呂大臣故云不敢踰制師古曰制也

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後遵古制方進之事是也師古曰是也

館直學士王玄感善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師古曰是也

館直學士王玄感善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師古曰是也

易月 爲相公聚請託不行師古曰言不曰私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秦

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宋博蕭育

逢信孫闕之屬師古曰逢字少子平陵人皆京師世家呂材能少歷牧守

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開至宰相據法已彈咸

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

帝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補注錢大昕曰楚

從陳咸傳作是內史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

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爲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

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

矣補注先謙曰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簿籍也薄音主

作簿王念孫曰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遺

薄者此一本作簿乃古字之僅存者漢部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

且二百萬悉以簿爲其字正作簿又各碑中主簿字作簿者不可

枚舉是古字以簿爲簿也朱一新曰觀師古云首主簿之簿則所

見本簿作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

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音灼曰

重故已秋二千石五人請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

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

音補注案師古曰後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

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

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

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補注先謙曰杜欽也見本傳往觀其意微

自解說師古曰解說師古曰解說今言分疏于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

求之音司委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

揣音揣說文曰揣疾息也尺兌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

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方進奏咸

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

交賂遺呂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

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而官媚邪臣欲呂微幸苟

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與哉與讀曰歐補注先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呂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

貪蔽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

不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

滔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

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舊曰陛下既託文呂皇太后故師古曰

於詔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補注宋

本云陰事發遂下獄先謙曰宋引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

新本與今本同疑所見本異也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

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

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今立斥逐就

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

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

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僞村過絕於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倫字引宋

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呂立威而

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

竊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

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

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死力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補注

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

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鳥爵鳥也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

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

詩平帝時始立學官僅見於儒林傳贊王充文彬曰左文十八年傳

傳見有禮於君者事之見無禮於君者誅之文稱異錄與曰朱博

君常刑不赦云云亦左傳義也師古曰臣幸得備宰相不敢

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臣幸得備宰相不敢

不盡死請免傳聞咸歸故郡已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

既廢銅補注宋本云以憂死錢補注宋本云以憂發疾補注宋本云以憂發疾

而死別本云本無發疾而三字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已儒

雅緣飭法律補注大昭曰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

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已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已

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補注錢大昭曰潛

潛于長而不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召方進大臣

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

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君何

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意近醫藥已自持補注宋本云日監本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呂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

人皆受學厚李尋呂為議曹補注先謙曰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

榮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

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朧側匿星李山川水泉

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崑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氣宜固

示民人訛諸斥事感名果井溢感名燕燕尾延延是也補注宋本

曰注文井監作井先謙曰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

曰官本注延延作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延

月任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攝提與北斗攝提與北斗

說則與下文狼引者複矣沈欽韓曰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

提人有兩角也狼引者複矣沈欽韓曰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

長二寸注攝提兩星類曲人眉似之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預

者有芒角也狼引者複矣沈欽韓曰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

金太白也應武庫則兵起補注宋本云金應武庫則兵起

土鎮星也應武庫則兵起補注宋本云土鎮星也應武庫則兵起

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補注宋本云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

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補注周壽昌曰天文志輔星明近輔

臣親強斥小疏弱史記正義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

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

而而遠斗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

沒為方進將死之占張注不合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曰萬

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補注宋本云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車要駕故耶貴麗欲以此災移於宰相也朱一新曰貴麗但言大

臣宜當之不言可移於相則萬歲之解仍當從顏注古上無惻但

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已全身難矣師古

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補注宋本云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

也補注劉敞曰案劉敞改也補注宋本云也補注劉敞曰案劉敞改也

節轉凶師古曰言大臣宜當之補注宋本云言大臣宜當之

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已疾疫溺死關門杜閉

延元年章門南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綸者師古曰杜所以以下開者以

鐵爲之非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衆多補注宋初日監本

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也反斷獄歲歲多前補注先漢日監本

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

相嫉妬師古曰更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

之念聞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開謂近者無也字百姓不足者

尙眾前去城郭補注先漢日監本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

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

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

日一切增時也頃城郭墮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爲卒取一

人所勝常爲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

食貨志補注漢書師古曰漢書人緣反解在增益鹽鐵變更無常

補注何焯曰此篇之及民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使議者爲不便

補注錢大昭曰使南監本閏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

本作後先議日官本使作後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

月復奏議令賣酒醪補注沈欽四曰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

忠固意師古曰意客將何旨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

豈不難哉師古曰意客傳曰高而不危所召長守貴也師古曰意客欲退

君位尙未忍君其孰念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使百姓昌輔

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尙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

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補注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

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補注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

冊贈呂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

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書儀云丞相有秩皇帝法駕親至

已字當作也先漢日官本贈賜互易宋說當作也也當爲呂師古曰

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爲

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曰

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

爲婚補注先漢日監本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行音下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

無相字景祐本無欲字補注宋景祐本無欲字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立立語言自

壽日內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曰他事召立至曰主守盜十

金賊殺不辜部掾復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鄧亦南陽之縣

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鄧亦南陽之縣恢亦曰宛大縣恐見篡

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部尉自送至獄不如此不收治

矣何休注云如部尉自送至獄不如此不收治師古曰言若部尉自送至獄不如此不收治

傷愛其二子則如服焉師古曰言若部尉自送至獄不如此不收治

如勿收則與邪師古曰言若部尉自送至獄不如此不收治

環宛市迺送師古曰言若部尉自送至獄不如此不收治

武闔入語曲陽侯曲陽侯曰成帝帝曰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

宛令宛令已出吏還曰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曰爲入

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言若部尉自送至獄不如此不收治

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歲

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

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穉者爲攝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

義且已觀望師古曰言若部尉自送至獄不如此不收治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

無疆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

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臣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

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曰不慙

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補注蘇輿曰埋名即以身殉名之意爲國而死爲名而理也今欲發之乃

肯從我乎師古曰汝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

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呂明

兵法徵在京師義迺移書呂重罪傳逮處師古曰追於是呂九

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謀殿晨也補注齊

漢制常以秋行都試韓延壽傳觀令工喚反補注先謙曰觀東

郡縣在今曹州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

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而信子

匡復立爲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

大將軍呂東平王傳蘇隆爲丞相中尉皋丹爲御史大夫移檄郡

國言莽煬殺孝平皇帝矯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

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師古曰比莽聞之大懼迺拜其

黨親補注先謙曰胡注孫建劉宏實注莽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

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強

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

宣平門莽更改焉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城門校尉掌十宗伯忠孝

侯劉宏爲奮衝將軍補注先謙曰莽更宗正爲宗伯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

將軍補注先謙曰胡注中少府長樂少中郎將震羌侯寶兄爲奮

威將軍師古曰兄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

卒發奔命已擊義焉復呂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

大匠蒙鄉侯遂並爲橫禁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

姓二音並行書本遂字或作逮今河朔有遂姓自呼音義和紅休

徒戴反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官本祿作謀行作得義和紅休

侯劉歆爲揚武將軍屯宛太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屯霸

上師古曰丞陽侯音丞補常鄉侯王憚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補

先謙曰師古曰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

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補注宋祁曰兵莽日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

父已畔師古曰父讀父糾霍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

此況臣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皆曰不遭此變不

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田傳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

公故依放其事補注先謙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

曰補注先謙曰書稱王若曰此稱攝皇帝若曰大誥諸侯王三

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御事也御事主事也補注先謙曰書

大誥爾多邦師古曰爾多邦孔疏鄭本載在諸侯下其義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

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

也字先謙曰補注宋祁曰注文閣字下疑有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

繼嗣無疆大愿服事師古曰洪人也惟思也沖雅也大思幼稚子

未遭其明師古曰明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言不遭遇明智之人

自輔師古曰自輔而道百姓於安益爲謙辭也道讀曰導補注錢大昭曰

書作弗師古曰弗造也通造古字通甫則兩造具備史記作遺文侯之命

造天不愆孔傳訓遺下師古曰造天不愆孔傳訓遺下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

照作已師古曰照作已蓋照官文先謙曰惠棟云梓材已若茲監大誥曰

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照作已蓋照官文先謙曰惠棟云梓材已若茲監大誥曰

往求朕所濟度師古曰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奔走力

讀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子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

此效經文之字惟往求朕所濟度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受命

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數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

而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皮錫瑞曰王說是漢

書武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魏志潘靖作策命魏公曰若涉

淵水非君攸濟知今師古曰呂傳近奉承高皇帝受命師古曰呂傳近奉承高皇帝受命

子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補注先謙曰書作茲

證之今文開作比無于字先謙案莽言不敢師古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

自比高皇帝猶周公不敢比文王師古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

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也李反補注太皇

太后呂丹石之符遇紹天明意師古曰詔子即命居攝踐祚如周

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靖師古曰在東郡之西也補注之云爾也西土謂西京大難

謂諸京大難謂不列於諸子也師古曰於是動嚴鄉侯信誣敢犯祖亂

宗之序師古曰誣大也誣注王引之曰當作誣敢犯祖亂

是謂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師古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

同補注洪頤煊曰以今大誌證之遺我寶龜四字當涉上文而衍

字別有音於地理志及序傳中已具也先謙案書作蛇是天反復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右讀曰蛇補注先謙曰據傳則

斯助之與此右助同意義采俞樾皮錫瑞說也愛之粵其間曰孟康曰

前漢八十四

有宗室之僦有四百人孟康曰諸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

王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

文大誌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此室之僦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

而不言民獻之數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

大誌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

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向書說也古聲儀與

儀說文儀從車義聲或作儀從金聲皆其證也漢斥彭長田君

碑安惠鳳碑從義聲從車義聲或作儀從金聲皆其證也漢斥彭長田君

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黎陶漢之黎獻今文必作黎

儀萬然則今文之加入獻即古文之黎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

已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僦及獻儀則其謀

子翼之翼當訓敬我有大事休子下并吉師古曰大事或事也吉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呂汝

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

國君或有言曰福難既大眾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諸子為

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補注先謙曰據傳於小子族父則書于為

文趙子小子考不可經官叔帝不違下師古曰下既得小子族父則書于

宮室王等字皆易為帝此文義同周補注漢書帝也顏說故子為

以爲天帝非先謙曰據傳書王害不違下今文無害字故子為

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解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

其害故可哀哉補注先謙曰據傳書子遭天役遺大解難於子身

肆子沖人承恩親子不當有為字師古曰漢家役事遺我而今身解其

子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曰漢家役事遺我而今身解其

補注先謙曰據顏子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也上書令帝行天子

事補注齊召南曰案泉陵王子侯表作泉陵侯地理志泉陵侯國

度也非儀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

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班謂布行也補注太皇

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

前漢八十四

年在經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

就加元服然後復予明辟師古曰辟君也呂明君之事還孺子補

無憾于恆不不可不咸乃宣考國功必以爲周公設爲國君慰己之

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咸乃宣考國功必以爲周公設爲國君慰己之

熙爲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子惟趙傳丁董之亂過絕嗣變剝

適庶危亂漢朝呂成三觀師古曰二百一十歲師古曰過絕嗣變剝

奉世三絕也除極厥命師古曰除極也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力同心戒

之哉師古曰也除極也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力同心戒

云書傳作晉段王裁云篇末天休於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

緩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占能安受此

宣王同訓惟卜用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

上無宣王二字也知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

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

在元后傳師古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氏懷元后夢配元

日右誠曰祐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氏懷元后夢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配元

生或曰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神靈之

徵師古曰呂祐我帝室呂安我大宗補注先謙曰呂紹我後嗣呂

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率不避戚師古曰其

正統不尊大者當速加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

刑辟不避親戚適讀曰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

而禁蔡叔豈不愛王室故也此襲用其文是呂廣立王侯並建

管亥俾屏我京師緩撫宇內師古曰屏謂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

序垂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正天地之

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建靈臺立

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也昔我高宗崇德

建武克綏西域呂受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

呂威遠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勝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

合也判之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

言片也前漢八十四

河圖雖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壁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壁洛所出

古識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此迺皇天上帝所旨安

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烏庠天用威輔漢始而大

大矣師古曰言因此難更召強大補注朱一新曰北監本爾有惟

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

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克遠省識古事豈知太皇太后

勤乎補注先謙曰書不作不字不同字今文作不於義為優爾知

宣王若勤哉鄭注以受命曰宣王指文王言此以天恩勞我成

功所孟康曰天恩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補注先謙曰書天恩勞我

予不敢不極平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幸終也言我不敢不終

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士御事師古曰肆東也陳其

文訓故告者曉諭之與書化誘義同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

集誠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與此義合天其累我民予害敢不

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易敢

讀曰曷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書其考我民此增字釋之使人易

曉也江聲云淮南記論夏后氏之墳不能無考又說林訓曰壁有

考不得為實是考有此累之義先謙案顏訓累為託謂今人言以

此累汝矣文訓義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

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

受休畢畢當為賜故此易為輔予問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

人之事子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

獲之師古曰父舊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

之所受大命師古曰不得有違不違則我祖宗迺有效

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言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

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之弗救其子者正呂子惡

先謙曰官本注正作止言若漢家祖宗在上遇有義信等效湯武

伐其子孫爾等為民之長者其可相勸弗救乎段玉裁云書作乃

有友伐厥子此易友為效湯武者父交二字音形相亂今文蓋作

效湯武者云父者效也烏庠肆哉師古曰肆陳侯王公列侯卿

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也言常由明智之

由哲孫星衍云方言廣雅爽也孟康曰孟康近釋結孟勉也說文

爽明也明都即孟孟通字通是明也勉也說文

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迪也言當遵道

下脫正文傳天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九字又脫注天輔誠爾

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九字又脫注天輔誠爾

定當焉金說文孫曰不言易字形與定相似而誤大結作爾時問取

易法是其證朱一新曰北監本不脫先謙曰官本不脫下文降展

字亦當為定轉不得易定義自貫注似不必改定不脫下文降展

困形近而誤也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賈人翟義劉信大逆欲

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難不知天命不可

自相謀誅伐其室也翟古縣字補注先謙曰書延都魯伐于厥室

據此知今文以大逆訓延都也孫星衍云說文延行難也或作

延都即大逆也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子害敢不終

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截截善謫言今文作惟諛諛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譚又作靖文十二

中郎將李琴爲厭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補注宋祁曰照虎琴音禁如滴音琴說文丑心二及晉灼音

參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迺置酒白
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
郡擊破之莽迺并錄呂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
曰皆曰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
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補注周壽昌曰言其效功封爵策命如此云爾莽於是自謂大得天
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
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
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
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
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此言必驚反補注王引之曰鴈者
黃連聞周官音士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
文仲素儉儉音士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宋補注
日恐有當 大夫夫人可歸為奔去宣家者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
作恐其 大夫夫人可歸為奔去宣家者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
注在以下 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師古
停水也 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師古
韓曰全唐文七百三十三載長孫修漢丞相翟公重建碑表倚氏
城西五里曰漢故丞相翟公之墓公本汝南上蔡人歸葬本郡
伯東郡之敗其餘子孫逃難西還人誅及種嗣至皆同坑曰棘五毒
改於此故諸孫代為河東倚氏人誅及種嗣至皆同坑曰棘五毒
并葬之如諸曰野葛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鯁鯁築武
軍封呂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呂愆淫惡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
害者也呂此比數人之勇榮者京觀也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
也惡也呂此比數人之勇榮者京觀也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
諺曰官本注又作安胡注崔豹古今注鮑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
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
中鼓浪成雷積未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其目觀大
者亦長千里益鯁鯁有力能驅食小魚鯁以喻夫強暴而凌弱者
亦有渠魁之義鯁古鯁字 迺者反虜劉信濯義詩逆作亂於東
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縣南界芒水

是其地矣芒竹亡師古曰芒竹在縣南界芒水出南山芒竹北連
是屋縣之竹園中長安志司竹園在盤屋縣東南三十里芒竹北連
記司竹園在盤屋縣東南三十里芒竹北連
兵其第三女平陽公主舉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先謙曰官本注
今是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師古
漢東郡治無鹽東平治 殄滅於園趙明依阻槐里環陵師古
里縣界其中無鹽東平治 殄滅於園趙明依阻槐里環陵師古
水注里縣界其中無鹽東平治 殄滅於園趙明依阻槐里環陵師古
所謂槐里環陵者也師古曰槐里縣在東平霍鴻負倚盤屋芒竹師古
倚音於 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鯁鯁聚之通路之
旁濮陽無鹽園槐里盤屋凡五所師古曰槐里縣在東平槐里盤屋無鹽園
尸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師古曰為
重也聚也師古曰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師古曰為
作椿柴木槓也師古曰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師古曰為
丈六尺師古曰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師古曰為
師古曰行 勿令壞敗呂愆淫惡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曰為
音下更反 勿令壞敗呂愆淫惡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曰為
師古曰行 勿令壞敗呂愆淫惡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曰為
饒師古曰鴻隙陂名其說灌及魚鼈產諸之則曰多財成帝時
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師古
視南監水閘不誤先謙曰官本注當作孔光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
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
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迫怨方進章諺曰
壞陂誰謂子威飯我豆羹美乎師古曰美也反乎覆陂當復
者豆為飯也羹手魁者曰芋根為羹也師古曰美也反乎覆陂當復
師古曰事之反覆無 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美也反乎覆陂當復
常言鵠今鵠所倚 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美也反乎覆陂當復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呂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需宗
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費育奚益於敵師古曰
費育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 義不量力懷忠憤發昌隄其宗悲
夫師古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昌隄其宗悲
下注說令尉大小之官十萬人誰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崔義思

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歟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御覽陳羣汝
頴士論曰頴川士雖嫉惡未有如汝南翟文仲被家爲國者也

虛受堂

主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終

漢書八十四

枉者也枉曲也 治天下者尊賢者功具治節賢是功具簡略也

而修德曰御災補註沈欽韓曰五行傳作六伐伐罰義同

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也不當天心上帝

不豫師古曰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其

言師古曰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

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承其夏

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

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

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

虛文師古曰前竟也欲末殺災異滿調誣天師古曰末殺端

同也師古曰竟也欲末殺災異滿調誣天師古曰末殺端

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淦拔樹折木師古曰

已凡六日也師古曰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

與蓬同臻至也師古曰前漢八十五

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

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

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之患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兵革之警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亡吳楚燕梁之執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結而交互也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也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伯宣王之舅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反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曰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師古曰

新曰此檻塞大異皆替說欺天者也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中造若無目之人也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反如曰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官或無章字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傳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塞當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也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本所見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師古曰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外傳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也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同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任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乎東方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覆冒京師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百官庶事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夫賤人當起而京師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

愛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避營字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坐謀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昌云案章對言問張美人之言師古曰陰欲自託適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漢初高帝納薄后生文帝景帝王后先在民間嫁金姓生一女景

帝納之生武帝漢世祖宗母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

賤之間迺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論其母之貴賤師古曰

蘇與曰公羊傳所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閒師古曰求當也令音力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求作直是括注引
遇天所開石師古曰石讀曰佑佑助也補注慰釋皇太后之憂愠
災異訖息師古曰蓄多也訖止也諸音扶元反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
石之異師古曰石自高限者君將有危殆也
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
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妄音居竟反
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
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

前漢八十五

七

忠甚苦師古曰由從
因侍中奏陛下旨示腹心大臣如清曰永為鳳言而言腹心大臣
呂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呂為誠天意也補注先謙曰官
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補注先謙曰
許皇后書采永言呂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
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補注沈欽韓曰著
杗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杗素也介細也言非
狂言師古曰說
擢之早衣之吏補注沈欽韓曰永為太常丞掌祭
廟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

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膚受納也膚受謂初入皮膚至
文用士篤密察父愬兄覆育子弟誠無呂加也師古曰察明
吞炭壞形呂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
智伯國士齊客隕首公門呂報恩施師古曰呂變其聲譽而曰壞其形云
見晏子雖篇及呂覽士節說苑復恩篇師古曰呂變其聲譽而曰壞其形云
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
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
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呂自代上從之呂首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領尚書事補注先謙曰陽朔三年
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敬
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宜在上將久矣呂大將軍在故抑鬱

前漢八十五

八

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
在君侯師古曰案古累字累視
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一師古曰言萬分之一補注王文彬
證之疑作師古曰案古累字累視
萬分者是屬閭邑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案古累字累視
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固城門之守
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太伯王季之兄闔門高枕為知
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與也
不平承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
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風
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

下之樞師古曰可謂富貴之極補注宋祁曰人臣無二天下之責

四面至矣將何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也孳與攷同執伊尹之彊

德目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呂章至公立信四

方師古曰篤行三者適可目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太

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三

在戌亥向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留桑榆

國對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音為司馬曰疏間親自目位過故

也是承之使曲從苟合也焚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

補注宋祁曰常字下疑有道字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

先議曰常變對文不當有道字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

委曲從順師古曰湛漸曰沈漸補注洪範曰沈漸剛克言

爾補注周壽昌曰左傳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注沈漸猶

謂作也釋文漸以廉反史記宋世家亦引作沈漸先謙曰官本注

而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

知有許於音故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

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

其故改求其路呂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補注沈欽

北邊郡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補注先謙曰永

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

師古曰徒考殿最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承所欲言師古

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則

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師古曰迭音結反更

日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為政謂變其政而夏商之將亡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行者也晏然自若天有日莫能危

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陛

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補注

日胡注刈草曰芻蕘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

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

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呂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

云承為異姓游說漢以火德王如何更以黑龍為同姓龍陽德由

小之大師古曰言因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

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

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補注先謙曰昌邑王賀臣愚不能處也師古

謂斷元年九月黑龍見補注宋祁曰元年當作去年沈欽韓曰成

決也師古曰元年前紀編也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

同二年冬彼誤也前漢八十五

五行志成紀己未師古曰未當作癸未沈欽

韓日癸未與乙酉補注先謙曰此誤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

四發二而同月官本重二字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

三代所目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

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姐已四

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

親信使用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師古曰

尊而畏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師古曰

為褒姒滅之師古曰褒姒滅之師古曰褒姒滅之

宋祁曰說文曰滅滅也滅火也滅聲火死乃成陽氣至成而盡言

滅反姚本能作密注文盛作熾王念孫云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

言中美人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衰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

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為魏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逃之

臣而遭焉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必乎臣爲王不取也
言乃又封其子乎臣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王韓信兵號
數萬其不遇數千能百里而襲我公亦以罷韓信韓信不遇
千乃百里而襲我亦以色見愛乃亦有所長至於此也韓信
各有其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有所長至於此也韓信
王以不封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封之故乃至於此也韓信
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韓信傳韓信乃韓王也韓信
通能順服則壯爲唱導此乃相從是也韓信乃韓王也韓信
作乃漢書韓信傳韓信乃韓王也韓信乃韓王也韓信
雖能順服則壯爲唱導此乃相從是也韓信乃韓王也韓信
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酒滿首有信之謂道是遠始也滿溫也
秦所呂二世十六年而亡者補注先謙曰胡注秦始也滿溫也
亡其有天下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
陳其效易曰在中饒無攸遂饋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饒與順
前已無所必遂補注王女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詩曰懿
厥悲婦爲皇爲鵠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美也也言幽王曰悲
婦爲美實通爲皇鵠也婦謂妻也也言幽王曰悲
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曰寵衰之故生此災耳補注先謙曰今
詩睡上有亂字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班婕妤
之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
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補注先謙曰今
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誅放也釋解也驕其親屬假之
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
獄大爲亂師古曰獄音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
耳榜箠瘡於炮格師古曰炮音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
樂音千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格作格火下無上字考證引諸
故師古曰音千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格作格火下無上字考證引諸
不知古義而改之也沈欽韓云呂覽過理篇禮曰酒池肉林爲格
高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燭燈火而死笑之以爲
樂師古曰音千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格作格火下無上字考證引諸
追燭金爲格諸書皆說爲炮格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

師古曰復亦報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
也音扶福反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
治此曲爲之說也建治二字者反而除之吏之爲正建
建之公建者則建而治之也建治二字者反而除之吏之爲正建
立迫恐師古曰建者則建而治之也建治二字者反而除之吏之爲正建
爲主放與之立其罪名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假託其名代之
財物補注沈欽韓曰唐置提舉令史爲官生息似之生入死出者
不可勝數是曰食再既曰官本注併在其率下昭其率古師
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
賤事師古曰謂私畜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好微行更作
私字曰相呼補注周書曰帝與張放
發行自稱富平侯家時有張公子之說崇聚僥倖無義小人已爲
私客師古曰曰僕疾也音頻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曰僕疾也音頻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飲醉作亂服共坐流酒嫖娼淫殺無別閑免通樂晝夜在路師古曰
免野風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
日罷勉言不息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通流也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呂民爲基民呂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呂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徹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言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徹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言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役重增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補注役百乾薪費疑驢
山師古曰疑讀曰疑疑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也國比於秦楚秦楚疑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楚國數月盡則見女水萬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
大怨靡徹天下也音式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野營表灼
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異降饑饉仍臻師古曰災古曰屢流散

充食餒死於道呂百萬數師古曰充亦散也餓餓也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音人勇反餓音通賄反公家無一年

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頌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呂失之呂鏡考已行師古曰說謂監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

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呂中興或呂治

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

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瞻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

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猶還也絕羣小之

私容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婿出之具

師古曰婿亦婿字耳婿出婿游也補注宋祁曰姚本婿作婿音又

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壁辛之舍也補注何

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格之陷阱補注先謙曰誅戮邪

侯之臣及左右執左道呂事上者呂塞天下之望且復初陵之作

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郵

振揀困乏之人呂弭遠方師古曰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

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補注宋祁曰工端反

當作工師古曰案貫可訓為聯不可訓為續今案貫行猶

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風

與此同爾雅服貫事也貫音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風

孽婁省無忘師古曰婁古婁字也舊愆畢改新德師古曰

介之邪不復載師古曰載當作惑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

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謦言觸忌諱

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

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

故推示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承自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師古曰每言事輒見答禮而答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

將軍商密擿承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上使侍御史承求救過交

道廐者勿追師古曰追安六十里近廷陵御史不及承還上意亦解自悔

補注先謙曰明年徵承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

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承當之官上使衛尉滄于長受承所

欲言承對曰臣承幸得呂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

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補注錢大昭

本問本並作野草先不足呂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遠易忘

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承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有官

守者修其職臣承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

守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

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

訖委柩後復呂屍達誠如滄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土於適室韓非

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
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
爲義補注沈欽韓曰易稽覽圖无妄九月天下无雲而雷三十日
之灾雷行夜從西南正東北宜此應劭所據也秦嘉房六月七分
圖无妄爲九月卦九月雷已收聲無雲而雷故爲大災麟點
神變麟點則有期節則臨陽林吳都賦注易無妄天氣有九陽厄陰厄
之至自志所謂陽九也虞氏易曰京氏及俗儒以无妄爲大旱之
則律歷志所謂陽九也失之遠矣无妄然據經文正之師古
掛萬物皆死說所以无妄卦爲惡運至虞乃始援經文正之師古
但云以无妄卦爲義亦至陋矣先謙曰胡引項安世曰古安與
望通秦漢言无妄謂其无望也朱英之說黃歇與揚子法言皆然故
望也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復直百六之災厄師古曰直當也補
望也在易則自爲誠妄之妄反雜焉總萃貌補注一曰維音先合
既解詳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日維音先合
紀一難也无妄之連二建始元年呂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错
難也百六之厄三難也重昌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
補注先謙曰李說非也言災異多於春秋所書及八世著記
師古曰重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補注王
音直用反三朝之會念孫曰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
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十五國前漢八十五
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並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
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
會畜眾多之災異師古曰畜讀曰蓄蓄積聚也因之已饑饉接之已不瞻彗星
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
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降不積者乎內則爲深宮後庭將
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先謙曰
趙昭儀姊妹也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閑微舒
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齊崔杼弒其君光外則
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補注周壽昌曰
皆永始三年事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舉兵已火角
爲期張晏曰呂熒芒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臣承所
破膽寒心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師古曰

邨表元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
即時免補注周壽昌曰此即數月卒於家本名並曰尉氏樊並反
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

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臣

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

悔之過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

補注先諱曰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與吏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

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

燕兄弟詩也刺首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嘗

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桓公立鍼

稱弟罪前漢八十五然者不爲秦忠臣相輔義曰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曰聖德

伯之爲也然者不爲秦忠臣相輔義曰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曰聖德

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陳並爲弼疑師古曰分職

而說者安云分鄭是穎川鄭繇終父弼疑謂左輔右弼前後後承

也補注先諱曰官本分鄭作分陳承任承故內無憾恨之際外無

侵侮之差音胡胡反俱享天祐爾荷高名蓋曰此也竊見成都

侯呂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補注此

將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知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

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

非異也說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文侯侯太

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更親也補注周壽昌曰錢穀詩云大鴈

宋本作大鴈是也師古曰錢穀詩云大鴈

漢書補注 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本李慈銘曰文選四陳平共壹飯之餐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

五百金爲饋具食是也共讀曰供補注宋祁曰餐本作餼

今人不識餐字所接雖在櫪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

不遠哉師古曰厭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自奧內唯深察焉師古

內室中隱奧之處也補注王念孫曰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

所言隱奧唯將軍深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與

傳國有奧主正義奧主義內之字或作奧周語宅居四隩章注

內爲隩隩與奧同義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

親密二人皆重鄴後呂病去郎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呂

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

數年呂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后帝母丁姬稱

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

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于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師

日與讀前漢八十五元壽元年正月朔上呂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

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

正直言扶陽侯章有舉鄴方正補注先諱曰鄴對曰臣聞禽息

變國碎首不恨當車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

如死也繆公感德而大和獻賢則足願之師古曰賢臣幸得奉直

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者隨尊尊者兼

卑天之道也是曰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

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雖有父母之德

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姬也補注劉說是詩云思齊太

任文王之母周詩云毛詩亦云文母傳曰文母太姬也列女傳

云太姬號曰文母本魯文毛詩亦云文母傳曰文母太姬也列女傳

和意皇后聖之德爲漢文母何故傳文母後書傳傳伏惟

於本也若是在上則武之謂母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

當云繫之於孫矣補注未誤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

一四七六

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
壻也。不稱母舅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例反。補注沈欽韓曰。繁
露陽尊陰卑。篇春秋之於昏禮達宋公而不及鄭伯。隨姜氏之欲
違紀侯之母達陽而不達陰。以人道制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
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
並在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呂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暗。師古曰暗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
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
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補注蘇輿曰傳轉同字案春秋災異呂
指象爲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
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
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爲天子言曰善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在朝必曰惡終入于地也坤曰法
地爲土爲母呂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
今通震是爲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

所希聞也至迺并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
作三軍無呂甚此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周以皇甫爲卿士魯三桓
強盛作三軍而三分公室比丁傅無以甚也
當拜之日噤然曰食師古曰噤不音烏感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
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補注先謙曰胡注猥還其流漸至積還也正
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欲令昭昭呂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
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也師古曰由從邑於邑也逮身
所行不自鏡見則呂爲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
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湄曰在外而賤舉錯有過失爲主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傅遷鄒業等妄受恩賞者補注朱
謙謙見所見之偏一新日偏見蓋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應讀曰
祐應謂應天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懼而修德解在五王志大

前漢八十五

主

前漢八十五

五五

敢譏丁傅而欽永不_{師古曰謂勤王譚}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曰阿鳳隙平阿
於車騎_{師古曰謂勤王譚}指金大呂求合_{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
{冀音親已}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孔子稱友多聞三人
{忘舊怨也}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
_{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虛受堂

三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終

漢書八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疲補注先

相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字也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 師古曰襄字也

不專主其說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襄字也

武年十四 與成都楊覆眾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嘗武帝故事 師古曰襄字也

本傳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襄字也

盛德之事吾何足呂當之哉 呂褒為待詔武等賜帛龍武詣博士

受業治易曰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賢良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遷

為郎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 師古曰襄字也

何壽字翁武弟 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

負其課 師古曰襄字也

怒欲自吏事中 師古曰襄字也

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 師古曰襄字也

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

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 師古曰襄字也

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

不法前刺史呂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

呂屬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故反聖曰後進生何知遇欲亂人治 師古曰襄字也

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 師古曰襄字也

士與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 師古曰襄字也

聖恩服武每奏事至京師 師古曰襄字也

恩也 師古曰襄字也

敬之如一 是日郡國各貢其守相州中清平 師古曰襄字也

中許 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 師古曰襄字也

之 師古曰襄字也

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 師古曰襄字也

學官先謙曰官本傳並作 試其誦論問目得失 師古曰襄字也

云凡學官 師古曰襄字也

命之 已過見二千石 師古曰襄字也

為郡吏時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 師古曰襄字也

為大司農 師古曰襄字也

百石 師古曰襄字也

也 師古曰襄字也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 師古曰襄字也

也 師古曰襄字也

能為下未嘗省見 師古曰襄字也

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

異民有隱逸適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強之不得已召見

賜卮酒師古曰對賜卮之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敬重之出為清河

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呂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

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

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榮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榮辟

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補注沈欽韓曰師古曰榮辟

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後婦女不肯與男

公病困思念惡境爭其財兒判不全因呼族內為遺令云悉以財

乃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馬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

其手書願謂師古曰太守大司馬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

小兒正得此財不能自全師古曰太守大司馬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

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也師古曰太守大司馬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

五歲亦以幸矣師古曰太守大司馬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

此亦則宋桂萬案除比事引風俗通今復入為廷尉綏和三年

風俗通無之知宋時風俗通所傳尚多也乃綏和元年事綏和三年

利止二年此作三年說別本均作元年先漢書本傳元年御史

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

日通開也請即改御史大夫為大司馬師古曰改御史大夫為大司馬

武更為大司馬封紀鄉侯食邑千戶紀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改御史大夫為大司馬

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吏呂南陽等之博

望鄉為紀鄉侯國師古曰改御史大夫為大司馬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吏呂南陽等之博

夫司空師古曰司空御史大夫旋詔改大司空傳已敘明

史如於司空上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

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

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旨壹統信安百姓也師古曰

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尉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

呂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

罷刺史更置州牧後復復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字案

越本無一復字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

不稱賢公師古曰三公官功名略比辭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

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

止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

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孝聲不聞惡名流

行無呂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

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

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

年上曰太皇太后放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為侍中矯

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

謝上曰太后故不忍誅之師古曰太后故不忍誅之

制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

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

故大司馬位爵下傳師古曰大司馬位爵下傳

大司徒孔光曰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

相善二人獨謀曰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

權幾危社稷音鉅依反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方當選立

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

姓不字子據顏注刪之為允劉敞曰周禮時異姓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義不相親師古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又曰義不相親謂與姓婚也

后陵得各地理志甚明至宣城非漢郡則宋祁已言之矣王鳴盛

云屬宣州者係唐縣乃漢丹陽郡春穀縣也也南監板無此注殆

校者因其詳謬刪去之先謀案南陵縣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

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

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

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

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補注劉敞曰加食邑多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

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

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材難不其然與

難得也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賢也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補注劉敞曰必其人皆有德也師古曰必其人皆有德也

呂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賴宗廟之靈補注宋

字上當有神字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呂聞咸伏厥辜書不

云乎用德意厥善師古曰商書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

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

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哉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

集云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故讀曰微補注宋祁曰事

必經年怪其甚溫曰萬機那得連耶此對真得善義近改為動

經之具當由漢王嘉封事誤從本傍也顏氏不知引孔注以證後

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向爾爾不知班固自誤後人也先諫曰官

本考諫案尚書作毋教佚欲有邦此所引伏生今文也邦字當以

避高帝諱作國齊召南云案晉文帝指簡文帝也刊本脫簡字耳

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

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師古曰周書洪範

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放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

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惑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

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補注宋祁曰極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

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師古曰言武王能遵法度故自是呂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師古

言漸陵夷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

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日時師古

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

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

呂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補注

韓曰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

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

賜先謙曰百官表大司農有都內令丞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

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營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

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言雖嘉

其義而賞亦不多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

於眾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有見親幸者勿之

賞賜則屬其人勿於眾中謝也先謙案據下文賢家有賓婚及見

親則見親非見親幸之謂顏注是也示平惡偏補注周壽昌曰言

二字亦見漢陽志王傳益漢世恒言

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子萬者少耳故少府

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補注先謙曰少府掌

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補注先謙曰永光外奉師旅內

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呂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

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

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滔于長張放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

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不呂私愛害公義故雖

多內諂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奸內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

詩書上儉節微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呂同心也師古

為治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絳綈

繒而已師古曰繒厚繒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共皇哀帝也

比適類類也師古曰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呂義割恩輒且止息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

門鄉北關師古曰鄉引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鄉

覆密門外師古曰覆引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鄉

而北關運渠門外出城分宮桂宮之謂之明渠渠又東逕楊

樂宮北故渠又東出城分宮桂宮之謂之明渠渠又東逕楊

橋下即青門橋也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水石入昆明故渠一統志

王渠在西安府城北先謙使者護作師古曰賞賜吏卒甚於治

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

日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補注先謙為賢治器成奏御迺

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太后皇后也

賢家有寶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
趙太后宮也師古曰見親親戚
世官各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備注蘇與曰資婚亦漢
官各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備注蘇與曰資婚亦漢
為禮禮加實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物百賈
震動師古曰賈讀取賈之人也道路謹謹羣臣惶惑詔書罷苑
而呂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
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墮壞其等制也師古曰
古曰苑古苑字墮者大規反補注先謙曰均田在後和二年奢僭
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
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曰為籌者策失之戒
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顛史冉有季路見
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
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往者寵臣

前漢八十六

鄧通韓嫣師古曰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辛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呂害之者也宜深覽
前世呂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師古曰寢漸而愈愛賢
不能自勝會祖母太后薨補注劉奉世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
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
陽新侯國師古曰博學傳尚卿業也補注錢大昭曰案新信古字
邑人先雖封侯未有國嘉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請卻上之於天子也
駁本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天之命於有
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庶不
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今聖體久不平
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倭幸之臣陛下傾爵位呂貴之卑賤

財呂富之師古曰損至尊呂寵之
治第擬於宮闈乘輿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
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補注先謙曰官本重作借引
字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呂承
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
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
先謙曰謂先封關晏商再易邑補注先謙曰胡注商先嗣爵崇祖
內侯復封高安侯晏商再易邑補注先謙曰胡注商先嗣爵崇祖
千戶食邑於夏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補
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補注錢大昭曰求當作受
傳太后今求恩則傷尊卑之義矣師古曰求當作受
先謙曰胡注痛意臣驕倖罔陰陽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補注
也子謂痛切也臣驕倖罔陰陽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補注
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
天人之心呂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之勤苦垂
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
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臣謹封上詔書補注沈欽韓曰漢書儀
有違法令施行之不便曹補注沈欽韓曰漢書儀
史白封還詔書對不便狀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補注先謙
旨之以違拒詔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補注沈欽韓曰漢書儀
一新曰勅監本作效先謙曰官本故作效補注沈欽韓曰漢書儀
鐵作胡注言自効則天下知其事也補注沈欽韓曰漢書儀
謀視讀下心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御史中丞及
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
有節辭師古曰嚴辭之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更下公卿覆
治尚書令鞠諷僕射宗伯鳳呂為可許師古曰鞠及宗伯皆天子

前漢八十六

呂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幸雲踰冬

幸雲踰冬可滅死無計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

庶人表相貶爲東海都尉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

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

采其功目明罪過也補注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

先謙曰官本明作免是元年相爲廷尉二年貶三年方賞爲廷尉四年徙

建平四年大赦天下在元壽元年正月當治東平時廷尉乃當非

相又表言相貶不言免爲庶人赦亦不在後數月也先書奏上

議案此表傳寫年月之誤惟相免與貶則未知孰誤耳

不能平心怒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發怒召嘉

詣尙書責問呂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

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呂相計除罪君曰道德位在三公

呂摠方略一統萬類補注宋祁曰或無萬字劉奉世曰多萬字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

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呂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

前漢八十六

三

大臣舉錯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補注

將謂遠者何則遠者固宜爾也對狀師古曰救嘉免冠謝罪事下

將軍中朝者補注先謙曰事下將軍中朝者猶師丹傳之上問將軍

者當時見入朝之臣也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

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天龔勝補注龔大夫而光以故丞相拜秩中二

千石位次丞相故得列於左將軍之上其大夫雖給事中內朝

要皆處於光祿勳不當爲而之上故仍在光祿勳之下也龔勝傳

教此宣以孔光列於司勳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

天下足證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此傳互相證明嘉坐薦相等微薄呂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呂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補注龔大夫昭曰雲呂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呂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士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補注先謙曰永信少府因傳太呂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呂禮退之呂義誅之呂行而爲誅也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案嘉本呂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

前漢八十六

古

臣括髮闕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補注

及非所呂重國衰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

呂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

尉不對理陳冤相踵呂爲故事

相不對理陳冤相踵呂爲故事

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呂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

死

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載金吾屬官有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

將軍呂下與五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

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昌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

白也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爲

雲驗補注先諫曰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

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自爲罪猶當補注先諫曰前

爲當且以自劾今言如此有自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

唱然叩天歎曰補注先諫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已足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召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補注先諫曰帝舅大司馬

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呂董賢代之語在賢傳

前漢八十六

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召孔光代嘉爲

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

爲新南侯追諡嘉爲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

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

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補注先諫曰官本作議論廉正守

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召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

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呂

傅奪王氏權丹自昌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

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聽於冢宰三年諒闇也師古曰然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諒闇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師古曰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已

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

鄉侯補注先諫曰南曰案哀帝紀帝以四月卽位五月丙戌立皇后

以外戚恩遷侯表移之陽安侯則封父時后已正位中宮矣

成立后之前四十四日與此傳正合蓋帝紀係史文類敘不如表

實也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

卒暴無漸師古曰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

堅也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

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

陽潤濁之患也師古曰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十猶博取

前漢八十六

而廣求師古曰取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

呂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

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補注先諫曰臣聞天威

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

所已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呂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

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補注先諫曰肺附即不宜倉卒先帝不

量臣愚臣爲太傅陛下臣託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

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不能盡忠補

一四八五

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王之父也華陽夫人及卽位後俱稱太

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曰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呂

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師古曰錢大昕曰一本有帝字衍下文稱共皇者不一辭尊

傳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洽奏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師古曰洽者零補注劉敞曰案是時無郎中令王先慎曰

也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呂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置吏二千石已下各供厥職

復下其議有司皆曰爲宜如舊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師古曰先謙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

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呂定陶共爲號

者師古曰宋祁曰共字下常有皇字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宜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師古曰王念孫曰此字涉

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師古曰此字涉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天子爲天子祭曰天子其

尸服曰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

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

火規反師古曰先謙曰官本太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宜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師古曰會上有上書言古者已龜貝

爲貨今已錢易之民曰故貧宜可改幣上呂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曰爲行錢曰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辛丹老人忘其

前語後從公卿議師古曰後當作復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偏持其書上已問將軍

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上師古曰易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

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煥欽上書師古曰欽字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廉反音必自近世大臣

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曰此貶黜恐不厭眾師古曰厭音一尚書劾咸欽幸得呂儒

官選擇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呂爲當治師古曰傳事

目暴列師古曰通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

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閒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叢臻師古曰叢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

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迺者呂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

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師古曰挺音徒而說者已挺爲縣名失之遠矣師古曰挺音徒呂君之言博考朝臣師古曰挺音徒或作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挺音徒此議也

君遇希眾雷同外呂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
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師古曰比音頻虛偽壞化浸呂成俗故屢
呂書飭君師古曰飭音敕幾君省過求己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而不反
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呂為大
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誘譏旬旬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
者何補注先諫曰言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師古曰易上繫辭
斷金故詔將何呂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
密懷謖迷國師古曰謖音慮進還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非所
呂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音共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
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
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
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師古曰黃音黃老之稱也黃謂白髮
也前漢八十六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
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
請師古曰識音識有識之人也師古曰四方所瞻也師古曰
惟陛下財覽眾心有目尉復師傳之臣師古曰尉與裁同復復
言惟陛下少覽眾心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榮博議尊傅太后為皇太后師古曰
太后先諫曰下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
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
纓委政於丹師古曰親政事也補注有威帝之喪斬衰服故天子不
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
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呂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

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數年平
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
綬更呂氏葬之定陶陶廢共皇廟師古曰廢音火諸造議治喪段猶等
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師古曰免音表建平四年宏已死元壽
二年子武坐父為侯免也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音乖
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
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
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呂
章有德報厥功也補注先諫曰官本無所字其呂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
沈欽楚曰厚邱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
縣屬東海郡與虛受堂
遇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大
丹謙丁博不考其禍福適效於後師古曰終曰王莽篡位當王莽
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音擬武嘉區區曰一
黃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黃障音障不能塞江河是日其身亡沒也黃者賈
丹與董宏更受賞爵師古曰更音更安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
為庶人丹受國邑夜云免爵士及丹廢宏復封至王莽執政官
本考證引黃震云班氏說未悉也武嘉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
荷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如風免耳何江河一贊之足云師丹
引經義開陳婉切依世則廢道遠俗則免殆則廢於正道達於
俗則其身不安也補注沈欽楚曰說苑敬慎篇孔子論詩至於遠
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達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達
上離俗則危身先諫此古人所難受爵位者也
日免官殆危身先諫此古人所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終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僑者已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楊師古曰采官也以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

謂分系諸也補注先謙曰應劭曰左傳霍楊楊

炎武云補注不知何王之別子楊在河汾之閒魏晉姓也楊今河

東陽縣補注先謙曰楊在西漢亦河東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

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與而范中行知伯當是時偪楊侯

晉灼曰漢名臣奏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為楊氏食我

非而楊氏誠無楊侯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雄之自序譜謚蓋為疏謚范中行不與知食字上疑有揚字錢大

所曰張晉頤諸人皆謚子雲自序謚謚為疏謚以子放之揚氏之

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從木此文從

手其云揚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那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

安知不別有揚侯異偏而奔楚者乎王念孫曰段玉裁云此傳為

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贊曰雄之自序云乃總上一篇之辭唐初

自序已無單行本故師古注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

云揚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

家子雲從才而楊修書稱修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

無是說至宋而乃有之班氏用序為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

楊馬補注在河汾之閒反左傳霍楊韓魏趙與而范中行知伯

說才也傳漢書家未有謂其才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

從才也傳漢書家未有謂其才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

復互補注揚雄通作如揚州景祐本注本多作揚明監本全書皆作

揚左傳之揚干汲古本人表作揚干本書之揚俾見於宣紀者作

揚俾與各傳同閩本作揚俾高紀之揚熊汲古本樊曾侯嬰伍

被傳作揚熊李尋傳之揚光輝汲古本作揚光輝足證此碑二字

通寫元無一定今汲古本雄傳作揚諸志傳多作揚證此碑二字

從手又何疑乎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楚漢

之興也楊氏邇江上處巴江州師古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

重慶府巴縣西今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邇江

上處嶧山之陽曰郭也嶧音旻郭音疲補注一覽今成都府郭

治縣有田一壠有宅一區畝也補注宋郭曰壠當作壓世世已農

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楊於蜀師古曰蜀諸

雄無它楊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師古曰諸謂指義

不治章句但通訓詁而已後書班固傳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

佚蕩引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謚晉灼曰佚蕩緩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口吃不能劇談師古曰劇甚也音灼曰或作速達疾也口吃不能

官本引宋祁校本前漢八十七上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湛

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師古曰汲汲欲速之義

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師古曰儋石解在廟通傳

至字先謙曰官本多卓昭曰儋音自有大度補注蘇與曰此語屬

好辭賦師古曰辭賦反也補注周壽昌先是時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字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已

為式師古曰式擬也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補注先謙曰作離騷

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已為君子得時則大行

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大行安

雖大行不加焉行謂行道顏訓非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師古

前漢八十七上

111

王念孫曰天軌猶天道也見王制辟明也見王制

前漢八十七上

四

駢引蕭該音義曰嬰音雷俗作嬰嬰木刺之榛榛石蛇豕撈而不

下師古曰榛榛梗概貌也緩善攀援狀似猴叩鼻靈修既信椒蘭
之嗟侯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
字也嗟侯詩接嗟也嗟音萎補注宋昭曰嗟音祖微反嗟音是接
接蘇音詩接嗟也嗟音萎補注宋昭曰嗟音祖微反嗟音是接
捷字同故接嗟通 衿芟茹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
帶也芟茹也師古曰衿音其禁反茹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譜
釋草荷又莖茹茹非荷字明 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髮而幽之
離房師古曰離音房也離音房也離音房也離音房也離音房也
麗佳應劭曰麗音麗也麗音麗也麗音麗也麗音麗也麗音麗也
本井上二句兮字下皆有固字錢大昭曰莊子綽約若 知眾婢之
處子廣雅作婢約說文作婢約字虛賦云便媛綽約 知眾婢之
嫉妒兮何必鳳皇之聲晉灼曰鳳皇也鳳皇也鳳皇也鳳皇也鳳皇也
如補注先謙曰官本城下無之字引宋昭曰胡故反音義下故反音
化本火故反音一刊誤婢出故反音義下故反音義下故反音義下
當有字 懿神龍之淵潛踈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
之所處晉灼曰龍吟風雲而後升土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
以謙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披補注宋昭曰章昭曰章昭曰章
讀如光被之被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謂借
慶字而將舉本字念孫曰龍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慶慶雲也埃
新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義而後
下文慶天賴而喪張晏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
賦文慶天賴而喪張晏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
後人妄謂此也宋祁說此句云諸該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
雲而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
眾芳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賴而喪榮應劭曰
原光香奄先秋遇湖生亦不長也張晏曰慶音義曰慶音義曰慶
盛芬香草名音零慶讀與羌同韻古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擬作
亦說見上 橫江湘已南注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
將折衷虛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敗質聖人也

亦作吾引宋祁曰蕭本作蒼梧今作蒼梧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疊與張晏曰舜聖卒避父害以全身資
與補注蘇輿曰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藥之獨見應劭曰
猶許也張訓非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藥之獨見應劭曰
折中求罪未投獨見然計之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非精瑱靡與秋菊兮將已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西山應劭曰精瑱靡與秋菊兮將已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將暮師古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暮暮何乃自投汨羅以死兮與波共流應劭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反楚詞曰精瑱靡與秋菊兮將已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何字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應劭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云德余善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日
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喻君而反離朝自沈楚辭云駕鸞車以馳
也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師告余以未飛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縱其善使之奔馳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具使君不適道也補注 前漢八十七上
與蘭桂兮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
皆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反漚音一漚反又音四者皆是草也十
漚漚也今漚漚也漚音也今何反漚音一漚反又音四者皆是草也十
先謙曰官本漚漚也漚音也今何反漚音一漚反又音四者皆是草也十
三費椒稱已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曰懷椒稱而要之香也
字離騷云索瓊茅以筵尊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廷尊折竹
所用也古者筵用竹葉用筵用竹葉用筵用竹葉用筵用竹葉用筵
與蘭桂兮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
巫咸將兮降兮懷椒稱而要之孟康曰懷椒稱而要之香也
之使將兮降兮懷椒稱而要之孟康曰懷椒稱而要之香也
王逸曰精米也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精米也官本引蕭該音義曰
身於江皋晉灼曰靈氣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氣之吉占兮
而勤瓊茅也補注先謙曰沈江皋江水邊不從靈氣之占何為費椒稱
之勤瓊茅也補注先謙曰沈江皋江水邊不從靈氣之占何為費椒稱
遂行師古曰遂古字既攀援傳說何不信其所行自見用而遂

亦作吾引宋祁曰蕭本作蒼梧今作蒼梧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疊與張晏曰舜聖卒避父害以全身資
與補注蘇輿曰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藥之獨見應劭曰
猶許也張訓非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藥之獨見應劭曰
折中求罪未投獨見然計之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非精瑱靡與秋菊兮將已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西山應劭曰精瑱靡與秋菊兮將已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將暮師古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暮暮何乃自投汨羅以死兮與波共流應劭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反楚詞曰精瑱靡與秋菊兮將已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何字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應劭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云德余善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日
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喻君而反離朝自沈楚辭云駕鸞車以馳
也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師告余以未飛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縱其善使之奔馳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此又謙屈原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具使君不適道也補注 前漢八十七上
與蘭桂兮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
皆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反漚音一漚反又音四者皆是草也十
漚漚也今漚漚也漚音也今何反漚音一漚反又音四者皆是草也十
先謙曰官本漚漚也漚音也今何反漚音一漚反又音四者皆是草也十
三費椒稱已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曰懷椒稱而要之香也
字離騷云索瓊茅以筵尊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廷尊折竹
所用也古者筵用竹葉用筵用竹葉用筵用竹葉用筵用竹葉用筵
與蘭桂兮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漚音漚也
巫咸將兮降兮懷椒稱而要之孟康曰懷椒稱而要之香也
之使將兮降兮懷椒稱而要之孟康曰懷椒稱而要之香也
王逸曰精米也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精米也官本引蕭該音義曰
身於江皋晉灼曰靈氣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氣之吉占兮
而勤瓊茅也補注先謙曰沈江皋江水邊不從靈氣之占何為費椒稱
之勤瓊茅也補注先謙曰沈江皋江水邊不從靈氣之占何為費椒稱
遂行師古曰遂古字既攀援傳說何不信其所行自見用而遂

貌也。穆公適周，流也。女仕也。何以要仕於楚也？綺音於綺，反。扼音
 女。綺反。遏音居。蚘反。女音尼。據反。補注：宋祁曰：景祐本，作「綺旋越」
 本。旋作「扼」。先謙曰：官本，扼作「旋」。引「繭說」，音義曰：「穆應作「旁」，旁
 今作「心」。旁，旁者，亦是古字。通用先謙案：據「繭說」所見，本「穆作「旁」，
 亡。驚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蛇，音灼。曰：離騷之「委蛇」，師古曰：「
 言既無驚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幽，藹猶「奄」也。蛇，音移。補注：先
 謙曰：官本，無「焉」字。引宋祁曰：古本，「駕」字上有「焉」字。治化本，無「引」誤。
 據史記：臨江瀨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管灼曰：離騷云：「擊茹
 哀樂不相詆也。招，謂曰詆。又讀其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
 增歎曰：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翼改。師古曰：離騷云：「曾歎歎余鬱
 離言自「古」，聖哲言「不」，遲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重也。
 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邑」。補注：先謙曰：
 官本，不遭，無「不」字。本作「曾」，增引宋祁曰：「晉灼曰：於邑，於邑，
 下當著「心」，作「愁」。新注作「愁」。師古曰：「裴斐，往來。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
 兮，裴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言其非反。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
 淵與濤灝。師古曰：「言其非反。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
 也。濤，音高。反。補注：劉本，世曰：「言何不若仲尼不用於魯，思聘外
 國，周運天下而歸舊都，反脊脊於楚，而自投於湘也。注：非何焯曰：「
 言進退去就，自有中道。孔子不用於季桓子，則去及康子，召之，則
 歸。屈子亦可去，可歸，不當必期自沈也。與前折衷重華之語相應。
 渢渢之乃，音新。沐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二音」字。由「聘之所珍」
 胡反。歌音昌。沐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二音」字。由「聘之所珍」
 兮，聽彭咸之所遺。師古曰：「由許由也。聘老聘也。二人守道不為時
 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然保己全身，無殘廢之愧。彭咸，殷之介
 遺蹟。彭，音昌。咸，音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繭說」，音義曰：「故案，旋
 注之上，亦作「音」。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篇云：「蹇，蹇也。顏是，蹇非。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
 已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永明，殿名。未央，宮。補注：宋
 繆竹頌也。李善曰：雄，帝劉歆。故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蜀人有楊
 荅劉歆書云：雄作「縣」。師古曰：「雄作「成」。都，城。四隅，蜀人有楊
 華陽國志作「官」。雄作「縣」。師古曰：「雄作「成」。都，城。四隅，蜀人有楊
 諱改，先謙曰：官本，知直於承明，待詔作綈。竹頌文，選李正月從上
 善注，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作綈。竹頌文，選李正月從上
 甘泉還奏甘泉賦，已風。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
 百八十七引桓子，新論曰：「子少時見楊子。

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業作小賦用思大劇而立感對
發病予雪亦言成帝至少氣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賦臥夢其五雖
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少氣病一歲餘李善注此文有脫誤論云雖
作甘泉賦始成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文有脫誤論云雖
紅雲遊遊綢綢又引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
班固撰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思泉成帝紀永始四
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月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據此傳下云
其三月將祭后土元延二年二月羽獵不別年頭則爲一年以內之事
奏甘泉賦當在元延二年之誤紀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
文方合先議曰幸蓋病之誤字
時補注先議曰善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
也明號上玄天也
五臣文選本雍作燒訓歇是明號者明神之號尊而祀之顏謂皇
帝之號非也下通
言三皇五帝耳
憂也脩頤也錫與也養饗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
時后土言神明饗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養音弋戰反拓
首託補注先議曰後漢和帝紀錄謂總領之也言五帝之功並緒
而有之因憂則脩頤而錫予饒衍於庶民拓廣其迹而開攸統緒
也
於是遇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善時也
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
歷選也先謙案靈善也
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
行也補注先謙曰此句總

前漢八十七上

九

以星爲文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補注錢大昭曰泰陰蕭
 詡言義本作泰壹先謙曰善注引服虔說鉤陳下有神明有兩星內爲
 招搖蓋康注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文志又云房爲天驕其陰
 北二星爲天文志云房南二星爲太陽道北二星爲太陰道又云
 耳秦一星乃天帝之別名不得言詔蕭本誤也鉤陳之星在紫微
 垣步天歌所云句陳尾指北極顯天皇猶在句陳裏也故云使主
 兵屬堪輿曰壁壘兮稍夔魑而扶獍狂孟東曰堪輿天地造圖宅
 書者木石之怪曰夔夔非如龍有角人面而蛇尾也獍狂亦惡鬼
 也今皆稍而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爾雅也以壁壘委之梢
 擊也扶也稍也梢音山交反蓋音虎爾雅之欲反扶音丑乙反爾雅
 揆事又補注宋祁曰韋昭曰德音虎爾雅反一作照虎反蕭該音義
 曰獍狂無頭鬼也見字林李善曰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錢
 大昭曰說文夔神龍也如龍一足從父象有角人面之形是夔
 魑一物也先謙曰善注引孟說無從神
 二字此當衍言天地清肅鬼怪伏藏
 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獍狂凡八神也殷轅盛說也軍裝爲軍
 八神齊戎之飾裝也轅音來忍反補注宋祁曰殷音隱劉放曰此
 耳王念孫曰善注漢書武紀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案李

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龍牀如臥詩如龍牀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先謙曰賦言八神奔走整蹙未言擊去也堪輿既爲天地不當同列八神上言天地此言八方之神爲正王說崇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爲戚威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師古曰茸齊總音人蒙反秘柄也音祕補注先謙曰蚩尤之倫謂武備也師古曰茸齊總總搏搏其相膠葛兮森駭雲訊奮曰方攘晉灼曰總總搏搏聚貌也師膠葛猶言膠加也訊亦奮訊也搏音子本反訊音信攘音人羊反補注錢大昭曰廣雅云總總傳傳聚也搏傳古字通先謙曰官本無詔音下八字引宋祁曰韋昭曰方攘周禮方相氏譌此音義依韋昭音相別本顏注子本反下有詔音信攘音人羊反八字先謙案文選總總下多以字訊作迅此借字注半散與汴散同汴亦散也言衛士先總聚而後奔離解爲方相失之遠矣膠加猶交加駢羅列布鱗曰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頰而烏眙師古曰柴虎參差下也柴音初蟻反虎音多參音初林反頰音胡結反眙音胡剛反補注王念孫曰眙者眙之譌眙字古讀胡剛反後集韻十一唐遂收故借爲頰頰之頰不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詔字矣說諸字篇虞韻皆無詔字官本引譌改音義曰柴一本作傑諸註駢羅音初緒次也又案上林賦柴池芷虎音義猶併也韻斯猶頭頰鱗音其緒次也又案上林賦柴池芷虎音義

前漢八十七上

+

並同約文易字此義也
師古曰翕赫習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與注同半散照爛其分布而光明也習讀與忽同補注善注翕赫盛貌習霍疾貌朱珔云爾雅天氣上下有而字照誤昭發天不應曰霽索與霄同霧與霏同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翳先謙案以上地名兵衛之風盛嚴整也
華芝師古曰注宋祁曰兮字下疑有而字先謙曰文選有而字或四者皆華蓋也
駟蒼螭兮六素虬師古曰四六駕數也言或四或六者補注宋祁曰韋昭曰螭似虎而鬚鄭氏曰螭虎類也龍形李奇曰螭雖龍也字林曰螭若龍而黃北方之地蟠漣化本作一作名蜺謂據今說文添蚘字藍本作地蜺金靖刊撰今說文作一名蜺蜺當有地字先謙曰善注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騁蒼螭上林賦乘蜺象六
雙略綈綌澹縻慘纒師古曰蜺略杜綈蚘蛸也離萍慘王州
音森其字從巾纏音所宜反補注宋祁云於鏡反一作於郭反綈假借用之無定字也善注蛟略綈能行之貌誰乎纒纒龍翰上垂之貌也先謙案大人賦詠應龍象能以之馳略委麗兮又公滂澤決軋麗以林離張揖注林離參攢也澹縻慘纒與麗以林離音義俱合皆取盛意也慘纒參攢林離林離數纒用參離對東並字異

一四九四

金人者蓋諱依欄檻而四顧見其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樹之青蔥金人之巖巖耳玉樹植於殿庭金人持露盤亦在殿庭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案金人賦漢書文選字同者甚多也皆可以假意而讀信壁壁二字不可假意通思而注釋故地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左思以爲假稱珍怪益不詳也先謙案宋說是五臣本麟作瑋瑋瑋若今言爛斑

巖巖其龍鱗 龍古曰伶伋勇健狀獸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巖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改嵌從山諸詮賦音楊光曜之燎燭兮乘景苦銜反先謙曰據宋說所見本嵌作嵌

炎之忻忻 注宋祁曰忻忻光盛貌也炎音弋瞻反忻音欣補注宋祁曰據宋說所見本嵌作嵌

之縣圖兮象泰壹之威神 服虔曰曾城縣圖閭閻昆諱曰以上六句皆賦洪臺掘其獨出兮掖北極之嶠嶠也晉灼曰嶠嶠微掖也金人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疎峭嶠嶠然也擣音凡反卓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疎峭嶠嶠然也擣音凡反卓

昭知已反嶠嶠 字林曰山貌微擣姚本

作檣緹先謙曰 還擣作嶠是此借屋栳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翼纓經於桺振也凡此者言屋宇高大之甚施音弋致反桺音央振

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

前漢八十七上

十一

十四

音展一昭施直諫安施音之具諫如反又於稱往來祇曰拂本則音
字義章昭仕兼反諫該音義快於兩反又於稱往來祇曰拂本則音
孫曰師古曰快音數該音義快於兩反又於稱往來祇曰拂本則音
數該音義快於兩反又於稱往來祇曰拂本則音
振與宸同說文宸星宇也游獵遊獵也
對宸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極與上榮相
央極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極與上榮相
萬該音義快於兩反央極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極與上榮相
中宸集重陽之清微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極則央之不當作快益
明央魏都賦旅櫛閑列言鑒快振張載曰快中央也切玉篇於兩
切此即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極之義無
涉集韻快屋中央也則為誤本漢書所惑矣
雷鬱律而巖突兮
電倏忽於牆藩
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藩籬也倏音
謙曰文選作於是倏忽倏然突是誤字
洞房釋名突室也倏忽疾貌突是誤字
長途而下顛
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
選先謙曰文選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遽逮及也蒲
還先謙曰官本注疾作蚊案選作蟻蟻皆借字呂向注蟻蟻浮氣
矣也師古曰撒猶拂也蟻音莫孔反蟻音匹列反又音昔結反蒲
注先謙曰官本注疾作蚊案選作蟻蟻皆借字呂向注蟻蟻浮氣

也後書張衡傳浮黃蒙而
上賦注引此賦作蔑蒙
人祗撻撻槍以爲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標
闕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熒怒應門正在標闕之內也師古曰
標音匹遙反補注宋祁曰浙本右字後字上皆有而字陰
注文旌攷作旌姚本標必遙反先謙曰文選有雨而字陰
幽都兮涌醴汨汨生川如渚曰言闕之高迺陰西海也師古曰蔭
也涌醴補注泉汨汨出汨汨然也汨音蛟龍連蜥於東厓兮白虎敦圉
于筆醴補注先謙曰文選陰作蔭蛟龍連蜥於東厓兮白虎敦圉
虓昆侖師古曰連蜥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
也虓音拳敦音屯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春秋漢含華曰天
之帝居左覽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也師古曰穆流屈
折也溶然閑暇貌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溶音容
補注宋祁曰穆諸詮賦音株溶字林七家反先謙曰名本前殿作
補穆流與周穆同意方皇猶旁皇也善注曰方皇爲觀名前殿崔
則文義不通六臣本作彷徨上林賦象輿偃蹇於西清
巍兮和氏瓏玲孟康曰以和氏璧爲梁璧帶也其聲玲瓏也晉灼
曰崔巍高貌瓏玲晉說是也崔音才同反瓏音玉同反瓏音聲玲
音零補注宋祁曰瓏玲字林曰瓏禮享玉爲瓏又音樂呂氏春秋
言百早篇云瓏遠其聲者其質玉乎瓏與玲同太元唐次三范望
前漢八十七上
十四

前漢八十七上

十四

注據此善說爲長
 煢煢也言舉立浮往而駕飛模其形危疎有神於閭莫之中扶
 持故不傾也補注宋祁曰李善曰毛詩君婦莫莫毛萇云莫莫
 淨也先謙曰補注宋注閭
 作冥六臣本炕作抗
 視閭音浪寧音僚岍音仕耕反嚙音安補注先謙曰官本岍作嚙
 文選作岍寧音僚岍音仕耕反嚙音安補注先謙曰官本岍作嚙
 字注室作宮
 不迺也岍安施之貌岍陞陞崔龜也衍音赤戰反岍室崇觀相連
 音皐陞音五補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作引蕭該音義反岍
 嬰繞也五臣本陞作乘陞陞崔龜也
 紛蒙籠曰提成
 謙曰官本提並作提善注引服虔曰蒙籠嬰葛
 貌老子曰有物混成提與混同今字作混成
 鳳翠氣之冤延
 昭曰冤延與婉延同先謙曰官本引諸說義曰
 冤於
 元反翼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帝臨淵
 服虔曰翼璇室與傾宮
 呂此微謙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補注
 宋祁曰妙一作眇遠字下當有亡國字先謙曰文選妙作眇下有

引窮窮竹管簾字通發奮揚芳補注王先慎曰安遇楚歌二十九
風雜不惟弼彊其拂泪兮稍暗暗而觀深蘇林曰弼音石墮并弼
可辨

湖漲風吹帷帳鼓貌師亡曰拂泪亦風動貌猶之彌張音孟康曰
耳瀾音善萌反拂音普密反泪音于密反暗音烏感反補注先謙
六句言引韻該音義曰弼文萌反張音宏拂芳勿反先謙案以上
字善注瀾環風吹帷帳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夔之調琴晏
之聲拂泪鼓動之貌

王引之曰王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羽且樂也音伯牙也補注
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於和穆變音也羽正
洗吟淮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
子註嗣騷賦離妃應鍾生鍾賓不比於正音呂氏經解平故爲和
穆謂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
末以律管言之則徵宮爲和變徵爲穆以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
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
夔之調

琴也倭其工也王爾亦巧人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功窮極巧麗故
令般倭之徒弃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無音垂刺音居爾反同音

速又注未
 當有各字
 注宋祔曰雨當作含劉放曰能屬上句劉敞曰能屬魁字齊召南
 以案文選以冠倫魁能爲句則劉敞說是也師古誤以魁字斷句
 而以前能字下連函甘棠之惠甚屬牽
 強先謙曰此應劭誤讀而師古從之
 同集於此也祭天之處故曰陽靈之宮也補注宋祔曰諸詮云齊
 儀祖反李善云雲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側皆反先謙曰漢舊
 儀齋百曰善注是
 織纖之也一曰靡謂偃而靡之藉地也補注先
 謙曰善注從後說又引楚詞曰折瓊枝以纓風噴清雲之流瑕兮
 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潔也取謂
 本清作青瑕英借字大人賦呵吸沆瀣餐朝霞文選淪作吸善注
 山海經曰琅玕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較
 顏訓
 爲優集庠禮神之園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建光燿之
 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
 交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庠三危陳眾事所東阮兮肆玉欽而
 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

賦召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瘳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瘳瘳故云瘳
乙例反 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召勒崇垂

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踴言秦神態也
 靈也華山也哀哀山也掌據之足踴之也
 踴音石桑反師古曰踴踴驚動之貌
 踴音鏗踴音惕二音並通爪

而自校之補注

古字序凡言此者以車駟之取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
山楊雄賦爪華韶潔余靖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作此所謂襄陽也史記裴子誤矣鄭志云白華以西名本七華山薄山蒲山嵩山岳
郭祀志襄平誤矣鄭志云白華以西名本七華山薄山嵩山岳
襄山久矣又載一書作嘯蕭該音義引河東縣文宇林並無雙掌華
紛錯入矣其請侯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縣文宇林並無雙掌華
踏末先謙曰官本賜並作謁馬作瓜良作婁注郎作無當惕
定診字之作也王念孫二案衰與診爲韻則作婁者是也今宮矢審
宛在水中央張衡詩元賦伏靈壇以負坻此賦曰拓跋服診訓診卽
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注曰堤岸也以坻與同谷晉灼謂診爲渚李善
河岸之坻張衡詩元賦伏靈壇以負坻此賦曰拓跋服診訓診卽
貳祗抵尤其明證也診字從少得聲古音在諱部餘諸說皆非
點祇抵尤其明證也診字從少得聲古音在諱部餘諸說皆非
氏之字亦與從參之字相通曲禮吟於鬼神鄭注咎或爲祗小雅
無將大車駕無思百憂祗自瘵兮遺苦城故與食爲韻若改瘵卽
襄則與診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是也論語所見一本作瘵者傳
寫非正體然可引以爲據朱則其所引之本作瘵明矣西京賦注拉作瘵而
罪課耳未體可知以爲據朱則其所引之本作瘵明矣西京賦注拉作瘵而
今本作瘵作囊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他如經籍考卷八改字先
正假棘綠觀前漢八十七上至

謙案錫當作足旁易從弓從貝之字多相亂錫之誤錡錡錫之誤
錡錡開而爲雨今華岳本一山當何河水過而出行有巨靈胡者偏
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所謂巨靈靈區首冠靈山者也說
文亦風也从反爪總想不以爲掌字一名峯石遂臻陰宮穆穆
肅肅蹲踞如也肅敬也蹲躋行有節也蹲音千旬反靈祇既鄉
五位時敘師古曰鄉讀天地台氣也玄黃天地色也易下繫辭曰天地絪縕
後綴萬物化醇坤文言曰玄黃者大地之色也天玄而地黃將
大也言天地之氣大興發於祭祝之後細音因繆音于云反補合
先謙曰官本注溫下無音字合作含引宋祁注文含氣當作合
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呂覽序介

山嗟文公而慙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禹鑿之吕通
地理志汾陰縣有介山汾水注介山即汾山之輔立周七十
里高十餘里智太康地記及地道記等並言介子推隱於是山卽
實非也又云汾水南與石桐水合卽綿水出水界休之綿山北
流逶石桐寺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爲介子推田父以志吾過且旌
綿上之文山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爲介子推田父以志吾過且旌
善人因公斯山爲介山故袁山松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綿上

聚子推廟充謙案界休太原縣今汾州府介休縣東南十五里汾
陰河東縣今蒲州府榮河縣北斯蓋地說流傳文人寄託非紀實

注未之也灑沈薈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潁師古曰灑分也藹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淮濟也播布散九河名在地理志東潁東

海之滌也禹分治洪水之災通之四瀋布散九河於東潁而
蘊音所宜反瀝音頻又音賓補注宋祁曰蕭該言義曰灑沈蓄而
應聲讀今該案呀或以為呵叱問四瀋也孔武仲筆記亦錄此
歷掌昭者義作旁麗之音疏佳反又注文江何湛字上常有
四瀠字焉字上富有言字分治別本作分河洪當改作池錢大昭
曰舊當作菰先謙曰官本舊作蔣註同河水篇河南出龍門口
汾水從東來注之注云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南出龍口
通孟津河口廣入十步嚴隙鑄跡遺

功尚存先謙案播九河並舉其委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巖

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曆山故云然
韋昭音熙先謙曰據來說喜當為嬉借字河水注浦阪縣
南有懸山謂之懸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猶二水出焉**瞰帝唐**
之高嵩兮厥隆周之大遼也嵩高者謂孔子云巍巍乎唯天爲大
唯堯則之一也一曰竟曾遊於陽城故嵩高山賦即覽字補注宋
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宣淑政若鑑於蒿高山賦即覽字補注宋
祗曰朕躬親臨爾難曰相視也沈欽韓曰周語順時覲土章昭
云覲視釋詁闕相和郭謂相視也先謙曰嘗謂崇宇謂觀唐帝之

崇高與大遼爲對後人不知嵩爲崇之借字三

汨低回而不能去兮故一說云然而顏公誤引之詳在武紀注

行曉陔下與彭城陔應劭曰曉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
伴侶也行且意欲往觀漢南巢之坎垓兮易幽岐之夷平李
也沮吾于筆反暇音五系反馮南巢之坎垓與穢岡坎埒不平貌坎音奇
也沮吾于筆反暇音五系反馮南巢之坎垓與穢岡坎埒不平貌坎音奇
紐反阿音口賀反易音弋鼓反補注宋祁曰南巢湯桀築之處非
處敗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峩馬也西岳即華山之峻峭
謂黥饒而崎嶇也嶢音堯崎者土耕反雲霓霏而來迎兮澤溱離
而下降師古曰晴與呼同字崎嶇即呼陵雲霓雲起貌澤澤雨露也溱離流貌也降
禁反離蘇林曰離音薄酒之離先謙曰鬱肅條其幽藹兮濬汎沛
官本注胡作湘薄酒之離離與漓同字鬱肅條其幽藹兮濬汎沛

巨豐隆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渚音烏孔
師古音敷敫反沍音普益反
於西東師古音敷敫反沍音普益反
舊本作東西刊誤謂當作西東叶韻
占上所云合德遵逝序歸來而旋京師也

參天地而獨立兮於西東師古音敷敫反沍音普益反
舊本作東西刊誤謂當作西東叶韻
占上所云合德遵逝序歸來而旋京師也

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天地之三也盪盪大貌補注何焯曰此狀登
華之峻非如師
占上所云合德遵逝序歸來而旋京師也

巨函夏之大漠兮彼曾師古曰遵路
占上所云合德遵逝序歸來而旋京師也

何足與比功服虔曰五夏而諸夏也師古曰面也建乾坤之貞兆

兮將悉總之曰羣龍張晏曰乾六龍也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

祝融師古曰鉤芒東方神蓐收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

也字當作藝蓐收所請兩服上義也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

行也也應鉤芒與蓐收所請兩服上義也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

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曰據頌師古曰

先謙曰百官表有式道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離離師古曰

而能從服虔曰朝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盈之地無高下也

王選注朝止輪木也說文朝輿車也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朝如

朱一新曰文選注雄從呂為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二帝堯舜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呂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師

林麓字林守山澤吏謂五畋反先謙案善注毛詩傳也禮記

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

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臣本交作充故甘露零其

庭禮泉流其唐應劭曰爾雅廟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

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史木茂師古曰益臣

虞虞主山澤之官也上山也下平地也史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

補注先謙曰善注引呂氏春秋曰文王囿百里民曰為囿小齊宣

王囿四十里民曰為大補注王先謙曰孟子作文王之囿方七十

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齊宣王以爲大文王百里以爲小范氏後

漢書楊震傳同補注王先謙曰孟子作文王之囿方七十

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即據此而言是文王之

時患其尚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傳本百里之文明

相傳有百里七十之異至宣王囿范書言五十里疑五爲四

之誤周禮天官囿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

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

爲在藍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杜宿在樊川西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川文選園引宋祁曰御諸該義曰案說文

姚本圖作川先謙案文選胡作胡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師古

音步北繞黃山漸渭而東資補注先謙曰此數語與東方朔傳互

周衰數百里師古曰袁穿昆明池象滇河補注宋祁曰賢一作

又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昆明池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

師古曰殿名也師古曰引孟康曰駁娑殿名善曰神明臺名先

謙案皆在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象海水周流方丈

瀛洲蓬萊山名法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創其三垂呂

贍齊民師古曰贍給也齊人解在食貨志補然至羽獵田車戎馬

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園守也補注宋祁曰禦當作藥

文備侍也尚泰奢麗誇詡師古曰謂大也音許曰反補注非堯舜

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爲逐豆二

忍盡物益先王之仁心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爲逐豆二

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師古曰呂泉臺師古曰呂泉臺

今折雄呂泉臺師古曰呂泉臺師古曰呂泉臺師古曰呂泉臺

賦呂風師古曰呂風師古曰呂風師古曰呂風

當在元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彌文哉

故無所論師古曰呂風師古曰呂風師古曰呂風

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其貫師古曰否各亦

而開闢應劭曰四方開闢爲八鎮如窟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詠古曰戲謔曰庵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闢也
從字林反坤蒼云從縱走貌也允諸註音本引蕭該音義曰縱去危反先蕭案官本從並作從選作從從蓋總借字幸飛廉雲師從猶萃聚也善注允浴盛多之貌也上林賦允浴注瀉謂聚飲也
吸嚀瀟率鱗羅布列攢呂龍翰師古曰吸嚀開張也瀟率聚飲也
龍之豪翰音許豈反瀟音蕭翰音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蕭該音義曰嚀張也先蕭謂瀟瀟之瀟先蕭案善注說文吸內息也埤蒼曰瀟瀟息聲也先蕭謂瀟瀟率即蕭案同音字言風聲也
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埤
驤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眾飭相切靡而先起有若神也踰音于
羊反補注宋祁曰秋秋清化音車作嗽誤刊誤據禮樂志龍秋游故嗽爲秋案蕭該說帳作愁本昭音裁梨反今書或作秋旁夜鳴引碑音嗽秋眾聲也又引楚詞駕玉鸞之嗽秋使秋或曰又夜鳴爲据云又諸註秋作口旁秋始蕭該本作此給先議案官本注飾爲飾是善注引張晏曰切近也神光宮名案以上下文律之神光爲宮名無望平樂徑竹林蕭注先議曰盧文弨云東方朔傳長門
疑類注非望平樂徑竹林蕭注先議曰盧文弨云東方朔傳長門
園有萩竹實太后蹂躪圖踐蘭唐師古曰惠圖惠草之圖也蘭唐
獻爲宮即竹林也蹂躪圖踐蘭唐師古曰惠圖惠草之圖也蘭唐
曰踐韋本作跋又作跃舉羔烈火轡耆施披師古曰轡耆御人執
先謙曰官本惠作慧

反鄭氏居月反斯巨挺搏玄蟻傳訛音劉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
音義曰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曰距即距字也
即距字也引宋邵曰今卷本距作距注距即距也則
本亦同先謙案距當訓如超距之距解在甘肅奇傳距天蟻
門師古曰距走也天蟻亦木枝曲也娛戲也距音五孝反又音距
草音卓音灼曰距音魚單之單今依音灼音宋邵曰始說門當作
娛澗開先議案善注引三蒼詁訓曰蹕踰也蹕距踰娛皆謂壯土
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師古曰莫莫摩埃及至
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也師古曰掌
皆有力者宋邵曰注文擊字下當有之字何仲曰劉以爲夷夷并
羿說勝服虔但此下更有羿氏控弦之文周苛曰距蹕夷卒之
設此名說如射獵蒙龍輕飛師古曰蒙龍草木所蒙故處也輕
聲伏飛之類獵蒙龍輕飛師古曰蒙龍草木所蒙故處也輕
履般首帶修蛇如清曰般音班並首虎之類也師古曰履謂踐履
諸本般首般作般下蟲當作盤先謙案文選履作履鉤赤豹掣象犀師古曰掣
作盤先謙案文選履作履鉤赤豹掣象犀師古曰掣
跛師古曰蹕渡也蹕阮並解於上唐跛跛之有蹕唐者也阮音剛
蹕音弋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蹕蹕蹕曰蹕音

徑周頤曰張鷟飛三者皆水鳥也音其翬飛上乃使文身之技
 下翅翼之翬若雷霆也鷟音鳥美反音翬音明反
 水格鱗蟲獸皮曰文身迷人也能入水取寶補注先謙曰凌堅冰
 犯嚴淵探巖排崎薄索蛟螭音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嚴水岸紫巖
 崎音鍾佐反欬音口銜反補注先謙曰上音博下音桑古音蹟音蹟
 竈音鍾佐反竈音賓師古曰獨形如狗在扶靈音鍾佐反竈音鍾
 也雖曰音貢師古曰獨形如狗在扶靈音鍾佐反竈音鍾
 音蒸補注先謙曰官本音枝作取引音貢音貢獨形如狗在扶靈
 以雷鳴善注章入洞穴出蒼梧音古曰獨形如狗在扶靈
 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李善云郭璞山海
 所不通也何焯曰洞庭即具區之洞庭穴謂之地脈李說得之
 乘鉅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浮彭蠡曰有虞音古曰京大也或浮彭蠡
 曰目猶視也望也有虞謂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師古曰
 舜陟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在梁章鉅云臣注流離玉也吳郡賦流離與珂城凡此言流離
 本用琉璃耳晉書音義
 琉璃字林云火齊珠也鞭洛水之慮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

古曰流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闕幸神崔之林
奢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數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
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之曰田孟之夢孟諸宋數澤名文公十年
諸言今皆以二者爲奢侈而改也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百楚
臺爲非而周文王靈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士事不飾
木功不雕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補注朱一新曰文選承作
舉也案作丞是也此誤師古善注聲類云丞亦極字也說文云拯上
亦訓爲舉若作承不得訓舉勸之旨弗追補注先謙曰說文云拯上
莫違師古曰德耦也違謂失指姻時也脩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
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補注何焯曰
通製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補注先謙曰善注觀
放雉薨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曰飯牛馬藎
飯作蓋所旨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
也加勞三皇勛勤五帝不亦至乎迺祗莊雍穆之徒莊敬也雍

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皇也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虛受堂

三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 終

漢書八十七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漢書八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明年補注宋祁曰李善云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漢書成紀

賦元始三年十二月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

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

四載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後大校獵此

傳皆取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也云正月從上甘泉

即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也云正月從上甘泉

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即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

初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

兩事為一則紀失之也戴氏震以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

斷為傳誤不知羽獵長楊二賦元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

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事而傳次序一在當年一在明年蓋以上賦之

先後為次也羽獵賦序但言苑囿之廣泰誓以風先聞有校獵之

詔逆作賦在行幸長楊之前及雖從幸長楊親執搏獸歸奏此賦

在明年爾蓋雄於每篇自敘作賦之由故須別起但承其文耳

非有誤也又疑七略篇當時文不當有失或確自敘止上將大誇

據奏御之日祕書與校對進之年故參差先後也上將大誇

胡人呂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人南山校獵故秋先命之也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張羅

罔置罟捕熊羆獬豸虎豹狢狐羆麋鹿師古曰狢似獬豸也

長臂善搏獵身長金色狢狢授反覆音補注宋祁曰李善云

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狢白毛大如狢而黑端以毛射按

名象象狢狢云載曰檻車輪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

諸途皆食射反曰罔為周陸李善曰陸連禽獸其中補注先謙曰從諸

先諸曰山谷為牛馬罔謂之陸補注先謙曰從諸

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
成文章補注先謙曰官本故藉翰林為主人子墨為客卿曰風
無之字又選有

師古曰藉借也風謂曰諷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
民也仁惠而恩洽動不為身憂百姓也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
左太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補注先謙曰上言所
安東故極截辟而為弋紆南山曰為置山也言在宏農縣所謂陰義
言左不獵國之寬廣也弋紆南山曰為置山也言在宏農縣所謂陰義
先謙曰弋紆南山曰為置山也言在宏農縣所謂陰義

下云歲時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千乘千石車也
山在北獲胡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

戎獲胡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

也自為北獲胡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

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師古曰獲取之

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為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孫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蓄也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之迂若黃說以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矣次欽韓曰大駟軍用篇三軍拒守木蟬師古曰木蟬師古曰木蟬

如今之扶蘇歟又向書大傳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鳥不愛

人者及其得餘云里落之壁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義同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非也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時贊善建牙張於野以捕禽為樂每十里置長樂百枚而中建大

校本文選注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子農民三旬有餘其廬至矣師古曰廬古曰廬而功不圖也

古曰廬古曰廬而功不圖也師古曰廬古曰廬而功不圖也

言勞而無益也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師古曰儲胥言有餘也

之則不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牲之豆也乾豆豈為民乎

哉且人君曰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

晚噴也音誤此作噴音誤五國謂魏爲箭拈雖無所據猶藍條下句
金鑑之意至以吮爲消則愈益無據矣趙注視五臣之說固可以
五十笑之先諫曰官著懷之著此最爲允直作輶一著字先
諫案善注文選本充作吮六臣本有吮服章鉅云說吮吮舊全
碑字體內未出其猶如含然或前抽其項未拔殺者蓋分釋吮
涎發與音金鑑二事解者爲益從之淫夷者屬下讀皆藉賴樹
叢聚金鑑文義較順當從之淫夷者屬下讀皆藉賴樹頤扶服
伏音誤反服音義北反輒與城同城疾者言其伏如蠶蟻也補注宋
和曰藉讀音義北反輒與城同城疾者言其伏如蠶蟻也補注宋
顧曰藉讀音義北反輒與城同城疾者言其伏如蠶蟻也補注宋
顧曰藉讀音義北反輒與城同城疾者言其伏如蠶蟻也補注宋
諫曰文選領作領二十餘年矣尙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
章昭曰領音蛤
天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諸都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夷傷也
一曰平師古曰平靡節西征羌焚東馳是旨選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
珍也亦遠也師古曰珍也自上仁所不化補注先謙曰茂德所不綏莫不躋足抗手
鄰邑也師古曰鄰邑也請獻厥珍舉也音嬌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反亡邊城之災金

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師古曰禦止也補注宋祁曰取當作爲先謙曰文選誤字又定下有之篇二字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師古曰車不安軻曰未靡旃從者仿佛軌屬而還仿佛委釋迴旋散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軌曰旋也補注先謙曰從者見注末無也字引宋祁曰軌越本作軌注同先謙案注從亦所曰奉太宗之烈補注齊召南曰案太宗文選作太尊謂高祖也下句文武之度指文帝武帝於理甚順若此文作太宗則下句爲重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姚同先出矣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姚同先出矣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師古曰耰庖田之器也音憂補注宋祁曰耰當作耨婚姻曰時男女師古曰已出愷弟行簡易矜勞佚力役師古曰易合韻義莫違師古曰已行簡易下見百年存孤弱補注先謙曰善注禮記曰百年者帥就見之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與之同苦樂補注先謙曰帥與率同言悉與之同憂樂也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

制以質鉄對文則微非徽纒之微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爲
也今案廣雅徽束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纒耳太元養次七云
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強號曰微音以繩微弩之微糾糾糾糾糾
徵縛束也詩林徽應劭曰微音以繩微弩之微糾糾糾糾糾糾
訊讀韻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微乃訓爲經同散曰禮
樂風行詩書師古曰曠曰歲月結曰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
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爲之無楣柱
倚音於綺反補注沈欽韓曰廬謂學舍後書儒林傳序博士倚席
不講即明學士倚廬誦讀此非孝子所居門外東壁倚舍外廢鏗
也詳文義不當指行二年喪於禮既虞窮屏杖楮既倚舍外廢鏗
亦不三年居倚廬也周壽昌曰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
倚本作崎說文時殘田是倚廬或即田廬晉陶潛日結廬在人
境必有正訓不作取此語管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
于八區師古曰八方也家家自矜爲稷契人人自爲咎繇戴縱垂纓
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縱韜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
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名仲也差比之也呂其不爲王者之
當塗者入青雲補注朱一新曰也當爲者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失執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

請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空也一曰虛讀曰虛言其亡國爲虛也二老歸而周熾應劭曰二老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讀曰霸五殺入

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賈范雖曰折摺

而危穰侯古拉字也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謂之

音聖人不相始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噤吟從唐舉相謂之

音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補注蘇興曰文選雖作以故當其

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

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患合韻音胡關反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管仲也或釋褐而傳孟康曰甯戚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墨子曰

沈欽韓曰案管子小問呂覽舉諸皆無甯戚爲傅事妙難稽或

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爲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師之

或橫江潭而漁師古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漁譚作尋漁合韻

前漢八十七下

注左思魏都賦曰潭淵也屈平曰原也橫江潭而漁譚作尋漁合韻

林之所引則知子雲之言實本於原也然今下居無此語豈今楚

辭非古全本也楚人名深曰潭淵林亦以潭爲淵當音徒南反

若從師古音尋則是水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子聘聘七十二

君說見莊子天運篇淮南泰族說范善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

書儒林傳序仍之呂覽遇合篇謂孔子周流海內所入八百餘國楚春

秋兼併小國尚多紀載關如無從推究古籍傳述必有其緒王充

非達論也或立談閒而封侯應劭曰薛公也補注宋祁曰王莽

爲趙上卿故號爲侯卿誰謂曰食或枉干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

邑於虞也先謙曰文選無開字或枉干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

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其主縱彼傲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遂見之補注宋祁曰注文選微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先驅應劭曰師古曰注文選微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室隙蹈瑕而無所誦也李善

而取也師古曰室室塞也諱音呼罵反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

迎師補注沈欽韓曰曹參禮梁石君東郭先

俛眉師古曰自高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師古曰辟罪法補注

字先謙曰善注言是呂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擬足而投迹

世尚同而惡異是呂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擬足而投迹

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宛作卷固作同

案以擬足投迹意例之則同字爲是宛卷義同言屈舌不諱侯彼

發而同聲應之善注亦作同同鄉使上世之士處庠今師古曰鄉

固形近而誤據本爲說同鄉使上世之士處庠今師古曰鄉

今下有世字策非甲科師古曰中乙科爲太子舍人然甲科爲第

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

所據反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又安得青紫補注宋祁曰

高下言之或卑官或不用且吾聞之炎災者滅隆隆者絕觀雷

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火也隆隆雷

實終目天收雷聲地藏火熱則爲虛無言極感者亦滅亡也補注

其炎災隆隆以爲盈且實也然豐卦義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

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微也豐之義如此

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其家闕其戶闕其

無人即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瞰其室而福識也

來未有知之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瞰其室而福識也

攬挈者亡默默者存師古曰攬挈安有博執位極者宗危師古曰

高言位實顯太玄上八曰升于高危或谷之梯自守者身全是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合韻音才

本作爰靜爰清爰爰清爰靜爰靜爰靜爰靜爰靜爰靜爰靜爰靜

反則正文自合作爰清爰靜爰靜爰靜爰靜爰靜爰靜爰靜爰靜

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適昌鳴皋而笑鳳

皇執螭而謂龜龍師古曰龜螭鳴也謂音鳥與反螭音鳴補

壁鳴皋爲鳳皇說文謂龜龍師古曰龜螭鳴也謂音鳥與反螭音鳴補

之病甚不遭與跗跗鵠鵠師古曰二人皆古之良醫也跗音甫無反

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師古曰髀骨也徽繩也
呂向曰翕肩畏懼骨也翕肩蹈背扶服入秦師古曰翕致也服音
知之故魏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秦中秦無
亦袋之故魏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秦中秦無
耳師古曰印讀曰仰補注宋祁曰界陞陽抵稷侯而代之師古曰
陳正教曰音昂激印仰補注宋祁曰界陞陽抵稷侯而代之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文選界作介同善注說文抵側擊也當也師古曰
際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頤涕流沫師古曰鎮頤也
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
亦云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
章懷太子曰欽案文選作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鎮頤也
君曰重頤也字亦作頤毛詩作頤大且儀或作頤後書周勃傳欽頤
同魚檢切儼儼好貌又警衣檢切美也凡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韓詩集韻言之則重頤美也案古語以曲為頤今猶然也王得

臣云作前謂者謂之欽中然則鎮頤音切當從頤氏若訓釋則
亦各當其義而己錢大昭云說文鎮頤也當從頤氏若訓釋則
之而已王篇引杜預注亦作頤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頤其
頤而歌合律張湛曰鎮頤也王念孫云作頤者正字作頤者
借字作頤者古也上蔡澤雖吟頤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頤其
敢字音義與頤古也上蔡澤雖吟頤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頤其
字正作頤故知此頤字為頤字之譌註雖吟頤曲頤也列子云
魏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師古曰搯也
機適值雖有關於王因蔣自代師古曰搯也搯也搯也搯也搯也
絕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補注宋祁曰附當作搯劉良曰附背猶
抗作亢附作搯即拊也時也師古曰搯也
雅陽裴敬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師古曰搯也
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師古曰搯也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搯也
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搯也
日文選甫作品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搯也

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師古曰詩也
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師古曰詩也
繆矣師古曰詩也
曹隨師古曰詩也
選同法言謂篇篇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者既隕師古曰詩也
夫蕭也規曹也隨曹也隨曹也隨曹也隨曹也隨曹也隨曹也隨曹也
音巴蜀謂山岸傍欲墮者為限限音遠迤之遠天水龍氏失之矣
文巴蜀謂山岸傍欲墮者為限限音遠迤之遠天水龍氏失之矣
嚮若氏隕注云承紙切然則限當作氏錢大昭曰限古作氏說文
揚雄賦嚮若氏隕注云承紙切然則限當作氏錢大昭曰限古作氏說文
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為阪曲為盤也先謙
既當為限本注龍作龍是今其下民謂是為阪曲為盤也先謙
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師古曰詩也
方朝畫象贊雖知安才馬河督諫才博知瞻李善注均引此文先
謙曰唯瞻詳見韓信傳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

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
昭王也音灼曰相如欲壁於此臺師古曰音灼是也謂蕭壁入秦
秦不與趙地相如欲壁於此臺師古曰音灼是也謂蕭壁入秦
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適在池非章臺也史記始皇本紀云
孟說失之補注先謙曰文選作蘭生即先生也四皓采榮於南山
榮謂草木之英采取曰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
騎發迹於祁連師古曰祁連也
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細君也
注并司馬十六字先謙曰顧炎武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
云名字是衆字之誤注先謙曰說文氏字注引揚雄賦曰響若氏隕
然獨守吾太玄師古曰太玄也
接續申雄為賦者將風也師古曰太玄也
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太玄也
廣之言既迴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太玄也
無益於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已風師古曰太玄也

正文句末列本有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師古曰縹是言之賦也字今考作之字

勸而不止明矣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復為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大潭思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而四分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師古曰縹縹有陵雲之志

聲震海內之屬海內必聳身於倉梧之淵官本倉作蒼不階浮雲翼疾風
 虛舉而上升則不能載膠葛騰九閭師古曰載揭也膠葛上清之
 載音戰揭音居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九閭九天之門
 振著也膠葛大也韋昭曰載音據畧反字林載揭也揭振持也載
 音戟先謙案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師古曰燭
 膠葛猶寥闊謂天地四方入紘入照也六合
 方之綱維也紘音宏泰山之豈不嵯峨則不能浮滄雲而散歔
 師古曰嵯峨高貌也浮滄盛也滄雲氣貌歔蒸氣上出也嵯峨音
 撫義淳音勃滄音一孔反歔音浮滄雲與散歔蒸對文則淳當訓
 滄盛也滄字衍各本並同當刪浮滄雲與散歔蒸對文則淳當訓
 初莊十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于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
 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先謙曰官本昭作照引宋
 師曰蕭該音義曰韋昭曰歔氣之師古曰
 發見者也注文許照當作許昭是曰宓犧氏之作易也師古曰
 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子錯其象而參其
 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疏注宋祁曰然後典謨之篇雖
 頌之豈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

俗改之聲音許反補注云孫曰變當作德
 據地籍賦役簿若水溫羅縣志註中謂之
 特異同假見二切廣韻四乃案二切廣
 篇略回似思音返回疊徹論數不篇富者
 林餘無魚驚鄙人聖憂其昂端若誠真復
 詩書義作機人於林發服虔云雞舒糾
 漢新編校林定則乃何反非精斐而論之
 從中聲疑非從變職音乃是乃反二亦從
 故援從其聲而讀乃昇反部之機字亦從
 例也許服玷讀機爲溫羅與乃昆之音相
 之昔所本也故機字亦兼乃昆在魂部乃
 二部多相轉故機字亦兼乃昆二音若變
 高反與機字之音迥不相涉難以世人多
 文廣雅之機字遂誦師古音爲愛與諧聲
 二切曹喜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濁
 書發字用時又譌而爲機後人不察遂增
 以從篇之音則誤之又誤矣說文變機機
 切玉篇授與律同賦也乃刀切此與乃昆
 塗堅者豈然兩字今謂該若溫羅而訓爲
 爲救拭目音亦不得云乃同反也蓋廣韻
 集韻上平聲十五灰機奴回切古之善處
 刀切說文貪黷也或作優一日善惡皆此

有行字 股肱肅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
及文 譚淵騫第十一補注宋祁曰李軾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
質 譚淵騫第十一補注宋祁曰李軾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
品 譚淵騫第十一補注宋祁曰李軾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
班固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聚其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雄而
疑是後人所改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
檢押師古曰蠶動也通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失令名蠶通
聖則讓君子第十二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檢押當作檢押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
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 讓孝至第十三
贊曰補注錢大昕曰予謂自雄之自序云爾以下至篇終皆傳文
其篇與此正同補注錢大昕曰予謂自雄之自序云爾以下至篇終皆傳文
哀貶已見不必別為贊也此贊曰二字後人妄增非班史本文雄
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補注宋祁曰雄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召為門下
史補注錢大昕曰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則成帝永始四年
薦則遊京師之年補注錢大昕曰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則成帝永始四年
尚末盈四十也補注錢大昕曰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則成帝永始四年
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
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延元年時王音卒
已久蓋王根也先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
謙曰詳詳下文
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從
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補注宋祁曰雄為經
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
訓纂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載訓纂而不及方言應劭序風俗通
始言之常璩志不言四賦而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應劭

云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闡麗也亦以此爾雅則班
序脫之耳盧文弨云劉歆求方音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
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賦莫深於離騷而廣之辭莫
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師古曰放用
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忽同謂輕也補注
唯劉歆及范滂敬焉師古曰遠而恒譚曰為絕倫無比類王莽時
補注周壽昌曰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曰符命自立即位之後
欲絕其原呂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紛字
先謙曰官本注紛作分引師古曰棻亦紛字
宋祁曰注文分字當從木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
不請須奏請師古曰不請須奏請
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師古曰幾音近依反莽問之曰雄素不與事
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言
之遇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奇字之異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情
注先謙曰官本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
靜作符命師古曰自投於閣爰清靜作符命爰增之補注不邪曰注文
符命當云作符命流欽韓曰此指劇秦美書詩李善注引漢
書惟寂寞實自投于雄曰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補注沈欽韓
五十五桓子新論曰楊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
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歸於蜀補注沈欽韓
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服虔曰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補注先謙曰言易立
者尚不補注先謙曰言易立
可見補注先謙曰言易立
注先謙曰官雄笑而不應補注沈欽韓曰答劉歆書云張伯松言
本部作語補注沈欽韓曰答劉歆書云張伯松言
其論衡齊世篇楊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並肩
故賤其言也補注沈欽韓曰答劉歆書云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並肩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補注周壽昌曰據此書雄卒於莽

之天鳳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當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
成帝即位甫二十二歲陽朔三年己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
軍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音薨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
十餘自蜀游京師為王音門下史語不合案古四字作三傳寫時
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三後人遂謂班史
七十一歲卒為不可信因將雄卒年缺之焦越則謂雄至京見成
帝年四十餘矣自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
云雄生在宣帝甘露元年至成帝永始三年為四十四歲班書贊中
年所上則又未將王音拜大司馬及薨年一考之也侯芭為起
墳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案書篇揚子雲作太元侯舖子隨而宣之
家長安志楊雄家牒上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
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
不及見也師古曰願念也補注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已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
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闢賢知為所稱善師古曰更則
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補注何焯曰李光地云至韓文公
重始於諸儒或識曰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
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庸嗣也補注劉自雄之沒至
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虛受堂

三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國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補注王念孫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王教之典籍先聖

所引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補注宋祁曰注文獻皆

有也字曰聖德運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師古曰言文王已沒矣文章之事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禮也亦見論語於是應

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次簡也

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補注宋大者為卿相師傳小者友教士大

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陳名子張

明也音也甘反補注先謙曰仲尼弟子傳澹臺子羽居楚姓澹臺名羽

龍門正義今汾州近江貢終於齊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

景本傳子貢名賜改作龍又云子貢當為子貢錢端木名賜補注

相也從其聲聲非改作龍又云子貢當為子貢錢端木名賜補注

記亦作子貢先謙曰弟子傳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師古曰子方名曰下皆魏人也滑音于拔反釐音離補注沈欽韓曰

呂覽重言篇注田子方學於子貢尊師篇段干木補注之次欽韓曰

左氏傳子夏史記吳起營學於子貢尊師篇段干木補注之次欽韓曰

莊子天下篇並同未可援置人儒也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

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

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已學顯於當世師古曰

王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

西蜀定三里有馬谷之西岸有坑古名老相傳曰為秦坑儒處也儒

生到者皆為儒儒者後云秦既焚書令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

儒皆成語博士諸生說經人人不同迺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

則問儒之地亦不謬矣燔音扶元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藝本

儒士猶別傳中有六學從此缺矣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藝本

聖人稱道人也云六學既登遺世罔宏述陳涉之王也魯諸儒

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持孔氏禮器而歸之補注錢大昭曰而歸南監本闕於是孔甲爲

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謝爲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

孔子甲陳人或謂之子謝或稱孔甲獨樂先王之道請呂不韋陳

勝起兵於陳陳餘以謝賢說陳王往聘之陳王乃遣使者齎千金

往至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與謝共飲謝曰王侯將相寧有種

陳又載其將沒戒弟子語據此孔叢謬也陳涉起匹夫歐適成已

立號師古曰歐與擊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指紳先生

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已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補注先謙曰史記遺於是諸儒始

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

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然尚有

千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孫盧韓信等亦未皇庠序之事也

師古曰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少用文官

之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實太后又好黃老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漢興言易自淄川田

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

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諸音陪補注燕則韓太傅師古曰

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補注先謙曰索隱謂承人字秦氏言春秋於齊

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賈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已百數補注先謙曰史而公孫弘

官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引爲學

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

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

館本添入齊召南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

方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史二字而師古因曲爲之說耳沈欽韓曰

旁廣也於義亦通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曰爲天下

先師古曰舉遺興禮經典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賢

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師古曰厲勸勉之也師古曰厲勸勉之也

士平等議師古曰厲勸勉之也師古曰厲勸勉之也師古曰厲勸勉之也

元朝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通鑑於

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云云師古曰禮賜如三公云云

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官本考證云史記作殷曰庠周曰序與孟子

同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師古曰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

厲賢作厲賢師古曰厲賢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師古曰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同郡縣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郡縣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郡縣官

郡或國之縣及道與邑也漢時郡縣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郡縣官

廷曰縣官故凡言古長不曰縣官也師古曰廷曰縣官故凡言古長不曰縣官也

鄉里出入不悖也師古曰鄉里出入不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承上屬所二千石

謂郡守及諸王相也師古曰謂郡守及諸王相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承上屬所二千石

歲皆輒課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已爲郎中太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長丞上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說非自二千石下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歲皆輒課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已爲郎中太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長丞上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說非自二千石下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歲皆輒課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已爲郎中太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長丞上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說非自二千石下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歲皆輒課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已爲郎中太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長丞上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說非自二千石下言之則曰屬所屬所與在所義同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歲皆輒課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已爲郎中太

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師古曰計偕

常籍奏師古曰為名籍而奏補注宋祁曰注文為字下即有秀才

異等輒召疑有之字先謙曰宋說非史記郎中下有者字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該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

不字省一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該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

沈欽韓曰史記所云當是兼坐舉主也通考四十四云諸不稱者謂

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城旦則其罰可知

賈申疑本書傳寫脫誤非班氏改史記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

日謂平時所班下者不蒙上言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

官本注在上句下文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施基美小吏淺闇弗能究宣亡呂明布諭下

吏所呂治禮掌故呂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

禮義而為之又所呂遷留滯之人補注劉敬曰下以字衍刪下

記亦止有下以字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呂上及吏百石通

前漢八十八

執呂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百石呂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一人先用誦多者

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屬某甲也

有乃字文義尤顯

用也補注劉敬曰尋此文意本縣小吏弗能官書故使文學

義為官選謂帶者言故治禮掌故令在官而遷常留滯今遷之

大行卒史言文學掌故謂帶者言故治禮掌故令在官而遷常留滯今遷之

補為左右內史大行卒史皆各二人

在百石及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與吏百石同也此數品先用誦多者

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

屬卒史遷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即不足所擇用故得

為郡屬也備員者總言此二者皆備員也錢大昕曰師古說非也

平津本意以詔書爾雅深厚非俗吏所解故還文學掌故補卒史

所謂以儒術緣飾吏事也安得云不精其實用乎備員蓋蒙上不

足之文謂如有不足當以文學掌故充之毋使缺額耳中二千石

屬郎中郎大行卒史郎屬郎中郎

郡卒史劉向史記選為屬亦非是請著功令

名若今選舉令補注沈欽韓

日索隱功令即今學令也

呂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

員十二人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

呂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官之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

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

得受業如弟子勿為員

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

提行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名廣瞿商字下注云姓家語有

商瞿未有以商瞿為瞿姓者

類此底音必兼反補注宋

祁日蕭該案史記橋者矯子庸授江東野臂子弓

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授江東野臂子弓

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自橋此子庸至孫虞十乘皆班氏所補又田何子裝史記作字也

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日裝耳先謙曰弟子傳作底傳燕人周

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

受者不絕也

日高祖用妻故無從東大族故何呂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

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武王同

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

叔元字文彬

明太字齊郎遷成至城陽相鄒邑召成姓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當衍
魯周霸補述周壽昌曰霸與議封繹見郊祀志蒞衡胡補述古曰蒞
衡名胡也補述錢大昭曰廣韻衡姓風俗通云阿衡伊尹之後又云衡魯公字後乃氏瑪隸譯有衡尉衡方
偃皆呂易至大官補述周壽昌曰史記大官作二千石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補述先謙曰史記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易河之家

本於楊何之家

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梁項生從田何受易補注錢大昭曰一字誤闕本作也初

先謙曰自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

謝寬字士三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呂東奔其法術以去禍注

以字注文法字當刪
補注周壽昌曰周王孫故與寬同學是景帝時寬爲吳孝王將軍

轉相師授也藝文志易傳周氏二篇
吳楚虜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則效舉大宜而已師古曰故謂

與之類此補注先令小章可是也竊授司郎易田王係師古曰陽

前漢十八

縣以音周文音名衛周懿昌曰梁國未爲泚虜討討傳稱同鼎
將軍樂台之北亦宛逸事之越絕書云吳西城屬小城到平門

也先謙曰宮本湯並作湯王孫授施餽孟喜藥戶賀辭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由同後類此

旌長凌田王係爲博士夏從卒樂師古曰與孟喜梁三賈並爲明
旌麟字長卿汴人也汴興礪林返麟爲童子徵田王孫受易後麟

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效受及梁王買爲少府事多酒醴子臨分將

門人張禹等從問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

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童弗創從師學舊其早也質不能及詔

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石渠閣在未央殿
北呂藏祕書也
離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

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無崇名據張禹傳崇任少府

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

路補注宋鄭曰蕭詩案漢昌黎本不悉作毛字風作連姓毛伯父王
氏去吳之夏注漢有毛萼如爲詩張令案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
之也見左傳漢有毛萼之爲詩張令案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
也宇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世毛皆問爲在風俗多毛不信似
蓋是傳爲誤矣應劭廣雅書世毛皆問爲在風俗多毛不信似
大邨曰舊此則顏注非矣蕭宋集注漢書家獨未見蕭該音義故
有此失攷欽韓曰廣韻屯姓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族隋地理志
館陶縣舊置毛州乃屯氏河漢屬毛因置州與此同族先謙曰莫
如見杜預邪邢昺容補注宋祁曰此下善清名莫如至常山
欽李昇傳琅邪邢昺容補注宋祁曰此下善清名莫如至常山

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爲禮

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禮

經參春秋煩雜迺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如官稱譽得易家仙隱

陽步變書言臨日坐且死耶松喜黍狔在喜言僧自此歿之去
日用爲司門聚三貫疏通登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

光榮也。同日。上登頤。遂言曰。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倒也。注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誰手中。

前漢八十八

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已

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之靈也夷卦彖曰內

正其志箕子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實妄爲說耳蓼茲言其根蓼方滋茂也蓼

音該又音皆補注沈欽韓曰此說在當時爲怪班意亦以爲非纂
易釋文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箕滋鄒湛云訓箕爲蓼

也此爲明夷六五爻辭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時箕子未索其

也明夷本九月卦侯在九月五出成既濟既濟侯在十月京房易

傳明夷。利於南。南入紂國。故趙寧云。陰陽實未有不
玄晦上九。晦冥利於南。待田剝已極。則陰氣方消。
實持

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緬古曰心不服云受子孟喜喜爲名之

師古曰名之者承
取其名云實授也
後竄死莫能持其說
喜因不肯仰師古曰仰亦
名也仰音刃

補注錢大昕曰古認字說文無認沈欽韓曰列子天瑞篇認而有之皆惑也唐盧重元本作仞淮南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仞也仞

人之事者賦今俗通作認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

供其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補注沈欽
也無師法者人之大寶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補注
牧子兄補注師古曰兄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補注錢大昕曰
翟之學文有說誤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目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

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

房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同名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

帝時問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補注先漢

帝正屬官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補注中說

教授已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已賀為郎會八月飲耐

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先歐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師古曰挺

然引拔出也壁古地字補注宋祁曰垂字當作垂字先刃鄉乘輿

諫曰宋說是也泥中可言垂說詳劉向傳九

車讀曰鄉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

也補注周壽昌曰額注是也然此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如義錄

傳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修成太后女其子中太后外孫也左

傳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宣子章為公車丞補注先漢

之寵子帶與此文法微同師古曰郎皆卑衣故章立

衛亡在渭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皆卑衣故章立

祭服皆執執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

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已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

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補注沈欽韓曰

石渠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卿射台樂大射

不合樂何也戴聖問人通漢章元成各云云此即問諸儒於石渠

事杜氏注云臨失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

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

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補注劉奉世曰臨代五鹿

也沈欽韓曰上不敘充宗易所始而下云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則授易者梁丘氏也補注充宗授平陵士孫鄧衡之學

之陸序是也光祿大夫充宗授平陵士孫鄧衡之學

夏齊衡咸長賓補注梁丘氏授平陵士孫鄧衡之學

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

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

問易會喜死房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

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

軍大誼略同補注先漢志班固注同此脫元字叔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黨上句異黨猶言異類也錢大昭云

荀紀以黨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曰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

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補注先漢志班固注同此脫元字叔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日平見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補注劉敞曰今有乘

房傳又姓四十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

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曰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

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漢志班固注同此脫元字叔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傳古文尚書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漢志班固注同此脫元字叔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

言出於丁將軍補注周壽昌曰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承

康曰明易為郎承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祖補注

曰官不考證云案本傳作翟祖義謀學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

漢書補注 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
師高康莽惡之已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
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漢伏
生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

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問伏生治之欲召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
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
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略以其意
屬讀而已補注劉向曰伏生傳言所謂受讀也漢初音讀訓詁
學者以口相傳周田觀文王之德讀為厥亂勸王之德其一事
也鄭賈受周禮讀馬融受漢書讀東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京猶然馬鄭後就經為注口實也

大兵起流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有太誓董仲舒司馬相如所引是也馬鄭諸人以爲
民間後得即已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

得二十九篇補注先謙曰此藝文志所云經二十九卷也今文本
太誓者非即已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

案史記但云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此文似衍齊字然以上
下文推之又似齊字下脫魯字如云齊魯學者於文甚順也

而伏生孫呂治尚書微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

尚書師古曰嘉名賈誼之孫也補注先謙曰周若璩云史記云
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
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為實甚失遷意兒寬事
歐陽生又事孔安國則安國先通今文明矣古文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補注
曰倪寬受今文於安國其古文之學自
授都尉朝也先謙曰案官本倪作兒

授都尉朝也先謙曰案官本倪作兒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

俊材補注宋祁曰
俊字當作雋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知尚書為樸學弗

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

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
高字子陽

地餘長賁呂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

餘侍中貴幸至少府補注先謙曰百官
表任永光元年

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已廉潔著可已自成及地餘死

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補注宋祁曰
越本無數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

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

太傅補注先謙曰尊為少府
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
見公卿表蓋長信少府

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

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

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
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補注宋一新曰史失其名蓋當為都尉之
官後書注云都尉名殆誤也百官表郡尉
前漢八十八

秦官景帝中二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呂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補
注先謙曰互見
勝又事同郡簡卿
師古曰簡音盜補注宋一新曰簡
兩夏侯傳
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
淮南王傳中尉簡思索隱簡姓
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
補注周壽昌曰勝傳作從父子建案勝稱大
夏侯建稱小夏侯疑建為勝從子此傳是也建又事歐陽高勝至
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補注錢大昭曰建當作遷太子太傅劉向
傳也且建事附勝傳不得云自有傳
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

呂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

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補注宋祁曰
本郡本無等字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

迺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補注宋祁曰
舊本卿作鄉及長安許

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呂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補注宋祁

更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

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補注錢大昕曰以公卿表攷之示始三

中光祿大夫爲大司農其年又遷光祿勳當云三至九卿也又據

漢志商嘗爲博士將作大匠河間郡尉皆在末爲詹事以前朱

一新曰王應麟藝文志攷證引此作五行論蓋以歷字事以前朱

屬下讀藝文志有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算術二十六卷號其門人

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

事齊煥欽幼卿爲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曰下爲四科

也章昭音翁決非錢大昕曰班史書人名字例至精密今傳已

見字者不更書唐林字子高已見鮑宣傳而又書者因三人而類

書請減師丹罪見升傳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

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

爲博士徒眾尤盛章爲王莽所誅補注宋祁曰越本作所誅

張山拊字長實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事前漢八十八

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補注朱一新曰山拊爲授同縣

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廷君陳畱假倉子

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

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

萬言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學部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說曰若

稽古至二萬言文心雕龍論說爲城陽內史倉昌謁者論石渠至

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傳材補注先謙曰

呂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

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承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傳衰賢儒

顯有功臣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曰變禮

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通雷雨風禾

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補注公叔文子卒衛侯加呂

先謙曰官本注國下有人字與上無而補注公叔文子卒衛侯加呂

美諡著爲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

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

國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

先謙曰官本注事見禮記檀弓補注近事大司空朱邑補注劉敞曰

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贊佐也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

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云儼本又作嚴無逸嚴恭實畏馬融本作儼入則鄉唐虞之閔

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出則參冢宰之重職

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

從至公之道也補注朱一新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

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官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

也補注王文彬曰案家臣以治喪葬具也論語子疾病卒然早終

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卒然早終

尤可悼痛師古曰臣愚曰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師古曰已

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

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實寶爲

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補注宋祁

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故二字馬實字下更有一馬字刊

誤謂當去無故二字補注先謙曰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已起其

孔氏有古文尚書補注先謙曰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已起其

家補注何焯曰起其家似謂別起家法司馬貞逸書得十餘篇蓋

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

服喪曰朝名都尉姓補注周壽昌曰疑都尉官名亡其姓傳中以都尉傳經者不少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

東庸生補注周壽昌曰後書作朝授膠東庸生名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

子亦常字也補注先謙曰爲庸生名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

謙曰常見翟方進傳曰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

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採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周壽昌曰案釋

女本王璜上有琅邪

二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補注
字新本改論作諸先識補注
日據宋說所見本作論劉歆爲國師瑒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
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補注
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是也
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補注
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
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
中候去三千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補注
能爲古霸已能爲百兩徵已中書校之非是補注
不同也中書天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
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補注
莫能曉知微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韓彭越張敖通左氏春秋案百
兩序以左氏訓詁述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詔尚書以校考
成帝奇霸之才赦其事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後樊

並謀反迺黜其書補注
前漢八十八
五

申公魯人也補注
培前所稱申培公者也
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
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補注
日正義引括地志洋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
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
王遣子鄧與申公俱卒學補注
師古曰鄧
元王薨鄧嗣立爲楚王令申
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補注
師古曰
患苦也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
曰胥靡相係而作役
解其在楚元王傳也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
賓客補注
師古曰
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相與見也獨王命召之迺往補注
魯廣注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補注
補注齊召南曰案下文
言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則此文作于
餘人是以又案申公爲魯詩之師又爲魯梁春秋之師故下文言
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申公獨呂詩經爲訓故曰教亡傳補注
師古曰
說其
指不爲解
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

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迺上書簡衛果遷一歲至郎中令及
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曰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補注
師古曰
就成也迺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召蒲
裏輪駕駟迎申公補注
師古曰
改駕作加今兩存
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補注
師古曰
音張
總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
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補注
師古曰
願念也力行爲勉力爲行也補注
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王念孫曰不至一作不在景祐本
孫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
者責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並與此
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嫌不至繁文稠辭文義並與此
此並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
對默然然已招致卽已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補注
師古曰
舍魯邸止息也議明堂事
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補注
師古曰
喜音許
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補注
師古曰
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

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
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陽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關門慶忌膠東內史補注
李奇曰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
故呂百數申公卒呂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補注
補注朱一
志瑕丘
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補注
師古曰
許生即瑕丘江公也
是也據晉注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
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章賢受又治禮至丞相
傳子玄成呂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實呂詩
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補注
補注沈
執金吾承武榮碑
治魯詩章君章碑

治魯詩章君章碑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後書光武紀龐參園桃城注在城內桃縣之北注桃縣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西北劉永傳龐參園桃城東平之新桃也沈欽韓曰紀要桃城在東平州東阿縣西南四十里周壽昌曰王子侯表桃鄉侯宣東平思王子則桃鄉即桃鄉

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昌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昌數諫滅死

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昌亡諫書式對曰臣昌詩

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

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

昌三百五篇諫是昌亡諫書使者昌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

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實沛褚少孫亦來

事式補注周壽昌曰釋文敘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正義引張晏云褚少孫穎川人元成開爲博士褚穎家傳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褚穎家傳

生業宣帝末距元成開不過二十年時足相及所傳微有異耳

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潤師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握衣登堂頌

禮甚嚴師古曰握衣謂曰手內舉之令試誦說有法疑者已蓋不

言蘇林曰已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前日齊俗以不知爲已師古

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已耳蓋者發語之辭補注劉敞曰子案

肯御書區蓋之問疑則不言區蓋近意也臣區蓋相變始謂此耳

錢大昭曰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如物在器血之閒言有分限

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血之閒言有分限

與說文書云說猶未信也言發難推也空也言爲空言法言問

神篇酒誥之說僕空焉蓋者發難推也空也言爲空言法言問

語詞空蓋不言即闕疑之意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

聞其賢其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式微來衣博士

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

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古曰勞博士江公世爲魯詩

宗師古曰爲魯詩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日其

學官自有此法酒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

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歌之文類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

存驪駒在路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

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

客字驪駒者客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今日諸君爲主

人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昌言之師古曰此言式曰在曲禮

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

戴先生云當作何狗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言注非朱一新曰若

僅刺譏式何至引爲深恥且狗曲本承曲禮而言若作狗曲是別

出一義與上文不相爲深恥且狗曲本承曲禮而言若作狗曲是別

應仍當以類注爲長式恥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操而倒也墜

先謙曰官本邊作邊引宋祁曰邊古作邊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

服虔者湯湯去豆皮之湯該音勅官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

不欲來師古曰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

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

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昌詩授元

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畱許晏爲博士補注宋祁曰

字授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昌博士論石渠授龔

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補注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周昌治詩孝景時爲

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遭殺也補注先謙

試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

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

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爲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

而何字是也此作而蓋涉下非殺黃生曰冠雖微必加於首履雖

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

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惡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言學者不必論湯武之愚也遂罷補注劉向曰知味者不必須食馬肝此欲令學者必論湯武之愚也

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僅隸之屬補注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耳作矣先諫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人言也此家之言也太后怒曰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殺

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補注先諫曰徐

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

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曰易授

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

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仲舒不

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易徵待詔

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

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不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

之即更從受焉補注周壽昌曰寬饒傳引韓氏易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補注王

紀表傳並作義誼授同郡食子公補注宋祁曰誼音義也與王

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沈欽韓曰公子食我見韓非

說林上戰國策作司馬食其當是以司馬為氏蕭該誤也

吉吉為昌邑中尉補注先諫曰官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

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

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補注王先諫曰經典釋

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補注錢大昭曰鄭氏詩譜云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

令補注先諫曰阿武漢郡授徐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補注先諫曰史記禮固自孔子時

於今獨有士禮索隱謝承云秦氏而魯徐生善為頌補注蘇林曰漢

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而魯徐生善為頌補注蘇林曰漢

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頌補注蘇林曰漢

天下郡國有容史皆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皆頌此補

法宋福曰注文姚本刪徐氏二字能字下添提讓二字沈欽韓曰
新書卷六有容經此爲容者所誦習也體玉藻少儀亦有說容知
其有容 孝文時徐生呂頌爲禮官大夫士大夫皆禮官傳子至
孫延襄襄古曰延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
亦呂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
皆爲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栢生及單次凡三人
移太常書所謂魯國桓公而取丘蕭奮呂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
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呂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呂爲名師古曰曲臺殿

射于曲臺晉灼注天子射宮也俞樾云曲臺有二鄒陽上吳王書

云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注秦皇帝時未央宮前有殿曲臺宣室未央宮此

耳此又一曲臺也蓋漢之曲臺在未央宮中黃圖所謂未央宮東

有曲臺殿長門賦所謂曲臺之央央也秦之曲臺別在一處枚

乘上吳王書游曲臺臨上路張晏注曲臺長安臺臨道上王尊傳

正月中行幸曲臺當即此也使即未央宮之曲臺不得言行幸矣

宮也先謙案俞說此蓋即秦之故宮而射故以爲天子射 授沛

聞人通漢子方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

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呂博士

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此所傳戴氏

禮皆謂儀禮十七篇通漢呂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

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爲博士州牧郡

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

景本作楊榮注同 仁爲大鴻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家世傳業榮

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
贏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份成達者補注宋邵曰
衍齊召南曰案史記作仲舒弟子通者又東平贏公史記無
廣川段仲史記作段忠先謙曰徐廣注殷一作段則段字是大至
梁相步舒丞相長史補注周壽昌曰步舒以長史持節使決淮南
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 唯贏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
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莊孟補注宋一新曰後書云授東孟爲
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補注周壽昌曰即嚴吏嚴延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

安樂俱事莊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

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

與專同專門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補注周壽昌曰漢嚴訢

言各自名家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補注周壽昌曰漢嚴訢

言各自名家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補注周壽昌曰漢嚴訢

言各自名家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補注周壽昌曰漢嚴訢

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

呂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

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

富貴乎彭祖竟呂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師古曰中

官表不載蓋它官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

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

日逢見賊而拜也補注周壽昌曰江賊卽尹賞傳所云江湖

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荊州與江夏接壤也

顏安樂字公孫補注宋邵曰魯國薛人莊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

力補注宋邵曰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洽

豐次君師古曰洽音零補注沈欽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

守由是顏家有洽任之學始貢禹事贏公成於莊孟至御史大夫

疎廣事孟卿補注先謙曰官本疎作疏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

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案草下完音九又音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筦路通氏篇有筦也又云筦姓云

音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筦號為西河太守今筦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

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

日廷宣竊也補注周壽昌曰後漢有堂谿氏

蓋平朝與蔡邕等同校刊石經蓋世儒族也惠授泰山冥都

秋之冥劉昌宗莫歷反案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氏篇冥都為丞相史都與

侯國姓禹後見史記漢書有冥都為丞相史都為丞相史都與

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

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補注沈欽韓曰傳不言申年為左馬翊元壽二年復由復土將軍為大司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

徒自有傳補注劉敞曰官改作官

瑕丘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補注沈欽韓曰傳不言申公穀梁所授案穀梁序疏

云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傳子至前卿而其師浮丘伯也蓋前卿傳浮丘伯浮丘伯傳申公傳子至

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响於口師古曰响音之欲反响古响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此音類廣反輯與集同補注

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

絕迺召千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益寬傳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

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補注周壽昌曰春秋隱九年

孔氏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侯之使幸穀梁傳曰侯者所使也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

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

令助之江博士復死過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

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

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

曰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穀

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

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補注王先慎曰王亥後漢書賈逵傳注作王彥先謙曰注

作謂是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曰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

申章昌曼君

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

見史記漢有由章仲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夏公案後言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李奇錢大昭曰廣領十

姓申章昌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

戶將宮也太后宮不置光祿勳益統於長樂衛尉矣

又受左氏傳

取其變理合者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

農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不載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呂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

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尉史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陳補長

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補注先謙曰百

官表

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

官將秩時光祿勳王龔已外屬內卿如淳曰邛成太后親也與奉

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

曰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曰求助光卒

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

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

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

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補注先謙曰論衡按書篇魯共

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案充承劉向別錄之說然蒼誼京兆尹張

敞補注先謙曰經典序錄貫長卿傳京兆尹太中大夫劉公子皆

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

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

呂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

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授黎陽賈

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呂左氏授王莽至將

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已官祿訖於元

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寔漸也一經說至百

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益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

所引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補注沈欽韓曰其後立學但施孟

出於楊易楊為易田之訛楊本不立博士漢以來言春秋公羊而

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

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補注宋一經曰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

而已又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孝文時天下眾書往往出諸諸

子傳說齊魯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則趙氏之言諸矣本書藝文志

周官經六篇王莽所引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

時劉歆置博士妄之說是當在其

中故兼而存之

虛受室

三

儒林傳第五十八終 漢書八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

呂寬厚清靜為天下師 師古曰師邊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師是率先之意顏注非 民作畫一之

歌 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

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 至於文景遂移風易

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 補注先謙曰吳公皆見賈誼傳公卿表

謹身帥先居呂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

政法度 師古曰 民用彫敝姦軌不禁 師古曰 時少能已化治稱者

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

世務明習文法已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

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

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化百姓益富 師古曰

鐵矣及至孝宣錄仄陋而登至尊 師古曰 匡古制字仄陋言非正

此類興于閭閻 師古曰 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知民事之難難自霍

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 補注宋祁

以已字同 師古曰 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

而考察所行呂質其言 師古曰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繇然常

稱曰庶民所已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

日訟理言所訟見 師古曰 與我其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師古曰 謂郡

太守吏民之本也 補注宋祁曰 越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

將久不可欺罔遇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呂璽書勉

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已次用之 師古曰

表謂增秩也 師古曰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

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 師古曰

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 師古曰 召讀曰邵補注

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

遺風矣 師古曰 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斥言君子

者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

矣 師古曰 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斥言君子

改正服封禪矣 師古曰 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斥言君子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 師古曰 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斥言君子

文翁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義木謂俗人曰吾欲遠學先通

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後經通

春秋曰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 師古曰 文翁為蜀守穿濬江口

蜀物計吏曰遺博士 師古曰 如遺博士金馬書刀者今賜計吏是也

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也 師古曰 金馬書刀者今賜計吏是也

刀凡割裂財布刀也 師古曰 金馬書刀者今賜計吏是也

刀為貨無限於書布也 師古曰 金馬書刀者今賜計吏是也

日注文細密環也 師古曰 金馬書刀者今賜計吏是也

鍊剛金馬託形黃文錯繡兼勒工三百四十六金馬書刀銘曰巧治

斷之刀以遺博士故布者楊雄蜀都賦曰洞中黃潤一端數金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為右職 師古曰 高職也

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 師古曰 下縣四郊也為除更繇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音工雅反師古曰夏曰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

之長如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奴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賴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棠陰比事引風俗通

訓養愛玩舉俗呼之為鴟師古曰鴟出上黨色並黃黑無駁雜也說文鴟雀如鴟而青出羌中集韻音介師古承其祖說漢書注當官
故長安見而神之師古曰鴟雀如鴟而青出羌中集韻音介師古承其祖說漢書注當官
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師古曰守丞長吏上計事竟造君
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貞婦者為一輩先師古曰守丞長吏上計事竟造君
上殿師古曰守丞長吏上計事竟造君
使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師古曰守丞長吏上計事竟造君
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師古曰守丞長吏上計事竟造君
敞舍有鴟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曰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

前漢八十九

賜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臣問上計長吏
守丞曰興化條師古曰興化條
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師古曰興化條
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曰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問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師古曰興化條
當作師古曰興化條
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曰偽師古曰興化條
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興化條

過也師古曰過也
敝通變造起律令所曰勸善禁惡師古曰過也
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過也
以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已師古曰過也
義法令檢式師古曰過也
教敢挾詐偽曰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過也
嘉納敬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師古曰過也
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師古曰過也
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師古曰過也
每應諾訖然其制蓋始於宣帝師古曰過也
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師古曰過也
矣丞相兼之所曰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過也
右之臣皆將率也師古曰過也
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師古曰過也

前漢八十九

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過也
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過也
補注先諫曰通鑑初注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師古曰過也
為所薦非其人可也師古曰過也
朝之官統於大司馬師古曰過也
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過也
敢復有所請然白漢興言治民吏曰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過也
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過也
霸子思侯師古曰過也
帝元壽三年為衛尉師古曰過也
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微師古曰過也
出師古曰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師古曰過也

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形法家相人二十四卷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見論衡骨相篇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耆夫補注先謙曰官本有秩者曰三老曰耆夫曰游徽耆夫職聽訟徵收賦稅先謙廉平

案寰宇記舒州桐城縣取桐鄉耆夫名即今安慶府桐城縣也

不苛已愛利為行人而安利也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咎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

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

北海太守已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卿為人惇厚篤於故舊

而贊於詞矣補注王念孫曰案惇下本無厚字惇惇皆厚也為人惇惇而贊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補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

性公正不可交曰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

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士茂善也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

直徹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直讀曰值補注先謙曰為甸臆直徹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

改作姚本足下曰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周稷主百猶飢穀故云周稷之業

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師古曰穰歲豐稔之成穰音穰補注何則有

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師古曰魏無知也師古曰魏無知也

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為無知之字非也師古曰魏無知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倩為無知字亦似之必謂韋注為非而以倩為

次蕭公為偶語尤不盡然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以伯牙對連門

結如此者不可彈述不得謂倩對公即非字也田廣明傳與客胡

相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之信任也故事

各達其時之英俊補注宋祁曰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

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邑感徹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已共九族鄉黨師古曰供家亡餘財

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

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其子師古曰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

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及

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其為邑起家立祠補注王念孫

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既言為邑起家立祠則然

部四及三十二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師古曰祠祭至今不絕

翼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補注先謙曰今呂明經為官至昌

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

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

之意也易蹇卦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

古愧字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王及王嘗久與驕奴宰人游戲

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

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

反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

言曰得呂為堯舜也王說其諛諛嘗與夜處師古曰說唯得所

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

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

王居數日王皆去遂安等補注宋祁曰字劉先謙曰官本作遂去久之宮中

數有妖怪王曰問遂遂曰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

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

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鋌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

爲長此以穀陽爲一長也而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
此運於彼或上落戶視穀陽爲多也

迹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

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補注先

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息時有安居時行視

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師古曰閘

所不與其最鉅者鉗盧陵六門場並在穰縣之南灌慨壤新野昆

陽三縣後漢杜詩修其故迹民有召父杜母之歌晉杜預復其選

規地在南陽並於蜀李冰鄭史起也顏注太略錢大昕曰提閘即隄

捕魚注云漢書鄭史起也顏注太略錢大昕曰提閘即隄

復爲害閘又有過音故字亦作渴水經注載魏劉靖碑云以嘉平

二年立閘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過即戾陵堰也說文無堰字周

禮數人掌以時爲梁梁鄭司農云梁水堰也堰水爲閘空以苛承

其空是漢人亦作堰也周壽昌曰提隄字通刑法志提封作提封

證可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補注沈欽韓

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補注沈欽韓

田畔已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畧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已視好惡師古

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

利郡已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

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

御者勿復繕治其張補注何焯曰成帝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

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補注

日官本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已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如

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蓄也火蘊音於

信臣已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已奉供養及它非法食

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信臣年老已官卒補注

巨案公卿表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此舉古制也蓋寬饒傳稱魏相爲魏侯

鄭崇肅育傳稱貢禹爲貢公敘傳稱桓譚爲桓生皆史家刊正未

一歸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而南陽亦爲

立祠

虛受堂

十四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酷吏傳第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九十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孔子曰導之呂政齊之呂刑民免而無恥導之呂德齊之呂禮有

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補注

宋祁曰注文不恥景本老氏稱上德不德是有德下德不失德

作不止刊誤作不恥是呂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

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師古曰言治之體亦須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治之體亦須

罔嘗密矣謂秦時然不軌愈起不者後人不知軌充通借而妄改

之史記作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

盜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君民避於吏至平喪敗不

可振救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

案遁者欺也言盜軌竄起而上下相欺猶上欺下下欺上也廣

韻通欺也賈子過秦篇竊偽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

法禁篇遁上而過秦篇竊偽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

其民者聖王之禁也遁上而過秦篇竊偽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

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遁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

火揚沸師古曰言追急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師古曰惡讀曰烏鳥於何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

史記作愉快此文愉字即愉字意類而解之故曰聽訟吾猶

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溺而不舉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

人也必也使無訟師古曰溺謂沈溺而不舉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

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溺謂沈溺而不舉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

注德說作道當據老子改大笑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

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同義老之言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而不笑

莊子逍遙遊篇今子之謂大也無用眾所同也下士聞道大笑而笑

唐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爾笑之又將誇毀真正抱朴子微

旨篇亦云大爾笑之其來久矣是幸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

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老子皆作大而笑之

字故致笑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為樸孟康曰

大之亦與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為樸孟康曰

顏注不合師古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為樸孟康曰

補注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謂刻讓也字與彫同

而方先謙曰官本注彫作雕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罔漏吞舟之魚

吏治蒸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貌也黎民安讀曰又治也艾

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補注王先謙曰

有在道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刺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誅除也

德三字補注王先謙曰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誅除也

是史當音來各反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誅除也

誤禽孝景時鼂錯呂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

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其後有到都甯成之倫師古曰反

到都河東大陽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河東郡也據地理

為陽固遂衍大字先謙曰大陽在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楊

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郡都察在洪洞縣志云漢楊縣城

東南二十里漢書云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師古曰

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

敬蕭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師古曰先謙曰史記上目都

以動目師古曰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師古曰先謙曰史記上目都

進天下所少宦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

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

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師古曰音馬翻服之訓師古曰音馬翻服之訓

雅馬一目白曰音開宋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

守至則誅闔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

惡謂一郡首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

屬之也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補注先謙曰索隱風俗通云勝屠
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補注先謙曰議當一字無庸易作徒勝屠
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

反禮

趙禹儼人也師古曰儼讀曰部呂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

宋改作史文師古曰下當有於字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

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

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補注劉奉世曰足以知然

文深應劭曰禹持不可呂居大府武帝時禹呂刀筆吏積勞遷為

御史上曰為能至中大夫補注先謙曰史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

知補注先謙曰禹作吏傳相監司曰法盡自此始謂所部屬吏有

記作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益自此始盡是益之形近誤字禹

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也與傳居例同為吏呂來舍無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是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

禹而禹終不詣之朱一新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

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更知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呂禹賊深

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

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補注先謙曰史禹呂老徙為燕相

補注宋祁曰老數歲詩亂有罪免歸師古曰仲惠也言其心意昏

字上當有先字數歲詩亂有罪免歸師古曰仲惠也言其心意昏

昌曰猶今俗言昏亂此老年疾也二說皆云老字又嚴延年

傳丞義年老頗憐可憐即詩字先謙曰官本注律作詩是

十餘年呂壽卒于家師古曰以援名為平此禹獨以壽卒也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剽劫

縱有姊曰醫幸王太后師古曰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

有弟無行不可補注宋祁曰校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

郎孟康曰姁縱姁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注先謙曰補上黨

郡中令補注先謙曰治政往少溫籍服虔曰政行暴害之政師古

音於問反籍音才反反補注先謙曰溫籍無道事師古曰溫亡也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呂捕校太后外

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

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脩成子仲則不云史記作脩成君

必有君字也王文彬云詳顏注似所見本有君字上曰為能遷為

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橫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

為郎呂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

上欲呂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宋祁

作少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

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稅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肆闕也師古

先謙曰官本注上蘇林曰稅音伐闕之闕九字史記無稅字

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獸也直甯成其子則博

直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甯成家居南陽及至

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

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滑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

縣名也遷為廷尉師古曰廷尉先謙曰史記無廷尉字王溫舒傳廷

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

中重罪二百餘人補注先謙曰史記重罪下有輕繫二字是也獄

捕之輕繫者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

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枉係諸

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解脫也謂是日皆報殺四百

餘人師古曰秦詩得報而論殺補注劉敞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

郡中不寒而栗猶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得為罪惡

治公務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已鷹

擊毛擊為治師古曰言如鷹擊之擊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

也民為姦京師尤甚迺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

所為弗先言縱縱必已氣陵師古曰言溫舒雖敗壞其功補注

者則縱必敗壞之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師古

音趣直指始出矣補注錢大昭曰直指吏之治已斬殺縛束為務

閭奉已惡用矣師古曰問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向急

尉史記稱其朴擊賣其治效師古曰問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向急

幸甘泉幸甘泉卒謂病愈也言帝久病得愈而忽然即道不治

上怒曰縱已我為不行道乎師古曰問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向急

苞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有告言縱

包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杜式人姓名

呂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

壞也音材汝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補注宋一新曰七字承史

後故有此語今湯既別立傳而仍承用於文法為師

王溫舒陽陵人也補注先謙曰少時推埋為姦師古曰推殺人也

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已而試縣亭長師古曰試補也

尚書堯典試可乃已數廢數為吏已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

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補注周壽昌曰廣平為

故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在武帝時二年前

注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榮字周壽昌曰豪即其郡人之榮出者不

所畏避也顏注似以敢字屬上讀幾至不可通王文彬曰周云不

加築是也而詳其語意仍以豪築為義富成傳所居郡必夷其豪

安有豪桀而吏之乎蓋郡中之渠魁豪惡溫舒因擇用之觀皆把

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補注先謙曰把謂使督盜賊

督察視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

計意者則不問其先所即有避回吏之亦滅宗師古曰言回謂不

胡內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有避回吏之亦滅宗師古曰言回謂不

言避事理已顯不必更同疑回即因之誤師古望文立訓耳

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

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已九月至令郡具私

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往以私馬於

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

家盡沒入償師古曰以威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贖或收

其前所得威耳非既沒入也補注先謙曰盡沒入其家以償

入之又令出倍贖也奏行不過二日補注先謙曰史記得可事論

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

謙曰言得奏可河內皆怪其奏呂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

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補注先謙曰史記會春溫舒頓足

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

欽韓曰後書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其好殺行威不愛人

如此上聞之呂為能遷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

師古曰放依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

也音甫往反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

與之從事徒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

兩義河內則楊皆麻成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請贖者

揚作楊集解引徐廣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

酷暴補注宋祁曰或無治字王念孫曰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

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

為人少文

居它惛惛不辯師古曰惛惛昏也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至於中

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

少年投鉅購告言師古曰鉅大也置伯落長呂收司師古曰收司收也

惡少年作盜賊惡少師古曰惡少惡人也置伯落長呂收司師古曰收司收也

收捕司案盜人也師古曰收捕司案盜人也置伯落長呂收司師古曰收司收也

賊徐廣曰有陌屯著皆設督長也師古曰賊徐廣曰有陌屯著皆設督長也

理志曰有陌屯著皆設督長也師古曰理志曰有陌屯著皆設督長也

日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

日收當作牧牧司相監察也詳商君傳師古曰日收當作牧牧司相監察也詳商君傳

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

日謂不居權師古曰日謂不居權舞文巧請下戶之猾呂動大豪師古曰舞文巧請下戶之猾呂動大豪

也謂謂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爲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其治中尉

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師古曰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

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得呂下皆伏有執者爲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呂權貴富師古曰得呂下皆伏有執者爲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呂權貴富

權貴之家所擁佑故受取致富者師古曰權貴之家所擁佑故受取致富者

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貴字義較長溫舒擊東越還師古曰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貴字義較長溫舒擊東越還

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師古曰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

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

漏未爲卒者也師古曰漏未爲卒者也上說師古曰說拜爲少府徒右內史師古曰上說師古曰說拜爲少府徒右內史

年從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

如故操師古曰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師古曰如故操詔徵豪吏溫

舒置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

殺師古曰員騎師古曰員騎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

勅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勅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尹齊東郡桂平人也師古曰尹齊東郡桂平人也溫舒死家棄千金師古曰尹齊東郡桂平人也呂刀筆吏

稍遷至御史史張湯湯數稱呂爲廉武帝使督盜賊師古曰稍遷至御史史張湯湯數稱呂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爲廉武帝使督盜賊師古曰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武使督盜賊師古曰武使督盜賊

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以爲能拜爲

中尉方指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師古曰中尉方指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

武帝言之師古曰武帝言之

甯成上呂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強少文師古曰甯成上呂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強少文

木石之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師古曰木石之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

呂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呂故事多廢抵罪

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其尸妻亡去歸葬師古曰其尸妻亡去歸葬

鮑甲戌之曰亡已丑之日死師古曰鮑甲戌之曰亡已丑之日死

亦引此事爲證師古曰亦引此事爲證

楊僕宜陽人也師古曰楊僕宜陽人也

出錢穀爲之師師古曰出錢穀爲之師

謂武功賞官以龍戰士師古曰謂武功賞官以龍戰士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關東屬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關東屬上關東治放尹齊

句宋本誤置宋祁注於督盜賊下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句宋本誤置宋祁注於督盜賊下關東治放尹齊

敢擊行師古曰敢擊行

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

伐前勞師古曰伐前勞

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師古曰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

樓船將軍南越中險地名也師古曰樓船將軍南越中險地名也

事也石門尋非有斬將驚旗之實也師古曰事也石門尋非有斬將驚旗之實也

字烏足呂驕人哉師古曰字烏足呂驕人哉

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

嘉其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呂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師古曰嘉其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呂東越爲援是二過也

相之故令建德得也師古曰相之故令建德得也

以東越爲援也師古曰以東越爲援也

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

傳下有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傳下有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音字

一五四

漢書補注

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尹齊東郡桂平人也

溫舒死家棄千金

呂刀筆吏

稍遷至御史史張湯湯數稱呂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武使督盜賊

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以爲能拜爲

中尉方指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

武帝言之

甯成上呂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強少文

木石之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

呂故事多廢抵罪

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其尸妻亡去歸葬

鮑甲戌之曰亡已丑之日死

亦引此事爲證

也漢書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曰道惡爲解師古

解說也若今言分疏自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

幾何對曰率數百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請曰賈補注宋祁曰注文

字下當解將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于若是五過也師古

也受部不至前通宮如舊而不去蘭池宮使之蘭池明日又不對

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已在外江

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自掩過不僕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師古曰宋祁曰死與王溫舒俱破東越此自當在東

越傳中推此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語在朝鮮

傳還免爲庶人師古曰周壽昌曰據朝鮮傳以罪當誅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宣楊氏有減罷軍被注即引減宣

減咸通用考工記射人注誠亦爲咸氏義師古曰呂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日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呂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廢

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慶丞此奪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補

宋祁曰清化本爲御史中丞刊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使治

及字先謙曰史記丞作中丞此奪下文亦作中丞尤其明證使治

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呂徵文深誅殺者甚眾師古曰稱爲敢決

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依反王溫舒爲中

尉而宣爲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上爲作免是孫公卿表溫舒

其治米鹽師古曰米補注先謙曰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

令丞弗得擅搖痛呂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謙曰史

記辨作然獨宣呂小至太補注先謙曰官本能自行之難已爲經

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爲右扶風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封六年

月過數坐怒其吏成信師古曰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

卒風縣也音媚闕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

仲反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

尉又云周中廢爲執金吾據公卿表宣自殺當太初四年又云天

漢一年故廷尉杜周爲執金吾是宣死時周亦中廢也傳者此以

明武帝任用酷吏然周爲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任宣是時郡守

自殺後數年事勢不相接先謙曰此班固史記元文

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

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漢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補

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齊有徐勃燕趙之

間有堅盧范主之屬補注沈欽韓曰盤鐵論往者應少伯正之屬

先謙曰官本此下有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大羣至數千人

擅自號自立名號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釋解也縛辱郡守都

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趙小羣呂百數掠園鄉里

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

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猶弗能禁師古曰禁乃使光祿大夫范

下使字顏因衍文立訓訓弗能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

昆諸部都尉師古曰史記部作補百官表有及故九卿張德

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與擊師古曰以軍與斬首大部或至

萬餘級及呂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師古曰坐連

諸郡甚者數千人史記數歲遇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卒失亡復

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師古曰沈沒也

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沒置也命亡也師古曰應說置盜賊者

康買得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

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彼勒正依應劭作沒命義曰羣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呂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

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恐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部

及府府亦使其故盜賊多謂漸也上下相爲匿呂避文法焉補

王言也十四字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徐廣云詳

爲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書杜

則既出不全質度曰質所賜處也補注宋祁曰韋引軍空還

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

錄改自作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
存王念孫曰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句屬餘句與乞出三千
萬與之數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萬餘與之是
也江南北師古自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
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字音非正文所有也師古曰
所見漢書本已誤周壽昌曰何義蒼云何也願曰愚言曰大將
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

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悽師古曰悽心動也音悽
中喘息曰悽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
音水季反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
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

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
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補注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
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相府歸爲郡吏前漢九十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補注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王念孫曰宋奏雖寢然朝廷肅
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

也音之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呂不
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

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
大司農已被劾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

呂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拜爲
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

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爲涿郡太守時
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宋祁曰涿字下當有還家

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
各以所居東自郡吏呂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梧師古曰梧達也音

西爲號者師古曰梧達也音他本作梧非也王莽傳亡所梧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實
意亦正作梧先謙曰官本作梧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實

客放爲盜賊師古曰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道
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齋吾趙補校高氏
得其死罪續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爲郡將也謂郡守爲郡將者

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微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曰出之其豪彊侵小民

者呂文內之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詭殺之師古曰詭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

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反也延年爲人短小精
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敏捷也雖子貢有通政於政事不能絕也補注

此十四字劉向列女傳注通政也師古曰通政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
皆親鄉之師古曰親也出身不顧師古曰不顧也目是治下無隱情

然疾惡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吏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
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爲冤師古曰冤也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

論府上師古曰論府上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屠伯
者也令行禁止都中正清師古曰中正清是時張敞

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
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微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曰出之其豪彊侵小民
者呂文內之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詭殺之師古曰詭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
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反也延年爲人短小精

悍敏捷於事師古曰敏捷也雖子貢有通政於政事不能絕也補注
此十四字劉向列女傳注通政也師古曰通政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

皆親鄉之師古曰親也出身不顧師古曰不顧也目是治下無隱情
然疾惡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吏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

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爲冤師古曰冤也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
論府上師古曰論府上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屠伯

者也令行禁止都中正清師古曰中正清是時張敞
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

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微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曰出之其豪彊侵小民

者呂文內之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詭殺之師古曰詭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

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敬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

急適呂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

孟康曰言其大之取菟也韓氏之黑犬也不殺多殺補注何卓曰此謂宣帝雖

殺之非以多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

斃斃師古曰斃斃言其所在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

通借莠甚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穢穀所在也苗莠苗也莠

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呂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

蒙豐年師古曰婁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

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後近心內

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

豈鳳皇食邪補注宋祁曰府丞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

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常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

師古曰此言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

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師古曰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

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符使符也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

恨會琅邪太守呂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請丞曰此

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耶師古曰與又延年察獄吏廉有臧不

入身師古曰延年察其獄吏廉而此人乃有臧延年坐選舉

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監被貶秩丞義

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

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師古曰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

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

奏因飲藥自殺曰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接驗有此數事已結延年

師古曰結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

正其罪也

延年獄師古曰延年之獄劉向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

也如師古曰奏報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問延年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責延年母問延年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呂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

人也師古曰欲呂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曰重因自為母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月

音直用反因自為母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月

欲韓曰舉正臘日即歸不待卒歲也師古曰臘及正月

會飲食故曰初臘師古曰臘及正月

明日為小歲賀賀師古曰臘及正月

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曰臘及正月

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謂延年師古曰臘及正月

賀延年師古曰臘及正月

有已師古曰臘及正月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臘及正月

被刑戮也師古曰臘及正月

也師古曰臘及正月

遂去歸都見兄弟五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

其母師古曰臘及正月

嚴師古曰臘及正月

尹賞字子心師古曰臘及正月

襄三十年即賞之先也師古曰臘及正月

補注先帝曰賜賞師古曰臘及正月

今趙州寧晉縣治曰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葉邑令左馮翊

薛宣奏賞能治劇能為頭陽令師古曰臘及正月

呂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急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

弟交通輕使臧匿亡命師古曰臘及正月

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日紅陽侯
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補注何焯曰元后傳紅陽侯立父子威
臣殺侯京兆尹阿縱則顏注後一說是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
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補注宋祁曰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

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
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相與探
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
言探丸則不得更言為彈彈師古曰正文內無為彈二字也云彈音
取之者此自釋與探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為彈二字也云彈音
徒旦反者此自釋與探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為彈二字也云彈音
徒旦反者此自釋與探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為彈二字也云彈音

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城
中薄暮塵起勳劫行者死傷橫道炮鼓不絕師古曰炮擊鼓維也
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
曰字林曰炮擊鼓維也

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窮地方深各數大致令辟為郭師古曰
累之也令辟縣縣也郭謂四圍之內也致謂加本字又音綴令音
東呼為縣此注所呂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吏
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也維寧長安中

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補
務補注周壽昌曰作務作而鮮衣曰服被鉗持刀兵者悉籍記
之師古曰時服危險之服鉗甲也鉗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
制之籍皆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
皆劫巨為通行飲食羣盜禁反食讀曰飲音於賞親閱見十置一師古

枕藉死便與出瘞寺門恒東如清曰瘞埋也瘞亭傳於四角而百
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恒東縣所治東兩邊屋上有一恒東宋
俗言恒東如恒今謂之恒東師古曰即華表也補注宋祁曰恒

塗路改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
字蓋後人多知垣垣不知垣表當從垣到效曰便讀如便錢大斯
曰垣後人知垣垣不知垣表當從垣到效曰便讀如便錢大斯
曰垣後人知垣垣不知垣表當從垣到效曰便讀如便錢大斯

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賸願自改者財數千百人師古曰財皆貴
其罪師古曰詭令立功已自賸賸古曰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
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
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已賞為

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補注周壽昌曰荆州刺史東門及所誅吏民
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已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
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

正坐殘賊免師古曰先謙曰正猶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負汙坐賊愼母然
實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鄧都昌下皆曰酷烈為聲然鄧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已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捕絕納之絕師古曰如
或作邑字此言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捕絕納之絕師古曰如

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聚也帝曰耗廢師古曰耗謂耗也耗
職救國不給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百至哀平酷吏眾

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已爲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
表明者補注先漢曰儀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
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補注宋祁曰
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之微辭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
日班言不用史公元例裁篇別出之故

虛受堂

主

酷吏傳第六十終

漢書九十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國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卑

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 其爵祿奉養宮室

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

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補注先謙曰易履象辭於是辯其土地川

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

地字下疑有衍字下沃疑作也廣平曰原下澤曰隰補注案師古曰注

樹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藿藿也

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所呂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呂時

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

薪爲薪爲豺獺未祭置網不布於墜澤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

獵月今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獺祭麋後虞人入澤梁獺祭然後田

月獺乃祭獸數舍免網也音曉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

行數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後漢經道也矰音曾後音奚矰音

遂謂音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槿槿澤不伐天師古曰禮記月令

也槿槿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槿音牙反槿音

五萬反天音鳥者反補注劉奉世曰槿槿如牙槿之槿音牙反槿音

音槿之部槿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差漢太尉

劉寬碑差字是也後人誤認差上之井爲神頭又因師古言古槿

字乃依篆文無頭作差與差字相似一引漢書出木槿廣韻差

宋時漢書已譌作差故作錯者誤蠅魚腐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蠅

而類蠅已譌作差故作錯者誤蠅魚腐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蠅

蟲母也師古曰蠅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所呂順時宣氣蕃庶

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稽然後四民

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已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

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

呂財成輔相天地之宜呂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

實天地之化育以教助其眾庶也左右讀曰佐佐讀曰佐佐讀曰佐

成器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書之信非致用

立物立功致用成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

日管仲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師古曰閒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

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并共汲

其義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壅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

移易補注案師古曰注未疑有也字不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

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

發語聲也戎翟之語則然于越南句吳耳師古曰王念孫

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制楚于越與南夷之

民於越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

猶言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

生萬國故云注吳越之與于越猶墨子之言荆楚于越也于越

與戎翟也若春秋之於越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越音越也

越則即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師古曰越音越也越音越也

正字于越又引音義云于越音于越音于越音于越音于越音于越

云于越今于越之別名也師古曰于越音于越音于越音于越音于越

古政于越有子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師古曰于越音于越音于越

故子史諸書之于越或改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是已欲寡而事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民上者道之已德齊之已禮師古曰禮補注先

謙曰官本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已直道而

注在德下

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重道而行謂以及周室衰禮法墮

師古曰墮毀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桷桷也楹柱

也師古曰桷桷也楹柱也山節藻梲師古曰桷桷也楹柱也

於堂師古曰堂也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

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公也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

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亡極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

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師古曰反道也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時也偽民

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師古曰篡弑也奪成家者

為雄師古曰雄也東門之禦師古曰東門也禦師古曰禦也禦師古曰禦也

此所謂師古曰此所謂也圍師古曰圍也圍師古曰圍也圍師古曰圍也

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師古曰木土被文也絺褐不完哈菽飲水

也師古曰也君師古曰君也君師古曰君也君師古曰君也君師古曰君也

溫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

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絲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興也故列其行

事曰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師古曰會稽也用范蠡計然師古曰范蠡也

范蠡師古曰范蠡也范蠡師古曰范蠡也范蠡師古曰范蠡也范蠡師古曰范蠡也

今人表計然師古曰表計然也今人表計然師古曰表計然也今人表計然師古曰表計然也

戲曰師古曰戲曰也戲曰師古曰戲曰也戲曰師古曰戲曰也戲曰師古曰戲曰也

通尤善計算師古曰通尤也通尤善計算師古曰通尤也通尤善計算師古曰通尤也

所出皆直述之事師古曰所出也所出皆直述之事師古曰所出也所出皆直述之事師古曰所出也

表師古曰表也表師古曰表也表師古曰表也表師古曰表也

父師古曰父也父師古曰父也父師古曰父也父師古曰父也

文師古曰文也文師古曰文也文師古曰文也文師古曰文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故師古曰故也

漢書補注 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一五五

籌算賈漢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漢蜀富至童八百人補注先議

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賣鐵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程鄭西南

求利於人也師古曰程鄭西南程卓既衰至

成哀開成都羅哀皆至鉅萬初賣京師隨身數千百萬師古曰

有數十萬為平陵石氏持錢補注先議曰顧炎武云其人強力石

氏嘗次如甘師古曰平陵如氏其氏也石氏勤力故嘗次二人也

謂石氏之說射也師古曰平陵如氏其氏也石氏勤力故嘗次二人也

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依其權力賒

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賒音吐戴反補注錢大昭曰此擅鹽井

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師古曰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名師古曰謂漢

竟大不任急促公師古曰謂漢

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師古曰謂漢

焉師古曰謂漢

義亦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而丙氏尤甚呂鐵冶起補注先議曰史記作曹邴氏

曹邴氏末節布衣有朋部案卿即宛南春秋曹邴氏也師古曰邴

萬是也下文刀劍起數千萬史記起下亦有所謂然家自父兄子

弟約頗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邴氏也

字張張曰黃拾印取師古曰邴氏也

以行賈重師古曰邴氏也

文學而超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劍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劍開名也刀音翟補注

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無刀孟康曰刀開能商豪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

周壽昌曰當時語未必如孟說之委曲且如孟說何由使豪奴

自饒而盡其力乎師古曰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開既衰至成哀開臨菑姓偉嘗

五千萬師古曰姓

周人既饒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

姚改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曰

久賈孟康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

何埠曰街居當如孟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顏注居在諸國之中

四通道盛鐵論二周之山川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街街

路則顏說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

亦自河通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

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師古曰

陽張長叔薛子仲嘗亦十千萬莽皆曰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

能得其利師古曰武帝嘗言用卜式

宣曲任氏師古曰宣曲在秦陽今林城云西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

今史督相殺使上道師古曰宣曲在秦陽今林城云西

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師古曰宣曲在秦陽今林城云西

考者多矣官本注師古曰宣曲在秦陽今林城云西

作吏在所師古曰宣曲在秦陽今林城云西

之也師古曰宣曲在秦陽今林城云西

金玉盡歸任氏任氏曰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計善富者數

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補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覦也覬欲也幸得其所欲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補注先謙曰官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官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

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陪桓管文周陵夷至於戰

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繇

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

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虛受堂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

無不實禮師古曰實禮也而狐白裘也補注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而趙相

虞卿棄國捐君臣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信

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臣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

思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僞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施

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補注齊召南曰案應作

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僞侯也師古曰魏僞侯也皆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

游談者曰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搃也擊也師古曰搃搃也搃擊而

網疏問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穉從車千乘而吳淠淮

南皆招賓客目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

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

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李路仇牧死而

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聵之

之趨而至於季路之故入赴難遇孟厲石乞以戈擊之斷綬季路

徒自斃曰此言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師古曰游俠之義也游俠之義也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舍也

彼何辜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尉史記作史重作急

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脫之也

活反音它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

先讓曰箕踞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謝

之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目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閒從其

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

我去令洛陽豪居閒迺聽師古曰洛陽豪更言之通從其言也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不敢乘車入其縣庭

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之免出者出之

厭其意師古曰厭滿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曰此嚴重之爭為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

也解貧不中師古曰不中言其貧

也師古曰不中言其貧

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不貧言其家富

者出千餘萬師古曰千餘萬言其家富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驢師古曰驢

季主補注先讓曰史記作已又殺

季主補注先讓曰史記作已又殺

季主補注先讓曰史記作已又殺

季主補注先讓曰史記作已又殺

上書人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補注

城縣南二十里師古曰城縣南二十里

解因出關師古曰出關

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師古曰自殺

所犯為補注先讓曰史記作已又殺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目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

斷舌吏曰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

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目睨眦殺人解不知

此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大逆無道

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

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西河郭翁中

字補注先讓曰史記作公仲字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

字師古曰字

徒下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聞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

家所羞也師古曰家所羞也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

如規矩之矩師古曰如規矩之矩

或作萬章今非是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

此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尹言者章遠循甚懼其後

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京兆不復從也

京兆師古曰京兆

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補注宋祁曰越本無
從字顯貴巨萬當去雷牀席器物數百萬直補注宋祁曰直字下當有其字欲呂與
章卓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呂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
顯所哀涕泣注王念孫曰哀者愛也言吾呂布衣之賤見愛於石
君上之哀哀卓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
以不務哀士淮南子說林烏飛反鄉返歸鄉孤也郇家壘別水
各哀其所生高注慈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
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邪注曰愛或爲哀管
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變作哀石君家破不能有
呂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愛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呂爲福
邪諸公曰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
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補
注非也王尊傳長安酒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故督御史武云服
箭作酒之尊今此文上有箭張回即張禁也趙亦即注故也名偶
異耳齊召南云賈子光當即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周壽昌云章
年被殺在河平初尊以建始四年爲京兆尹二年即免正河平元
年也此在河平中徵末建始四年爲京兆尹二年即免正河平元
尊傳作箭張禁箭與箭字近而譌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呂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補注宋祁曰邵其本無兄弟字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沈欽韓曰西京雜志五侯七貴護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合以爲鯖世稱五侯七貴漢書鮑叔牙傳鮑叔牙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合以爲鯖世稱五侯七貴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曰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補注蘇輿曰文心雕龍知音篇云君卿唇舌而謬微論彼實博徒輕言負誦彼實博徒輕言負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流乎文士可安談哉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札樓君卿唇舌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事部百二十六引此無商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御覽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

九及十藝文類聚人謂十七羅文部四文選陸厥答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
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多持幣帛過齊補注劉奉世曰此謂
令護監之貸音吐賊反齊護假貸於人多賣
幣帛過齊以施視故爾何乃謬斷
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欲說同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
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
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
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
兩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呂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
護復呂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
妻兄呂寬謀呂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

呂覽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召事實語也到數日
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師古曰
名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師古曰
日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
丞烈以護爲之輝音輝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
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
衰至王莽篡位呂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爲此爵名效古之附
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
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
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之字周壽昌曰賤子稱始此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
東鄉正坐師古曰鄉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
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
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

所當奉送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弈師古曰博六博奕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

勝也師古曰先謙曰官本其作棋數負進也解在高絕一說進

事在元平元年故令前之語謂事已更故則向所負謂進宜不必

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適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

太守官尊祿厚可目償博進矣妻君宣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

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宣妻名也云妻知負博

字狀家何苦改之蓋進者賈自不犯諱也先謙曰顯安也詔書本

漢紀云杜陵陳遵字長子上徵拜與遊戲博進數負遂上即位稍

以進博負矣進乃博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為長錢大所

二國未上尊號當時臣民本無避諱之例非由追書之故也

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

為京兆尹至廷尉補注先謙曰元平元年為京兆尹遵少孤與張

疎伯松俱為京兆史疎博學通達呂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

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

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補注王先慎曰

獨極與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尚而遵

事數廢西曹呂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侍曹輒詣寺

舍白遵曰陳卿今日呂某事適適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

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士

重遵補注師古曰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呂小文責

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都吏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補注

里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補注錢大昕曰馮翊扶

骨肉爭訟在馮翊當先退避宣傳馮翊則當重令朱博傳馮翊欲

令郭舉殿見責問有為之請扶風怒曰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

君郭弟六載自脫何服欲為左右言

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

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

門遵者酒師古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門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

執何煩也嘗有部刺史奏事還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齎辭時

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雷濕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補注沈欽韓曰唐制律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日笞三十疏義事

有期會謂若朝集使計帳使之類案朝集使正如漢之刺史每歲

奏事也母遵令從從問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問出

後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

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補注沈欽韓曰朱長文墨池集

遵所主皆藏去呂為榮補注先謙曰去亦藏也者王昌反又者舉者陳

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補注周壽昌曰懷想也猶想望

風采顏補注前漢九十二

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

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

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凡師古曰馮口占書吏且

省官事師古曰占慮度也口占其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

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

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

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衛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曰舉直

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蒨車入閭巷師古

屏蔽者師古曰有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

畱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飲有節師古曰宴食曰禮不入算

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

飲食自若師古曰言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

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呂列侯歸長安竦居

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而

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先是

黃門郎楊雄作酒箴師古曰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

物曰子猶瓶矣師古曰瓶之居居井之肩師古曰肩井之

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繹

徽一旦重礙爲賞所輻師古曰輻井索也重縣也賞井呂甄爲

井賞所擊則破碎也重音上綱反賞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

黃泉骨肉爲泥師古曰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師古曰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大壺師古曰壺滑稽園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補注沈欽

漢書補注 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二

賊當去會反吏曰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曰爲通人之故也補注

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嫺俱使匈奴師古曰嫺音立

更始敗遵師古曰更始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敘送葬皆

爲議曹師古曰禮畢衣冠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

谷口令師古曰谷口在成帝時爲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爲

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補注先謙師古曰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

皆歸慕之師古曰歸慕謂長安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

結髮自修師古曰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補注先謙曰正道

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

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適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

陳孝婦曰諸大夫黑髮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

師王莽所改天水名疑校書者注天水太守說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於旁而誤入正文也袁宏作潁川太守說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師古曰無幾言無多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呂應漢
時也幾音居豈反
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
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
先諱曰官本屠作徒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家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
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呂
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
宋祁曰千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送
越本作千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也音工夷反
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
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
五

虛受堂

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

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

壽昌曰王莽禁二名此應指其字然如貨鉅傳曲叔稽發雍
樂成又以名與字雜書先諱曰馬領在今度陽府環縣東南王莽
居攝誅鉅豪俠名補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素善強弩將軍
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
是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呂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
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終

漢書九十二

倭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倭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師古曰婉媚也媚悅也補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開津補注宋故

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

說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宋傅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

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

名伯子補注先謙曰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宦者則李延年

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湣于長孝哀時則

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時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有

馬都尉栳侯金賞師古曰栳音丁護反補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

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過於常宣帝時侍中中郎

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位尊位彭祖呂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

所毒薨國除補注蘇與曰漢世謂妻為小妻故乘傳取象母為小

鄉里求小妻后止之亦補注稱傍妻見本書元后傳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補注蜀郡建武郡所置漢初益屬蜀也先謙曰

在今嘉定府夾江 呂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

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師古曰濯音直水其色黃故刺船之

漢通用濯劉屈氂傳注長曰輯短曰濯師古曰濯音直水其色黃故刺船之

漢魏間集解引徐廣云著黃帽也又引漢書音義云能持濯行船

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施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顧兩取之

而加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補注王念孫曰

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師覽人事部十七 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及四十引此注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史記凡作衣索意發音馬形補注宋祁曰

覺而之漸臺師古曰漸臺謂寢殿之臺也宋史殿中呂夢中陰目求

推者郎師古曰官本目作自史記同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

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此四

登也悅之是司馬文帝甚說師古曰悅尊幸之日日異補注先

疑此衍一字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

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呂十數師古曰每賜鉅萬如此者十

鉅萬者以十數爾不 官至上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太中大夫

是上大夫即太中大夫也下文上大夫祿歸老於家 文帝時閒如通家

游戲師古曰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

身呂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貪餓死上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蜀郡

通注沈欽韓曰明志雅州榮經縣東北有銅山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角為祿皆古音也先謙曰史記嗽作啗下音亦作啗 上不樂從

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音日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太子齧癰而色

難之補注先謙曰已而問通嘗為上齧補注先謙曰官太子齧絲

是心恨通師古曰通與由同其下類此補注蘇與曰帝太子之愛

下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告所以害太子而昭

欲稱太子之孝或未必然為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

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

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在君側故曰應古元

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

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

咸待詔買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皇房捐之

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鼻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

之後呂它事論死自是公卿臣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

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詩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憂師古曰言極恐

邪師古曰舉重積也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

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

者師古曰逡修救宜侍帷幄師古曰天子召見欲呂爲侍中逡

請聞言事上聞逡言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補注天

子大怒罷逡歸郎官補注劉攽曰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

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呂問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

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呂陛下度越眾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

目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逡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

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

右耳目有呂間己師古曰間音工竟反迺時歸誠取一信呂爲驗補注先謙

詔更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

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曰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

臣屬任呂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呂一軀稱快萬眾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音尺孕反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

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哉同呂此全活小臣天子呂

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譬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

先謙曰官本不重賞賜二字此誤衍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

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師古曰學士謂士也音所

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

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稱顯目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呂自解免取信人主者

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

子頗有力補注先謙曰官本力作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

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

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補注錢大昭曰前代宦者往

黃門亦廣娶怨毒之氣結成妖書周舉傳云登宦之人亦復虛

以形勢威侮良家前漢九十三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殺無配偶逆於天心元魏

時御史蕭祈疏云高軒和鸞者閭官之妾婦胡馬鳴河者黃門之

妻有子朱子語類云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師古曰蘇叔黨范

溫衰經臨喪奄人倚勢作合良家後先一轍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溫衰經臨喪奄人倚勢作合良家後先一轍憂滿不食道病死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蘇輿曰言去牢陳之功無賈以當之也

淳于長字子孺補注宋祁曰孺越魏郡元城人也少呂太后姊子

爲黃門郎未進補注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先謙曰注當在幸字下幸會大將軍王鳳病

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呂長屬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帝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

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呂爲皇后太后呂其所出微難

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音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

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

師古曰罷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徒

止所從之家師古曰罷朕呂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曰康

寧師古曰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

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案鉅萬師古曰案古累多畜妻妾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補注錢大昭曰坐字上脫

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嬪為龍領思侯夫人晉灼曰韓實嗣父增為

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為白上立

呂為左皇后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嬪易無不言師古曰

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曰外親居九卿位

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長

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呂當代輔

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白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舉過

根怒曰即如是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

東宮師古曰趣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欲代曲陽侯

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私與長定責人姊通

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

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

之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謗常怨毒長

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

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

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傳謀立左皇后皇至大逆死

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紅陽侯立就國

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

還長母及子補注先錄曰官本始長曰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

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補注何焯曰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郎東宮官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

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識而問

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

父為雲中侯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鉅萬貴震朝廷常

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輿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補注古袖字

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旨自固每賜洗沐不肯

出嘗留中視醫藥補注先錄曰官上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

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若吏妻子居官舍補注先錄曰

妻故並吏妻子又詔賢女弟為昭儀補注錢大昭曰詔南監本

召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曰配椒房師古曰皇后殿稱椒

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

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呂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師古曰洞門謂門皆借天子之

畫雲氣華鸞山靈水陸或衣以錦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層皆曰

櫛轉相連注山池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曰錦謂軒閣之板也綿厚細麗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

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補注先謙曰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

園祕器珠襦玉押豫呂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

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鐵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縫

要以下玉為押至足亦縫以黃金為襪補注宋祁曰押字下當有

字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塋義陵旁內為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

解在霍光傳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門闕眾恩甚盛上欲侯賢而未

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祝詛師古曰

之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曰

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

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曰

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

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

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

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

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詛雲后舅伍宏呂鑒待詔與校

祕書郎楊閣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重賢等呂聞咸伏

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

及相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相姓也音許羽反補而宣除用丹為

御屬補注沈欽韓曰續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呂附吳得

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依反朕呂恭皇后故不忍有

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成立義折消未萌

禍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

君上為非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

懷此心也

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

師古曰於讀曰蓋君親無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呂季友鳩

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

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賊季鴆之公羊

傳曰季子殺兄而篡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

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境是

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曰書飭師古曰將軍遂非不改復與承

相嘉相比師古曰此謂比令嘉有依得呂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

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

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言白其肌膚也

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

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先謙案官本云作曰其票騎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曰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呂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

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呂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是時賢

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

宜在卿位徒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

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師古曰明年匈

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補注宋祁曰單于怪賢年少以問

譯師古曰傳單于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

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

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賢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

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戎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

中門光入閤補注宋祁曰入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

賓客均敵之禮補注先謙曰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

大夫常侍補注先謙曰中常侍加官得入禁中賢繇是權與人主

俾矣師古曰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曰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

補注劉放曰多字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先謙曰案望之傳子育哀帝時為南郡太守病免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此兄弟並列謂有咸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適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

師古曰家人也蓋咸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補注曰說後

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賢父子親屬宴飲

補注王念孫曰案賢義不相屬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補注先謙曰酒所猶酒意疏廣自從其所願注若自出從容視賢笑

師古曰從容注若自出從容視賢笑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曰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適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

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

說師古曰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字或作政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也功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呂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葬前呂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補注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曰字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補注宋祁曰出入出當作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呂太后詔即闕下冊賢

師古曰日問者呂來陰陽不調害並臻

師古曰元元蒙辜

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也師古曰更惡為大司馬不合眾心非所目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

補注何焯曰周禮司短氏注司短掌明室則罪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曰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沈欽韓曰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書行以昏產王文彬曰夜葬者蓋賢家惶恐之甚慮有它故乘夜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

發賢棺至獄詠視師古曰詠發家取其棺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

師古曰風讀曰諷質性巧佞翼姦巨獲封侯

黨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擴放效無極不異

王制師古曰放依費呂萬萬計國家為虛度父子驕蹇至不為使

補注前漢九十三

者禮師古曰言不使受賜不拜卑惡暴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

補注先謙曰乃復呂沙畫棺

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目棺師古曰以此物棺至尊無呂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

官諸呂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

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誦鄉其弟哭幾獲盜之補注先謙曰幾獲盜之欲竊盜也

診其尸師古曰官本第作第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屍自劫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呂它舉

擊殺謂補注先謙曰謂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劉放師古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空未嘗為司馬明多兩而王閎王莽時為牧守

補注先謙曰王閎太后之閎依逆失聲太后親白手巾拭闕

莽時為牧守

莽時為牧守

莽時為牧守

位所居見紀葬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師古

曰商容閭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呂閔子補吏至

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補注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補注先謙曰一官本籍作籍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

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

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呂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

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賢矣師古曰賢謂開陳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

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傳流

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咎在

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王者不私人呂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虛受堂

吉

佞幸傳第六十三 終

漢書九十三

讀曰：鑿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驪章，遂取周之地，鹵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焦獲。

昭云：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章。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鄭鎬而東徙于維補注：王曰：平

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鄭，補注：古曰：鄭古岐字，補注：劉敞曰：當字下

是之時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伐燕，而伐齊，齊釐公

與戰于齊郊，補注：古曰：釐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告急齊。

孫曰：齊上脫於字，史記同。齊桓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二十

餘年而戎翟至維，邑伐周襄王，補注：古曰：襄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

邑，補注：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

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

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補注：周書曰：開戎翟戎

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補注：古

日今伊關南，晉東至于衛，侵盜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侵盜，墨

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

洛之間，補注：晉初曰：圖晉書三，晉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

說：是也。後漢書：秦襄公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

志：固北塞外，流入又東南，入河，益水也。各河在度陽，又東南，北

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益水也。各河在度陽，又東南，北

二百五十里，案洛水令發源，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家道下東南，北

與元延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五十里，晉志：所記里數

之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即饒林為李牧所滅，索隱

春秋時北地也。虜門應劭云：故樓煩胡，正義：林胡，括地志云：朔州

春秋時北地也。虜門應劭云：故樓煩胡，正義：林胡，括地志云：朔州

州今朔平府朔州，治嵐州，今太原府嵐縣，治燕北有東胡山，戎

也。後漢書：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補注：先謙曰：通鑑紀事本末：文公三

餘歲，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之，并代呂臨胡，貉補注：古曰：貉音莫，伯反，補注：後與韓魏共

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呂北而魏有西河，上郡，呂

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補注：古曰：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

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

城，呂距胡補注：蘇輿曰：據此秦在昭王時已築長城，始皇特立萬

後各有長城，詳見前漢九十四上。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補注：長城三字，此趙之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補注：古

音步浪反，高關在秦之長城，去秦傳，補注：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

為句先謙曰：索隱：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

北也。正義：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朔方臨戎縣北有

連山，陰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關也。先謙案：路

黃河今郭爾多斯右翼後旗故城，漢朔方縣西，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

里，補注：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補注：先謙曰：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

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補注：古曰：造陽地名，在上

也。補注：沈欽韓曰：通鑑：造陽在今遼州北唐縣，今遼寧省

化府懷來縣，治襄平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置上谷漁

陽，石北平遼西遼東郡，呂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

匈奴，補注：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蒙恬，史記同，無數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呂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補注先議曰正義括地志秦故道在燒州華池縣西四十里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有山傳名崔道山九原漢五原縣雲陽風縣補注先議曰魏志西縣正義括地志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補注先議曰魏志西縣正義括地志也案岷州今疊州府岷州治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地名補注先議曰正義括地志漢五原郡河西縣在今吳利武西北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曰匈奴單于曰頭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謹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氏音墨頓音焉無別訓姚令威云僕謝董仲舒傳言音莫克反又如字同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閼氏爾顏便以皇后解前漢九十四上五

賴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號箭也師古曰鐃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曰魏卽是作放胡人史不知古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防地陳倉之言習勒注顏延之陽給事錄注六代文書皆作爲爲誤又記同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騎也今日鳴鏑弱而不悉射者將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師古曰冒頓自射善左右者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師古曰冒頓自具愛妻左右者莫敢射復斬之師古曰冒頓出獵召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者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師古曰冒頓獵召鳴鏑刺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補注先議曰集解徐廣云秦二世元年長咸立冒頓旣立時東胡強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補注先謙曰骨都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曰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左右賢王曰下至當

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

官呼衍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其後有須卜氏此三

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師古曰直當也其下

下句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呂西接氏羌諸左

月氏二史記有而單于庭直代雲中補注先謙曰匈奴各有分地逐

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補注先謙曰匈奴亦有分地逐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

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補注先謙曰匈奴亦有分地逐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師古曰渠音渠移反補注先謙曰匈奴亦有分地逐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補注先

少史記作小史記作五月大會龍城補注先謙曰匈奴亦有分地逐

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補注先謙曰匈奴亦有分地逐

尚豎柳枝案金源有射柳不於秋而於夏五月沈欽韓曰索隱鄭氏

語蹕林地名也蹕林地名也蹕林地名也蹕林地名也蹕林地名也蹕林地名也

以蹕林思結為蹕林蹕林思結為蹕林蹕林思結為蹕林蹕林思結為蹕林

字義以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輒補注先

刻其面也如涓曰輒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輒謂輒輒其骨

義似當從如涓曰輒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輒謂輒輒其骨

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師古曰左

尊日上戊己補注先謙曰戊己為吉也周壽昌曰上尚字

其送死有棺梓金銀衣裳補注先謙曰衣裳作裘史記裳作裘

家曰補注先謙曰衣裳作裘史記裳作裘

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百人師古曰或數百人

或百人師古曰或數百人

或數百人師古曰或數百人

或數百人師古曰或數百人

或數百人師古曰或數百人

或數百人師古曰或數百人

曰史記十作于正義引舉事常隨月盛壯曰攻戰補注先謙曰

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疑星字衍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禽獲因呂子之得人呂為奴婢故其戰人

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趨向也善為誘兵呂包敵師古曰包襲取之補注

言善誘則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舉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後北服渾淪屈射丁

零隔昆龍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淪屈射丁

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羣之國

隔昆龍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淪屈射丁

丁零隔昆龍新羣之國

人大臣皆服呂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卒之墮

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

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史

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四十萬騎圍高

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驍北方盡驍南方盡驍師古

曰驍青馬也驍深黑驍赤馬也驍音龍驍音先營反補注沈

適使使問厚遺闕氏師古曰闕氏匈奴名也

之計師古曰闕氏匈奴名也

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

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

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

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到作制引宋祁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為禮義故其末流忍力屈屈盡也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為禮義故其末流忍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師古曰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土室之人斥漢使也使以冠帶師古曰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母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絀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商也量何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孰已騎馳逐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難也踐踐已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寇秋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前漢九十四上

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師古曰彭陽在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東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宮在安定縣中宮在甘泉宮也九年巡獵西過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宮在安定縣中宮在甘泉宮也則在雍明矣先謙曰史記騎作師古曰回中宮在安定縣中宮在甘泉宮也奇雍縣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侯騎至雍甘泉師古曰回中宮在安定縣中宮在甘泉宮也北八十里於是文帝召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召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師古曰回中宮在安定縣中宮在甘泉宮也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回中宮在安定縣中宮在甘泉宮也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回中宮在安定縣中宮在甘泉宮也赤成侯之子見功臣表史記表匈奴傳亦皆作成侯此言成侯

東最甚郡萬餘人補注先謙曰史記漢書之過使使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遣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郎中韓遼遣朕制高祖制謂如此長城引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引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補注先謙曰官本居作今開渠惡民貪降其趨音日漢音惡不正是史記作俱無暴逆今開渠惡民貪降其趨音日漢音也趨音日趨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貪降其趨音日漢音也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師古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悅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悅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補注先謙曰劉奉世曰不然使安王念孫曰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相相近因誤為後人不得其義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為句而以使字下屬為句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嘉為句而以使字下屬為句

早降故詔吏遣單于球槃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補注先謙曰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薄物細故臣計失皆不足呂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煩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頤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蠶上及飛鳥跂行喙息壤動之類師古曰行畢建公孫宏傳政行喙息咸得其宜義並與此同說文壤動也

廣道亡歸師古曰還於漢亡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

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補注先謙曰數千

入盜邊武紀秋匈奴盜邊韓安國屯漁陽其明年補注先謙曰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武紀將軍安國師古曰即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之至補注劉攽匈奴迺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

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云中呂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補注

則無大軍擊其西出匈奴不意漢都長安既取河南地復繕故秦時

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呂子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

中造陽地也師古曰前漢九十四上

即前文所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補注後文則造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

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陟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略千餘人

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補注先謙曰其友史記作恭友略千餘人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

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補注何焯曰五年漢遣衛青傳云大行李息岸頭右賢王呂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

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

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補注先謙曰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

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領也補注擊匈奴得首虜

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呂身

脫補注周壽昌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

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呂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

故盡沒晉灼曰介音夏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

不必又言介并軍分行謂始而并軍擊而分獨遇單于兵介當

依史記言介并軍分行謂始而并軍擊而分獨遇單于兵介當

沒也分誤為介并軍分行謂始而并軍擊而分獨遇單于兵介當

連讀非也單于既得翕侯呂為自次王師古曰呂誘罷漢兵微極而取

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度曰絕呂誘罷漢兵微極而取

之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師古曰前漢九十四上

于從之其明年補注先謙元符元年夏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

補注先謙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補注何焯曰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西同元和志補注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西同元和志補注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神之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

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匈奴祭天神之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

法補注先謙曰始金人以匈奴祭天神之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

死雲陽補注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處數十里間乎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有休屠金人祠及經秦逼

宮以致致祠是也本以得金人而有其祠諸雲陽祠記云祠祭天

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呂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

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

匈奴左賢王補注何焯曰兩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

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補注劉

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異者必有一誤先

謙曰史記作漢亡失數千人李廣傳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武

紀云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餘人獨身脫還合證之廣

軍四千死者二千餘人或過半殺匈奴三千餘人故云過當及獨身

脫還其軍盡亡失益或降或逃故耳故傳云合騎侯後眾騎將軍

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也情事固無不合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

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使票

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補注

曰票騎再西前斬三萬級此復降四萬人右王不能軍矣後出代

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軍矣冒頓之盛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於是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則

幾耗其種之半中呂實之師古曰新泰西滅北地呂西成辛半補注劉敞曰明年

解在食貨志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

補注先謙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

補注朱一新曰其年春霍去病傳作其明年攻之武紀漢謀呂為

去病傳是也此脫明字先謙曰四年也史記亦有明年攻之武紀漢謀呂為

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補注劉敞曰發

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也發

孫曰私負從馬即謂私負衣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衣裝者及私將馬也發

裝而從之馬頗分為二事非衣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衣裝者及私將馬也發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

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曰為單于死迺自立為單

于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

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呂西至令居師古曰今音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呂北師古曰其地初漢兩將大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

曰萬數史記作數萬武紀兩軍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呂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

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

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

聞敞計大怒雷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雷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補注先謙曰於是

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

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補注先謙曰元鼎五年

何未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補注先謙曰據武紀遺公孫賀等

被東越在明年春六年尚未滅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

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去九原

漢輿地圖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

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補注劉敞曰趙破是時天子巡邊補注先謙曰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見武節

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補注明昌曰主客應是匈奴官名猶漢之典客漢舊儀云主客尚書王外國事匈奴設此官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補注先謙曰史記本說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師古曰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雷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聞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呂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呂墨黥面也補注王文彬曰注複述無謂疑有脫誤王烏北地人習荀子下論篇注黥以墨涅面顏注黥或涅之譌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呂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為匈奴乞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彼言欲如此言為矣古者為與將同義盧結傳遺妻與其子亡降舍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前漢九十四上傳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更令去病出代君為來見也趙注君欲來則吾為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於君師古不曉為字之義乃云言為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潏貉朝鮮呂為郡注先謙曰潏貉朝鮮在元封三年而西置酒泉郡呂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呂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名也匈奴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眩雷地名也匈奴部郡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而匈奴終不敢呂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呂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謂音其勿單于反強音其兩反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適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

古師古曰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反違也匈奴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反違也使非中貴人其儒生呂為欲說折其辭辭師古曰辭字與下對文較合少年呂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師古曰報償字與下對文較合少有使必苦也師古曰苦字與下對文較合少兵事知作兵者非漢雷匈奴使匈奴亦雷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謂呂甘言師古曰謂字與下對文較合少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呂為漢殺吾貴使者迺雷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呂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城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補注先謙曰史記詹師廬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呂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雷漢使漢使雷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雷之相當是歲補注先謙曰初元二年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在死而單于年少補注先謙曰史記匈奴大宛而改兒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問告漢尉欲殺單于使人問告漢師古曰漢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漢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

築受降城猶已爲遠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

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

浞野侯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

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

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補注王念孫曰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

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字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

降城不能下迺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

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句黎湖爲單于師古曰句黎湖補注先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

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

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補注先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

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而使游擊將軍韓說

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伉補注先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

延澤上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居延澤在甘肅其秋匈奴大入雲

中定襄五原朔方補注先亦無四字疑衍殺略數千人敗數二

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

單于欲遮之不敢補注先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

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

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

城之憂師古曰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

世祖昔爲紀侯所誅而亭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

可以復讎乎曰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補注先漢使使者使來獻

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

行音胡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補注先漢紀二浞野侯上

之明年二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漢兵物故

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

山補注先涿邪山師古曰史記作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

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曰其女妻之

後二歲補注先漢紀二漢三年秋匈奴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步兵七萬出朔方補注先強弩都尉路博德補注宋祁曰博

改作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

說也因杆將軍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

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于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

出焉北流注于余而單于召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

引歸與單于連圍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

歸補注先此以下班氏所增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

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

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責人曰爲有病更

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

讓位焉左賢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

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召左大將爲左賢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擇不得代補注曰更昌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昌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補注曰

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補注曰兩部都尉補注曰征和二年事也紀云殺兩部都尉字衍於是漢遣貳師

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補注曰二萬人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

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邸居水補注曰禮反邸音之曰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街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

侯度姑且水補注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補注曰而追之不見處而還也邪音似逆反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有速邪鳥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音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

且匈奴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補注曰至而不信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先謙曰官本斜作邪是匈奴

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

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軍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關陵侯

將兵別圍車師補注曰關陵侯威也本匈奴人妻作關陵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

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補注曰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貳師道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

城補注曰張晏曰本漢將塞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城並在喀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

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到居北可復得見乎補注曰復欲將匈奴不可得貳師由

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邸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邸居之水一日補注曰達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

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補注曰官本無左字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補注曰謀多子虛後召國都尉擊匈奴

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補注曰謀多子虛後召國都尉擊匈奴補注曰輝渠侯大昭曰據表輝渠侯即其人也據晉書云輝渠侯表止有歸義之語

不云侯也先謙曰官本注當後作電電同作陽多下無者字是日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其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

史引兵還至連邪烏燕然山補注曰連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西漢將霍憲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魏書蠕蠕傳世祖緣渠水西行過

兩喀部內先謙曰官本注一音作音一是在喀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墜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

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呂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補注曰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言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為妻補注曰讀與閭同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補注曰味尤甜稷米稷粟

也雜糴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

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閭氏病補注曰單于母也律飭胡巫與故同言先

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呂社補注曰呂祠社今何故不用補注曰宋祁曰越於是收貳師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補注曰官本怒作罵遂屠貳師已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殺稼不執補注曰北方早

漢書補注 卷九十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上
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三歲武帝崩補注先帝崩於後元二年距征和四年止二歲也云三前此者漢兵深入歲自貳師及年數之昭帝初即位匈奴入朔方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音罷
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嬌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呂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呂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白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樓櫓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人守之

是遣漢糧也師古曰遺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紀在始元六年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已通

善意補注周壽昌曰傳介子傳引諸曰樓蘭王安歸嘗為匈奴開成等三軍西使傳云樓蘭數遣殺漢使安榮光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介子往刺其王是安歸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年匈奴所不得不肯持節之官不咸蘇武乃武歸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補注先帝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補注先帝元鳳二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已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呂備奔走師古曰奔走日擬有迫急北走是時衛律呂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呂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

死明年補注先帝元鳳二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補注周壽昌曰犁汗王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補注先帝元鳳二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補注先帝元鳳二年成安侯補注先帝元鳳二年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補注先帝元鳳二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行攻塞外亭長長當作障南監本闕本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漢火候望精明

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
單于豕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
之師古曰匈奴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國充國爲烏桓間數犯塞也指言此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
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
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
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補注先謙曰昭匈奴問漢兵至引去
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匈奴問漢兵至引去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匈奴問漢兵至引去匈奴因乘烏桓敵擊
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繇是
恐師古曰匈奴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
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

前漢九十四上 完

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入馬
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補注王先慎曰時公
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
者皆從軍師古曰匈奴所見本亦當爲仇遣御史大夫田廣
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
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
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
烏孫西域師古曰匈奴所見本亦當爲仇昆彌自將翕侯呂下五萬
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
弱奔走敗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匈奴所見本亦當爲仇是呂五將少所得補注先謙曰

匈奴八十三十七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
國等議出兵調度青上曰何言以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將出塞無
案其言匈奴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
之師古曰匈奴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知馬出塞後人因此知其用意微顯即下調匈奴先覺遠避也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
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斬
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匈奴問漢兵至引去匈奴因乘烏桓敵擊
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
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
使者蒲陰王呂下三百餘級幽馬牛羊七千餘問虜已引去皆不
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
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
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

前漢九十四上 手

壽諫呂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幽馬牛羊七萬
餘引兵還上呂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虜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
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遲不進也師古曰逗遛與
正文作逗遛師古曰匈奴所見本亦當爲仇遣御史大夫田廣
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
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
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
烏孫西域師古曰匈奴所見本亦當爲仇昆彌自將翕侯呂下五萬
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
弱奔走敗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匈奴所見本亦當爲仇是呂五將少所得補注先謙曰

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補注先謙曰單于自本始三年冬單于自

將數萬騎擊烏孫補注先謙曰烏孫本無數字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

其反音于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

攻其北師古曰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

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呂俄死師古曰重呂俄死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

五匈奴大虛弱諸國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

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

者報其直補注周壽昌曰茲益也而邊境少事矣壹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閼權渠單

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閼權渠單于立呂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

黜前單于所幸頽渠閼氏頽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

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呂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

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

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營王各將萬騎南

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警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

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

四人師古曰治眾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

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

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嚆居左地者孟康曰嚆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嚆音辱匈奴種其君長呂下數千人

皆驅畜產行與颺脫戰所戰殺傷甚眾補注先謙曰戰字衍文遂南降漢其

明年補注先謙曰西域城郭其擊匈奴取車師師古曰城郭謂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召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呂實之補注先謙

曰互詳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

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呂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補注先謙曰地節

四年下明年為神爵元年此後二匈奴遣左右與韓各六千騎

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

畜去匈奴遺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

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為言兵鹿突盧侯補注周壽昌曰趙充國傳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

符奚盧山欲人為寇亡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奚盧山為塞南地

故以封之彼作符此作鹿者傳寫難出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封

羌陽難為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歸義者此因題除渠堂

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為言兵而加地名為侯例不入表也而

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

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

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閼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

立而黜頽渠閼氏頽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

去頽渠閼氏語呂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

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頽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

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

為右賢王師古曰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

遣弟伊齊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伊音若王宣紀作呼留若王譯音

無定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閼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頽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閼權渠子弟近親而自呂其子

弟代之虛閼權渠單于子稽侯弇既不得立師古曰弇音先安反又音所發反亡

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呂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

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補注先日逐王先賢揮補注先

本揮作禪引宋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補注先

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

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漠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補注

曰據紀表歸在神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

明年補注先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畱庭奧鞬貴人共立

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補注周壽昌曰畱庭者畱居單于庭

鞬王也云至奧鞬城在康居東南地知奧鞬為西域地名此云奧

鞬貴人下云右奧鞬王而其時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

單于遣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

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

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

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

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其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

亦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

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

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

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終

漢書九十四

何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纂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呼屠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南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要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召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督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舊居單

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音渾音與音郁鞬音居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雷關敦地師古曰雷音開其明

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

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

零姑地師古曰零音乃穀反補注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

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

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

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

云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

屠耆單于左大將率眾降侯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諸速累單

于率眾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

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

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師古曰新城字通用烏厲溫敦為義

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

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句王將所主五六

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閭振單于在西邊其

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其後二年閭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

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師古曰破其兵

呼韓邪走其兵師古曰走其兵呼韓邪破其兵師古曰破其兵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服役呂馬士戰關為國故有

威名於百蠻師古曰百蠻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

諸國師古曰諸國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卑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

呂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呂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反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已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師古曰周壽昌曰匈奴貴人相稱

爲大人二字始此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音力于反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願朝三年

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二千騎

爲陳道上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已殊禮位在諸侯至長安者也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呂冠帶衣裳黃金璽綬師古曰綬古也呂辰染綬亦玉具劍

諸侯王之制也師古曰漢九十四下

字本作範其音同耳注先謙曰範當作義王莽傳王作義說

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放也補注流欽韓曰四發乘矢也

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放也補注流欽韓曰四發乘矢也

五把發以爲五把而天一發中則殺一衣見仁心之至若四矢爲一發五已中發戟十之戰也

日勒馬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

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補注流欽韓曰四發乘矢也

注宋祁曰注文之字服字當刪錦綉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諸曰導長平

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其左右當戶之

羣臣皆得列觀補注王念孫曰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紀云其左右當戶以下單官而言猶言左羣右羣之屬耳宣

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及諸蠻夷君長

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爲所築本注徐上有急保漢受降城

有急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即公孫敖所築者城在五

原郡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

發邊郡士馬已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縣西

雞鹿塞注水北道西番子塞障縣故城東有道自縣西北出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補

其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

遇之甚厚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

加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

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呂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

于呂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

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

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

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

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

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呂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

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

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逢之相逢即擊

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注先謙曰逢迎即擊

逢受亦謂迎受之以師古曰逢受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

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亦非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

前文所謂呼韓邪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

西丁令即丁零今塔爾巴哈台之北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

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

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

萬斛已給焉鄧支單于自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
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鄧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
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甌脫得聲問云殺之補注劉效曰鄧支
呼韓邪故漢言其使也言皆者古有使單于言甌脫殺吉甌脫屬
而未盡也上言鄧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
殺吉非兼指單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
當在言字上謂匈奴殺之也余謂皆字
來漢執薄責之甚急師古曰薄責以文簿一呼韓邪單于使
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
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也昌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
足自衛不虞鄧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
所得又不畏鄧支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為盟
約曰自今呂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

前漢九十四下

五

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
新唐書薛延陀傳李勣遣敢死士徑入其庭
誠此謂薛延陀追大度設大度設漢諾水即諾水也
于徑路刀金留犁燒酒
之師古曰契刻燒酒也音呼高反補
注宋祁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
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
為飲器者其飲血盟
置酒人頭骨中飲
以相祖即此是也
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為單于保塞為藩雖
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呂漢國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
單于得呂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不可得行宜遣
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
蓋作言上薄其過
官本注
蓋作言上薄其過
罪過為輕薄
有詔昌猛呂贖論勿解盟其後呼
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鄧支既殺使者自知負

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
與諸翁侯計曰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鄧支單于困阨在
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立之師古曰言與鄧支并力共
居之
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鄧支鄧支素恐又恐烏
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
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鄧支鄧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
上也補注宋祁曰景餘財三千人到康居與康居同
本無馬字史館本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與康居同
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鄧支師古曰語在延壽湯傳鄧
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已鄧
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師古曰語在延壽湯傳鄧
至漢今鄧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已自親師古

前漢九十四下

六

欲取漢女而師古曰欲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師古曰
身為漢家婿而
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
工獨王牆自持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
朝求美人為關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後匈奴入
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復更乃窮案畫工皆
市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呂西至敦煌
師古曰保守也自請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呂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
者皆曰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已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呂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
陰山
九邊考自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數千里
無水草不可驅牧中國得陰山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必踰
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放陰山為禦邊要地陰山以南即為
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
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陰山也
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
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建

塞微起亭師古曰：塞微，深開小道也。築外城設屯戍，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師古曰：先謙曰：匈奴來

寇少所蔽，隱從塞，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

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即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呂罷外城，省亭

隧，今裁足，呂侯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

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呂制諸侯，所呂絕臣

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望也。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登也。而守也。嬖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

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

八也。起塞，呂來百有餘年。師古曰：先謙曰：胡注自武帝起塞時數之。非皆呂士垣也，或

因山巖石，木柴，墮落，豁谷水門。師古曰：墮，落也。豁，豁也。木，木也。石，石也。立死枯，枯，墮落，豁谷水門，皆不可勝計。師古曰：先謙曰：立死枯，枯，墮落，豁谷水門，皆不可勝計。

在平之下，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師古曰：先謙曰：立死枯，枯，墮落，豁谷水門，皆不可勝計。

人研大，山，水，記，胡，河，川，至，牛，關，山，與，白，河，合，其，壘，可，一，二，里，昔

以，限，戎，馬，此，漢，中，郎，侯，應，所，謂，木，柴，墮，落，豁，谷，水，門，皆，然，水，性，端

急，大，雨，則，諸，崖，之，水，奔，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

可，勝，計，也。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呂，壹，切，省，繇，戍，切，謂，機，時

候望單于，自呂保塞，守御。師古曰：先謙曰：御，禦也。必，深，德，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

所呂示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

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單于也。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

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慕，也。禮，義，也。讀，曰：鄉。所呂為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

呂備塞外也。亦呂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呂專眾

心也。師古曰：先謙曰：胡注，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

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

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

呂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呼韓邪

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呂為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留，念，而，留，住，匈奴，中，皆

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

得呂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

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

匈奴。師古曰：先謙曰：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關，氏，古，官，本，史，作，使，是。

呂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

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顯

渠，關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莫，車，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

關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麋，胥，音，先，於，反。皆長

顯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又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其不如立雕陶

莫車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車約令傳國與弟

呼韓邪死雕陶莫車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素音

孝為若鞮見下文周書昌曰後書南單于此以下直稱鞮也復株

累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醢諸屠奴侯入侍且麋胥為

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

妻王昭君補注沈欽韓曰吳兢樂府解題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

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補注錢大昭曰案云是伊墨居次因

為須卜當之妻故亦稱須卜居次耳沈欽韓曰以常惠與烏孫兵

復單于嫂居次驤之居次是其王侯妻號猶今王姬稱福晉也非

公主之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河平元年

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官本考證莫

通鑑作莫渾漢荀紀作黃渾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補注

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曰聞下公卿

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成紀或作

惟示欲不可也作咸是咸案下文谷永杜欽以為不如勿

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

之質師古曰享當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

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

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私使伊邪莫演詐降呂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師古曰沮壞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師古曰反間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責曲於

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不可不詳也不

如勿受呂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辭師古曰讓詐

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

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

寧時復株累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

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雷斯侯入侍師古曰胸音

先謙曰官本呂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

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未入塞病

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

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纒補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雷若鞮單

于烏珠雷單于立呂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呂第五閼氏子興

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雷之弟也第二閼氏即上所謂

日官本第二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

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

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生奇材木箭竿

就羽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早反補注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

言其利師古曰直猶正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

國之威根即但呂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意說單于而來

之藩至匈奴呂語次說單于曰注先謙曰胡語見匈奴入漢

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注先謙曰胡語見匈奴入漢

譯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

斷關之注宋祁曰開當作問先謙曰通鑑關作省兩都尉士卒

數百人呂復天子厚恩注官本注未有也字其報必大漢得此

宋祁曰厚恩當作饋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

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書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

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呂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

匈奴有溫偶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偶以擊鼓血尸逐以染

生謂山之所出草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注胡語見匈奴入漢

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注先謙曰胡語見匈奴入漢

國不二名始名知史從前漢九十四下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

車皆仰此山材木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

西邊匈奴邊國小蒲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

于遣使上書呂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

法當死更大赦二注師古曰更經今徒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明年待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餘仇揮王稽留昆入侍注師古曰稽

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注師古曰援音爰翁侯人眾

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洽

同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為質匈奴注師古曰遂音錄單于受呂狀聞漢遣中

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

質子注師古曰先謙曰以兩國並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

質子注師古曰先謙曰以兩國並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

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也注服虔曰游猶流

來故曰上游也注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

國輒有大故注師古曰大故上由是難之呂問公卿亦為虛費府

帑注師古曰帑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

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二皆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

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注師古曰隙從此開本北地之狄注師古曰狄本匈奴本五帝所不

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

明之呂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

築長城呂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

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注師古曰石畫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

策也注師古曰策也音獲補注宋一新曰石卒其所呂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

之計其事注師古曰之計其事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呂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

遺之注師古曰遺之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眾微於使墜注師古曰微要也音匈奴覺之而去徒費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注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

餘年注師古曰操持也音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寔顏襲

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注師古曰

又禪祭也注師古曰禪祭也虜名王貴人呂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又禪祭也注師古曰禪祭也虜名王貴人呂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宵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邊人謂舉燧燧為狼火狼望謂狼候望之地曰為不
壹勞者不久佚不斲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曰忍百萬之師曰
摧饑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
獸口也廬山匈奴中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心不順也
掠鳥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曰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
賤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
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
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補注王念孫曰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為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
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
則所懷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化扶伏
則所懷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化扶伏
稱臣師古曰伏音補北反補注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與專同專
臣周壽昌曰扶伏即匍匐也師古曰匍音其兩
制謂以為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彊音其兩
本無何者外國天性忿鸞師古曰鸞音竹二反形容魁健魁大也負力怙
氣負恃也師古曰難化呂善易隸呂惡補注先謙曰胡注隸習也言易習
於為其疆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
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也籍蕩姐之場師古曰姐音紫補注先謙曰胡
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姐之場師古曰姐音紫補注先謙曰胡
注元帝永光三年號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胡
西羌多姐反豈是邪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胡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懸也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師古曰閭郡縣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師古曰蓄古災字也
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補注先謙曰胡注引師古

日懸絕也師古曰懸絕也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呂來厭之辭疏呂無日之期
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疏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
之辭以怨漢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言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
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補注先謙曰胡注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於內辯者擊於外師古曰擊言使車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盡謀慮較未然時更難措置師古曰置城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置城
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呂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豈為康居
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
北向相似也迺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為國不安也唯
陛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已遏邊萌之禍補注先謙曰胡注書奏天子
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
斤補注先謙曰胡注官本雄作繒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
名王目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
壯願從五百人入朝曰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呂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勝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
先謙曰胡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由此得名告之呂加敬於單于師古曰
以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
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

此制
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字 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肖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

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而己師古曰蠱古反螫與蠱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艾讀曰疲耗損也創音而天

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呂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補注先謙曰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已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尙多

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呂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呂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呂登代助爲順單于

遂越與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呂弟

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呂弟屠耆闐氏子盧渾爲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呂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呂爲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歎

補注宋祁曰廚字上當有右字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

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

辭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

也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

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入為寇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人塞

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歎與五威將軍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

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

載已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至塞下單于

易牛也補注周壽昌曰若今之長轂短卸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多遺單于金珍因諷說

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

前漢九十四下

至

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

歎又曰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十二月還

入塞莽大喜賜欲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

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卑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

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

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遺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

積王師古曰積音讀補注先謙曰上文昭君二女長女云為須卜

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此當戶乃當于之義與云下應更有

云字文義乃明據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歆與奢等俱至

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呂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

脫歸匈奴補注先謙曰即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

呂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

會當病死莽呂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

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王補注所已尊

榮大昭曰陸當作陸遂遂任名捷莽侍者問明所生女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

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補注周壽昌曰功臣曰歸

王李烈降侯其孫颯嗣侯此殆即其人颯諱字近又緣上展德侯

颯而誤下稱劉璜者必賜姓失載也以故侯從先武得紹封復

國建武六年使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

侯呂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

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開之時也孝宣皇帝輔

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已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

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已敗而漢復興亦我

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

角堂之鄭注堂讀如掌單于終持此言補注周壽昌曰攷工記弓人維

直單于大奇之此云單于終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持此言是卒末如遵所說也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詩稱戎

前漢九十四下

至

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春秋有道守在四夷春秋左

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言德及遠補注王先謙曰春秋有言也與書戎

詩稱同意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臣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

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

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已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

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威服而臣畜

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

山谷雍呂沙幕

師古曰雍讀曰壘

天地所呂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

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呂外而不內疏而不

戚

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

而守之

師古曰懲謂使其創父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呂禮讓羈縻不絕使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虛受堂

五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終

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西夷君長百數十數補注錢大昭曰西當作南南監夜郎最大師古

今邊義府桐梓縣東二十里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南

名也滇音顯自滇北君長百數十數耶都最大師古曰今之耶都

朝治此皆推結師古曰推音直追反結讀曰繫為繫如推之形

韓云桐師漢志作同並益縣體相似在曲靖府雲南縣北補注此

葉榆師古曰葉榆漢志作同並益縣體相似在曲靖府雲南縣北

明師古曰葉榆漢志作同並益縣體相似在曲靖府雲南縣北

府西昌縣昆明今寧遠府臨源縣治唐編髮師古曰編髮

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蜀東北君長百數十數徙都

最大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從縣屬郡都徙後為流

府東徙今雅州自秬呂東北君長百數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

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馳音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

虛著於土地也音直路反在蜀之西自駹呂東北補注先謙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處作居在蜀之西自駹呂東北補注先謙曰

有記君長百數十數白馬最大補注齊召南曰案白馬居地也山

州南蠻傳先謙曰今階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

威王時補注沈欽韓曰華陽郡志作頃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蹻也謂絲江略巴黔中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

而史記巴下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

有蜀字衍文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

云滇池補注先謙曰史記方上有地字是此傳一統志滇池在雲

南府昆明縣南望貢縣西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

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呂其眾王

滇變服從其俗呂長之師古曰為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微師古曰

其先謙曰官本闕作開史記同案作關是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秬馬楚僮旄牛呂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

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

日南粵食蒙蜀枸醬音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根長二

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梗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

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名渠則有之食讀曰飢補注錢大昭曰南方

州木狀尤辛不酢今名渠則有之食讀曰飢補注錢大昭曰南方

者小而青謂之枸焉可以為食故謂之枸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

官本赤作桑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先謙曰

官本赤作桑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先謙曰

無也字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安反禺音閭補

之上流脈水在後書謂之逕水者也地理志南郡番禺縣水東至四會入

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鬱鬱縣水首受夜郎縣水東至四會入

逕廣東廣州入海夜郎侯以竹為姓詳見後書蒙歸至長安問蜀

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補注沈欽

盤江在貴州境者為北盤江出四川烏撒府西北五十里於牂

河折而南經雲南東益州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又南為七星關

河折而南經雲南東益州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又南為七星關

盤江即江廣百餘步足行船南粵呂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

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

子之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呂長沙豫章往水道

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補注先謙曰史

柯出不意補注王念孫曰出下說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

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先謙案捐鳥可數千里得

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竊因盛言大夏在漢西

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師古曰求

也補注先謙曰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光迺謂為求道師古曰

南字衍史記無祁曰遷史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

王名補注宋祁曰遷史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

當作當注云當一作賞補注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

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

一夜郎侯亦然各自一州補注王念孫曰王當為主上云云

一州之主皆其證師古曰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

上使馳義侯補注先謙曰武紀作越驍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

校尉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索隱即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師古曰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滅還誅反者師古曰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師古曰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舊郡都為沈黎郡補注先謙曰冉駹為文山郡記文作汶字同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論滇

王入朝師古曰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

自保就師古曰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

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先謙案捐鳥可數千里得

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竊因盛言大夏在漢西

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師古曰求

也補注先謙曰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光迺謂為求道師古曰

南字衍史記無祁曰遷史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

王名補注宋祁曰遷史四歲餘補注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

當作當注云當一作賞補注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

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

一夜郎侯亦然各自一州補注王念孫曰王當為主上云云

一州之主皆其證師古曰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

上使馳義侯補注先謙曰武紀作越驍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

校尉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索隱即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師古曰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滅還誅反者師古曰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師古曰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舊郡都為沈黎郡補注先謙曰冉駹為文山郡記文作汶字同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論滇

王入朝師古曰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

自保就師古曰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

善呂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夷事漢
難舉國降補注曰劉敬曰多一滇字請置吏入朝於是呂為益州

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百數補注曰先

本數作入引宋補曰百入獨夜郎演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

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牁同

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遺水衡都尉牂牁

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提為云云破發蜀郡提為犍命萬

胡即下辟胡此文不應止書其官當有脫文發蜀郡提為犍命萬

餘人師古曰奔古奔字擊牂牁大破之補注曰牂牁郡犍命萬

奔命萬師古曰奔命萬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

都尉呂五字衍文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補注曰益州益因辟胡之敗可參證得

之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

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補注曰見昭紀始元五年上

太守察動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

一時不早發兵也補注曰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

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在勃之心官

本勃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吳武也

也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

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穀也要害者在選任職

太守往呂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執者即呂為不毛之地亡用

之民聖王不呂勞中國師古曰不毛言不生草木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

王侯勿復遷如呂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也師古曰如亦若

反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

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牁太守補注曰沈欽韓曰常立

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補注先謙曰

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補注先謙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

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呂為侯王郎怨恨師古曰郎其王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補注錢大昕

周欽錢大昭曰改太守為大尹莽制也師古曰郎其王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補注錢大昭曰益州

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呂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

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

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嶺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

貴復舊號師古曰此漢興者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

之有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有罪者徙之於越十三歲至二世時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秦

地與其土人雜居平越地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補注至二世元年六年總十三年耳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補注

且死下一考證云案此郡尉也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

即今之循州補注先謙曰案在今惠州府龍語曰聞陳勝等作亂

川縣西北唐循州府歸善縣東北五里語曰聞陳勝等作亂

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吾欲與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補注沈欽韓曰廣東新語淳溪陽山

險之意也案元和志師古曰元和志任囂城在詔州樂昌縣南五里輿地紀要趙

以定此城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山

謂作背南北東西數千里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番禺負山險

陰字海南北絕向此以阻字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番禺負山險

乃能上書自誇於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

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

反讎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補注先謙

聚兵自守因稍召法誅秦所置吏呂其黨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

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十一年遣陸賈

立佗為南粵王補注先謙曰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

補注先謙曰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補注周壽昌曰時桂陽等

官本無也字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補注周壽昌曰時桂陽等

南粵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

欲倚中國師古曰倚倚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

號為南武帝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下有越字是荀紀通鑑發兵攻

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範擊之師古曰隆慮會暑

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隆慮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

因此呂氏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瓠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瓠駱

與中國侔師古曰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迺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

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

使粵者補注先謙曰陳平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

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

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

年傳趙有側室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

云凡子之生皆就側室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

公馬之生其母皆出於側室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

伯職正室謂之門子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

藩于代道里遠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在傳趙有側室注非也

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臨事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

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呂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

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

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呂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

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

注先謙曰官朕呂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

益於此時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

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

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

吏吏曰高皇帝所召介長沙土也師古曰朕不得擅變焉

本得吏曰得王之地不足爲大得王之財不足爲富服領呂

一乘之使呂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乘

前患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使賈誼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

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

曰願說非也遺人衣服但計精機何論綿之厚薄周禮人注

褚者文云本或作貯是褚乃貯藏之義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

所貯衣有上中下三等師古曰謂東願王聽樂娛妾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

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

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

璽呂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孝惠皇帝卽位

義不忍絕所呂賜老夫者厚甚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

士信讓臣師古曰細土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夷外粵金鐵田

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卽予子牡母與牝師古曰恐老夫處辟

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自己祭祀不脩有

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吏相與議曰

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呂自高異師古曰故吏號爲帝自帝其國

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

老夫竊疑長沙王說臣故敢發兵呂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

西有西國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王郎西國也後漢書馬援傳注西于縣故城在今交州

縣東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補注先謙曰魏炎武云顏

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

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鍾作鐘官本

鍾作鐘官本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音扶目反復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補注沈欽韓曰表異錄紫貝即珂桂

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帝以獻陵廟載以赤音丁故反補注沈欽韓曰大業拾遺錄隋時始安縣雜穀桂蠹四

瓶以蜜漬之紫也辛香有美味之去痰飲之疾蘇云赤殼小車者

續志云小使車蘭與赤轂追捕考案有所生翠四十雙補注沈欽

勅取者之所乘蓋即追捕車取其疾速

解蒼梧翡翠桂海虞衡志翡翠出海南孔雀二雙味死再拜曰聞

皇帝陛下陸賈還報補注沈欽韓曰御覽百九十四裴淵明廣州

記曰尉佗築臺百朔望升拜號為朝臺又傍

前漢九十五

江構起華館以選陸賈因稱朝亭文帝大說師古曰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人

朝請師古曰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武帝建元四年補注王鳴盛曰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

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以二十餘歲為龍川令亦

六十餘矣補注王鳴盛曰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

孫胡為南粵王補注王鳴盛曰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

蓋佗之太子早卒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補注王鳴盛曰

傳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又脫粵字則正義

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引此正義

典與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

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於

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為興師遣

兩將軍往討閩粵補注先謙曰據武兵未除領閩粵王弟餘善殺

郢呂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

興兵誅閩粵死亡呂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

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

誅郢亦行呂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已

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休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

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

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師古曰嫪

先謙曰史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為后與為嗣漢數使

記者風諭師古曰風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人見要呂

用漢法比內諸侯補注先謙曰嬰齊約也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

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

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補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

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補注先謙

明缺是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

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

倚漢威師古曰倚倚漢威師古曰倚倚漢威師古曰倚倚漢威師古曰倚倚漢威師古曰倚

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除其故

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撫王太后后飭治行

裝重資為入朝具補注先謙曰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

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

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也晉約曰秦王即

也光自據蒼梧地得秦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

王安在以秦趙同姓平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

眾心愈於王古曰王之上書數諫止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香權謀誅嘉等古曰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曰嘉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古曰嘉見耳目非是古曰即趨出太后怒欲銳嘉呂矛古曰嘉見孫先謙曰當云無字引宋祁曰正文鑑字上別本有微字自意孫云別本是也若無微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自微字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古曰李奇曰介弟也即甲也弟將卒居外者補注王念孫曰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成義當依史記作介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適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已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怙亡決又呂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呂興兵欲使莊參呂二千人往

國前漢九十五

參曰呂好往數人足呂武往二千人亡足呂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郝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古曰顧川都縣人郡音東漢注錢大昕曰李陵傳作濟南相奮曰呂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古曰史記作二百必斬嘉呂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揚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適逢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古曰史記有器字入獻天子呂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廣賣呂為僮取自脫一時利古曰補注周昌曰史記作一時之利一本如作取案僮即奴也自脫一時之利有取字意方足作僮奴者因如字近取而為耳先謙曰官本取作奴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適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衛陽侯建德為王古曰補注史記曰蒼梧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闖道給食古曰後漢書之令深未至番禺四十里粵呂兵擊千

秋等滅之使人而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古曰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廣德為侯古曰侯表作能侯益脫一字繁又龍充之傳以此為古字又說為漢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古曰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議臣不討立晏如古曰師古曰言安無憂也令粵人及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古曰補注沈攸之曰武紀作下浪水然則故歸義侯二人為戈船下濶將軍古曰補注橫浦即浪水也說詳記故歸義侯二人為戈船下濶將軍古曰補注日史記補作屬字同二人嚴甲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古曰補注梧也離後入加水下相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已罰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國前漢九十五

柯江咸會番禺古曰補注先謙曰馳義侯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廛破石門古曰補注先謙曰此即楊侯傳所云石門之功也陸在始興縣西三百里是趙日廣州新語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十里昔呂嘉鎮石門一名石門廣州新語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十里始興縣故尉陀築萬人城於此楊侯先陷尋廛即此先謙案陳南雄州始興縣西北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呂粵數萬人古曰補注劉放曰挫敗也史記無下男字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遇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尋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古曰補注先謙曰史記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伏波遇為營以侍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古曰師古曰來者謂以侯印而放令還更樓船力攻燒敵古曰補注日力盡反歐而入伏波營中古曰師古曰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古曰補注

音丈二反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
解在高紀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
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
今行軍總管司馬也補注朱一新曰史作其故校尉司馬蓋以故
校尉而今為軍司馬也故功臣表云蘇弘以侯波司馬得南越王
建德侯未聞有校司馬之稱也此故其二字誤例又脫陽侯郎都稽
尉字師古因為之說耳先謙曰建德侯仍封侯陽侯郎都稽
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建德侯仍封侯陽侯郎都稽蒼梧王趙光
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
道侯蘇林曰揭陽南海縣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安道侯揭陽
史定或其人姓名定耳否則粵將舉取呂軍降為原侯師古曰
軍名取也功臣表騰補注先謙曰揭陽南海縣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桂林監居翁服虔曰姓居翁諭告師古曰甌駘四
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補注先謙曰揭陽南海縣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桂林監居翁服虔曰姓居翁諭告師古曰甌駘四
潮將軍兵及駟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已其地為儋
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
樓船將軍呂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
亡前漢九十五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補
先謙曰集解徐廣曰騶一作騶索隱徐秦并天下廢為君長已其
說是上云騶騶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并天下廢為君長已其
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補注王鳴盛曰地理
屬秦而無諸與搖其地如故閩秦末久旋率兵從諸侯滅及諸
秦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先謙曰徐廣云今建侯官是師古曰吳芮
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
河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
王師古曰呂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
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治臨海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
朱育傳漢東粵王以閩中故地都治臨海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
領於南越之東都尉史因後日之名書之後又其民盡徙東
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論其功師古曰追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東甌今温州永
東甌城在建寧府東南十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
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閩粵未肯行獨東甌
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呂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
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粗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粗發兵圍東
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粗人相攻擊固
其常不足為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請蚡言當救天子遣助
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粗引兵去東甌
請舉國徙中國補注王念孫曰東甌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
此不當稱東甌也史記及通鑑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補注朱一
邊防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補注朱一
舉是六年閩粗擊南粗南粗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呂聞上遣
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喻領閩

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已擅發兵不請故天
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
更來也補注先謙曰眾盛強今難勝之後必
官本注盛強作強盛滅國乃止今殺王已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
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殺
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
焉迺便案兵告大司農單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
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孫君丑不與謀師古曰孫君丑
讀曰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粗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中郎將案史
將劉說誤奉閩粗祭祀餘善呂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
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
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粗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粗反餘
善上書請呂卒八十補注先謙曰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補

不可 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

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許之呂故滿得呂兵威財物侵降

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又未嘗入見朝見天子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

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倚中幸師古曰親將燕代卒悍

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

卒卒皆恐將心懸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

遇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

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

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師古曰不肯與樓船共功呂故兩將不相得左

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

先謙曰史記和作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師古曰

引官本前作制率作卒乃使衛山諭降右渠師古曰乃作及不能顯

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

奪今兩將圍城又乖異呂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

之師古曰有便宜得已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呂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

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已爲然而已節召樓

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

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師古曰韓陶通龜從之尼谿相參

將軍王唼師古曰唼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

名失之矣不富尋下又于吹音煩人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

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師古曰不能與左將軍相

能與猶言不如也師古曰不如也孫曰史記恐不能與下有戰字案如

何奴傳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師古曰與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補注先謙曰官本政當作攻一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

前漢九十五

三

虛受堂

五

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畫清侯師古曰畫音獲陶爲秋苴侯晉灼曰功

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千餘反補注先

諫曰史記秋作萩同表作萩諫官本干作子

幾侯補注先謙曰表最呂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案溫王念孫曰溫陽溫省張昭之誤

溫陽侯景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還死于侯破甌南水

路景爲東南運恩賜縣故城西馳驅輕勇漢武帝元封四年封

城郎駱駝臨先謙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襄市樓船將軍

日官本沮作沮

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補

日齊召南云案樂浪郡有列口縣然非列人海之口也志曰吞

欽韓云紀要列口城南西至結繩入海然則列口在黏蟬縣突流

在朝鮮國王京西南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已

粵伯師古曰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

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閒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遣世富盛能成功補注先謙曰官然曰勤矣師古曰已甚也本能上多動字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恩作道引宋祁曰傳德一作恩德豈古所謂招攜呂禮懷遠呂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德仲言於齊笑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特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補注
傳者古音國讀如城廣雅釋詁城國也後書烏桓傳時有城
王漢始通西域在史記後史公但作大宛傳班固分大宛傳為
張騫李廣利傳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補為西域傳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九十六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西域呂孝武時始通 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

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

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

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

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載中

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

漢書九十六

西域呂孝武時始通 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

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

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

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

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載中

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

漢書九十六

西域呂孝武時始通 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

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

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

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

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載中

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

漢書九十六

姑師樓蘭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同疆地匈奴
西域北山之陽先謙曰後書烏桓傳時有城 南北有大山補注徐松曰通鑑

傳者古音國讀如城廣雅釋詁城國也後書烏桓傳時有城

王漢始通西域在史記後史公但作大宛傳班固分大宛傳為

張騫李廣利傳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補為西域傳

漢書九十六

西域呂孝武時始通 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

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

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

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

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載中

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

漢書九十六

西域呂孝武時始通 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

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

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

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

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載中

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

漢書九十六

西域呂孝武時始通 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

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

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

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

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載中

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

漢書九十六

克其河源出於南山者先諱曰水經河水下云出於闕字與真同
其源出於南山者先諱曰水經河水下云出於闕字與真同
下城南山五百八十里先諱曰水經河水下云出於闕字與真同
雪山記中南山有雪山者先諱曰水經河水下云出於闕字與真同
馬氏文獻通考言南山有雪山者先諱曰水經河水下云出於闕字與真同
北二百餘里誤以蔥嶺為南山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詳見于
關國阿克集之地東注蒲昌海補注徐松曰和闐河與蔥嶺南
是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南有庫斯騰淖爾水
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南有庫斯騰淖爾水
昌海也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南有庫斯騰淖爾水
海一名鹽澤者也補注先諱曰水經河水下云出於闕字與真同
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澤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
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算見星日少多鬼
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史
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勃澤一名鹽澤一名蒲昌海一名
名罕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一說文瀾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澤在昆侖山下今同語謂之羅布淖爾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王念孫曰載震水地記云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陽
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一百一十八里
昌城鹽澤及玉門關義引漢書地理志去玉門關三百餘里
西之也漢紀孝武紀作陽關三百餘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之誤河
水注作東去玉門關三百餘里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
魯番城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
三百餘里明廣表三百里師古曰袁長也音茂補注王念孫曰不
傳寫等字字明廣表三百里師古曰袁長也音茂補注王念孫曰不
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河水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
書刪之誤也水經注原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河水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
然據此州郡四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兩雅音義引漢書作廣
輪三百四十里馬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兩雅音義引漢書作廣
百餘里北有圓池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注徐松曰郭璞山海
三南有方池池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注徐松曰郭璞山海
不減水經注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注徐松曰郭璞山海
文有亭字皆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補注徐松
無水經注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注徐松曰郭璞山海
之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

赤色蒙古語謂石為齊老謂北極星為噶達素謂黃金為阿勒坦
山麓之石遠望如天也湧出數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
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爾多斯故塔拉中其泉數百泓所謂火敦
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百四十里經阿爾瑪斯河占西折而東南
流五百里折而南五百四十里經阿爾瑪斯河占西折而東南
石里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
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里經阿爾瑪斯河占西折而東南
不獨此傳統括詳盡蓋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
西域本其家乘以爲國史故所記地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
出於積石之北因山海經之說而後儒異議今若合符節小積石
禹貢之積石山在青海之北而積石山在青海之北而積石山在
域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山通流繆悠之論出不足多據唐機
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蓋初唐時人猶祖班固之說也自玉門
域有兩道補注徐松曰蒲昌海與積石山通流繆悠之論出不足
至拂林國達於北海伊吾經蒲昌海與積石山通流繆悠之論出
海其南道從鄯善至玉門關西漢書地理志云蒲昌海一名勃澤
扼其南道從鄯善至玉門關西漢書地理志云蒲昌海一名勃澤
皆在天山南山北為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
北一道漢書之南道今不置驛漢之北道後漢書之南道今不置
往同驛書之南道今不置驛漢之北道後漢書之南道今不置
流沙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
里至車師爲一道從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
波路爲一道從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
數其分自道案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
數單從從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
南上反從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
北者密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義
傳並南山謂此波義亦近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
波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
循河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義亦近傍山波
南後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
廷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
波善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善西行二百里至鄯
戒廬至渠勒又南道之南所謂僻南不常孔道者也南道西踰

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大月氏在葱嶺西國也其南

為國通焉高祖更西南為大月氏自車師前王廷補注王先慎曰

越通焉本傳下文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補注徐松

名烏什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西行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至疏勒今疏勒縣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蘇河以

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

徐松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里始地志臨洮今臨洮縣西至洮水今洮水二百

如送袁西境及高五十五國而西域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
遂窮此亦單建而小其力之義也
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補注徐松曰史記樂毅傳索隱護謂總領
黎胡次等人其後曰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都善呂西使者鄭
漢請和親
吉迎之既至漢封曰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補注先謙
神爵三年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年事此三字詔通鑑考異已辨之乃因使吉并護北
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南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由此罷補注先謙曰胡注曰逐王既降西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補注徐松曰國朝於漢故簡僕都尉罷
亂五單于自立是益弱
先餘反觀者言古反補注徐松曰下言披莎車是則近莎車故水
經注以爲自輪臺反補注徐松曰漢書絕不見莎車爲車師之事且
遠於烏壘千餘里非莎車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爲車師之訛
使田北青疑卽下傳別田車師特水經注已然是鄒氏所見漢書
已同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
屬都護補注徐松曰卽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
下傳三校尉

顏以校兵爲名顏於表下注云有茂校尉已校尉處猶甲乙等各有
 方位而茂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茂已位在中央今所置
 前校尉處是吳又引馬融傳注謂茂已居中爲中堅二校之說取爲
 居屯田之中又引王彥寶說茂已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
 唯漢官儀服勝之說爲近蓋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說亦不爲得
 域在西爲金匈奴在北爲水茂已校尉以制匈奴而葦西域其特名曰
 傳云已用匈奴所上者以屯田車師前王庭近匈奴故不可田考
 戊制之亦卽厭勝之義也
 漢時屯田常在渠犂昭帝時分置輪臺宣帝時別田車師皆不久
 車師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庭方龍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
 卽罷屯已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方龍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
 田吏士不言渠犂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
 人降都護補注陰詔曰匈奴傳蒲類澤得單于使者蒲餘
 表蓋未侯周壽昌曰率眾降蓋無不侯者他曰匈奴降侯者可證特
 種侯不見表者亦爲有言趙充國傳封若零弟澤爲歸漢侯且
 狀漢以爲言兵毘奚盧侯鳥孫國傳元始中封卓兌寔爲歸義侯
 表皆未見史表云御史大夫楊陵侯岑遵而侯表無之辰
 太子傳女尙平興侯嗣子平興侯姓名表中俱無者也
 都護分

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訾離地已處之補注徐松曰蒲類王舊在西蓋

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注徐松

陽關自近者始補注徐松曰漢仲山碑出入放詳亦借詳為翔出

東入焉巖嶺之西南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

北至焉耆焉耆之北即天山車師道北於此終焉先謙曰官本出陽

關提行不曰姑羌孟康曰姑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補注先謙曰

元成傳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焉耆羌戎牧羊人從人牧羊多

雲南羌方今哀牢郡善姑降附歸德也西域圖考姑羌國王號去胡

來王師古曰言去唐胡戎來附漢也補注先謙曰去陽關千八百里

近王師古曰言去唐胡戎來附漢也補注先謙曰去陽關千八百里

得通故不言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里數作八者是越本非去

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傳特於姑羌樓蘭兩國標去陽

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

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孔道也老子道微如孔字亦作空張

傳樓蘭姑師通衢大道空道是也說文孔道微如孔字亦作空張

關西南蓋與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注徐

姑羌難處者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注徐

立西羌傳故因西域道里所經並言都善國補注先謙曰官本提

併小宛精絕皮盧且末四國亦見于關沙車傳下三國晉魏仍為

都善里書後漢書云自西域圖考云唐書地理志都善在蒲昌海

里此西域之門戶則蒲昌海以東皆其地今鳴順之千百里戈壁皆

東地也漢書注北河自且末國東來經注蒲昌海也水連入地志敦

東入焉耆焉耆之北即天山車師道北於此終焉先謙曰官本出陽

關提行不曰姑羌孟康曰姑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補注先謙曰

元成傳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焉耆羌戎牧羊人從人牧羊多

雲南羌方今哀牢郡善姑降附歸德也西域圖考姑羌國王號去胡

來王師古曰言去唐胡戎來附漢也補注先謙曰去陽關千八百里

近王師古曰言去唐胡戎來附漢也補注先謙曰去陽關千八百里

得通故不言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里數作八者是越本非去

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傳特於姑羌樓蘭兩國標去陽

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

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孔道也老子道微如孔字亦作空張

傳樓蘭姑師通衢大道空道是也說文孔道微如孔字亦作空張

關西南蓋與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注徐

車師二王皆破焉因暴兵威呂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補注徐松曰史記暴作舉

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因之漢書義長還封破奴爲泥野侯恢爲

浩侯蘇林曰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補注徐松曰史記作酒泉別亭障至玉門言自酒泉

郡別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障者樓蘭旣降服貢獻匈奴

猶親道有密艾亭廣至有昆侖障之類

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

宛補注徐松曰掘武紀廣利傳再出兵至太初三年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

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注徐松曰因樓蘭者使漢不覺時漢軍正

任文將兵屯玉門關補注徐松曰任文見匈奴傳是爲貳師後距

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注徐松曰距抵拒也說文無拒字依許義距當作距

詔文便遣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補注徐松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隨後見李廣傳樓蘭王之後距蓋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

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師古曰簿戶反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戶上篇作步是

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旨自安願徙國入

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亦因使候司匈奴補注先謙曰司官本

何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

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

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注徐松曰卽漢復責其質子

漢復責其質子補注徐松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者於後王爲王

師古曰匈奴在漢前問樓蘭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

爲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問樓蘭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

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補注徐松曰樓謂王曰先王遣兩子

質漢皆不還補注徐松曰據此則安歸尉屠者於後王爲奈何欲

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

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補注徐松曰案卽今噶樓

北卽白龍堆常主發導補注徐松曰大宛傳爲發導譯抵

居索懸發導謂發導令人導引負水

言馬行若干日者此當爲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有蒲陶諸果西
數則只未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日也
通精絕二千里補注徐松曰谷本注三千案下精絕國言去長安
書云日未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則日未通精絕正二千里也魏
至唯老駝豫知方流沙數百里則日未通精絕正二千里也魏
即將老駝豫知方流沙數百里則日未通精絕正二千里也魏
不防者必至危矣是即通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小宛爲鄯善所并後復王治打零城
師古曰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戶百五十
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西

者十九國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補注徐松曰
凡四十人補注徐松曰
里三百東與姑羌接辟南不當道補注徐松曰
所據之山谷近於南其實先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精絕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未至精絕又云精
云當在今和闐極東大戈壁中河水注南河王治精絕城去長安
自打彌國來東運精絕國北下上

八千八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
六十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
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補注徐松曰
南接精絕是精絕北境以河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隘補注徐松
爲界過河即渠卑與鄯善治所并後復立魏志注
文阨下云塞也漢時有此語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補注徐松
徐松曰不言東者與日未互見義案魏志云東南接且未南接
精絕渠卑亦曰東南接且未南接精絕渠卑西至龜茲五百八十
里是知精絕國境東西長也

戎盧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戎盧爲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
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
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
尉及後城長不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
爲國故亦無官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
南與姑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補注徐松曰

漢書補注 卷九十六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打彌國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打架索隱曰打架國名也案打即打
門經鄯善且未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有傳改號拘彌又云出玉
于實見魏志注晉時號拘彌見釋法顯佛國記唐稱拘彌實見
大河自西域記又作俱密即拘彌之變字也見唐書西域傳河水
南河已合矣此引鄯善東北分敘亦便尋檢左右諸國疆域西域
水道考云于闐國合蔥嶺南北河而東流克勒雅雅城東西域
鹽澤巨那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即此河也唐書云于闐
東三千里有建德力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鹽澤巨
故城今里在城東南郭遷移不足爲異河西北流三百里入大河王
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八百二十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補注徐松曰
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
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
墨接補注徐松曰
三百里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爲于寘所統後復立魏王治犍
及河水注與此同今名靈彌補注徐松曰
渠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爲于寘所統後復立魏王治犍
都城補注徐松曰
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
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姑羌北與打彌接
在西晉南接姑羌此南亦姑羌可知
于闐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晉梁後魏周隋後晉
里運山相次所都城八里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
打彌三百九十里打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戶三千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
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補注徐松曰

漢書補注 卷九十六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打彌國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打架索隱曰打架國名也案打即打
門經鄯善且未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有傳改號拘彌又云出玉
于實見魏志注晉時號拘彌見釋法顯佛國記唐稱拘彌實見
大河自西域記又作俱密即拘彌之變字也見唐書西域傳河水
南河已合矣此引鄯善東北分敘亦便尋檢左右諸國疆域西域
水道考云于闐國合蔥嶺南北河而東流克勒雅雅城東西域
鹽澤巨那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即此河也唐書云于闐
東三千里有建德力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鹽澤巨
故城今里在城東南郭遷移不足爲異河西北流三百里入大河王
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八百二十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補注徐松曰
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
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
墨接補注徐松曰
三百里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爲于寘所統後復立魏王治犍
及河水注與此同今名靈彌補注徐松曰
渠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爲于寘所統後復立魏王治犍
都城補注徐松曰
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
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姑羌北與打彌接
在西晉南接姑羌此南亦姑羌可知
于闐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晉梁後魏周隋後晉
里運山相次所都城八里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
打彌三百九十里打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戶三千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
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補注徐松曰

漢書補注 卷九十六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打彌國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打架索隱曰打架國名也案打即打
門經鄯善且未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有傳改號拘彌又云出玉
于實見魏志注晉時號拘彌見釋法顯佛國記唐稱拘彌實見
大河自西域記又作俱密即拘彌之變字也見唐書西域傳河水
南河已合矣此引鄯善東北分敘亦便尋檢左右諸國疆域西域
水道考云于闐國合蔥嶺南北河而東流克勒雅雅城東西域
鹽澤巨那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即此河也唐書云于闐
東三千里有建德力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鹽澤巨
故城今里在城東南郭遷移不足爲異河西北流三百里入大河王
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八百二十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
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補注徐松曰
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
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
墨接補注徐松曰
三百里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爲于寘所統後復立魏王治犍
及河水注與此同今名靈彌補注徐松曰
渠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爲于寘所統後復立魏王治犍
都城補注徐松曰
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
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姑羌北與打彌接
在西晉南接姑羌此南亦姑羌可知
于闐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晉梁後魏周隋後晉
里運山相次所都城八里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
打彌三百九十里打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戶三千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
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補注徐松曰

漢書補注 卷九十六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皮山不容去長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
人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
合蒲鞬補注徐松曰蒲鞬又云南接西與難兜接補注徐松曰縣度
兜爲山居田石開達摩悉數帝國在南山開堆西夜國下沙石草漫
寒風凄烈雖植麥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西域傳云石山石草
豆少樹林乏花果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西域傳云石山石草
此非別國之累石爲室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西域傳云石山石草
師古曰自高山下豁洞中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
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
孟說是也明史西域傳納失者罕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
蓋小步馬師古云百步千步者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案唐
謂之碎走此多馬之能步驟各有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案唐
說不爲非也先謙曰官本注細步下有言其二字有驢無牛其西
則有縣度師古曰縣度而度也縣古懸字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
度故國得其名也又云釋法顯又言度何便到烏長國烏長國去
卽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先謙案烏長疑卽烏耗音近字異也去

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注徐松曰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
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二千里補注徐松曰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
里補注徐松曰據此文是烏托縣度者石山也補注先謙曰魏
車西南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人行以繩索相
持而度因以名之釋法顯西域傳曰度越山惟石壁立千仞絕
順嶺西南有十五里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人行以繩索相
之目眩下有石名新頭河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人行以繩索相
梯者凡度七百梯梯級皆石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人行以繩索相
恒通河河兩岸皆石梯級皆石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人行以繩索相
實正是漢所往來何云張騫未至乎通典云今案懸懸之國案屬
相屬縣度山也徐松曰長放石山通典云今案懸懸之國案屬
里豁谷不通御覽引徐松曰豁谷昌繩案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補注先謙曰後漢書西夜有傳云一名漂沙漢
見抄車傳下徐松云考傳文依前無雷耗異字合不言西夜莎
車言西夜不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異字合不言西夜莎
石截然爲二國惟蒲鞬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河水注所引仍無西
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代山離云與黎軒條

支接補注山國云與鄰善且未接豈以文義相屬遂指爲一國乎
下傳所書地理證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益屬漢書西夜國王號子
一范氏之論爲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合王治呼健是號子者其
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云其王號子合王治呼健是號子者其
班固未誤爲一國范氏偶未審耳本書各國俱未稱王一行何獨西夜
有號子合之稱後魏書云其王號子合王治呼健是號子者其
子合呼健之稱後魏書云其王號子合王治呼健是號子者其
去數百年不得引此作證先謙案後漢書云其王號子合王治呼健
夜子合呼健之稱後魏書云其王號子合王治呼健是號子者其
四國地西夜國考云西夜在皮山西北西夜國今乾竺特之西境宋雲往天
南境治呼健谷師古曰治呼健谷在皮山西北西夜國今乾竺特之西境宋雲往天
健爲西夜國中谷名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補注徐松曰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
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
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五里到子合國蓋于關西通皮山由皮山
子合達西南與烏耗北與莎車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西與蒲
鞬接補注徐松曰蒲鞬言南上

率接補注徐松曰蒲鞬言南上
昭曰反當作及關本不皆西夜類也補注徐松曰五國西夜與胡
異胡故後書梁傳馬援傳皆稱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爲
云說文西胡凡三見言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
夷狄國在西夜之北胡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
益羌與氏爲一方者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注徐
別西夜
蒲鞬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書云蒲鞬國西經蒲鞬漢後無有河水注
水在今蒙古流至葉爾羌之關分流之河王治蒲鞬谷補注徐松曰蒲鞬
先謙曰西夜國考云蒲鞬國在葉爾羌之關分流之河王治蒲鞬谷補注徐松曰蒲鞬
在今蒙古流至葉爾羌之關分流之河王治蒲鞬谷補注徐松曰蒲鞬
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蒲鞬國在葉爾羌之關分流之河王治蒲鞬谷補注徐松曰蒲鞬
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補注徐松曰蒲鞬國在葉爾羌之關分流之河王治蒲鞬谷補注徐松曰蒲鞬
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蒲鞬國在葉爾羌之關分流之河王治蒲鞬谷補注徐松曰蒲鞬

檀檉梓竹漆師古曰檉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注徐松

出此寶舌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烟燭所能銷鑄唯有鬼神有道力者能破之爲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珣璧珣石之有光

者也段氏謂璧瑯琊部此傳之璧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
皆有璧流離今本漢書注脫璧字讀者誤以璧與流離爲二物矣
璧與流離相近又案元應所說孟言青色蓋它畜與諸國同自武
帝始通屬賓自目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日剽劫也音煩妙反補注徐松曰據隋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上俗輕僣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
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復欲害忠
覺之適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其國小如康居五王共合謀攻屬
賓殺其王補注徐松曰蓋外國後軍侯趙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
印綬王惟漢立者有印綬後軍侯趙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
日相失陰末赴鎮琅當德琅音郎補注王念孫曰案琅當上本
無鎮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條罪人謂之琅
當說文作琅瑯云琅也鐵瑯琅當德郎鎮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
琅當上不得又於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巨絕
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補注徐松曰縣度在烏秬國西百二十
里前漢九十六上

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曠亦又惡大頭痛小頭痛之
山在東漢之東疏勒之西夏不可行行則致死惟冬乃可行尚
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唐書喝藥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注徐松曰嘔音一口反補注又有三池
有龍子焉有三池傳曰大者有龍子次者有龍婦小者盤石阪
徐松曰西域記曰又始羅乃得道不祭多值風雪之困盤石阪
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
徐松曰書云西戎之國曰大石門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
臨崢嶸者言其門徑而復險狹也臨崢嶸者言其門徑而復險狹
耕反音者宏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不得復下
臨不測之淵謂之淵謂之淵謂之淵謂之淵謂之淵謂之淵謂之淵
深也深本謂字唐人選詩改行者騎步相持絕索相引二千餘里
乃到縣度補注徐松曰佛國記云順德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
度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相去八十里步相持絕橋相引二
貴之境有盛石之險道或行或騎相持絕橋相引二十畜
許里方到縣度師古曰漢書官本考證云千字誤當以十爲正

鳥弋山離國王補注先諸巴圖魯傳作山離鳥弋後書德若傳云
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爾滿地補注
爾斯甸古爾斯丹補注刺那四部地補注
去長安西二千二百里補注
離鳥弋不在三十六國中補注去中國二萬里補注
不屬都護戶口勝兵補注
漢書曰補注游兵語意不完以上

歲禮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詞之乃止隋書云條
 安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國當時兼得微羅斯高加薩五部地安
 達國海南通安息并英使大秦由海往徐德富以西方富之不知海
 息人得阻之漢時大國故在意大利亞之羅馬拓土而東與安
 水之環指城而言天方闕境數千何止四德且西北所通亦非一
 隅其語多不能解良由未審地形也條文爲蔥嶺極西北之國
 暑溼田稻補注惟松曰後魏書是氣候暑熱地先漢時鄯
 詠田字有大鳥卵如糞師古曰糞汲水瓶也音於龍反補注徐松
 有宜字如汲水之甕耳無一應劭以爲卵如傳注後魏書鳥形如
 索馳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大唐杜瓌大食國經
 行記云有蛇鳥高四尺以上飼以駝蹄頸項勝力人騎行五六里
 其肥大如三升升光錄曰後書出師子犀牛角牛乳雀大雀其
 卵如人眾甚多勝注徐松曰隋書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邑
 爲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文爲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注先謙曰後
 王獻條文大鳥善眩韓曰列子周穆王篇同解在張騫傳補注沈欽
 時謂之安息也又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深思之國有化人來亡
 湛曰化幻人也又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深思之國有化人來亡
 自狂嗜技四時多起盛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魏書悅般國真君
 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盈
 斗以草葉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言其
 國有三術者蠅蠕如抄掠衛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蟻蠕陳死者
 出火自縛自解跳安恩長老傳聞條文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
 十二丸巧妙非常安恩長老傳聞條文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
 也戶西王母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狐竹北
 華芝校山海經據實于記延州保安軍之吃莫河以爲弱水非也
 弱水不當在中國徐松曰史記索隱引魏略云弱水以爲弱水非也
 魏書大秦西海之西有弱水河西南流河西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後
 赤水西有白山山西有王母山玉陽堂云長老一本作長山者有
 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注先謙曰後書大秦國
 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喪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
 餘日近其所入則與今書異突前代漢使皆自烏犂曰還莫有至
 條支者先謙案則後書此文可烏犂地暑熱莽平犂而平坦也有一
 字是二字之濁河水注引作可烏犂地暑熱莽平犂而平坦也有一
 注案下文自草木不必覆言草莽荊子釋文曰莽蒼壤近郊之色莽
 即爲長其草木畜產五穀粟菜行記云糯米白麵不異中華其

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控引也控弦謂能引弓者

故彊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注徐松曰通

本居敦煌祁連間補注徐松曰疎附書與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

連山以西案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爲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

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陳張騫傳注易之曰

祁連山以東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冒頓使

敦煌以西文二年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注王念孫曰月氏氏事益在孝

王通考引作呂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

殺月氏師古曰解都嬌水北爲王庭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

之在張騫傳都嬌水北爲王庭西南二千餘里嬌水南蓋大夏時

都水南大月氏徙治水北也先謙曰西域圖志云嬌水之西也

許河亦名縛錫河今南阿母河西北流入布哈爾水之西也其

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注先謙曰趙充國傳匈奴

羌後書西羌傳程中月氏胡其散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

羌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霍去病取西河地開程中月氏來降與

漢人錯居在張掖者號曰義從胡靈帝紀所稱北宮伯玉與先零

一曰休密餉餉官本一曰至五月皆不提行連上爲文治和墨
 城補注休密餉餉後魏山峒國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
 城補注休密餉餉後魏山峒國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
 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注徐松曰五朔侯道里最爲紛舛據去都護
 一百九十九里貴霜之附休密去雙靡九百里貴霜去雙靡去
 去陽關言則休密去雙靡二十里雙靡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

密頡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

番誌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日據後地
書雙靡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
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

自立爲主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滅漢達屬賁天竺諸國稱
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後魏書鉏敦國故貴霜誦侯在
斯薛莫系西云

四曰肸頤師古曰肸音頤音乙反治薄茅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弗敵殺國故肸頤開突主咄故西居

後魏書牂羊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

之國非謂康居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終
使者也顏說誤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其康居西北可二
羈靡而未絕

千里有奄蔡國補注徐松曰漢書西域傳改名阿蘭陀屬康居魏志
奄蔡一名溫那沙周書同西域傳改名阿蘭陀屬康居魏志
伯利部自哈薩克右部而北即俄羅斯之多傑斯利再北爲德波
爾斯科即臨北海者也後書有康居又在奄蔡北且言奄蔡控弦
小國蓋傳聞不同疑其誤也

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
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地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云奄蔡酒國也先謙曰官本大作人見是岸岸舉高以該卑後魏
書粟特居於大澤何奴傳留郭君不歸還焉斯屬地也河水注謂
源云此北海疑即今所謂裏海東岸本俄羅斯屬地也河水注謂
之雷耆海徐繼畲云雷耆海乃鹹海非裏海也此北海當爲裏海

疑康居有小王五補注徐松曰陳陽傳有康居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史國或曰佐沙下戒反補注徐松曰新唐書
居小王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峻峭石色如鐵西域記羯霜
那國周千四五百里西南行六十餘里入山山路崎嶇險危險

既絕人理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人鐵門者左右帶
山山極峻峭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設門扉
又以鐵鎖鑰多有鐵鈴懸諸門扉因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覲
貢選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先謙曰官本一曰至五日並不提行
連上爲文是晉書四夷傳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
伊列鄰接其王居蘇離城地和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
於蘇離矣

去陽關八千二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較以去都護里
北去康居二去陽關八千二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較以去都護里
百四十里

此不同者蘇離在蔥嶺西南
入蔥嶺山南道徑達陽關也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百五里東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
狹南北長案此在康居極東境

陽關八千二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
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
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賈河東
南長大山生慈葱西域記柘支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陝南
北有案此在康居極北境先謙曰隋書唐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
書以赫時爲大宛蓋又爲大宛所并

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言石國南五百
千六百八十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日布哈又曰捕喝西
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百七十里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東西長南北狹案此在康居東境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
捕喝國是罽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至陽關則相距千三百餘里至
距五百二十九里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百餘里至陽關則相距
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
利居烏許水之陽康居小三與鞬城故地西域記貴利智彌伽日過
順縛河兩岸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餘里案此在康居東南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去
境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智彌
捕喝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是較蘇離近三百餘里而傳
紀都護之數遠於蘇離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於蘇離三百
里陽關又轉近二凡五屬康居

大宛國補注徐松曰後漢書見莎車傳下亦見魏晉後魏隋唐紀傳
圖考云由疏勒而西出蔥嶺爲大宛國或曰柘支曰緒時西域
皆其地今放罕地元時所謂賽馬爾罕城也其西北今浩罕八城
哈爾之地見四裔考及海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
圖志教罕近爲布哈爾所并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
十茲里數積算當去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里去陽關七
千五百里御覽引亦作五百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注徐
又小於副王補注徐松曰康居有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
大月氏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有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
治所四千三百一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至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一十里宛爲南若以蘇離與健論之則大宛在西西南至大月氏
六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北與康居南與大
月氏接補注徐松曰大月氏是月氏氏在西西南至大宛北與康居南與大
宛大宛乃送之康居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補注
康居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
日安息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
云暑溼田稻故史記大宛傳云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同大宛俗

漢書補注 卷九十六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與安息同俗大宛同安大宛左右呂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補注徐松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

秋尚有多餘酒醒後復飲其甘而不酸其味未夏涉

味尚有多餘酒醒後復飲其甘而不酸其味未夏涉

以流涎咽唾親食之即他方之果實有者或至千斛經十年

不流涎咽唾親食之即他方之果實有者或至千斛經十年

俗者酒馬者曰宿今西域人無不嗜酒者種葡萄如中國種

桑麻四月以後馬宛別邑七十餘城補注徐松曰其屬邑

多善馬補注徐松曰通考引朱膺異物志曰大宛馬有兩角數寸

云其馬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馬汗血補注沈欽韓曰後

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徐松曰藝文類聚引神異記云西南大宛

宛邱有夏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路引神異記云西南大宛

里至日中而汗血武紀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踞石汗血從前

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案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蹄皆往

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畜言其先天馬子也補注徐松曰

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吐火羅國城北有頗

黎山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

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先漢使臣官本師古作孟康

始為武帝言之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是言者非一

特自焉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呂請宛善馬補注漢使壯士車

令等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

往謂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武故城貳師將軍前後十餘

萬人伐宛連四年補注徐松曰伐宛始於太初宛人斬其王毋寡

首母鼓寡古音讀如鼓獻馬三千匹補注徐松曰廣利傳漢取

杜三千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補注徐松曰當作貳師既斬宛王

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反補注徐松曰古史記索隱

昧蔡大後歲餘宛貴人呂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補注徐松曰

從召史記作諛相與兵殺昧蔡立母寡弟蟬封為王補注先謙曰

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鎮撫之又發數十餘輩抵宛

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補注錢大昭曰數闕求其物因風諭呂代

宛之威師古曰風諭呂代宛王蟬封與漢

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補注徐松曰齊民要術

使外國十八年得首宿天子呂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

歸大宛傳作取其寶來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

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

西京雜記云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目宿一名懷風時或謂

光風草連異記云張騫自西域回今在洛中首宿懷風茂陵人謂為

連枝草連異記云張騫自西域回今在洛中首宿懷風茂陵人謂為

西國得之離宮館傳作離宮別觀李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

自宛呂西至安息國斥言者康居偏北大月氏康居不離頗異言然

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者深目多須頗善賈市補注徐松曰今安

爭分銖補注徐松曰律歷志一論容于二百黍重十貴女子

所言丈夫乃決正補注徐松曰以爲其地皆絲漆皆本無絲

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

者涉上文其人皆深目而誤通典詳下文謂當從史記為正焉

器傳有金銀銅錫為器金銀為器則錢器自是兩事馬奉世言

眾弓予之兵器者謂凡弓予之外者也所謂得黃金以爲器者

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者然先傳云山有鐵若邪之谷

兜而云有銀銅鐵皆作兵器者然先傳云山有鐵若邪之谷

是也若曰彼不知鑄作之利當併舉諸金言之又豈止一物而已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亡卒其國及有得漢

黃白金輒呂為器不用為幣師古曰漢所賜大宛幣自烏孫呂西至安

息近匈奴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北服羅國西海是得至安息

奴管固月氏師古曰月氏苦也補注徐松曰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

以繒帛書分持國傳送食甚也食諸日飲不敢留苦雷連及困苦

之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注徐松曰

所呂

然者已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

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注徐松曰神爵後西域無侵軼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桃槐國補注徐松曰計

域記觀其國東扼蔥嶺自觀貨運西至咀密國其國東西六百

里又東至赤鄂街那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

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樓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

捐毒國補注徐松曰大宛東南為

安九千八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長安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二里

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補注徐松曰長安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二里

疏勒以西北休循南與蔥嶺屬師古曰屬屬也音之欲反補注

休循也補注徐松曰休循在蔥嶺外先謙曰休循在蔥嶺外先謙曰

里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休循在蔥嶺外

烏孫隨水草依蔥嶺補注徐松曰休循在蔥嶺外先謙曰休循在

莎車國補注徐松曰休循在蔥嶺外先謙曰休循在蔥嶺外先謙曰

通蒲鞞之路補注徐松曰休循在蔥嶺外先謙曰休循在蔥嶺外先

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休循在蔥嶺外先謙曰休循在蔥嶺外先謙

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注徐松

爲次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南

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注徐松曰

日以一千五百七十二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

文以明西北也先謙曰後書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

悉蒲犁依耐無雷有鐵山出青玉補注徐松曰今葉爾羌河所經

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補注徐松曰密爾崙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

公主小子萬年補注徐松曰楚主之子元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

子死時萬年在漢補注徐松曰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

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

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補注徐松曰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

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補注徐松曰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

候馮奉世補注徐松曰衛尉使送大宛客即呂便宜發諸國兵擊

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補注徐松

傳以爲光祿大是歲元康元年也補注徐松曰據後書漢忠武王

夫水衝都尉補注徐松曰

子康補注徐松曰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

疏勒直隸屬疏勒者乃稱其城號正言宜云利訖粟多底今爲

北入莎車國北自疏勒流南河之北下入溫宿國北河枝水合

下入莎車國北自疏勒流南河之北下入溫宿國北河枝水合

記云喀什噶爾河二源北源爲烏蘭烏蘇河自赫色勒嶺東流逕

別什托海會通水爲得爾必楚兌河又東南流逕哈朗歸

謂赤嶺爲赫色勒也又東南流會烏蘭烏蘇河又東南至

喀什噶爾城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喇庫勒池又在東南與庫雅爾河會南源雅爾河出自哈

東西相距約千里今烏什至喀什噶爾略同其中大山縣巨尉頭
在溫宿之西北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固勒扎巴什諸山是也
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注徐松曰徑道山
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二百二十里而沿補注徐松曰城郭國
烏蘭烏蘇徑路凡六百餘里殆猶是歟田畜隨水草補注徐松
故田畜近烏衣服類烏孫補注徐松

虛受堂

望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終

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烏孫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班勇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等十七國

數為蠕蠕所侵而烏孫從之西徙焉耆後魏書云其國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溫州北姑墨欲使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

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

注松讀如姓松氏之構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楠木山樂史稱郡

國志云楚武王即卒此山洪又云曾在萬不田作種樹植也補注

松樹一宿山人向呼為楠木也音讀若門不田作種樹植也補注

故不田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富人至四五千匹

民剛惡貪狼無信官本假作狼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

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注徐松曰後漢書曰大宛傳

曰小史記云單于令昆莫長守於西域後漢書曰大宛傳

萬習攻戰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注徐松曰匈奴傳歲正月諸長

少會肥大會五月大會龍祭其先天地鬼神東與匈奴補注徐

孫之地益並天山之陽直至焉耆西北與康居補注徐松曰言西

北附康居西與大宛補注徐松曰皆烏孫地故大宛在正西

相接補注王念孫曰相字後人所加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南

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作南

日謂姑墨溫宿龍茲焉耆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後烏孫昆莫擊

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後烏孫昆莫擊

破大月氏補注徐松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

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歸侯抱亡置草

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昆莫與昆莫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

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

單于報父怨遂大月氏徙西大月氏徙西大月氏徙西大月氏徙西

也顏注以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補注

大夏為臣去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注徐松

之皆為臣去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注徐松

置在元鼎元年今烏孫雖疆大可厚招令東居故地補注徐松

招以益東居妻呂公主與為昆弟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約為兄

弟法於烏孫也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

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金幣帛直數千鉅萬昆莫見騫

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大慙謂曰騫知樂夷貪故謂之天子致

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昆莫起拜其它如故補注徐

它仍用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彊
單于禮者居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陼師古曰岑陼音子侯反
曰岑陼音子侯反師古曰岑陼音子侯反太子蚤死師古曰蚤謂昆莫曰必昌

岑陼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陼

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自備國分為三大總屬昆莫

既致賜諭指曰補注徐松曰以天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

為夫人結為昆弟其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

日遠音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注徐松曰

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

騫補注徐松曰大宛傳作送騫還案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

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

擊之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伊穉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

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烏孫之欲反補注徐松曰烏孫在

塔里木河北岸烏孫於是恐補注徐松曰漢通大使使獻馬補注

皆在烏孫境南烏孫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補注徐松曰天子問羣

馬好名曰天馬補注徐松曰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

臣議許曰必先內聘補注徐松曰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

曰入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已妻焉補注徐松曰

自殺江都國除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補注

至此十四年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補注

官官侍御數百人私府長一人家丞一人直史一人注又引漢官曰主

皆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沈欽韓曰舊唐書音樂志昆莫女為琴瑟

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鼓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為琴瑟

琵琶俗謂之秦漢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補注徐松曰今清樂奏

上充下曲項形制稍大疑此是漢制補注徐松曰今清樂奏

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補注徐松曰今清樂奏

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為左夫人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常以

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

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補注徐松曰匈奴

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補注徐松曰匈奴

毛為裘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云匈奴人無文字以皮為裘

八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

肉為食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云匈奴人無文字以皮為裘

注所引皆無以字徐松曰居常土思兮心內傷補注徐松曰匈奴

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補注徐松曰匈奴

飛鵠是古天子聞而憐之閒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

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陼向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

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補注徐松曰言此岑陼

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陼代立岑陼者官號也補注徐松曰官號不

置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彌本

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音有輕重耳蓋

耳莫之為彌譯音有輕重耳蓋耳莫之為彌譯音有輕重耳蓋

如此昆彌亦仍其語音未必取意昆莫驕靡也補注徐松曰

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公主死為孫補注徐松曰公主死

戊之孫解憂為公主補注徐松曰公主死為孫補注徐松曰公主死

胡婦子泥靡師古曰泥靡大呂國歸之補注徐松曰公主死

父大祿即前日泥靡大呂國歸之補注徐松曰公主死

從本約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向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

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補注徐松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

此云太子互異為王在地節中傳

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賁妻小女素光為若呼胡侯妻補注徐松曰下烏孫布就胡侯見張騫傳

如五呼侯之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注徐松曰下匈奴使

之見下傳車師與匈奴為一補注徐松曰下共侵烏孫唯天子孫救

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帝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注徐松曰下

居即此地案匈奴傳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收人

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明友乘烏桓擊之匈奴欲得漢公主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已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補注徐松曰下

五補注徐松曰下前漢九十六下

作漢大發兵兵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補注徐松曰下案宣

字誤倒在上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領侯呂下五

乃出兵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傳注南面以西為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案匈奴傳烏孫公

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補注徐松曰下

賢王犁汗王庭四千餘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威南犁汗王都尉千

蓋次於賢王左犁汗王庭四千餘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威南犁汗王都尉千

長騎將弓下四萬級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駝七十餘萬頭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虜獲還封黑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封傳因說用漢道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注徐松曰下匈奴傳烏孫公

後書昭帝傳大昆彌遣使元康二年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臚

衛文有大鴻臚之則元康為神爵之誤今案本始四年距神

爵二年凡十一年為孫有元康不勝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一

從事霍光傳惠思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

龜茲又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正遣女至京據二也且

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

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為非長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惠

配元貴靡未出塞皆歸摩死惠上書云云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

是云云追欲以起復為不可之詞非傳明言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

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新姑翼還京至元康二年

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

康不誤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

尚漢公主結婚重親補注徐松曰下謂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

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補注徐松曰下謂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

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注徐松曰下

三年僅六又重絕故業補注徐松曰下謂與烏孫親也故業

取聘補注徐松曰下前漢九十六下

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注徐松曰下左右大將都尉皆遣

弟子相夫為公主補注徐松曰下謂弟之妻也上迺烏孫主解憂

也楚主在烏孫已四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補注徐松曰下

十年不應尚有少弟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補注徐松曰下

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徐松曰舍苑中以容車騎天子自臨

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

祿大夫惠為副補注徐松曰下謂弟之妻也上迺烏孫主解憂

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注徐松曰下謂弟之妻也上迺烏孫主解憂

五百餘里聞烏孫昆彌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補注徐松曰下

乘塞列隨烏孫昆彌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補注徐松曰下

約謂肯歸之謂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注徐松曰下

元約而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補注徐松曰蕭望之傳作亡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還竟未
 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
 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補注徐松曰蓋公主在絕域贈送之使與
 發勞人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一男
 鴟靡不與主和又曩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
 子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候衛候也爲和意之副侍子前所送在京者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
 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下不正苦
 之作也是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瘦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會兵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
 去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國中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
 賜金二十斤采繒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

本脫注徐松曰和
 之也意昌益松在百
 墨故從尉犂行觀此知漢北意昌益松在百
 道近河北岸在今道之南也意昌益松在百
 將軍皆意昌益松在百
 有石益張翁爲選之副選送和意等選長意昌益松在百
 安故翁謂也下副使季都益亦同時使者意昌益松在百
 主頭罵詈師古曰梓持其頭翁材反也
 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補注徐松曰醫養
 徐松曰但言送都是翁補注徐松曰醫養
 時已還故上言別將補注徐松曰醫養
 矣松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補注徐松曰醫養
 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伺候俱去居北山中補注徐松曰
 續以東至博羅關山所讀天山以生鳥補注徐松曰
 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說揚言母家匈奴兵來補注徐松曰
 烏魯木齊境皆匈奴也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補注徐松曰
 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補注徐松曰
 河焯

曰溝瀆志令齊人水工徐伯穿卑軌侯井呂西孟康曰大井六通表注謂表記之今之證澤是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徐松曰胡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軌侯井以西案今敘遼縣引黨河穿大渠經縣西下流入疏勒河歸哈爾淖爾淖爾西即大沙城豈古六通渠遺跡歟先謙曰官本西作面引宋祁曰面當作西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曰討之補注錢大昭曰倉蜀本作倉徐松曰通渠轉穀欲水運議行水運詳見西域水道記中先謙曰積居猶積時也松曰詩陳風倭人原兮傳僚好貌釋文僚本亦作僚說文僚女字也僚好貌方言針嫖好也蓋僚嫖通婦人以爲美稱顏訓慧未知所出能史書習事補注徐松曰胡注內魏漢書外習西域諸國事也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補注王先謙曰二字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還如涇曰邊吏三歲一更今鄭吉自神爵二年爲西域都護三歲更盡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古詩未定此知使馮夫人說烏就屠言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補注徐松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昆彌之號前漢九十六下

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補注徐松曰通鑑引此注作應劭錦車漢紀作
車詔馮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補注儀大昭曰焉字衍徐松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益
與辛武賢同討而獨至烏補注徐松曰官本無焉字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
長幼爲大小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補注徐松曰以後
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眾補注徐松曰烏就屠前與諸胡侯俱去漢復遣長羅侯
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補注徐松曰度忌傳爲右校承隨常惠屯田烏
孫赤谷城與胡侯戰陷陣卻敵益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或與之戰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
萬餘補注徐松曰是將戶不足十萬餘二萬也以上當爲二年事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鳴
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士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
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補注王念孫曰烏字涉上文烏孫而衍孫男
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
主卒三孫留京墳墓是其證漢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太漢書加
之御覽據儀部三補注徐松曰案宣紀時年且
十三此烏字是歲甘露三年也補注徐松曰案宣紀時年且
公主歸於三年冬

七十賜呂公主田宅奴婢補注宋祁曰舊本主作第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三孫因畱守墳墓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墳墓於京師者亦隨時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又云時大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星靡代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劉昭百

貴靡死當甘露三年星靡立歲二十而死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時則非幼少也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大祿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侯金印紫綬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當作代將樂大為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疑誤後段會宗為都護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府舉為西域都護案竟寬元年封騎都尉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甘延壽為列侯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招還亡畔安定之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

壽更還會宗代之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招還亡畔安定之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

昆彌故亡畔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立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拊離今作撫離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拊離今作撫離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立日貳亡阻康居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都護此在漢徙已校屯姑墨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校屯姑墨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亡從日貳刺殺之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師古曰詳時亡而都護廉褒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盡哀當以三年代衰見公卿表又傳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三百匹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後安日為降民所殺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之立蓋已十二三

年段會宗傳小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立其弟末振將代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都護後又使西域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北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宗傳作兄以下又及會宗傳時大昆彌雌栗靡健胡侯皆畏服之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授也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薩克部入內地牧馬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國中大安和翁歸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馬百牧租焉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一之類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國中大安和翁歸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蓋加之誤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案段會宗傳在立漢欲引兵

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此事此為使西域之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與都護圖方略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凡六歲當有二都護案

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秋靡或大案子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京師者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久之大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侯難栖殺末振將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病死與此異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日安之子名安犁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徐松曰段會宗傳傳為烏犁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錢大昭曰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闕本無責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字徐松曰汪校亦無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留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此為會宗使西域之三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為堅守都尉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而難之則恩威皆歸於漢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責大祿大吏大監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金印紫綬更與銅墨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徐松曰劉昭案張志注引東觀書云

印墨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末振將弟卑爰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師古曰夷音中二石至四百石皆云

入匈奴西界寇盜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南順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略千餘人驅牛畜去卑援靈烏夷冷

越遂為匈奴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其人也愛援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覺音欽

之音是本共謀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將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欲藉兵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師古曰藉借也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兼并兩昆彌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萬之眾東結單于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子任侍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反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會宗使安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會宗使安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會宗使安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會宗使安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會宗使安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會宗使安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會宗使安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會宗使安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補注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日之道才與烏標地蓋今拜城北也 昌鉞錄此查徐松

亦見莎車國下至宋仍爲龜茲唐書一曰邱茲一曰屈茲

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益掌一城譯長各一人

與都護同治補注徐松曰雖言同治德則有垣備以處將吏如今

或別城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補注徐松曰渠犂下

名歟補注徐松曰渠犂下

鄭氏所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先謙曰董祐誠云南至渠

犂南字當東字之誤先謙案徐說較長此傳益說東字

渠犂補注徐松曰武紀天漢二年渠犂六國城都尉一人

水注言龜茲東水與渠犂水合流城為渠犂城官之

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鄭氏之意以水開故城為渠犂城

是田官不與渠犂同城之說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

龜茲之南案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是故城或超所居

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補注徐松曰

博斯騰南爾蓋出之河渠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補注徐松曰

絕二千里故龜茲有河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改覺水自尉犂來

至渠犂皆接之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改覺水自尉犂來

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又南流注於北河西域圖考云

今喀喇沙爾所屬策特爾車爾斯軍臺之南南賓塔里木河國城

在東海都河經其城西合塔里木河道元時河水往西流今移而

東也西境接王古爾軍臺為輪臺地西域水道考云海都河自車

爾楚軍臺南而西乃折而南行三百里水經曰其水屈而逕渠犂

國西余證地形渠犂為尉犂之渠龜茲東入河故道在論臺東

至渠犂不得越渠犂也當其折處水勢彎環鄭玄傳云題曰渠王

至河曲以其曲折斯有河曲之名矣水又折而東入塔里木河先

謙案徐以渠犂西之河為龜茲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

域置校尉屯田渠犂補注徐松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

屯田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補注徐松曰自元光二年

太初三年西域貢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呂軍降匈奴

國少雖刀貴黃金采繒可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絲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注吳仁傑曰

雖當作錢其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注吳仁傑曰

如漢書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經重以銖兩子刀流于泉

辭白頭吟男兒欲知相知何用錢刀為則錢刀之稱從古固然西域

諸國如用資烏七安息皆有錢貨在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

謂是也雖刀字見左傳杜注雖刀喻小事也然若少雖刀恐無意

義也不言黃金謂之黃金金亦謂之黃金金亦謂之黃金金亦謂之

金也呂刑其罰百鎰孔傳鎰黃鐵也孔穎達謂金者金銀銅鐵總

名金漢紀所云黃金鐵皆指銅言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為黃金

者幾希先謙曰顯炎武云不可言當作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

食宜給足不也也不乏二字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

而所賦說亦非注徐松曰臣愚已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補注徐松曰欲分田卒故各舉圖地形通利

溝渠務使已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補注徐松曰益多也補注先謙曰

官本顏注在五穀下齊召南

云監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下非也張掖酒泉連下

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補注徐松曰時益種五穀指輪臺言不指張掖酒

冊府元龜引益多也注徐松曰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補注徐松曰

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為之副屬校尉補注徐松

貳胡注斥候也候望也言間拓道路候望也屬校尉補注徐松

皆領於事有便宜騎置補注徐松曰文紀注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因名置也案置傳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補注徐松曰田一歲

直用反補注徐松曰趙充國傳終不放將其累重何力傳何重悉

遠其累重案劉屈氂傳重馬傷耗頗注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

得之積穀本業案魏作產業益聖既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昌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西昌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威西國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沙爾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西爾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胡注時烏孫王向公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孫還補注徐松曰事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補
擊之在帝節元年合五萬人攻龜茲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請便道
風惠以便宜從事合五萬人攻龜茲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請便道
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責目前殺校尉
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言五萬者舉成數責目前殺校尉
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
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補注徐松曰學鼓琴漢
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補注徐松曰至烏孫而過龜茲
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
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
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補注徐松曰言與主女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補注徐松曰劉昭禮儀
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光朝
貢畢見屬郡計吏皆庭觀庭燎宮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補注徐松曰用公主之賜曰
車騎旗鼓吹數十人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宮騎
者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橫吹胡樂綺繡雜繒琦珍
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樂與武樂綺繡雜繒琦珍
凡數十萬書仲長統傳琦珍寶貨注引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珍
言其直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
治宮室作徹道周衛出入傳呼補注徐松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
慮晝夜誰何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案籍出入營衛局
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呼止人清道撞鐘鼓補注徐松
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東京雜錄如漢家儀外國胡人告曰
驢非驢馬非馬補注徐松曰沈欽韓曰楚策史疾謂楚王曰若龜茲王所
謂驢也補注徐松曰說文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驘實死其
子承德自謂漢外孫補注徐松曰弟史號稱成哀帝時往來尤數
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里補注徐松曰渠犂在烏
止三百里渠犂東通不得有六百餘也疑六字有誤或
中幅敦堯溢出之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犁國補注徐松曰後書見沙車焉耆傳亦見奇紀魏志注三
準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以為田下入
渠犂水經則說云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討
焉耆自西而東先至尉犁焉耆經渠犂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
屬布爾古城有渠犂橋一土橋可渡則尉犁正當今喀喇沙爾所
屬南河之西流仍為海都河又西逕庫勒淖爾山北山東接額爾格齊
山猶相傳曰沙山西城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山西南流數十里經
海都河之南又西南折而南入焉耆進屯鐵門南五十里要之於
阿爾庫臺南晉書西戎傳次焉耆進屯鐵門南五十里要之於
遊留谷今自庫勒淖爾北二十里至鐵門所屬遊留谷也入山徑路
崎嶇三十里越大山嶺下通海都河地處要害或曾置關焉耆臺
有題鐵關焉耆臺及宿鐵關西館詩下嶺十里至哈勒噶阿爾庫臺
河水又西行三十餘里出山故水經注曰又西出沙山鐵關谷也
河水又南流二十餘里逕庫勒淖爾山南與焉耆臺之南又西南流為
葦蕩凡七十里又逕車爾楚軍臺南凡三百里仍為海都河王
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傳鄭吉從尉
去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
千人補注徐松曰漢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
紀以爲次大國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
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龜茲
其境得至南與鄯善且未接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龜茲
危須國補注徐松曰後書見焉耆傳下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耆又
焉耆來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數川流所積澮水
斯瀝溢流為海下入尉犁水經圖說云海都河匯於喀喇沙爾之
南焉耆博斯騰淖爾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即敦薨之數也西
城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之側產硝磺及鹽水復自西南隅溢出故
水經注曰王治危須城補注徐松曰危須城當去長安七千二
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
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尉犁侯擊胡都尉
徐松曰匈奴嘗在焉耆危須尉犁間賦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
稅諸國蓋三國鼎峙故皆置擊胡官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
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補注
曰據河水注文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焉耆
言西蒙上為文河水注引此傳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補注徐松曰後書有傳又云自沙車東北經尉頭溫宿姑
者西域記作焉耆尼語音有增減耳晉書後魏周隋唐仍為焉
而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唐書橫六百里縱四百里

水又西會爾瑪里雅蘇台水又西南會大裕勒都斯河又二抵杜西
來會自哈爾噶圖山溝逕水又西南會萬寧流布勒都斯河逆集有砥柱巫
峽之險又東南分爲東行爲南北二支東至達滿嶺之陰復合
爲一焉言可爲傳言蘇武出在焉言西北是其焉言之致致吐魯
又東南流會烏蘭烏蘇河烏蘭烏蘇二源一博爾圖河發自吐魯
番托克遜軍臺之東南西流逕博爾圖山口入焉一哈布齊城水
發自哈布齊城山有三水俱入烏蘭烏蘇與裕勒都斯河會而東
南流爲海都河又東南逕割沙爾城西門外五里兩崖置軍臺
河廣三里諺曰通天河自城西繞至城南折而東北流百數十里
又東結爲大澤曰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敕薨之水二源俱導
爾瑪里雅蘇河爲東源爾瑪里雅蘇河爲西源東流分二水北水爲小源南水爲大源
屈而東南流注於敕薨之渚時人稱爲焉言又東南流焉言之野
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敦薨之數隸焉言又東南流注敦薨之數隸焉言
數者謂淖爾也淖爾西岸有故城諺曰四十里城言距鎮城四郭
里也河 watering 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是或員渠遺址城唐郭
孝格討焉言焉言者城四面皆水孝格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補注徐
命將士浮水而度所謂四水之中矣松曰以
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
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焉言者安南去瓜州三千二百里案關瓜州
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陽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
萬又在瓜州西南故瓜州較近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西且彌國考云兩且彌在今呼圖壁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里當去

三十八人補注徐松曰大於東且彌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八百里

東且彌國補注徐松曰後書有傳又云東且彌侯東且彌所併一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書東且彌去柳中

八百里是去長安八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補注徐松曰四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案後書云戶

且彌而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

劫國補注徐松曰唐時仍爲劫國見西域傳及通典西域圖考云劫國當今昌古城之北劫與車師後城長師卑陸後城圖考云

道再北之國今地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

爲小國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在卑陸之西則

里補注徐松曰在卑陸之西則去都護當千或千一百也

孤胡國補注徐松曰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孤胡當依御覽師所滅後復立後無考西域圖考云由都善遠即龍堆爲孤胡國

克沁地補注徐松曰王治車師柳谷補注徐松曰柳谷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

入谷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

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注徐松曰

至金沙嶺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山國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

二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車師前國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交河城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東河城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城周七百里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

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徐松曰車師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
三十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注徐松曰亦蒙上西南爲文以今
山改設臺站故近遠也焉耆去柳中九百里蓋因自博羅圖
焉耆國東去焉耆九百里先謙曰後書云前部南通焉耆北道
車師後王國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前部南通焉耆北道
今濟水薩地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里亦名高昌城唐北庭
都護治也後漢書云今保惠城北二十里亦名高昌城唐北庭
長昌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浮圖城唐北庭
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去長
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五十里以此城之則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兵千八百九十人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此當有輔國侯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後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後部則當一千七百三十五里案當與前
車師都尉國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治也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居此亦名高昌城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車師後城長國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置以有人民名之爲國耳先謙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考云在後庭之東北當今奇台縣之北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
十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官本九作五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匈奴降者介
和王爲開陵侯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同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奴子之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傅漢使貳師將軍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師不得脫漢
兵物故十六七繼以李陵敗降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
車師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萬騎擊匈奴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過車師北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國兵別擊車師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臣屬漢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侯別國車師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還此漢爭車師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昌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
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太子軍宿欲召爲質軍宿書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
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
漢道通烏孫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吉校尉司馬憲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罪人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秋匈奴傳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將田士千五百人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王尚在其北石城中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擊破車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犂田秋收畢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且至北走匈奴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漢恐不見信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匈奴降吉車師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民降吉車師補注徐松曰後漢書云西州城在唐城之南

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補注徐松曰在匈奴南境與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

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補注徐松曰城先謙曰官本繫作擊姑句數已牛

羊賊吏補注徐松曰說文賊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惟求者今之枉法

求出不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厥補注徐松曰音子侯反謂姑句曰

補注徐松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注徐松曰開元占經引地鏡

蓋注之利呂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補注徐松曰

王謂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補注徐松曰

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

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案拓入匈奴補注徐松曰

敗魏時關東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王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

徐松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書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

師旅頗繁其中尤國者因俗為其地有漢時高昌墨案元歐陽主

齊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卓也其地有漢山也所

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刺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

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刺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

山為後部東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注錢大昭曰姑羌國比大種赤

出即匈奴境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注錢大昭曰姑羌國比大種赤

水羌補注徐松曰比近也音頻寐反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羌愛劍

北參狼種在武都龍牛種在越雋白馬種在廣漢又有五十二種

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管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

源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巳時救助補注徐松曰

元始中唐兜困急怨欲東守玉門關補注徐松曰守玉門關

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

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奴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呂付使者補注徐松曰

莽使中郎王萌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

日蓬受師先主作中郎將此匈奴傳字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

皮已校尉保惡都奴之見即受取也補注徐松曰息夫躬傳願助

逢受師迎受說匈奴傳彼單于遣使送補注徐松曰匈奴因請其

罪免其罪也使者已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補注徐松曰

大會陳兵斬姑句唐兜已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補注徐松曰

已廣新公甄豐為右伯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

為左當出西域補注徐松曰王莽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

伯股親左將尸泥支謀曰補注徐松曰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

錢大昭曰稱太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蕘導譯補注徐松曰

伯尊之之辭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五威將過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其王為侯庭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

者至匈奴庭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補注徐松曰

召置離驗問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城師古曰將妻城名音劣妻音妻補注徐松曰置離人民知其

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

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補注徐松曰置離人民知其

聖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

護司馬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補注徐松曰後城長國在後漢西域傳匈奴奴當時戊己校尉刀

經車師前國之北先謙曰狐蘭下疑更有支字補注徐松曰

護病遣史陳良屯柅且谷備匈奴寇補注徐松曰置離人民知其

徐松曰劉昭伯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案

漢制護烏桓校尉官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

此戊己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校尉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

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制護羌校尉秩比二千石戊

己校尉為長史則此二史者或為之副非其屬官也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壁補注徐松曰置離人民知其

或丞兼提司馬也劉昭伯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案

一處故互文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諸國頗背叛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補注徐松曰置離人民知其

耳可降匈奴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漢書補注 卷九十六下 列傳第六十六下

一六四九

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域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

服致其貢物也引非上威服作非盛威武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

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

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

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

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補注周壽昌曰聖上稱光

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補注徐松曰

帝同通考引作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補注徐松曰

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

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

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

引作聖人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

之矣亦何已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越

雲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曰德不

加焉則君子不覆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復此

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

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萬宗廟太

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

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費引也補注徐松曰孟堅生

於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

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費稱光武為聖上者蓋叔皮之辭孟

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於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

年也先謙曰官本注說下以作已至作成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漢書九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 師古曰禹娶塗山氏女也美於色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 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

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殷之興也 師古曰有妹又有姪有妹有姪

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商為殷始祖有妻氏女湯妃也妹音嵩

並史記所無而漢書補之先謙案據考證作又而而紂之滅也嬖

官本正文又作及南監本同以下文例之作及而而紂之滅也嬖

姐已 師古曰姐已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紂寵與於姦充嬖幸

不為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姐已頭 師古曰周之興也以姜嫄及

縣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者由此女也 師古曰周之興也以姜嫄及

太任太姒 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

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 師古曰褒姒周幽王母也褒音原

首關雎 師古曰書美釐降 師古曰釐理也尚書美釐降降之美云

已二女妻之舜能以治 春秋譏不親迎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

逆女不書此何以德 春秋譏不親迎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

大倫也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 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

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師古曰與能弘道末如命

何師古曰未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末如命

注先謙曰上及此注二 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

之子況卑下乎 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

必不行者也此去貴妻貴妾受委此令必行者 師古曰此去貴妻貴妾受委此令必行者

能成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補注先謙 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

先謙曰素隱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 師古曰論語

與命與仁等是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利

罕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利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師古曰性

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道無意旨補注先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諱曰上及此序宮中位號班氏所撰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錄也後書云秦爵列九品即此所撰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皇太后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太后祖母稱太

大雅大明傳紂殷之正適也初學記儲官部引白虎通義云周以

漢皇后紀初學記中宮部御覽皇親部一及十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一引此並作正適稱皇后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美人長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少使長使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至武帝制婕妤嬪嬙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充依各有爵位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大上造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中更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少上造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中更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少上造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中更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少上造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中更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少上造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中更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少上造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中更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比少上造 師古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十一爵人視八百石補注王念孫曰良

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師古曰左庶長十一爵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少使視四百

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

傳王根聘取五官常視二百石無消共和娛靈保林夏使夜者

皆視百石師古曰百石謂絮也無謂言無所不絮也共讀曰恭言恭順

安眾如林師古曰安眾如林也使使令之善者也使使令之善者也保林言其可

注沈欽韓曰晉書慈懷太子傳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潛後是

東寶林二十餘員師古曰東寶林二十餘員也正第五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

云師古曰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師古曰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

升五官官下葬司馬門外師古曰升五官官下葬司馬門外服喪日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甫好相人高祖微時呂

公見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

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帝常臨戚夫人倚瑟而

之曲侍婢數十皆習之後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曰

為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曰

夜啼泣欲立其子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

見戚夫人侍高帝帝常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

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

呂后年長常當守帝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

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

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

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建高祖而侯者三人高

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后適令永巷

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

日春薄草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

此下諸司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

誅之師古曰誅之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速言誅之也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

作欲誅之使者三反還猶今言三則也趙相周昌不遺太后召趙

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

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

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

也飲音於禁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鞠之域謂室也

中名曰人彘居數月適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適

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

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終不能復治天下呂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

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

年十五補注沈欽韓曰法言重黎篇或問甘羅之語呂不韋張辟

亦云年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

日解猶解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

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

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呂氏權由此起適立孝惠後宮子

之太后說其哭適哀師古曰說呂氏權由此起適立孝惠後宮子

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及

燕靈王建補注周壽昌曰何煌校本無靈字建下多一子字云宋

傳同是建末為后後傳云王薨有美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

王師古曰台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師古曰祿

作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

宣王兄周呂侯為煒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
行志病困呂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
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
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
大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文本作孝惠張
皇太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
字則上下文義不貫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
放三字又上文義不貫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祿
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字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補注
周壽昌曰張后為帝姊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
之女以配帝故云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
無子適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
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適自知非皇后子補注周

自知非后子其不云非帝子可知上呂后傳云乃立孝惠後宮子
為帝亦明言為惠帝子也先謙曰官本字作所則從下出字師古
南監本同凌本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
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為反補注陳景雲曰壯
後當為其所為意欲殺復也尋下文語自明王念孫曰兩為字皆
讀平聲為其所為謂殺復也尋下文語自明王念孫曰兩為字皆
云云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即為變尤其明證矣若讀為為去
說而云為所生之母則解不達意周壽昌曰王太后聞而患之恐
其作亂適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
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恆山王弘為皇帝而呂祿女為皇后欲連

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牢堅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
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呂非孝惠子誅補注何焯曰前所立者
帝恆山即恆山王一人也蜀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置
錢大昕曰淮南當作淮陽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也北宮在未央
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補注周
壽昌曰

媼亦當時女通種衛青傳父鄭季與主家衛媼通是媼向為生
僮也史良娣傳良娣母為王媼末年皆稱曰王媼知媼與媼別生
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稱曰薄姬
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
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
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漢使曹參
等虜魏王豹呂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
薄姬有詔內後宮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下色字是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

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
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此兩美人侍
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曰實告漢王心懷然憐
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妾胸補注先謙曰史記上
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

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
得出宮而薄姬呂希兒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
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
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
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補注先謙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邙
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補注先謙長丞呂

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補注先謙曰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
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
為外家所養也適召復魏氏師古曰復復也賞賜各呂親疏受之薄氏侯
者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葬南

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
薄不得合葬也補注周壽昌曰呂后之葬本紀不載史記集解皇
甫謚曰高皇后長陵皇貴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今據此言則合葬

信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寶皇后

補注周壽昌曰初學記四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為家人所齒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

許后出有光

景帝母也呂太后時呂夏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室為后之瑞

人目賜諸王各五人

寶姬與在行中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師古曰與

近家如往也

請其主遺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吏請宦者為吏而主發遣宦人者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

行寶姬涕泣怨其宦者

不欲往相疆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

生女嫖

師古曰嫖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

入立為帝而王后卒

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

互也音

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寶姬男最長立為太子寶

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補明年

封少子武為代王

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是為梁孝王寶皇后親

蚤卒葬觀津

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喚反補注錢大昭

清河縣非也沈欽韓曰

御覽三百九十六補決錄曰文帝寶后

名清河河觀津人父遺

秦之亂隱身漁釣墜津而卒景帝即位後

登尊號遺使者更填父

所墜津而築起大青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案唐書寶建德傳建德

遺使往觀津祠寶青之墓置守家二十家

誤以青為寶父名九域

志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寶后父為

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

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

園法

補注先謙曰官寶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

貧為人略賣其家不知

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

炭算卧岸下百餘人岸

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

命書也從其家之長安

師古曰從其主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

寶氏廣國去時雖少識

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憶

樹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姊去我西時與我

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

是寶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

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此兩

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於是

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寶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曰

富貴驕人寶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

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

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寶嬰俠喜士師古曰喜

作俠音許夾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寶氏侯者凡三人

寶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

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

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

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建元

六年合葬霸陵遺詔盡呂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

居補注先謙曰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

主事詳東方朔傳至武帝時魏其侯寶嬰為丞相後誅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

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李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

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

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補

見本與顏同先謙案高紀呂嬃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

人本傳霍顯謂諸子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何例皆

與此同班氏非不知文義者無緣改訂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補注周壽昌曰言奪諸金氏怒而不肯也決別也蘇武傳與武決去顏注決別也又因與武決去同實后傳婢去我西時與我王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

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曰入其懷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補注韓曰漢武內傳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丹霄著而開雲見赤龍盤迴陳開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改爲寶麟殿每歲景帝夢神女捧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月四月而生武帝帝名詭八十八漢武故事曰景帝又夢見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四子可名爲詭及生男曰因名之焉年七歲爲太子上因改曰微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曰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曰諸栗姬短補注先謙曰史記王夫人許

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曰諸栗姬短補注先謙曰史記王夫人許前漢九十七上

視睡其背張邪補注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道景帝以故望之

也長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疑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師古曰趣大行奏事六年更召大行令此景帝七年事

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乘常山惠王燮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隆慮音廬皇后立

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補注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爲共侯師古曰共槐里起

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民間未顯貴補注錢大昕曰子孫俗蓋金氏女之名先謙曰錢說是也補外戚世家後云皇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者女者集解引徐廣云名俗顏自誤訓耳官本謂作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

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補注王念孫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御覽引建部五引此正作女補注沈氏韓曰說文記外戚世家亦云女亡匿內中牀下扶將出拜補注古詩多用扶將字孔雀東南飛木蘭詩皆將帝下車立曰補注藏爲泣字之誤也補注車則立不待言此泣脫其半耳大姊何

藏之深也補注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補注侯嫁爲淮南王安太子妃男號修成子仲補注長安令義縱所捕案

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補注元朔四年漢史記合葬陽陵補注傳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補注錢大昕曰御覽八十八漢武

後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補注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補注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補注沈欽韓曰謂欲致子夫於死大長公主

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

弟上乃召見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盤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質倍貴焉

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
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
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
本同緣上雅意者緣上補注先諫曰官本無此注南監
以後禮葬夫人之意追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
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
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
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補注周壽昌曰禮記
姑夫人妾不敢以燕嬌見帝師古曰婦與情上曰夫人弟一見我
師古曰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
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
音虛歔音於是上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諫夫人姊
妹讓之曰師古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

前漢九十七上

三

此補注先諫曰王念孫云恨讀為恨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恨惜
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恨同說詳劉向傳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
兄弟也我曰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曰色事人者色衰
而愛弛師古曰弛解愛弛則恩絕上所曰擊擊顧念我者乃曰平
生容貌也師古曰擊音力全反又讀曰戀補注錢大昭曰易小畜
釋唐公房為戀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補注
孫曰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吐棄上有字而今本脫之則尙肯
文義不明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我意漢紀同尙肯
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曰后禮葬焉補注流欽韓曰
墓亦名召仙臺崇二十丈周二百六十步其後上曰夫人兄李廣
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
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上有所幸王
人是即前所云趙之王夫人非李夫人也王李皆早卒而王敘在
李前視李夫人先卒可知李夫人有子為昌邑哀王其封以天漢

四年少翁之誅在元狩四年距王封時已二十三年王封十一年
而薨諡之曰哀年必不永即以二十歲分封當少翁死時王尚未
生即李夫人何以死也通鑑據史記作王夫人注曰齊王問之母
亦明班史有誤也鈞七傳云寵姬王夫人更齊懷王是胡注所本
或之西漢年紀謂漢書史記並誤其考異云少翁之死在元狩四
年而班史先生補云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問母王夫人病
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安所置之國莫勝於齊乃立問為齊王是元狩六
年來無王雖陽春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問為齊王是元狩六
年之貌乎故於年終除其姓云上有幸夫人問封時不必其母猶存
辨然武帝分封年終除其姓云上有幸夫人問封時不必其母猶存
事不相應者史公當武帝朝此言未可定也諸補史記每有年與
云無姓也迺夜張燈燭設帷帳補注先諫曰陳酒肉而令上居他
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
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
夫人以否補注先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
諫曰官本無此注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
注顯關動搖不休此注有偏釋文偏作翻是偏與關通作草昭周語
遲來也顏本未加注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補注沈欽韓曰拾遺記
復得時穿昆明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
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道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
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宋莫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
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息於延涼室臥聽李夫人授帝薔薇之香
帝驚起而香氣著衣枕歷月不上又自為作賦曰傷悼夫人其辭
曰美連娟兮脩娉婷師古曰娉美也連娟纖弱命櫟絕而不長師
玉櫟截也音小反補注沈欽韓曰甘誓作勳則釋文勳子六反
用櫟絕其命廣雅刺天也則刺乃正字作樂者或體飾新宮以延
或乃省刀此又加木旁非也說文櫟澤中守草樓飾新宮以延
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泯滅絕意補注何焯曰時宮即設帷帳也
慘鬱鬱其無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與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
陽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幽隱也山椒山陵也修夜也陽鬱鬱
曰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陽鬱鬱桂枝落
諫曰官本潛作潛是此注不誤南神覺覺曰遙思兮精浮游而出
監本作潛尤非淒淚與淒同義

前漢九十七上

四

此補注先諫曰王念孫云恨讀為恨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恨惜
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恨同說詳劉向傳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
兄弟也我曰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曰色事人者色衰
而愛弛師古曰弛解愛弛則恩絕上所曰擊擊顧念我者乃曰平
生容貌也師古曰擊音力全反又讀曰戀補注錢大昭曰易小畜
釋唐公房為戀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補注
孫曰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吐棄上有字而今本脫之則尙肯
文義不明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我意漢紀同尙肯
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曰后禮葬焉補注流欽韓曰
墓亦名召仙臺崇二十丈周二百六十步其後上曰夫人兄李廣
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
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上有所幸王
人是即前所云趙之王夫人非李夫人也王李皆早卒而王敘在
李前視李夫人先卒可知李夫人有子為昌邑哀王其封以天漢

前漢九十七上

十五

從作徒是南監本亦作從姓奴太息嘆稱子今戲歛不見帝哀其

孝式向之趙

前漢九十七上

吾愛之心竊立焉以異年稱母少恐女主寵慈爾國家猶與久之

師古曰與鉤弋使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
先謙曰褚史記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
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還願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
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其後帝問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
對曰人言曰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非兒曹愚人所知也
驕奢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因葬雲陽師古曰在
今土俗人
為女陵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
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使仔為皇
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
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
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
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榮補注錢大昭曰榮
羽林期門郎補注先謙曰少叔見李陵傳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
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益授榮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
音之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殿令補注先謙曰百上嘗
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反補注先馬多瘦
上大怒令呂我不復見馬郭欲下吏榮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言末卒泣數行下上曰為忠由是親
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太僕榮為左
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呂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榮為安陽侯初
榮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榮常代光入決事昭帝
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其養帝師古曰共音
反亮蓋主私近子客河闔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名也上與大將
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人侍長主補注何焯曰詔使侍主故燕
學失之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補注周陽氏女遂南氏周陽

始也

也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曰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呂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
名在未央宮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
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使仔安
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補注周壽
安呂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昌驕淫受賜
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補注周壽昌曰漢呼大樂見其服飾
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補注周壽昌曰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補注周壽昌曰
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封侯其妾得稱良人趙充國傳充國孫
有身是主家妾可稱良人侯家亦稱之師古曰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
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及榮欲妄官祿外人師古曰
德故云安光執正皆不聽又榮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闖入殿中下
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四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
是榮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
榮安即記光過失于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
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
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
過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
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曰問光光執不許及
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榮安榮安寢患師古曰遂結黨
與謀殺光誘微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榮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補注且
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

也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曰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呂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
名在未央宮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
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使仔安
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補注周壽
安呂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昌驕淫受賜
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補注周壽昌曰漢呼大樂見其服飾
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補注周壽昌曰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補注周壽昌曰
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封侯其妾得稱良人趙充國傳充國孫
有身是主家妾可稱良人侯家亦稱之師古曰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
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及榮欲妄官祿外人師古曰
德故云安光執正皆不聽又榮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闖入殿中下
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四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
是榮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
榮安即記光過失于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
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
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
過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
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曰問光光執不許及
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榮安榮安寢患師古曰遂結黨
與謀殺光誘微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榮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補注且
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

凡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

安宗族既滅皇后呂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亦光外孫故得不廢

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如法師古曰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家師古曰廟記云

夏侯勝系二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

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緯多其帶服虔曰窮緯有窮

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緯古緯字也窮緯有窮緯有窮緯有窮緯

即今之緹襜褕也令音力征反音下昆反後宮莫有進者皇后

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補注洪顯道曰昭紀始元四年

為皇后年十六歲則帝崩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

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補注何焯曰

如劉原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台葬平陵元說為宣當

衛太子史良娣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宣帝被奴繫郡邸獄賢

枚大如八銖錢補注沈欽韓曰此錢感昭移長帝以虎魄為之宣帝祖

神所及即大位每持此錢感昭移長帝以虎魄為之宣帝祖

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補注沈欽韓曰魏書孝文帝為太

左右孺子案左傳南孺子之子列女傳四衛夫人謂魯公曰孺子

養我甚謹則通稱貴妾為孺子矣又王子侯表東城侯遺孺子

亦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

君兄恭呂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武

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

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郾吉

憐皇曾孫無所歸載呂附史恭補注錢大昭曰附南監本闕恭母

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外補注王先謙曰官本作付是恭母

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呂舊

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呂功

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

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

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

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

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

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媼初上即位數遣使

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

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安人補注周壽

以下至皆入太子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

任宣所錄考問之辭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

南監本同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迺始婦師古

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

侯子劉仲卿宅補注周壽昌曰廣望節侯名忠中山靖仲卿謂迺

始曰子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為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送

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

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曰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

鄉師古曰仲卿載迺始共求媼媼惶急補注先謙曰將翁須歸曰

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奈何欲子它人仲卿詐曰不

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兒行師古曰呼音火

日官本當之柳宿補注錢大昭曰柳宿武帝封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

望都縣東北四十三里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

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不何家不可居師古曰言所去自言無益也

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

同處師古曰此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畱視翁須媼還求錢欲

隨至邯鄲媼歸羅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

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補注先謙曰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

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

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

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

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閒賞賜巨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

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臣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

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補注錢大昕曰外

六百初迺始呂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

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

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

傳日本號廣明故辰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罷涿郡思成園王氏

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

上甘泉誤取它郎鞶曰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害者聽之補注周壽昌曰誤取一後

為宦者承補注先謙曰少府上官榮謀反時廣漢部索分搜索罪

人也索者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織

封師古曰殿中廬所止宿廬舍在廣漢素不得它吏往得之師

日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樂之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

反其補注先謙曰具當作贊師古曰寺者掖

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

先謙曰官本無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

注南監本同

刑呂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呂女孫妻之是時

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

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呂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後也幸得

呂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

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

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言當大貴

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酒酣為言

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

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廣漢重令為介

庭令也賀為令己為嗇夫故重其媒介不以姬言中阻師古曰令者掖

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

韓曰儀音端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補注沈欽

之證先謙曰官本無服注六字及晉說是也四字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呂后父

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

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治于衍者

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

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為我求安池監補注沈欽詳曰安池在解州

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目事師古曰報我目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

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

師古曰無事而不可謂報許后事師古曰報許后事

累少夫師古曰累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曰

累少夫也音力端反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於是迺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卽位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別爲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脩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惟讀曰贊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虛受堂

五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土先謙補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侯安成侯崇平侯侯成侯都侯商侯紅侯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侯侯不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補注何焯曰元后傳云後又封太后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則顏注後說是周壽昌曰家者專指王家而言不得併戚屬數之禁

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已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懼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

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

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召元舅陽平侯王鳳為

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社欽呂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補注沈欽

說天子不臣王后之父師古曰王后之父即王后之父也乃說

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

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不可不慎衛將軍

之日盛於茲侯師古曰侯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近世之事語向

在於長老之耳補注先謙曰謂衛氏以尊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

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已吏職自察師古曰察

音力賜黃金二百斤呂特進侯就朝位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後書

瑞反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

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

漢書補注 卷九十七下 列傳第六十七下

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

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

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補注

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羈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補注

音今稱音刺補注先謙曰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

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沔穢不修曠職尸

官師古曰沔與汗同曠空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

足已塞責迺王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

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皆如竟寧以前

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

日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師古曰覆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五字南監本同可覆問也音芳目反

官本無此注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

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

舊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家吏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言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言妾家府亦不

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幸得賜湯沐邑已自奉養亦小發取

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

不能撓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云

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師古曰詔書云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

一如之也師古曰詔書云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

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已詔書矣師古曰詔書云此二

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忤忤必欲自勝師古曰官吏也乞堅

也師古曰乞堅乞堅

破龍圖之時也師古曰乞堅乞堅

音千高反天下亦同師古曰乞堅乞堅

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

漢書補注 卷九十七下 列傳第六十七下

一六六五

所訴補注先謙曰言今日益廣吏侵陵又得陛下見妾在椒房終

不肯給妾織微師古曰言皇后自無所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

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邪語辭也卿言牛向反補

秋私府令長丞舊故中宮乃私尊左右之賤緒及發乘與服綰言

為待詔補已而賀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繼擬待詔有所補說

言舊故時中宮嘗為此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及故事以特

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

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

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其萌身所以約制妾者

恐失人理師古曰萌身言其初始也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

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

賜人於事則可而後前漢九十七下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補注沈欽韓曰

之衣服自當如舊也二篇本此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他竟寧前於

今世而比之豈可耶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故時酒肉有所

賜外家輒上表乃決補注先謙曰決謂斷也上表乃決即上文

子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師古曰宣妾甚少

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言多事率眾多不可勝呂文陳

師古曰率猶計也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侯待也自見后

以文書陳之不可勝書見音胡電反索音先各反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皇后五日一上

食賜上左右酒肉留宿明日平旦歸中宮案此云自見益五日之

三字及注末十字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

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已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

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

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

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師古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

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呂今接之豈有此等

之效與師古曰與讀曰數補注先謙曰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之也師古曰牧相執持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褒誠秉

忠唯義是從師古曰義從也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惡於

官榮安也師古曰榮安也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惡於

音鳥補注先謙曰師古曰官本注無惡於何也四子南監本同若乃徒

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鮮有冒頓郅支之倫也

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嚮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

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

有微後宮也師古曰微無也當何呂蒙之師古曰呂蒙無也當何呂蒙之

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

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呂今接之豈有此等

之效與師古曰與讀曰數補注先謙曰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之也師古曰牧相執持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褒誠秉

忠唯義是從師古曰義從也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惡於

官榮安也師古曰榮安也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惡於

音鳥補注先謙曰師古曰官本注無惡於何也四子南監本同若乃徒

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鮮有冒頓郅支之倫也

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嚮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

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

有微後宮也師古曰微無也當何呂蒙之師古曰呂蒙無也當何呂蒙之

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

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傳是謂不建釋之云師古曰建釋之云皇極也補注先謙曰五行

日說讀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

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基可懼也三月癸未

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

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

日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

既故認引以爲言也索言先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南

同 己猶戊也亥復水也 爲君亥爲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

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未

重益大來數益甚 補注先謙曰成形之禍月已迫切不救之患日

覆雲深 師古曰覆甚數頻數也 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已忽哉 師古曰灼灼明

也補注先謙曰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 師古曰彤祖已日惟先

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已成三德 師古曰解並

飭椒房及掖庭耳 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今皇有所疑便不便

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 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

刺三字一讀使大長秋來白之 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

更拘於法亦安足過 補注先謙曰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 師古曰

枉曲也言意在 且財帛之省 補注錢大昭曰帛南監本闕特牛之

正曲遂過於直 且財帛之省 補注錢大昭曰帛南監本闕特牛之

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 咎根不除災變相襲 師古

重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

已約失之者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

儉約則無憂患以約爲儉約其義最古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 師古

日與讀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

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 師古曰

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 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寶之府也閔子騫孔

何乃復更改作乎補注先謙 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

至傾危補注先謙曰官本 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

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

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 皇后其刻心秉德

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師古曰減省羣事謙約爲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 推誠示

右謙約爲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 推誠示

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 養名顯行已息眾謹

師古曰謹謹眾 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養名顯行已息眾謹

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 師古曰比

先謙曰官本類作類比三年日蝕謂河平 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

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 師古曰佑助也補

陽朔三年后廢在鴻嘉三年去鳳死四年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

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 補注董教增曰表

志有安平侯王舜子章證剛侯然非平安也錢大昕曰子謂地理

長沙孝王子所封涿郡之安平又非侯國也先謙曰錢說是也事

在鴻嘉三年無疑然章薨後剛侯已四年時事昭合則安平當從

王氏淵嗣侯如故蓋當時寬典也 祝誼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

鳳等 師古曰謹 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

處昭臺宮 師古曰在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後

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

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

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

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嬪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

呂清應門閉兮禁闕局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局短闕也音工榮

中局外閉亦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王念孫曰局亦閉也淮南主衡篇

草貌也音聲妻音妻注周壽昌廣室陰兮帷帳暗房櫳虛兮師古曰

風冷冷師古曰音東反冷音客感惟裳兮發紅羅紛綵綵兮紉素聲師古曰

並聲近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爲榮師古曰仰視兮丹

堦思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堦赤地也師古曰堦履下節也言仰視

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懸雲狀若雲也音徒感

帝設雲帳雲帳雲帳於甘泉紫殿也謂三雲殿案顧左右兮和顏

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

孟說是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

兮極休師古曰享處於生人己爲極美意知足而無怨也勉虞精兮極樂

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緣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緣衣

上僧夫人失位白華小賦篇周人刺幽王黜申至成帝崩健仔充

奉園陵葬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賜阿主家也宮人

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也非天子掖

嫁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

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

補注河陽先謙曰官本考遠云案五阿志作河陽主家前紀及列女傳

亦作河陽先謙曰官本考遠云案五阿志作河陽主家前紀及列女傳

阿以就顏說誤矣而紀本亦作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飛燕輕故也補注先

說阿以就顏說誤矣而紀本亦作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飛燕輕故也補注先

南監本同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健

貴而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

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

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爲皇后師古曰追已長前白罷

皇太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賞追已長前白罷

姊慈膺洪冊謹上禮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師古曰追已長前白罷

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師古曰

韓曰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

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皆擅

宮後居昭陽舍師古曰昭陽舍在昭陽殿之北昭陽殿在昭陽宮

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綵綵金銀花鏤每好風日幡旎光景照耀

殿鈴鐸之聲驚動左右二尺餘人坐則設帳其窗扉多玉几玉牀

象刻作龍蛇象其間麟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緩琉璃精巧

爲天下第一其中庭彤朱而殿上聚漆師古曰漆漆物謂之聚漆

一再著漆者謂之捐漆捐即聚聲之轉重耳髮字或作髮音義亦

與髮同今關西俗云黑髮盤朱髮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補注先

字以金塗銅上也音皆切皆銅香冒黃金塗師古曰塗通補注先

景福本無冒字是也音皆切皆銅香冒黃金塗師古曰塗通補注先

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白玉階師古曰

日階所由登也璧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師古曰

之釭也璧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師古曰

年卒皆無子師古曰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鸞

以祈趙后悅之白上得侍婢樊得至以轉車載輕輦少年爲女子

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

休息有瘦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傅太后私賂趙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

薨無疾病是時趙后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

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

也畫漏上十刻而崩民聞歸罪趙昭儀皇后詔大司馬莽丞相

大司空曰補注劉敞曰是時孔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然則

相傳何云未拜皇帝暴崩羣臣謹謹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

左右侍燕近難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

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

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補注錢大

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職和二年哀帝補注錢大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賣

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補注錢大

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

黃門王舜吳恭斯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子客子

王編藏兼等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作備商監本同皆曰宮即曉子

女前屬中宮爲學事補注沈欽韓曰周禮序官女通詩授皇后

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

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

中宮乳掖庭牛官舍師古曰乳產也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

持詔記補注先謙曰胡注詔記與詔書有別詔記後世謂之手盛

絲綿方底師古曰綿厚細也絲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

儀曰印綬師古曰印綬大矣反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十六漢書

以綵綳白表赤裏封御史中丞印中蘭臺周禮小字掌建邦之

宮中事皆御史中丞所掌故用其印封周壽昌曰據此御史中丞蓋漢

印當藏殿中與御史大夫別一印也子武曰取牛官舍婦人新

產兒婢六人盡置羣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補注先謙曰每當

武迎置獄宮曰善賊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承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

也時以爲詔記問之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

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臣因

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

子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

武書意何如曰惶也服虔曰惶直視貌也占曰惶武三兒同舜

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冀毋令漏泄舜得

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月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子武中言

小線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子獄中婦人武自臨之師古曰

反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師古曰孟康曰赫猶地也染紙索令赤

子也音而倒詔使嚴持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宮中來師古曰給誑也中宮皇后所居竊注先議立耶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爲皇后而今有子中許美人氏竟當復立爲皇后那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絢耳懟以手自擣擣築也懟音直類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爲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師古曰何爲不食也補注義爲長先謙曰官本爲作謂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子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曰葦筐一

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
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或反帝使客子偏兼
皆出自閤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
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曰御史中丞印
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
中故長定許貴人補注先謙曰師許后居長定宮後稱之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
業任嫗公孫賀師古曰嫗音翼補注先謙曰前免爲庶人成郡侯王商平阿侯王譚詔召入
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入敘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
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呂大婢羊子等賜
子業等各且十人已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
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下皆與
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

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占
及當止不敢言也補注先謙曰輕治乎罪至族滅也是家謂昭儀何敢指帝乎
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
計事師古曰耆讀曰嗜補注錢大昕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補注先
義與上文同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
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爲勿漏泄其語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臣謹案永光三
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師古曰更孝元皇帝下
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作窮治盡伏辜天
下曰爲當補注先謙曰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
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妻也子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呂
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許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

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近音射勒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羣下寒心非所曰懲惡崇謹示四方也請事窮竟承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補注錢大昕曰外戚侯表成子訢嗣新成侯欽以皇太后弟封建平元年皆坐弟昭儀絕繼將嗣免表以欽與訢皆爲昭儀之兄傳以訢爲欽兄子必有一誤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卽文王之父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和適謂知其當爲適嗣也王季師古曰卒終也補注曰崇聖嗣幸有天下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曰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遇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昌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晚暮也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師古曰者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可使主驕盛則言欲無極師古曰者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者

從命也補注王念孫曰注說稍迂爾雅使從也不使即不從也管子小匡篇魯請為鄰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大將不
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
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
乃欲致位陛下已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金匱
日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
之志師古曰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發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
目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補注王念孫曰妬媚
為妬媚注大學云妬媚也五行志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
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歿布傳贊如妬媚生患皆其證書眉或作
妬字或謂作妬顏氏家訓已辯之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
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迺孝成皇帝至
愚所引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引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
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哀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排銷滅既往
之過師古曰排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
阿從引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補注何焯曰謂萬事已訖迺
探追不及之事補注先謙曰許揚幽昧之過音居謁反此臣所深
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
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
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
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
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
幄姊弟專寵鋼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呂違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也
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帝不母罪之

也從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帝開
日請開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
向反其下並同補注先宗室所惡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
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當也
義師古曰言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
誅先是有意詔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
并注小水一曰波直貌類篇又堂練切涎涎光直貌案此字從賢
當為涎不當為延王篇亦云涎又徒見切好貌王篇為唐人所修
此字之誤久矣先謙曰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
官本延作延南監本同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
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
王念孫曰家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即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
侯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家人
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鑲也師古曰鑲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
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補注沈欽韓曰蓋倭人之號
惲帝置才人爵視于石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
婕妤甚有寵為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酌地皆祝
延師古曰以爵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
延音之受反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延承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
延詔衛解除篇令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
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傳婕妤及兩婕妤亦幸生中山孝
王上欲殊之於後宮呂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
更號曰昭儀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后妃傳昭儀在四賜呂印綬
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
焉補注王先謙曰猶稱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
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傳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
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

后多已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
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八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更上亦音工衡反
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
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閭崇以爲春秋不
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
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尙書劾奏玄左遷少
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
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
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
曰太子丞正統補注先議曰官本丞作承南監本同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

前漢九十七下

七

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一至未央宮補注先議曰官本丞作承南監本同
先謙曰據此傳太后得見帝境政實王太后有以致之其後何高
武不從孔光之議令傳太后居北宮哀帝遂無能自主矣高
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帝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
奏宏懷邪誤朝不遵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自令王太
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
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
宮補注先議曰官本中下宮作官南監本同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
襄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是陶恭皇
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后丁后爲帝太后
後又更號帝太后爲皇太后后稱承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
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
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

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清曰廟之前日殿半以後日殿傳太后父同產弟四
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
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
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
業爲陽信侯補注先議曰官本考證云恩澤侯表作陽新侯案信新同字追尊惲爲陽信侯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補注王念孫曰六當爲四此律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
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姬與中山孝王母馮
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視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
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始祖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
陽瑕王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卽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
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
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
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
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傳以一二二年間舉與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誠權執不
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
合葬而許之師古曰許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
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
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罪惡莽以太皇太后

狂而易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傳責擅去狀師古曰傳責以文簿一責謂

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

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

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

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太后

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冀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

十人巫劉吾服祝詛豎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豎修氏刺治

武帝得二千萬耳治謂豎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

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

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

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奔為孝王后有兩女

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

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

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

庶人徙合浦云補注何焯曰但罪由立不追復宜爵邑及孝王

必為葬所深畏亦哀滅之矣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廬奴入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以上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補注先謙曰官本重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

曰慈創也也補注何焯曰慈丁傳者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

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

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涇

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實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

修義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尊音德各二千戶葬

長子字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

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皇太后

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傳太后

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諱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

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

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

六年之閒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竟令孝哀帝受其

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補注何焯曰謂徙

也王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

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

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

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

各百斤增傳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復

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字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

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徙其唯衛后在師古曰中山王莽

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補注

人自傳如此句法未必果是行字王先慎曰年上脫后字成帝
平帝年已見紀矣此處不必補敘續列女傳正作后年九歲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請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
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
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
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績績之若今
之襪爲也補注沈氏曰續志載事者冠皮弁細麻衣卓領袖下
素裳所謂皮弁素績王先慎曰續志載事者冠皮弁細麻衣卓領袖下
慎曰續列女傳續作續以禮維下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
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
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日本自莽第以皇后在
此當以第爲句宮字連下豐歆讀即前文大司豐歆授皇后璽綬
徒宮大司空豐光祿大夫歆三人也顏說失之豐歆授皇后璽綬
師古曰綬所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
以繫轡音第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
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即有之蕭何所請
令民人田者也蓋景武以後不以爲深道之所而屬大農以鑄錢
藏幣平準書楊可告諸錢上林府物重是也后自莽第入宮皆在
城內無行至南山下上林之理蓋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便
解耳顏注便時不明章懷注楊可告諸錢上林府物重是也后自莽第入宮皆在
傳住許時耳此時非指古時如以此便時爲吉時而此但言取便
亦可通矣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
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駙宰
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
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
號曰功顯君注先謙曰食邑封公子安爲襄新侯臨爲賞都侯
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
爲皇太后三年莽即眞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

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恭
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師古曰莽
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飾將暨
往問疾師古曰豫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豫首飾也在兩耳後
飾也此亦漢時語后大怒答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
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側面目目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
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而體至尊師古曰同窮富貴而不矜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
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
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
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幸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已能
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嚙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九十八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張衡傳承平中為侍中上疏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黨事而已

則當時未用其諡也蓋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於諸后已後

不先敘先世而特書曰王莽之姑明莽之既后實成之也此傳

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昌曰述其本系補注周壽昌曰自本莽自造之本系也黃帝姓姚氏

八世生虞舜舜起鵠汭曰鵠為姓師古曰鵠水名也水曲曰洧

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諸諡音義曰鵠汭字書曰鵠舜姓也該反補注

武王封舜後鵠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字敬仲齊師古

齊桓公曰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注

宋祁曰舊 齊桓公曰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注

本三作二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補注周

項籍傳羽方渡河救趙安下齊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壽昌曰

濟北王劉昭謂濟北前漢之舊國亦據羽封安事言之至漢興

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曰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

陵師古曰濟南之地補注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

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逼當坐者師古曰繡音乃喚

擗皆縱不誅它都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師古

千石者秦而殺之其及通行飲食坐運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

見酷吏傳翁孺已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千人有

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與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

氏為怨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東平陵故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

斷東平遂以陵終氏為復遇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

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

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

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

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傳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哀帝下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當補注宋

更有元壽二年哀帝下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當補注宋

有也字日注未當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此下

王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

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西女

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

元卿譚子元補注宋祁曰譚字上當有次字先謙曰崇少子商子

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

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後已如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

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

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補注錢大昭曰東

趙王師古曰趙王王莽姑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

未相適趙三夫何其痛也又骨相篇云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

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

也數者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遇教書學鼓琴五

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謂河南宮大

天下母是時宣帝時元帝為太子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

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遇諸娣妾良

人更祝殺我師古曰更太子憐之且為焉然及司馬良娣死太

子悲悲發病忽忽不樂因已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宋祁

日趙本無者字先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適令皇

后擇後宮家人子可召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政君與在其中師

日與讀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

所欲注流欽韓曰漢舊儀女御長如侍中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

師古曰恐不副皇注曰此中一人可心故曰彌也是時政君

坐近太子注曰周壽昌曰時政君乃為後宮家人子又獨衣絳絳

諸子注曰衣即衣之類也長御即已為注曰本不脫先謙曰官本南監

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姬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甲為世適皇孫師古曰適

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

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曰母王姬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

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

禁薨諡曰頃侯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王鳳以五

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注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

元帝不召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

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注曰側席謂附座也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

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注曰右

助也注曰語在丹傳上亦呂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

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為孝元帝尊皇后為皇太后呂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

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

其夏黃霧四塞終日注曰古曰塞滿也天子呂問諫大夫楊興博士

駟勝等對皆曰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

太后諸弟皆已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為見

異注曰官本南監本無此注言事者多曰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

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注曰居喪三年不言也信聞先謙

諒信下有也字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曰明聖德下無曰益

政治今有弟星天地赤黃之異注曰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曰

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承天心因乞骸骨

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臣陰陽錯繆

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子

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

將軍曰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

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

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

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

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注曰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

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

禁還李親注曰師古曰召太后憐參欲召田蚡為比而封之注曰李奇曰田

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上曰封田氏非正也呂參為侍中水衡

都尉注曰師古曰比田氏比也音必露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呂參為侍中水衡

也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

事上遂謙讓無所願注曰師古曰願與專同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

少子欲通達有奇異注曰師古曰奇字考異無故前之今越本亦

無上召見欲誦讀詩賦甚說之注曰師古曰說欲曰為中常侍召取衣

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注曰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

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曰爲不可適止其見憚如此
上卽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謂古曰言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
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呂往事爲繼介謂古曰
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共王之來朝也天子不遣歸國上謂
太子也言無繼介之嫌怒共王之下命無常不可謂補注宋祁曰
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謂古曰下當有言字注宋當有也字
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謂古曰下當有言字注宋當有也字
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將軍鳳心不便共王
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家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
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謂古曰詭遠也故天見戒謂古曰見顯示
補注先謙曰宜適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謂古曰言追共
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謂古曰言追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
五

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謂古曰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在並作佑曰瑞異爲符效今陛下呂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
師古曰近所呂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中安百姓此正義善事
音巨新反富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諷政者也今聞大將軍
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謂古曰猥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
於上顯擅朝事呂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顯君之咎
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謂古曰南謙注先謙曰官本鳳不
內省責謂古曰字上當有自字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謂古曰音于萬反且鳳
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謂古曰王商也本呂先帝外屬內
行篤有威重位冠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諂諂隨鳳
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爲鳳所罷謂古曰師古曰小婦妾也於禮不宜
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謂古曰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

配御至尊託已爲宜子內之後宮苟已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
任身就館也謂古曰師古曰是則不爲宜且羌胡尚殺首子呂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補注宋祁曰陽當
作淑沈攸之曰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
弟而食之謂之宜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
所自見足已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謂古曰師古曰以所見者譬
令久典事宣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
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
吾不聞社稷計謂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已自輔者於
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
信實直知謀有餘野王呂王甥出呂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
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呂代鳳
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謂古曰師古曰辟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
侍中音謂古曰叔父也音則從父弟之獨側聽具知章言呂語鳳鳳聞之稱
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穉愚得呂外屬兄弟七人
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謂古曰補注周壽昌曰杜
軍深原輔政十年變異不已鳳自竟寧元年輔政國事委任臣鳳
至陽朔初已十年此當陽朔元年奏則七字誤也國家委任臣鳳
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
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
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謂古曰師古曰豐卦九三此臣二當退也河
平呂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謂古曰師古曰
任從受陛下呂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
念謂古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謂古曰師古曰
皮反不當呂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呂來所苦加侵謂古曰師古曰
實也謂古曰師古曰日蝕益甚謂古曰師古曰日蝕益甚謂古曰師古曰日蝕益甚

不勝大願
漢書補注 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一六七九

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衙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

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宮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呂讓車騎將軍

音補注先謙曰專讓音者商根兄弟欲自黥謝太后上聞之大

怒適使尚書賁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

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瑱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鏡中

如人衣領再重裏者奇名曰青瑱天子門制也如諸日門樹格再重

漢官儀曰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先紅陽侯父太子臧匿姦猾亡

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

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

避之故曰省中先謙案上言附者商立根三人下又云高又賜車

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而欲自黥謝

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已危亂國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

弱日久師古曰今將一施之師古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

舍師古曰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補注周壽

交紀注昭文帝時舅也奏事師古曰車騎將軍音藉臺請罪師古曰

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

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

常曰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

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

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八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

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呂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

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

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

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呂

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

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

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封千七

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

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

王祖母定陶傳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

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

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

長呂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

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

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呂自代上亦呂為莽有忠直節補注先謙

直字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

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

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

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

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補注宋祁曰越

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呂莽為特

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

善呂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補注錢大昭曰曲陽

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

注文獻並作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

第宅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瑱

吉迺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師古曰風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

居攝補注先謙曰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為可力不能禁

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眾侯劉崇及東郡

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太后聞之曰人心不

相遠也師古曰言我雖婦人亦知莽必自危不可其後莽遂

已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曰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

祖入咸陽補注王念孫曰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文漢傳國

漢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

子位因御服其璽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曰孺子未立補注宋

陽侯舜論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

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既無已

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不復顧恩義人

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己金

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

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

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已下皆垂涕

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

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問舜語切恐莽欲脅

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補注沈欽韓曰玉璽記元后出璽投地

遺使求璽後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視數讓之呂授

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補注宋祁曰知而越本知作

今猶即也族滅作滅族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悅迺為太后置

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

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

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呂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

呂其書曰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莽因曰此諄德之臣

也師古曰諄言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師古曰諄服虔曰銅壁文補注先謙

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師古曰諄服虔曰銅壁文補注先謙

文母皇太后師古曰諄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諄其文

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

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補注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於新

麻沙本所載然宋景文公卒於仁宗時遺奏請擇宗室為七世之

主安得見熙寧監本耶但室字疑衍姑存此說以見宋本固有與

予意同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

共具之祥師古曰共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欽承謹言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

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補注沈欽韓曰通典高堂隆議

終而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宋

祝穆事文類聚國朝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大墓日也是為臘

古法遇閏歲即以第四戌為臘不可在十一月也後書陳寵傳

其祖咸於王莽時猶用漢家臘補注王念孫曰御覽服章部五太后年八

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補注王念孫曰御覽服章部五太后年八

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

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補注王先慎曰

苑二十十五古文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補注先謙曰官本謂夢

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

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補注何焯曰後書王丹別是一人周壽

帝時太皇太后立桃鄉侯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立之封紅陽在成

帝河平二年平帝元始四年子桂嗣侯時中山國未廢不能有太

守此或是王莽時然莽已易中山曰常山易太守世祖初起丹降

為卒正連率大尹之名亦不得稱中山太守矣孟

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

表云建武元年泓以父丹為將軍戰死往反補注周壽昌曰

與上有舊侯與傳同而後書未載丹事三代春秋所記王公國君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已來字上當有自字春秋所記王公國君

與其失世稀不己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

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工衛反補注先五將

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

圓反解在不欲已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書九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曰元成世封

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

鳳本嗣禁爲侯補注齊召南曰案外戚及元后傳言十侯自元后

親屬計之并數定陵侯高干長也此專言王氏故云九侯周壽昌

曰外戚傳云家凡十侯益知高干長之唯莽父曼蚤死

不能與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九侯作九者師古曰曼蚤死

不侯師古曰蚤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修靡師古曰乘因

時補注先謙曰官呂興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莽獨孤貧因

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

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師古曰又外交英俊內事

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莽

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呂託太后及帝拜

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呂封

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封爵上谷都尉陽竝中

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

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

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與馬衣振振施賓客師古曰家無

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

衡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

慙師古曰激急動也慙愧也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

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奉羊酒勞遺其師

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諸生縱觀長老嘆息光年小於莽子宇

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室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

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比音必寐爲私買侍婢補注先謙曰官

是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莽聞此兒

種宜子師古曰此兒爲買之即日呂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呂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右在前

也莽陰求其罪過補注先謙曰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

莽呂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

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

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爲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

諸當作聘請師古曰呂爲掾史賞賜邑錢補注先謙曰邑入悉呂享士愈

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補注沈欽韓曰方言蔽膝謂之蔽膝齊魯之鄉謂之襜褕衣蔽

之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膝齊魯之鄉謂之襜褕衣蔽

前謂之襜褕師古曰陳前道禮書劉熙曰襜褕婦人蔽膝亦如之

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案隋志乘輿及公卿冕服者皆隨裳色

玄衣纁裳則爵祿若通天冠遠遊冠冠緋袍朝服緋紗單衣者並

絳紗蔽膝皇后六服俱絳紗蔽膝然則禮服仍存絳紗之名常服

則蔽也見之者呂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

卽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

骸骨哀帝遣尙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

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呂著

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朕甚悲傷焉已詔尙書待君奏

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傳喜白太后曰

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復令

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

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補注先謙曰

立就國葬之所已舊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

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

章孫建為爪牙補注周壽昌曰傳介子等傳贊云孫建以威重顯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竟不問建往葬至立國將軍成新公豐

子尋歆子榮師古曰榮或作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臣材能幸於

葬葬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豪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補注

言方先謙案師古曰外示豪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補注

南監本作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奏之葬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曰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

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

后下詔曰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

前漢九十九上

五

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

相國葬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補注宋祁曰問誠曰大司馬

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將曰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

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補注先謙曰官本託莽有定

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補注先謙曰官本託莽有定

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君曰選故而辭曰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養君任重不可闕曰

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遂固辭補注先謙曰太后復使長信太僕

閑承制召葬葬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葬意但條孔光等葬

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傳相忠孝仁

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呂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

讀曰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

茂著益封萬戶呂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

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呂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封

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呂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

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郎衛勳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

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補注

羣臣復上言葬雖克讓朝所宜章曰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

前漢九十九上

六

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

之職建萬世策功能為忠臣宗補注先謙曰官本

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補注宋祁曰照密其曰召陵新息二縣

戶二萬八千益封葬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封功如蕭相

國如蕭相國劉歆曰封字衍呂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

公曰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葬為

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補注蘇同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

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呂

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葬致白雉之故賜嘉號曰安

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葬受太傅安漢公號

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

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於下人作故是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司空呂閣莽復

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呂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

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

樂下惠士民鯨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補注何焯曰上尊宗廟謂

惑太后下施恩澤以明自言願須百姓家給非空言飾說示信眾庶也語在平紀莽既說眾庶曰說

讀曰悅補注錢大昭曰庶南監本闕本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

誦曰風師古曰風奏言往者吏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

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

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

反補注宋祁曰元服下當有者字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呂安

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呂康寧孔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

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官本南監自今呂來非封爵乃呂閣補注先謙

本作惟本南監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

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呂知其稱否於是

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

倖矣莽欲呂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

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綰練頗損膳呂視天下師古曰

帛無文者帛無文者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

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

御膳誠非所呂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

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問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莫莢朱

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

精休神闕略思慮師古曰闕寬遶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補

先謙曰官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

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闕也音誠補注

曰列女傳孟子母曰婦人有本注太后傳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

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

是呂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

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呂儉補注王文彬曰語

禮記禮記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

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曰必寐反今誠未皇

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服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師古曰

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左右呂白太后遣使查詔

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呂時食肉愛身爲

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

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定六年傳

非禮也何休云爲其難諱也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

女須卜居次入侍所呂詭譎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

莽既尊重欲呂女配帝爲皇后呂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

秋宮未建掖廷未充師古曰掖與掖同音通用補注乃者國家

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正十二

女之義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天子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

云天子取十師古曰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

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適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

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

與眾女並采太后呂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

庶民諸生郎吏呂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呂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呂貳正統師古曰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補注先諫曰官本注皇上有言字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祀補注先諫曰官本大作天是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水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補注劉攽曰子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錢大昭曰服虔云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水邪向經者爲金背金者爲火因北而細曲者爲水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補注沈欽韓曰洪範正義馬融云逢大也信鄉侯修

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
 修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
 同音故耳修音從冬反補注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從作徒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隱二年見經
 稱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隱二年見經
 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隱二年見經
 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休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也
 百里穀梁解云時王所進安漢公圖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
 亦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呂重宗廟孝
 之至也倭言應禮可許請呂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
 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呂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
 自惟念得託肺腑補注先謙曰肺腑當作肺腑附說詳到向傳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
 稱聖德臣莽國邑足呂共朝貢師古曰共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
 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補注沈欽韓
 帝聘皇后黃金萬斤後書梁皇后紀依孝惠皇后故事聘黃金二
 萬斤案宋書禮志尚書朱梁皇后紀依孝惠皇后故事聘黃金二
 二匹夫金五十斤馬四匹宋志所徵是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
 也王莽梁冀之世盈廷譖毀何所不至乎

受四千萬而目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日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目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立其文也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師古曰束修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執足亡所悟意師古曰悟達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注監官本作悟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閭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土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諱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補注先謙曰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官本注無云字南監本無此注

消于長有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周周公誅管蔡季
 子鳩叔牙師古曰解公之謂矣是呂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呂
 國統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
姬爲帝太后也
 公手劾之呂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坐
音才臥反
 呂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
大雅蒸
 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圉強梁圍圉也補注宋祁曰公
 監本越本無不侮鰥寡四字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蒸人作烝民
 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
 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囑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
 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
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
 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
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
 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
直類反補注蘇興曰隧與墜同詩云人
 之云亡邦國殄賴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賴病也言爲
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賴與

萃同音才辭反補注先謙 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
 重加呂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傳皇后 皆自和得罪天下結讎中山
 張晏曰傳太后潛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中山
 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 師古曰引易繫辭中山
 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
 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傳董賢欲稱遺詔樹
 室疎遠者也補注宋祁曰徵字當作懲其字下當有然字矣字當
 嗣何諱曰八句又虛設丁傳董賢不然之罪以張大莽功遂誣往
 冤者言平帝必因馮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
 太后故不得立也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
 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當前謂之者 衡厲色振揚武怒孟
 曰眉上曰衡師古曰衡舉眉揚 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厭 震起機
 目也師古曰 肝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 音一涉古勇 雖有
 動敵人摧折雖有賁青不及持刺士也持刺謂持兵力以刺 雖有
 檇里不及同知師古曰檇里子名夷秦惠王之 雖有鬼谷不及造
 次師古曰鬼谷先生 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
 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

不移晷師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
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
師尙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殺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大明之詩也
以克殷也補注錢大昭曰韓詩薛君章句亮相也此用韓詩
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
速疾乃能成功補注先謙曰官本速疾作疾速南豎
本無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稔令耶師古曰頭豎
此注與大司徒光補注宋祁曰徒當作馬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
目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哲智也公
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曰周公爲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宜賜
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
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
賞包胥齊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以
道往齊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補注沈欽韓曰晏子難篇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粟之食五鼎苦菜而已左右以告公
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自太公至於公之

身有數十公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
 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遂不受
 爲國乎何有仲舒傳注先謙曰南監本無此注
 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
 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俾於天子
 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謂讓而不
 當也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
 也繼帝堯之事也補注王念孫曰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尙書舜讓
 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帝紀舜
 讓于德不擇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擇也又自序曰唐堯遜
 位虞舜下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
 曰尙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章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
 班固傳注曰前書舜讓于德不台音義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
 見漢書皆作不台顏依古文改爲嗣而釋以
 爲孔傳謬矣朱一新曰注書曰常作師古曰
 呂至于今臺臺翼翼曰新其德師古曰臺臺勉也翼翼增修雅素呂
 命下國後儉隆約呂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後音千旬反

約對文則復非退也後讀爲遵遵循也謂循儉尚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爲後儉亦循兩雅遵循也方言遵循也集韻遵亦作從故通作後亦循送也通循送也通循送也通循送也

躬執平呂逮公卿師古曰彌教子尊學呂隆國化儻奴衣布補注

曰官本作布衣王文彬云左傳魯季文子無衣帛之馬不秣穀食

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柔也如集

于木恐

安墜耳

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

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糴得已及僅足而已物物叩叩自闕

亡儲師古曰物物叩叩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

向反闕音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

空穴反

入下有

殫盡舊業爲眾倡始師古曰倡音尺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

師古曰鄉

讀曰嚮

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

入金錢或獻田畝呂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

齊有一筮也必嘗之是故公孫尹伯在尹良遇盜於豆室明焚

附錄口官者聖人指出其上者也檢局也補注先謙曰王念孫

原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於度百里之限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也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兼商奄之民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賜目附庸殷民六族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氏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大后之璜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夏后之璜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史官備物典策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器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傳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白牡之牲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拜而受之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封昌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不報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非報也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
悼公於是呂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
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聽公之固辭不願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呂
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
庶昭然感德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

於王事何有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本與救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世有祖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呂視羣公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帝後宜明一統之義呂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
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置
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
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
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謀其故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好鬼神可為變怪呂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
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
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流言惑眾惡與管蔡同罪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
上聖亡奈下愚子何呂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
主而行管蔡之誅不呂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
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
己者內及敬武公主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百數海內震焉補注先謙曰與之賞說詳劉向傳顏訓非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官本南監本
大司馬護軍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

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篇曰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曰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曰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補注周壽昌曰孝也蓋立四年春郊祀高祖曰配天宗祀孝文皇帝曰配上帝四月丁未葬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省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恩是八人也先謙案官本注在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惠之義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

前漢九十九上

七

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此韍印之紐也補注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曰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曰直功師古曰直功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耶師古曰眠也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損曰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曰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曰尊皇后非

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宜遣大司徒大司空

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眠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眠事上書言臣曰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曰

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

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

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日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眾事者謂大臣也臣愚曰為宰衡

官曰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

前漢九十九上

六

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執如相國師古曰相國

謂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曰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供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

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化師古曰鄉化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呂加師古曰卻虞芮

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問文王之德乃在隨馬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

也不可以履君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田而退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

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羽林從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補注先代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師古曰敢言也已有其事此復重出當制

衡起靈臺一作長門宮南去三百步起國學于郭內之西
南出殿堂南為博士之官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為射宮
周環之北之東為常滿倉倉之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十行十隊
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姦充理詞訟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
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
通一裁教授十一人呂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
識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師古曰史籍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
直救反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
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
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造廢干
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今安漢公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
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也公呂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奉使
朝用書孟康曰賦臨賦營築越若胡辛丑師古曰胡明也辛丑者
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
也王念孫曰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
書臨賦營築亦用雜語文據書不字或作平與平相近因誤而為
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平與平相近因誤而為
平皆其證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已加宰衡位宜在諸侯
王上賜呂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驪
馬二駟師古曰驪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
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
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補注宋祁曰禮畢封孝宣曾孫信
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
已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且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

也於是莽上書曰臣呂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伏念
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臣治民作樂呂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
轅師古曰轅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
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莩也
故以爲喻聲音加幸音字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曰臣莽爲
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
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
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
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呂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
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
之籌畫而上已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當被無益之辜所
呂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
呂休庇廕也補注宋祁曰陛下不忍眾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
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
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臣傳
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師古曰
居竟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
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補注先甄邯等白太
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呂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
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
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宋祁曰復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
呂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
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
公制作畢成羣公呂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富平侯二字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

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謂之營之庶人攻之不已成之相維謂周公營洛邑以爲王卜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洛邑使來告卜作洛諸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邊設頭民使居之故云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一六九七

臣節補注先謙曰胡注帝皇后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補注先謙曰胡注

其所封新鄒國采謂以武功縣為采地如諸侯禮故事補注先謙曰胡注

本南監本有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

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

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

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補注何焯曰

而後立嬰不復令有君臣之分也又止立為皇太子不立其君將

名則子奪惟莽也先謙曰胡注亦因周公輔成王二叔流言公將

而為此號孺子目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補注曰

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胡注四少

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侯月長沙定王子

補注周壽昌曰漢宗室起義誅莽者始崇而嚴鄉侯信武王侯表

繼之徐鄉侯扶陵侯智扶恩侯貴等又繼之王子侯表建武二

年劉寵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子松嗣侯班安漢公莽專

氏作表時尚有存始以崇為宗室起義之最先者也補注

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

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

張疎之從兄也疎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疎因為嘉

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奔師古曰幾亦音巨依

無亦字南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遮扞臣衛

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匡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

字不錄筆此本皆存宋舊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

孤計目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得比肩首復為人者

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所目藩漢國輔漢宗也建

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

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眾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

孔子曰師望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練引師古曰

之也洋音羊又音翔補注先謙曰南監本無此注師古曰國家所目服

此美膺此名譽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恩陛下夕

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

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

之意也補注錢大昭曰方言迹迹屑屑不安也江沅之謂謂之迹

迹秦晉謂之屑屑又屑往勞也郭注屑屑往來皆勤勞也說文

動作切切也廣雅屑屑不安也郭注屑屑往來皆勤勞也說文

夜寐後漢書王良傳何其往來來屑屑不憚煩也崔駰傳吾亦病子

屑屑而無時休息孽孽不已者師古曰孽孽不怠凡呂為天下厚

劉氏也師古曰呂為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

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師古曰悖乖也而安眾

與兵動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

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

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宗案

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孩提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

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

豈不諄哉師古曰諄諄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目誅討而猶其宮

室目為汙池納垢濁焉師古曰汙池雖生菜茹而人不食

而本南監本名曰凶虛師古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

師古曰所食之菜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

機之上則覆之以布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師古曰機謂以

社國各作一見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師古曰社謂以

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目為戒師古曰著目

崇之反也咸欲奮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

補注王念孫曰說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拂謂以手拂其頸也

言說文刺擊也廣雅刺擊也師古曰刺擊也師古曰刺擊也

足正義今江南晉謂刀擊為刺齊語則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歌執

干將劍以刺遂令王注亦曰刺為刺也若以指其頸為刺則上

與手劍不相比附矣師古曰衡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

門什其牆師古曰什倒也補注宋祁曰刀其牆舊作刊其夷其屋

焚其器師古曰夷平也補注應聲條地則時成創言塗地則時創

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

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師古曰倡音先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

巨賜諸侯用承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曰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

萌牙補注先謙曰官本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

忠孝著焉其曰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補注錢大昭曰師當作

侯長安謂之語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

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曰莽權輕也宜

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

吏置率更令廟殿廚長丞中庶子虎賁呂下百餘人補注先謙曰

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補注先

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郎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

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

心說德師古曰說音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

是歲西羌龐恬傳幃等師古曰幃音敷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

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

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呂下不得挾黃

金輸御府受直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

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平

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

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諸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諸周

王奇王綬將兵拒之曰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

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十二

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

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

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詔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部謂之三月不知肉味言驅也故取喻焉曰月之不可階師人賢者曰峻也猶可喻也仲尼曰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德天之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苦茲綱紀咸張成在一置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置止吾止以盛上也言人修德行道雖覆一置進吾往也賈者纖草爲器所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謂非修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置也補注劉放曰子謂此言莽制作已成尚有未足欲留之本也當引書云譬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解之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謂作云官本此其所曰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曰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補注先謙曰宦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本祚作祚

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俸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爲新都侯也俾使也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

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綏弁而加環絰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稱稱布曰緇賈疏云凡五服之經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則綌絰無事則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總綏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補注沈欽韓曰前引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是司服王爲諸侯總綏其母爲妾不知渾非葬之大宗也此據周官可也此奏成於劉歆手中陳咸云三綱絕者當在是矣呂應

聖制莽遂行焉凡壹甲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人作之胡注私報私屬之也云少夫幸報我以事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補注古曰長孫中孫莽子仲及僕字也皆爲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召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字作衍

及後悖虐復召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先罪爲公義補注劉奉世曰莽不服喪亦以示公義令光

子嘉嗣爵爲侯莽下書曰退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葬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退密八音退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補注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葬非再葬也蓋莽自謂義經遇密實非三葬不以二十五月也或曰此事當在三年冬誤義經遇年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齊饒縣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

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王子直建冬
至師古曰王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
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
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祇說
師古曰眠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補注周書昌曰發涿郡安平人象之兄彌之叔祖也後書崔駰傳彌以妹適明曉至大司空其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駰以族屬幸於莽位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此事莽書未載及前
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
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書之所臣莽曰爲元將元
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
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名爲此周公居攝稱王補注蘇輿曰此雖莽假借其文蓋今文說如此故其仿大誥
也文直言周公曰王命召公補注方王肅僞孔以大誥之方爲成王不知書凡言周公曰王命者上皆言周公以別之如多方多士篇是
也大誥康誥不然知王是周公莽故特假引二篇文也莽稱引多

可徵驗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

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臣

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

假皇帝師古曰共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為初始元年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刻呂百二十為度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孺子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

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曰視即真之漸矣師古曰視期門郎張充

等六人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帝曾孫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風俗通曰袁姓魯哀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

銅匱為兩檢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字先謙曰胡某書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

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則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

皆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命使漢御史大夫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子呂不德託

子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

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

屬子呂天下兆民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

傳國金策之書子甚祇畏不敢不受呂戊辰直定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之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命也

傳國金策之書子甚祇畏不敢不受呂戊辰直定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皆取吉祥周壽昌曰淮南天文訓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

平主生午為成未為執主申為破主酉為危主戌為成主

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者書以

隨月日為轉移十二神無定屬大要以除危定執為吉建滿平收

取諸此也上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注云其日當建與此同

律歷志云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

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市于虞虞帝始

德而子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授正號即

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年人龍在己巳歲次實

沈初班天下萬國承遵子孫孫享傳億年是權亦莽此日所制

故有戊辰直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

定四字也

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之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命也

應正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曰承皇天上帝威

用白

始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師古曰恭音日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應正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曰承皇天上帝威

命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書九十九

終

漢書九十九

終

漢書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書九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始建國元年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漢紀記莽事自始建國於正統而盡沒其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

天鳳地皇之號正月朔 補注先謙曰莽以十二月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轡師古曰璽謂璽之組音弗補注王先謙曰元后

皇太后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

皇后師古曰王莽為丞相初封宜春 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

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 遇呂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

謂之辟者取為封宇子六人干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

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迺策命孺

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迺太祖師古曰右讀 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

一十載歷數在于子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

於戲師古曰於戲 敬天之休師古曰休 往踐迺位母廢子命又曰其

已平原安德潔陰隔重凡戶師古曰五縣也 陰隔反志

平原故城在今濟南府平原縣南安德故城在今陵縣治陰隔故城

在臨邑縣西隔縣故城在德州北重邱故城在德州東南官本南監

本注在定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

後並補注先謙曰 行其正朝服色補注先謙曰胡 世世其事其祖

宗永旨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補注先謙曰命名字通命 呂孝

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師古曰歔

許氣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

意哀哀良人中傳將孺子下殿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後書

注引前書音義中傳宣者也北

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補注先謙

獻金匱圖金匱書也 呂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

字當去旁馬字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京

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補注宋祁曰少阿晉灼音義作

依倚休南本奇 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

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陽音丞補注宋祁曰承南本

丞注丞下有陽字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

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

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彌補注先謙曰 為更

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

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

十一公補注先謙曰四輔三 王興者故城門令史補注先謙曰胡

掌文書城門校尉 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

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呂視神焉 讀曰示餘皆拜為郎是日封

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補注先謙曰通 皆

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呂故大鴻臚府

為定安公第補注宋祁曰郡本 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救阿乳母不

得與語補注先謙曰阿下當有保字謂救阿保及乳母也李尋

於文為不討於事為不備矣漢書以阿保言告云救阿乳母則

紀孝平紀正作救阿保乳母常在四壁中 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呂女孫字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

司肅東獄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視之不恭是謂不肅肅微也厥

澤以時也晉灼曰 厭物生於東方故成太師也青燁登平考

先謙曰典主也獄字誤官本南監本皆作獄下同 青燁登平考

景呂暑服虔曰 燁音暉如淳曰 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 言青陽之

景出也故考 燁惑司慈南獄太師典致時雨 應劭曰視之不恭是

景以暑屬焉燁惑司 慈南獄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視之不恭是

皇姓始祖考
以當作己
宣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

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

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安引彈劾于大麓深

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

濟之師古曰幾然自孔子作春秋已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

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赤

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于呂天下

師古曰屬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廢劉而興王夫

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

作佩之長三尺廣一寸四方或用五或用金或用桃葉帶佩之

今有五在者銘其一而曰正月剛卯金刀穿孔以采絲其底加冠

纓頭長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金刀穿孔以采絲其底加冠

白黃四色是常帝令祝融以教變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

曰疾日服帝令祝融以教變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

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

及文服說是也前漢九十九中

金刀也補注沈欽韓曰說文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與瘴同

兩雅釋文孫炎云瘴疫病也續志以爲雙印蓋剛卯佩兩也長寸

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侯以白玉其下以黑犀象牙周壽昌

之謂剛言爲然故劉琨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卯同辰卯字

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

據此則裴雖主虞義而亦未廢莽說也先漢古玉佩注三尺作三

寸用五有五五並作玉耳作玉耳作玉耳作玉耳作玉耳作玉耳

四文字相類多減筆假借文云西月剛卯中央四方赤青白黃四

色是常帝命執成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文不可識吳云所見玉剛卯從無三寸長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

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官爲佩除刀錢勿已爲利承順天心快

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

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

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

疑表誤補注宋邵曰越本無是歲二字章昭云徐鄉東萊縣快兄

也沈欽韓曰一統志徐鄉故城在登州府黃縣西南五十里快兄

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

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長廣

子之祖濟南愍王因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

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子基

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宅親屬當坐者皆勿

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已故輒伏

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

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

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自供奉罷

民力呂極欲師古曰罷壞聖制廢井田是呂兼并起貪鄙生強者

規田呂千數弱者皆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

也補注先謙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圍制於民臣顯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

爲利至略賣人妻子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就室曰接於道曰略

天心詩人倫師古曰詩亂也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師古曰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也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也

者以爲帝子也數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舊云四奴正士唯不用命

者然後被此辜矣補注先謙曰漢書云四奴正士

更賦罷癘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

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

所得不足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

窮而爲姦師古曰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

子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時則有嘉禾之祥

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

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

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

呂禦魘魅師古曰魘山神也魘老物精也魘音魘魘音魘如皇始
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呂莽錢大小兩行難知
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五銖錢市買謫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
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補注
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
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補注齊召南曰
人其將一人各有帥五人故下文云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也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
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補注沈
文紀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宣紀黃龍元年不言龍見師古引漢
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地理志廣漢郡有新都縣則莽所
指新都矣成紀志故高祖考王伯臺門梓柱生枝葉之屬補注
城在今新都縣東二里高祖考王伯臺門梓柱生枝葉之屬補注
作伯王符命言并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雖難化爲雄之屬其文
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大歸言莽當代漢
有天下云補注王先慎曰四十二篇書不傳惟五行志中載自說
而此祥與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
子間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得此可見一
班比附時事歸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
命申呂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
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
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補注何焯曰孝惠肇命於新都受
孝文爲一世哀平爲一世錢注謂九天子非也肇命於新都受
瑞於黃支孟康曰漢生岸補注宋祁曰注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
同孟康曰梓潼也成命於巴宕晉約曰巴郡申福於十二應天所呂
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補注先誠曰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
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呂丹石始命於皇帝
皇帝謙讓呂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呂三能文馬度服

師古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縷周成王時大戎獻之
目若黃金名曰瑪瑙之乘周文王時大戎獻之西伯獻紂以全
其身身金名曰瑪瑙之乘周文王時大戎獻之西伯獻紂以全
宜目如黃金名曰瑪瑙之乘周文王時大戎獻之西伯獻紂以全
鐵契四呂石龜五呂虞符六呂文圭七呂玄印八呂茂陵石書九
呂玄龍石十呂神井十一呂大神石十二呂銅符帛圖申命之瑞
寢呂顯著師古曰至于十二呂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
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爲初始欲呂承塞天命克厭
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然非皇天所呂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
音類煩也重故是曰天復決其呂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
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爲真也晉灼曰勉字當爲勉應莽自謙居攝
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是補注宋祁曰別本無復
決其三字邵本無其字先謙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
曰官本南監本其下有所字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
方領師古曰反續音胡內反補注王引之曰正文文明言赤績則
非五采也赤績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爲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
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纁純下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
盱曰今日天同色呂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
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眾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
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呂國傳新皇帝
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呂間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
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雷師古曰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
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呂爲
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讓既備固讓十二符
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懼然祇畏羣然閭漢氏之終不可
濟師古曰懼音懼懼然自失之意也齊魯在左右之不得從意師
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補注先謙曰左右音佐佑則不當云在左
右在右音曰佐佑也補注先謙曰左右音佐佑則不當云在左
依佑所見本亦必無有字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

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
補注先謙曰海內上疑有與字新室既定神祇懼喜申曰福應吉瑞累仍中重也
仍類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也
言有功德宜於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此之謂也五威
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
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呂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
乾文車鄭氏曰畫天駕坤六馬北馬師古曰坤為六地數背負驚鳥之毛服飾
甚偉師古曰驚鳥雞屬即駢也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
五帥衣冠軍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
二之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
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
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南出者險徼外歷益州師古曰險
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
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
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呂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
封威德子冬雷師古曰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
上公目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
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
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
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拜爵王庭謝恩私
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補注錢大昭曰司命上疑脫五威二字周壽
紀是用建爾作司命補注錢大昭曰司命上疑脫五威二字周壽
命也五威司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強國師古曰引詩大

辭其義並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偕也命說符侯崔發曰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師古曰暴客謂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音他
各反補注宋祁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汝女讀曰汝中或作閭中
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音悅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
服虔曰險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塞絕其道屈曲谿
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盤是也雷音力
救反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縹緲在藍田縣東南通典七盤二十
縹緲之險路也注十二盤縹緲在藍田縣東南通典七盤二十
折故有九縹之名亦取之為號矣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
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
壺關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羊頭山在潞州長子縣東五十六里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
尉睦于後師古曰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
孫曰堂威當依下文作堂威威後放此看雷之險東當鄭衛
也雷池也師古曰雷池在豫章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師古
縣之東雷池也師古曰雷池在豫章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師古
曰批謂糾閉之也前漢九十九中
祁曰堂威當作堂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案晉灼音義作批難
批兩指相裨助共擊也先謙案宋說誤見上命懷羌子王福曰汧
隨之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龍謂女
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
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師古曰碧呼道中
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師古曰汝莽收捕殺之治
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陳成自免去官眞定劉都等謀
舉兵發覺皆誅眞定常山大雨寇師古曰大雨寇眞定劉都等謀
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
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
昭曰謂禁地而酒關一路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
以專之如筦者十七字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
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子民收息百月三

如清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
息三錢也師古曰貨音吐鼓反其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
師古曰督視察之傳音張懸反補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補注
日通鑑作犯者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
徒西海此疑脫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

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史陳良終帶其賊殺校尉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自稱廢漢大將軍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艾而張羅夷於何遮臣建車前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師古曰下建武七年詔吏人遺飢死及為青徐賊所掠為奴婢下
漢光武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遺飢死及為青徐賊所掠為奴婢下
妻欲去雷者悉聽之十三年詔益州民或依託為下妻欲去者悉
聽之說文嬌一曰下妻也下妻非安王昌傳郎緣是詐稱真子與
云母故成帝詔者亦非安王昌傳郎緣是詐稱真子與

讀曰官本南監本注未有也字劉氏當復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前漢九十九中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字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當更有又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實食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奏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奇食之實於王氏廟中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書大傳始奏肆夏納以教成舜為賓客而再為主人樂進贊曰尚
向放太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案此實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
食之義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著者著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
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

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日楚思扶恩侯劉貴等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王于侯表曾貴起兵誅莽事亦不詳傳中

更聚眾謀反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帝子子與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
呂為漢高皇帝為新室實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增也

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夫聖恩所隆禮亦
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呂戶多少就

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呂符命為子四輔明德侯劉襲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

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其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呂
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

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改單于之名也威侮五行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本名彘知牙斯威侮五行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奴傳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辜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
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其行皇天之威罰于知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也八字累世忠孝保塞守微不忍呂一知之罪滅稽侯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今分匈奴國土人民呂為十五立稽侯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中郎將蘭苞戴級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
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詵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

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參音疏禁反字林曰參支條參麗也十七字誅貉將軍陽俊討穢

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徧裨
呂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
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

呂軍興法從事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曰錢幣訖不行補注欽也師古曰九月辛巳戊己校尉
也復下書曰民食為命呂貴為資是呂八政呂食為首寶貨皆

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呂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

假呂助軍糧是時諸將將邊須大眾集師古曰更士放縱而內郡

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補注先謙曰胡

州漢末公孫度自稱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此時未有平

云并州平州也地理志作平周蓋古字通用謂注恐未然沈欽

故云并州平州也地理志作平周蓋古字通用謂注恐未然沈欽

補注先謙曰胡注七公四輔及三公也遣著武將軍遂並等填名

都師古曰遂音錄順音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

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

從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

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

二人誠欲呂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勢恐獨

良民師古曰獨曰威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高曰權臣妄曰法

願呂別之也得毒蠶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蠶音呼各反司監若此可謂稱

不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自今呂來敢犯此者輒捕繫呂名問然猶放縱自若

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

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郎補

王先慎曰始拜咸子助為順單于助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悻

病死以登代為順單于見何如傳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悻

寢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漸也悸音葵季反補注宋邵曰悸舊

喘息曰悸是也觀魏志此本作病喘音葵季反補注宋邵曰悸舊

昔齊太公呂叔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子之所監也師古曰監其

呂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襄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永為新

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呂大夫呂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

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師

曰拂讀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補注周壽昌曰胥附博

士李充為奔走師古曰奔字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

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

祭酒補注先謙曰師友侍中諫議三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

頴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

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遺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翼勝為

太子師友祭酒補注先謙曰勝不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

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

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補注錢大昭曰據南監本闕小大

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三日止潁河郡蝗生師古曰潁河

音河決魏郡泛清河音河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補

先謙曰胡注莽祖賀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補注

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補注

已故百姓不附前漢九十九中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

軍陳歆補注錢大昭曰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

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呂視諸蠻夷師古曰視大司馬甄邯

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大贊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當

出輒先按索城中名曰橫按師古曰橫按音胡孟反補

入宮殿者亦當露索也漢儀三公領兵人見令虎賁執刀挾之觀

橫先也釋言挑大也師古曰挑音徒及文昌錄錄樂記鄭注

及後書安帝詔馬異傳俱作橫按師古曰橫按音胡孟反補

是月橫按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子呂不德襲于聖

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呂美風俗補注宋邵

九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曰

上詩國十五節徧九州師古曰徧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

都鄭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曹鄭是為十五國也師古曰

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頤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

司馬則無徐梁補注宋祁曰治化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

或大其本厥義善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

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呂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

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

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呂侯有功諸公一同補注王充曰左

國一同自是以衰周官匠人方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

百里為同先謙曰官本同作國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

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補注沈欽韓曰大宗伯職注鄭司

白茅以爲土封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

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呂下降殺呂兩師古曰兩兩而降

注王文彬曰左襄公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謂以兩至

數相減此自九以下而七而五而三以至於一也顏說未補至

於一成里為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

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

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

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更呂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

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乘等與州

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其校治于壽成朱鳥堂子數與羣公祭

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呂顯仁賢也九族和睦

所呂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師古曰解音曰解稽考也

將章黜陟呂明好惡安元元焉呂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

都內月錢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

莽曰師古曰臨姓也音一侯反井田雖望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

秦知順民之心可呂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

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雖堯舜

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

莽知民怨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食貨一作莽知民怨案作怨音原

怨也師古曰怨音怨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怨即怨也廣雅怨

愁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怨愁無告是怨與怨同義

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怨也准南詮言篇云已之所

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怨即承此愁字而言則本

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怨遇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呂

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呂爲

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

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

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

咎於高句驪侯驕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驕起正有宅心宜令

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驕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今猥被呂大

罪恐其遂畔師古曰假多也厚也被加也音皮義反夫餘之屬必

有和者師古曰和應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

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驕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

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誅滅虜知分爲

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絀其兩脅師古

音與抽同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驕

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

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子甚嘉之其

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

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曰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

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已
齊七政補注先謙曰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
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補注先謙曰言明試曰功師古曰予之受命
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
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
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
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
又土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主也晉灼曰國
在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
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觀晉二卦名易稽覽圖有主歲卦
法之補注錢大昕曰孟說非也觀晉二卦名易稽覽圖有主歲卦
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乾鑿度求卦主歲術常以主歲卦
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
未算即主歲之卦也補注先謙曰韓曰案晉語董因對文公曰
所以與也君之行也歲在大火火閏伯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
晉灼云卯出酉入也前漢九十九中其曰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
調度師古曰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補注先謙曰又請
內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母相須師古曰
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
公號呂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補注先謙曰據此知本五年二月
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師古曰門內溝絕之
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
年大司馬孔光乞骸骨賜安車駟馬呂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遂並
為大司馬補注先謙曰韓曰廣韻錄字注云又姓王莽大司馬棣並
同而異作通者風俗通云漢王莽大司馬棣並見姓苑棣聲
有大司馬通並廣韻又引之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
治室宅師古曰或頗微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補注
昌曰此光武符命著明敢不欽奉呂始建國八年歲纒星紀孟康曰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中 列傳第六十九中

居也星紀在斗牽牛間師
古曰德踐歷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
壤敗敢有犯者輒已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
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
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
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呂中國有禮誼故詘
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已有夷狄也奉
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呂莽積失恩信焉書先畔殺都
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呂犯挾銅炭者多除
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呂二月建
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齋糲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繡
謂帷帳茵席也繡音備補注宋祁曰治本無內字新本肉字下
去內者行先謙曰胡注內者今時屬其工績漢志內者令掌布張
諸衣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齋食及帷帳以予之東巡必
躬載末每縣則耕已勸東作師古曰宋祁曰末字下當有耕字王先慎曰
此皆四字句宋說非先謙曰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勸南
曰官本南監本注耕作耨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勸南
偽說訛化也補注先謙曰大昭曰偽字古亦省作為史記平陳南謂司
馬貞本作南為淮南天文訓歲大早木不為高誘曰為成也禾
成於夏故云南為上下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不當訓訛為化予
之西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
則粟已勸蓋藏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
郭云今連枷所以打穀者也又云受自關而西或謂之拂案此則
其辭穀明其二物也齊語未耨耨艾草昭云柳拂也說畢北巡狩
文拂擊禾連枷也又柳拂也廣雅拂謂之柳則混言之畢北巡狩
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已軍法從事師古曰
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
稀解因遭棄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
里春秋尊非糲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呂安聖體師古曰

東萊為夙夜郡東郡為壽良郡矣後書郡形傳引東觀記云王莽別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志皆未之及也至河南之榮陽別為新縣亦見於本傳汝南分郡縣曰亭為名者三百六十邑應符命為賞都則地理志已言之師古曰竟諸侯國開田為黜陟增文也緣邊又置竟尉尉男為之音曰竟

減云師古曰開音開呂疑有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補注劉奉世曰州當為郡義陽大新曰眾縣地理志雒陽莽曰宜陽即此義陽也

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其外曰近郡有郭微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

有三公作甸服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在賓服是為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服在揆文教舊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師古曰凡此惟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為名號也解在諸侯王表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下有年字南監各曰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本無此句

前漢九十九中

五

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雷大尹太尉其呂益歲呂南付新平蘇林曰陳雷雷縣莽改曰益縣屬淮陽不屬陳雷豈莽時改屬乎固縣莽曰益歲今志亦無之新平故淮陽呂雍巨呂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補注周壽昌曰據此漢梁國至莽時已稱郡矣呂封巨呂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呂陳雷呂西付祈隧祈隧故榮陽補注劉奉世曰此祈隧梁陽置郡陳雷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今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旬補注周壽昌曰甲子用日之始也古皆以甲子為冠呂戊子為元日師古曰冠音工六旬首此則莽所造王光祿也

昏呂戊寅之旬為忌日師古曰昏謂娶妻也補注錢大昕曰戊寅改戊子為六旬首戊寅支剋幹故為忌日百姓多不從者旬奴單于知死弗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

民會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已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蟲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呂橫行莽壯其言呂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補注先謙曰胡注莽置四關各有一領都尉領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民者棄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馬援將兵擊之補注錢大昭曰當從西南夷傳作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詎左遷司命呂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詔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

前漢九十九中

五

補注王念孫曰諺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呂他舉繫獄欽曰是欲呂我為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遂自殺莽選儒生能諷對者師古曰諷與專專對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師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卻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補注劉放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誤兩周壽昌曰非誤也此正莽大言匈奴未敢恣掠但稍有

背畔之辜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誦遂致命而還之補注劉奉世曰之字衍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呂為制定則天下自

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

連年不決補注先議曰官本南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

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一切食殘日甚補注宋祁曰甚下

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補注先議曰官

郡補注傳作傳周壽昌云傳傳轉也觀下有又十一公士補注先

置補注漢公府各有掾屬分分布勸農案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

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補注

胡補注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補注先議曰守關告訴

者多莽自見前顯權得漢政故務自監眾事師古曰監與擊有

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自決成然乃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

皆宦者領之師古曰莽事自決成然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

不得知補注先議曰胡注舊上封事者先由尚書乃奏其畏備臣

下如此又好變政制度政令煩多當奏行者補注先議曰奏字誤

輒質問乃已從事師古曰前後相乘憤耗不潔也補注先議曰奏字誤

輒也補注輒也輒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補注王念孫曰不潔不微也登

與補注輒也輒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補注王念孫曰不潔不微也登

治補注輒也輒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補注王念孫曰不潔不微也登

者補注輒也輒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補注王念孫曰不潔不微也登

尚書補注輒也輒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補注王念孫曰不潔不微也登

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

苦師古曰仰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

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

盡師古曰盡其逃亡也邯鄲呂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補注劉

謂大兩日大霧也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闕為立

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

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千其反閼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栢或枯

事八年功業不効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

骨莽曰天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

動動靜辟者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開開也音收也易上繫

威補注威引之也音省之聲相近義災異之變各有云為天地動

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子遭陽九

之厄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縷

布二匹孟康曰縷八十縷也師古曰縷音子公反補注沈欽韓曰

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先議曰八十縷南監本同官本作

八十縷是也下章昭曰中免先議曰八十縷南監本同官本作

也補注或帛一匹子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既會已度府帑雖未能

充略頗稍給補注周壽昌曰略頗稍三字連文魏其田其呂六月

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補注先議曰胡注公卿大夫士下

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呂差增上至四輔而為

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貢莫非王臣師古曰

先議曰官本實作貢蓋曰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

侯各食其同國師古曰同國則食也補注先議曰官本今作令辟任附城食

其邑師古曰辟君也任公室女也補注先議曰官本今作令辟任附城食

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采師古曰采師古曰采師古曰采

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穰音入掌反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

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已

什率多少而損膳焉補注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周壽昌曰什即

什率多少而損膳焉補注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周壽昌曰什即

什率多少而損膳焉補注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周壽昌曰什即

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終

虛受堂

三

漢書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九十九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遠 師古

從其音同耳 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

髮靡有愆失 師古曰黃髮老耄稱謂 其封林為建德侯後為封德侯

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 師古曰朝 賜弟一區錢三百萬 師古曰官本第

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

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 師古曰考之合之下各論

之思之至於再三白始建國之元呂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

設文石之平 師古曰沈欽韓曰後書西都賦左城右平注引決陳菁

茅四色之土 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師古曰菁茅名也茅

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菁茅為

引鄭注菁茅之有毛刺者周書作洛篇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地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中央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菁茅為

案此則方色土上皆冒黃土以白茅為上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

不封誤也 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妣曰班授之 師古曰

班布 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 師古曰

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調謂發取之 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

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饕餮 師古曰饕餮

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筭之令每一

筭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眾 師古曰浸

浸作 又一切調上公呂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

下愈愁盜賊起 師古曰起 納言馮常呂六筭諫 師古曰

掌貨大夫後又有納言將軍嚴茂知前 莽大怒免

之稱納言卿族然卿宗卿劉氏以為誤者尚不虛也 莽大怒免

常官置執法左右刺殺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 師古曰

隊音 如漢制吏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

阻會稽長州之苑 師古曰姓瓜田名儀 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

地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 師古曰宰

先謙曰莽改 母散家財呂酤酒買兵 師古曰陰厚貧窮少年得

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 師古曰海曲縣在密

市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 已祭子墓引兵入海其

眾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 師古曰胡注即就也

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同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

得不足呂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呂愁民

補注王念孫曰愁讀為拏拏故下句云民窮悉起為盜賊也爾雅拏

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鄭注 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

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

之師古曰說 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 師古曰威斗

當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何承天承天曰

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公居

江左者惟張邵為大司徒徒之墓塚莽篡位而永又啓家內更得一斗

復有一石銘曰司馬遷死於此 師古曰司馬遷死於此 師古曰

符悉涉傅會 師古曰符悉涉傅會 師古曰符悉涉傅會 師古曰

者曰五石銅為之 師古曰五石銅為之 師古曰五石銅為之 師古曰

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呂厭勝眾兵 師古曰厭勝眾兵 師古曰

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師古曰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師古曰

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為入在御旁又刪去上句

十引此並作出則 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

北軍南門災補注先謙曰胡注北軍壘門之南出者也呂大司馬司允費與爲荊州牧

見問到部方略與對曰荆楊之民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楊作楊率依阻山澤

以漁采爲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南監本楊作楊六榮稅山澤妨奪民

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與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

田里假貸犂牛種食師古曰實音土戴反闢其租賦師古曰闢音可已解釋安

集師古曰幾音讀曰冀莽怒免與官天下吏已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

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屠夏已來諸軍吏

及緣邊吏大夫呂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

之四已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開反

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補注先謙曰幾呂禁姦讀曰幾姦愈甚

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日維祉冠

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文穎曰祉福祚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薄冰亦以除暑

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三曰德封昌圖

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

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

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

母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爲殺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殺作弑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焉呼哀哉宗本名會宗呂制作去二

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爲功崇繆伯已諸伯之禮葬

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之地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

姑殺婢已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譴責問妨師古曰譴責問帶又音從益反

并引責與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

使尙書劾仁乘乾車駕出馬補注先謙曰大昭曰古坤字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

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補注先謙曰官本雀作雀

鳥引宋補曰鳥當作雀後玄武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補注先謙曰官本雀作雀

沈欽韓曰榮感司罰非呂驕仁迺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

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鬼鬼神怪異之事

呂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

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其舊恩也呂爲曲陽非令稱師古曰令善也

也乃追諡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補注先謙曰

劉歆曰力當作刀齊召南曰案通鑑作刀子都然本文及呂饑饉

後書並作力姓諸曰力姓黃帝臣力牧之後似力字不誤

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

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

孫曰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張樂崑崙

度山之上補注先謙曰地部上御覽時序部一引此並作僊而上天張樂崑崙

疑崑之說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

終南故秦地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已寧始將軍爲更

始將軍呂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李奇曰

諸當生者也師古曰日新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饗哉欲已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

皆笑之補注先謙曰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

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鹿皮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麟大牡鹿也

也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補注先謙曰官本哀作哀非與國之聲也是時關

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多師古曰黨漸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

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暉擊蠻夷

若豆等太傅穢叔士孫喜清深江湖之盜賊補注先謙曰胡注莽叔官案清深猶言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

吏民奴補注先謙曰凡吏民之奴也名曰猪突豨勇呂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

民營三十取一繅帛皆輸長安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

軍馬師古曰深畜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已秣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已攻

匈奴者將待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已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

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

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

副為兩翼師古曰羽本謂音胡爾反頭與身皆著毛迎引環紐飛數百步墮

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已車馬待發初匈奴

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當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

侯王歆誘呼營至塞下南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當作當是將詣長安強立已為

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始欲誘迎當大司

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

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豪街一胡人耳師古曰豪街蠻夷

湯傳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

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與

單于出車城西橫補注先謙曰車疑作軍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

夷南注先謙曰官本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

言邊事凡三篇奏言風諫莽師古曰諫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

可且曰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

夏不能遏絕寇賊茲究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兒復自賊

持必不移師古曰見古貌字也見假借其恨見於容貌懷執異

心非沮軍議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就

師古曰就歸故郡呂降待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補注

者印之歸歸故郡呂降待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補注

海壽光縣補注地理志北奏郡縣營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莽復三十

稅一曰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晉之補注

富作補注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

韓博上言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不夜縣莽曰有奇士長丈六十

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

北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登州蓬萊縣漢武帝於此望蓬萊山因

謂名昭如海師古曰昭如海名也音類又音實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

日呂大車四馬建虎旗載輶詣闕霸卧則枕鼓呂鐵箸食補注

衣遺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

之呂視百蠻師古曰視鎮安天下博意欲呂風莽師古曰風

注周壽昌曰班固通鑑巨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

處到之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

我致霸王師古曰致微博下獄呂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

萬六千歲歷號也補注蘇輿曰御覽七十八引項岐始學記云天

皇十二頭治萬八千歲前漢九十九下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

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盡

歲止師古曰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目補注

昌師古曰昌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

薄陽黑氣為變補注宋祁曰蕭諫音義曰昧字林云日旁作未言

子案易曰日中見昧非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補注

北城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而大將軍王匡補注

有太守將軍之制可也補注遺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目適

見于天師古曰見音音誦誦責也呂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

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

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微謂斗魁及杓末如

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飛金枝玉葉補注

止於帝上有花施之象故因而作華蓋先謙曰官本儀作義內設

上林苑中晉云在甘泉苑中故漢案池上有耶池湖與日語
洛詩王風正義引鄭注云魏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
惟辟王食此語所本言惟此地宜於王食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
浪作耶波皮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
故渠北又東合水亦曰渭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渠注
渠也黃嗣漢明堂在長安西南北里亦惟王食予將新築焉先謙
本新作是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師古曰立載謂立而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
月甲申莽立載行視乘車也行音下更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
大司空王昱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
作之崔發張耶說莽曰德盛者文綽也考築也音尋宜崇其制度
宣視海內師古曰視且令萬世之後無已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
工匠諸圖畫呂望法度等補注沈欽韓曰及吏民呂義入錢穀助
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不絕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
前漢九十九下

元宮及平樂堂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
建章與宮同名取其材瓦呂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
米六百斛為郡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
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帝虞當為虞帝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
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燬云師
曰燬毀也六曰濟南伯王尊廟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廟穆廟八
曰陽平頃王威廟昭廟九曰新都顯王威廟穆廟殿皆重屋太初
相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師古曰
上枘即今所謂飾呂金銀瑁文師古曰瑁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
格也櫨音盧師古曰本因高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補注宋祁曰帶
下師古曰本因高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補注宋祁曰帶
然則席高增下即因高增下故此注云本因高而建立之其旁
下者更增築也韓書席字或作席此注云本因高而建立之其旁
作席韓書席字或作席此注云本因高而建立之其旁

兵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
兵呂誅莽師古曰馬適大司空王丹發覺已聞莽遣三公大夫
建治黨與之也呂誅莽師古曰建治黨與之也呂誅莽師古曰建
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及下書曰惟設此
壹切之法呂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桓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
包所以擊鼓者也百姓安土歲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
未滅誅蠻夷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殄
滿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眾動搖今復壹行此令盡二年
止之呂全元元救愚茲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
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補注錢大昕曰食貨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
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為
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補注宋祁曰伍化
前漢九十九下

為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補注宋祁曰伍化
下並無官字也太傅平晏死呂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
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襲乘北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補注
批者禁不得聚會鄉閭陌路然朝市之閒從藉橐瓦器藉橐去
可謂矣唐尊為上公而乘此馬亦以矯世也藉橐瓦器藉橐去
尊自下車呂象刑藉幡汚染其衣師古曰藉幡以藉橐瓦器藉橐去
曰說讀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藉幡以藉橐瓦器藉橐去
然封尊為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
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
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塾為池師古曰塾師古曰塾中水鄉地
扶風美陽二年正月呂州牧位三公刺舉忘解師古曰解中水鄉地
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
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曰莽殺殺其

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幸之後

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情師公女師古曰情為星

宮中且有白衣會補注周壽昌曰為治也言能治星學也後書廣陵思王荆傳語臨

者疑白衣為喪服不知民庶會於宮中為莽敗亂之兆也先謙曰

胡注晉天文志木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為白衣之會

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

俱三十而死師古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

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

也葬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

等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

中補注先謙曰胡注司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

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沈

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

歲後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曰臨為太子有列

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

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

臨本不知星事從惜起惜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

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與增秩生男匡女羣開

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已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

也補注周壽昌曰莽為侯就國時僞為託通所生子不可分明

女未敢顯言於人其不明之故在此若侍者與私通本交中並

無此言莽雖不足道然謂其侍者私通外人自知及安疾甚莽自

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與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已棄章

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曰友愛也宜

及春夏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與等封與為功脩公匡為

功建公羣為睦脩任捷為睦逮任補注先謙曰捷後為匈奴後安

死補注先謙曰捷後為匈奴後安功建公羣為睦脩任捷為睦逮任

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補注先謙曰魏成大尹

者王況況謂焉曰新室即位已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

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

興君姓李李香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補注先謙

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

師古曰趣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

自稱樊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

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

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

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

麻言多而難理也上云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

中建鳴鼓攻賊幘補注周壽昌曰長安莽改常安而使者隨其後

遣太師儀仲景尙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

放助郭興擊句町補注先謙曰胡注莽以太師主春其屬置機轉

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百萬數欲巨擊匈奴

秋隕霜殺殺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

男子檻車兒女子步師古曰步錢鎖環當其頸傳詣鍾官百十萬數師古

當其鎖即鎖其頸不得加鎖字師覽刑法部十引有鎖字則所

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與當其頸無鎖字先謙曰以鐵鎖與當其頸猶言以鐵鎖鎖其頸耳若云以鐵鎖其頸知是何等錯器乎不到者易其夫婦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補注先謙曰任遠孫云前作士孫喜此脫土字周壽昌云孫宋本作意先謙案官本作慈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師古曰重苦音直傳反莽曰王況識言荆楚當與李氏爲輔補注先謙曰後書音直傳反莽曰王況識言荆楚當與李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琴爲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讖琴音所林反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儲夏人姓也補注劉奉世曰注脫一名字莽曰爲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言降而身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諡曰瓜寧殤男賅呂招來其餘師古曰讀曰冀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除之鄭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百二十女致神僊

十三

葬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更反補注先議
拜六百石時屬司中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
銅人五枚起立補注先議曰史記正義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
水經注後漢卓錫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一碑銘定後漢卓錫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尙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講反
補注先議曰十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譔責補注周壽
二枚鐫其五感呼事也顏謂夢見譔責無據莽果夢譔責肯告人耶造虎賁
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斧壞戶闢師古曰以
湯豬鞭鞭灑屋壁欽韓曰日桃湯灑之藉鞭鞭之也赫赤也補注沈
三挑湯平公曰桃湯起於衛女沐死道間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
夫死因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休死者道間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
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從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寢中屯居
門內外此當或言黃帝時建華蓋曰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
尺北軍中壘

漢書補注 卷九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丈一尺金璫羽葆師古曰羽葆古曰轂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紅皆有屈膝可上下服中也師古曰官注爲念孫曰幘上脫赤字御轂車部引作黃衣赤幘續志云武庫常赤幘成其幘也朱一新曰莽跋漢行恐不用赤幘御覽不足據續志乃漢制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未可以證莽制

言此似輓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輓車載喪車音而補注沈欽韓曰輓車輓路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轂因取名焉疏云以一軸而是歲實四輪此亦四輪故云似輓車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輓作輓是歲南郡秦豐眾且萬人補注先謙曰豐號平原女子邴昭平能說經博呂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補注王念孫曰經博當爲博經故服注云博奕經以八箭投之數解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其得罪於天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豫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已媼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

人

羔爲費幸孔子曰賊夫九子下言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國

爲賊害也故祿引此而言補注宋祁曰侯下當有唐尊二字

師嘉信公補注錢大昭曰是劉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

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曰慰

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

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

正呂百姓怨非故補注周壽昌曰莽讀曰誰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

之師古曰臘歲也音一豎反初四方皆曰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

歲熟得歸鄉里補注先謙曰官本監本熟作孰是眾雖萬數竄稱巨人從事三老

祭酒師古曰黃霸曰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曰

隨日而密也不聞音空穴反補注先謙曰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

胡注言羣盜攻剽所傳日給口禮而已

兵而死師古曰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

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

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曰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補注先

督盜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督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

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師古曰宰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

故為是師古曰數賊曰曰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

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

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

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為輒捕繫請其

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

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已上四萬餘人授已庫兵

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取入界師古曰糜眉也以朱塗況自劾

奏莽議況師古曰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辜之興師古

軍興同科也曰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後況

自請出界擊賊所經皆破莽已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

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補注先言盜

亭長之類是也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咎在長吏不為意

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

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曼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

促師古曰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共酒食具資用師古

斷師古曰縣生事郡已交權師古曰死罪之刑也師古曰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

給師古曰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巨

姓師古曰副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

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

萬人此盜賊所已多之故也今雒陽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

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補注先

牢粟不師古曰少則亡已威視遠方師古曰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

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師古曰徒其老弱置大城中

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

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

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已休息郡縣委任臣況已二州盜賊必平

定之莽畏惡況補注先陰為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

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

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已五采毛

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

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已下皆封封都匠仇延

為郎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郎音胡二月霸橋災數千人

巨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

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已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

皆師古曰官本無皆字惟常安御道多已所近為名補注先曰常安

霸功莽意取此義也師古曰過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

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音下

無師古曰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疑火自燒為此災也師古

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呂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

呂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補注先

戒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丞科條師古曰力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已施仁道其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儀仲景尙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出也東都門外道送王匡官本南監本注無字天大雨霑衣止補注先謙曰官本止長老歎曰是爲泣軍衣者謂之潤兵不霑者謂之泣兵又十一引魏武兵書按要曰大軍將行雨霑衣冠是謂潤兵其師有慶大將始行雨霑衣則與莽曰惟陽九之厄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飢饉薦臻師古曰薦臻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嶽太師特進更始將軍廉丹東出也東都門外道送王匡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已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師古曰填撫所掌也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前漢九十九下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黎師古曰黎黎衆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師古曰重爲煩費也下書曰惟民困乏雖薄開諸倉已賑贍之師古曰薄賑贍也猶恐未足其且聞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悉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田案隸續新莽侯延有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之文補注錢大昭行故令太師有置戍曹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之首冠周戊子爲元日改元爲地皇欽此日王光不可通當爲天元之號客當隨筆云隸續一經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則知莽紀年皆以戊子爲始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益令它人記者得罪辜也易不三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

言上以益下則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言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補注先謙曰官本船作舡引宋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繼韓盧也韓盧從東方來蜚蔽天師古曰蜚蔽天也先謙曰官本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呂天下穀貴欲厭之師古曰厭爲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食之也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補注先謙曰唐德宗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已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已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餅肉羹持入視莽師古曰視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恢也恢名也反城索盧恢以反也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罷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補注先謙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關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師古曰奔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眾郡駭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誦諫師古曰誦諫忽於詔策離

諡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

蚩尤補注先謙曰中黃直黃帝將破蚩尤見御覽三百二十八引玄女兵法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

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補注

錢大昭曰此疑即誅貉將軍陽浚也浚後不同未知孰是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

音竹刃填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補注先謙曰亦當作北軍中壘大司

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廢師古曰霸昌觀之廢也三輔黃

圖曰在城外也補注沈欽韓曰正義括地志云漢霸昌廢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亡其黃鐵尋士房揚

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斧也亡其利也亡其輔

古曰此易卦上九爻辭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六十三志林曰齊當爲齊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案釋言齊斧齊

也郭云南方人呼斧爲齊斧說文齊斧齊斧也齊斧之字義取斬斷虞書言齊斧非也錢站云易齊斧于夏作齊斧效工記通四方

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自劫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

攻城邑殺二千石曰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

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除井田

奴婢山澤六筭之禁即位召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

未發補注先謙曰待召見未發行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

祖謂光武帝補注錢大昭曰伯升光武之兄帥春陵子弟數千

故字而不名劉聖公光武所事也故亦稱字帥春陵子弟數千

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

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

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詣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

安善羣賊且滅莽差目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目爲

助兵補注先謙曰詳後書常傳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亡賜皆斬之殺其眾

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

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日號謂號令也議諸與賊同音武志反官本注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諡邪師古

曰欲其事成莽亦心怪目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

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

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

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

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

朔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光武紀作二月惠棟以爲後書誤者非也下四月後書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

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

染其須髮補注周壽昌曰染須髮見於書者自莽始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

皇后補注王念孫曰杜陵上原有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爲后也今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御覽皇王部十四引

通鑑同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巨萬計莽親迎

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利嬪美御和人三位視

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

十人皆佩印綬執弓鞬師古曰鞬以鞬手高藏天子之弓也如率九嬪

御乃禮天子所佩帶以弓鞬後以弓矢于高藏天子之弓也

弓矢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爲三嬪封皇后父

諡爲和平侯拜爲監始將軍諡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

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字也其夕

殺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殺風即谷風辛丑異之官日也異爲風爲順后

諡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

也王母君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之說補注沈

萬字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維矣百殺豐茂庶

草蕃殖師古曰蕃殖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

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

氏春陵侯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

命及手害頭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巨賜及北狄胡
康逆與治南契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與例奴單于名也
也補注伯升已下孟遷以上不在故令之限有能捕得此人者皆
封爲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

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州牧李聖丞進所部州郡兵師古曰
意也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讀與策同納言將軍
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補注各反下亦放此將軍

將軍未知孰然其多如此者師古曰左隊大夫王吳丞進所部州
郡兵凡十萬眾迫措前隊醜虜補注魏大昕曰莽改南陽爲前隊
王莽指斥之詞無所隱諱所以著明告曰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

來降者不殺之也丹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
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呂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

賊靡碎師古曰靡散此迺新室威實之臣也如點賊不解散將遣
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師古曰剿截也音于小反補

作子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
因逃亡矣補注周壽昌曰隗囂即隗囂也後書囂傳云囂師囂四

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斷定陵師古曰二縣之名莽
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師古曰傳者一屑反與司徒王尋發

眾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顯封爵政決於邑除
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兵書五十三

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

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陽時已降漢
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

者在宛下宜亟進師古曰後破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
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

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還圍城爲之闕師古曰此
也過遲也闕不合也補注沈欽韓曰曹操注軍爭篇司馬法曰闕其三面闕其一而所以示生路也可如兵法使得

逸出弓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
陽尋邑易之師古曰輕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

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
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飢天風蜚瓦師古曰蜚古

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
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曰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

請命金膝之策泣曰視羣臣師古曰視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
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

伯升等皆行大戮臣知其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是衛將軍王
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二十新語曰曲

星宿師古曰星宿者宿止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

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補注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

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破病補注周壽昌曰哀侯即王

病功顯君素著酒師古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清曰言莽

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曰全宗族不者俱

夷滅矣伊休侯者欲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

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

迺可忠曰司中大贊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倂謀歸家顏色

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曰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

倂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

二反音亦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

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薳憚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

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

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譔

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更始

議爲更始將軍其軍已在劉聖公改元爲更始之後當是言言拜

更始始下文更始將軍謀更始將軍更始之說先漢曰官本

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兵莽欲已

厭凶師古曰厭當使虎賁官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忠盛呂竹

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生爲忠所誅誤謀反未發

覺者收忠宗族呂醇醢毒藥尺白刃叢焚并一坎而埋之補注先

本南監本劉欲王涉皆自殺莽曰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潰

劉欲王涉皆自殺莽曰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潰

告之但免侍中中郎將軍更爲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鈞盾土山僂

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師古曰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

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補注錢大昭曰莽使

筮之曰髮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

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

國欲誅邑與計議師古曰誅音呼補注先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

大衆而微恐其執節引決宜有巨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

邑師古曰謂諭告我年老母適子師古曰適讀曰適補注欲傳邑

目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追補注先謝曰毋失師事也師古曰師事

司馬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訴爲國

師同說侯林爲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宜飲酒啗鯪

魚師古曰鯪音但下亦類此鯪海魚也音電補注先謙曰曹操亦

差喜食鯪魚宋蘇軾鯪魚行云兩雄一律盜漢家嗜若肩相

時日小數及事迫急宜爲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罽毼曰毋

使民復思也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毋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

正作復思漢漢紀孝又曰墨汚色其周垣師古曰垣音故反號

將至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補注周壽昌曰舊色也南監本作至右庚刻

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

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魏崔兄弟共

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補注沈欽韓曰成紀屬天水

呂兄子隗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王旬補注先

傳作安定并其眾移書郡縣數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

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

縣及順陽郡地後漢建武中置縣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鄧曄備武

關師古曰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

其眾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尉萌

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

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曰厭之師古曰周禮春

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

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皆哭故發引之以爲言也厭音一葉反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

師古曰同人九五又宜呼嗟告天曰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

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

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

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殮粥師古曰殮

字音干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爲郎至五千餘人薨惲將領

之莽拜將軍九人皆曰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

內其妻子宮中曰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

黃門鉤盾臧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

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

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補注周壽昌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藏並作藏愛之補注周壽昌曰

也魯語人以其子爲愛注愛吝也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

圖意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九虎至華陰回谿距臨北從河南至

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風陵堆在華

將二萬餘人從閼鄉南出東街作姑師古曰閼讀與閼同作姑

日一統志東鄉略在陳州閼鄉縣西南六十里中山經陽華之山

緒姑之水出於其陰緒姑即作姑也記要籍姑城姑地志在韓城

縣北三十五里史記秦靈公十二年城籍姑作籍破其一部北出

聲同先謙曰官本注未有章昭曰閼音曼六字

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閼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

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三虎郭欽陳暈成重收散

卒保京師倉師古曰倉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

州陰縣東北或曰即渭口倉也本漢置倉之地案水經

渭水出海經之渭水也渭水又北注于渭一統志小赤水

在華州西即顯所云漢北渭口也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

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曰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

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

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補注錢大昕曰攷范史波水將軍

其名故隱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

至之處人皆來大姓櫟陽申錫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屬縣嚴

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櫟陽縣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

春扶風縣漢與鄧同其人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

臣盤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屠門名少眾皆數千人

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曰爲京師小小倉尙未可下何況長安

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

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師古曰國掠之利

先謙曰師古注言入城誅莽既立大功又得國掠貪二者之利也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

授兵殺稀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

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譙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

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

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

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門出北頭第一門張

邯行城門逢兵見殺師古曰行王邑王林王巡薨惲等分將兵距

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會日

暮官府邸第盡葬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幽掠

趙謙師古曰謙和也音呼反燒作室門補注先謙曰程大昌

暴宇之類黃圖謂爲尙方工作之所者也作敬法師古曰敬

閼小門也謂諱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諱音火火及掖廷

承明黃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議

諱曰當奈何時莽紺綬服師古曰諱古啼字也紺深青而楊赤色也

反謂注先諱曰帶璽韞持虞帝已首補注先諱曰胡注虞帝安得官本七作式

也天文郎按拭於前師古曰拭所以占時也天文郎今之用拭者

下合用式之法其局以楓木為天象心為地刻十二辰下布十二辰以加占焉常以月將加下時視日辰陰陽以立四課至今六王

也地師並用式周壽昌曰周禮春官太史太師太保太僕四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莽信

周官故用此制益祗即今之星盤也亦以木為之藝文志五行家有漢門法法二十卷漢門式二十卷即此也作楊桐雅出試楊也

也生謙曰官本校拭作按拭古凶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

天生德於子漢兵其如子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子

莽時不食少氣困矣補注先諱曰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

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椒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西出白虎門

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補注先諱曰胡注此未

央宮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云漸臺也水經未

臺在水中受其漸漬也凡臺之環浸於水者皆可名漸臺漸子庶

反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干

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開關

至漸臺師古曰開關猶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

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諱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

漸臺眾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

已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平補注先諱曰平字誤王揖遣博苗所唐

入室下舖時眾兵上臺補注先諱曰胡注王揖遣博苗所唐

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補注周書昌曰

兒杜虞手殺莽東觀漢記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

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補注發大

昭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補注發大

十七兒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閒師古曰陬隅也音就識

斬莽首補注沈欽諱曰東觀記杜虞殺莽於漸臺人分裂莽身支

節肌膚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鬻切干段也

書曰四家分鬻九千刀刺王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

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妻莽後宮乘其車

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補注沈欽

記作申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

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其提擊之師古曰提擲或切食其舌莽

楊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補注先諱曰官本聖格死仁將

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

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補注沈欽諱曰賈宇記結

與安成侯張普與兵誅王莽普乃背約詣莽自陳萌遂伐普於新

莽之野案水經注潁水又逕潁縣章郡北為潁步有故守賈萌廟

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潁縣所害郡曰潁潁步有故守賈萌廟

潁縣縣志潁水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

全祖望云御覽引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

池而死王莽傳則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潁縣

先後之間有二賈萌前漢九十九下王莽傳則潁縣潁縣潁縣潁縣

又皆為南州牧守耶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

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為侯太師王匡國將

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

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

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補注先諱曰通鑑考異云

稱尊號尤茂降之曰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

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就

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建令丞相劉賜斬發已簡史

譙王延王林王吳趙闕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討侯申

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諸共殺其主吏民惶惑屬縣屯聚建

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

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

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
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
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燔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
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師古曰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
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父補注劉歆曰王莽三十八為大司馬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居攝三年號初始元年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呂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故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能在國皆有譽故贊引之補注先謙曰鳳音商根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乘四父歷世之權前漢九十九下

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隱呂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推放也極也

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己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

日雖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滔漫也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呂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蹶然蹶口愁貌也音五高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末四字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師古曰虛巨壘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立私議莽誦六藝呂文姦言師古曰呂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

滅亡皆坑龍絕氣非命之運師古曰運高也蘇林曰非天命之命也補注先謙曰坑亢借字紫色師古曰紫色聲餘分間位師古曰聲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間也師古曰掘者樂之淫聲非正由也近之學者便謂掘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黃竭好為蠅聲

引詩匪難則鳴蒼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蠅除人也

虛受堂

三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終

漢書九十九

敘傳第七十一師古曰有敘漢書以後分爲下卷補述齊召南
一蓋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葉固
求得其中多有異今者而紙墨甚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裁
非篆探其秘之及爲江夏太守以書餉鄒陽王託獻於東宮又劉
之選傳太子以漢書貢本令之選與張翥到泚陸璣等參校異同
月之選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
敘傳號爲中篇今西郎臣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號班彪事行而古本
思慮二十餘年又其父彪以建武成則永平十六年乃初受詔著精積
表上於朝乎又其父彪以建武成則永平十六年乃初受詔著精積
何傳於前書此所謂資本必非實也意者好事之徒所爲耶永平中
列由有紙如此足破其妄漢書自初出卽已盛行已盛行八表文志闕
曹大家卽受詔以完其業然則今本漢書確足據矣稱敘
傳爲中篇有何義乎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無願注十三字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虛受堂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越本無之字今子文初生

棄於薈中而虎乳之臨古曰薈雲薈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荏菹
於邠子之女生于文馬邠夫人使棄諸薈中獸乳之邠子田見之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櫟如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師古曰穀

苑並音塗補注宋祁曰消化本作楚人謂此爲穀謂之爲快澤
議曰穀當作穀說文穀乳也从子穀聲左莊三十年釋文穀奴走

反漢書作發音同是唐本亦有作發音方音虎江淵是問
之方應左傳楚作楚借字本書作擇亦雙聲借字玉篇釋擇素

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曰爲號子闡班亦爲楚

元而圖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何焯云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殺令尹子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師古曰遂始皇元之申公闢也

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師古曰墜古地名樓煩鴈門之縣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

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呂財雄邊歸古曰國家不設衣朋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

地之雄豪出入戎獵旌鼓吹年百餘歲巨燾終故北方多巨燾

一七三四

爲字者古曰馬邑人聶壹之類也今流俗本多改此爲壹字爲訛非也壹生儒儒爲任夾州郡

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已茂材爲長子令

本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

越騎校尉掌越騎左右戊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號第貴累千金

曹娥宮諸曹受尙書事凡宮之有女爲伶仃至伯京貧貴與一合

師古曰占度也。魯隱度家之曰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瞻反。補注。周壽昌曰。後書班彪傳云。扶風安陵人。先謙曰。之下曰字誤。官本。

南唐本
 作曰
 伯所
 受
 大
 尊
 道
 三
 鳳
 寫
 自
 其
 功
 基
 補注
 周
 壽
 昌
 曰
 勸
 學
 勸
 上
 學
 也
 混
 生
 三
 子
 伯
 靜
 稱
 伯
 少
 受
 詩
 於
 師
 丹
 補注
 周
 壽
 昌
 曰
 儒
 林
 傳
 師
 丹
 傳
 齊
 詩
 學
 則

齊詩六帖卷三 虞薦佐官 薦學 此蓋如後世待講侍讀之類 後書馬嚴傳 陰子鱄爲郎 令勸學省中 楊秉傳以明尚書徵入 勸講

事見嘉慶梁元帝在荊州置勸學館
事見王海基州郡則加從事之稱
召見寔昵殿張晏曰親戚宴
飲會同之殿補

注宋祁曰張晏解與師古
同字林既近也乃吉反
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
先議

時上方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

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補注先謙曰寬中見儒林傳詔伯受焉既

通大義又諱異同於許高遷奉車者席數年金華之業絕謙曰謂

聞非其好也詩云細葛之綢承紬之綉也師古曰家本北邊志

節愜慨數來使鄧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

定翼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捕私怨而殺人吏捕之又殺吏補注宋祁曰懷

報惡寇追殺先護曰官本李作季仇不作憐與宋所見異在
因自請願試守朔州師古曰欲守定上遣詩中鄭將王舜馳導

代伯護單于師古曰傳音張懸反并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師古曰卽

就也然其定襄閭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

憲伯至詢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請召也迎延滿堂日爲供

具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也也供音呂反郭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郭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禮皆名豪懷恩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曰是所望於父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家史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震東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家有詔太守都尉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散數百金北州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既至呂侍中光祿大夫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書李平為使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伯惶恐起職事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王鳳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師古曰酒食之具
有餘白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不盡者則以此爵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也談笑大噱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坐張畫屏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黃門侍郎散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是傳傳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之一耳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也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記曰執子孫禮極言其敬
若此此圖何飛伯曰沈涵于酒微子所目告去也師古曰酒食之具

周禮子也殷封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其誥曰
用書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其誥曰
式號式諄大雅所已流連也
流連也師古曰酒食之具
故反師古曰酒食之具
周壽昌師古曰酒食之具
式號式諄大雅所已流連也
酒上師古曰酒食之具
等不憚師古曰酒食之具
聞見之師古曰酒食之具
晏日師古曰酒食之具
表此師古曰酒食之具
謂比日也師古曰酒食之具
師古曰比類師古曰酒食之具
也音必師古曰酒食之具
風丞相師古曰酒食之具
方進以師古曰酒食之具
侯罪過師古曰酒食之具
後復徵入師古曰酒食之具
之富平師古曰酒食之具
今奉詔師古曰酒食之具
商丹人師古曰酒食之具
注錢大昕師古曰酒食之具
水衡都尉師古曰酒食之具
伯為水衡都尉師古曰酒食之具
俱使諭指師古曰酒食之具
方進復奏師古曰酒食之具

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補注代謙曰官本作史丹據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薨後和二年師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為左將軍師丹三年史丹

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曰王音霍方進等絕法舉過師古曰論天

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師古曰論天

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

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論天

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實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

之後起天所不贊什倍於前承指旨駁議趙李亦無間云師古曰

從兄嗣其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

子雲已下莫不造門師古曰論天

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論天

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師古曰論天

則萬物不好其志師古曰論天

聖人之同師古曰論天

與應劭音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師古曰論天

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韞鎖師古曰論天

周孔之軌躅師古曰論天

錢大昕曰無辜何用大道為自眩曜師古曰論天

有也字先謙曰為讀曰為顏注上屬非師古曰論天

得其髮鬚又復失其故步遂謂歸耳師古曰論天

國能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師古曰論天

其字即補注周壽昌曰班氏常議大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故年
特於論莊子後爲其父表明此語後書云彪性沈重好古
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魏郡據冀州招輯英俊
壽昌曰集同補注宋祁曰盤字下常有右字周而公孫述稱帝於
蜀漢天下雲擾師古曰雲擾如雲而起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問彪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適定其抑者從橫之
事復起於今乎師古曰抑語辭補注周壽昌曰抑疑辭也亦作意
廣雅意疑也韓詩云抑意也師古曰抑意也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師古曰迭興也
結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
諸侯先謙曰官本別作分爲本根既微枝葉強大師古曰本根謂
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
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借音工
反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師古曰後書於此條同

前漢一百上
各字句稍有增損危自上起二句後書創載於王氏擅朝因竊位
號之下又方今雄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下後書節詩
云皇矣上帝四句又王命論全文故王氏之貴擅擅朝廷能竊號
後書但載其目而不述其文也故王氏之貴擅擅朝廷能竊號
位而不根於民師古曰言是已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
先謙曰官本別作分爲本根既微枝葉強大師古曰本根謂
本款作數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
謀而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師古曰本根謂
念孫曰作城者是也雄傑帶州城者謂雄傑是也各帶一州之域
非其指矣城與城字形相類而義不同雄傑是也各帶一州之域
志傳宋書符瑞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
曰大雅皇矣之詩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
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國求人所定而授之今民皆謳吟
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師古曰鄉仰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
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
其鹿劉季逐而拊之師古曰拊猶持其足也音居職反補注先謙

時民復知漢序補注沈氏漢書曰漢當作秦先謙曰沈氏疑亦
昭言又慈狂狡之不息反補注宋祁曰章昭音義作火旁息音熹
此治通唐詩師古曰慈狂狡之不息適著王命論曰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
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曰命禹師古曰命禹泉于稷契咸佐
唐虞師古曰稷契與禹同字本作稷補注宋祁曰尚書音巨微反
光濟四海奕世載德師古曰奕世載德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
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
征伐代興各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
世著乎春秋師古曰春秋昭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有劉累學
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如師古注則又其苗裔也蘇與曰士會
二語確是後人增益當引昭二十九年傳爲注文選李注兼引兩
處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曰章帝帝之符由
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業之業師古

古累字補注宋祁曰師古曰下當有豐古豐字四字先然後精誠
謙曰宋說不可解當是所見本作鄭此文豐豐誤倒耳然後精誠
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
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
起也屈起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屈起其勿反補注先謙曰屈起其
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已智力求也師古曰不可已劉德曰神器也李奇曰帝王
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
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師古
賤思有種禍之襲詹石之畜師古曰詹石之畜反一說云衣破身之衣也音先列
解在刪通傳音丁濫反音義曰字林曰衣破身之衣也音先列
說文重衣也字本作裘從衣表聲重衣也字本作裘從衣表聲重
念孫云裘與表不同字裘從衣表聲重衣也字本作裘從衣表聲
在衣中作裘轉寫小異耳與表衣之裘字從執者不同此言短褐

引諸該義曰蒙服虔曰蒙類也音近丹服虔音丹應劭音謂該
賦本字書音謂先謙案文選蒙作善引曹大家曰零落也明班
或零或茂各從其類音義之借字也蒙與下意相應也恐同蝸之責
景兮慶未得其云已師古曰慶語辭與亮同已止也莊子云
何止皆過於形草木枝葉各有所待而後落也今子起
也補注先謙曰文選蒙作善引曹大家曰零落也明班
文義或以爲前後異解非也此蒙謂根本各殊其後之衰盛相因
足效喻言亦不專屬善解未黎清耀于高辛兮羊彊大於南汜
應劭曰黎楚之先也辭美也高辛帝號之號羊楚姓何楚國也
方官本注黎水之別也音記南之諸江有巴羊霸霸何楚國也
曰官本注黎水之別也音記南之諸江有巴羊霸霸何楚國也
贏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序三止應劭曰贏秦姓也伯益之後也
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止禮也亦伯益之後也語說耳
宗與天地人鬼之禮也周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之後伯益
德故曰廣雅威德也周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之後伯益
春秋應同篇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
益有儀百物之德而贏氏以與故曰贏取威於百儀非謂取威於
六國也劉云百儀即百官也前漢一百上
案趾蓋止之通借字義曰人止也故以爲儀蓋也既仁得其信然
兮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仁道謂求仁而後行也
而殲仁兮王合位序三五應劭曰三五謂三仁也
在也師古曰古鄰字也仁即三仁也所部國語稱洽月星王也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甲子天駟在房星在斗杓星在
天璽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轸宿之野也我姬氏出自天
又析木者有辰星及牽牛馬則我皇極之野也月之所在辰爲農
之所憑神也歲之所經緯也王欲合神是五野也月之所在辰爲農
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神是五野也月之所在辰爲農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說合神是五野也月之所在辰爲農
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孟康曰伯祖伯文公也
爲龍西爲虎也師古曰戎女驪戎之女謂驪姬也烈往也孝謂太
子申生也伯祖曰雷言文公諸侯也往也言以龍往也孝謂太
歸入也補注劉敞曰雷言文公諸侯也往也言以龍往也孝謂太
也在大梁故曰虎非卯酉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龍作虎入發還
師已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師古曰耦兵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

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性也重謂重耳晉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文公
王乃伐克之於成天命也重謂重耳晉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文公
初出奔至齊齊桓公娶之有馬二十乘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文公
犯之性選而遺之後遂反國與時會也補注先謙曰此雙承上文言
字先謙案耦妻也言本文公辭行自其妻遺之顏應劭也
于夏庭兮市三正而滅周師古曰市謂衰也解在五刑也
夏殷周也音音丑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應劭曰災
宣王時而王莽篡位也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
八道悠長而世短兮眞默而不周劉德曰夏遠也周至也
日官本引蒙而世短兮眞默而不周劉德曰夏遠也周至也
該案目變而後義出王延壽靈光賦諸君所至言王晉仍物而鬼
道長遠人而世促短當時默不能見微意也所至言王晉仍物而鬼
諷兮迢窮宙而達幽應劭曰幽微也
然後謀鬼神幽微也應劭曰幽微也應劭曰幽微也
曹大家注幽微也應劭曰幽微也應劭曰幽微也
所以能極數而知來者皆因卜筮謀於鬼神嬌巢姜於孺筮兮巨
算紀于聖龜應劭曰前漢一百上
算數也紀年也周公父厲公使周史卜得居也姜齊姓也孺少也陳完少
補注大雅維緯之篇曰爰居爰處爰嬉爰游爰嬉爰游爰嬉爰游
世孫曰紀年也周公父厲公使周史卜得居也姜齊姓也孺少也陳完少
算紀于聖龜應劭曰前漢一百上
社計先王立宣王牧人夢鳳與鳩之祥而中興曹伯陽國人夢
應劭曰先王立宣王牧人夢鳳與鳩之祥而中興曹伯陽國人夢
眾助曰先王立宣王牧人夢鳳與鳩之祥而中興曹伯陽國人夢
驕衛公孫于地得石椁銘曰公名闕也孟康曰公名闕也孟康曰
先謙曰官本注莊子則陽篇其銘曰公名闕也孟康曰公名闕也
負相向之母也石椁向之字也聽其嗥聲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
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莊子則陽篇其銘曰公名闕也孟康曰公名
毛傳曰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師古曰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
別告也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師古曰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
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容事變有會更相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

漢書補注 卷一百上 列傳第七上

一七四三

敘傳第七十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漢書一百

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固曰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 師古曰德爲百王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

有成功 補注先謙曰官煥乎其有文章也 師古曰此篇論語載漢

紹堯運已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 師古曰武帝

作史記 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

探纂前記綴輯所聞 師古曰纂與撰同 呂述漢書起元高祖 補注元

本南監本 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

旁貫五經上下洽通 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爲春秋考紀表志

傳凡百篇 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

亦非也考成也言以編年之故而後成紀表志也李賢注劉奉世曰顏說

兼於下齊召南曰案春秋紀師古之遺似非也李賢注後書引前

立言如春秋之經較師古注尤明不必以成列傳班固意此亦依放史記

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撰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

改言述盜選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而

此爲漢書敘傳者有述字因謂此敘是述漢書之序乃呼爲漢書

目錄於此書紀傳贊稱史述贊善注引皆作漢書述其意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

曰言秦失綱絳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有害虐之

心終不免於患也一說楚王謂之漏初起後又破秦人不綱罔漏于楚

陳勝破秦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謂罔漏于楚謂陳勝破秦

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楚謂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爰茲

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
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 師古曰五星同晷景也補注王念孫曰
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康 師古曰甲令即 述景紀第五

說非也經軌字軌道也五星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
淮南本經篇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引爾雅是
其說軌字同故字相通說文九軌水屋枯道也引爾雅是
此正作五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孟康曰畔換易與高祖漢中不用義
星同軌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孟康曰畔換易與高祖漢中不用義
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
本鄭箋爲說讀毛作畔畔換黜我巴漢 孟康曰畔換易與高祖漢中不用義
換云件換猶黜也家班用齊詩疑齊作畔畔換黜我巴漢 孟康曰畔換易與高祖漢中不用義
昭見善注引西士宅心戰士憤怨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居宅
高祖補注周壽昌曰宅說文所託也古宅字同猶言歸心
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補注先謙
作恭 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已敗 劉德曰罔無也顧念也
之明道者徒念王諸呂以至於敗亡補注 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
何焯曰罔顧天顯謂殺三趙王及燕王也 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

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躬躬帥下已德農不供貢舉不收孥 張
曰除民田租之宮不新館陵不崇墓 師古曰墓合韻音謀我德如風民應如
稅不供貢也 師古曰孔子曰君子之德 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登成也
中風小人之德也故引以爲辭

述文紀第四

孝景蒞政諸侯方命 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言貳之惡壞其族
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尚書云方命圮族言貳之惡壞其族
借字也 師古曰放命今文尚書云方命圮族言貳之惡壞其族
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言貳之惡壞其族
改爲方引耳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卷之九
景帝改諸侯放命今文尚書云方命圮族言貳之惡壞其族
皆未改之今據以訂正傳喜傳同十三引此亦作放命圮族言貳
是未改之今據以訂正傳喜傳同十三引此亦作放命圮族言貳
地是未改之今據以訂正傳喜傳同十三引此亦作放命圮族言貳
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康 師古曰甲令即 述景紀第五

世宗世思弘祖業師古曰世思弘祖業也與也載事也謀於嚴賢誰能任用故能與其事業也作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誰下能作可也是攘師古曰恢我疆宇外博四荒師古曰恢廣也斯文劉德曰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祀登秩百神孝昭幼冲家宰惟忠燕蓋張寶實聰如清曰講音朝應劭曰中宗明明賢用刑名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是也而用之補注劉奉世曰柔遠能通輝耀威靈善也故引之云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堆也非謂白龍不顯祖烈尚於有成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言元帝有柔實禮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明柔克謂元帝聽實禹之言外則禁南內則損廣德之屬也明實禮故老謂于定國岸元成詳廣德之屬也外則禁南內則損廣德之屬也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日任弘恭石顯使為政以病其治也精氣奄閉不泄也日官本點作皆注宜一作官王字云子爾反劉氏云庇聲形均別無後轉誤說文有汚主德耳後書左周黃傳贊環名同義晉注言使為政以病其治仍與如合於推義無涉也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補注何焯曰徒稱其閼志趙朝政在王師古曰趙謂趙皇后及昭儀炎熒燎火亦允不

陽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熒矣師古曰見本燎作如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攝威神字從手補注先謙曰官本此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幸世曰洪支謂東平王雲非王之困實機實引之也燒曲也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遺家不造故引之也尹之忠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補注先謙曰政讀曰前漢一百下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表第二 哀王之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士遇昭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動獲爵士者亦猶禹二烈古舜相在語錄二烈古舜相宅于楚成資遂亡楚成資有紹土則文不成本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補注錢大昭曰哀字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應劭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

祭奉宰相外戚昭避見戒張晏曰避是也明其是者孫又受茅土

九字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是也

漢通於秦有革有因通於漢方言由通正也東齊齊徐之閒相正

謂之由通然則通亦正猶舉僚職並列其人

反謂大略也補注先謙曰猶舉僚職並列其人

述百官並列其人後敘公卿大臣姓名也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上下謂古今

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

禾芒也忽細絲網細者也師古曰秒音

眇其字從禾補注先謙曰計亦算也八音七始五聲六律

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師古曰秒音

師古曰解在禮樂志也度量權衡歷算道出師古曰道古攸官失

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

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

下澤履雷出地奮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

民化涵涵紛紛紛雜亂也涵音莫踐反補注錢大昭曰即呂刑混

絲絲其應韓詩作民略存大綱已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劉德曰震下離上噬嗑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補注錢大昭曰割制廬井定爾士田什一供

貢下富上尊商已足用茂選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

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推引也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

凡也揚摧古今師古曰揚舉也推引也揚摧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推

網以統舊文述禮樂志今非舉而引之謂也上文曰略存大

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徐無鬼篇則曰略存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

左思蜀都賦請為左右揚摧而陳之劉達注韓非有揚摧篇班固

表張晏注略舉揚摧以起失謬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而陳之

世論較而論之李善注角較而論之論言約而論之耳提封無慮

故廣雅通訓都凡也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禮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季

未淫祀營信巫史營惑也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

旅聲相近其義一也前漢一百下

公造郡時揚子法言問黎篇昔者襄公始營西時以祭白

帝是造西時為秦襄公非文公先謙曰官本注四作西是放誕之

徒緣間而起師古曰謂方士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日月周輝星辰垂精

百官立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降應王政景呂燭

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三季之後厥事故紛紛之末也放失也紛

亂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敘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

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三代損

坤作墜執高下九則張晏曰易曰地執坤劉德曰九則九州土地

南北師古曰變當作交注同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並作變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三代損

益降及秦漢革劃五等制立郡縣晉灼曰刻音刻削之刻師古曰
末有服虔曰刻者剪也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師古曰四載唯河為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
秦決南淮服虔曰河竭而南淮亦竭也如淮泗自茲卑
漢北亡八支此則八支塞在秦漢之間矣文陸素野武作瓠歌服虔曰陸素野武作瓠歌
張晏曰河決瓠子武帝成有平年後遂滂沱劉德曰成帝治河也
魏注先功不成而作歌成帝時河復決元延八年世宗云
河水平因改年曰河平二十四字考證云案舊本誤衍八字當云
王延世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慮義書卦書契後作師古曰慮與伏同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
禮正樂師古曰纂與撰同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六學既登
遭世罔弘師古曰罔無也羣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也秦人是
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已別應劭曰諸道陰陽法名爰著目
錄略序洪烈師古曰洪大也述藝文志第十
上媵下暴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暴君予之器盜
謂秦胡勝廣燔起梁籍扇烈師古曰扇起也陳勝起也師古曰陳勝起也
亥之時勝廣燔起梁籍扇烈師古曰扇起也陳勝起也師古曰陳勝起也
反補注先諱曰官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
本南監本益作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
放懷詐虐呂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旂如父子師古曰旂如父子然攜手遂秦拊翼俱起
應劭曰遂也師古曰遂也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師古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以難為喻言知將旦則故擊其翼而鳴也師古曰以難為喻言知將旦則故擊其翼而鳴也
耳諫甘公師古曰耳諫甘公本傳謀古書謀諫字形近相亂甘公事見耳
傳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
若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枿伐木
餘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枿伐木

生陰也亦引商書作枿古文言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應劭曰易云
由枿是枿即枿字隸變為枿爾爾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應劭曰易云
實之意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也師古曰枯橫雖雄材伏于海陽
楊生華大過卦九五爻辭也舊合韻音曰枯橫雖雄材伏于海陽
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
不費而有從述魏豹田儼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張晏曰吳芮為番陽今
雲起龍襄化為侯王師古曰襄舉也補注錢大昭曰周章南白劉之遺所校
英彭仕為侯王師古曰襄舉也補注錢大昭曰周章南白劉之遺所校
又信越布後漢書王雲起龍襄與今本大異以理推之邦字是高祖維
之遠言真本高祖五子文官安得盛稱其美必好事者為之也又案
外戚下外戚成帝紀下如所云是十三王紀之次外戚傳諸王
傳矣其然乎割有齊楚跨制淮梁張晏曰淮南彭越王齊楚楚
閉鎖我北疆師古曰閉音扞盧吳忠信肩嗣迺長述韓彭英
薄位尊非昨惟殃師古曰殃同祥文選作昨吳克忠信肩嗣迺長述韓彭英
盧吳傳第四
賈廩從旅為鎮淮楚師古曰賈廩從旅為鎮淮楚
軍有勳澤王琅邪權激諸呂師古曰澤王琅邪權激諸呂
受吳疆土踰矩師古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張晏曰齊斧趙斧
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斧於吳也師古曰齊斧趙斧
故引以為辭師古曰故引以為辭周壽昌曰戒東南者高祖謂漢後五十年
豈若耶師古曰豈若耶述荆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旂宅于楚師古曰詩衛風云伯兮
只此序方論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為之辭師古曰詩衛風云伯兮
也補注錢大昭曰旂宅于楚與仲故引二句為之辭師古曰詩衛風云伯兮
紹帝更立平陸侯禮元王之後也師古曰紹帝更立平陸侯禮元王之後也
帝引宋祁曰注文漸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師古曰帝引宋祁曰注文漸其在于京奕世宗正
德政父子並勳勞王室內侯陽成師古曰德政父子並勳勞王室內侯陽成
為宗正師古曰為宗正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師古曰為宗正
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博學三世成名向劉欽俱有名聞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誚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張晏曰申意於上將上
將樊噲也欲以十萬眾

以爲辭也夫慶社于齊不言動民鄧展曰慶爲齊其身師曰衛詩燕燕之篇曰終溫且惠淑述萬石衛直周張傳其身懷其身淑善也引此詩言以美四人也

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師曰代孝王參及懷折亡嗣孝乃尊光

亦謂梁孝王也孝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恬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

霧牛旤告妖師曰五行志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陰陽時則

有牛旤先見師曰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梁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牛旤亦見師曰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梁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人爲王太子師曰帝親親厥國五分故分梁爲五國立孝王男五

離爲齊東王定爲山陽王次子明爲濟陰王彭德不堪寵四支不傳

晉灼曰子父母之四支也師曰此說非也謂孝王支子四人封

爲王者皆絕於身不傳肩嗣唯梁恭王買有後耳其事具在本傳

注曰下子作支是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師曰矯矯高舉遭文淑聖屢抗其疏暴秦

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呂強守圉師曰呂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

慮師曰古曰勸文帝大封梁淮陽梁平距吳楚不得令述賈誼傳第

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師曰子絲字從手亦或作字盤正席顯陳成

敗師曰古曰盤取也其字從手亦或作字盤正席顯陳成

材智小謀大師曰古曰盤取也其字從手亦或作字盤正席顯陳成

發機先寇受害師曰古曰盤取也其字從手亦或作字盤正席顯陳成

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呂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張晏曰矯辭以免魏尚

正也正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曰古曰張說非也矯

言其事不冠不見點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曰古曰張說非也矯

武帝不冠不見點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曰古曰張說非也矯

正元服也元首也故謂冠爲元服

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

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德之隅師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言有廉隅之隅師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言有廉隅

魏其翽翽好節慕聲師曰翽翽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

既敗用成師曰古曰挺謂柔挺也音式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

言曰挺取也師曰古曰挺謂柔挺也音式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

趾王恢兵首師曰古曰挺謂柔挺也音式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

古曰壯于趾大壯初九爻辭也師曰古曰挺謂柔挺也音式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

足也直謂趾車也此耳不言不宜征行也師曰古曰挺謂柔挺也音式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

壯趾天命也謀兵人咎也述賈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新曰言文帝之後光武中興之慶也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顏注魯恭館室江都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也一曰少壯魯恭館室江都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急音抄利趙敬險設中山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爲不信四國絕祀河間賢明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日泰蘇武信節不誅王命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每也蘇武信節不誅王命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長平栢相上將之元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戎車七征衝轡閑閑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冠軍森勇紛紜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奴也震合韻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音之入反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師曰古曰景景帝流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師古曰爾雅也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
論道屬書師古曰屬也訪對爲世純儒師古曰譙善言也訪對
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師古曰寓寄多識博物
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絳盛也音鬱補注先
同進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既登爵位祿賜顯賢
師古曰顧養也謂引召賢人而養之也布衾疎食用儉飭身師古曰飭
之補注宋祁曰注末常有也字

同叔耕牧目求其志忠寤明君適爵適試兒生疊疊束髮修學
師古曰疊疊也補注先謙曰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肝忘食師古
張湯遂達補注先謙曰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肝忘食師古

日肝忘食師古曰肝忘食也寵祿亦羅咎恩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師古曰詩郭風
氏任其心寒濕深也塞實也謂其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
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
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歟胡社師古曰李廣利胡殺之
錢大昭曰賈誼傳服鳥賦云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遷薰胥目刑師古曰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亂政橫相率李得得也師古曰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師古曰痛楚也補注先謙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

不幸宣承天序師古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汲汲師古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三

欲引之說也師古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三

當爲逐蘇林奇師古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三

說文楚侯也師古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三

庸四克師古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三

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師古曰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三

王孫藏葬建邺新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師古曰也是謂狂狷傲近其喪師古曰表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也哀乎此言朱雲以上蓋狂狷耳云敬之操近於中行也衷音竹仲反補注沈欽韓曰云傲近中行其是非謬於聖人之旨矣述楊胡一龍一猪之異乃云傲近中行其是非謬於聖人之旨矣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擁毓孝昭末命導揚師古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遭家不造

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詳與詳同陰妻之逆至于而亡師古曰陰謂覆藏之補注秋孝虔恭忠

信師古曰匈奴休屠王之子故官本注未有也字程侯秋孝虔恭忠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髮貌也言其言并可曰不濟可上諭其信景公曰君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

爲萬古法也前漢一百下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西羌充國不從固上屯田之策也

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忠鄭

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唐敏應變當理劉德曰唐美也敏疾也言於關下卒變定方曰殷士唐敏謂微遂詐非衛太子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

子也故引以爲辭辭霍不婚遂遁致仕師古曰遁疏克有終散金

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師古曰當宣帝時

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爲知恥師古曰此說非也當宣帝時

宣帝曰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平當宣帝遠遜于祿位並爲知恥也太

貴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述雋疏于幹平彭傳第四

十一

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儒謙不能營其

志戚武不能屈其身也

易曰不可樂以祿又曰確乎不吉困于賀師古曰賀謂昌邑也

禹既黃髮呂德來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好應劭曰易曰好遯君子吉言遺暴亂也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

二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漢之宗廟叔孫

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清曰造迭毀之義也師古曰謀謀也

南監本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誕大也謂憲也述章賢傳第四

十三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

辟作威言威權者唯人君得作之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

而黜私權故引書詩以爲言也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

慶流苗裔師古曰苗裔言子孫也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言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言欲深致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

解明也言人能引道微術味或見仿佛疑殆匪關達嚴近世師古曰

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殆危也謂有疑則闕之也此說言術士不闕疑殆故遺禍難

也淺爲尤悔深作敦害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補注周壽昌曰敦

述隍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郎既和且平矜能許上俱陷極刑翁

歸承風帝揚厥聲張晏曰受任爲台扶風卒微亦平平文雅自贊

師古曰平讀曰便便辯也贊助也則金百斤微亦平平文雅自贊

進也以文雅自進也補注元謙曰官本南監本述作術是尊實

起起邦家之彥師古曰起起也章死非學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

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師古曰繁是皆陷狂狷

不與不式師古曰典經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射是言責之官也

帝及傳太后欲封從弟商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射是言責之官也

志鄧展曰孫寶曲從定陵侯消于長也晉灼曰何並斬侍中王林

言及杜季而孫寶也述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第四十七古師

此敘云母將孫何是敘誤也

長情慎慎觀霍不舉蘇林曰慎慎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

傳太昭曰論語與如也敘遇宣迺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蹟

石許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云夏天疾威不慮不圖也慮思

詳幸為石顯及許史所顯蹟也蹟音竹二反補注宋祁曰見字當

字傳寫訛沈欽韓曰五石顯章等所繕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舅氏還陰幾陷大理師古曰達

辭幾陷王於大罪也述音渠蘇音除幾音距依反楚孝惡疾東平

失軌儀傳注中言平帝幼被毒病不謂楚王器也注非昭中山凶

短母歸戎里張晏曰戎氏女元之二王孫後大宗孟康曰謂哀平

官本哀下昭而不穆大命更登曰大命帝位也師古曰更音工衡

反補注何焯曰謂世平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皆後成帝不相傳世

樂安寶喪古之文學師古曰寶喪盛貌也音弋敘反學台誦音下

民具爾瞻困于三司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雷轟

乃為不善乎深責之地也敘言注衡失德不終相位故引以爲辭

耳二司者司隸校尉王莽劾奏衡追奏石顯揚著先帝任用慎

之臣司隸校尉王莽劾奏衡追奏石顯揚著先帝任用慎

雲廷言欲斬張禹曰爲懷惡之嫌音欲合韻音博山停機愛之

疾意從若之欲以病其德行也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爲寶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師古曰詩鄭相附日遇

也閔病也謂見病害甚眾也此敘言王商深爲王武陽殷勤輔導

副君既忠且謀嬰茲奮動高武守正因用濟身阿附傳太后故得

免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師

其先少也音先踐反補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

其位音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

師古曰翰音登于天中孚卦上九爻辭也翰音高飛而且鳴喻居

注先謙曰官本且作自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狼進

不跬步宗爲鯨鯢師古曰半步曰述霍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徵政缺災眚屢發承陳厥咎戒在三七補注蘇輿曰三七取鄴

指丁傳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威之乃喪厥身補注先謙曰威憂也高樂廢黜咸

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尋玄師

日輟止也意與撰同言止不復斟酌六經放易象論師古曰放音

語試草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斟酌三字首見周語云而後王斟酌焉師古

七政揚雄傳云皆斟酌其源而時斟酌焉律志云斟酌建指以濟

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後漢書章帝贊云左右扶

鷹酒車而斟酌魏志袁渙傳云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

全在斟酌潛于篇籍呂章厥身師古曰述楊雄傳第五十七

南監本與此同

廣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廣廣羣惡之貌言無親也廣音廣又

可謂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

始謂古曰散也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舉其有試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人之於人誰毀誰譽而如欲引泯泯羣聚化成吏之化而成功也補注義大略曰書召刑泯泯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培克為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強圉曾是培克強圉強梁禦善也培報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言任用此人為虐於下也培者平侯反

虐已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召刑曰皇帝哀於庶幾之不辜報虐者已威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方固有兼業補注蘇輿曰言專一其業管大不淫侈細不賈之蓋均無貧遺王之法政平均不相陵奪則無貧匱之人也故引之補注先謙曰靡法靡度民肆其詐肆極也偏上并下荒殖其官本貧匱作匱乏靡法靡度民肆其詐肆極也偏上并下荒殖其貨士庶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故云流殖其貨數語

當與傳序參觀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威甲國不專殺師古曰殺台殺乃齊民作威作惠師古曰初況也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台如台我

日匡正也台音怡補注王念孫曰案台字若訓為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如台如台我

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台如台我

記其如台史記股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形日乃其如台史

法謂奈何為如台西伯戡黎今其如台亦謂下問曰其奈何是

也班固典引言莊周申韓不乖穿聖人則謂下問曰其奈何是

不可通段至哉古文述游俠傳第六十二補注先謙曰台本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

疾侵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此欲亦深述後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夷猾夏師古曰於歟辭也帝典虞書舜典也載舜命

漢書補注 卷一百下 列傳第七十下

也於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師古曰周也戎敗我驪遂亡鄠鄠張晏曰申侯與戎共伐周敗於幽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師古曰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雲擊朔野師古曰雷也音廷宣承其末適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師古曰攸攸遠貌補注王念孫曰當當為寓字之誤也說文寓舊文字字閩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微外故曰外寓閩越東甌

悠悠外字故知寓為寓之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師古曰柔安也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敘以為外國也師

觀兵荒服不旅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明以禮也師周穆

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鄭氏曰驛驛盛也師古曰此說

言漢遠征西域馬駝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此敘匈奴公主酒女烏孫

反言漢曰侈音題侈得勝安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匈奴公主酒女烏孫

愛也郭璞曰好女配馬駝之篇曰好女提提音義同耳女妻也音乃

多美女也或作妖從氏通作低說文低愛也使命通條交之

前代惟邊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威師古曰詭遠也言禍福相達終始不一也

姬嫁魏宗文產德師古曰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生天子魏初間

后違意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衛風曰考盤于代考成也盤樂也此

漢書補注 卷一百下 列傳第七十下

樂王氏人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與扇而不終扇古曰鉤弋憂傷孝昭曰登上宮幼尊類禍厥宗應劭曰詩云是類是禍征伐告也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禍厥宗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宮后雖幼尊貴家族以惡逆誅滅也師古曰禍音莫服反補注王先實曰此言上宮宗族賴得得以血食外戚傳榮安宗族既後自使私奴婢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張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師古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偕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師古馮昭儀中山孝王母也為傅氏所陷衛姬中山孝王后也為王莽所滅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平王之作事雖欲羨非天所度師古曰度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心羨慕以非天意所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首徒各反補注王先慎所見本正作人字先謙曰注怨咎若茲如何不恪師古曰恪敬也述外戚惠帝下當脫張皇后三字

傳第六十七

元后

三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師古曰遭成之逸政自諸舅師古曰言成帝政於陽平作威誅加卿宰師古曰謂王成都煌煌假我明光師古煌從貌補注先謙曰謂王曲陽敵敵亦朱其望師古曰敵敵氣盛錢大昭曰說文敵敵氣出兒從久不從文光新都亢極作亂以亡師古曰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張晏曰桀名偽稽黃虞繆稱典文師古曰眾怨神怒惡復誅臻張晏曰復周也臻至也十三歲而見誅也左氏傳曰美惡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

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張晏曰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百官表準天地

統陰陽張晏曰準天地五行志也關元極步三光張晏曰關大也三光日月星也陰陽五行志也張晏曰分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窮人以來及星度數謂律歷志

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神緯六經綴道綱志也張晏曰總百氏贊篇章師古曰爾雅故通古今張晏曰正文字惟學林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師古曰故通古今張晏曰而古之盡在漢書耳亦不皆如張氏所說也師古曰述敘傳第七十

盧受堂

三

敘傳第七十下

漢書一百

(京)新登字 189 號

漢 書 補 注 (全二冊)

(清)王先謙 補注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北京通縣蘭空印刷廠印刷

書目文獻出版社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112.5 印張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ISBN 7-5013-0965-5

K·135 定價: 286 元

